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五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7/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五三冊目次

史部·雜史類

皇明馭倭錄九卷附畧二卷寄語畧一卷

〔明〕王士驥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建文書法擬前編一卷正編二卷附編二卷

〔明〕朱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天啓元年增刻本

..... 二二八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三十四卷

〔明〕吳瑞登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三三五

皇明寶訓四十卷(一)

〔明〕呂本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秣陵周氏大有堂刻本

..... 六五五

皇明馭倭錄九卷附畧二卷

寄語畧一卷

〔明〕王士騏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馭倭錄九

卷》提要

皇明集倭錄序

自頃朝鮮中倭

朝廷以大義發師往救復其王無何款
議興倭出入釜山待報者數年廷臣
至曹起而爭或言此

高皇帝祖訓中名其為賊擯不得復通者
余時適在事獨計以為通倭難矣而
倭原未軼我尺寸地我兵一出為解

序

長洲章氏

紛則有名久絳為求敵則非計於是
僭為

上言請得以便宜乘吾勝勢翕張而善藏
之彼以貌來吾亦以貌許使其徘徊
將翔先入我彀中而間以脩內地守
戰備既久情見絕之未晚幸

上明聖主行要以戰後議款款後議絕而
朝廷始終不失體不受曲名然爾時呼

吸造次間未暇深考舊事也既余病免歸而廷議益譁主款主戰各堅其說卒汗漫不可收拾以至於今余竊兩疑焉會駕部岡伯王子手輯一編示余曰

明皇禦倭錄余令兒子莊誦而伏聽之喟然曰嗟乎嗟乎此

高皇帝之所以屈群力也觀其首諭朝鮮

序

二

次諭倭遣使遣僧諄諄乎若憫其聞紛而憂其危亡者是不惟愛我兼愛朝鮮且兼愛倭蓋愛倭所以愛朝鮮也愛朝鮮所以愛我也即沿海時寇掠不過隨入隨禦而已增防設戍而已却其貢而已敕使悔過而已怵以大兵且至而已終無有遺矢亡矢于三韓之境說者曰

高皇帝度不可勝倭而權忍之夫

高皇帝已全勝天下獨難倭哉蓋天下之

一勢有不可勝以待勝者有可勝而不

必勝者有日勝而日負者以我而就

倭求勝萬里征繕動彌歲年此日勝

日負之道也洋：

聖謨以天澤定衣冠以河海游鱗介虞干

周譯兩用若環搃之外而不內以

序

三

祖訓中擯倭初指為綱而稍經緯之未見

有堅決如近議者

列聖相承大都縻之不必款絕之不必戰

謹銜勒寬鞭審重與倭以逆名迫嘉

靖中海備日弛倭乃得挾奸民誘導

飛棹舞槩于吳粵三省間者十餘年

我兵蓋騷然奔命晚而息肩以殲倭

報成功則東南半壁且甌脫矣夫是

固

高皇帝一使片紙之任也而今之議者好
侈言胡中丞之力戰以律近事夫中
丞固先議撫二變而戰二乃在緣海
內境彼來而我應之非我求敵當時
猶得不補喪息肩之難如此況於今
涉海萬里外索款索戰而不必應者
哉難不已更甚乎昔者駕部嘗戒心

四

于倭矣毀家饗士勃然有乘風破浪
之思茲倭氛彌熾而駕部獨閉門却
掃而成是書駕部寧爾然自悔其雄
心將善易者不言易乎若曰今日方
高皇帝時戶口加多甲乘加競可滅此朝
食無用此吮濡兩可爲者夫

高皇帝真不能勝乎抑有不必勝者矣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建

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序

五

皇明馭倭錄小序

紀倭事者有薛濬之考畧有王文光之補遺而鄭若曾之籌海圖編加詳焉臣不佞讀之而嘆其用意之勤也已稍參以

國史始恨事畧者百不得一而一旦失真士大夫不考于

先朝之故事而動以野史為証則所誤多矣乃就國史中一一拈出自

高皇帝以至

穆廟列為編年謀之鉅公題曰

皇明馭倭錄蓋列

聖之詔旨諸臣之章奏公私創革之始末中外戰守之機宜悉在焉神而明之可以酌

祖訓可以定

廟謨可以廣朝士之見可以正野史之謬雖臚列故事而或與今日東征事機頗相發明述而不作非僭也或謂此書非奉

敕撰者稱臣可乎曰吾學編之稱里也不若憲章錄之稱臣也竊比于從下而已矣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王士騏謹序

皇明馭倭錄卷一

洪武二年

正月乙卯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二月丙寅遣阿思蘭楊完者不花鄧邦富牛成陳節等持詔諭雲南日本等國阿思蘭等俱賜冠帶衣服

二月辛未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日本等國賜日本國王璽書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

明馭倭錄卷一

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入而擾之播胡俗以腥羶中土華風不競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國之舊家耻前王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絕北夷以主中國惟四夷未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脩書特報正統之事無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盜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

王豈不伐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

臣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為指揮副使先是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敗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詔以德有功故陞之其官校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疋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尊為中國主惟圖又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劫濱海郡縣多被其殃今命

皇明歌倭錄卷之一

二

將統帥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剿以靖邊氓特備牲醴用告神知

乙亥倭入寇淮安鎮撫吳佑等擊敗其衆于天麻山擒五十七人事聞賜佑等綺帛有差

壬戌胡高麗使者成惟得等辭歸

上以書諭其國王王顥曰近使者歸自王國朕問王國政俗城廓甲兵居室如何使者言俗無城廓雖有甲兵而待衛不嚴有居室而無聽政之所王專好釋氏去海濱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寧居者朕詢其故言嘗為倭奴所擾果若是深為王慮之

皇明歌倭錄卷之一

三

朕雖德薄為天下主王已稱臣備貢事合古禮凡諸侯之國勢將近危故持危保國之道不可不論王知之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王有人民無郭民人將何所依為國者未嘗去兵今王武備不脩則國威弛民以食為天今瀕海之地不耕則民食艱凡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無廳事則無以示尊嚴于臣下朕甚不取也歷代之君不問夷夏惟脩仁義禮樂以化民成俗今王棄而不務日以持齋守戒為事欲以求福失其要矣佛之道三皇五帝之時未聞有也而是時天下大治後世務釋氏而能保其國者未之見矣梁武之事可為明鑑王豈未之知耶夫王之所以王高麗者莫不由前世所積若行先王之道與民興利除害使其生齒繁廣父母妻子飽食煖衣各得其所則國永長脩德求福莫大於此王何不為此而為彼哉有國之君當崇祀典聞王之國犧牲不畜何以供境內山川城隍之祀乎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戎事不脩祀事不備其何以為國乎今胡運既終沙塞之民無所總統朕兵未至遼瀋其間或有疆暴者出不為中國患必為高麗擾况倭

人出入海島十有餘年必知王之虛實此亦不慮也王欲禦之非雄武之將勇猛之兵不可遠戰於封疆之外王欲守之非深溝高壘內有儲蓄外有援兵不能以挫銳而擒敵由是言之王之負荷亦重矣智者圖患於未然轉危以爲安前之數事朕言甚悉不過與王同其憂耳王其審圖之且知王欲製法服以奉家廟朕深以爲喜今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統曆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至可領也遣書指不多及仍賜惟得等綺帛有差

皇明聖訓卷之一

四

據此則高麗自來爲倭奴所擾而

高皇帝首以爲訓故錄之以見王仁之無外而至聖之前知也

洪武三年

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粵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竊主中國今已百年汗壤蕪倫綱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與胡相較幾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祐百神効靈諸將用

命收海內之群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比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飭巨舟致罰於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

皇明聖訓卷之一

五

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嗚呼朕爲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變遷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六月倭夷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縣福州衛出軍捕之獲倭船一十三

艘擒三百餘人

詔賞福州捕倭軍士文綺金帛

洪武四年

倭夷寇膠州劫掠沿海人民

九月辛未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官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

皇明歌倭錄卷之一

本

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獎中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擄男女七十餘口先是趙秩等往其國宣諭秩泛海至枳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

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泄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於海岸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今

皇明歌倭錄卷之一

本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是伐朝之兵天兵也無一不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帛及僧衣比辭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洪武五年

高麗歸日本所掠海濱男女七十八人詔有司送

還鄉里

指揮使毛驥敗倭寇于溫州下湖山追至石塘大洋獲倭船十三艘生擒一百三十餘人及倭弓等器送京師詔令中書定賞格凡總旗軍士弓兵生擒賊一人者賞銀十兩斬首一級銀八兩民人生擒賊一人銀十二兩斬首一級銀十兩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扞班師之日驗功賞之時又并得所掠高麗人三人適高麗使者至命領之以歸詔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禦倭寇

皇明史稿卷之七

七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兵興以來百姓供給頗煩今復有興作乃重勞之然所以爲此者爲百姓去殘害保父母妻子也朕恐有司因此重科吾民反致怨謫爾中書其榜諭之違者罪不赦省臣對曰陛下愛民而預防其患所費少而所利大臣嘗聞倭寇所至人民一空較之造船之費何翅千百若船成備禦有具瀕海之民可以樂業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何怨但有司之禁不得不嚴先是瀕海州縣屢被倭害官軍逐捕往往乏舟不能追擊故有是命

皇明史稿卷之七

七

倭夷寇福州之福寧縣前後殺掠居民三百五十餘人焚燒廬舍千餘家劫取官糧二百五十石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率兵討倭寇中流矢卒上聞而悼之遣使致祭其文曰爾以英勇之姿來自潼關委身事朕遂擢佐武衛俾守鄞城克盡其職迺因倭寇侵犯海隅爾身先士卒偶爲流矢所中醫治莫痊竟殞其身深可痛惜然丈夫生能奉職死能盡忠名垂竹帛復何憾焉仍詔恤其家詔浙江福建瀕海諸衛改造多櫓快船以備倭寇高麗國王王顯遣中郎將朱坦以金希聲等十一人來歸希聲嘉興府人先爲倭寇所掠高麗得之至是遣還

魯所撰有一視同仁之語

上喜其爲得體

洪武六年
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

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

負其鳥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泊之快船逐之彼欲戰不能敵欲退不可走庶乎可以勦捕也

上善其言從之

三月甲子詔以廣洋衛指揮使於顯為總兵官橫

海衛指揮使朱壽為副總兵出海巡倭

六月辛亥倭夷寇即墨諸城萊陽等縣沿海居民多被殺掠詔近海諸衛分兵討捕之

丙寅台州衛兵出海捕倭獲倭夷七十四人船二艘追還被掠男女四人

乙巳賜臨濠工作倭卒綿衣

十一月命賞北征軍士與出海捕倭及中立府營迨者錢各有差

洪武七年

詔以靖海侯吳禎為總兵官都督僉事於顯為副

總兵官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舟師出海巡捕海寇所統在京各衛及太倉杭州溫台明福漳泉州沿海諸衛官軍悉聽節制

五月甲午僧祖闡克勤等還自日本詔賜祖闡克勤白金人百兩文綺帛各二匹從行僧白金綺帛有差祖闡等奏日本贖馬命受之

按洪武四年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隨萊州同知趙秩稱臣奉貢并僧九人來朝是年即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直至洪武七年五月僧祖闡克勤還自日本詔賜祖闡克勤等金帛

有差六月日本國遣僧宣聞溪淨業喜春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詔却之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

宣聞溪等責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上命却其貢仍勅中書省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貢

朕以為日本正統所以遣使往來其意豈意使者至彼拘留二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僞言本國事體云云洪武十四年上命禮部遣書責日本征

夷將軍中有至尊嘉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二僧行及其至也加以無禮今又幾年矣夫聖諭諄諄一則曰拘留二載一則曰加以無禮則兩僧

之不得志于倭可知野史不察其真而信僧家之粉飾遂以前使臣趙秩之功為兩僧之功殊域周咨錄至謂祖闡無逸宣化海外能格戎心秉節懷遠不辱君命勝於元朝水犀十萬多矣此為實錄乎他如僧宗泐送祖闡詩其詩上獻凡十八韻上俯賜和之而近年南京禮部新刻御製文集末附詩百餘首有僧錫杖歌而無康宗泐詩何也姑錄之以俟博覽者訂焉

日本國畧云倭復寇海上上謂劉基曰東夷固非比胡心腹之患猶蚊蚋蟻蟻自覺不寧其俗尚

皇明獻徵錄卷之十

十一

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順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南京瓦剌僧無逸往諭將行天界佳持四明宗泐賦詩餞別持獻於朝上覽俯賜和之泐詩曰帝德廣如天聖化無遠邇重驛海外國貢獻日贊委維彼日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天子鑒其衷復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為使仲猷知宗無逸寫經義二師當此任才力有餘地朝辭閭闔門夕宿蛟川溪鉅艦揚獨帆長風天萬里鯨鯨不敢驕馮夷效驅使滄茫熊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聞招徠知迎大欣喜時則

皇明獻徵錄卷之十一

十二

揚帝命次乃談佛理中國師法尊遠人所崇禮祝茲將命行執有重於此海天渺無涯相念情何已去去善自持願言慎終始御和詩曰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當往至諭善化凶人不負西來意邇僧使遠友母得多生事人為佛弟子出為我朝使珍重浦泉徑勿失君臣義此行飛瀚海一去萬里地既辭釋迦門白日宿海濠艤艤掛飛帆天風駕萬里平心勿憂驚自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根際諸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母失經之理入國有齋時齋畢還施禮是法皆平等語言休彼此盡善凶頑心了畢總方已歸來為拂塵見終又見始學士宋濂恭跋畧云天寧禪師祖闡以高行僧召赴京與無逸詔使日本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而行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大官進享於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諭以善道設化宗泐贈詩聖覽賜和首言王化無遐邇一視同仁次言宣善道庶契西來祖意再言經涉海險勿忘君臣大義次言平等法行無異彼此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

按此本是前畧御製而蘇海圖編誤以為宗泐詩更堪捧腹

丁寧反覆不亦至哉。關雎自籍州啓履。其國境又踰月入王都。館于洛陽。西山精舍。一。聖教敷演。正法無非。解之于善。應者登。以爲中。華神。伯。並。白。于。王。諸。主。天。龍。禪。寺。乃。夢。念。國。師。道。場。官。名。刊。也。關。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威。德。同。聞。內。外。所。以。遣。使。來。之。意。王。悅。命。授。州。太。守。開。溪。宣。同。僧。等。奉。方。物。具。表。稱。臣。來。貢。上。意。賜。開。白。金。龍。冠。甚。隆。

六月日本國遣僧宜聞溪淨業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詔却之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其宜聞溪等賞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上命却其貢仍賜宜聞溪等文綺紗羅各二疋從官錢帛有差遣還敕中書省曰朕惟日本僻居海東稍諸古典立國亦有年矣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

皇明史稿卷之十一

十一

貢朕以爲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豈意使者至彼拘留二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備言本國事體以人事言彼君臣之禍有不可述者何以見之幼君在位臣擅國權傲慢無禮致使骨肉吞併島民爲盜內損良善外掠無辜此招禍之由天災難免天地之間帝王曾長因地立國不可悉數惟山大川天造地設各不相犯爲主宰者果能保境恤民順天之道其國必昌若急政禍人逆天之道其國必亡今日本茂棄禮法慢我使臣亂自內作其能久乎爾中書其移書諭以朕意使其改過自

新轉禍爲福亦我中國撫外夷以禮導人心以善之道也是時其臣有志布志島津越後守臣氏父亦遣僧道幸等進表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

上以氏父等無本國之命而私入貢仍命却而賜道幸等文綺紗羅各一疋通從人以下錢布有差復詔禮部符下氏父等曰夷狄奉中國禮之常經以小事大古今一理今志布志島津越後守臣氏父以日本之號紀年棄陪臣之職奉表入貢越分行禮難以受納氏父等當堅節以事君推仁心以牧民則不爲禍首享福無窮如或不然亂爾國凶爾家夫災有莫能逃者其表文貢物付通事充贖賞領還國先是

皇明史稿卷之十一

十一

上賜日本高宮山報恩禪寺僧靈樞袈裟至是靈樞亦遣其徒靈照謝恩貢馬一匹詔賜靈樞衣履及文綺帛各二疋靈照錢一萬文綺帛各一疋僧衣一襲遣還日本國僧宗嶽等七十一人遊方至京上諭中書省臣曰海外之人慕中華而來今居天界寺人賜布一疋爲僧衣按日本國僧宗嶽等多至七十一人遊方至京而

高皇帝令居天界寺又賜布一疋為僧衣真可謂一
視同仁矣查得洪武二十四年以國子生滕祐壽
為觀察使祐壽日本國入所謂觀察使者既不佞
見又不言何地若非從實錄中拈出必以為齊東
野語與口脞史者似宜增入大倭寇數為中國
患而勝祐壽又日本王子

高皇帝匪惟不罪又從而用之如天之仁終不能格
彼倭之性亦可謂自外于生成矣然至永樂元年
而首先稱臣奉貢其亦感

高皇帝之德也夫所謂勝祐壽者史不載其所終臣

聖明耿倭錄卷之一

事

愚以為九州四夷者雖小事必載必詳可也

倭夷寇滕州官軍擊敗之

甲戌倭夷寇海州百戶何達率兵擊之斬二十四
人

壬午倭夷寇大任海口百戶許彰率兵禦之巡檢
率其弓兵助擊倭人敗走彰追之倭人返兵拒戰
彰遂戰死

洪武八年

高麗占城暹羅斛日本爪哇三佛齊等國皆遣使
入貢

丙申命靖寧侯葉昇巡行溫台福興漳泉潮州等
衛督造防倭海船

癸巳誅潮州衛指揮僉事李德等先是潮州瀕海
居民屢為倭夷劫掠詔德等率舟師沿海捕之德
等逗留不出兵巡禦賊遂登岸大肆劫掠

上聞而怒達德等至京師誅之

洪武九年

日本國王良懷遣沙門圭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
物且謝罪詔賜其王及庭用等文綺帛有差先是
倭人屢寇瀕海州縣

聖明耿倭錄卷之一

事

上命中書移文責之至是遣使來謝庭用還

上以良懷所上表詞語不誠乃復詔諭之曰嘉王篤
誠遙越滄溟來修職貢朕德薄才疎出庶民而帝
中土掌握黔黎新造之時邇者未安遠者何懷納
王土物良騎於心甚愧然覽表觀情意深機奧畧
露其微不有天命恃險負固昭然矣易云天道虧
盈而益謙益尚勇者不保不順者疾滅凡居二儀
中皆屬上天后土之所司故國有大小限山隔海
天造地設民各樂土于是殊方異類者處於遐漠
陰命王臣以主之使不相矛盾有如其道者上帝

福佑之否其道者禍之曩者胡元特違帝命滅無
罪之國禍加臣民橫行西北延及中土人莫敢當
將謂天下無對矣揚帆東下直指日本兵未登岸
金鼓未振部伍未成天風怒濤檣櫓摧壞致使總
兵阿荅海及范文虎等十萬之衆沒於東南此果
日本兵精歟抑天道之虧盈歟元雖不能克日本
而歸天下諸國尚不敢仰視前數十年元恃兵強
虐我中國之人於是豪傑忿然而起與爭幾二紀
雖雄未決吾最後興師軍不滿十萬馬不及數千
不五年而復中土此果人力耶天耶方今吾與日

聖明取倭錄卷之十

十

本止隔滄溟順風揚帆止五日夜耳王其務修仁
政以格天心以免中國之內禍實爲大寶惟王察
之

壬午日本入勝八郎以商至京獻弓馬刀甲硫黃
之屬并以其國高官山僧靈樞所附馬二匹來貢
上命却其獻賜白金遣之其靈樞曾至京受賜所獻
馬受之仍給綺帛令勝八郎歸賜靈樞

改登州爲府置蓬萊縣時

上以登萊二州皆瀕大海爲高麗日本往來要道非
建府治增兵衛不足以鎮之遂割萊州府文登招

遠萊陽三縣益登州爲府置所屬蓬萊縣復以青
州府之昌邑即墨高密三縣補萊州府

洪武十二年

丁未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劉宗秩通事九虞俞
豐等上表貢馬及刀甲硫黃等物使還賜良懷織
金文綺宗秩等服物有差

洪武十三年

五月己未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慶有僧等來貢
馬及硫黃刀扇等物無表

上以其不誠却之

聖明取倭錄卷之十一

十一

壬寅倭夷寇劫廣州府東莞等縣

丙戌倭夷寇劫廣東海豐縣殺掠吏民詔廣東都指
揮使司率兵討捕之

九月甲午日本國遣僧明悟法助等來貢方物無
表止持其征夷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辭意倨慢
上命却其貢

十二月丙戌遣使詔諭日本國王曰曩來失馭中
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
有志君子孰不興憤及元運將終英雄鼎峙聲教
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

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問其所以果然欲較勝負於戲泓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自殃乎

按是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廷臣訊辭第云使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而已不至如野史所載亦不見有絕倭之詔本年日本兩貢無表又其將軍奉丞相書辭意倨慢故詔諭之中云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不及通胡惟庸事何耶近年勘嚴世蕃亦云交通倭虜潛謀叛逆 國史謂尋

皇明錄事

本

端殺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亦類此

殊域周咨錄八年日本又遣僧如瑤入貢陳情飾非 上待之如前命禮部移文責其君臣既又遣使臣歸廷用入貢有表文詔宴賚之遣還是時丞相胡惟庸謀不軌欲召倭人爲已用而無由乘此機白於 上調金吾衛指揮林賢於明州僑倭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歸廷用出境謬指其貢船爲寇聞於中書私其貨物與賞賜賢聽其計惟庸佯奏失遠人心謫居倭國既而復請宥賢復職 上皆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

密書奉倭王借精銳百餘人爲用王許之賢還王遣僧如瑤率倭兵四百餘人助惟庸詐稱入貢獻巨燭暗置火藥兵器於燭內包藏禍心比至惟庸已敗 上猶未悉賢通於惟庸僅發倭人雲南守禦林賢後在洪武二十年事覺論謀反爲從滅其族

籌海圖編云日本使歸廷用入貢方物厚賞回還明州備倭指揮林賢在京隨駕時交通樞密使胡惟庸潛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計令將歸廷用誣爲倭寇分用賞賜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賢流三年逆臣胡惟庸暗遣人充宣使私往日本取回就借精練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具意在圖亂 上大怒磔賢于市乃降詔責其君臣絕其貢

按兩書所載小有異同而籌海圖編更爲謬悠且以左丞相爲樞密使野哉若此何以徵後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天琉球三佛齊渤尼彭亨百花蘇門答刺西洋邦哈刺等凡三

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給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飭三佛齊禮送還朝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未庭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之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國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

皇明耿倭錄卷之十一

本主

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自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給我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皇上錫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診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

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諸國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撮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儻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徙義彼三佛齊以叢蘭之國而持奸於諸國之中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獨守臣節我

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其以大義告於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按胡惟庸之造反人知日本爲之助迎而不知三佛齊亦爲之間諜今見之禮部之咨暹羅者若此事在洪武三十年實錄中日本國畧考載祖訓

皇明耿倭錄卷之十一

本主

云一日本國雖朝貢詔諭通好臣胡惟庸誘爲不軌故絕之今士大夫動引

祖訓不知實錄何以不載若洪武四年

上諭省府臺臣者則非專爲日本發也今已詳見四年下矣

洪武十四年

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十匹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傳世長民今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妄自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爲盜

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郊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詳細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

皇明錄

卷之十

十

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復移書責日本征夷將軍曰日本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語言異風俗殊俾自爲治然覆載之內外邦小國非一所也必有主以司之惟仁者天必輔之不仁者天必禍之前將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辭悖慢可謂坐井觀天而自造禍者也往者我朝初復中土日本之人至者云使則加禮遇商則聽其去來斯我

至尊所以嘉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二僧行及其至也加以無禮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

封侯今年秋僧如瑤來乃陳情節非群臣言是必貪利爲謀者請誅之我

至尊不允曰彼小人無知聽其使令殺之何益福善禍淫天鑒在上吾中國雖大安敢違

帝命本部既聽

德音專差人往問如瑤之來果貪利者欺實爲使欺將行群臣又奏曰今日日本君臣以滄溟小國詭詐不誠縱民爲盜四寇鄰邦爲良民害無乃天將更其君臣而弭其患乎我至尊又不允曰人事雖見

皇明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天道幽遠奚敢擅專若以舳艫數千泊彼環海使彼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固可滅矣然於生民何罪本部復觀彼遊方之徒皆無德沙門忘中國之寬構是非于兩端識者嗤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構大禍古至于今未之有也彼嘗謂元之鱉艦漂于蛇海將謂天下無敵吾不知以天欺以人事欺若以人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爲有疆蓋長于騎射短于舟楫耳況當是時日本非元之仇讎非鄰邦之患害元遣

帝命好強尚兵加以

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溺巨艦淪沒精兵將軍以爲
國人之能亦何嘗見元師之盛聚則駿騎雲屯散
則馬蹄雷震戈矛掣電旌旗蔽空露刃哮吼鬼魅
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渺居滄
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不足爲元用所以微失
利而不爭所以畏

天命而弭兵禍以存日本之良民也今乃以敗元爲
長勝以蕞爾之疆爲大以余觀之海中之洲截長
補短周匝不過萬里以元之蹄輪長驅而較之吾
不知孰巨孰細者耶今日日本邇年以來自誇強盛

南歌錄

卷之一

又六

縱民爲盜賊害鄰邦若必欲較勝負見是非辨強
弱恐非將軍之利也將軍審之

洪武十五年

浙江都指揮使司言杭州紹興等衛每至春則發
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澈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夷迨
秋乃還後以浙江之舟難於出閘乃聚泊于紹興
錢清匯然自錢清抵澈浦金山必由三江海門候
潮開洋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
有急何以應援不若仍於澈浦金山防禦爲便其
台州寧波二衛舟師則宜于海門寶陀巡禦或止
於本衛江次備禦有警則易于追捕若温州衛之
舟卒難出海宜於滿洲楚門海口備之詔從其言

南歌錄

卷之一

又七

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兵士以
禦倭寇

上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
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
衛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付布政司聽其置局以
民匠相叅造之毋令衛所造作勞民

洪武十六年

賞温州台州二衛將士擒殺倭寇有功者凡一千
九百六十四人文綺紗布衣物有差
賜國子監倭生文壽衣衾靴襪

洪武十七年

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以防倭故也

浙江定海千戶所總旗王信等九人擒殺倭賊并獲其器仗事聞

上命擒殺賊者陞職獲器仗者賞之

上諭都督府臣曰瀕海兵衛本以防禦倭夷今台州倭人盤岸殺其巡檢守禦官兵所職何事命逮其指揮陳亮趙全至京師罪之

洪武十九年

聖明錄卷之十一

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宗嗣亮上表貢方物却之

洪武二十年

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衛指揮使司于浙江並海之地以防倭寇

置金山衛于松江之小官場築青村及南匯甯城

千戶所二置臨山衛于紹興及三山瀝海三江等

千戶所皆以沿海防禦倭寇

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漳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爲綠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

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

相視要害可爲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丁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

隸諸衛以爲防禦

廢寧波府昌國縣徙其民爲寧波衛卒以昌國瀕海民嘗從倭爲寇故徙之

敕福建都指揮使司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并具器械糧餉以九月會浙江候出占城捕倭夷

命凡指揮千百戶鎮撫謫戍昌國衛者咸出海捕倭以功贖罪

聖明錄卷之十一

削台州衛指揮同知陳亮官編戍金齒時倭寇至台州境上殺掠居民而亮兵不之覺寇去又不追捕

上聞之怒曰朕設兵衛所以保民也今亮坐視民患而不能救將焉用之命削其官編戍金齒既而復

曰亮雖不才而其父事朕累有勲勞不可忘也復以其弟文爲驍騎衛指揮同知

築台州健跳桃渚二城各置千戶所以防倭

洪武二十一年

置福建沿海五衛指揮使司曰福寧鎮東平海永

寧鎮海所屬千戶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萬安
莆禧崇武福金金門高浦六鰲銅山玄鍾以防倭
寇

先是湯和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嘗進對
上前從容乞骸骨時公侯皆在京師見和之請亦次
第以爲言

上嘉之各賜鈔萬錠俾建第于鳳陽且謂和曰日本
小民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強爲朕一行視其要
害地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奉旨即行自閩越並
海之地築數十城而歸至是新第成和率妻子陞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世
辭

賜日本生藤佑壽等衣鈔靴鞋

山東都指揮僉事蘭真奏近者倭船十二艘由城
山洋艾子口登岸劫掠寧海衛指揮僉事王鎮等
禦之殺賊三人獲其器械赤山寨巡檢劉興又捕
殺四人賊乃遁去

洪武二十三年

左軍都督府奏浙江都指揮使司言倭夷由穿山
浦登岸殺虜軍士男女七十餘人掠其財物守禦
百戶單政不即剿捕致賊遁去詔誅

鎮海衛軍士陳仁建言造海舟曰臣聞古人之言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向者

陛下命瀕海衛所造防倭海舟所以備外寇衛民命
也然臣竊視蘇州太倉當大海之口倭寇必由之
地所造海舟歲月已久檣檣摧壞一有緩急則假
漕運之舟代之器用不便何以禦敵宜令軍衛急
造海舟以將統之庶武備嚴整永絕外患
賜國子監讀書日本國王子藤佑壽祿衣襪祓

洪武二十四年

以國子監生藤祐壽爲觀察使祐壽日本國人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世

海盜張阿馬引倭夷入寇官軍擊斬之阿馬者台

州黃巖縣無賴民常潛入倭國導其群黨至海邊
剽掠邊海之人甚患之至是復引其衆自水桶澳
登岸欲劫掠居人遇杭州餉運百戶孔希賢與戰
不勝而死兵船皆爲所掠百戶金鑑別率所部奮
擊斬其首賊一人賊退走軍校費麗保吳慶乘勢
追之至海岸遂獲阿馬斬之

倭夷寇雷州遂溪縣雷州衛百戶李玉鎮撫是月
等禦之賊勢猖獗而官軍寡弱不敵王等偕陶鼎
戰死

上憐之乃以王子真爲德慶千戶所鎮撫門子貴爲潮州衛所鎮撫

洪武二十五年

賜浙江杭州等衛造防倭海船軍士萬一千七百餘人鈔各一錠胡椒一箇

賞浙江磐石等衛造防倭海船將士八千七百餘人鈔有差

山東都指揮使周房言所屬寧海萊州二衛東瀕

巨海途岸紆遠難于防禦近者審擇萊州要害之處當置八總寨以轄四十八小寨其寧海衛亦宜

置明耿倭銀

古

置五總寨以備倭夷詔從之

洪武二十七年

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

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爲市命禮部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違者罪之其兩廣所產香木聽土人自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并及之

詔互徙浙江福建沿海土軍初閩浙濱海之民多爲倭寇所害以指揮方謙言于沿海築城置衛籍民丁多者爲軍以禦之而土人爲軍反爲鄉里之患至是有言于朝者乃詔互徙之既而以道遠勞苦止于各都司沿海衛所相近者令互居之

命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劉德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商鼎巡視兩浙城隍簡閱軍士

上以倭夷屢爲寇患命德等巡視沿海州郡城隍度其高廣丈尺以及軍士器械之數仍督各衛嚴爲備禦遇有調發則一百戶所全軍同出庶幾兵將

相知不致相失

本

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江訓練沿海軍士時海上有倭寇之警先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軍備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

四月庚辰更定蕃國朝貢儀是時四夷朝貢東有朝鮮日本南有暹羅琉球占城真臘安南爪哇西洋瑣里三佛齊浚泥百花覽邦彭亨淡巴須文達那凡十七國其西南夷隸四川者軍民府凡六烏蒙烏撒芒部印部普安東川安撫司一曰金筑宜撫司一曰酉陽宜慰司三曰貴州播州石柱招討

司三曰天全六番長河西長官司凡三十處山寨
役西堡大華寧谷寨頂營十二營平茶程番康佐
木爪方番阿昔亦簇占藏先結簇格匪簇比定簇
祁命簇阿昔洞簇勒都簇班班簇者多簇麥匪簇
泥溪雷坡沐川平夷蠻夷岳希達隴木頭靜州府
四德昌馬湖建昌會川州十九安順龍永寧鎮寧
建安禮栢興黎里闊武安永昌隆姜黎溪會理威
龍昌普濟衛一曰建昌縣三中碧舍麻龍其隸廣
西者府三田州思明鎮安州二十五龍英龍江養
利上下塽思陵萬承安平太平都結思城結倫鎮

聖明耿倭錄卷之一

木書三

遠左若益南丹結安思同東蘭那地全若利泗城
奉議縣四陀陵羅陽崇善永康隸雲南者軍民府
一曰姚安府八元江麗江景東楚雄鶴慶尋甸大
理臨安宣慰使司三平緬車里八百州二姚鄧土
官三海東賓居小雲南縣二廣通習我隸湖廣者
宣慰使司四施南思南永順保靖安撫司一忠建
長官司三臻部六洞黃坡等處軍民府一曲靖西
域之部七西天泥八刺國朶甘沙州烏思藏撒立
畏兀兒撒來撒馬兒罕

上以舊儀頗煩故復命更定之凡蕃國王來朝先遣

禮部官勞於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賜朝
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拜禮畢即詣
文華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
立受後答二拜其從官隨蕃王班後行禮凡遇宴
會蕃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國使臣及土官朝
貢皆如常朝儀

命安陸侯吳傑求定侯張鎰等率致仕武官往廣
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

遼東有倭夷寇金州卒入新市燒屯營糧餉殺掠
軍士而去詔以沿海衛所將校不加備禦命都督

聖明耿倭錄卷之一

董

府符下切責之

洪武二十九年

定擒獲倭賊陞賞格凡各衛指揮獲倭船一艘及
賊者僉事陞同知同知陞指揮使仍賞白銀五十
兩鈔五十錠千戶擒獲者陞指揮僉事百戶擒獲
者陞千戶其賞俱與指揮同在船軍士能生擒及
殺獲倭賊一人者賞白金五十兩將校軍士與倭
賊陸地交戰能生擒或殺獲一人者賞白金二十
兩鈔二十錠

洪武三十一年

倭夷寇山東寧海州由白沙海口登岸劫掠居人殺鎮撫盧智寧海衛指揮陶鐸及其弟鉞出兵擊之斬首三十餘級賊敗去鉞爲流矢所中傷其右臂先是倭夷嘗入寇百戶何福戰死事聞上命登萊二衛發兵追捕至是鐸等擊敗之詔賜紗帛恤福家

浙江都指揮使陳禮言近者倭賊二千餘人船三十餘艘入寇海澳寨楚門千戶王斌鎮撫袁潤等禦之賊勢暴悍斌等力不能勝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賜鈔帛恤斌潤家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七

皇明馭倭錄卷之二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

永樂元年

鎮海衛軍張琬言浙江定海諸處實倭寇出沒之地今太倉當其衝要本衛舊委官率舟師防禦然軍士數少加以四散下屯設或遇警無以備之乞今蘇州鎮海二衛原選虎賁士以其半守護倉廩其半與能幹官管領增添舟船鎮守海口衝要之處庶幾寇至無虞從之

命浙江觀海衛造捕倭海船三十六艘

皇明馭倭錄卷之二

七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入貢已至寧波府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刀槩之類鬻於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會檢番舶中有兵器刀槩之類籍封送京師

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脩朝貢危蹈海波跋涉萬里道路既遠貲貲亦多其各有費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拘之禁令至劄復奏刀槩之類在民間不許私有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送官

上曰無所鬻則官爲準中國之直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且阻遠人歸慕之心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圭密等三百餘人奉表貢馬及鎧冑佩刀瑪瑙水晶琉璃黃諸物賜圭密等文綺紬絹衣弁錢鈔紵絲紗羅有差賜其通事冠帶命禮部宴之仍命遣使同圭密往賜日本國王冠服錦綺紗羅及龜紐命印

永樂二年

勅捕倭總兵官清遠伯王友副總兵都指揮僉事郭義前以海寇爲患命爾等統兵巡捕務在廓清近大謝桃渚赤坎寨胡家港諸處海寇登岸殺掠軍民爾等坐視不理養寇害民論法當誅今姑記

皇明取倭錄卷之十

卷之十

爾罪即整將士晝夜運謀奮力勦除此寇以贖前罪然寇多譎詐巧於窺伺宜善爲進止務出萬全

庶副朕委任之重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楚亮奉表貢馬及方物謝賜冠服印章命禮部賜王鈔錢絲幣及宴資其使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永俊等奉表賀冊立

皇太子弁獻方物命禮部賜王鈔錢絲幣及宴資永俊等

賜左通政趙居任絲幣二表裏鈔四十錠嘉其使日本能却贈遺故也

按元年已遣左通政趙居任等使朝鮮茲復使日本憲章錄云永樂二年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今按元年十月日本國王遣使圭密奉表貢物命禮部宴之仍命遣使同圭密往賜日本或他使或即趙居任或以元年奉使而二年還朝受賜俱不得而知也至於三年僉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王亦載憲章錄實錄遂無可考若使薛書有據異日脩國史者似宜增入

永樂三年

皇明取倭錄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鎮守寧波浙江都指揮僉事程鵬奏指揮龐義喬英備倭失機命斬之以徇其千百戶同罪者有冠降職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源通賢等奉表貢馬及方物弁獻所獲倭寇嘗爲邊害者

上嘉之命禮部宴資其使遣鴻臚寺少卿潘勝內官王進等賜王九章冕服鈔五千錠錢千五百緡織金文綺紗羅絹三百七十八疋

永樂四年

遣使費璽書褒諭日本國王道義先是對馬壹岐等島海寇劫掠民勅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

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及諸色綵幣二百疋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器皿諸物并海舟二艘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上親製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永久者賢人君子之今名也朕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智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冠百王而亘

皇明歌倭錄

卷之二

三

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幸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嶽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表於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鴻禧享有福慶極天所覆咸造在廷周綏靖錫以賢智世守茲土冠於海東允爲守禮義之國是故朝聘職貢無闕也慶謝之禮無闕也是猶四方之所同也至其恭敬栗栗如也純誠懇懇如也信義且且如也畏天事上之意愛身保國之心揚善遏惡之念始終無間愈至而猶若未至愈盡而猶若未盡油油如也源源如也邇者對馬壹岐暨諸小島有

皇明歌倭錄

卷之二

四

盜潛伏時出寇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爲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王者也朕嘗稽古唐虞之世五長迪功渠搜即敘成周之隆榮微盧渙率遏亂畧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繼唐虞之始舉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鎮號爲壽安鎮國之山錫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銘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船密邇華夏通禋禮樂昭華風服御絺繡考鼓鐘食有鼎俎居有宮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殊異與戎萬年景運當時雍皇考之天靈感通監觀海宇罔不恭爾源道義能迪功遠島微寇敢鞠誦鼠竊蠅蟻潛其蹤爾奉朕命搜逋窮如雷如電飛蒙衝絕港餘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橫復縱什什伍伍禽茲兇荷校屈肘衛以鐵獻俘來廷口喁喁彤庭左右誇精忠顧咨太史疇勲庸有國鎮山宜錫封惟爾善與山增崇寵以銘詩貞石磐萬世照耀扶桑紅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圭密等貢名馬方物謝賜見服恩賜錢鈔綵幣

殊域周咨錄誤以爲二年又

御製銘失不載

永樂五年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僧圭密等七十三人來朝貢方物并獻所獲倭寇道金等

上嘉之賜勅褒諭曰王忠賢明信恭敬朝廷殄滅兇

渠俾海濱之人咸底安靖朕甚嘉之茲特賜王白

金一千兩銅錢一萬五千緡錦紵絲紗羅絹四百

一十疋僧衣十二襲帷帳余禱器皿若干事并賜

王妃白金二百五十兩銅錢五千緡綿紵絲紗羅

皇明聖德錄卷之二

絹八十四疋用示旌嘉之意

永樂六年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僧圭密等百餘人貢方物并

獻所獲海寇

上命以寇屬刑部賜圭密鈔百錠錢十萬絲幣五表

裏僧衣一襲賜其徒從有差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昌宣等來朝貢馬及方物

賜鈔幣有差

命都指揮李龍指揮王雄總率山東官軍六千往

沙門島等處巡捕倭寇

日本國世子源義持以父源道義卒遣使告訃命

中官周全往祭賜謚恭獻贈絹布各五百疋復遣

使賫詔封嗣持義日本國王賜錦綺紗羅六十匹

命安遠伯柳升充總兵官平江伯陳瑄充副總兵

率舟師緣海巡捕倭寇仍命以牲幣祭告東海之

神

遣使賫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持曰往者海寇出沒

爾父恭獻王能敬承朕命發兵殄之今海盜復作

王宜繼承父志發兵捕戮以光恭獻王之功

永樂七年

皇明聖德錄卷之二

上聞倭寇犯東海千戶所退依鷹遊山勅總兵官豐

城侯李彬等曰爲將出奇制勝之道在若臨敵隨

機應變此寇逗遛海濱正授死之時爾等宜乘機

運謀以立奇功并勅都指揮羅文李敬皆用心隄

備乘機勦殺

勅責備倭總兵官安遠伯柳升不奮力擒賊且敕

豐城侯李彬都督費璵併力勦捕

總兵官安遠伯柳升奏率兵至青州海中霸山遇

倭寇交戰賊大敗斬及溺死者無算遂夜遁即同

平江伯陳瑄追至金州白山島等處浙江定海衛

百戶唐鑑等亦追至東洋朝鮮國義州界悉無所見

上勅升等還師

永樂八年

日本國王源義持遣使圭密等奉表貢方物謝賜父謚及命襲爵恩

皇太子賜圭密等鈔幣有差

永樂九年

遣使賁勅賜日本國源義持金織文綺紗羅綾絹百疋錢五千緡嘉其屢獲倭寇也

皇明聖德錄卷之十一

十一

廣東都指揮使司奏比倭賊攻陷昌化千戶所千戶王儒等戰敗被殺軍士死亡甚衆城中人口倉糧軍器皆被劫掠而副總兵指揮李珪及海南衛所遣領兵指揮千百戶徐茂等初不嚴兵備禦賊至又不救援賊去亦不追勦罪當死

上曰此不可宥姑令捕寇贖罪如寇不獲皆斬

永樂十一年

倭賊三千餘人寇昌平衛爵谿千戶所攻城城上矢石擊之賊死傷者衆遂退走至楚門千戶所備倭指揮僉事周榮率兵追之賊被殺及溺死無算

百戶唐鑑等亦追至東洋朝鮮國義州界悉無所見

上勅升等還師

永樂八年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素劾啓福建都指揮童俊不謹邊防遣幼弱指揮彭震巡海防倭軍無紀律倭寇攻破大金定海二千戶所福州羅源等縣殺傷軍民劫掠人口及軍器糧儲俊不遣兵救援賊遂乘勢攻圍平海衛城池指揮王儁督戰百戶繆真等戰死自辰至戌賊始退散彭震亦不應援定

皇明聖德錄卷之十一

十一

海千戶所領兵百戶金旺等及福州右衛千戶王朝用等遇賊先遁致賊殺傷官軍及俊親領兵赴敵又逗遛不進縱賊出境俊受任方隅翫寇偷安委用非人失律喪師俊及朝用等厥罪惟均宜正典刑以警偷懦

日本國王源義持遣使圭密等奉表貢方物謝賜父謚及命襲爵恩

皇太子賜圭密等鈔幣有差

永樂九年

遣使賁勅賜日本國源義持金織文綺紗羅綾絹

百死錢五千緡嘉其屢獲倭寇也

廣東都指揮使司奏比倭賊攻陷昌化千戶所千戶王偉等戰敗被殺軍士死亡甚衆城中人口倉糧軍器皆被劫掠而副總兵指揮李珪及海南衛所遣領兵指揮千百戶徐茂等勦不嚴兵備禦賊至又不救援賊去亦不追勦罪當死

上曰此不可宥姑令捕寇贖罪如寇不獲皆斬

命豐城侯李彬等所統捕倭軍士休息仍令各都司嚴固備禦

按是年有中軍都督劉江死罪江鎮守遼東不

明耿倭錄

謹斥候致賊入塞殺官軍

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勉圖後效

永樂十一年

倭賊三千餘人寇昌樂衛爵縣千戶所攻城城上矢石擊之賊死傷者衆遂退走至楚門千戶所備倭指揮僉事周榮率兵追之賊被殺及溺死無算於是浙江都司盡以所獲器械送京師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党銜奏近倭賊攻劫楚門千戶所備倭都指揮胡麟王貢指揮李敬等失於隄備請鞠治之

上曰麟等以禦寇爲質既失機於法當死姑緩之令捕寇自贖若復怠事殺不赦

永樂十三年

遼東都指揮僉事徐剛有罪謫戍邊剛領兵捕倭寇至畏怯不進致其剽掠軍民於法當斬特命宥死充軍遇敵當先

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等劾奏近倭賊入旅順口都督劉江領軍至金州衛相去甚近不策應及明日調兵至而賊已遁都指揮周興巫凱俱不用心隄備致倭寇屢爲邊患宜寘之罪

明耿倭錄

上曰江等職在守邊致寇如此罪本難宥姑記其過使圖後效

永樂十四年

直隸金山衛奏有倭船三十餘艘倭寇約三千餘在海往來勦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綠海衛所令謹備及相機勦捕

命都督同知蔡福充總兵官指揮莊敬爲副率兵萬人於山東綠海巡捕倭寇

上面戒之曰瀕海之民數罹寇害故命爾除寇安民爾宜嚴約束身先士卒以殄寇爲務無縱下人重

爲民害遠者併其將皆不貸

勅捕倭總兵官都督同知蔡福還京所領官軍悉還原衛

中軍都督同知蔡福有罪謫交趾福先總舟師捕倭調度失律溺死官軍法司論真重典特有而誦之事在十五年

按蔡福以五月丁卯受命而九月丁酉

勅召還京中間蒞事不過三月而以調度失律溺死官軍謫戍于時失律之罪嚴矣

直隸金山衛奏有倭船三十餘艘倭寇約三千餘

皇明倭寇錄卷之十

八

在海往來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綠

海衛所今謹備及相機勦捕

遣人賞勅往金鄉勞使西洋諸番內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戶旗軍人等勅謙等奉命使西洋諸番還

至浙江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時官軍在船者纔百六十餘賊可四千鏖戰二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衆遁去

上聞而嘉之賜勅獎勞官軍陞賞有差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軍校尉人等俱陞一級指揮賞鈔二百錠綵幣五表裏千戶衛鎮撫鈔百錠百戶所鎮

撫八十錠綵幣俱三表裏御醫番火長鈔六十錠

綵幣一表裏校尉鈔六錠綿布四疋旗軍通事火

長軍匠鈔五十錠綿布三疋民醫匠人厨役梢水鈔四十錠綿布二疋傷故者本賞外加賞指揮鈔

百錠綵幣二表裏千戶衛鎮撫鈔八十錠百戶所鎮撫六十錠綵幣俱一表裏御醫番火長鈔四十

錠校尉三十錠旗軍通事火長軍匠二十錠民醫匠人厨役梢水十五錠自御醫以下綿布俱二疋

永樂十五年勅山東福建等都司令綠海衛所嚴整軍馬晝夜

皇明倭寇錄卷之十一

謹備遇賊至隨機勦捕失機悞事必殺不赦時浙江松門衛奏倭船在海往來故也

○遣刑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禽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有微葛成二郎五郎者訊之皆日本人群臣言日本數年不脩職貢意爲倭寇所阻今首賊乃其國人宜誅之以正其罪上曰遠夷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姑宥其罪遣還於是命淵等送還日本賜璽書諭國王源義持曰爾父道義能敬天事大恭脩職貢國人用安盜賊不作自爾嗣位反父之行朝貢不供屢爲過患豈

事大之道天生斯民立之主宰大邦小國上下相維無非欲遂民之生耳爾於海東蕞爾之地乃恣恃險阻肆爲桀驁群臣屢請發兵問罪朕以爾徇盜鼠竊且念爾父之賢不忍遽絕曲垂寬貸與爾悔悟比日本之人復寇海濱邊將獲其爲首者送京師罪當棄市朕念其人或爾所遣未忍深究姑宥其罪遣使送還爾惟迪父之行深自克責以圖自新凡比年並海之民被掠在日本者悉送還京不然爾罪益重悔將無及

永樂十六年

皇明聖訓錄卷之十

十

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持遣日隅薩三州刺史島津勝存忠等奉表隨來謝表曰日本蕞爾小邦自臣祖父以來受命朝廷霑被恩德不敢背忘比因倭寇旁午遮遏海道朝貢之使不能上達臣自知有負大恩而境內之人肆爲鼠竊者皆亡賴逋逃之徒實非臣之所知既皆爲天兵所禽皇上天地之量父母之恩曲宥其罪悉皆遣歸臣之感戴莫盡名言伏望貸臣之罪自今許其朝貢如前不勝虔懼之至

上以其詞順特釋其罪命行在禮部宴賚其使遣還

金山衛奏有倭船百艘賊七千餘人攻城劫掠勅海道捕倭都指揮谷祥張翥令以兵策應又令各衛所固守城池賊至勿輕出戰有機可乘亦不可失務出萬全又勅福建山東廣東遼東各都司及總兵官都督劉江督綠海各衛悉嚴兵備勅山東都司調馬步官軍八千人令都指揮衛青李凱統往綠海勦捕倭寇有功者奏聞陞賞退避者即斬以徇

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曰今倭寇爲首者已被禽其遺孽未獲者尚出沒不常爾可相機勦捕若

皇明聖訓錄卷之十

十

兵勢多寡不敵則固守城池慎勿輕戰

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賊人出沒之處至今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塢上其地特高望老鵲嘴金線馬雄諸島其旁可存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之地已用石壘堡築城置煙墩瞭望從之

永樂十七年

敕捕倭都指揮谷祥張翥并浙江福建綠海衛所

曰今朝鮮送回倭賊掠去軍士二人言賊欲來濱海爲寇又海寧乍浦千戶所瞭見赭山西南海洋等處有倭船十餘艘望東南行爾等宜嚴備之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曰今朝鮮報倭寇饑困已極欲寇邊宜今綠海諸衛嚴謹備之如有機可乘即盡力勦捕無遺民患

勅山東綠海衛所嚴兵備以金山衛奏有倭船九十餘艘在海往來故也

遼東總兵官中軍左都督劉江以捕倭提開江嘗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塢上築城堡立煙

皇明倭寇錄卷之十一

十一

墩瞭望倭寇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塢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衆登岸徑奔萬泮塢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俟賊既圍堡舉砲發伏都指揮錢真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江等領步隊逆戰寇衆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官軍圍殺之自辰至酉禽戮盡絕生獲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

上聞之賜書褒諭徵江還京師且今速上將士功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被召至封奉天翊衛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矣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初名榮其父名江隸燕山左護衛兵籍有疾榮代役因冒父名至是始復其初名云

錄遼東捕獲倭寇功賞廣寧伯劉榮等以下二百九十四人鈔幣有差

永樂十八年

綠海諸衛奏有倭寇三百餘人船十餘艘於金鄉福寧及井門程溪等處登岸殺掠復東兩行勅遼東總兵官廣寧伯劉榮及山東浙江福建濱海諸衛嚴兵爲備賊至則相機勦捕

皇明倭寇錄卷之十二

十二

廣寧伯劉榮卒榮邳州宿遷人初冒父名隸籍燕山左護衛既受封始復其初名榮素以驍勇聞從上舉義攻大寧徇山東戰靈壁渡江至師爲前鋒榮果毅善戰所向無敵由百戶累陞至中軍右都督永樂八年從

上北征破本雅失里之衆於靜虜鎮即陞中軍左都督十二年從征瓦剌率所部與馬哈木戰下馬持短兵突入其陣殺獲獨多師還受厚賞命守遼東訓練士馬守備甚嚴十七年夏瞭望倭寇將至率馬步兵置左右翼爲伏先以弱兵誘之寇長驅而

前伏起夾擊自辰達酉寇不能支燧炬空堡中榮
合兵圍數匝盡覆之僵尸相藉斬首千餘級俘其
餘衆送京師封廣寧伯至是卒追封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侯謚忠武
榮爲將馭士卒有紀律明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
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

永貞日計云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
鎮遼東殺倭寇事載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
公兩京類藁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
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壩築城堡立煙墩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
遣馬步軍赴壩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
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壩前上公親督諸將
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
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炮伏發寇大敗奔入
櫻桃園空堡中合兵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
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公至
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
行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謙抑既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世
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
乞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
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官軍
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
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受封之明
年是永樂庚子四月辛丑薨于鎮享年六十有一
計至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上深嗟悼輟視朝三日遣官諭祭追封廣寧侯謚忠
武官爲營葬賜卹甚厚復給舟車歸其喪今所經
州郡皆致祭以某年某月某日塋金口御河鄉公
諱榮世居邳州宿遷曾祖諱二公祖諱小大父諱
江俱追封廣寧伯曾祖妣余氏祖妣張氏母張氏
繼母馬氏俱贈夫人配馬氏子湍襲伯爵早卒繼
室余氏封人子淮早卒安繼襲伯爵側室高氏子
麟陳氏子正通四人女一人在室孫若干人及考
遼陽誌則曰廣寧伯劉江少有大抱負戰勝攻取
累拜中軍都督總遼東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謹
斥堠練甲兵永樂已亥間倭賊屢爲邊患江乃駐
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艚直逼望

海塢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下令犒師秣馬畧不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塢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迫迫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力之道賊始魚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至死未必無傷于我故縱其生路以滅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公未察耳事聞恩禮優隆進伯爵云按海倭之患北自遼海而山東而淮揚崇明太倉金山而浙而閩而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備

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侵掠之患則銷熄矣雖本之國威聖德所在得人然滅倭大捷則固無出劉忠武公之右者忠武之功大矣抑考之遼志作杵景泰中出五倫書後固無補于書文敏碑中亦無金州王家山嘉之詳倭船生獲今皆有的數書而能然載筆者考定之功于是有不可誣者矣獨惜兩京類稿於父子名諱譌謬至是則楊氏子弟難追其責噫忠武之戰功楊公之文字傳于世者不四五十年之久取信之難已如此吾安得而不致深慨于斯也哉

望海塢之捷人知有劉江而不知有劉榮榮江之本名也榮父名江有疾榮代役因冒父名大捷封伯始改正云五倫書既止標代役之名楊文貞兩京類稿又不詳更名之故所以水西日記輕于持論葉公名臣而不覩金匱之藏尚有此謬又況于草野之人執筆而以臆記乎此野史之所以可恨也

永樂十九年

廣東巡海副總兵指揮李珪於潮州靖海遇倭賊與戰殺敗賊衆生擒十五人斬首五級并所獲器

誠悉送北京

命都督僉事胡原充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銘都指揮使薛山爲副率領原調廣東都司所屬官軍五千人巡捕倭寇

籌海圖編云永樂二年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即命治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今銅甌猶存爐竈遺趾在蘆頭堰降勅褒獎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則以寇論制限進貢方

皇明歌倭錄卷之十

本

物馬 鎔 硫黃 貼金扇 牛皮 鎗盔

蘇木 塗金裝絲屏風 劍 灑金厨子 灑金

手箱 灑金木鈹角盃刀 灑金文臺 描金粉

匣 描金筆匣 水晶數珠 抹金提銅鈹 瑪瑙

永樂九年遣三寶太監王進奉使日本收買奇貨至寧波選壯軍顧通號大漢將軍同往彼夷初御以禮後起別議輒下滾江龍干港口得支港潛出彼夷婦密引而歸

騏按錄永樂元年遣使而二年無鄭和三年遣

使有鴻臚寺少卿潘賜內官王進等而九年無王進日本國王獻所獲倭寇嘗爲邊害者乃三年中事而野史誤以爲二年四年遣使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而野史亦誤以爲二年凡稱歷

朝遣使入貢者考之實錄十無一合野史之不足據若此然實錄于遣使姓名或載或不載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

又按日本不待遣使首先納款然後遣使與圭密同往事在元年十月

皇明歌倭錄卷之十

本

國史雖不載使臣姓名似即通政趙居任蓋歸自高麗仍遣之耳太監鄭和之下海既在日本通貢之後和亦未嘗至日本詳見星槎勝覽及太倉州誌

永樂元年二月甲寅遣左通政趙居任等使朝鮮賜居任等有差

永樂元年八月癸丑遣官往賜朝鮮安南占城暹羅琉球真臘爪哇西泮蘇門答刺諸番國王絨錦織金文綺紗羅有差行人呂讓丘智使安南按察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使爪哇西泮蘇門答刺給

事中王哲行人成務使暹羅行人蔣賓興王樞使
占城真臘行人邊信劉亢使琉球翰林待詔王延
齡行人崔彬使朝鮮人賜紵絲衣一襲鈔二十五
錠使朝鮮者加衣一襲及皮裘狐帽

永樂三年統領舟師往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
等聚衆於三佛齊國抄掠番商生擒厥魁至五年
回還 永樂五年統領舟師往爪哇古里柯枝暹
羅等國其國王各以方物珍禽獻貢獻至七年回
還 永樂七年統領舟師往各國道經錫蘭山
國其王亞烈若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賴神明
聖明馭倭錄

卷之三

七

顯應知覺遂生擒其王至九年歸獻事蒙 恩宥

俾復歸國 永樂十二年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
等國其蘇門答刺國僞王蘇幹刺寇侵本國其王
遣使赴 闕陳訴請救就率官兵剿捕神功默助
遂生擒僞王至十三年歸獻是年滿款加國王親
妻子朝貢 永樂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
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西馬丁丹國進麒麟番
名祖刺法并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東國進花福祿
并獅子卜刺哇國進千里駱駝并駝雞爪哇國古
里國進麋里燕獸各進方物皆古所未聞者及遣

王男王弟捧金葉表文朝貢 永樂十九年統領
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各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
本國其各國王貢獻方物視前益加宣德五年仍
往諸番開 詔舟師泊于祠下思昔數次皆仗神
明護助之功於是勒文於石

見太倉州志

朕按永樂中日本國王源義兩獻所獲海寇

朝廷嘉之當其沒也遣中官往祭賜謚恭獻爾時
尊事 中國等于琉球則日本亦我 中國之臣
子請封請貢奚而不可第有國王在柰何施之于
閉自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吾夫子之言雖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之夷狄不可棄也

七

皇明馭倭錄卷之三

兵部單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驥纂

洪熙元年

金山衛指揮魏保奏近者倭船泊海岸督軍巡捕後所千戶蕭旻日事酣飲調遣不至又本所城垣烽堠俱不修葺乞治其罪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軍官職在禦侮寇至不應援不可宥即追至罪之又曰一人之言或好惡不出于公侯至必究其情實而後加罪

皇明馭倭錄卷之三

二

宣德元年

出京庫弓一萬箭三十萬給山東諸衛軍從備倭都指揮使衛青奏也

宣德二年

備倭都指揮使衛青奏緣海之地紆回四千餘里城堡烽堠三百餘所比年近海諸衛官軍累調營造軍糧今當備倭時月而守瞭者少恐誤事機山東都司亦奏左軍都督府今徵取軍士餘丁營繕乏人應役

上命行在兵部臣曰使人能節其力則事亦不誤其

皇明馭倭錄卷之三

二

今工部以所役緣海軍士分兩班更代則備倭赴役兩不妨誤餘丁更不必取

宣德四年

福建都司奏倭賊自鎮海衛古巡檢司登岸攻圍城池却傷人民附近銅山千戶所不策應追勦都司把總都指揮僉事洪貴不能嚴兵隄備亦不督兵赴援悉請論罪從之

嘗捕倭將士先是浙江海門衛倭寇自蚶嶼亭嶼二港登岸攻城千戶徐忠等率衆敗之寇退走又為巡海指揮路鐸所敗餘寇狼狽奔走至是上其

功狀命行在禮部議賞禮部請依洪武中捕倭例陞賞凡陸地殺獲有功者不陞官軍各賞銀二十兩鈔二十錠今千戶徐忠等宜准此例水路殺獲有功并獲賊船者陞一級官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軍旗賞銀五十兩指揮路鐸等當准此例但未獲船不陞宜悉令其家人赴闕關給

宣德十年

日本國遣使臣中誓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賜宴并

皇明耿倭錄

卷之五

五

賜紵絲紗羅絹布銅錢有差仍命賁救及白金文錦紵絲表裏紗羅等物賜其國王及妃

嚴私下海捕魚禁時有奏蒙頑之徒私造船下海捕魚者恐引倭寇登岸行在戶部言今海道正欲隄備宜敕浙江三司諭沿海衛所嚴爲禁約敢有私捕及故容者悉治其罪從之

正統元年

山東僑倭都督僉事衛青有疾命太醫院遣醫士調治

命行在中軍署都督僉事李福往山東提督備倭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尹鏊言沿海備倭官軍行糧在淮安揚州軍儲等倉開運路遠人難請以如阜鹽城二縣該徵稅糧量于本處倉存留備給從之

正統二年

巡撫浙江戶部右侍郎王淪等奏浙江沿海等處洪武間量其險易建立衛所備禦倭寇陸置烽墩

皇明耿倭錄

卷之五

五

水設哨船無事則各守地有警則互相策應是以海道寧息人民奠安永樂間因調官軍在沈家門等處設立水寨既而松門等處累被倭寇登劫掠衛所官軍不敷水寨策應不及致彼得以乘虛而我軍莫能制勝乞照洪武事例悉免轉輸俾專捍禦仍令都司每歲令都指揮一員嚴加提督從之

正統四年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房威奏五月初一日倭賊登岸犯提清千戶所殺虜人民千戶穆成虛張賊敗掩匿失機而都指揮同知張翥都指揮僉事朱興

巡海御史李奎不能相機追捕反擁兵自衛請旨
寘于法為將來警

上曰晟既失機又敢欺妄其罪之者等姑勿逮其今
從實自陳因救浙江三司御史及翦等嚴加哨備
遇賊互相應援相機勦滅如仍前坐視罪不輕貸
浙江備倭都指揮張翦巡海都指揮朱典監察御
李奎指揮程思道俱任俸半年以倭賊肆殺幽挑
渚城翦等不能嚴兵以備故也

命提督備倭官浙江都司都指揮同知張翦提督
福建都指揮僉事吳凱提督浙江復命南京守備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五

裏城伯李隆等選都指揮一員提督南直隸沿海
地方先是沿海備倭惟命翦提督至是以地方廣
濶復增命凱等仍戒遇警互相策應勿自分彼此
失機事機違者罪之

監察御史李奎巡督浙江沿海遘衛而倭賊劫殺
桃渚城巡撫侍郎王淪奏奎不嚴巡督宜治其罪
奎亦撫取淪不法數事以聞事下行在戶部請俱
逮法司究治詔今奎等自陳至是奎具陳罪狀

上以奎既服罪姑宥之

正統五年

陞金山衛指揮同知王勝署福建都指揮僉事提
督備倭先是巡按監察御史成規等奏備倭都指
揮同知張翦近因海道寧息因循懈怠號令不嚴

戰守無備以致各寨缺少官軍六千餘人哨船七
十餘艘兵器鎗甲亦多損敝及奉命分督福建地
方復還遷延不赴乞逮治之別選官提督

上命行在都察院詳翦所犯兵部選官代之於是都
察院劾翦先求總督直隸浙江福建三方求之不
得心懷怨望故茲方命不赴所督地方乞逮至京
正其罪兵部奏選勝才堪任用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五

上命翦赴京自陳陞勝代之

造浙江海舟時監察御史李奎言洪武間浙江沿
海衛所備倭海舟七百三十艘歲久廢壞止有一
百三十二艘不足備禦事下巡按御史及都布按
三司議奏請先造一百二十六艘寧波府知府鄭
瑒又言急未得完恐懼邊警仍命巡撫侍郎周忱
計之忱奏臣詢之匠作云造一海舟必得米千石
則物料百需皆具踰三月可完今各衛所已造七
十六艘其五十艘所費若干官庫物不足給而杭
州府倉見貯米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餘石歲

計官吏人等取給不過六萬石久則陳腐無用請以新輸米給工匠每舟給九百八十石期三月必完則事易集而人不擾

上是其言命即行之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奎等奏平湖縣梁莊倭船易泊宜立寨堡輪撥官軍守備從之

提督福建備倭都指揮同知張翥初坐桃渚城失機諸罪

上每曲宥之翥愈驕肆不奉法巡按御史成規奏其狀行在都察院請真于法詔翥詣京自陳翥至後

不輸罪于是六科十三道交章劾之

上命三法司鞠問坐失機論斬錮之都察院獄

正統六年

命出直隸蘇州府官廩米二萬石造補倭船

陞南京廣洋衛指揮同知陳暹為署都指揮僉事奉敕于浙江備倭

山東備倭署都督僉事李福奏官軍原領弓箭年久燕以海霧蒸解膠漆不堪禦敵及神銃礮黃急缺應用乞于南京內庫支給從之

正統七年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忠等奏臣會同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陳暹等看得海寧衛百戶羅賢所言欲將沿海每衛所撥海船一艘官軍百人出海巡哨誠恐假此為由出境謀利反誘倭寇入境侵掠臣等議得觀海定海臨山寧海四衛雖皆近海然多漲沙倭寇卒難登岸惟定海所屬烈港沈家門黃溪港正衝要之所乞將四衛并所屬官軍海船各以其半每三月一交代俱付烈港停泊往來于沈家門黃溪港及本境海道巡哨并其他衛所調哨官軍每年俱限正月終出海七月終各還本

衛所屯守庶勞逸相均防守不誤

上從其議

先是山東備倭署都督僉事李福奏即墨三營備倭官軍雖各衛所遠者至一二百里其間道多溝渠過夏水長不可渡恐誤策應青煙萊三府有漁舟方春而漁及夏則止乞命所司僉漁戶舟以渡免其雜徭事下山東三司及巡按御史覆之以為漁舟有稅課不可重役其溝渠淺者不必舟渡惟萊陽縣南五龍河膠州東新河宜令有司出官物造舟付守墩軍操渡

上從之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璽等奏倭寇二千餘犯大
嵩城殺官軍百人虜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
器無筭守禦指揮蔣鏞等兵備不嚴以致失機總
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陳暹委官都指揮僉事李
貴統船四十艘圍賊于中乃按兵不動縱之逸去
按察司僉事陳耘分巡海道朋比不効請正其罪
上曰鏞罪應死姑貸之暹貴令巡海御史鞠實處置
兵部同靖遠伯王驥選武職代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史等曰朕聞近年逃軍逃民與倭寇交通或被其
劫制詢我虛實然後乃敢捨舟登岸殺虜軍民爾
等宜從長計議凡海口港汊通賊去處或開濠塹
或爲吊橋或城門可併者併之或水邊要害去處
砌築垣牆置門出入不許居民臨水開市以誘賊
寇及私下海泄漏聲息嚴督旗軍輪流瞭望若失
瞭望致賊登岸者必殺不赦若賊登岸令驍勇者
從間道燒其舟楫亦足致勝爾等宜博採衆議區
畫方畧條奏以聞

命戶部侍郎焦宏往浙江整飭備倭先是浙江三司

奏五月二十二日以後倭寇二千餘人臨爵溪千
戶所城雖被官軍擊却尚潛海島兵部言宜遣大
臣一員往理其事故有是命

命整飭浙江備倭事戶部侍郎焦宏兼理蘇松沿
海備倭事

命浙江沿海諸衛所運糧官軍悉回原衛所操練備
倭

先是倭賊入浙江大嵩千戶所城總督備倭署都
指揮僉事陳暹委官都指揮僉事李貴及守備指
揮千百戶俱下巡海御史高峻鞠問至是論以失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陷城池各斬且言貴先知有賊不急報各處爲備
指揮沈容因娶妾潛回原衛千戶劉濟私採魚
擅離地方情尤重

上命斬貴容濟三人以徇暹等俱杖一百發還衛充
軍

賞浙江寧波府民鄭道堅等五人絹布各一疋鈔
五百貫以殺倭賊功也

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八事一禦虜莫善于燒
荒蓋虜之所恃者馬馬之所資者草近年燒荒遠
者不過百里近者纔五六十里胡馬來侵半日可

至向者甘肅今者義州屢被擾害良以近地水草有餘故也乞勅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胡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行之勞而一冬坐卧可安矣一積糧莫先於屯田近年屯田皆取衛所老弱之人是以糧無所積乞將馬隊守瞭夜不收并精選奇兵遇警調用外其餘悉令屯田責其成效俟秋成之後歸伍操備如此則民力不勞而邊儲有積矣一虜使人貢朝廷每遣官錫宴賞賚有加但大琬之性實貪貨利交易物貨稍不足其欲輒凌侮驛夫傷殘市

重刊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十一

人朝廷每曲法宥之彼以我爲可欺而恣肆不止乞凡遇虜使非禮凶虐即令其酋長自責罰使知朝廷法度之明如此則中國尊嚴而夷狄知戒矣一邊境士卒終年演習武藝別無獎勵止是視其軍裝有不稱加播楚致其貧難逃竄者有之乞將陝西山西稅課贖罰量撥甘寧大同等處收買皮鐵筋角以供修造軍器遇總兵官會同較藝果有才勇騎射特出者量加賞賚如此則賞罰明信而三軍鼓勇矣一備倭戰船官軍近年以哨瞭爲名停泊海港竊還其家者有之販鬻私鹽捕魚採薪

者亦有之及倭寇突入孤立無援反爲殺掠乞今監察御史時加巡視遇有損壞即令脩理如此則船無朽壞而邊境有備矣一沿海衛所軍士有摘撥運糧者亦有離遠屯田百里之外者又有本城倉廩無糧撥往他所關給者遇有緊急調度不及乞自今沿海軍士免今運糧離遠屯田者今附近城郭屯種倉廩無糧者今有司于秋內發補如此則屯田不惧倭寇有防矣一沿海衛所官多將軍士貧弱者守備富壯者侵占有官一員占至百人者又有刁軍畏懼守邊往往挾制官旗不聽調遣

重刊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十二

者乞命才幹武臣一員職專提督備其城郭足其部伍如此則法今歸一人有所屬矣一沿海守備官軍盈甲器械有所損壞乞將所官司贖罰銀解京庫今都布按三司等官計查脩理物料量給收買監備給軍操用如此則器械鋒利軍民無擾矣上命所司計議以聞頗採用之

正統八年

勅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郭智曰廣東緣海地方設衛所城堡於要害之處專備倭寇比聞都司衛所官不得其人貪污暴虐玩法欺公或侵用月糧或

賈放軍士或私下海捕鯨或令營幹家務以致軍伍空缺兵備廢弛脫遇警急何以應用近者浙江桃渚等處爲倭寇攻劫失機官旗俱已梟首示衆實由平日廢弛所致今特命爾整飭綠海備倭軍務爾即同都司巡海官偏歷各衛所地方詢察前弊務從清革凡有當建置者從長審處仍與三司御史公同推舉都指揮或指揮智謀驍勇歷練老成堪任邊務者一人具名來聞今總備倭之事如不勝任連坐舉主爾爲方面風憲重臣素諳邊事宜體朕付托之重持廉秉公恪勤所務必使政脩

皇明取倭錄卷之五

五

舉邊境無虞乃稱爾職

命浙江整飭備倭戶部右侍郎卽卹宏兼理福建備倭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劉觀奏登州營備倭官軍八百六十名俱青州等衛撥來而登州衛官軍却撥一百餘名南去卽墨營備倭此益總兵官李福貪賄作弊乞將登州衛官軍存留本衛備倭將青州等衛官軍退還其沿海附近衛所官軍撥與文登卽墨二營帶領家小隨任備倭不許更動以爲義計事下山東布按二司會巡按御史覆實言登州文登卽墨三營官軍三千九百二人宜今各帶家

小隨營住坐月糧登州營就本府倉文登卽墨營就文登卽墨縣倉全關米一石行糧俱任支計算一年積出行糧二萬八千餘石不特糧儲省費亦且軍不被害奸弊可除李福貪取靈山衛銀三十兩大布一百疋已爲按察司副使鍾祿所劾奏臣等以山東沿海地方南北二千餘里總兵鎮守備倭誠爲重任今李福貪賄作弊廢舉軍政倘遇警急誤事非小

上曰允換官軍兵部准行李福役占軍人速今改正其受靈山衛贓物都察院究實以聞

皇明取倭錄卷之五

五

戶部右侍郎卽卹宏奏浙江綠海衛所地方廣闊海道崎嶇先因備倭都指揮不分守地方遇警互相推托以致誤事臣今會官議得自乍浦至昌國後千戶所一十九處今署都指揮僉事金玉領之自健跳至蒲門千戶所一十七處今署都指揮僉事蕭華領之其昌國衛當南北之中今總督備倭都指揮使李偵居中駐劄往來提督庶責任有歸邊境無患從之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璽奏沿海備倭官軍每歲都司按察司各委官提督今海道未寧地方廣遠

宜更委布政司官兼督弁戍東巡檢司官兵隄備從之

戶部右侍郎焦宏言海門衛挑渚千戶所城池舊有塘岸障隔海潮歲久坍塌潮水滄浸不堪居住况倭寇竊發艱于防制已會議于臨海縣地名芙蓉村創築城池撥官軍備禦所占官民地一百二十畝有奇應輸稅糧米麥鈔乞爲除豁從之

戶部右侍郎焦宏奏福建備倭都指揮僉事劉海宜分管地方自福寧至莆禧八衛所屬忠自崇武至玄鍾十衛所屬海其總督備倭署都指揮

聖明馭倭錄卷之五

七

僉事王勝則今居中往來提督從之

先是浙江備倭都指揮使李倬素秉樂中原于沈家門等處立三水寨合兵聚船以備倭寇海道一向寧息正統二年始掣散水寨各守地方自此海寇益多又况海寧臨山等衛無港泊船遇有倭急拒禦艱難乞復舊爲便事下兵部移文侍郎焦宏審實至是宏奏信言非是且定濱海衛所泊船港次以聞從之

先是戶部右侍郎焦宏言浙江及蘇松沿海衛所修造備倭船皆官軍采木經歲未完誠誤急用臣

聞永樂間徵慶等府商販竹木杭州府稅課司抽分俟用后止收鈔以故備船料物皆官錢買用不足復徵諸民民既納糧復加以此實不堪處乞敕該部計議仍今抽分遇有船敝即以所需支給庶民無科擾官得實用事下工部移文巡撫直隸工部右侍郎周忱及浙江三司勘其利否至是報宏言誠便從之

正統九年

增置松江府蔡廟港胡家港二堡摘金山衛屯田官軍六百人分守以備倭寇從知府趙豫等奏請

聖明馭倭錄卷之五

七

也

敕諭朝鮮國王李禔曰王嗣國東藩保障邊境克體爾先王事天敬大之心秉恭摠誠久而彌篤肆朝廷加恩眷待不替益隆可謂君臣一心始終靡間者矣王茲復遣陪臣幸引孫等械送擒獲犯邊倭賊失刺沙也門等五十七名來獻足見王遵奉朝命體國安民之意亦以見王守邊得人而有禦暴之功然此賊謫詐狡險狐鼠爲心尚慮殘黨竄伏竊圖報復王自今益宜誠約守邊頭目嚴切隄備遇賊出沒即乘機擒勦仍差人馳報遼總兵等

官防慎務俾賊黨殲滅邊境肅清彼此人民輯寧
惟永庶副朕一視同仁之意遂賜王粧花絨錦段
六織金紵絲麒麟等段四各色紵絲共一十六綵
絹二十个引孫賁去弁賜引孫等宴及絹布有差
廣東按察使郭智奏沿海備倭官軍宜以每月朔
望于小海內駕船操習水戰從之

廣東按察使郭智言海門大鵬等守禦千戶所城
皆低小城上路亦狹隘不便旋折如有不虞豈能
當敵請發附近丁夫增築高廣甃以磚石從之

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曹義奏朝鮮國報倭賊聲
息
皇明耿倭錄

上命緣海備倭官整飭兵備謹慎隄防遇賊近邊相
機勦殺但怠慢誤事俱治以重罪

正統十年

敕諭朝鮮國王李禔曰曩者倭賊出沒王境王已
生擒失刺沙也門等解京今復獲其餘黨沙彌反
刺遣陪臣唐孟賢械送至京益見王忠誠衛國之
心良用嘉悅然蠢爾倭寇憑負海島鼠竊狗偷罔
有悛心王宜嚴守備以保生民若復寇邊朝廷必
命官軍勦滅之或復侵軼王境王宜調遣將臣檣

其巢穴盡俘其類用寧邊惠則王之功烈將匹休
千古之賢藩而垂令譽于無窮矣王其欽承之

正統十一年

浙江右叅政高峻奏緣海巡檢司五十餘處皆備
倭要地然城多土築卑小而民兵皆衣紙甲乞救
有司釐輓城造鉄甲庶爲久利從之

正統十二年

廣東備倭署都指揮僉事杜信言缺軍守城恐倭
寇登岸難于防制請以海南衛南山守禦千戶所
屯軍取回守城以屯田牛具撥民承種事下戶部

皇明耿倭錄

言倭寇出沒防備有時屯田法廢使民經涉海洋
以給軍餉恐非經久至計本處如果缺軍防守止
宜摘撥正軍守城操備仍令餘丁如舊屯種務俾
不失原定分數如故違不遵從提督屯田風憲官
建治從之

正統十三年

敕福建備倭署都指揮僉事王勝近命大軍征勦
沙尤叛寇慮賊徒計窮潛謀竄海爾等宜嚴加隄
備哨探賊情如能相機勦殺一體陞賞

正統十四年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沈衡奏海賊駕船十餘艘泊
福建鎮海衛玄鍾千戶所攻圍城池官軍射却之
玄鍾地隣湖州恐賊犯境已檄備倭都指揮杜信
等嚴督隄備

總督浙江備倭都指揮使李信奏温州府平陽縣
地隣福州府福寧縣爲彼賊流劫縣境攻圍蒲門
千戶所守備指揮呂真等率官軍敵却之

上命兵部移文信及巡海叅政袁錠嚴飭所司相機
撲捕若失陷城池處死不赦

廣東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等官杜信等奏往

聖明欽倭錄

卷之五

七

者奉命所部沿海衛所專一備倭防賊頃年廣東
都司將南海等衛官軍調去瀧水等地方操守今
又調廣海香山海明新會東莞大鵬海豐海南各
衛官軍前去瀧水信雷地方征勦恐沿海賊徒聞
知上岸劫掠以何爲備

上曰瀧水與緣海不知何處爲急爾兵部即馳文與
廣東三司及巡按御史酌量賊情緩急以處治之
務在彼此得宜不致誤事

備倭都指揮使翁紹宗言直隸金山太倉鎮海蘇
州楊州高郵淮安大河八衛弁守禦青村等千戶

所造青布響甲地土卑溫易壞請如舊造青油鈹
甲可以久用從之

山東等處總督備倭永康侯徐安等奏比見倭寇
往來海中慮其登岸搶掠即墨縣陰島社請遷其
民于陳馬莊居住驗戶丁多寡撥與空閑屯地耕
種事下戶部覆奏從之

命浙江都指揮僉事王謙總督官軍備倭代都指揮
使李信還司操守

聖明欽倭錄

卷之五

七

皇明馭倭錄卷之四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騏纂

景泰元年

福建備倭都指揮僉事王勝奏沿海二十四衛備倭船歲久多損敝不堪修補其舊有大舟皆四五百料滯重不便行使乞敕都布二司量發工料改造以為邊備從之

景泰三年

鎮守福建刑部尚書薛希運等奏今備倭軍船分為九澳星散勢弱看得烽火門小埕澳南日山浯

皇明馭倭錄卷之四

澳西門澳五處俱係要地欲將出海官軍船分

五寨哨捕其腹裏衛分出海軍已有行糧四斗沿海軍行糧宜於本衛月糧一石內分出四斗作行糧隨處支給每寨委能幹指揮二員歲一更代把總今後辦課魚船止許四十料已上朝出暮歸裝鹽官船止許三百料以下編成字號每年二月起至八月終許令裝載商鹽各處水寨巡司遇到量撥官軍弓兵護送仍令出海備倭都指揮等官往來巡督庶得邊方無患從之
備倭都指揮使翁紹宗奏崇明沙備倭船樓櫓高

大一泊港渚非大信潮水不得出請改造如浙江八槽船輕淺可用從之

景泰四年

鎮守福建右少監戴細保奏清灣巡檢司倭賊登岸殺傷巡檢葉旺攻進城內劫掠人財其備倭都指揮僉事楊海王玉俱回家失於提督官軍守備以致把總指揮千百戶周興等亦各不用心覘捕宜治其罪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都察院奏福建備倭署都指揮僉事王雄追賊至東海黑水洋中被賊拘執求免而歸當依例降為

皇明馭倭錄卷之四

為事官立功從之

都察院奏福建都指揮僉事王玉職專備倭不嚴督官軍守備輒私歸致倭賊劫殺人財焚毀官舍宜行巡按御史問罪降為事官立功從之

日本國王遣使臣允澎及都總通事趙文端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賜宴并絲幣表裏等物有差

日本國王副使允澎等奏在昔

太祖高皇帝頒賜下國天龍寺佛前花瓶二香爐四龜鶴燭臺各一近年被火燒壞今以舊式進呈乞賜臣等齋回祝延

工部造與之

禮部奏日本國王有附進物及使臣自進物
宣德八年賜例蘇木碩黃每斤
銀一貫紅銅每斤三百文刀劍每把十貫鎗每條
三貫扇每把火筋每雙俱三百文抹金銅鏡每箇
六其花硯每箇小帶刀每把印花鹿皮每張俱五
百文黑漆泥金灑金嵌螺甸花大小方圓箱盒并
香壘等器皿每箇八百文貼金灑金硯匣并硯銅
水滴每副二貫折支絹布每鈔一百貫絹一疋五
十貫布一疋當時所貢以斤計者硃黃僅二萬二

皇明歌倭錄卷之四

年

千蘇木僅一萬六千生紅銅僅四千三百以把計
者衣刀僅二腰刀僅三千五十耳今所貢硃黃三
十六萬四千四百蘇木一十萬六千生紅銅一十
五萬二千有奇衣刀四百一十七腰刀九千四百
八十三其餘紙扇箱盒等物比舊俱增數十倍蓋
緣舊日獲利而去故今倍數而來若如前例給直
除折絹布外其銅錢總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
二貫一百文時值銀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二
兩有奇矣計其貢物時直甚廉給之太厚雖日厚
往薄來然民間供納有限况今北虜及各處進貢

皇明歌倭錄卷之四

聖

一疋悉從之

景泰五年

日本國使臣允澎等奏蒙賜本國附搭物件價直
比宣德年間十分之一乞照舊給賞

帝曰遠夷當優待之加銅錢一萬貫允澎等猶以為
少求增賜禮部官劾其無厭命更加絹五百匹布
一千匹

禮部奏日本國使臣允澎等已蒙重賞展轉不行
待以禮而不知恤加以恩而不知感惟肆貪奢略
無忌憚沿途則擾害軍民歐打職官在館則睡楚

館夫不遵禁約似此小夷敢爾傲慢若不嚴加懲治何以懾服諸蕃宜令錦衣衛能幹官員帶領旗校人等示以威福催促起程如仍違拒宜正其罪從之

浙江總督備倭都指揮僉事馬良奏沿海臨山等衛備倭船四百餘隻常年被風漂流損壞者已三之一乞勅有司積材督工補造庶嚴邊備從之

是泰六年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曹凱言四事一近海備倭民夫乞行鎮守等官體勘若係要衝之處宜給與

皇明欽使錄卷之四

五

盛甲鎗乃就隣近巡司時常操備其不係要衝者革罷一沿海備倭船乞於沈家門等處仍立水寨委廉能都指揮分定地方往來巡哨一都指揮并各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徐鑑等共八百六十七人役使辦納月錢種田等項軍餘共四千五百八十人乞行該部禁約一盤石等衛浦岐等十戶所逃故軍人一百七十人原籍府縣不行依例清勾却以異姓軍人補役紀錄冒名文糧乞行清理庶免紊亂軍政

帝命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等斟酌可否行之

天順二年

勅責備倭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翁紹宗曰嘉興乍浦河泊所歲進黃魚係舊制近年以來因爾不許漁船越境出海又令官軍擒拏以致不得採捕遂缺供薦先已取爾罷服爾宜自咎遵奉朝命省令所轄官司毋得阻滯顧乃全不關心今歲漁船又被攔截索錢不得採捕及船戶具告前情自知阻誤虛詞妄奏遮掩已過朝廷託爾以邊方重寄當輸忠效勤正已率人爾乃恣意貪黷不才怠慢論法實難容恕今復從寬且不掣問罰俸一年令爾自省若再怙然不改阻誤歲進自取禍敗決不可逃

皇明欽使錄卷之四

六

天順三年

勅朝鮮國王李瑄該本部奏稱得王咨有日本國差人盧圓等到國言國王源義政以先差去進貢使人失禮蒙朝廷恩宥放回將本人科罪今欲差人赴京謝罪緣日本國僻在海隅去京路遠其情直偽難以遠度勅至王即拘盧圓等詳審前項傳說如果真實無偽轉行源義政說朝廷以爾既能悔過自新准令擇遣謹厚老成識達大體者為使

一來朝貢往來中途不許生事若或以前搶掠財物欺妄官府罪必不宥王其審實停當而行毋得忽畧

禁浙江并直隸緣海衛軍民不許私造大船糾集人衆携軍器下海爲盜敢有違者正犯處以極刑家屬發戍邊衛從備倭揚州等處都督僉事翁紹宗奏請也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彭彬劾奏把總備倭都指揮僉事桂福不嚴備禦以致倭賊擄掠官船僉事牟倬亦劾福拮据軍士都察院請逮治福

皇明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上命福具狀以聞福輸罪宥之

成化四年

日本國王源義政遣使臣清啓等奉表來朝貢馬及扇盔甲刀劍等物

日本國使臣麻答二郎於市買物使酒手刀傷人禮部奏其強橫行兇宜加懲治

上以遠夷免下獄付其國正使清啓治之啓奏欲依臣俗事例處治但在禮義之地不敢妄爲俟臣還國依法治之且引伏不能求罪

上皆宥之既而所傷者死禮部復奏麻答二郎行

兇傷人致死雖免問罪宜依律追銀十兩給死者之家埋葬仍省諭各夷使知朝廷寬宥懷柔之意從之

成化五年

禮部奏日本國所貢刀劍之屬例以錢絹酬其直自來皆酌時宜以增損其數况近時錢鈔價直貴賤相遠今會議所償之銀以兩計之已至三萬八千有餘不爲不多矣而使臣清啓猶援例爭論不已是則雖傾府庫之貯亦難滿其給壑之欲矣宜裁節以抑其貪

皇明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上是之仍令通事諭之使勿復然

日本國使臣清啓等將還賜宴及金織衣等物有差其回賜特賜國王源義政綵段二十表裏紗羅各二十四匹錦四段白金二百兩王妃綵段十表裏紗羅各八匹錦二段白金一兩并勅諭俱付清啓啓等領回復遣官伴送設饌待之出境勅諭國王源義政曰惟王聰明賢達敬天事大以福一國之人良用爾嘉朕恭承

天命嗣登大寶主室華夷王特遣正使清啓等齎表文并以馬匹方物來貢且見王之勤誠茲因使

回特令齋勅諭王并賜王及王妃其體朕至意故諭

日本國使臣清啓船凡三號其一號二號俱已回還其三號船土官玄樹等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如數給價回國庶王不見其罪事下禮部言四夷朝貢到京有物則有償有貢則有償若徇其請給價恐來者倣效捏故希求查無舊例難以准給

上曰方物喪失本難憑信但其國王效順可特賜王絹一百匹絲段十表裏既而玄樹又奏乞賜銅錢

時學使錄

九

五千貫禮部復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縣人先年負義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玄樹准再與銅錢五百貫速遣之去宗達不必究治若再反復族其原籍親屬

浙江定海衛副千戶王鑑言倭夷奸謫時來剽掠海邊見軍官追捕乃陽為入貢伺虛則掩蔽邊境往者大嵩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回容有異謀或為掩襲之計乞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通者倭使清啓凌操

館傳殘殺市人迹實繁驚鎧言誠當宜移文備倭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埃以防其姦從之

成化六年

日本國使臣入貢還至寧波府航海以去有僧威訓潛登岸欲留中國學經浙江備倭都指揮張勇等奏送至京禮部以勇等不先聞奏請治其罪上令自陳既而勇等伏罪宥之

成化十三年

日本國遣正副使妙茂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賜宴并金襴袈裟絲段等物仍令齋勅及白金錦段回賜其國王及妃妙茂又以國王意求佛祖統紀等書命以法苑珠林與之

時學使錄

十

錦衣衛奏朵顏等衛并日本國差來使臣於會同館爭奪柴薪日本從人歐朵顏夷人事聞上命禮部曉諭各夷宜遵守禮法毋相爭競

弘治九年

日本國王源義高遣正副使壽萱等來貢回賜王及王妃錦段白金等物賜壽萱等宴併絲段等物如例

殺人者其正副使壽贊等不能約束乞賜裁抑
今後日本國進貢使臣止許起送五十人來京
餘存留浙江館穀者嚴為防禁

弘治十二年

福建備倭官軍快船為海賊所奪者二艘軍士
為所掠者十八人仍索取金物為贖命罰帶管巡
海副使韓紹宗備倭都指揮郭英俸各三月把總
等官張宏等下巡按監察御史逮問

弘治十三年

皇明聖訓錄卷之四

十一

命福建備倭把總指揮五年一更總督巡海官三
月一次出巡互相更代并行遼東等處從鎮守太
監鄧原奏也

弘治十八年

巡撫應天等府都御史魏紳等奏上處置海道事
宜謂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好鬪輕生中間為盜之
徒多起於爭如崇明縣半洋錢管等沙東漲西州
無歲無之舊冊者多是有糧之地新漲者盡歸於
有功之家以致貧弱階級富豪專利始有警訟終
則劫奪習染成風遂至強聚臣欲於附近府分交

官糧閱如某處先有而今其某處先無而今其某
處先無而今漲必彼此通融務使田糧相稱與奪
均脫有強梗霸占不服處分者官調邊徭帶俸
差巡旗軍舍餘發邊衛充軍民祭口外為民其沿
海衛分本為備倭捕盜而設貼守之處歲以二月
往十月還今倭寇不復敢侵而沿海盜賊多發於
冬春之月正以乘其不備故也况附近衛所官子
弟家人多賊黨與假名公差陰實為盜其崇明一
縣海勢渺茫雖有備禦官兵然每遇盜賊輒相推
避請行備倭都指揮王憲會捕盜僉事胡濂將沿
海衛所官軍舍餘通行揀選定立陸戰水戰機宜
以時操練及將貼守官軍照依京操事例每年分
作春秋兩班行糧照例支給務使海寇倭寇兩不
失備仍各限以地界脫有疎失查照量治仍禁衛
所官不得縱容子弟家人從賊為非違者將犯人
從重問遣本官改調西北邊衛帶捧差操
上從之命嚴督備委捕盜等官宜各悉心整理毋或
虛應故事

正德四年

禮部奏明年正月大祀慶成宴四夷朝貢者若朝

鮮陪臣在殿東第七班今日本國使臣見在無與宴故事宜如朝鮮例列殿西第七班從之

禮部奏日本國進貢方物例三船今止一船所賞銀幣宜節為三之一且無表文止咨本部賜勅與否請

上裁得旨勿寫勅所司移文答之

正德五年

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臣宋素卿來貢賜宴給賞有差素卿私餽瑾黃金千兩得賜飛魚服陪臣賜飛魚前所未有也

皇明獻錄

卷之四

七

日本國使臣宋素卿本名朱縞浙江鄞縣人弘治間潛隨日本使臣湯四五郎逃去國王寵愛之綱為婚官至綱司易今名至是充正使來貢族人尚識其狀貌每伺隙以私語通素卿輒以金銀餽之鄉人發其事守臣以聞下禮部議素卿以中國之民潛從外夷法當究治但既為使臣若拘留禁制恐失外夷來貢之心致生他隙宜宣諭德威遣之還國若素卿在彼反覆生事當族誅之仍行鎮巡等官以後進貢夷使宜詳如譯審毋致前弊從之

正德七年

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貢馬匹盔鎧大刀諸方物浙江守臣奏今山東直隸盜賊充斥恐夷使遇之為所得請以所貢暫貯布政司庫收其表文禮兵二部會議請勅南京守備官即所在如例宴賞遣回從之仍令附進方物亦給全價毋阻遠人效順之意

正德十三年

建信國公湯和廟于浙江定海縣巡按御史成英言和在國初守備寧波築城增戍經理周密至今倭不敢犯民物無妄皆其功也乞立廟致祭禮部

皇明獻錄

卷之四

七

議覆故有是命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

嘉靖二年

禮部覆日本夷人宋素卿來朝勘合乃

寺廟時所降其

武廟時勘合稱爲宗設奪去恐其言未可信不宜容

其入朝但二夷相殺釁起宗設而宋素卿之黨被

殺甚衆雖素卿以華從夷事在初年而長知効順

已蒙

武宗有免毋容再問惟今鎮巡等官省諭宋素卿回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國移咨國王今其查明勘合自行究治待當貢之

年奏請議慶既而給事中張紳御史熊蘭等言各

夷懷奸讐殺事干犯順乞明正其罪

上命繫宋素卿及宗設黨于獄待報論決仍令鎮

巡官詳鞠各夷情僞以聞

朝鮮國俘獲倭夷二名審係進貢至浙自相構殺

拒敵官兵者國王李懌遣陪臣刑曹參判成沈昌

執以來獻并倭人首級三十三顆及送回被虜中

國人八名

上嘉其忠順命寫勅褒諭賜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

二表裏使臣及領兵官俱費銀幣有差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

地方各官先事不能勦捕而前後章奏言辭多遁

功罪未明該部按據來文還就議擬雖云行勘亦

主故常乞勅風力近臣重行覆勘且寧波係倭夷

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其諸沿海備倭衙

門廢弛可知宜令所遣官由山東循維楊歷浙閩

以及干廣會同巡撫逐一按視預爲區畫其倭夷

應否通貢絕約事宜乞下廷臣集議得旨差風力

給事中一員往其餘事宜兵部議慶以聞及遣給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事中劉務往按其事

日本國夷人宗設讒導賣方物來貢已而瑞佐宋

素卿等復至俱泊浙之寧波互爭真僞佐被設寺

殺死素卿竄慈谿放火大掠殺擄指揮劉錦表

蹂躪寧紹間遂奪船出海去巡按御史以聞得旨

切責巡視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預防臨事不能擒

勦姑奪俸令鎮巡官即督所屬調兵追捕并核失

事情罪以聞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議報

嘉靖四年

初浙江鄞縣民宋縞潛入日本更名宋素卿謀貢

射利後復與倭夷宗設等爭貢相擊殺寧紹驤動
守臣以聞查勘久未明遣給事中劉穆監察御史
王道往鞠之至是以獄上刑部覆奏得旨素卿誅
叛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故殺素卿夷伴俱宜論
死其防禦失事官員各謫戍奪俸有差素卿家屬
財產應否緣坐沒入再查議報奪

遣琉球夷人等日本夷僧妙賀等各歸國勅諭日
本國王以宋素卿中林等兇叛就戮妙賀等無罪
以禮遣還其元惡宗設及佐謀倡亂數人亟捕繫
傳送中國以聽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天討餘並罔治虜去人民仍優卹逃歸者將閉絕
貢路徐議征討時有琉球貢使鄭繩歸即令齎勅
轉諭之

嘉靖六年

浙江道巡按御史楊彝言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
爲期徒衆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
以兵仗自隨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
從衆至五六百人又有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
人各詣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咨本國今
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如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

備倭諸臣脩戰具謹烽堠蓄銳以戒不虞報可

嘉靖十八年

日本國王源義復遣使來貢先是嘉靖二年日本
使臣宗設等入貢比歸肆掠虜中國吏民以去自
此絕不通貢者十有七年至是復脩貢湘鎮巡官
以聞

上曰夷情多謫不可輕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
官嚴加詳審果係効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
民無私與交通以滋禍亂餘如所擬

嘉靖十九年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四

日本王源義晴差正副使顧四等來朝貢馬及獻
方物宴賞如例又加賜國王王妃使臣方物各給
以價初日本自嘉靖二年用宋素卿宗設等事絕
其朝貢至是復請通貢因乞給賜嘉靖新勘合及
歸素卿等并原貨物言官論其不可

上命禮部會兵刑二部都察院會議以聞覆言夷情
譎詐難信勘合今將舊給織完始易以新素卿等
罪惡深重貨物已經入官俱不宜許以後貢朝定
以十年更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違者阻回
督遣使者歸國仍飭沿海備倭衙門嚴爲之備部

從之

嘉靖二十七年

日本國貢使周良等六百餘人駕海舟百餘艘入浙江界求詣闕朝貢巡撫朱統以聞禮部言倭夷入貢舊例以十年爲期來者無得踰百人舟無得過三艘乃良等先期求貢舟人皆數倍于前蟠結海濱情實巨測但其表詞恭順且去貢期不遠若槩加拒絕則航海重譯之勞可憫若猥務含容則宗設宋素卿之事可鑒宜令統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赴京餘者皆嘉賓館量加賞犒省今回國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至于互市防守事宜俱聽斟酌處置務期上遵國法下得夷情以永弭邊釁報可

初浙江既設巡撫都御史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以朱統爲之乃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先後俱言不便亮謂統原係浙江巡撫所兼轄者止於福建海防今每事節制諸司往來奔命大爲民擾鏜謂統以一人兼二省非獨閩中供應不便即如近日倭夷入貢艤舟浙江海口而統方在福建督捕患安等縣流賊彼此交急簡書押至統一身奔命已不能及矣今閩浙既設有海道專管苟得其人

自不必用都御史若不得已不如兩省各設一員吏部覆言浙江舊無巡撫或遇有警遣重臣巡視事寧即止今宜裁革巡撫而復巡視舊例

上曰浙江巡撫去歲無故添設一時諸臣依違議覆以致政體紛更今依擬朱統仍巡視事寧回京凡一切政務巡按御史如舊規行

嘉靖二十八年

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統奏二十七年三月日本使周良等至寧波賓館有爲匿名書投館中稱天子命都御史起兵誅使臣可先發夜殺都御史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署府事推官張德嘉知之乃不以告臣臣常斬賊張珠珠德嘉叔也凡報福賊死者德嘉施與殮之御史周亮奏革臣巡撫浙福之命者又德嘉卿人疑德嘉構其事且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而周亮乃欲侵削臣權謂一御史按之有餘以致屬吏遂不效命願

陛下察臣先後奏詞非有私挾追究德嘉等窩賊倡亂背公擅私廢壞紀綱詐傳詔旨煽惑夷情謀殺撫臣事情明正其罪奏八詔下巡按御史會同三司驗實奏聞

巡視浙江都御史朱純甄報詔安之捷因
蟠結已深成擒之後姦勢齒變且不測臣謹得所
俘僞千總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便
宜機都指揮盧鍾海道副使柯喬斬之部臣請下
巡按勘覆已御史陳九德劾執不俟奏覆擅專刑
戮請治其罪並坐鍾及喬等詔兵部會三法司雜
議言純原奉敕許以便宜行事顧賊擒于二月奏
發于三月似非臨陣者比宜俟得旨行刑鍾喬皆
不得爲無過然事難遙度請遣風力憲臣往驗其
事得旨今給事中一員會巡按御史覈實具報沿

海居民亟今所司安輯毋致殃及無辜純罷職待
勘鍾喬等下所遣官訊之已乃遣兵科給事中杜
汝楨往勘

日本國王原義晴差正使周良等來朝貢方物賜
宴賚有差以白金錦幣報其王及妃初日本入貢
卒以十年爲期載在會典嘉靖二年宋素卿宗談
爭貢相仇執因不與通十八年後來求貢納之因
與約以後入貢舟無過三艘夷使無過百人送五
十京師至是良等不及貢期以六百人來凡駕四
艘部議非正額者皆罷遣之而浙江巡撫朱純力

陳不便狀禮部欲賞其百人如例非正額者皆罷
勿賞良因自陳貢舟高大勢湏五百人中國商船
入夷中往往歲匿海島爲寇故增一艘者護貢舟
也非敢故違明制禮部不得已請百人之外各量
加賞犒百人之制彼國勢難遵行請相其貢舟斟
酌之又日本故有弘治正德入貢勘合幾二百道
夷使前入貢時奏乞嘉靖勘合朝廷今以故勘合
納還始予新者至是良等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
其余七十五道爲宋素卿子宋一所盜捕之不得
正德勘合五十道爲信以待新者而以四十道來
還禮部覈覈其簿籍脫落故勘合多未繳請勿予
新者今異時入貢持所留正道勘合四十道但存
十道爲信始以新者予之而宋一所盜責今捕索
以獻報可

初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純既報浯嶼擒獲夷
王之捷隨奏夷患率中國並海居民爲之前後勾
引則有若長嶼喇哩林恭等往來接濟則有若大
膽嶼姦民姚先瑞等無慮百十餘人今欲遏止將
來之患必須引繩排根永絕禍本乞下法司議所
以正典憲威奸慝者純尋去任都察院議下巡按

福建御史轉行巡視海道都司等官緝捕前項奸徒并土豪爲淵藪者悉正以法至于見獲佛郎機國法仍移檄各處有能捕賊惡者重賞首改自新者聽免本罪且浙福海患相沿出此入彼宜令兩省諸臣一體會議施行報可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內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闖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至于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怒之曰吾將首汝老官諸奸既恨且惧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呈明取倭錄

申聞上司云倭賊入寇巡撫統下今捕賊甚急又今並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于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動以倭賊爲名其實真倭無幾是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即各爲獸竄室廬爲空官兵禦之望風奔潰蔓延及于閩海浙直之間調兵增餉海內騷動朝廷爲之肝食如此六七年至于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益患之所從起者微矣

嘉靖二十九年

詔遣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統至京訊鞫下福建都司都指揮僉事盧鏗海道副使柯喬獄論死先是統奏海夷佛郎機國人行劫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枉走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斬首訖下兵部請俟覈實論功會御史陳九德疏論執專殺濫濫及不奉法司覆請遣官會勘

上從之遂革統職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積往至是汝積及御史陳宗夔勘上前賊乃蒲刺伽國番人每歲私招沿海無賴之徒往年海中販賣番貨未嘗有僭號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復至漳州月港浯澳等處各地方官當其入港既不能羈留人貨既聞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始狼狽追逐以致各番拒捕殺人有傷國體其後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事並爲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統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鏗喬復相與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僉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參政汪

大受又次之拒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余
佛南波等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
如例發配發遣於是兵部三疏司再覆如汝稹等
言統鍾喬遂得罪翁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
臨等奪俸有差統爲人精廉勇於任事開府閩浙
首嚴通番之禁海中爲之肅清走馬溪之役雖張
皇太過然勘官務入其罪功過未明統竟坐憂恐
未就訊伏藥而死公論惜之

按都御史朱統潔廉任忠誠吾郡之巨擘第走馬
溪之役畢竟爲盧鍾所誤一時斬決悉皆滿刺伽

皇明耿倭錄

卷之五

十一

國之商舶與閩中自來接濟諸人非寇也陳御史
九德之劾疏杜紹事汝稹之招擬鑿鑿可証豈書
阿私閩人乎國史謂統張皇太過又謂功過未明
尚非曲筆他書謂閩中貴臣相吻統不休而陰迫
之死則多影響之談而不察于事理者矣統謂去
海中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
國衣冠之盜難其言得無少過乎以吳人而爲閩
人辨敢自附于直筆

籌海圖編紀浙江倭變云嘉靖十九年賊首李光
頭許棟引倭聚双岐港爲巢二十七年四月都御

史朱公統遣都指揮盧鍾副使魏恭等搗双岐港
賊巢平之賊首李光頭就擒今按實錄云統奏海
夷佛即機國人行劫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于走
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一李光頭
也統謂擒于閩之走馬溪而籌海圖編以爲擒于
浙之双岐港統謂佛即機國人行劫而籌海圖編
直以爲倭黨以柯喬爲魏恭借閩事爲浙事事在
嘉靖二十七年耳目較近而謬悠若此野史可信
乎至于杜給事之行勘而所謂佛即機國者實則
滿刺伽國之番人然則在統之疏已自失其真矣

皇明耿倭錄

卷之五

十一

鍾等之擬死亦自有以取之似非勘官之故入也
林給事招擬叅照福建都司統兵署都指揮僉事
盧鏗行同鬼魅言尤足以飾姦性若豺狼術偏長
於濟惡走馬溪豈用武之地妄云與賊百戰對陣
生擒玄鍾所非行刑之場敢先斬首數人專權濫
殺林以正勾夷慈繫法固難容而裂屍剖心是何
刑罰李勝奎依父取銀罪不至死而總角梟首曾
不哀矜王娘仔因一拜而傷生陳惟愛取片言而
處決旗牌未至難諉咎於軍門威福自專致效
尤於海道會審方纔數刻梟斬將及百人贖貨賣

功何異穿窬之事飾詞報捷全無側隱之心悅稱
破虜擒王希欲封侯拜將欺

若枉下處死何疑福建按察司巡海道副使柯喬表
則不端弛張無紀初失身於曾武舉將何詞以禦
番匪當理於盧都司敢作威而行殺罰弗及嗣尋
父於豈忍加刑罪疑惟輕當極者詎應處斬夷人
抱此片訴輒將別犯酷刑打死謂其教唆家屬引
領番寬先令官司密切訪拿脅以連坐勒知府補
改文案而狡獪日彰現偽呈扇動人心而姦欺太
甚分贓私於捕盜猥同鼠竊狗偷求引拔於軍門

皇朝集案錄卷之五

五

陞比壘登塔乞挾才債事負

國殃民比擬上刑情法亦麗再照原任巡視浙江無
骨沿海福建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今革職回籍聽勘朱統編急無博大之體周章乏
暇裕之謀敢於任怨而忤人不顧忍心以害物兵
戎重務偏聽姦回每中其如鬼如蜮之計軍法大
權假借群小甘蹈乎自專自用之愆遂使行貨番
商滿載資餘盡為貪饕攘匿卒致同舟黨類未招
情實悉被殘橫誅夷沙場之冤鬼猶啼海岱之怨
聲肆集刻薄太甚酷暴居多雖平生頗勵清苦之

操在此舉難逃擅專之罪見任漳州府知府盧
柔儒從人遞回將事財識每疎於應變規模尤局
於泥常罪犯情詞初審已分乎首從死生界限臨
刑無益於重輕雖殘橫挽不可回亦遂巡救不能
力牒神未免迂闊擊賊終是糊塗大事如斯小庶
奚取以上法宜併究

盧壁先將佛南波二者并李貴等一千人犯譯
審出年籍采歷并鍾應林欽沛接濟與方叔擺
打傷鎗船等情及審開李貴李文瑞俱係賊首
陳大省等并馬學仔陳才郭明俱係賊從及於

皇朝集案錄卷之五

五

各名下開寫年籍并投跟番船緣由又審陳弟
仔開係去船尋父謝成仔被許伯弼拐賣蔡弘
戒被林三田引上番船當椒李弘宥林富二陳
栢林觀林能金念三林錫林志王儀蔡全蔡世
文李智鄭詔林齊莊孫各同父兄當領番貨未
還願為水手裁縫趙希春被曾乾大帶上番船
買賣并阿三各年止十七八歲又審陳清李
來成阿即王祥葉清弟林克泰張三娘朱酒娘
李三娘二妹朱三主楊三姐李金李氏蔡范姐
須四奴曾光珠俱係番船買計等項大畧情類

開具揭帖二本於本月十三日呈報鍾與柯喬彼時該府並未取供亦無各番與李貴等為盜情節原揭帖底稿見在續後盧鏜與柯喬閉門定擬李貴等應斬情罪會同發案盧壁奉到前案見有謝成仔陳弟仔李弘宥等各姓名俱在斬首數內伊却畏懼鏜與柯喬氣勢不合不行極力救阻止具牒告城隍以明心迹就於十六日黎明時分聽從取出李貴等九十六名俱押赴教場監視行刑間鏜與柯喬點檢各犯思前盧壁揭帖內開稱年幼并當貨人犯情罪稍輕方欲寫牌平審分付暫且停刑比因劄子手俱係捕兵充數望見傳牌喧嚷疑是催斬當持謝成仔李弘宥等與同李貴等九十六名一齊斬首連陣獲并前斬林以正流哥阿彌等及郭明陳才各屍首亦斬取分發沿海地方島示訖本月十七日盧壁思伊先日已稟柯喬准將謝成仔等饒免却又與鏜竟擬處決心有不安當赴柯喬衙門前擊鼓開門進入稟問緣由柯喬無可奈何回稱也是他的命等語柯喬思得斬過前項各犯原無取供在卷伊又不合分付盧壁

補取供詞及令牽撻鏜前單開別案番賊赤矮鬼等緣由添入供內又將稿內馬學仔改作李文瑞姓名勒令盧壁那移日期會作十二日立案通行呈報見有柯喬原改底稿執証柯喬又思李弘宥陳弟仔等止接濟當貨尋父等項罪不至死一槩斬首恐後查出有罪要得改案遮飾又不合另寫會案一張內將李弘宥林富二陳栢林觀林能金念三林錫林志王儀李習鄭詔林齊莊孫添祝各將人口軍器下海走洩官兵消息為內應與蔡全蔡世文陳弟仔謝成仔俱駕船劫虜拒殺官兵情俱真的坐擬謀叛及強盜得財金無虧枉等情重覆發與盧壁又不合依聽附卷換出原案見在為証續吳先賢讀云統命督將鏜按察柯喬於閩備出洋中跡賊至詔安之靈官澳合諸軍設覆山上下千舸具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船者疾力磨之覆溺殺者甚眾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獍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一十二人婦二十九斬級三十餘他資械等稱是皆五澳宿賊號者并盛馬及夷之貴王妻妾等

漳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籍籍踰時乃定捷聞則與運者無所釋憾反疏言其擅殺作威執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簿謹責之矣

按野史載此事大都過情而積吳先賢譴為尤甚蓋是謏墓中語誤信而採之耳耳目所及已尚如此况千百年事哉甚哉執筆之難也

嘉靖三十一年

漳泉海賊勾引倭萬餘人駕船千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流劫台溫寧紹諸府攻陷城寨殺擄居民無數

浙江巡按御史林應箕奏四月中倭寇焚劫地方狀因叅署海道副使李文進分巡副使史谷嶠僉事李廷松分守叅議李寵顧問備倭把總等官周應禎周奎楊材等各失事當治給由海道副使丁湛新推備倭都指揮張鈇皆臨難規避宜並罰于是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朱瑞登交章言海洋不靖

由朱純得罪後裁革巡視都御史故三省軍民無鈐轄雖設有海道副使而權輕不行事往往至于狼狽失職如丁堪李文進等已事可驗請復設都御史便疏下吏兵二部覆議國禎等言是但巡視都御史必當無假以巡撫總督之權使之節制諸省方可責其成功其閩浙兩省仍各添設叅將一員駐劄邊海地方庶文武各有專職緩急無患上從其議暫設巡視浙江無官福興漳泉提督軍務大臣一員今吏部推堪任者星馳赴任督兵勦賊其無官巡撫等項待賊平議處叅將准添設丁湛

罷爲民以李文進代之張鈇革回原衛以周應禎代之仍各同李寵顧問谷嶠李廷松周奎楊材等住俸戴罪殺賊林應箕擅准專敕官給由離任今奪俸三月

改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仍敕許便宜調發兵糧臨陣按軍法從事巡按御史毋得干預撓阻賊中有脅從願降者不得一槩混殺濫及無辜于是並設分守叅將各一員以瓊崖叅將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中都留守司管操指揮僉事湯克寬爲之大猷溫台寧紹等處克寬福興泉漳等處俱聽行節制

巡按浙江御史林應箕奏報海賊攻破黃巖縣治并叅論失事所由曰浙江寧紹台溫地濱大海寔倭夷入貢之途盜賊出沒之數國初建衛所四十有一設戰船四百三十有九重以總督督倭都司巡視海道副使等官控制番夷至爲周密後以海波不驚戒備漸弛伍籍日虛樓櫓朽弊一遇有警輒借漁船應敵號曰私哨而官船廢矣嘉靖二十七年間都御史朱軾議招福清捕盜船隻勦治有

效因量留福船四十餘隻予行糧便分派海濱川防守其台州海門衛者寔黃巖之外障故以福船十有四隻守之節年所憑恃者此耳近日海警益數而海道副使丁湛反將福船盡數遣歸其原設官船壞缺又漫不料理乃仍在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慣戰船非專業聞警輒逃全不足恃以至群盜鼓行而入攻燬縣治若蹈無人境耳所擬今日黃巖失事之誅湛當首坐其總督僉倭都司周應禎把總指揮劉堂黃岩知縣高材或身爲主師或身任專城遇敵霄奔法當重治至于守巡各道望明駁倭錄

副使李文進等及知府馬鍾英等亦宜各以輕重抵罰疏下部覆得旨應禎堂材各革職湛先已爲民仍與應禎等俱下按臣建問文進等與鍾英仍如前旨住俸勦賊

福建叅將湯克寬請募徐邳盜爲兵兵部覆自古亦有舉士於群盜者且克寬父慶嘗用之破江洋賊有效可許從之

按募盜爲兵非法也而建白又自叅將乃兵部覆行之是時猶重武臣若在今日兵部必不覆即覆之而臺省且有言矣

浙江巡按御史林應箕以海寇弗靖奏免章自溫
三府及象山定海等縣正官入覲許之

初給事林懋舉御史王民皆言南京浦子口宜設
戰船習水戰以備不虞南京兵部尚書屠濬等言
督都長江天塹南有新江口營統水卒以扼江津
之險北有浦子口營統陸卒以遏淮鳳之衝至嚴
也今浦子口軍不滿三千不能當江口之十而水
戰又非所長不若量增選卒置之江口而于浦口
沿江增墩臺十座選軍二百人守之長江寇來陸
軍協力拒戰絕其登岸之謀比岸有警水軍沿江

鹿援斷其入江之路庶為長便兵部覆當如措等
言報可

嘉靖三十二年

巡視浙福都御史王忬奏海防賞格四事一擒斬
真倭從賊一人賞銀十五兩次從賊首二十五兩
渠魁五十兩若漢人被擄者照依流賊事理不許
混作倭賊一擒斬漳寇海寇為從者賞銀三兩次
剿賊首五兩船主渠魁二十兩曾首為衆所服者
五十兩其奪獲賊艘大者五兩中者二兩小者一
兩俘獲男婦每五名賞銀一兩若誅戮所獲自功

及邀殺來降者治如律一善用火器擊殺舵工賊
首今其引遁及擊破寇舟于未接之先者大舟賞
銀二十兩次者十兩小者五兩若有獻奇取捷批
亢擄虛者雖無斬獲並以功論一臨陣被創者給
銀一兩被殺者給銀五兩復其家有先登陣而死
者給銀二十兩若哨守官督戰沒于陣者臨時酌
請恤典兵部覆如其言報可

倭夷犯溫州參將湯克寬等率舟師破之俘十一
人斬獲二十八級餘多死于水者巡視都御史王
忬以聞并上克寬等功詔賞忬白金三十兩彩段

皇明欽使錄卷之五

二表裏克寬等各二十兩一表裏餘行巡撫御史
覈實以賞

黜原任福建按察司巡海副使柯喬為民以捕獲
沿海導番奸人不候命輒斬之故也

海賊汪直糾漳廣群盜勾集各島倭大舉入寇連
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寧嘉湖以及蘇松至
于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

賊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凡五日參將俞大猷以
舟師攻之始去

巡視浙福都御史王忬條上海防事宜一禁近海

豪民通引倭夷以絕禍本二照各邊例惟以奮勇血戰爲功不以損傷折軍爲罪三選調閩浙兵相無操習以資防禦四通行兩廣南直隸巡撫操江官遠行哨探分布兵船彼此夾攻五兩省守巡兵備官查照原定地方常川駐劄以便責成六寬禁今以開自新如脇從賊犯准今投首積年渠魁亦聽歸降七閩浙魚船量議收稅漳州橋房拖欠稅課及查理鹽課事宜以助軍餉八濱海頑民接濟夷寇及走漏消息者乞以正犯處之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卽覆俱從之

皇明徵倭錄

卷之五

七

浙江舟師破賊於松門港把總夏光等擒賊四十人斬首二十九級

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衆四掠燒燬關廂公私廬舍是時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浙江乍浦所往來平湖海鹽海寧之地縱橫肆掠焚戮慘虐官兵前後遇之皆敗凡殺把總一指揮四千戶一百戶六縣丞一所傷軍兵與虜數百人凡十六日竟徜徉奪舟而去

海倭破上海縣其會據官衙號今賊衆分劫街市倭攻吳淞所南滙所俱破之屠掠極慘分掠江陰

江北傍掠海州殺二百餘人

倭賊五百餘人攻破浙江臨山衛乘勝西犯松陽知縣羅拱宸督慶州兵禦却之賊浮海走參將俞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

倭攻福寧州寨與所破之大掠而去

倭圍參將湯克寬參政潘恩僉事姜廷顯于海鹽環四門攻之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

倭寇復入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與縣街中不勝尚文及縣丞宋鰲俱

皇明徵倭錄

卷之五

七

被殺賊屯縣中凡七日縱火焚官民廬舍而去縣衙及倉廩俱燬

倭攻浙江乍浦所陷之知縣羅拱宸督兵來援倭引去流劫奉化寧化等地參將湯克寬追圍于獨山民家以火焚之賊半死餘衆奪道走遯于海添設金山參將一員分守直隸蘇松等處海防備倭從巡撫鳳陽都御史連鑣奏也

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奏上年海寇突犯浙東未遭挫衄今歲勾煽醜類連艘內訌以浙省防禦漸密乃泊守寶山窺蘇湖等郡據海爲險乘風肆虐

况留都根本重地寔與海洋密邇其鎮江京口爲江淮之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之門戶今賊勢猖獗防制疎畧萬一賊寇匪茹橫掠而西將致根本震動運道艱阻爲患非淺鮮也矧今西北疲于邊烽而瘡痍未蘇中原困於饑饉而萑苻不靖其財賦供億所仰給者惟東南數郡已爾而復被寇焚若此真可寒心臣考嘉靖八年十九等年皆因海寇竊發添設總兵官駐劄鎮江事平而罷今宜查遵其例仍設此官俾整飭上下江洋總制淮海并轄蘇松諸郡庶事權歸一軍威嚴重而緩急有攸

者請以得便宜調山東福建等處勁兵及勅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督發兵船犄角攻勦踞下兵部覆山東陸兵不閑水閫福建海滄月港亦在戒嚴豈能分兵外援宜令贍等就近調處州坑兵一二千名仍隨宜募所屬濱海郡縣義勇鄉夫分布防禦并請命王忬互相應援其應用兵船糧餉器械火藥許徵發在所支用南京署兵部事尚書孫應奎亦言倭夷劫掠漸近留都沿江津隘已議調官軍防守應用甲仗糧芻乞命南京戶工二部給發上俱允之

賴矣南京廣西道御史汪克用亦以爲言兵部覆總兵官如議添設今駐劄金山衛節制將領鎮守沿海地方調募江南北徐邳等處官民兵以充軍守其操江都御史勅內未載海防分當增易

上命暫設副總兵一員提督海防應用兵糧巡撫并操江官協議以聞操江都御史勅書不必更換餘如所議已乃命分守福興漳泉泰將湯克寬充海防副總兵提督金山等處

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黠巡按御史陶承學等言倭勢日熾非江南脆弱之兵承平統禔之將所可辦

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黠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各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邇來聞倭自閏三月中登岸至六月中始旋留內地凡三月若太倉海鹽嘉定諸州縣金山青山錢倉諸衛所皆被焚掠上海縣昌國衛南匯吳淞乍浦基嶼諸所皆爲所攻陷崇明華亭青浦象山嘉興平湖海寧臨海黃岩慈谿山陰會稽餘姚等縣鄉鎮焚蕩畧盡百年所稱江南繁盛安樂之區驟然多故矣

增設浙西杭加湖參將一員分守其地以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揮使張鏞充之復於三府增兵僑

副使一員以常州府知府陳宗夔陞任

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等言邇者海氛弗靖臣等日閱彼中當事諸臣及南京府部科道章奏凡夷寇交讐之由群兇狡諂之態黨與分布之廣城池失陷之多官民屠戮之慘與夫兵將柔脆之實國賦虧之之虞

祖宗根本重地驚惶震撼之情臣等深切殷憂周爰咨度求所以裨廟議銷後患謹列三事幸命籌國計者擇焉一明委任機不並操權無兩在海防要害以一重臣任之足矣乃命操江與巡撫協同行

聖明耿倭錄

卷之五

事平居既苦于牽制臨事又易于推諉非計之得也宜稍往牒相時宜酌定歸一以專任而責成之便且近日登萊亦傳倭警凡濱海郡國將來恐俱不免其山東遼東巡撫亦乞賜以專勅俾理海防今亟于先事圖之一重事權昨歲因黃巖之破復設巡視浙江都御史惟是經理海上事宜諸凡黜陟臧否之權一切不與是以錢糧出納動支爲難司府奉行多見窒碍有如都御史王忬所陳者亦何以展其猷爲責之底績哉請如各省例更爲巡撫浙江兼理海防職銜更勅賜之其福鼎漳泉等

府軍務仍今提督如故一獎才傑訪得冠入之凡守土諸臣莫不心喪膽落狼奔鼠竄而松陽知縣羅拱辰六合知縣董邦政乃能手握孤軍深入重地獨當敵立有戰功即其忠勇一節寔超恒品乞不拘資格量陞濱海地方一官俾得展竟底衷爲一方保障疏下吏兵部議覆海防宜屬之應天府巡撫巡視浙江都御史宜改勅加撫銜其浙省錢糧原屬應天巡撫者當仍其舊勿易拱辰邦政請加以按察司僉事職銜仍各隨原任地方巡撫就近委用得旨王忬今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

聖明耿倭錄

卷之五

并福興泉漳地方應天鳳陽山東遼東巡撫都御史以本職兼理海防各別給勅書行事羅拱辰董邦政添註浙江按察司僉事餘如擬行應天巡按御史陶承學蘇松巡按孫慎以倭寇既遞詳覈地方失事顛末因分別諸臣功罪以聞謂備倭都指揮王世科兵備副使吳相知府熊梓知縣喻顯科指揮張芳等各有地方專責危至不能禦當罪原任都指揮韓璽等守備解明道太倉州判官金汝舟等各有幸兵追勦擒獲焚溺之功當錄得旨相停俸戴罪管事世科并芳梓等撫按臣

提問具奏

巡按御史趙炳然錄上倭犯浙江地方失事諸臣罪狀謂叅將湯克寬俞大猷海道副使李文進俱有斬寇功可贖分守叅政顧中孚分巡僉事李廷松知府劉慈梅守德功不掩罪備倭都指揮王欽月輪把總指揮張璜知縣林大梁而下百八十八人俱僨事當問死事指揮陳善道采練滿朝把總馬呈圖及千百戶典史等官一十九人宜卹錄詔克寬姑宥不問大猷奪俸與文進俱戴罪勦賊中孚慈等各奪俸二月欽璜大梁等付按臣逮問具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奏善道等今有司立祠致祭陣亡被兵者賜恤之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彭黠巡按御史孫慎給事中王國禎南京給事中張承憲南京御史趙宸宋賢先後各上禦倭方畧黠慎言三事一南滙所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宜增置把總四員防守一調太倉鎮海二衛中所官軍移駐吳淞一土民有擒斬獲功者授之職銜仍復其家國禎言七事一固民心凡急用軍需悉聽動支在庫無碍官銀不得徵派小民其宣布德意招集流亡諭安遷徙優恤蠲賑等項亟議施行一廣責成督率沿海鄉民團結訓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卷之五

五

練約束策應設敵樓棚欄墻垣壕整軍力修築務足防禦一議添設杭嘉二府添設守備一員屬金山副總節制備倭都司駐劄定海無轄定海海寧二把總屯兵控禦一選將材不分見任開任職任崇卑如果智勇出群開奏實蹟以憑推用一精簡練通查正餘軍丁定爲二等以備戰守各責副總兵叅將依法訓練不時試閱一重賞罰查照先年擒斬倭賊流賊事例定爲賞格准與陞級不願者給賞船主渠魁另行超格議處一寬法禁除通番大船及販易接濟應禁外其捕魚樵採無碍海防者編立號驗放出入承憲六事一調募提兵水陸夾勦一申飭賞罰恪軍法以作用命一立保甲法團結鄉民協力戰守一正將領有司失事罪及賑恤死于兵者一朝鮮貢使至日賜勅一宣諭日本國王數以縱惡寇邊之罪一招撫歸正以散黨與宸言六事一宜行浙直福建撫按官嚴督有司建立城垣順民舉事務堪保障一宜行各府州縣隨宜招募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如果殺賊有功照官軍陞賞一各該官軍嚴加選汰將精壯充後今統領人員用心操練多方點驗及嚴更一責放

往古之弊一倭寇狡猾慣善操舟我兵乘隙長驅深入海洋恐墮其計不宜窮追一江北之兵不習舟楫不宜暑濕勞師費財顧彼失此務求長策以備實川不得聚調一處造戰艦及連珠烏嘴火鉞之類操演習熟以備攻擊賢言五事一直隸金山衛近設副總兵一員統領之一錢塘江口宜增置守備一捍海塘耳增築高峻礮植荆棘列兵防守一募土人習水者為篙師有力者為戰卒仍調溫慶坑兵或山東長鎗手有警則隨機策應無事則分投教習一兩浙蘇松防守漸嚴寇必蔓及兩淮

山東宜各行備禦兵部議覆

上多采行之

陞直隸蘇州府同知任環為整飭蘇松兵備山東按察司僉事

總理糧儲巡府應天侍郎彭黯以江南連年倭寇兵餉不給乞暫留布疋船料事例折銀民壯弓兵銀以濟軍餉又言太倉上海嘉定被患特甚宜破格優恤撫屬兌軍糧米每千年終徵完俟兌而運船多至次年三四月始至水次時海潮風訊事變可虞乞勅漕運都御史將減存未運見在糧船先

撥于上海嘉定崑山海鹽常熟江陰丹徒諸處于年終兌載章下戶部言布疋船料事例折銀銀皆內府太倉急需非所敢議惟去年巡按御史徐洛藉報蘇松常鎮四府實在銀二十八萬兩有奇可借軍餉其優恤太倉嘉定上海及漕運兌載事宜請如照議報可

倭賊百餘由華亭縣漂缺登岸流劫戚木涇金山衛等處自六月終大舉倭東遯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失風倭幾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總兵湯克寬食事任環列兵守之日久未克至是倭警又作

遠近震恐

總兵湯克寬督卬漳等兵擊南沙倭敗績亡卒四百餘人

巡撫浙江都御史王忬言官兵追逐倭夷焚毀五十餘艘擒斬七百餘人海警暫息乞復叅將俞大猷副使李文進谷嶠叅議顧問食事李廷松所停俸許之

漂缺倭移舟泊寶山總兵湯克寬引舟師追擊之及于高家嘴燬其舟斬首七十三生擒十四人倭三百餘人突犯上海縣太倉州等處復突犯常

熱縣福山港知縣王鈇率民兵禦之倭乃引去

巡按山東御史馮薦言山東衛所官軍設于濟兗東三省者以爲內地之防設于青登萊三府者以備倭寇之擾自永樂初輪班調發京操而有司怠玩軍糧不足脫逃數多顧覓充數班操之缺如故今沿海一帶倭寇登岸乞將青登萊三府官軍留備倭寇濟兗東三府照舊輪班仍要清糧餉以足軍食嚴勾補以充軍伍兵部覆議從之

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舊寨登岸流劫殺千戶葉巨卿把總指揮張棟督舟師衝擊倭走據

皇明聖德錄

卷之五

七

山知府董士弘糾民兵備戶與棟等合勢圍賊殲之是時海洋並岸諸島多栖寇舟有真倭阻風汛不獲歸者有沿海奸民捨江南旋候來歲倭至者未幾南日寨復有三舟登岸棟士弘擊之引去擒賊數人皆真倭比泉州舟兵巡海攻賊于石洲灣深泥灣等處凡再戰擒賊四十餘人則皆浙江臨海福建漳浦廣東揭陽等縣人益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前犯常熟倭復由上海七灶洪登岸流劫三林莊南匯所吳淞江所及嘉定縣地方至十九日始去

應天巡撫都御史彭黠巡按御史孫慎以蘇松常

鎮四府近遭倭患居民流徙請蠲太倉州京庫銀三萬六千二百兩有奇嘉定縣京庫銀八千九百兩有奇上海縣京倉銀五萬八千九百兩其餘四府所屬州縣積逋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錢糧皆停徵又言南方衛所沿邊者戍腹裡者運制也自邇年以松江所運船二十隻改派金山衛及青南二所代運腹裡互失其職宜復舊制章下戶部議京庫銀不取議免其積逋錢糧自光祿寺物料并三十一年以前布疋外皆可緩徵運船舊制宜改

皇明聖德錄

卷之五

七

復如黠等言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勸報倭夷殺掠吳淞嘉定諸處論巡撫彭黠奏政翁大立六合知縣董邦政副總兵湯克寬指揮劉重光不能防禦乞正其罪戰亡鎮撫胡賢重傷指揮黎鵬舉並宜優恤得旨倭奴侵擾諸臣督守無策黠停俸四月大立二月邦政等姑宥之克寬停俸戴罪殺賊立功餘從所議

嘉靖三十三年

倭寇自太倉南沙潰圍出海轉掠蘇松各州縣時賊聚南沙五月餘官軍列艦于海口圍之數重不

能破軍中多疾疫乃俾棄敝舟以遺之聞陞西南
凱賊遂得出

應天巡撫都御史彭鰲以倭患孔棘請令蘇松常
鎮四府得納承差如各省例并催閭閻商稅番三
十一年以前應解本色布銀以充軍費從之

兵部覆原任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鰲奏去年九月
倭賊流劫華亭南沙上海吳淞江等處諸守臣功
罪狀初賊入副總兵湯克寬兵備倉事任環松江
府同知都文奎等迎戰皆不利後克寬追賊于寶
山破之環等各嚴兵自守雖無斬獲功境內以全

皇明學錄卷之五

七

罪亦有可宥者

上是之命赦環文奎等罪各策勵供職克寬功罪俟
覈勘議處

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劾奏新陞南京工部尚書應
天巡撫彭鰲身居重任不能出死力以扞地方乃
縱賊盤據南沙杜門高卧臣屢趣之進兵鰲不得
已一至太倉散千金以募勇士日給廩餼所糜又
以千計曾一矢未發俄已退還南京矣未幾而工
部尚書命下鰲遂封其印綬寄之應天府一切軍
務俱置不理夫新巡撫之聞喪鰲知之矣而諸賊

縱橫出沒百姓寄命于刀槩者急諸倒懸水火也
鰲不念職守不候交代樂于脫一己之患害而忍
於視百姓之魚肉使諸賊偵知調度無人東馳西
突殺掠不可勝計乞重治以警人臣偷安避事者
疏入

上怒命錦衣衛械繫至京鞠問之尋黜為民

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屠大山為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無巡撫應
天勅吏部請以江西右布政方任代應天巡撫彭
鰲未至以憂去復以江西左布政陳洙代之會鰲

皇明學錄卷之五

七

破劫得罪

上命再推忠謹堪任者以聞大學士嚴嵩言洙已陞
任

上曰卿謂代鰲有人不知其人才祇能勝鰲否且今
地方危急一日不容縱賊又恐其人遠不能猝至
奈何卿可同吏部尚書默許議之默因言蘇松巡
撫所轄十二府州地遠不便無轄况當軍興之際
調兵轉餉難責一人請添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
責之勦賊而今巡撫專督糧餉

上曰總督與巡撫並設未知當否其再會同兵部詳

議以聞于是默等退復與兵部諸臣計之皆言兵
糧兩分行事未便不若依近年浙江添設提督軍
務都御史例今提督巡撫合為一人庶責任專而
績效可勉其都御史沐督今回籍候補

上以為然因改大山于應天巡撫無提督自入山始
以南直隸太倉州上海華亭二縣被兵准改徵兌
運米折色有差

巡撫浙江無管福興泉漳都御史王忬以三十二
年九月後倭寇二次犯興化府日南舊寨及十一
月後泉州府兵出洋勦殺石圳澳深泥灣等處賊

皇明欽奉錄卷之五

五

船事聞因叙上諸文武將吏功罪謂興化知府董
士弘泉州知府童漢臣保障有功當旌獎把總指
揮張棟先敗後功俱宜准贖千戶葉巨卿百戶張
養正死事宜恤錄得旨棟赦勿問士弘漢臣俱賚
以銀幣巨卿養正下撫臣優卹

論南沙縱賊罪狀浙江提督海防副總兵湯克寬
備倭都指揮梁鳳職俱令戴罪立功以通泰泰將
解仁道代克寬福建備倭都指揮盧鏗代鳳職賊
自南沙出海轉掠嘉定上海間克寬等其收前但
同賊入海則督陸兵登岸則督水兵故與賊相左

以觀望塞責于是巡按御史孫慎奏請逮治
上以用人之際姑薄罰之

停分理蘇松等處海防浙江按察司僉事董邦政
俸令其戴罪殺賊賊坐擅離信地致賊猖獗為巡按
御史孫慎所劾也

詔福建巡按御史逮備倭都指揮張輝至京問停
分守嘉杭叅將張淙係戴罪殺賊俱坐陞任回籍
為巡撫王忬所劾也

南直隸續至倭寇二千餘人自南沙登岸分掠蘇
松諸處叅將湯克寬帥兵擊敗之于採灣港斬首

皇明欽奉錄卷之五

五

百八十級

蘇松倭寇掠民舟入海起江北岸薄通泰等城焚
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
叅將俞大猷督兵勦普陀山倭寇我軍半登賊突
出乘之殺武舉火斌等三百餘人

遼東巡撫都御史江東以倭寇蔓延青齊間逼隣
金州條上海防八事一金州通山東海運舊設守
備防倭成化中始易以備禦緩急不足恃請仍設
守備轄金陵二衛專理海防一金州海島民居稠
密宜委官分詣其地編立保甲俾自為守一金陵

等衛黃骨島等堡士馬久缺乏酌量衝緩隨宜增補一造小船分布各島口以便傳報一脩葺沿海諸路堡臺以便守瞭一選編腹裏各衛城堡及四方屯居流民壯丁委官督操以倡勇敢一嚴禁商賈私販木植下海者恐爲倭鄉導一概應援兵馬如金州有警則令海蓋叅將督兵往援其遼陽廣寧錦義總兵叅守等官各相機策應有逗遛者罪之一金陵海蓋歲比不登無苦重役逃亡者多宜下所司撫卹兵部覆可從之

皇明聖德錄卷之五

主

初御史趙宸以閩浙倭亂奏專設一巡撫于福建詔下吏兵二部會議至是覆言閩兵習戰乃浙江外援須撫臣無制乃便策應比因都御史王忬巡歷福建而浙江偶有瀝海之失議者遂謂遇制之難殊不知福建雖患倭未如浙之甚第今海道諸臣得人任此有餘若復設巡撫則漳泉兵力獨有所屬浙不得調用久之又將議設總督閩益多事矣

上是部議

浙江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叅將盧鏜等帥兵禦之稍却次日復戰于孟宗堰代發殺官軍四百人溺

死五百人都司周應楨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朱應澗等俱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倭寇攻嘉善縣之盡焚沿河運船

倭寇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

楊州衛千戶洪岱中所千戶文昌齡泰州所千戶王烈督兵援通州至西門外三里橋與賊戰死之浙江倭寇自嘉興東掠入海至崇明縣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

皇明聖德錄卷之五

主

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等言國初洪武間以倭夷不靖遣信國公湯和經畧海防凡閩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有戰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爲害其後法弛敝生軍士有納料放班之說于是強富者散遣老弱者哨守戰船損壞亦棄不脩以致寇得乘之而入請行各處巡撫嚴督所屬預集兵船以守要害追補納料軍士以實行伍清理積歲料銀以造戰船又言南京營卒逃故數多通來倭寇震隣防守缺人乞將各衛所原報冊籍凡義勇女醫有名者一體選收入伍待事寧之日去器再議仍請代支兵部草場銀及南京戶部糧草折銀共二萬兩

委官于京城內外及宿邇等處招募驍勇充爲前鋒召原任指揮韓璽路正督操以備征調下兵部議覆從之

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孫慎言浙江江北諸郡倭患方殷蘇松二三月間所在告急皆經畧失人軍今不嚴所致乞勅巡撫屠大山收召忠勇之士申明誤軍之罰仍榜諭沿海居民有能奮勇殺賊者如軍功陞賞所得倭器悉以與之計擒首賊者許奏陞指揮僉事世襲一切軍費悉從便宜區處督糧叅政翁大立無今往來蘇松賞鎮催納糧餉有

皇明

卷五

事專任松江以便調度詔以其議屬大山舉行仍趣今赴任不許遲緩

倭寇自崇明進薄蘇州府城大掠

倭入崇德縣大掠而去

詔發南京戶部銀二萬兩爲蘇松備兵費

給事中王國禎賀涇御史溫景葵等以倭寇猖獗逼近留都各上疏乞調兵給餉及推選總督大臣重其事權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諸寇故事下兵部集廷臣議俱稱便因薦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任總督調兵當遣御史及本部司官各一齎太

銀六萬兩往山東調發奏留民共一枝及青州等處水陸槍手共千人人給軍裝銀十兩今參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聽經調度給餉當取之南京戶部銀五十兩臨德二各銀五萬兩及截留起運米二十三萬石具紀功責之各巡按御史賞格與功同凡斬首一級者擬陞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擒斬首惡王直等者授世襲指揮僉事如直等悔罪能率衆來降亦如之其部下量授世襲千戶等官俱填註備倭職事議入

皇明

卷五

五

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一應兵食俱聽其便宜處分臨陣之際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揮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許以軍法從事

江北倭寇攻如皋縣不克

巡按浙江御史趙炳然奏三月三十日以後官軍禦倭失事狀部覆參將俞大猷一敗於普陀山參將盧鐘及把總丁僅等再敗於孟家堰宜重治其嘉湖諸處失事當坐參將張淙御植及知府劉燾使陳宗夔李文進謝少南李廷松姜廷順等罪而督撫王忬調度失策亦宜重罰陣亡指揮李元律

等宜陞級贈官立祠如例得旨卹錄死事官軍依擬王忬姑今竭力平寇以靖地方盧鏜等俱戴罪立功

遣福建道御史溫景葵兵部主事張四知往山東募兵禦倭

兵科給事中王國禎等言比部議上禦倭方畧以重賞招降賊首汪直等臣竊疑之臣聞勝國未海濱多警東南巨寇有秋至漕運萬戶及行省叅政者且叛服不常迄終無救何者其心不服而爵祿不足以飲之也故至今議者以招撫最爲誤國殷

聖明取倭錄

卷之五

鑑具存奈何復欲效之今四方群盜所在蜂起皆幸朝廷不誅無所創艾就使部議得行降一汪直未必不生一汪直將來貽患更有不可言者且古帝王所謂招撫不過曰脇從罔治耳渠魁未常有之也使渠魁來歸既有之復賞以爵是賞以勸惡人誰不爲夫使吾民皆趨爲惡之利非國家之福也疏下兵部覆言海嶼賊與山賊異山賊有定勦可以遣將出師攻而取之海嶼賊乘風飄忽瞬息千里急則遷去乘間則復來有非兵力大用輩通番入海既而悔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中嘗

爲官軍捕斬海寇陳嶼王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是時有司不急報之遂貽今日大害故臣等欲倣岳飛官楊公黨黃佐故事懸以重賞使之歸爲我用以賊攻賊非敢輕授官爵以示之弱也

上竟從國禎等言今總兵張經一意勦賊脅從願降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漕運侍郎鄒曉奏臣伏見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知謀可用者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此非包荒含垢早圖區處必爲腹心憂

聖明取倭錄

卷之五

今議者一曰復市船便一曰嚴誅勦便夫諸路軍威未振群賊懲創未深即復市船恐非國家禦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良善官兵所殺又多我通逃必嚴誅勦亦非所以仰承朝廷好生之德臣欲愚乞

聖明廣收武勇申命各撫按等官于軍民白衣人中每歲查舉素有膂力膽畧智謀者十數人以義勇名色月給糧米一石今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檢武階則授試所鎮撫但許捕盜殺賊

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員事例考
察考選有犯者依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當
斗食恭大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
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其在今從賊者特掛
榜諭許今歸降遣還故上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
賞才力可用願報効者委用別地立功贖罪俟有
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恐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
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
中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是時浙江一省既遣
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
高練兵又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
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
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
丁島人盜徒登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
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呂淵宣諭倭奴迫至洪武
二十五年以後海夷始靖則凡自今可以解散賊
徒者固宜勅下兵部亟爲議處不得泄泄然付之
無何而已疏下部覆議請以其奏下總督張經酌
宜行之報可
福建官兵捕得漳州通倭賊蘇老三十餘人誅之

倭寇由吳江轉掠嘉興署都指揮僉事夏光督兵
禦之背王江涇而陣賊衆甚鼓譟而前戕兵大潰
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
上諭吏部曰朕聞大同迨務壞甚巡撫官必須得人
方濟緩急可陞王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兼贊
理軍務時忬方巡撫浙福吏部因請陞徐州兵備
副使李天寵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忬報可
廣東番賊糾倭寇千餘勦掠海上官軍擊敗之擒
賊首方四溪等餘黨遁去
蘇州倭寇流劫至嘉善縣轉趨松江出海參將俞
大猷等敗之於吳淞所擒七人斬首二十三級
官兵敗倭于礁南海中焚其舟生擒十三人斬首
十八級
從總督張經言起原任貴州總兵白法及廣西都
司都指揮鄒繼芳俱充遊擊將軍往田州歸順南
丹東蘭那地調狼兵五千人各帥至浙直禦倭
南京太僕寺卿章煥言比者江南之變起于內地
游民利賊重貨爲之鄉道而我兵倉卒無備徒于
博戰于溝塹沮洳之鄉故每出輒敗夫兵者因地
形者也今六七郡間千村百落皆爲戰場敵形至

難制也。而郡縣且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爲今之計莫若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併力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沮。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是謂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小人則其地當之。大人則併兵禦之。中道則設伏擊之。出海則舟師邀之。功決可次第而成。昔

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又今所患不在無兵而在于兵之不畏將。新設軍門止以空文遙制數千里外。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五

如兒戲耳。故其法莫如重將。重將當自軍門始。使叅佐偏裨一稟約束而後兵可使。亂可定也。夫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之調度。故其精神聰貫如臂使指。猝緩急可咄呼而辦。今政體不素定而郡縣之與督撫相視如客主。臨變則上官漫督之。而主者亦漫應之。軍情之苦樂不體。官帑之出入無稽。或一人無數人之食。或數日無一餐之飽。或一家而數役迫之。或一人而數官臨之。是目睫間已成異域。况百里之外哉。故欲決勝先定政體。凡軍門必以賞功之費一會

計所出。野之別藏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民。上下相體。遠近相維。則萬全術也。臣又聞訓練之兵萬人一心。弱可使強。強可使馴。今議者率稱調兵非久計也。少發之則不足。多發則用度不繼。久駐則老師費財。暫駐則兵散而寇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爲亂臣愚謂訓練土兵漸罷客兵。便若土兵必不足。宜募廣西湖廣山東近海之丁壯。及有罪謫發者居之海壩。及諸河道通海之地。給配偶。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臣又聞外賊易見。內賊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五

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內境。凡我動靜曲折無不知者。誰爲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湏臾畢集。賊固善匿。匿之誰也。此東南之大變。皆奸民釀之也。夫奸不可以刑治。治外賊以兵。內賊以誠。有如今之郡縣得人如龔遂者。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拊循。彼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天下寧獨倭夷可爲亂哉。夫海上多壯士。善者負氣任俠而不肯下人。否者憑恃險阻而恣睢暴戾。我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豪傑乃治亂之機。不

可深思不可不預待疏入兵部覆其言是請下督臣張經採行詔可

倭寇由上海黃浦逸出攻松江府官兵追戰敗績縣丞劉東陽死之

贈故崇明知縣唐一岑爲光祿寺寺丞立祠祀之併廢其子爲國子生初崇明新城成一決計徙居而本所守城千戶高才程欽者阻之未幾倭寇突入舊城一岑且戰且罵諸將梗議誤事者遂爲亂軍所害以陣亡計于撫按官久之其事始露土人至今以各官軍佚罰爲恨云

皇明耿倭錄

卷之五

七

按知縣唐一本爲亂軍所害而籌海圖編云賊夜襲破縣城知縣唐一岑者與之巷戰身被數刃猶力戰賊敗出城一岑傷重而死居二日賊復至據縣城諸耆民相與謀曰唐父母被害而吾輩乃容賊盤據吾縣耶於是相與協力爲死聞賊二百人皆就滅此蓋有意諱之不然亂軍故當誅而一岑之卹典亦似過矣

倭寇自嘉興還屯絲綢港柘林等處進薄嘉定縣城會募兵叅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長槍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其麾下先進敗之

賊退據羅店鎮官軍追及之擒斬八十餘人

山東兵復進擊倭寇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我兵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初浙涇之捷李逢時功最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不先約已乃別從間道襲賊欲以分逢時功會暮大雨劉勇等兵先陷沒諸軍繼之皆倉卒不整遂大敗世廟識餘錄云按是時總督尚書張經自駐常州府而遣兩叅將勦倭已兩大不相制而贊畫者爲南京兵部主事譚綸盛唐權不足以攝兩叅將任其爭功喜殺每日率諸長鎗手出城揚兵則斬民

皇明耿倭錄

卷之五

七

聞禿者報捷于是知縣楊旦哭訴之督糧叅政翁大立大立言之贊畫主事綸等謬解之曰兵氣欲揚公柰何阻之也大立拂然起曰凡人一念是可以動天感神一念差可以覆宗絕嗣公等爲民勦賊乃殺民當功耶綸等竟不聽而益縱長鎗手恣意騷擾奪民居棲宿即米鹽醬醋之類俱被掠盡民甚苦之大立乃促之出兵兵行羅店鎮餓而雨大至或勸之收兵兩叅將徑督之而前始至採淘港不見一倭惟倭船數隻泊港而皆以絮被蒙之長鎗手寧言亂射終不動比過午海潮已上諸

俱漫賊十六人忽于蘆葦中躍出橫刀滾入吾陣
長鎗手突亂盡棄鎗走臨港不得渡則自相殺或
溺死凡死者三千餘人國史止擬邸報書之而云
是役擒斬八十餘人疑當時張經之誣奏如此即
所謂斬民間禿者首耳實未嘗獲一真倭也且出
兵遇兩兵書所謂沐屍雨也而贊畫者昧而無忌
安得不取敗乎尚書徐學謨

南京兵科給事中賀廷奏應天巡撫都御史屠大
山衰病不堪重寄乞諭令大山自圖進退或暫予
告歸別選大臣忠壯有心計者代之部覆請詔許

聖明徵倭錄卷之五

聖

大山回籍仍令巡按御史勘其有無托疾狀以聞
奪浙江備倭署都指揮僉事肖鏜職戴罪殺賊坐
赴任稽遲故也

追贈王江涇死事指揮夏光為都指揮同知立祠
祀之子孫陞賞職一級世襲

以浙江兵荒暫停今年照刷文卷

以倭亂罷浙江今年歲貢魚鱗

浙江巡按御史趙炳然類奏四月內兩浙官兵于
石墩等處先後擒斬倭寇二百餘人乞錄原任叅
將盧鏜都指揮劉思至指揮劉隆張四維及聽勘

指揮潘門副使李文進陳宗爰功治失事領兵食
事羅拱辰備倭把總周光瀚崇明知縣蔡本端罪
而陞贈陣亡都指揮周應禎百戶梁瑜趙軒朱璽
等例兵部覆請從之因言石墩久為賊巢乞加縣
卹得旨文進等各資銀幣門復原職拱辰策勵光
瀚等下御史問餘悉如擬

兵部覆浙江巡撫都御史王忬言嘉善崇德桐鄉
德清慈谿諸縣濱海無城及兩浙西關廂嘉興東
北關廂皆當預築城堡以屏郡治第公私匱費
無所出惟辦復監生員吏農及贖罪充軍罪犯

聖明徵倭錄卷之五

聖

宜暫破常格今其納贖庶可少濟公家之急又言
浙西泰將張淙病怯不堪任乞以戴罪副總兵湯
克寬代之

上曰充軍不准納贖先年已有旨餘議允行克寬失
事罪重姑今充為事官分守杭嘉地方戴罪剿賊
刑部主事郭仁以賊首汪直挾倭奴亂海上引

祖宗諭三佛齋故事請勅今朝鮮宣諭日本國章下
兵部覆言宣諭乃國體所關最宜慎重蓋倭寇方
得志恣肆比之往者益為猖獗恐未可以言語化
誨懷服也若循夏之罪未懲而緩以撫諭非所以

昔威糾虔之黨未得而責以飲戢非所以崇骨知
今簡將練兵皆有次第待其長威悔罪然後

皇上擴天地之仁頒恩諭以容其更生未為晚也且
祖宗時三佛齋止因阻絕商旅非有倭奴匪茹之罪
朝鮮國近上表獻俘心存敵愾如復令其轉行宣
諭恐亦非其心矣臣竊以為不便

上從部議

詔停徵蘇松常鎮四府租一年以被倭故也

論五月中倭寇犯蘇州崑山等縣諸臣失事罪令
原任副總兵解明道指揮張成已等各戴罪殺賊

聖明耿倭錄卷之五

奪食事任環知府林懋舉同知張子瑄等倖一月

陞死事百戶劉愛臣等子孫及一級世襲

巡按浙江御史趙炳然勘上三十二年倭賊攻陷

昌國臨山等衛及乍浦所城各官功罪兵部覆議

以把總指揮王應麟等五員守備不設論斬張四

維策應後期及朱朝臣等八員不能協守罪發遣

而四維後有斬獲宜令立功自贖陣亡指揮陳善

道千戶李茂等宜陞襲有功叅將俞大猷副使李

文進都指揮張鈇等宜錄用詔俱如議

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以倭寇充斥議留拊兌運糧

借用兩淮鹽銀蘇州府潯豐鈔關船料後湖贖罰

十萬兩充兵餉戶部覆太倉等州縣漕糧改折如

留已為破格若併折色而盡留之漕規廢壞何所

紀極宜止以太倉州三十二年秋糧折充銀三萬

五千有奇華亭縣三萬六千有奇共抵作原議聽

留蘇松常鎮四府三十三年兌運秋糧并派剩銀

兩之數存留充餉後湖紙贖可以其半與之報可

論六月至七月浙江官軍禦倭功賞浙江巡撫都

御史王忬銀三十兩綵幣三表裏有叅將俞大猷

叅政謝少南等罪復原任都指揮僉事張鈇職大

聖明耿倭錄卷之五

猷仍同指揮任錦各賞銀幣勅大猷以昔陀之敗

戴罪殺賊鈇被論革任少南與副使陳宗璽李文

進順李廷松知府劉懋俱坐失事待罪至是忬類

奏首功以張老等之擒歸功張鈇以吳淞所之捷

歸俞大猷以長礁南之捷歸任錦因請為少南等

贖罪兵部覆忬有經畧功故賞之

倭寇七十餘人犯海門縣焚舟登岸淮陽兵備副

使張景賢亟引兵禦之戰于呂場盡殲其衆

兵部覆論三月至五月通州如皋等處官兵禦倭

功罪以儀真守備張壽松及提督掘港指揮張明

化等臨敵畏避下巡按御史問以如臯縣知縣陳
雍守城有功陞俸二級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
通泰叅將梅希孔等銀幣及卹錄百戶高時義勇
官沙于現等各有序

倭寇犯海門徒跳所等處

命衛軍衛城緊原任應天巡撫屠大山叅將許國
年逢時副總兵解明道至京訊治先是株淘港之
役坐兩將不相能各兵起利不止故番成而敗時
明道督水兵泊海口坐視不救大山方稱疾不視
事至是御史張師价以敗書聞請治大山國逢明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五

道各失事罪總督張經因論山東監軍叅政許大
倫副使周臣紀律不嚴亦宜量罰于是大山逮至
黜焉民明道等坐失律罪斬大倫臣降三級邊方
用

倭寇犯松江青村所等處官兵禦之不克

倭寇自枳林分掠嘉湖二府都指揮劉恩至逆戰

于嘉興縣却之

增造南京新江子兵船二百艘先是新江口額設
船四百艘以操江都御史潘珍奏減其半至是魏
國公徐鵬舉以海寇猖獗請改沙船增復舊額從

之

命改浙江嘉善縣兌米三萬五千餘石以賊焚運
船故也

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總督南京兵部尚書
張經縱賊誤國四事其一受命半載一切軍情利
害不聞奏報其二山東兵至不量客主勞佚之勢
而輕于一戰為賊所掩其三兵敗之後不即肅清
引罪而隱匿至二月餘其四以墳墓在闕恐為諸
寇齟齬不敢盡力驅勦疏下吏兵二部覆議經大
調廣西土兵與湖廣民兵未入境而山東兵先至

皇明耿倭錄卷之五

五

氣銳一時犯于小勝致墮賊計其取敗有因非經
失但經本以南京叅贊之職節制東吳內外掣肘
不便行事乞量改一官令其專以平倭為務其叅
贊之任另選一人代之則內外均有責成非獨廢
經實以重留都也

上是其議命改經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一
總督軍務越期平賊不許怠慢以南京吏部尚書
周延代經為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浙江續至倭寇萬餘人分掠樂清黃巖東陽永康
等縣

復失事金山等處備倭官署都指揮僉事盧鑑原職充分守浙江寧紹台溫地方叅將戴罪殺賊倭寇三千餘人由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分掠命浙江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充金山等處備倭官無捕盜賊

倭賊攻嘉興府東關官兵拒走之

追錄採淘港陣亡指揮劉勇千戶孫升胡應麒鎮撫李繼孜義勇官徐茶各陞襲贈級命有司立祠如例并卹其從軍死事者家叅政許大倫副使周臣免降調各奪俸半年時李逢時等既得罪兵部

聖明取倭錄

卷五

倭言大倫等皆山東監軍官原無地方之責獨都指揮盧鑑僉事任環當坐而鑑已戴罪殺賊環歷戰有功四臣俱在應議之例乞姑寬其罪而卹錄死事諸臣又言禦倭之法惟戰與守然必守定始可議戰民聚始可議守據險始可聚民今當事諸臣苟且目前未有爲公家長慮者各郡邑一值賊至計無所出獨擁孤城以待調兵至耳今東兵既挫復調廣西武昌等兵征調愈多則民愈困賊愈不止乞敕守臣講求據險聚民之策招集崇明等縣沙船練習水戰毋專恃調兵得旨島夷肆掠地

方實由逆徒勾引各有司未能多方檢捕以至猖獗日久蘇松府衛州縣諸掌印捕盜官俱當連問以時方用人且俱今停俸戴罪立功自贖沙船付任環招集督令殺賊其贈卹死事官兵俱如擬大倫等姑奪俸留用

以三十三年倭寇犯太平縣及澀海所等處官兵擒斬有功賞台州知府宋治銀十兩陞太平知縣方輅俸一級原任指揮孫放叙用千戶張應奎等三員陞襲贈職俱如例

倭寇犯松江青村所討虜官兵禦之不克

聖明取倭錄

卷五

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勸蘇梅禦倭文武官功罪得旨今備倭署都指揮同知王世科如原擬處決指揮使時獎等發遣知縣萬思謙等准以功贖仍奪俸一年知州熊梓知縣喻顯科降邊方雜職以兵備僉事任環身親戰陣斬獲功多陞右叅政無副使兵備如故原任操江都御史蔡克廉都指揮韓璽復勘無罪准遇缺推用原任浙江巡撫都御史王忬見任操江都御史張善巡江御史汪克用調度有功各賞銀幣有差其督糧叅政翁大立命裁革赴部別用

覆論三十二年普陀山斬獲倭寇功給賞浙江都指揮劉恩至及福建泉州衛百戶鄧成等有差詔遣原募山東禦倭兵還自株淘港之敗東兵遂不振會王將李逢時等被逮皆鬱鬱思歸稍自引去總督張經請下有司追捕兵部言此輩俱係北土烏合之兵驅之蘇松水澤之地固非甚宜今不如悉放遣之詔可

命調永順宣慰司彭蓋臣各帥所部土兵三千人前赴蘇松勦賊先是總督張經議調廣西狼兵及湖廣民兵尚未至而蘇松自十月後新倭繼至者又

望明取倭錄

卷五

五

萬餘人經至是告急因復以調兵請許之

以蘇州被倭今許鑒鈔關收折色一年

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徐紳三議一議簡兵謂邇者京營既冗而又增募至四萬人中間多老弱月替者宜精簡而時練之厚以永報俟秋防有警量遣征戍一議備倭謂倭賊嘗以設伏取勝不聚兵衆寡今蘇松常三郡民兵軍餘及諸路所調者殆四五萬而兵多無制何以克敵請自今嚴行守臣簡練本處壯快沙民使之自爲戰因汰去客兵之無用者其供億諸費或以應天徽寧太池廬

州安慶滁和廣德等府州所屬民壯弓兵于十分之內其六存留守禦其四暫免應役每名輸工食銀七兩二錢給軍或以南京兵部積貯船料銀暫借二十萬兩俟事寧漸次補償一議備邊謂比歲需雨爲災各邊塞垣傾圮亟宜脩葺而司計告匱請以山東河南兩班民兵汰去一班但留三千壯者入衛其餘每名徵其派工食銀三十六兩輪以備邊仍將徐邨入衛民兵一體折徵暫行二年得旨允行南京兵部銀難借十萬兩各處民壯弓兵今提編三十五年折銀神原機之數其餘均係不

望明取倭錄

卷五

五

分錄九二卷俱納錄一兩送各軍門文餉

詔原任貴州總兵沈希儀松潘副總兵何卿臣帥家

丁赴蘇松軍門候用

改浙江分巡領兵食事羅拱辰爲寧紹台三府兵

備事住紹興從巡按御史趙炳然奏也

兵部覆上總督張經條陳一查復備倭舊政言國初備倭之法久不脩其最急者在勾補逃軍乞即于見在數內選取趨健餘丁習水戰者各令收伍食糧一總會水戰兵船言倭寇入擾其船必由海洋其來必由浙東請合浙之東西江之南北各把

總兵船爲一體每總以其半爲遊兵半爲守兵倘賊入本總則併力截殺入他總則守兵爲守信地而遊兵務令追捕與他總互相策應其浙江之視蘇松江南之視江北亦如之有自分彼此縱賊深入者查所從來治罪一編立本地主兵言諸路調兵勞費不貲而吳淞間者民沙民盜徒礦徒類皆可用請于各府所屬州縣二百里以上者編兵三百名二百里以下者二百名或均徭編派或各里朋出每兵一名定銀十二兩如自有丁壯鄉民生其應役否則徵銀募兵一議設海防職守言吳松江口及黃浦一帶皆通海要路兵船既設統領無人請于蘇松各增設同知一員而以水利通判併入巡鹽其青村所福山港亦各設把總一員守之一議置遊兵防護言比歲倭賊焚燒糧船數多乞動支南京戶部募兵銀兩遣官于徐邳間召募驍勇一千五百人付將官周于德領之俾其沿河哨獲一築立衝要城堡言瓜州京口乃留都屏障宜于對峙之處創建城郭備置水關俾運道悉由中行及浙之北關松之浦東亦各築二堡屯兵戍守其經費下守臣酌議一申明賞罰條格言我兵禦

敵有陸戰水戰生擒奪回之異賊兵臨戎有夥賊乘賊從賊首惡之殊宜各分別行賞統領官亦各照部下功罪以爲賞罰其賊俘繫獄者亟赴守巡官會訊處決毋容久繫以防內變詔允行兵部尚書聶勣等言國家財賦大半仰給東南比者倭寇作難調兵選將設官增備三年于茲始設提督于浙江等處繼加提督于蘇松巡撫又設總督兼理將官自副泰守把而下增置二十餘員調募客兵近自徐邳山東遠至廣西湖廣所費各不下巨萬又起原任總兵沈希儀何卿各帶家丁打手一千自是大兵肆集賊有期顧在督撫諸臣協謀共濟耳臣聞禦夷之道守備爲先攻戰次之故唐臣陸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于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在脩封疆守要害壘蹊隧疊軍管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此萬全之術也今江南州縣既餘城廓村居又缺墩堡則封疆不脩各通海地方守

禦官軍名存實亡則要害不守江南居民散處水濱依江海者鼓棹可至依腹裏者舍舟可通則蹊隧未壅各衛軍卒兵甲朽鈍遇敵則軍營未壘通番下海律有明條今閩浙勢豪私造巨舟與賊交易稍一厲禁恐讎朋與自巡撫朱統不得其死法網遂撤則禁防不謹三壤雖存鞠爲茂草孤村相望幾絕炊煙則民不得務農進退無紀功罪不明軍不蓄威三四倭奴挺刃而至官兵數百相顧披靡而蘇松沿海居民又每負貸賊所親厚利是民借寇以生而寇反資糧于我安望能遏其衝與邀

皇明耿倭錄

卷五

其歸耶又聞賊據崇明諸沙彼反據陰待我賊在月浦交戰彼且設伏出奇多方誤我又將虜去丁壯髡黔入黨絕其歸路而各州縣又不能爲之招調處分中間斃于矢石之下含冤江海之中不知其幾凡此數者我失其所長而賊顧乘我所短也自非大加懲創亟圖撲滅臣恐後患益甚况蘇松密邇留都襟帶江淮萬一搦動梗塞爲患不細乞申飭督撫嚴行守令預築城堡掘坑塹整軍置械固守要害團練土著招撫脅從其與各叅遊守把等官明賞罰之條厲交通之禁西司及府州縣官

不可用者調之去之甚者以軍法從事至于杆撫罔功則巡按御史覈實糾劾容臣等從實奏究以章憲典如此庶上下相維臂指相使東南不足憂矣得旨各嚴調兵將至張經其督率區畫戰守尅期蕩平若復怠緩重罪不宥比歲提請海道江防聚其等事有司漫不脩舉其令浙直巡按御史稽實以聞豹初誠稱南北戰功請

上謝玄受賀遂階一品及是以警報日聞恐被譴責故爲此言規脫已責云

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奏上十月至十一月倭寇

皇明耿倭錄

卷五

自建跳所分掠紹興各縣水陸官兵前後擒斬三百餘人請錄巡撫都御史李天寵原任叅將俞大猷副使陳宗燮陳應奎等功

上從部覆今先賞天寵等銀幣其所獲功次下御史

并勘

倭寇陷青村所

以倭警命望潤伯曹松專督

孝陵衛軍防護

陵寢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

嘉靖三十四年

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琬奏蘇松二府連被兵荒乞將三十三年稅糧盡數蠲免華亭上海及嘉定崇明四縣仍發銀賑濟戶部覆該府本年民糧存留者依擬蠲免起運者除派內府及議改折外俱暫停徵再將三縣各扣京庫米四萬石崇明原無起運今于別庫議處銀一萬兩給散貧民報可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月倭賊犯上海護塘馬家洪等處犯總參李鎮撫

陳習僉事董邦政禦之頗有斬獲功當錄十一月倭復寇璜涇陷青村所欲窺松江備禦指揮徐承宗等出戰不利參將湯克寬猝遇賊于嘉湖戰後敗績當罪得旨玦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邦政銀十兩宇習各陞二級下承宗于按臣訊治礮克寬冠帶令于信地殺賊申勅總督張經及玦剋期剿賊

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琬言禦倭有十難有三策具十難謂倭去來颺忽難測海涯曼衍難守水陸勾

錯難戰鬼域變詐難知盤據堅久難備居民柔脆難使土地渴鹵難城主客兵力難恃芻糧匱乏難措將領驕懦難任其三策謂嚴海上陳前馬跡諸山扼倭夷出沒之路置福船二百蒼山船三百與兩浙兵船會哨于諸島之間來擊之制人而不制于人上也以沙船五百遊哨于蘇州海口選土兵萬餘列戍于松江之獲塘俟賊登岸而掩擊之中也集蘇松輕舸五六百艘遊哨于黃浦吳淞太湖小港之間使賊步不敢深入舟不敢橫行下也更請趣調狼兵土兵漳兵留淮浙餘銀十萬兩或借南贛軍餉銀九萬兩為糧賞之需兵部覆奉從之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二

福建備倭都指揮張輝受命年餘始赴任巡撫王忬劾其畏避詔械輝至京問黜為民先是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一祀海神言天吳顯靈廟在萊州請遣官望祭于江陰常熟以激勵人心一降德音乞下令有司掩瘞枯骸蠲糧稅省農耕以子惠元元一增水軍欲多募淮揚壯健大修戰艦以固海防一差田賦按蘇松四府民田一丁過百畝者重科其賦更預徵官田之

稅三年以佐軍興一募餘力疏論富家有能需財力自効者事寧或與論功或與釋罪一遣視師言當事諸臣以兵爲戲須以重臣監督之乃克成功一察賊情欲招通番舊黨並海盜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其入巢偵伺因以爲間疏下部覆謂祀海神降德音增水軍募餘力察賊情俱有裨軍政請下督臣酌行其差田賦恐致擾民遣視師宜行總督張經獎率諸軍不必別遣

崑山縣致仕侍郎朱

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欺不宜怠視本兵若罔知者文

華陽縣二臣之疏似不同

破此虛豈爲國之道耶

祖宗教養恩深豈以怨讎時君而忘

先聖大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今盡忠猷以告于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懼請罪言文華之疏臣度其可行者已奏可之其事有室戾者亦復疏陳其畧至如朱禧所奏說巡視則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無以北虜之市爲監皆駁寢之且非嚴文華已有市舶之議于時戶部下所在守臣計廢至今未報臣惟

祖宗制倭絕其朝貢至以勲臣出鎮海波始清當時

絕不言及市舶意良有謂且浙直兵力脆弱所恃微調以策應緩急者獨有漳泉兵耳若更設巡視閩中則人懷自顧漳泉之兵豈得復爲蘇松兩浙之用今兵力四集南倭似有可平之漸而宣大諸境邊臣亦各矢力奮猷足竊北虜之謀倘所任不効則當治諸臣及臣等之罪疏入得旨南北兩欺倭賊殘戮地方尤甚昨下諭求平勦長策欲豹等入告忠猷今此疏何有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計廢以聞于是豹益惶恐上言臣犬馬之恩豈敢不盡

顧智識淺短軍國大計

實有未周

宜非可通制方畧不能面授拘于職掌者既難于

徑行得于傳聞者又未敢輕奏是致臧否異同消滴未效茲謹濯竭血誠遵詔上便宜五事一制勝之本督臣駕馭失策諸將不相爲用宜令虛心以集衆思厚賞以畢群力一用兵之術寇至宜以舟師截之于外狼土兵驅之于內而以鄉兵遏其橫奔互相犄角則賊守俱利一散賊之黨今寧紹漳泉等府編立保甲自相稽察凡民出入出必詰其所向入必驗其所得嚴以覈舉之法重以連坐之

科一足食之計凡撫按論罷潘泉和縣等官罪有
追贖者宜徵入以佐軍需一足兵之計既列罪綱
諸將視其輕重限以首功多寡自贖贖已積功敘
復其官已乃積功遷次如例不效則仍正其罪疏
入

上曰爾等職任本兵坐視賊欺不能設一策平勦又
奉諭問却今泛言具對據拾舊文塞責豹姑降倖
二級待即翁溥等各奪俸半年所司即中張重降
二級調外任餘各奪俸三月復降勅切責張經師
父罔效今其嚴督諸臣亟爲勦賊安民如再因循
重坐不貸

皇明耿倭錄

卷之六

三十一

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勘上去年十一等月倭犯
嘉湖諸臣功罪言倭屯據柘林突犯嘉善及嘉興
攻府城東北二門時指揮陳光祖把總孫敖指揮
樂墳俱擁兵不戰咸以賊衆兵寡爲解賊遂越府
城流劫秀水歸安都御史李天寵督恭將俞大猷
都指揮劉恩至水陸兵同抵嘉興而僉事羅拱辰
兵亦來會天寵督發各兵併力追剿分命副使陳
應奎陳宗變隨營監之今尅期夾攻水陸並進乃
宗變見恩至所率皆蒼山廣福銳卒欲專其功業

皇明耿倭錄

卷之六

與大猷約期乃前期以孤軍先進與賊戰烏程縣
之窯墩我軍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復歛入柘林老
巢于十二月突出犯新帶恩至威今不行偏裨各
自爲進止百戶賴榮華統福兵六百人情其驍健
鼓行直進賊潰登舟榮華乘勝薄之中烏銳而死
把總孫敖千戶鄭達以蒼山兵先遞師遂奔敗嘉
善知縣鄧植望風棄城走翌日賊遂入嘉善焚縣
治屠掠甚慘以上諸臣進退無紀彼此離心貪功
觀望有同兒戲坐貽地方大害請分別治罪而卹
錄其死事者詔禮劉恩至冠帶令戴罪殺賊下赦

等八人及鄧植于巡按御史訊治奪兵備副使陳
宗變僉事羅拱辰俸各一月責俞大猷陳應奎策
勵供職其陣亡將士賴榮華等下所司優卹如例
遣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義祭視江南賊
情初文華條陳禦倭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海至
是禮部覆如其言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言南賊擾蘇松二載設官調兵
未見實效屢次奏報或多失實宜依卽嚴遣大臣
往祭宣布朝廷德意即今察視賊情訪求可以區
慶長策具實奏聞其所差官或卽用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往文華本嵩私人及是復自以奇術得幸于

上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即立摧仆之百司無不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恐後時公私財賄填入其室江南爲之困敝焉至于牽制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勝皆嵩引用匪人之罪也

賜蘇松海防僉事董邦政四品服俸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錄其正月間川沙寇剿倭功也

兵部覆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疏報正月朔柘林

皇明耿倭錄

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縣文轉掠塘棲新

市橫塘雙林等處復攻德清縣殺把總梁鵠指揮周奎孫魯百戶陸陵周應辰副理問陶一貫等

正失事諸臣之罪并錄有功及死事者

上以城陷失事大命巡按御史執崇德縣知縣蔡

本端解京訊治參將湯克寬把總指揮丁僅下督

撫先取死罪招巡撫李天寵都指揮吳福仰并領

兵僉事羅拱辰俱停俸戴罪殺賊奪副總兵俞大

猷及參政謝少南兵備副使陳應魁僉事凌雲翼

等俸三月下指揮等官李土等七人于接臣問周

奎等陶一貫等各贈襲如例復功知縣楊正副千戶曾勇監生喬鏜等今軍門獎賞有差已逮本端至坐失陷城池謫戍

蘇松兵備任環督參將解道明等以舟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一百八級

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勘覆三十三年倭犯蘇松地方文武諸臣功罪并請錄死事者得旨指揮叟宇

等十九人及原任備倭署都指揮僉事梁鳳海防僉事董邦政俱功罪相當有不問指揮等官徐承

宗等二十七人今接臣建訊奪知縣周秀等六員

皇明耿倭錄

倭三月祝備倭署都指揮僉事盧鏜冠帶戴罪殺

賊贈死事省祭官孫鏜及巡檢李叢祿俱光祿寺署丞陣亡千戶童元男陞襲如例

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土猥兵應調至蘇州總

督張經以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賊奏聞詔賞瓦

氏及其孫男岑大壽大祿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餘今軍門獎賞

工部侍郎趙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是時倭據川沙

窪柘林爲巢經冬涉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

恐及聞兵至人心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

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剿至漕渚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貴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兵士傷已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矣

倭犯江北淮揚等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地方登岸流劫狼山利河等鎮呂四餘西等場江北倭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

江北倭犯淮安府鹽城縣

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言往時日本入貢多不及期請待其後來得以便宣謝遣仍今有司移檄其

皇明耿倭錄卷之六

七

至問以島夷入寇之狀疏下禮部覆言倭夷犯順窮兇無過今日苟輕容再貢殊損國體請如宗憲議遵例阻回諭以貢有常期必當遵守仍當委曲開導使之心服不得徑情直行致拂夷心至于彼國僻居窮海島夷背其君長藉口爲寇沿海姦民互相勾結揆之理勢似亦宜有請因其入貢即今撫按衙門移諭日本國王責問連年犯順何人倡亂今于半年之間立法鈐制號召還國即見效順忠款雖使貢期未及亦必速爲請奏如或不能鈐服則是陽爲入貢陰蓄異謀仍遵禁例徑自阻絕

上是其議

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保靖宣慰使彭蓋臣各統土兵三千名及致仕宣慰彭明輔官生彭守中等報效兵二千名俱至松江

兵部尚書楊博等議上平倭賞格請下吏兵二部各印發空名告身五百紙付總督張經聽其量功受職給赴本部即與銓除

上曰即今調集狼土兵多費用糧餉不貲正宜設法併力剿賊所擬雖是破格懸賞恐處置未善致有誣殺冒功買功反滋弊端其耳會吏部都察院及

皇明耿倭錄卷之六

七

吏兵二科熟計以聞尋集諸人議上文職如舉人監生斬倭一級免其監歷即附選籍候選者即與銓除三級以上則于格身優叙願京職者如所試級除之承差獲級三顆待次者免其歷役在役者即與銓除吏農獲級三顆待次者免其考辦在役者即附選籍省祭官待次者亦准附選候選者即與銓除加於本資一級其陰陽醫技等官獲級如上則榮以章服錄一子爲生員如各罷閑品官獲級如上削籍者許以冠帶閒住者致仕致仕者進級仍補一子爲增廣生其不願仕與獲級不如數

本給賞如武職例武職賞格畧如邊方例獲倭一
級世襲一秩獲從賊三級視倭一級其非對敵
而緝捕三人者陞一秩上其身其所部獲功副總
其至二百級參將都司至百五十級把總指揮至
六十級千百戶至二十級皆得陞秩其文武智勇
出衆能獲渠魁大酋者俱別議以聞議上得旨時
方用兵進剿所議待報另行

柘林巢賊分衆三千餘過金山衛總兵俞大猷督
游擊白法及田州瓦氏兵遮擊之賊鼓衆來衝我
兵大潰死亡無算賊遂奔犯浙江

皇明耿倭錄

卷之六

江北倭犯淮安府鹽城縣

三大浦倭賊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保
靖土兵千餘及知縣王鈇指揮孔燾分統官兵民兵
三千攻其巢破之斬首五十餘級燒賊船二十七
隻餘賊奔江陰

川沙窪倭賊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風湧賊
舟一至戚家墩遊擊白法劉恩至獲之斬首三十
七級是日江陰賊亦出江東趨

淮揚海防恭政張景賢兵禦倭于狼山敗之
柘林倭賊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經分

皇明耿倭錄

卷之六

遣忒將盧鏗等督狼兵等兵水陸擊之倭聞宣慰
使彭蓋臣與賊遇於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遂北走
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宣慰使司官舍彭翼
南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
賊遂大潰諸軍共擒斬首功一千九百八十有奇
溺水及走死者甚衆餘賊不及數百奔歸柘林自
有倭患來東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
原屯川沙窪倭寇復突犯開港周浦車溝等處奔
舟過浦分掠泗涇北簞山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
引兵追擊遇賊於塘行我兵驚潰藩被斃死軍士
死傷者幾三百人賊遂屯駐古塘橋流劫崑山縣
石浦等鎮

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條上禦寇五事一絕亂
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
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繫稱倭
夷其實多編戶之逋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爲賊腹
心標立旗幟勾引深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
亂源也義歲漳泉濱海居民各造巨舟人謂明
倭大至臣初未信既乃果然故禦之標在腹重
之弭盜之本當遼海制之遼海諸處漳泉福爲

而寧紹次之其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
 三禁下海姦民三法者立而亂源塞矣即使舊賊
 未盡殄滅然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歸其情
 知懼與今日往來自若者必不同矣二防海口夫
 海固涯決無際然賊泛海來犯放洋則衝濤入口
 則起陸非可絕險而徑渡也故其往來所由出入
 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
 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鄉入黃花澳則近盤石而
 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州入寧海關入
 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江口則推尾
 於紹興入營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峽則流
 毒於嘉興入吳松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
 港則掠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
 蹟山或遯跡於大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
 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
 灣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
 澳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營子門則不得
 近杭州防吳淞備劉家河七丫港楊威馬跡大七
 洋大小衢上下川諸險則不得犯蘇松嘉興此地
 險也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近異

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闘以其船不敵而火器
 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棄所短則莫若持海船請
 以見在把總船隻通行查齊不足則令福建如法
 添造或即令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船百隻或五
 十隻號為一鰲募以慣習舵工水稍而充以原額
 水車于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為置船多寡又為
 遊兵數艘分布上流往來要害海軍芻糧衣甲之
 給比陸軍加優令其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遇其
 衝去擊其惰責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
 陞賞其失備者重究此禦寇之長算也故法不可
 不屬也臣聞倭之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軍而
 移入便地者矣有失於巡哨者矣甚者買渡報水
 受其鈎餌者矣若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
 一處失之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疎之無益也事
 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其賞罰耳三責守令夫
 荷戈戟戰甲冑爭鋒死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域固
 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
 棄城而走矣其賢者大率遇警則嬰城守耳其關
 廂村鎮委之無柰何夫城之外獨非赤子乎且逸
 海孤城卒然無備猶可諉腹裡嚴都江南與壤非

可長驅而卒至者顧不能設險預防使寇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則國家建邦設邑張官置吏將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之職當以訓練士兵保令境土爲殿最仍勅吏部凡遇海守令員缺必慎擇其才且賢者然後授之庶保障足耳四議訓發近日徵調各處兵民遠近四集徐沛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見膚功之奏者臣請諸指臣不善用兵之弊陳之夫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電馳霆擊進退倏忽妻子莫聞所以能有成功也今則先發後行期始動前軍未啓而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算不百勝不敢輕動今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也法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惟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來前不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系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爲合之人帥以未經識面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衆所以冒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却顧者威行

之素今法今姑息紀律不肅進必有死之恐退無伏鎮之慮是以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也地形不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也糧糈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卹未至枵腹待募窮愁思歸其弊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權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効其所長其弊十也十弊不去雖頗牧操刃責育執戈莫能濟矣近日汀州如賴百戶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善用之使頭領陣亡軍士逃遁如此則徵兵雖多亦何益哉夫非有遠畧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群爲姦利在貪淫耳所以制禦之則非兵少之憂而實寡算之患蓋欲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存盜心故必詳謀而熟計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莊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於公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文繁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宜以振作鼓舞之必有術矣乞勅下各

該有司通諭豪家大族及里巷豪傑各爲身家份力相守其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及徭均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受文職審其果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輸粟入監係有職役者並得起送赴部與本等常選陞授間里之人並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則重給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嘗有糾集知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被賊奪其輜重者隨爲官軍劫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

皇明耿倭錄

卷之十

卒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不亦激衆怨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輒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致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兵部覆具議悉是詔允行之倭五十餘人自山東日照縣流劫東安衛至淮安贛榆縣是日呂四場有倭舟突犯沿劫東團等處該場副使李政督率耑奮銳攻之斬首四十五

卷之十一

倭舟三十餘艘衆約千餘人自海浮突犯蘇州青村所攻城不克遂縱火自焚其舟登岸肆劫是時新倭復大至自青村外若南沙小鳥口浪港諸處悉有賊至泊岸即焚舟散劫官兵稍稍逼乃合勢犯蘇州陸涇壩及婁門南京都督周于德引兵來援一戰而敗鎮撫孫憲臣被殺倭遂中分其衆爲二一由齊門北馬頭而北轉北掠游墅開長洲五等都一由胥門木瀆而南轉掠吳縣橫塘等鎮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

皇明耿倭錄

卷之十一

浙直督撫諸臣以江南倭寇侵擾調兵日多糧餉不給請借留淮浙餘鹽及南贛餉銀各省庫銀接濟戶部覆餘鹽銀屬京邊歲費難以議留贛州餉銀准借九萬兩廣東福建庫銀各十萬兩江西湖廣五萬兩更以兵部船料并各府應解均徭民兵銀存用今日江南軍餉孔亟固當計慮京邊歲費日增尤當議處宜行各司府編派均徭接濟內除順天蘇常鎮等府充編外其餘司府俱預編一年令南直隸淮楊鳳徐四府州浙江軍門陝西銀解延緩山西銀解三關北直隸保定七府及河南

山東江西湖廣四川五省銀俱解本部以備用詔可

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奏江南倭寇軍餉不足竊觀破耗之弊實數端召募軍士動輒敗沒是費數十萬金不得一夫之力一也城守攻築曠歲無成是費數十萬金不得尺地之守二也土兵之選勇怯無擇衣糧之費日費千金三也海上舢舨擄奪漂燬脩造所需不可紀算四也甲冑之製數多費廣一遇接戰裸體而歸五也器械藥糧日震耳臨陣棄祇為盜資六也六蠹不去則盡帑蕩盡

皇明耿倭錄

卷之六

之尾間矣至於加派田糧勸借富戶有司假此擾民驅之為盜俱宜嚴飭務俾樽節愛養以求功疏下戶部議行

詔錦衣衛遣官校建總督直浙福軍務右都御史張經及叅將湯克寬械來京問以侍郎趙文華劾其畏巽失機玩寇殃民故也倭自去歲松江柘林川沙窪二處為巢縱橫肆掠週圍數百里間焚屠殆徧水陸兵無敢近者本年三月初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及東蘭南丹那地歸順等州狼兵六千餘名承經調至狼兵輕獍嗜利聞倭富有財貨亟欲

取之居民亦苦倭寇暴朝夕冀倖一戰文華既至嘉興屢趣經亟檄狼兵勦賊經曰賊狡且衆今檄召四方兵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易潰萬一失利即駭遠近觀聽姑俟保靖未順土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華乃疏言經養寇糜財屢失進退機宜惑於參將湯克寬謬言欲俟倭飽滿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報功塞責耳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疏至

皇明耿倭錄

卷之六

上以問太學士嚴嵩對具如文華言且謂蘇松人怨經不可復留宜與克寬俱建京鞠訊以懲欺怠經

克寬遂分得罪尋陞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周銳為兵部右侍郎仍兼原職代經總督

贛榆倭流劫海州沐陽桃源等處至清河阻雨徐沛官兵分道蹙之殲于馬頭鎮民家斬首四十一級此賊自日照登岸不及五十人流害兩省殺戮千有餘人至是始滅

叅將盧鏗督上江等兵及宣慰彭蓋臣上兵四川指揮陳元正蜀兵攻倭於張莊賊見兵衆閉壘不敢出元正以兵挑之賊出戰諸軍四面攻擊縱火焚其壘賊奔趣我兵追擊之及於後港賊反

軍迎擊計單皆潰

浙福提督都御史李天寵以四月間金山衛之敗來聞因參副總兵俞大猷統調集重兵失機偵事以致流毒浙省

上批其疏曰俞大猷統狼廣兵萬餘不行進剿致賊猖獗本當重治姑奪職充爲事官戴罪殺賊

聞金山總督倭備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充分浙江嘉湖等處泰將而以指揮僉事婁宇爲署都指揮僉事代恩至

總督直隸浙福右都御史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給事中關望

聖明取倭錄

卷之六

十一

雲顧泓潞袁世榮高敏宇等因言經異懷失事罪之誠當但今獲首功以千計正倭奴奪氣我兵奮

激之時宜乘勢搗拓林川沙窪之巢以威醜類若復易帥恐誤機會請姑召還錦衣使者待進兵之

後視其成績與否從而逮經加罪未晚也

上覽疏大怒手批之曰張經欺怠不忠聞文華之奏

方此一戰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沮法怨上罪不可貸乃命錦衣衛執用敬等各廷杖五十黜爲

民已而

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嚴嵩言此事臣昨問臣階臣

本二臣松浙人以鄉郡被慘聞見甚真皆言經養

寇損威殃民糜餉不逮問無以正法昨狼兵初至

氣銳經禁久不進瓦氏憤曰我自備軍糧不效尺

寸何以歸見鄉黨及賊至甚多地方震恐文華憤

不能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繼至

今大文華誠忘身徇國然必藉巡按力宗憲勇敢

有膽略親擐甲臨戎以致克捷此實上天垂祐所

致

皇上昨諭欲遣官賜文華銀幣以壯彼仰見

聖明激勵臣工至意但御史宗憲功同希亦賜一賞

卷之六

十一

使彼地之人知日月之明無遠不照功者勸罪者

懼矣

上乃諭禮部曰昨文華不言賊情未免又誤可令竭

忠督討仰贊玄威其遣衛官一員齎賜文華大紅

金彩錦雞紗衣一襲銀六十兩御史宗憲協心王

事賜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可卽行給發之方文華

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可卽行給發之方文華

發疏有云徵兵四集未有進戰之期蓋經以兵機

貴審宗憲輩佻淺不輕與言耳今戰勝當乃言文

華宗憲合謀督兵糧甲致捷經聞乃至殊失事實然狼土兵寔服經威名經被逮衆志卽泮渙周琬楊宜皆庸駕非濟變才且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倭患日新而狼土兵復爲地方所苦東南事愈不可爲矣

柘林倭賊縱火自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東

蘇松兵備任環督總兵俞大猷等官及永順官舍彭翼南等土兵蘇州府縣兵進攻陸涇壩賊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賊舟十餘艘餘賊奔潰

皇明耿倭錄

察視浙直軍務侍郎趙文華上疏報捷謂前月倭犯嘉興城御史胡宗憲先中以藥酒擊敗之俞大猷率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又敗之於王江涇擒斬千餘人叅政任環又敗之於常熟斬首一百五十級焚其舟二十七而金山衛等處斬獲亦不下二百賊衆蕩平有期矣兵部言據此捷奏兵威稍暢人心正奮然在浙江則餘黨未遯在松江則舊倭猶在宜乘勝逐北以靖地方請先賞將士用命者上命賞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四人銀各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軍門領賞

陞浙江按察使曹邦輔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

倭寇常熟縣知縣王鈇率兵乘城禦之賊屢攻不克移舟泊三里橋鈇及鄉官叅政錢泮率者民家丁追賊及於上滄港爲賊所掩擊俱死者民無脫者巡按御史金湖上其事

上憫二臣死事詔贈鈇爲太僕寺少卿泮光祿寺卿各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賜祭一壇立祠死所有司歲時享祭

皇明耿倭錄

侍郎趙文華復疏陳倭夷出沒之形并劾巡撫周琬總兵白汝竄事董邦政等縱寇喪師使零賊奔潰餘孽復張因言巡按御史胡宗憲才智異常安危可寄宜座付以大任兵部覆上其議上責琬統重兵不能擒斬逸賊致蹶將損師本當逮治第時方用人姑停琬俸視法及邦政等職充爲事官或罪殺賊如仍前怠縱罪無赦宗憲侯論功之日不次超擢文華仍奉命督師叅奏債事者勿畏避倭賊百餘自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慈谿所登岸突犯會稽縣高埠奪民樓房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

于懿等分兵圍守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鄉官御錢鯨遭於煙浦見殺賊遂流劫杭州而西於潛西興昌化內地驚駭

三大浦倭賊駕舟出海總兵俞大猷引舟師遮洋擊之斬首一百三十有奇衝沉賊船七艘賊遁泊海三板沙

巡按御史周如斗疏報蘇松舊倭去者未盡絕新倭來者益衆節犯黃浦寺廠殺遊擊周藩請治諸臣失事罪臣僉事董邦政寡謀輕進遂致債師罪宜首論把總吳宇望風奔潰同知郁文奎洪以業

聖明馭倭錄

卷之六

防首陳廣及總督張經提督周琬操江史襄等均有兵戎之任不能禦寇門庭皆屬有罪副總兵俞大猷既追寇於金山復慢防於越浦雖有平望王江涇之捷難贖其辜備倭都指揮劉思至要害不守武備素弛皆當量罰因言新舊之寇勢合而益張主客之兵力分而益寡請更調發精兵協濟軍餉責諸以討賊必效仍錄遊擊周藩死事之忠以作士氣兵部計已被譴諸臣不議請令督周銑途前議增調兩廣精兵仍令盧鏜親詣慶州選兵更於四川松潘等處官民鄉勇僉土諸兵並赴浙直

軍門并力破賊

上曰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爲不多督撫官遲疑觀望不能進勦養寇貽患以致新賊繼至合勢愈熾又欲增調各兵假此遷延時月奚有實心平賊之忠今姑從所擬施行若又師久無功琬等罪不赦奪操江史襄等俸三月梟把總吳宇都指揮劉思至戴罪殺賊下同知都文奎洪以業於按臣問贈遊擊周藩都督僉事錄其子襲陞三級倭賊進據江陰蔡涇聞分衆犯唐頭知縣錢錚統狼兵禦之遇賊於九里山時已薄暮雷雨大作賊

聖明馭倭錄

卷之六

伏兵四起狼兵悉奔惟餘錚及民兵八人盡死於賊巡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詔贈錚爲光祿寺少卿廕一子國子生賜祭一壇立祠死所有司歲時祭祀原犯浙江倭賊還侵吳江參政任環總兵俞大猷督水陸官兵迎擊於蕪湖湖平望等處斬首七十九級生擒賊五人餘賊奔還嘉興三板沙倭賊擒民船出洋參政任環總兵俞大猷引舟師追擊於馬蹟山擒倭首灘拾賣及徒賊五十七人斬首九十三級是日倭角有破海風颶聞

者并壞餘賊五十餘人也嘉定縣民家衆政任環以者兵攻之不克傷亡三百餘人乃投火民宅焚之賊盡死

勒總督直隸浙福軍務都御史周琬巡撫浙江都御史李天寵爲民改南京戶部右侍郎楊宜爲兵部右僉都御史代琬陞巡撫浙江都御史胡宗憲代天寵先是

上琬疾甚又以天寵嗜酒廢事遂僉黜之仍勅工部右侍郎趙文華悉心督察命禮部鑄督察軍務關防馳賜之

皇明耿倭錄卷之六

李

察視軍情侍郎趙文華言始者賊逸松江也宣慰彭蓋臣等與賊相持十晝夜賊遁蘇州蓋臣及俞大猷任環合兵追之於陸涇壩斬首五六百級兵勢稍振頃二司兵失利而賊遂散迨一犯湖州長興勢復猖獗良由我兵寡勢分士氣不揚耳臣以爲蓋臣等報效之勤勞寇至蘇州我軍盡用火器委諸賊中而又海上福滄等舟七十餘船皆爲賊毀臣以爲諸臣失事之罪宜問兵部議

上命降勅獎勵彭蓋臣彭明輔各賜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官舍彭翼南准實授主員彭守忠給與冠

帶其福滄兵船被燬失事今按臣覈實以聞蔡涇閘倭至夏港鎮副使王崇古督水陸兵夾擊之賊遂出泊港淺沙分舟南犯至靖江陳公港登岸我兵急擊之斬首四十有奇餘賊逃入民家我兵焚而殲之

奔浙江按察司副使劉起宗董士弘官一級僉事羅拱辰二級陞左叅議許東望爲副使代拱辰以巡按御史胡宗憲劾其禦倭無功故也改湖廣按察司副使孫宏軾復除山東副使劉壽俱於浙江以倭警用兵從吏部推擇也

皇明耿倭錄卷之六

李

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維亭常熟之敗疏言越浦之寇蔓延內地流毒日深諸臣防禦失策致鎮撫孫憲臣身嬰賊鋒知縣王鈇鄉官錢泮繼及於難前後雖有小捷所喪敗日多因叅兵備副使任環功不掩過海防僉事董邦政罪浮於名及巡捕同知王如瓚把總姜旦等失守慢防之咎請卹錄寃臣等而正環等罪又言永順保靖之兵屢戰多捷實湖廣副使孫宏軾叅議王繼洛監督有方及官舍彭翼南彭守忠等實心幹濟請優賞以示兵部議覆詔宥環下如斗等於御史問賜宏軾繼洛各

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裡贈憲臣指揮僉事龔陞其子三級

高埠逃倭自杭州西掠者沿途傷亡至嚴州淳安縣僅六十餘人以浙兵逼急由濠領盤山竄入歙縣黃柏源口徽州府等守隘官兵民壯五百餘見賊悉奔潰賊遂流劫績溪至旌德典史蔡克率兵千餘禦之不克賊遂叩縣南門縱大屠掠過涇縣知縣丘時庸引兵追擊於埠塘敗績賊乃趨南陵縣丞莫暹以三百人分守界山見賊奔竄賊遂入縣城縱火焚居民房屋于是建陽衛指揮繆印當

聖明耿倭錄

卷五

金縣丞郭映郊蕪湖縣丞陳一遵太平府知事郭樟各承檄以兵來援與賊遇於縣東門印等引弓射之賊悉手接其矢諸軍相顧愕眙遂俱潰一道所率皆蕪湖驍健乃麾衆獨進爲賊所殺一道義男子義橫身捍賊刃亦死

革金山備倭都司改設參將一員於蘇松暫設參將一員於常鎮

江南金涇許浦白茆港諸倭俱戰舟出海總兵俞大猷督各水兵把總劉鍾火雷余昂等引舟師追及於茶山縱火焚其五舟餘賊走馬蹟山三板沙

我兵復追擊之壞其三舟凡斬賊六十七級生擒四十二人是時江陰蔡港倭亦引舟出泮我兵分擊於馬蹟山圖寶山等處共擒斬九十餘賊值颶風大作賊舟出泮爲我兵衝擊及海風簸蕩沉沒二十餘舟餘賊復回泊海港登岸劫掠

南陵倭賊流劫至蕪湖縱火燒南嶺突渡北嶺入市各商民義勇登屋以瓦石灰雖擊之賊多傷者遂奔出各商兵下屋生縛二倭斬首十級賊趨太平府是時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太平遣千戶曾辰等督鄉兵義勇殺虎手等兵禦之於馬廠大敗

聖明耿倭錄

卷五

賊遂進逼府城城中人斷河橋防守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蔣陞率衆迎拒不能禦襄戰死陞被鎗墮馬官死三百餘人賊遂趨南京其酉衣紅乘馬張黃旗整衆犯大安德門我兵自城上以大銃擊之賊沿外城小安德夾岡等門往來窺覷會城中獲其所遺謀者賊乃引衆由鋪岡趨秣陵關而去

南京河南道御史葉恩以倭賊破杭州北新關劾奏提督浙直軍務都御史李天寵失誤軍機罪宜重治詔差官校逮京問尋巡按御史胡宗憲亦疏

幼天寵繼冠殃民參將尚允紹等防禦寡謀請罷天寵而治允紹等罪得旨天寵已逮繫允紹姑輩職充爲事官與地方守巡官俱奪俸令戴罪自效督察軍情侍郎趙文華奏六月間松江三丈浦倭倭登舟欲逃泊登沙北候汛太倉知州熊梓督福沙兵船追擊之沉賊舟七件賊一人斬首一百三十餘級又有原江北倭舟十流入嘉定吳淞江把總劉堂引舟師擊於外洋俘賊五十七人斬首九十三級請告

廟獻俘弁叙錄梓及嘉定知縣楊旦參政任環欲將

皇明耿倭錄

卷五

環欽降官銜如武職之位以梓補僉事董邦政缺且重加陞賞兵部覆言任環忠勇屢立奇功武職無前例請如大同知府王誥例蔭子邦政在任梓宜別處以地方之職餘功以次論叙得旨任環廕一子爲原籍衛所副千戶隨軍殺賊熊梓陞本府同知添註練兵把總劉堂各陞二級楊旦賞銀二十兩賊久未平亟令督撫等官勦逐以靖地方毋忽

總督直隸浙福軍務右都御史張經浙西參將湯克寬連繫至京詔下法司議罪經上疏自理曰臣

自昨歲十一月受撫督之任於時倭方盤據柘林川沙窪其衆且二萬余吳會民兵脆弱無可制禦臣乃奏調田州東蘭那地南卅歸順等州狼兵五千名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六千名蓋欲合力併勢爲必勝之算耳今歲三月初田州土官婦瓦氏及東蘭等州官舍各兵繼至臣從宜分布以瓦氏兵配總兵俞大猷屯金山衛爲搗巢西路以東蘭那地南卅三州兵配遊擊鄒繼芳屯閩行爲搗巢北路以歸順兵及募至思恩兵廣東東莞所守備參將湯克寬屯乍浦爲西路右哨各令相機戰

皇明耿倭錄

卷五

守及三月末侍郎趙文華至松江大猷諸將趨令進討然遠調之兵新至之特賊情地利皆所未諳遊擊白汝以田州兵千餘往探陸哨遇賊伏卒殺其頭目鍾富損兵大半則狼兵之不宜驟用明矣及四月二十日永順保靖兵至其日巢倭四千餘突犯嘉興即委參將盧鏊督保靖兵援嘉興委俞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間道趨平望以扼賊路今湯克寬引舟師從中擊之一戰而勝凡斬敵一千九百有奇焚溺死者無算賊氣遂餒此臣日夜苦心審機慮勝豈有一毫怠事之念哉自臣蒞任方

半前後俘斬且以五千計惟是智略淺短不能使積年劇寇俄頃掃蕩此則臣之罪也疏入不報經充寬論死繫獄

八月倭自南京秣陵關入應天府推官羅節督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過關至溧水縣楊林文景率兵迎遏不能禦署縣縣丞趙珠臣棄城走遂由小北門入城宴飲民家信宿乃去

整飭太倉兵備叅政任環有親喪例當回藉巡按御史周如斗以倭寇未平請留之詔奪情任事

皇明耿倭錄卷之六

七

柘林倭載舟至海倉事董邦政總兵俞大猷各督所部水兵分哨擊之斬首七十有奇獲船九艘邦政復以嘉定兵擊賊於寶山斬首九十八級溧水倭流劫溧陽趨宜興至岳亭聞官兵自太湖出取道官路橋黃土越武進縣境抵無錫慧山寺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餘里我兵追及急擊之賊夜走望亭次日至許墅聞都御史曹邦輔督各官兵圍之

柘林開泮賊遭風壞三舟餘賊三百有奇自蔡廟

港徑呼流至華亭縣陶宅鎮據之

南京御史金潮陶學各言中國叛人王五久住日本主謀煽禍乞要懸立爵賞俘擒賊首及將兩京十三省見監份錄事大小武臣許令殺賊贖罪又公侯勳戚世臣有蓄養家丁行令督率効川兵部議覆賞格宜如宣大例有能擒斬王直來獻者封以伯爵賞銀一萬兩授坐營坐府職銜管事有斬獲黨酋如明山和尚輩者指揮僉事賞銀三百兩錄事武臣本犯仍監候許令子翁家丁報効贖罪充軍以擒斬十名顆末遠充軍者以二十名顆死

皇明耿倭錄卷之六

七

罪者以三十名顆為率勳戚家丁事情未便姑已之詔悉從部議第武臣犯死罪者不准贖原任吏部主事史際輸米五千石助軍餉應天撫臣以聞詔陞際尚寶司卿四品服色致仕督察軍情侍郎趙文華陳防海五事復更番出泮之制國初海防之設極善今乃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室浸失初意宜分乍浦之船以守海上陽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猷三山品時哨守相聯更以副總兵屯泊陳錢諸島以扼三路之衝使賊不得越二把總既屯海上須

藉舟師今所造福船未辦所調廣船未集請以寧
紹台溫蘇松捕魚船及下捌山捕福蒼等船約束
分布相兼戰守三浙直地勢相連互為唇齒宜設
正總兵官二員分駐金山臨山會要之地其守陳
錢而以參將分守馬蹟等三山各督信地則勢成
犄角四沿海一帶軍伍不充請籍見募鄉兵萬人
歲給半糧免其他役給開田屯種倣古寓兵於農
之意五拒海寇功與戰勝內地者異宜厚其陞賞
斬賊一顆為首者陞二級為從者給賞總兵等官
能使賊船不能登岸者以保障論功若無首級而

明馭倭錄卷之六

七

止獲賊船者亦以大小論級兵部覆其議俱可行
但鄉兵萬衆人給半糧當議所出恐江南糧已繁
重未見紛擾事宜寢

上從部議

蘇松巡撫曹邦輔檄僉事董邦政把總聿宇以沙
兵擊滄墅開倭寇殲之初賊自宜興奔蘇州會
柘林賊為風颺旋者三百餘進據陶宅港邦輔慮
二賊合且為大患乃親督副史王崇古會集各部
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賊逃至龍橋復至梅灣山
我兵隨地與戰頗有斬獲太倉衛指揮張大綱破

殺兵卒傷亡亦衆時邦政督沙兵守陶宅邦輔
計陶宅賊據險且衆未可逮兵乃召邦政宇以沙
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懼奔吳舍欲潛走
太湖我兵競進追及於楊林橋盡殲其衆此賊自
紹興高埠竄不過六七十人流劫諸縣徽寧太平
至犯留都經行數千里殺戮及戰傷無慮四五千
人凡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把總入二縣歷八
十餘日始滅

督察軍務侍郎趙文華大集浙直兵夾攻倭於陶
宅賊分衆迎敵我兵指揮邵昇姚弘直隸領兵千

明馭倭錄卷之六

七

尸劉烈俱死是時文華以蘇寇之捷已不得與爲
恨見調兵四集謂陶宅寇乃柘林餘孽可取浙江
巡撫胡宗憲因大言寇不足平以悅其意遂悉蘭
浙兵精銳得四千人文華宗憲親將之皆於松江
之磚橋因約應天巡撫曹邦輔以直隸兵會勦定
期浙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
浙兵諸營皆潰我兵擠沉於水及自蹂踐死者甚
衆損失軍士凡一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
二百餘人由是賊勢益熾
戶科左給事楊允繩言海寇爲患已及三載破邑

殺官猖獗日甚茲復侵犯南都直薄城下臣觀事勢殊未底定之期益其患在於將習不振而弊源不革也夫爲將之道有三曰制曰法曰謀三者缺一不可以戰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其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渙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漫率兵民混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歿昨年山東兵採淘之敗近日浙江土兵之衄是也此其咎端在於無制無法而其不誤哨探不知形勢又其取敗之尤者耳蓋哨探軍中之耳目也行兵而無哨探豈知他

皇明耿倭錄

卷六

形譬如入終夜求於幽室之中不照以燭盲人馳逐於崎嶇險阻之地莫爲之相其不顛蹶而駢仆者幾希今日江南之兵何異此乃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爲請其意不過張賊聲勢緩已罪愆又欲遷延歲月冀賊自去以圖倖倖殊不知以若所爲雖括天下之財以供江南之役藉天下之民以爲江南之兵亦如以蛾赴火以雪填井而已竟何益哉況此賊不遭大戮何肯輟去即去又豈得不復來耶凡此皆游揚抵飾之辭非實心幹濟執事之至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江南之事必先

擇將將苟得人則召募之兵可用也以之水戰可也之以陸戰亦可也法制與謀具焉故也如其不然增兵奚益請勅督撫將臣將見在調募官兵及各鄉官兵精選訓練授之以制一之以法多立哨探圖馬地形揣察賊情妙布成算務使以全制勝毋得日事徵兵虐廢糧餉亦毋得掇拾童叟延挨歲月其紀功御史等官亦要隨軍向佳稽察情弊如有仍前不設哨探不立營伍曖備疎虞損折兵衆者指實奏問罪如律庶幾將習可新寇患可弭矣至於根極弊源則又有不專於外者蓋海寇

皇明耿倭錄

卷六

於邊患不同北邊所患胡也若海寇則十九皆我中華之人倭奴特所勾引驅率者耳夫患在胡則事重於外攘患在中華之人則事重於內修此不妨之理也近來督撫之令不能行於官司責之練鄉兵則不集命之圖保甲則不嚴委之以糧餉則不給委之以哨探則不明日愒月玩彼是此非上官隱忍而容養下官驕侈而日大所以然者豈以督撫之官不尊權不重耶亦有由矣蓋近年督撫之臣蒞任謝恩必有常例銀兩饋送在京權要大者數百小者數十名曰謝禮至於任內有所題請

開送揭帖則又伴以儀物名曰候禮又其歷任頗深榮名美擢或遇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有罪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覆蔽如此數遂不貲然大率此等銀兩在省取諸各布政司直隸取之府州縣司府州既爲之巧取承迎不無得色督撫諸司自知非法接受亦有覲顏既入牢籠寔難展布使在平時猶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而况蒞軍行法之時哉則其玩愒陵夷蔑法誤事亦奚怪也且官司所以賂媚督撫又皆取具於民近來督撫之交代頻煩則官司之需索亦從而加倍其不肖者又因之影射乾沒其間指一科十推膚剝髓卽今江南四野爲墟赤地千里區區子遺待盡之民尚猶日苦拮据剋侵剝之患臣恐民窮盜起莫知終極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於海島之間已也朝廷設官置吏本以禦寇安民反以殃民致寇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洞察弊源在內勅之緝事衙門在外勅之風紀臺察責令伺捕叅劾仍勅閣部大臣令洗心滌慮正已奉公割絕朋昵之私掃除苞苴之習以弘濟時艱共紓民難此則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謹

入部覆其詞嚴義正深切時弊宜見之施行無可

允
詔勒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俱致仕時南京給事中朱文漢御史侯東萊各以倭犯南京城狀聞叅內外守備官撫寧侯朱岳太監郭倣及時徹等時徹亦例上失事死事諸臣始末詞多隱護中有信宿之間遂爾潛遁城外地方一無所傷等語於是刑科都給事中丘橈疏叅之曰留都根本重地

祖宗陵寢在焉以數百餘里之窮寇來自千里之外時徹等閉門塞竇聽其遊遨闖衝突金湯兩閱晝夜而後解去則已不啻久矣而猶曰信宿之間遂爾潛遁耶其來莫禦其去莫追紅衣黃蓋鼓譟而行熟路長驅所向無梗又何潛遁之有豈一離都城便可謂之遁而大司馬之職掌僅止於乘城自保已耶江南倭過之處未有不殘破者乃謂負郭居民都無一罹焚戮者哉將官已見殺矣軍士已俱沒矣城外孤懸而援城中悚傷然必何如而始可謂之有傷耶且時徹之不足當此任臣聞之久矣蓋其柔媚無所不至仍以剛傲凌人貪鄙

無所不爲復以疎庸廢事雖四方寧謐之日任重
望輕猶爲處非其據矧今江淮多警也在門庭者
哉

陛下豈以時微自負才學頗有時名有事之秋未暇
責備聊委而用之冀其有小補耶則時微之受命
已一年於茲矣一旦寇臨城下而倉皇若此是尚
安足賴乎益其才乃小人之才祇足以爲惡而不
足以濟時其學乃盜儒之學祇足以文姦而不足
以經世其名乃廣交要譽之名祇足以張虛聲而
不足以副實用以之膺重寄而握大權徒能養望
望明耿倭錄卷之六

塞責而於國家則未有纖毫之益也乞速罷時微
別推才望顯著者代之疏下吏部諫屢請降時微
俸級今策勵自効

上以本兵任重不允特詔時微及洙致仕奪岳祿俸
二月貸璫勿問錄死事朱襄子襲陞二級

總督侍郎楊宜請調順天保定善射邊簡民兵一
千人赴浙直軍門教練許之

倭舟三艘泊台州海洋之螺門備倭都指揮王沛
等引舟師出哨遇於大陳山嶼擒賊十七人斬首
九級餘賊棄舟登山走匿我兵焚其舟四面環守

參將盧鏗以大兵會之入山搜勦生擒真倭烏魯
美他郎曾酋林碧川等八十四人斬首三十八級
由是三舟之倭盡殄

浙江杭嘉湖兵備副使劉燾督兵五千餘分三道
攻陶宅倭巢倭二百餘來迎敵諸軍望見皆散走
燾與家丁陸本高等二十餘人各引滿射之賊不
敢逼燾僅以身免

陶宅倭見我兵四集夜走周浦屯永定寺中我兵
追圍之是時柘林開洋賊舟九隻復回登岬爲巢
於川沙窪

望明耿倭錄卷之六

巡撫應天都御史曹邦輔以勦滅蘇州游擊關倭
寇聞且言連年倭患其來必糾連大衆多者數千
少者數百其登岬劫掠近則百里遠則不過千里
未有以五六十之餘賊深入內地轉戰數千里直
闚都門無所顧忌若此賊者且所過屠戮極其慘
烈使不即殄滅得以逃歸彼已習知內地虛實將
來醜類爲禍殆未可量所據僉事董邦政聞命疾
趨躬履行陣橫犯鯨鯢之衆不旬日而艾刈之真
可謂奇功也請亟加褒錄總督浙直侍郎楊宜亦
報捷如邦輔言復奏邦政雖有斬敵功然實故違

制當罪督察侍郎趙文華文言柘林餘賊復巢陶宅臣與浙江巡撫胡宗憲督兵四千來松江會勦而應天巡撫曹邦輔食事量邦政不協力進兵顧乃避難趨易倖倖功捷乞加懲究疏俱下兵部部覆文華所謂趙易蓋指蘇州之寇而言所謂避難蓋指陶宅之寇而言竊計二寇多寡雖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若便合而為一以流劫者之悍悍濟屯聚者之蕃衆未免益復滋蔓難圖今乃蘇州之寇剿滅無遺陶宅之寇自然勢孤氣沮驅除為易今第令董邦政戴罪自効務將陶宅之寇亟

聖明耿倭錄

卷六

行殄絕快事平之後總較功罪然後賞罰可得施也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祔文華見蘇寇且滅趨赴蘇欲攘其功比至則邦輔業已先奏捷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叅之復嗾宜排邦政宜心知邦政功而重失文華意故矛盾若此

應天巡撫曹邦輔親督水陸兵分五哨攻倭於周浦賊迎敵四哨俱奔潰溺水死者數百人獨中哨以邦輔在焉且沮水得不潰

總督浙直侍郎楊宜言柘林一鎮乃倭奴出入之

衝為諸郡要害地請創立城堡公館調取募兵防守添設把總控制舊有墩臺哨船一併脩復事寧宜設一所摘撥官軍填補兵部議覆從之

巡撫直隸御史周如斗言方今蘇州流突之寇已殄屯聚之寇其勢已孤諸軍宜乘勝併力滅此餘燼不宜遷延養寇使巢成穀登新倭代至復致曩者柘林之患且近日直隸斬獲悉本地土兵之功其狼苗二兵自浙江剿敗後一無足用苗兵前猶有王江涇雙門之捷若狼兵近則徒擾地方無纖毫戰守方至於川兵雖未可見用與否第萬里趨

聖明耿倭錄

卷六

調東西異宜忍亦未足恃也今起用原任總兵何卿沈希儀以其知兵今督率川廣調至之卒展力取效顧皆昏眊衰悞一審莫措近日功捷二人者絕無所與將焉用之請罷遣二臣並停徵兵之今申飭督勵鄉勇亟除殘寇

上曰地方殘寇未靖今督府等官速計勦滅卿及希儀今革職回衛閒住

浙江紹興府知府劉錫祿逮至京錫性亢傲不達為趙文華所憎會倭自高埠逃鯉浦鄉官御史錢鯨遭之見殺文華遂用為錫罪言其媚功縱寇及

是逮至竟發邊遠充軍

殺原任直隸浙福總督右都御史張經巡撫浙江都御史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於市經在江南有功爲趙文華所誣構天寵亦無罪胡宗憲力排之而奪其位繼盛因劾嚴嵩父子法司承風傳致死罪是歲論大辟因當刑者凡有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經等悉與焉由是天下惡嚴嵩父子及文華益甚

以兵荒免華亭上海江陰常熟四縣存留稅糧仍於起運數內量行改折

聖明馭倭錄卷之六

聖

倭賊二百人自浙江樂清縣岐頭登岸流劫黃巖僊居二縣所過焚戮官兵莫能禦至楓樹嶺慈谿縣領兵主簿畢清見殺遂至餘姚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

倭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海鎮東等衛千戶

戴洪高懷德張鑾俱戰死

兵科給事中夏枝言浙直官兵會勦閭宅連寇屢遭陷敗諸臣奏報不實且趙文華欺誕大負簡命會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亦以敗聞

上今申飭文華矢心秉公視師圖效文華亦奏頃會

勦陶宅殘寇浙直兩鎮兵分法弱巡撫都御史曹

邦輔外昧緩急內無紀律期夾攻不應弛信地不防宜行罷黜及將總督楊宜飭令認罪以圖後功上令邦輔策勵供職與楊宜協心平賊毋誤事機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亦言陶宅及川沙寇倭寇亟軍勦滅緩則合而爲一益復滋漫因劾蘇松參將喬基把總金漢宜罷黜而薦都指揮叟宇可代基指揮僉事陳習可代漢

上詔視基及漢職於軍門立功而以宇習代之申飭督撫等官勦寇毋怠已曹邦輔言川沙寇之賊集

聖明馭倭錄卷之六

聖

至四十餘艘而繼至者未已副總兵俞大猷把總劉堂乃擁兵觀望縱賊合鯨請究治其罪

上謂大猷縱寇所宜逮治姑革其祖職揭黃今軍門責取死罪招殺賊立功別舉代者堂革職充爲事官管事

有倭二千餘人自海洋駕舟四十餘艘先後入沙窪與舊賊合勢登岸沿浦東一帶焚劫四圍八竈等處

兵科給事中夏枝言方今備倭日徵調客兵團結鄉兵二者而已頃議者患客兵驕悍罷遣之而寇

在門庭鄉兵未耶可用臣謂宜練土著爲經久之計暫借客兵爲摧陷之資今狼土潘松之兵勢難遠制可無再調莫若選調保定山東遼泉等兵統之良將以備戰守會總督楊宜亦言土兵未可遽恃請募浙直義勇山東箭手及浙直福建湖廣衛所清運官軍廣東戰艦兵勇赴軍門聽用疏俱下兵部議福建江北湖廣遠者不可調其永保宜慰土兵用之已效者仍聽徵發餘如所請從之

倭賊八十餘人駕舟泊海鹽縣之秦駐山登岸劫掠提督都御史胡宗憲遣指揮徐行健率兵禦之

皇明取倭錄

卷之六

七

賊走入民家拒守官軍縱火焚之賊悉殄

吏科給事中孫潯言今見督察侍郎趙文華請罷應天巡撫曹邦輔參稱約夾攻而後期及考疏內所列邦輔督撫總兵俞大猷進勦在九月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隸矧今蘇松士民謂邦輔實心任事稱不容口其前流及留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能了然遽請斥罷文華之意殆不可曉時東南用兵寇勢方熾臣誠恐有妨大計竊謂事權歸一則責專成而無彼此牽制之患昔漢祖任韓信專閫外雖智如張良不使干與

所以能成大功者今江南之事督察司檢稽而戰守大機當決之總督巡撫兼提督而行伍專職當責之總兵督撫統大綱而城池倉庫奉行策應當付之有司不然權分勢斬人皆掣肘無以自盡其長乞勅該部申明事權督率不嚴方略不慎罪坐總督錢糧不敷調遣無法罪坐巡撫軍令委靡戰陣退縮罪坐總兵策應不前四境殘破罪坐郡縣檢察無實功罪不明或昧機專斷強人從已以致挽敗罪坐督察

上從其言

皇明取倭錄

卷之六

八

倭賊五十餘人犯浙江平陽縣由大臭登岸殺協守指揮所萬平陽所百戶劉愍又倭八十餘人犯丹山進屯謝浦參將盧鏜遣兵禦之不克指揮閔溶死之

倭寇犯福建興化府涵頭舖等處平海衛正千戶丘珍副千戶楊一茂與戰死之已復犯福清海口錢州衛指揮僉事董乾振直奔其壘斬十餘賊亦被害事聞詔各立祠其地有司春秋祭享襲陞其

子二級

詔賜保靖宣慰彭蓋臣永順宣慰彭翼南三品服色

訓令統兵勦賊

南京兵部尚書張鏊所議留都四事一南京城廣而門多不無兵少力寡宜暫塞鍾阜清江二門以便關防一附近之水軍既屬操江屯軍隨屯耕戰安慶當長江上流鎮江逼蘇松淞患俱難并調惟滁州宣州建陽安慶四衛之軍宜屬溧陽兵備整飭俟警徵發

鏊又會同南京府科道等官議上留都安攘實政五事一委任南京坐營舊用都指揮等官事權未重請視京營例設都督一員提督叅將二員協理

聖明馭倭錄卷之六

事

界以符効旗牌凡坐營官軍悉從督練有警則同內外守備調發一教練兵法必奇正相資每兵三十當以二爲正一爲奇於江之南北衛所指揮等官選其智勇者署爲隊總把總即今各官擇其正軍餘丁精銳者充爲奇兵遞相教練以督叅等官總其事內外守備試其成其在外府衛官吏民丁有智勇出衆願入營伍者聽一戰守南京外城低薄徒守爲難須以耀武立威示人難犯宜移文督撫先幾哨探如警入百里即會督叅等官勒兵追遏無警亦宜按行近郭相險設伏振迅兵威

屬京師之於輔郡猶堂奧之於藩籬在外則視撫臣在內則視兵部自今凡遇警報巡撫在京兵部即會同計議行事如巡撫在外則近境兵備叅將等官及府州縣一切機宜悉聽本兵調度一衣糧營兵舊以徵發乃給鎗仗出百里乃給行糧則器不相習師不宿飽今宜預給盔甲以便演習別置輕利盔甲以付奇兵一有戰守事宜即量給糧餉疏下兵部覆京師旗牌例不預給其提督營務近設二都督矣宜申飭分任厥事叅將不必設餘如所請詔從之

聖明馭倭錄卷之六

事

周浦寺倭以官兵圍攻自急於勦二日夜悉衆東北奔統領川兵遊擊曹克新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級餘賊遂入沙窪與巢賊合四川山東諸兵日夕伺擊之賊乃焚巢載舟出海副總兵俞大猷兵備王崇古合兵入泮追之及于老鶴嘴斬首一百七十餘級生擒四十七人衝燬賊巨舟八艘賊奔上海浦東提督浙福都御史胡宗憲以倭犯温州府之平陽遣守備劉隆率兵禦之遇賊於三港敗績隆及千戶劉綱百戶張綱張澄俱死

川兵遊擊曹克新擊倭于嘉定之高橋斬首二十八級盛戰自辰及未酉陽兵先潰諸軍遂敗越二日克新復督蜀中二漢兵分三哨進剿左哨天全土兵及筠里弩手奮銳衝賊迎斬七十餘級右哨酉陽邑梅等兵復潰我軍遂亂爲賊所乘殺大渡河千戶李燦成都衛百戶鄭彥昇川兵傷亡及溺死十四諸軍奮氣是時調至客兵太多督撫卒無長略不能以恩威駕馭諸兵遂恣意暴肆不服約束川兵初與山東兵鬪參將尚允紹幾被殺至於出戰皆自爲進退酉陽兵既敗即大譟奪舟還歸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七

至蘇州趙文華猶慰諭留之不敢詰也

光祿寺卿章煥上疏陳禦倭之策言倭患之熾其原不在于外中原之雄傑爲之謀主也土著之奸人爲之嚮導也窮民爲之役使也有是三者然後能深入長驅唯所適而莫之遏今軍興且四年矣庶務草創法守未明議論叢生事端紛亂臣謹條其未安者八事古者兵將相習教戒素明乃可赴敵今軍門督撫分閫列旌下至文武庶僚紛然衆建然皆空名有將無兵也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加以南方素不知兵軍政久弛其視諸將弁髦也諸

將之視郡縣傳舍也兵將之視途人也如責其赴戰兒戲也此統兵之制未定者一也夫將無號令與無將同兵無約束與無兵同故平時之節制即臨陣之紀律也今諸軍目不視軍容耳不聞將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朝而遣日不至臨陣而逃轉相劫掠或殺平民報功甚者爲賊內應陵夷既久漸成亂階因循則威嚴愈蕪矯正則他變易生此馭兵之制未定者二也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獷悍難馴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是在上醫國手劑量斟酌對証而攻病去即已今既乏鼓舞之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七

方復爲調停之法事急則倍賞以招徠勢緩則厭棄而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三也分道募兵不按名籍游手無賴草竊亡命悉入彀中及至而茫無統紀聚散無稽多寡不同故募而來來而去去而無兵則文復募軍資罄竭道路驛騷終無實用此募兵之制未定者四也當始發難時臣嘗有言急集海上之沙民可無煩客兵衆論相持事機頓挫今壯士死于行陳頑民逸而從賊民氣破傷摧慘已極乃始欲用鄉兵散客兵此所謂倒行者也假令客兵已遣賊衆乘城鄉兵果可恃乎鄉兵難

恃未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重爲客兵所侮此練兵之制未定者五也夫兵有營伍則耳目心志定而約束易行今雜處市廛嬉遊里巷百貨之所歛鹽侈俗之所浸淫遂令山東權耗變爲流徙狼苗鄙野咸習歌舞精銳銷喪軍氣不揚流行軍動衆必從枕席上過師故進能克敵退可保軍今南方皆沮洳之澤萑蒿之場狹邪之徑至於斷港危橋單舸片槳或裹裳而渡或泗水而遊動犯兵家之忌而諸將乃不謹哨探不量虛實行無

聖明取倭錄卷六

斥堠止無堅壁往往履危樓墮狡計落坑阱而不悟此行兵之制未定者七也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爨此軍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欲晨炊蓐食捲甲疾趨何以應之軍機盡泄忿忿不平此養兵之制未定者八也夫軍中之事有不可定者機宜變化因乎敵者也不可易者規畫措置存乎我者也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隨則兵可統也秩其教今齊其法制範我馳驅是謂三軍之銜轡則兵可馭也踐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諸邊

節制之兵爲之準調到狼土之兵爲之輔則兵可得而用也所募之兵程其技力而藉其家室守法者厚恤其私犯令而逃者有孥戮之禁至於鰥寡遊民給其田廬與之配偶則可以繫其歸念而兵可募也以客兵爲權宜以鄉兵爲實用日省月試常如賊至勞來不怠其苦必均則鄉人可爲精兵鋤耰可捷利刃故兵可練也有營居故兵可聚而不可散有行列故兵可散而不可亂賊所往來兵所出入有斥堠故兵可進也有堅壁故兵可退也有戰地有候人有謀者故兵可奇可正可疑可伏

聖明取倭錄卷六

也給軍資制犒士有資帛死扶傷恤孤問寡有典議故兵可飽可饑可生可死也信能行此八者而廟算之勝我得之矣夫禦倭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備之言戰不及守非良策也何者東南無重阻阻隔無高山瞭望波濤混濊隱見難窺風帆迅疾頃刻可至不能預守是海壖之險賊與我共之者也臣料賊遠來人持數日之糧未達岨多苦饑者賊之死命制于數矢之內矣徒以海濱廩藏露積故賊至而掩櫓之因以爲食既飽則所向無前乘我不備如使蓄積收斂野無所掠此賊坐困之道

也故議守者莫要于城堡相望遠近相依賊少則不能攻城多則所掠不足供所食賊不能持久破之必矣夫賊不能宿飽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不能多獲則來者無利而聞風者不來內地可不煩兵而守矣且瀕海皆膏腴美田廣宅樹蓄南方所謂樂土也爲賊蹂躪民皆遠徙然其東向思歸之心豈能日夜忘哉有城堡則良民歸田野闢益非獨禦夷亦安邊足賦之具也且南方諸縣地方七八百里賊至放兵肆劫一今終不足以制之疆里浩壤禁防踈濶外爲寇巢穴內爲通

督察浙直軍務侍郎趙文華陳區畫海防三事大要言松江宜守浙江宜攻福建宜撫而所謂守與攻者在藉閒田給兵屯種以扼寇所謂撫者請增設經略總督專官兵部覆言戰守撫相須爲用均不可廢三者皆然其言鄉官領兵恐督察不便給兵田百萬畝未審何所從出恐滋紛擾閭中更置專官亦非其時俱礙施行報罷

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徐敦應天巡撫曹邦輔提督操江史褒善勘明倭寇自浙江浞劫微寧太平直犯南京轉掠至蘇州勦滅經過地方諸臣功罪失事如新安指揮焦同等四十六人各有統兵巡捕之責不能防禦應究治知府寧國朱大器徽州朱有孚太平任有齡應量治旌德知縣岑恕南陵縣丞郭惟翰太平知事郭樟地方創甚應重究蕪湖知縣潘銓寧國通判周尚忠應天推官羅節邳涇縣知縣丘時庸提兵損失應併究治有功如常鎮兵備王崇古蘇州知府林懋舉同知李敏德熊符通判余玄吳縣知縣康世耀江陰主簿曹廷慧鄉官原任吏部主事史際宜論錄發源典史孫邦顯等之擒斬徽州把持朱頂鶴之死事宜

竊惟至于蕪湖縣丞陳一遵力戰劇賊其義勇
子義嬰及扞父各宜贈一內外職銜冠帶其子其
應天府尹汪宗元宜其罰得旨焦同等巡按御史
提問朱大器等各奪五月俸岑恕等革任閒住潘
鈐降二級管事如胡周尚忠等赴部改川王崇古
林懋舉史際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李敏德
等各銀十兩孫邦顯等朱頂鶴等巡撫衙門分別
犒卹陳一道贈應天府通判仍磨其子爲國子生
陳子義贈府經歷汪宗元姑奪俸二月初是賊自
南京轉趨蘇州地方食事董邦政方督所募沙兵
防守陶宅巡撫曹邦輔乃檄邦政與把總臬宇引
兵遮勦之當時二寇不得合而此殘黨竟滅于蘇
者本邦輔用此二人力也至是各臣奏勛功罪甚
明以侍郎趙文華惡此二人賞竟弗及

南京戶科給事中朱文漢以罷遣客兵及用誠意
伯劉世延代臨淮候李庭竹操江爲非計乃上疏
言周浦川沙窪倭賊新舊合夥而民兵柔脆不足
以當黠寇宜仍調客兵勦捕操江重任宜留庭竹
供職世延稱弱不堪重寄

上詰責兵部奪卹中宋國華俸一月

督察浙直軍務侍郎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
初奉命至浙適廣西田州等狼兵調至其土兵婦
瓦氏等知倭有厚蓄銳意請戰文華惑之亟趣總
督張經進兵不得則上書痛詆之及湖兵至經進
戰王江涇大捷竟以文華前譏破逮代之者爲周
璠楊宜皆庸懦無遠略由是各兵漫渙賊勢益熾
文華激獎瓦氏急戰亡其卒十七八無尺寸功文
乃大愠及蘇州殄滅流倭文華欲攘功後期討閩
宅遭颶餘倭可取以自飾乃大集浙直水陸兵四
面攻之大敗兵將傷亡甚衆復聚浙直兵再進戰
皆不克則使劉善巡撫曹邦輔僅以身免文華始
知賊未圖卽有歸志及十一月川兵破周浦賊俞
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遽言水陸成功江南清
晏臣遠隔日久請歸供本職是時海洋回倭泊浦
東川沙舊巢及嘉定高橋皆有倭據而新倭來者
日衆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告至文華乃以寇息
聞其欺誣若此

巡按直隸御史吳伯朋勘上本年四月以後淮楊
等處禦倭功罪詔陞原任巡撫右侍郎鄭曉二品
服俸賜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陞海防叅政張景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賢秩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叅將張恒喬
 基各銀二十兩兵備副使劉天授淮安知府蔡揚
 金楊州知府吳桂芳各俸一級淮安府同知劉一
 中通州同知知家及典史余廷舜監場副史李政
 百戶栢末福鎮撫呂圻各陞秩一級授義勇官王
 大文所鎮撫宥原謫戍百戶吳郁仍陞秩一級其
 失事千戶秦鵬等四人及巡檢耿光庭等三人下
 按臣建問降指揮等官戈陽等十四人各一級贈
 陣亡巡檢尹泰為光祿寺署丞給一子冠帶
 四川酉陽兵應調赴浙直軍門道出九江行功殺
 人江西廣運川兵鎮撫田禮阻之被殺事聞兵科
 給事中徐師曾請下軍門庶治其首惡因叅四川
 監軍僉事焦希程統兵遊擊曹克新兵部議覆詔
 奪希程克新俸三月餘如師曾議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三十五年

福建倭寇流入浙江與餘寇合守玉倫密矣
 土司田九霄等扼之曹娥江賊不得渡還走官軍
 追及之連戰斬首三百級復追至黃家山盡殲之
 松江府新場倭襲敗官軍于二橋叅將尚允紹等
 死之亡其卒四百餘人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論三十四年浙江禦倭功罪叅將盧鏜職副使
 孫宏軾許重望俸各戴罪立功卹錄正事守備劉
 隆等陞襲贈廕有差初十月倭寇自樂清登岸十
 一月中流劫黃巖仙居諸縣時宏軾東望皆按兵
 不戰鏜留定海備舟山新至賊獨陷及指揮閔溶
 等遇于平陽死之已而官兵後至者多陷賊伏中
 于是慈谿主簿畢清死夫日嶺鄉兵監生謝志望
 死丹嶺生員胡夢龍死後郭儒士金應暢死小江
 口紹興府知事何常明死杭塢山賊屢戰亦饑疲
 乃遁至宋家潭典史吳成器引兵追之擒斬三十
 餘人至十二月十四日官軍合攻賊于嵎縣地方
 殲之是役也賊不滿二百顧深入三府歷五十餘

日始平賊殺擄者無算于是督察軍務侍郎趙文華浙江巡按御史趙孔昭巡撫胡宗憲總督軍務南京兵部右侍郎楊宜以聞

係軍官當陞

襲係有司及生儒當贈官錄陞

上皆從之于是隆等各陞子孫實職一級常明清志望各贈太僕寺丞廕一子爲國子生夢龍應陽各贈州同知給其子冠帶已總督楊宜復言功出客美宜撫應襲田九霄詔給之冠帶兵部覆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奏請以團練鄉兵責成府縣正官限一年之內據按臣各分動情以聞報可

皇明欽奉

上

總督南直隸浙福軍務侍郎楊宜言其海民素儒不可用所調客兵日久思歸今松江浙東警賊尚千餘新倭且至何以禦之請如正德間調各邊兵勦賊故事每邊擇勁兵二枝以敢戰將二人領之期以三月至河南睢陳彰德官軍及毛葫蘆軍共選三千隨給甲兵衣費以宣武等衛帶俸都指揮吳子英等統之期以三月至章下兵部獨請調河南兵其邊兵暫以備虜

上曰調原非經久之計宜先請選練鄉兵今又專說調兵漫無定見非委任至意河南兵姑如議調遣

各有司務將本處鄉兵從實訓練如再因循怠玩巡按御史劾治之

陞光祿寺卿章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視福建泉漳海道既而不行時總督侍郎楊宜以近日福建備倭浙江督臣還制不便請專設一巡撫都御史即其地經畧之兵部覆設巡撫事體未便宜暫設巡視都御史俟事寧議革

上從之乃命煥往煥辭以權輕乞假督撫銜得節制全省調度兵食爲便部覆請更銜爲巡視福建地方議上

皇明欽奉

上

上竟寢前命仍以巡視福建海道屬浙江巡撫管煥別用已兵部又覆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象晉巡撫應天都御史曹邦輔巡按直隸御史徐敦請增設叅將一員駐蕪湖管理建陽新安宣州三衛官軍今應天兵備蕪湖池州九江兵備蕪湖安慶而潁州兵備亦得蕪湖和等處江防

上曰近來督撫諸臣不務實心任事但思多設官司以分已責況有官無兵徒設何益其叅將所統三衛官軍實有堪補操練者其數幾何所司查明另議以聞

罷總督南直隸浙福軍務南京兵部右侍郎楊宜先是三十四年十二月蘇松兵備任環都司李經守備楊進率末順保靖土兵追勦新場倭寇時賊衆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千數里外若將引去者保靖土令彭超引軍先入嘗之不見一入于是末順頭目田舊田豐年等爭入伏起我軍面爲賊所圍超等與其所部俱死之御史邵惟中以聞因言旬月之內酉陽永順兵再北皆由督撫畧失宜將領觀望畏怯所致乞飭宜與都御史曹邦輔俾無再誤而究治環及經緯并褒恤超蕭

豐年等得宜調兵萬餘不能平賊屢失機宜今又多所亡失大負委任姑革任回籍閒住邦輔環經俱奪俸戴罪勦賊超等各贈一官仍賜以棺殮具宜開淺無大畧不足應變時海氛甚熾徵川湖廣貴及閩浙河南山東之兵畢集宜袖手無一策且怨于張經之被誅奉趙文華極其卑誦政文華雖厭薄之然而不怒也時文華與胡宗憲私厚亟欲以宗憲易宜正月中文華入京

上諭太學士嚴嵩問文華南寇始末文華即昌言寇起時苦無兵今徵兵四集所苦督撫非人不能調

度請罷宜以宗憲代之

上深以爲然謂嵩曰宜當亟更再歲月之延不無悞事會惟中疏至部覆請戒諭宜令圖後效特詔罷之

革分守福建叅將尹鳳備倭指揮劉灼充爲事官戴罪立功去年冬倭自白湖江然岸流劫莆田福青攻鎮東衛千戶戴洪高懷被殺鳳督兵與戰于東岳洋大敗陣亡千戶白仁丘珍楊一茂等已復部分泉州指揮童乾震及灼寺爲左右翼攻賊灼逗撓不進乾震戰死事聞兵部叅覈因有是命

命操江都御史史襄舍量調九江安慶官軍防守京口圖山等處添設把總指揮一員領之勅上從部議以南京營兵不宜出戍悉令掣還及是江北俱被倭自京口以西至南京各關隘戍守盡仰外兵不敢發京營一卒于是應天常鎮守臣各稱不便兵部乃復爲請于近京龍潭觀音港株林淳化四處量發營兵與在城戍兵戍之其京口去京遠者聽操江都御史以便宜調別衛軍協守因有是命

直隸巡按御史周如斗以正月間官軍禦倭于榆

事聞因叅總督侍郎楊宜提督都御史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于新場東兵胡兵敗于四擒乞將宜罷黜邦輔罰治陣亡叅將尚允紹指揮李田鮑東萊千戶郭勛崔彥章李尚節李門百戶趙武陳清襲恤疏下兵部叅看

上深以南寇爲憂疑趙文華前言零寇將滅爲不實屢以問太學士嚴嵩曲爲營解

上意終不釋文華聞而大懼是時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異同文華自江南旋恣睢暴戾公卿多所凌侮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折之楊宜既罷高文華

皇明學錄卷之七

七

雅欲以胡宗憲代默復推用王誥由是嵩文華惡默滋甚及是文華謀所以自解者稔

上喜告誥乃指默部試選策目有漢武唐憲咸以英睿興盛業晚節乃爲任用匪人所敗等語指爲謗訕奏之因詭言臣受

皇上重托爲人所嫉近奉命還京臣計零寇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今復一敗塗地皆由默恨臣前歲見劾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迫臣繼論曹邦輔延今半耳地方之事大壞昨浙直總督又不推宗憲而用王誥抵塞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

旰之憂何時可釋也默罪廢之餘

皇上洗癡錄用不思奉公憂國乃懷奸自恣敢干非上如此臣誠不勝憤憤昧死以聞

上覽大怒詔禮部三法司及該科叅看覆稱默執偏自用失大臣體至其策問所引漢唐又非所宜言

上以語涉黨護切責尚書王用賓等各降俸三級而下默鎮撫司拷訊刑部尚書何鰲遂坐默比擬子

罵父者律絞

上曰律不著臣言君人謂必無也今有之其加等處斬錮于獄遂論禮兵二部曰南賊一事坐視人臣

皇明學錄卷之七

七

都不盡忠文華非告密者楊宜已黜仍革去冠帶爲民曹邦輔今巡按御史逮繫來京問此任便推補王誥不必今仍舊職胡憲陞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軍務尋陞湖廣按察司使張景賢右僉都御史代邦輔後邦輔逮至謫戍邊默竟瘦死獄中默博雅有才辨以氣節自負初由吏侍擢冢卿旋忤旨罷去久矣

上念默召復其官時官邪賂彰文武輻輳嚴氏所吏兵卿正唯唯受成而已默自以受

上特知毅然與爭行止其氣甚壯然褊淺頗僻在銓

省奸以愛憎軒輊人又頗私鄉舊明以恩威自歸以是士論亦不附之及爲文華陷死代之者爲吳鵬歐陽必進率開其垢濁公爲嚴氏開騙局遂致公道悶塞中外困敝人心乃復思默而憐之

總督胡宗憲以浙江王家山捷聞請錄容美應集田九霄舍人田九章及原任留守王倫功

上從部議命九霄襲宜撫職以紵衣一襲賜之九章給冠帶倫復原職仍將兵殺賊

俞原任海寧把總指揮丁瑾原任浙江都司署指揮俞事梁鳳並以爲事官充叅將領兵勦賊用總

皇明聖條錄卷之七

督胡宗憲薦也

兵部奉旨覆議九卿科道條陳禦寇事宜一選武職海上將官惟盧鍾俞大猷可用宜貸罪還職責其後功浙直總兵劉遠未暗水戰宜罷回南京左軍帶俸一任文職教授韓宗福通判羅拱辰俞事董邦政皆知兵不宜以註誤廢棄典吏吳成屢立奇功當不次用之一精選練鄉兵招募雖多可用者少且浙直沿海一帶原有各衛所軍平時既以民養兵臨事復以民衛民殊失

祖宗設軍之意請汰去鄉兵之老弱者而脩舉各衛

所軍政募民開墾屯田以充月糧其浙直通泰之

間最利水戰往時多用沙船破賊宜視客兵例厚

加賞給以招徠之一慎徵調土夷驕悍難使毛葫

蘆諸兵道遠不能猝至不如用嵩盧礦夫及附近

軍民兵之易集者一處軍餉兵興以來賦額日增

而最不便者爲提編銀請量留應天浙直歲運之

數及查取兩淮川廣鹽課各山香銀閔鈔以舒民

力其民兵二食各府州縣比原額量加一倍千丁

田取之沙兵工食于浙直不被兵之處派之主客

兵糧及犒賞軍器于軍門所奏留銀給之一守要

皇明聖條錄卷之七

害防禦之法守海島爲上宜以太倉崇明嘉定上

海沙兵及福蒼東莞等船守山陽馬蹟寧紹台溫

及下八山採補福蒼東莞等船等普陀大衢其陳

錢山爲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約東海尾交接

江洋亦屬要害宜令通泰兵備叅將督水兵固守

萬一登岸則付總兵以陸兵遮擊之一明職掌浙

江叅將俱隨時倡設職守未明請以杭嘉湖爲一

道溫處爲一道寧紹爲一道各給勅符旗牌其臨

觀昌國金盤等處把總一如直隸事例聽撫按會

舉溫處守備及舊設浙江總督備倭都司係冗員

宜裁華一明賞罰以軍中功次爲五等一論首級凡軍民臨陣擒斬有名賊一人者陞授三級不願陞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人及陣亡者陞授一級不願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人陞授署一級不願陞賞銀二十兩一論奇功如在海遇賊能遏其近港即近港能遏其登岸又如登岸有衝鋒破陣追之出境者有所部兵少而斬獲多者均謂奇功聽督奇紀功御史勘報破格陞賞一分信地凡守備把總及海防府州縣佐各有信地賊至不能拒守固有常律若能奮勇斬擒許

皇明聖訓卷之七

以贖之即罪少功十仍以功論如賊從他路出境有邀截擒獲者所得即以與之仍照例陞賞一明級職武將自守備以下文官自海防同知以下所將卒五百擒斬真倭五人陞一級十人加一級所將卒一千每五人陞署一級十人實授一級各以遞陞至三級而止如先獲功後失事革職者唯贖其餘功罪恭將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副總合所屬通論巡撫隨之一行撫諭近侍郎趙文華獲倭倭如入寇海賊俱係日本所屬野島小夷爲中國逋逃所引其王未必知也乞遣官勸朝鮮令其傳

諭日本王禁戢諸島跳入詔俱如諫行鏗大猷姑世以爲爲事官推用事軍併叙詔諭一事禮部再考

祖宗時故事以聞于是以大猷充鎮守總兵鏗充鎮守副總兵董邦政復原職添註海防韓崇福等錄用有餘

禮部覆查

祖宗時宜諭日本

故事宣德七年曾遣內臣柴山賁勅至琉球令傳諭日本來朝嘉靖二十年爲宗設等犯順而琉球貢士適來復令諭之此皆以夷馭夷事之已效者

皇明聖訓卷之七

上

也今朝鮮慕義在琉球之上又嘗有遞殺宗設功爲諸夷所憚請俟其至給勅宣諭如兵部言詔可既而會浙直奏凱事寢不行

吏部以工部尚書缺會推侍郎趙文華

上悅曰文華資誠祭海受命督察宜有恩獎此推基爲得人其陞工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以賞訐發不臣之功

倭船四十餘艘至乍浦登岸流劫嘉興松江等處兵部言昨歲浙江巡撫胡宗憲請遣使宣諭日本國王禁戢島夷并招還通番商犯許立功免罪既

奉俞旨遂以寧波府生員陳可願蔣洲往至是可
願還言初自定海開洋爲颶風飄至日本國五島
遇王直毛海峰等言曰本國亂王與其相俱死諸
島夷不相統攝須通曉諭之乃可杜其入犯有蔭
摩洲賊舟未奉諭已先入寇矣我輩悉坐通番禁
嚴以窮自絕實非本心誠令中國貸其前罪得通
貢互市願殺賊自效遂留蔣洲傳諭國王於若輩
不便設難邀阻或由懷戀故土擬成此機會立功
自歸乞令本兵諫其制諭所宜俾臣等奉以從事
疏下部覆東南自有倭患以來有言悉航海奸商
王直毛海峰等以近年海禁太嚴謀利不遂故勾
引海島爲寇者有言彼國遭荒米貴各島小夷迫
于飢窘乃糾衆掠食國王不知者用兵數歲捕獲
亦多招報泰釜茫無可據故昨歲禮部從撫臣之
請遣使偵之今使者未及見王乃爲王直等所說
而返其云禁諭各夷不來入犯似乎難保且直等
本我編民既稱效順立功自當釋攻止兵乃絕不
言及而第求開戶 隱若夷酋然此其姦未易
量也宜令宗憲等振揚威武嚴加提備仍移文曉
諭直等俾勦除舟山等賊巢以自效其信果海瑞

清蕩朝廷自有非常恩賞其互市通貢姑俟蔣洲
回日夷情保無他變然後議之疏入報可
命四川巡按御史逮原任遊擊曹克新送法司問
初川兵既敗總督楊宜令克新收合散亡而全軍
皆逃無一留者克新謂已有督押責慮各兵沿途
生事辭行千宜宜固留之不聽遂劾其違令喪師
不治無以肅兵律故有是命
倭船二十餘艘自浙江觀海登岸攻慈谿破之殺
鄉官副使王鏐知府錢渙等大掠而出
南直隸續至倭三十餘人犯鎮江瓜州儀真等處
江北倭寇流劫至圖山北等港無爲州同知齊恩
率舟巡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
叔仲實弟寶榮姪慎寅友良大鄉孫童俱在行嵩
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會
伏發賊四合圖恩等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
力戰皆死之獨嵩慎三人得脫賊乘勝遂至金山
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臣于江中
倭寇復攻慈谿入之時兩浙俱被倭而浙東則慈
谿焚殺獨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
間皆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巡按御史趙孔昭

以聞詔總督胡宗憲亟圖勦寇方略各處調兵巡撫官有滯留不發者罪之

御史趙孔昭勘上松江嘉興等處官軍失事狀

上從部議擬以指揮火雷等十二人失守信地下御史逮問指揮邢鎮督禦無策降二級指揮王彥忠等十人赴援不力奪俸半年布政潘恩副使鄭光溥指揮許文學等三人以無功奪俸三月唯有功指揮徐行捷贖罪陞陣亡指揮李上一級世襲給賞烏程知縣張晃及指揮蕭堯卿等四人各有差倭寇犯直隸西庵沈莊清水窪等處掠兵官俞大猷明馭倭錄卷五十五

猷蘇松海防食事董邦政帥兵擊之斬首三百餘級賊逃陶山

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等處佐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千崇德三里橋三戰俱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候槐阿衡忠義官霍貫道俱死之賊乘勝攻桐鄉不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及是役論者謂兵興以來用寡敵衆血戰第一功禮雖陷敗然海等亦病鎗奪氣未幾遂就撫云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上王江涇平倭功次詔賞

趙文華胡宗憲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進保靖宣慰使彭蓋臣未順宣慰應襲官舍彭翼南階俱昭毅將軍陞遊擊鄒繼芳官一級仍與指揮王杜各賞銀二十兩指揮同知孫敖丁僅許以功贖副使陳應魁劉懋孫宏軾未政郭乾參議王繼洛僉事王詢及間住右通政呂希周各賞銀二十兩繼洛宏軾仍各加俸一級參將張國威指揮王欽王彥忠樂墳千戶崔廷潤分別犒賞其餘獲功人員曾勇等二十一人陞錄有差

南京兵部尚書張鰲巡撫鳳陽都御史陳儒各奏

倭寇突入淮陽焚通都民舍浙逼南都急遞調客

兵應援兵部議覆從之勅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至浙江等處禦寇先是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奏新舊倭賊合黨流突浙之東西勢甚猖獗請簡命才望大臣一員督兵應援兩浙且為南京保障下兵部覆議遂命良才辭行因陳便宜三事一處調募謂本部原議調河南

睢陳兵二千募民兵一千陝西兵三千徐邳民兵三千但陝西兵道遠不能卒至又未有將領宜用兵備參將各一員統之睢陳存留之卒分隸各衛

已久勞難遽集請暫以叅將所部入衛民兵代之
聰訓門淮鹽銀資至徐州募道里頗遠宜借用
太僕寺馬價銀三萬隨催鹽銀補還若徐邳壯卒
不及三千之數當量募山東兵補之一謀軍餉乞
勅戶部選一司官精敏者給銀五萬兩隨臣向往
以便支給如有不敷聽于所在積貯便宜取用一
議任使舉本部郎中郭仁員外郎王遶隨軍贊畫
閑住總兵官徐珏革任守備何鳳督戰立功俱從
之

命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趙文華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提督浙直軍務勅文華官秩倭無義旋當清

蕩已而海警屢至因

上屢詰懼誅乃攻李默誹謗爲脫罪地

上果大悅陞文華尚書加宮保嵩因薦文華有文學
宜供玄撰

上不允及是倭患日甚浙之東江之南北攻城殺將

羽書日夕數至于是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業已
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

上復諭大學士嚴嵩以南地人事物情再問文華令
備細以實對嵩知

上覺其欺詞窮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
師嵩從中爲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俟文華
至宜仍遣督察則諸臣不敢欺蔽寇滅可期

上乃止良才勿行今文華即往提督軍務賜勅遣之
文華因奏薦文武官知兵可用者副留守朱仁守
備朱庵戶部郎中陳惟舉工部郎中陳茂禮新補
雷州知州盧孝達原任漳州通判黃元恭請悉叅
自隨與良才所舉何鳳郭仁一體效用詔可

以江南北被倭今各處督撫官發銀糴米并發存
留預備倉儲充軍餉兼以漕糧未過淮者兩淮司
工部餘鹽銀未解者量留助之仍懸示勸借價格

凡軍輸銀百兩或米百石以上者勅旌其門一百
兩一百石以下與五十兩五十石以下者有司量
加獎示以激勸從戶部請也

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以倭寇犯江洋請治操江
都御史史褒善奏將樊景陽把總張成已姜旦巡
撫都御史張景賢失事之罪而錄陣亡百戶戚繼
爵後詔停褒善俸祿景陽成已職俱戴罪殺賊景
賢姑免究且下御史問繼爵贈官陞襲如例
以倭寇亂命再調未順保靖土兵六千聽總督胡

宗憲調度守浙直募南贛兵千人兩廣水兵五百
聽南京兵部尚書張鑑調度守南京從二臣請也
倭寇自慈谿入海泊魚山洋聽撫賊毛海峰等助
官軍追擊之擒斬首八十人

浙直總督胡宗憲遣使至桐鄉縣諭賊首徐海陳
東解圍海聽命歸我俘二百人東不從復留攻一
日如退也午浦

詔留浙江原派河工銀三萬六千兩于本省充餉
總督胡宗憲請也

降海防僉事董邦政為蘇州府同知仍戴罪勦賊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十一

坐督戰退縮為御史周如斗所劾也未幾總督胡

宗憲以四月中清水窪等處捷聞稱邦政及總兵
俞大猷功邦政得免戴罪仍送吏部擬陞四品職
級大猷復祖職時邦政聞左遷報已移病先歸部
疏未及上如斗復論其怨望託病之罪乞加重處
浔旨東南多事之際若遷謫官聚因託病諫罷反
遂其私今亟催赴任如再遲延以法治之

勒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開住劾褒善駐蕪湖
聞有倭自浙西突至即以是日馳往徽寧避之賊
渡江陰過狼山直抵瓜州至楊州寶應城賊大掠

江防地官軍無能禦者于是南科給事中張師
載論劾褒善選悞失職遂坐免

總督浙直胡宗憲請錄浙江三里橋死事諸將佐
擊宗禮等詔贈禮都督同知廕一子指揮僉事世
襲鎮撫侯槐阿衡各襲陞其子二級義官霍貫道
贈光祿寺丞廕一子知印出身

廣東倭寇劫掠潮州等處撫臣談愷以聞請以本
省兵船調赴浙直軍門者掣還自救其軍餉取之
賊罰部履並海諸省俱係要地宜令愷與胡宗憲
酌議彼中事勢緩急以為去留不得自分彼此餘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十一

當如議從之

蘇松倭寇自黃浦及七丫港遞出海總兵俞大猷
督水兵追戰大敗之斬首三百餘級

浙江倭寇攻仙居縣陷之乘勝趨台州副總兵盧
鏗及把總艾升等引兵擊之於彭溪鎮擒斬二百
餘人

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朱舜民浙江布政司右叅
議王詢俱為浙江按察司副使而調山東按察司
副使陶大年於福建俱海道時總督胡宗憲論劾
福建副使杜拯浙江副使蔡揚金鄭光溥皆文墨

士不諳軍旅緩急不足恃請移之他所而以原任副使茅坤等代之吏部謂坤等以罪廢不當用乃改擬舜民等名

上從部議仍令申飭各撫按官今後有以考察論罷官乘間濫舉者罪之

巡撫應天都御史張景賢奏四月中福山港水兵叛降倭寇引入內地劫掠因劾把總指揮姜旦貪殘激變等罪詔巡按御史逮旦至京問

總督浙直胡宗憲奏賊首毛海峰自陳可願歸後嘗一敗倭寇于舟山再敗之于歷表又遣其黨說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諭各島相率效順中國方賴其力乞加重賞兵部覆兵法用間用餌或招或撫要在隨宜濟變不從中制今宗憲所請當假以便宜使之自擇利害而行事寧奏請詔可

浙江巡按御史趙孔昭顯奏倭寇犯兩浙前後官軍死事者海寧衛指揮徐行健死乍浦王橋松門衛指揮程錄死嘉興南關溫州府同知黃釗死紹興桐山處州衛百戶方存仁死青田江皆忠勇宜錄因請治失事官罪詔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勿問副總兵盧鏜降祖職三級叅將丁僅副使許東

望劉壽各停俸戴罪殺賊叅將王元相降祖職二級與總兵劉遠俱革回原衛叅政孫宏軾降二級仍聽用軍門嘉興府同知張大賢曲入絕各奪俸半年副使劉懋寧波知府張正和溫州知府賀涇嘉興知府宋治平陽知縣李伯遇嘉興知縣陳松秀水知縣張烈文各奪俸三月慈谿知縣柳東伯以縣被陷黜為民守備張大本等三十五人下御史問黃釗贈右叅議廕一子為國子生徐行健贈都指揮使廕一子百戶程錄方存仁贈襲如例仍各立祠死所祀之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官軍追擊倭寇于乍浦大破平之初浙西寇唯陳東所部最強久擾新場既而徐海後至與之合相鄉之圍海先在三里橋陣傷推東前進久之不克及胡宗憲間使至海麾其兵遽退東不得已從之遂于海有隙宗憲微知其情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為內應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所部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巢用火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回被擄男婦七百餘人餘賊有遁入海者指揮鄧城因率兵追及之沉其舟無一

得還

陞呂城守備王介為遊擊將軍仍領兵殺賊以總兵徐珏未將左瀨唐王中軍朱仁俱赴軍門犒賞初六月中倭寇犯丹陽介等督兵追至孟河賊移泊桃花等港口登岸焚劫介迎戰敗之珏等俱有斬獲功至是總督尚書趙文華以聞故有是命

巡按浙江御史主極條陳備倭事宜其畧言倭夷之情有四一登岸之初必盡焚其舟楫不返顧故其黨皆為盡死一攻城臨敵必以被掠之民使為前驅以自蔽而徐出其銳兵乘我之乏一遇客兵

皇明欽使錄卷之七

七

精勇先示以誘誘之總地則伏起夾攻我兵遂亂一所掠寶貨往往得勝而逃走之陣前伺我兵逐利之際因還擊之此賊之所以常例也而我兵之弊亦有四哨探不明攻守無措故每戰墮賊術中宜多選精銳便捷之士而重其賞罰一入探姦細宜許其投首免罪厚加優卹一新募官兵原無定額事無則日冒工食有事則渙然解散宜將見在水陸官兵汰其老弱清其貫址專其統領定其行伍則軍有節制遇敵不亂一調來客兵多非傳練止招集四散以足其數而領兵者又非原管主帥

故臨敵則圖利而輕進遇急則索賞而留難宜嚴復客兵原練之數即以舊將領之使將兵相習乃得其死力兵部覆言可行得旨如議

以四月倭寇掠瓜州燒漕糧三萬四千餘石奪槍兵官署都督僉事方恩俸三月下把總指揮千百戶并官于御史問

提督浙直軍務尚書趙文華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鶚以乍浦捷聞因題奏六月中各哨官兵首功前後共二千餘級兵部覆奏徐海雖稱效順而擁衆自保情狀叵測宜令所司

皇明欽使錄卷之七

七

嚴為之備不得借口投降貽患地方各處戰功請行巡按御史覈實賞從之時浙東僊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畧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已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及蘇松寧紹等處相繼告捷賊勢衰矣

官軍進勦海寇徐海等于梁莊大破平之初海既縛獻陳東等退屯梁莊聽撫時索贖索賞進退未決其部衆無所得食稍稍出營鹵掠至是官軍四面俱集保靖容美兵自金山至末順兵自乍浦至趙文華遂欲乘勢勦海執海衆却掠為辭使人責

聞之海知有變乃阻深塹自守為迎戰備言好既
絕我師遂薄賊營火大風縱火諸軍鼓譟從之海
等窮迫皆闔戶投火中相枕藉死于是浙直倭寇
悉平

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奏上四月中安港金山諸
臣死事把總劉堂立功百戶徐顯鎮江同知劉希
召指揮孫金玉果蘇州同知袁文貴指揮朱昆畏
怯觀望之罪兵部覆奏故無為州同知徐恩舉家
死難宜優叙千戶沈宗玉王世臣宜如例恤錄堂
等宜下御史問文貴且調海旨俱依擬乃贈恩為

聖明耿倭錄卷之七

生

光祿寺寺丞廕一千入監讀書仍厚卹其家宗玉

世臣俱贈指揮僉事子孫陞襲一級

巡按福建御史吉澄言三月間倭寇百餘人流劫

古田殺備倭指揮便劉灼副千戶王月請治失事

參將尹鳳都指揮王夢麒王鎮來熙指揮秦經國

等及參議吳天壽僉事袁洪愈知州鍾一元之罪

詔贈月都指揮同知並灼立祠致祭革鳳職并夢

麒等下御史問天壽等各奪俸三月

以直隸應天池州等府水災蘇松常鎮四府被倭

各量免秋糧及折徵衛所屯糧有差

提督浙直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奏上八月中梁莊
平倭功次共斬首一千二百餘級因言水陸諸寇
相繼蕩平皆

上穹默佑聖武布昭非將帥之力能及此兵部覆請
錄未保二土司彭蓋臣彭翼南彭明輔彭守忠等
及文武將吏功祭告

郊廟

社稷以明德意

上曰妖氣蕩平仰賴

天地洪庇朕心感悅胡宗憲趙文華阮鶚先賜勅獎

聖明耿倭錄卷之七

生

勸彭蓋臣彭翼南陞右叅政管宜慰司事仍各賞

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彭明輔彭守忠賞銀四十

兩紵絲二表裏各處調至將兵數多督撫即時慰

酌散回趙文華令還京祭告

郊廟禮部擇吉具儀以聞

巡按直隸御史吳伯朋奏倭寇犯楊州前後諸

臣死事狀請追錄故同知朱東叅將張恒千戶羅

大爵張希岳百戶魯沂王元鎮撫楊佳等而治指

揮張明化等十二人把總韓德禎等十人失事之

罪兵部覆奏得旨哀贈布政司左叅議仍廕其子

學伊爲國子生餘各以例優卹張明化等下御史問德禎等降三級

改授丁憂浙江布政司經歷吳成器爲紹興府通判仍令奪情視事成器由吏員初任會稽縣典史以倭功陞布政司經歷及是聞父喪當去總督胡宗憲稱其敢死善戰撫士卒有恩請量改郡職使之仍舊練兵從之

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奏浙西倭寇雖寧而浙東丘家洋餘賊四百餘人奔避山奧與舟山賊合黨宜敕守臣嚴爲之備兵部覆奏從之

聖明敷倭錄卷之七

卷七

贈慈谿縣故省祭官杜槐爲光祿寺丞仍廕一子爲國子生并贈其父文明爲府經歷俱命有司立祠祀之初倭入慈谿槐父子率兵追敗之于王家團及橫塘等處海道副使劉起宗因以便宜委之防守餘姚慈谿定海三縣未幾與賊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愧亦數被鎗墮馬死時文明別將兵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望斗師陳福二賊賊驚逃呼爲杜將軍已而復追賊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後繼陷沒至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聞其事于

朝因有是命

以浙江平湖桐鄉慈谿僊居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崇德海軍諸縣被倭減免稅糧有差

准直隸蘇松兵備叅政兼副使任環回籍守制以倭寇平從其請也

初五月中倭船四艘自浙江敗還飄泊至朝鮮境朝鮮國王李岷遣兵邀擊于海中盡殲之得中國被擄并助逆衆三十餘人至是因遣陪臣沈通源等入賀以聞并歸我俘

上嘉其忠願資銀幣仍賜

聖明敷倭錄卷之七

卷七

聖書褒獎通源及獲功人李潤慶等皆厚賜而遣之以海寇平加提督尚書趙文華少保餘官如故仍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陞總督侍郎胡宗憲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右僉都御史阮鶚爲右副都御史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德兵徐珏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陞遊擊尹秉衡叅將唐王留守王倫朱仁各二級兵部郎中郭仁爲光祿寺少卿工部郎中陳茂禮戶部郎中陳惟舉叅政汪栢任環副使徐洛劉燾叅政孫宏軾叅議王詢余事李如桂中書舍人羅龍文把總汪浩田有年

備朱應夏時參將左瀨婁宇指揮王文澄鎮撫劉經各一級知府盧孝達朱治同知孫大顯通判韓崇福黃元恭知縣張烈文主簿曹廷惠大使賈湧各俸一級參將丁健遊擊曹克新指揮朱文樂填各堆贖原任副總兵盧鐘泰將李經陳光祖張凌都指揮戴冲霄王國賢各堆復原職賞撫田九霄銀五十兩仍復祖職原總兵俞大猷署都督僉事照舊管事賞知府景葵三十二員各銀二兩原任總兵羅希韓盧鐵斧小旗謝得行等十人總督軍門分別犒賞陞巡按御史周如斗趙孔昭各俸一級仍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賞巡撫都御史張景賢等巡按御史吳百朋等各銀十兩紵絲一表裏陞致仕尚寶司卿史際爲大僕寺少卿原任通政呂希周爲通政使通判任中立爲府同知各致仕陞已土官汪相向盛部兵劉進贈官給銀如例通政朱尚禮等五人准宥罪給冠帶賞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各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成國公朱希忠等各三十兩二表裡侍御郭朴等各十五兩一表裡本兵尚書許論二十兩侍御王崇沈良才十兩各一表裡職方司郎中方祥五兩

卜式之言曰天子誅匈奴臣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武帝好大喜功此言猶近于逢迎至於世廟時江南之有倭患所謂剝膚之災士大夫坐視不爲國分憂于汝安乎史主事際得之矣宗憲廓落有度妙在于用人于時縛陳東劉徐海誘王直大都以口舌成功則如呂希周范坤輩豈無一言之助而世槩以居閒訾之過矣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卜式之言可思也贈松江新場陣亡參將尚允紹爲都督僉事廕一子千戶世襲指揮李田鮑東萊千戶郭勛崔彥章李尚節李昂百戶趙武陳清各贈官陞襲如例以直隸鎮海太倉金山松江青村南匯諸衛所被倭改徵地屯糧折色一年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勘上蘇松常三府文武官備倭功罪詔陞副使王崇古知府林懋舉方應同知都文奎知縣楊旦楊芷參將婁宇指揮陳習把總王應麟楊尚英各俸一級賞知府金豪同知李敏德熊輝通判余玄推官毛起知縣杜時芳莫抑王其勤都督萬表周于德遊擊白汝都司余昂各

賞銀十兩原任把總劉鍾准復職死事知縣錢錫
磨一子錦衣衛百戶指揮同知徐承宗等六人處
死

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兵自浙江平寇還驕甚無復
紀律所過肆掠商民緣江上下多被焚劫者御史
屠仲律以聞請治主將彭繼臣彭翼南罪兵部覆
蓋臣等平賊有功新受恩賞遽加罪黜恐孤遠人
效勞之意止宜切責之并治其部兵之首亂者得
旨土兵沿途騷擾本宜治罪但念殺賊獲功蓋臣
等姑勿問今後浙直督撫官各遵前旨團練鄉兵
皇明欽使錄卷之七

禦賊不得輕調客兵

尚書趙文華條陳海防事宜六事一弛海禁謂濱
海細民本籍採捕為生後緣海禁過嚴以致資生
無策相煽從盜宜令督撫等官止禁通番大舡其
餘各聽海道官編成排甲稽驗出入照舊採捕一
一事權謂江海之防

祖宗設官分職各有定守邇緣倭患猖獗隨宜更設
以致事權不一南北扞格彼此推調操江都御史
出外駐劄而聽劾于巡江御史既失居重馭輕之
勢金山副總兵即舊之備倭總督乃無會哨江凡

之權錢糧仰給巡撫舡兵無所分屬卒然有警難
以調度請以江海之防分為三節自南京至儀真
為上節責之操江衙門而會哨于儀真自儀真至狼
福二山為中節責之常鎮儀真楊州泰將把總會
哨于狼福而巡江御史駐劄鎮江泰將之自狼福
至金山副總兵常川會哨巡江御史兼轄之其兵
舡錢糧各以所屬巡撫料理庶統屬分明臨事可
得實用一留班軍謂鳳陽中等九衛所官軍專為
護守

陵寢而設至末樂間摘戢運糧正統己巳之變赴京

皇明欽使錄卷之七

牛

班操今倭猖獗止存老弱守城兼以連歲水災民
逃軍竄防守不備請以江北各衛所官軍俱暫留
彼處防守一足兵餉謂水路定兵缺行糧食乞留
漕糧三十二萬七千石分貯要地克十萬客兵七
八月之用仍查催未完軍餉糧銀嚴補一治孽本
謂浙江一省項以倭寇增設總督又加巡撫勢如
持衡未免偏重請改浙江都御史于福建駐劄漳
州巡歷興福諸郡將沿海通番之民責之嚴撫一
舉遺才地方多故員才遺佚之士有扼腕思奮者
如原任翰林院編修唐順之右中允秦鳴夏孫泰

政胡松翁大立周相副使李文進等俱宜錄用以濟時艱疏下令所司覆議俱從之

以賊首陳東等伏誅告于

太廟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捷奏復福二山乃倭出之處請增募水兵萬人福蒼沙船三百艘分發叅將等官操練兵部議從之

旌表孝子一人寧波府慈谿縣生員向叙初倭入慈谿叙扶母以逃避賊欲殺其母叙泣請以身代賊竟殺叙釋其母邑人稱孝云

聖明欽倭錄卷之七

光緒

嘉靖三十六年

改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鶚于福建其浙江巡撫事務命總督胡宗憲兼理從侍郎趙文華奏也

總督侍郎胡宗憲請于浙江提編明年均徭及明年里甲海防從之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都御史蔡克廉請築寶應縣城以防倭患工部議覆從之

詔以鳳陽府所貯折糧銀二萬兩及楊州沒官田租銀給工費

命浙江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劉顯充叅將分

守蘇松

兵部覆南直隸督撫等官胡宗憲等奏直隸沿海之地水兵把總則有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鎮江圖山五總然各守信地不相聯絡宜添設遊兵一部撲給福船五十艘令把總官一員統之以爲聲援仍聽副總兵調度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吳伯朋勘上三十五年五月以後倭犯通州官兵前後共斬首一百四十四級俘獲頗衆宜加甄錄以勵人心

上命賞巡撫都御史陳儒銀二十兩綵幣一表裏陞

聖明欽倭錄卷之七

三

與備副使馬慎知州喻南徽判官施耀海門知縣趙卿等各一級仍賞慎歡銀十兩千戶陳迂以托疾規避降二級

江南自乍浦沈莊捷後浙直之倭悉靖唯寧波府定海舟山倭據險結我兵環守之時出劫略不能免是時土兵狼兵及北兵胡兵悉已遣歸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刺鎮溪桑植等兵六千人始至總督胡宗憲乃習防春汛分布浙直要害而簡麻寮桑植二司殺首九百人隸總兵俞大猷令經甯舟山之賊會十二月二十日夜大雪大猷乃督官兵

及桑麻兵環巢四面攻之賊悉出敵殺土官莫翁
送諸軍益怒競進賊大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積
薪草以棕葉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諸軍共斬首
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被掠男婦得者百餘人
賊遂平捷聞

上命賞宗憲及巡撫阮鶚銀四十兩彩段二表裏陞
大猷署都督同知兵備副使王詢官一級賞都指
揮路良把總指揮張四維銀十兩桑植安撫向仕
禮麻寮千戶唐臣各與四品服贈陣亡莫翁送安
撫給卹如例

聖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巡按御史周如斗類斯三十四等年諸臣禦倭罪
兵部議覆得旨指揮戴紳等十三人下巡按御史
逮問副使王崇古僉事董邦政及參將等官莫宇
等三十二人各陞俸一級進擊將軍曹克新准復
原職知府等官方應等十五人各賞銀十兩武生
胡亘朱先各陞二級死事省祭張邦定生員閔電
給其子冠帶仍復其家原任操江都御史史襄善
陞大理寺卿原任通判劉本學陞運司同知各致
仕督察侍郎趙文華仍賞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裡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捷疏陳江防事宜一補額軍

原額江操官軍一萬七千餘名今缺少大半宜行
南京錦衣等衛所照數勾補毋得營改別差避重
投輕一擇將領新江口把總哨總衛總等官舊規
俱守備衙門推委官之賢否豈能盡知宜令操江
會同選補一重責江海水面無限隔雖經分屯
把守逐節會哨若使拘泥信地不應援亦難防賊
宜將兵分正奇南北內外互相援剿有功失事各
規主客通論一懸異賞倭寇新來之船中無所及
其滿載而後尾擊則地方已受害甚矣請以迎擊
來船之賞列之連擊去船之上去船止論首功來

聖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船兼論船隻兵部議覆報允
昨年十月間倭賊八十餘人入據福建詔安縣城
官軍併力殲之至是御史吉澄勘覆諸臣功罪以
聞得旨僉事王時槐陞俸一級指揮黎鵬舉准贖
仍與通判等官汪全等五人各賞銀十兩巡海僉
事盛唐分守參議顧鼎免究守備指揮等官顧喬
岳等十一人下巡按御史逮治
倭犯江北先一舟自如皋縣掘港登岸焚劫賊七
十餘人官軍合勢急擊殲之于白蒲鎮
倭寇五十餘人自衛山登岸浙江海道副使王詢

誘而擒之

江北倭寇大至自江洋二洲掘港呂四場等處登岸凡二千餘人流劫海門縣

倭至通州攻城不克遂分二路西行犯如皋泰興是日復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

倭至揚州營千灣頭鎮數日遂犯高郵是時金沙倭復犯如皋至泰州

高郵倭入寶應縣信宿而去突犯淮安府掠船四十餘艘旋入寶應縣燒毀官民廨舍

揚州倭自淮子沙進犯天長縣都司沃田把總岳

皇朝通志卷之七

生主

君寵禦之皆敗亡其卒一百七十餘人賊遂入縣治劫掠已乃由石梁趨盱眙縣復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

寶應倭掘縣北土堤泄上河水入乃駕舟溯東鄉由鹽城至廟灣入海居數日開津東遯

泗州倭分衆犯清河攻入縣治縱火焚劫而去遂侵淮安府

巡撫鳳陽都御史王誥以倭勢猖獗請給旗牌及叅叅將王介黑孟陽致仕叅將王元伯故違節制

當究部覆得旨旗牌准給介等姑令戴罪勦賊

以揚州倭患聽留兩淮餘鹽銀三萬兩仍提編明年均徭助用

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奏留松江府漕米五萬石以備兵餉從之

倭入安東縣進屯縣治縱火劫掠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督水陸兵擊倭于安東縣

將劉顯率苗兵直前衝賊親斬其渠首賊衆披潰諸軍鼓譟繼進賊走爭舟我水陸兵夾擊之斬

百餘級賊多焚溺死者餘衆乃駕舟奔逃退泊于雲梯關尋自刀門港遁

皇朝通志卷之七

三十四

南京科道等官劉堯誨等言倭寇攻掠揚州高郵勢且侵及天長六合去留都不數舍夫淮揚爲運道要衝則當爲國家血脉之慮留都係

陵寢所在則當爲國家根本之圖惟陛下速責諸臣刻期勦滅仍重究叅將黑孟陽等以

嚴失事之罰上以爲然命南京兵部撫操官及各督撫諸臣亟調

兵驅勦不得怠緩仍擬黑孟陽故罪革把總韓德禎備倭王表職俱令立功自贖

命兵部右侍郎江東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

山西保定河南等兵以北樓口遊擊丘陞京營叅將徐珏陞萬全都司夏時爲遊擊丘分統其衆往淮楊勦除倭寇

有所桅倭舟一艘飄泊海州東陬山居數日奪舟而去

楊州備倭叅將王介叅兵備副使馬慎沮撓軍機侵削兵餉又言慎令馬公子奪所斬賊級爲功馬公子者尚書馬坤子也疏下兵部都察院閱奏言用兵重事文武官不相和協難以成功慎宜革任回籍馬公子下巡按御史逮問并勘介疏中情實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卷之七

且奏介姑令戴罪剿賊從之

按劉顯以副總兵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爲禮顯以違

制劾之汝言僅罰俸兩月而尚書徐學謨言之以爲近來未有之事而不知王介之更異也王介一叅將耳而叅兵備副使爲阻撓軍機即令文武不和亦宜兩罷而獨罷副使且及尚書馬坤子亦下御史逮問其言蓋無不行真異事哉是時倭患方熾

上意右之而臺省遂不敢有言然則

朝廷何嘗不重武臣武臣不自愛耳

浙直總督胡宗憲淮揚巡按馬斯臧各以江北倭患平定來聞詔兵部侍郎江東統兵還京東奏留叅將徐珏所領保定兵駐揚州防冬汛遊擊止陞夏時所領山西河南兵各遣歸許之

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回籍以刑部尚書歐陽必進代之是時

上欲先建正朝門樓責成甚急文華雖慄然實無應卒理劇才不能奉旨

上滋不懌且稍聞其連歲視師江南黷貨殃民要功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卷之七

債事之詳欲黜免之重違大學士嚴嵩意乃先論問嵩門樓辦料何遲該部不專管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者嵩爲回護言該部正官事繁即今門樓木石物料俱集須欽命侍郎及該監官各一員專管文華因昨歲暑南征致疾似非旬月可愈若二侍郎俱有差部事缺人管理添設侍郎一員協理之蓋嵩猶未知

上已廉知文華奸狀故也于是工部疏請如嵩指詔以侍郎雷禮太監袁亨管理營造仍添註工部侍郎一員命吏部推擇以聞吏部乃以掌通政司事

工部左侍郎盧勳及嵩子世蕃名上世蕃時以工部左侍郎掌尚寶司事也

上點用勳文華隨上疏請暫命署印侍郎賜假靜攝旬月稍可即出趨事

上曰今大工方興司空乃其本職趙文華既有疾其今回籍養病即推勤能堪司空任者以名聞吏部以必進應詔

上以其年老問嵩嵩曰必進雖年六十精力尚健前建重城時必進任工正區處諸事著有勤能績上乃用之已遣給事中鄭國賓御史宋儀望監視工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主事

程

先是浙直總督胡宗憲爲巡撫時奏差生員陳可願蔣洲往諭日本至五島遇王直毛海峯先送可願還洲留偏諭各島至豐後阻留轉令使僧前往山口等島宣諭禁戢于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其咨送回被虜人口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僧德揚等具方物奉表請罪請頒勘合給貢護送洲還及前總督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吏情者亦行至豐後島遣僧清授附舟前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奸商潛引小島夷衆義鎮等初不知

也于是宗憲疏陳其事言洲奉使宣諭日本已歷

二乃所宣諭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有進貢等物而實無印信勘合雖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罪無所逭但義長等既以進貢爲名又送還被虜人口真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以禮遣回今其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國王將倡亂各倭立法鈐制勾引內寇一併縛獻始見忠欵方許請貢疏下禮部言來使宜優資遣回如宗憲議其宜諭一節事關國體未可輕易詔仍詳議具奏部臣乃請令浙江布政司以有司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七

主事

意務咨風示義鎮等轉輸其王餘如宗憲議報可革原任工部尚書趙文華職爲民謫其子錦衣衛千戶懌思邊戍

上既稔知文華罪惡雖片意猶未平而言官無攻發之者

上怒無所洩會其子懌思請假送親回籍是時以聖旦祈典停封事期八月終止懌思遂以晦日具疏計御覽在朔日吉期外矣

上因以是爲文華罪曰文華吉脩限內引疾欺襲已甚況殺無辜生民朕大宥之以勸後任事者而其

子疏擾乃明書二十九日故冒吉期不敬君上至矣文華黜爲民懌思發邊衛克軍因詰禮科失糾今對狀都給事中謝江右給事中鄭國賓給事中周啓大操守經陳麟楊乾亨俱引罪

上責其黨護同欺而飾辭以對命錦衣衛執諸臣端門外杖之俱黜爲民

上乃以文華江南諸不法罪狀示大學士廉高且諭以勿以弟子而掛念焉高惶恐對文華平日任情作事不令臣知昨歲南征獲功臣爲之喜不意近日人言其過失多端誠如

聖明耿倭錄卷之七

年

聖諭然彼時實未有與臣言者

皇上不加誅殛曲從寬貸以來後人任事誠天地生全六德臣係師生不能揀正又不能早知以告

皇上臣罪無可解所以日來惴惴懷懼非掛念于彼也荷

皇上俯鑒臣衷猥加諭慰臣無任感幸初文華憑藉嵩資要結

上寵既以睚眦殺張經陷李默及再出江南人畏如豺虎所至望風媚奉稍後即獲罪賊賂填滋其後則擇取黃金納之江南金價頓增數倍及攘將士

之功旋而奏凱羈盈滋甚與嵩子世蕃比周作惡根盤固互朝野以目憂其爲禍未已賴

皇明燭照其奸一旦毅然去之若發蒙振落中外鼓舞稱快焉

聖明耿倭錄卷之七

年

使趙維垣而下奪俸有差陣亡百戶黃宏襲陸其子一級生員陳坡量增官職伊男准與冠帶俱立

祠歲祀

祀故大學士顧鼎臣于其邑鼎臣蘇州崑山人崑山初無城鼎臣始議建之北歲倭奴入寇東南諸郡邑無者悉遭屠戮而崑山獨以保城多所全濟鄉人追思之請豎祠邑里以示崇報守臣以聞報可

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以本年五月內倭犯淮揚高郵儀真天長盱眙泗州清河寶應安東地方失

事狀聞請優錄參將劉顯力戰破賊之功及褒卹
灰事都指揮沃山冠帶把總岳君寵等而治諸將
之選懷不職及有司之治境被殘掠者詔陞顯三
級賞銀四十兩奪鳳陽巡撫都御史王誥總兵官
王印休半年降賞應知縣馬仲芳清河知縣吳希
旦邊方雜職下天長知縣王泰然等十人御史問
贈田都督僉事襲其子二級君寵千戶給其子冠
帶仍復其家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甲

以倭患詔通泰高郵三州實應如阜泰興安東山
陽江東清河盱眙八縣是年本折馬匹盡行蠲免
其海州邳州儀真興化塩城宿遷桃源沐陽賴倫
睢寧諸州縣本色馬匹盡徵其值并原折馬價減
銀二兩從撫臣王誥請也

以水災免直隸徐肅定縣三州縣稅糧以倭患免
寶應清河天長盱眙安東五縣稅糧各如例仍命
賑恤傷重之家

總督浙直福建右都御史胡宗憲以擒復海寇汪
直等來聞直本徽州大賈仰于販海為商與所信
服號為汪五畧凡貨賄賈直多司其質契會海禁
驟嚴海埔民乘機局賺倭人貨數多倭責償于直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甲

直計無所出且憤恨海埔民因教使入寇倭初難
之比入則大得利于是各島相煽誘爭治兵艦江
南大被其害已而中國召集四方勁兵禦倭倭往
往遭損傷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其死者親屬亦復
咎直直恐乃與諸中國商若王澈葉宗滿謝和王
清溪等共以其眾屯五島洲自保澈寧波人號毛
海峯宗滿號碧川謝和號謝光與王清溪皆漳州
人悉節年販海通番為利者宗憲與直同鄉習知
其人欲招之則近直毋與其子入杭厚撫犒之而
奏遣生員蔣洲等持其母與子書往諭以意謂直
等來釋前罪不問且寬海禁許東夷市直等大喜
奉命即傳諭島如山口豐後等島王源義鎮等亦
大喜乃裝巨舟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直等
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琴港焉是時浙東西
傷于倭暴聞直等以倭船大至則甚懼競言其不
便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納之
恐招侮于是朝議開然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而
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既至覺情狀有異
乃先遣激見宗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將以息兵
安邦謂宜信使遠迂而宴犒交至也今兵陳儼然

卽取疏小舟無一近島公其給我乎宗憲委曲諭以國禁固爾誓心示無他激以爲信而夷目善妙等見副總兵盧鏜于舟山鏜誘使轉直等直大疑畏宗憲百凡說之直終不信果不欺可遣激出吾當入見耳宗憲卽遣之直黨仍要中國一官爲質于是以指揮夏正往直與宗滿清溪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繫按察司獄具以狀聞請顯戮直等正國法姑准義長等貢市永銷海患或山貨直等充沿海戍卒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御史本固聞干事機力持未可而江南人詢詢言宗憲入直

皇明馭倭錄

卷之十

善妙等金銀數十萬爲求通市貸來宗憲聞而大懼疏既遣追還之盡易其詞言直等寔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幸自來送來寔藉玄庇臣當督率兵將殄滅餘黨直等惟廟堂處分之時直等三人來畱激謝和在舟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巨測請嚴勅宗憲相機審處務令罪人盡得夷不爲疑于是嚴責責宗憲擒勦乃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夷挾貨無所售既索直等不出見兵船逼之益急乃揚言責中國渝約數出怨懟語移舟提舟山爲宗憲仍以好言挑之令盡縛送中國將與善妙等爲市夷

已狎知誑之然冀倭萬一彼此以厄言相支調云工科給事中徐浦言浙直福建近因軍興經費不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急比以奉行匪人因公倍斂民不堪命今事勢稍寧正宜培植休息別求生財之道而督撫胡宗憲阮鶚乃于加徵存留之外仍前提編節年所費漫無稽考前南京御史慎蒙奏止提編并請以軍門錢糧歲給差給事中清查及參原任吏部郎中呂希周指名和買侵官銀三萬餘兩欲嚴行追究事下戶部而尚書方純依違兩端莫辭塞責既欲以年終查盤責成巡按復

皇明馭倭錄

卷之十

使其酌議提編可否具奏乞罷鈍以戒大臣之不忠者而正希周之罪并勅止軍門提編年終差給事中稽查如御史蒙言更乞嚴諭宗憲鶚事從停節毋濫費以益民困章下戶部尚書方純覆言民所當恤倭情尤爲可慮設使地方無備一時倭患突至則其焚劫殺傷之慘將有甚于提編加派之苦者夫御史風紀之官剔弊釐奸乃其本職使其盡心所事必不至互相拊飾若恐其弗躬弗親轉委屬官則給事查盤亦不過憑據司府造報數目轉委司道等官檢討磨勘而已而況地方多事差

官適以擾民似不如就近責成于巡按御史之爲愈也且兵無定形勢難逆料人馬之虛實糧之增減時勢之緩急皆非臣等所可遙議惟地方巡按能目見而心計之故加派提編必聽御史斟酌具奏乃可議處施行事體宜爾豈敢以蔓辭塞責哉所云逮問呂希周及切責胡宗憲阮鶚宜如其議疏入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言頃浙直倭患

陛下用臣議許總督軍門開納級之例亦一時權宜計耳柰何土豪市僧逃軍罷吏向懼罪自匿者皆

望明馭倭錄卷之七

明

得竊金驕人于白晝大都而軍前未見協濟之實

克軍下必罪一等非兇惡不輕坐而亦令納銀自贖罷閑官若呂希周蔣孝輩不復知有名節久矣而亦令効用軍門恣其剝削得旨近因倭患暫許督撫等官便宜行事各官任意行私原發空頭劄付悉取回其冒濫朦朧給授者巡按御史悉追奪問罪克軍不准贖業有成命行何擅違其禁之罷閑官以贊畫爲名生事害民者悉令革回開任嘉靖三十七年

倭犯廣東潮州之舵浦攻蓬州千戶所破之

先是三十五年倭寇自浙直敗還入海至琉球境上中山王世子尚元遣兵邀擊盡殲之得中國被虜人金坤等六名至是遣陪臣蔡廷會等入貢獻還坤等因言遠夷窮島入貢之使須乘夏令遇南風汛始得歸國乞如三十四年例聽于福建海口每歲自行修買歸不候題請

上嘉其忠順許之仍賜勅獎諭賞銀五十兩彩幣四襲獲功人馬必度及廷會等俱厚賜遣之

提督福建軍務右副都御史鶚有罪詔錦衣衛

遣官校逮鶚來京問昨歲倭犯福州洪塘南臺等

望明馭倭錄卷之七

明

處鶚不能制則取布使庫銀數萬兩及收機緇贖百疋金花千枝牙輪數乘賂之弁遺以新造巨舟六艘俾載而去鶚狡誕貪縱原無應變略初以講學要取虛譽既督學浙江諂奉趙文華胡宗憲文華遂奏設福建提督以鶚爲之鶚在閩不措一籌而極意以自豐殖諸所掩索加派動以千萬計其揮頓如泥沙所至惟幣盤盂率以綺繡金寶爲飾所部卒及所挾浙生林念皆怙勢作威虐指過姦淫甚爲閩人所苦而鶚歲時納厚賂嚴世蕃所以爲根盤計焉至是御史宋儀望千條陳疏中發其

姦給事中劉祐繼而劾奏之且指言其十罪
上覽疏大怒遂命械治之

新倭大至犯浙江台溫等府福清臨海象山等縣
及福建福州興化泉州福清沿海郡邑同時登岸
焚剽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以擊敗岑港海寇
聞詔降勅獎勵仍令赴期蕩平

巡按直隸御史馬斯臧勘上三十六年夏倭寇淮
揚各文武職官功次請錄有功徐州兵備副使于
德昌潁州兵備副使盧益揚州府知府石茂華指

聖明取倭錄卷之七

聖明

揮伍維統等卹死事百戶劉魁許勇邵宗智王介
等會總督胡宗憲亦疏言江北之役將官則盧鑑
劉顯土兵則張空周官彭志顯按臣則馬斯臧張
九功邵惟中功並宜錄而斯臧督戰泗洲勞績尤
多章並下兵部覆鑒顯以陞秩餘當先敘督撫功
以此行賞

上命賞總督胡宗憲銀幣都御史高健王誥御史邵
惟中張九功銀各有差斯臧遇有京堂員缺推用
陞德昌二級茂華維統等各一級魁等各以死事
卹錄如例

倭千餘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寧丁壯乘城
禦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倭亦頗有
損失乃引去

倭入福建南安縣縱火焚樵樓及官民廨舍
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寧率兵攻倭于縣境之鴨
山乘勝追奔陷賊伏中殲之

福建倭結艘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督武舉陽承
業等引舟師擊之衝沉賊艘斬首六十八級生擒
七人餘舟敗逃鳳等追至東洛外洋及七礁白大
棕衣火洋等處斬首百有餘級生擒十有六人銳

聖明取倭錄卷之七

聖明

傷及溺水死者甚衆福興倭患由是少熄
贈故台州府知事武暉爲太僕寺寺丞廕其子尚
賓爲國子生暉漂水人三十一年倭既破黃岩縣
由臨海釣魚嶺趨府暉率民兵伏拘嶺下待之賊
至射殺二人賊驚引旋暉督所部卒追釣魚嶺力
戰而死至是尚賓上疏自言下所司覆實乃有是
命

提督福建軍務右副都御史 鶚被逮至京法司
讞上其獄詔黜爲民初給事中劉祐數鶚十罪
上命錦衣衛發卒械送至京師拷問鶚至陰使人厚

遺大學士嚴嵩為之請於刑部尚書鄧曉曉不能堅執乃奏鶚功多且無顯過獨擅增兵餉失百姓心故怨謗從之而起宜薄其罪

上怒稍解于是罷鶚為民

江西倭寇分掠樂清永嘉等縣金盤衛指揮劉茂朱廷鑑千戶周賓李爵列源等率眾禦之于白塘港兵敗俱歿賊遂肆掠管頭蒲州等處鄉官致事僉事王德督所集義兵哨勦至龍灣見殺總督胡宗憲以聞因請治溫處叅將張鈇兵備副使朱祖庚各失事罪而恤錄德等有旨德贈太僕寺少卿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聖

立祠賜祭廕一子原籍衛所百戶世襲陞其子二

級銖革職級戴罪立功祖庚降一級別用

倭寇分犯福建興漳泉諸府攻福清南安二縣破之巡按御史樊獻科以聞

上命促巡撫王詢赴任集兵勦平革叅將黎鵬舉等職克為事官奪守巡官叅政萬本副使邵樞等俸俱戴罪殺賊下福清知縣黃宗文南安知縣徐光裕千御史問

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叅將戚繼光把總劉英職級期一月內蕩平如過限無功

各逃擊至京問倭奪兵備副使陳元珂曹金保令侍郎胡宗憲督之勦賊若失事者連坐初宗憲還還毛海峯誘降王直及直至下獄海峯遂統與倭日會妙等列柵舟上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雖頗有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夾關我兵莫利先祭多陷沒者是時新倭大至朝議慮其先後合艘為害將大屢下嚴旨責宗憲督諸將及時平賊宗憲懼得罪乃上疏修言水陸戰功謂賊雖未殄滅兵決可期月而待于是科部臣極言其欺誣并劾失事諸臣乃有是命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聖

初

上從給事中徐浦議九卿科道及督撫諸臣各舉將材于是原任侍郎郭宗臯都御史曹邦輔吳猷工紳祭酒鄒守益脩撰羅洪先御史吳梯方准主事唐樞叅政周大禮曹亨叅議劉志知府黃華在舉中吏部因為併覆起用詔查各官去任之故以聞御史羅廷唯奏曰臣聞為政莫先于人才而人才莫要于器使故簡用得人而後付託有劾臣觀徐浦之疏以邊材為急耳而諸所薦乃有不盡然者據其所舉文臣不曰兵賊萬里則曰籌策千里

所謂武臣不曰身經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十劉基百徐達金生于一時矣何遺才如此多也況其間又有以清脩苦節實學醇資舉者卽他日復起必不署之戎馬縱橫之場而高談于環珮雍容之地其去言官初議失之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深而此舉返得以藉口其遷延日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是因明詔以開倖門有志之士方且羞與爲伍

陛下且安得而用之臣嘗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敗而遷變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

皇明歌倭錄

卷之七

五十一

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立法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繫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復甚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卽如邇日兩廣總兵黑孟陽以斬虜報功已而御史龔愷乃劾其濫殺百姓福建巡撫阮鶚以部兵受部薦矣而御史宋儀望乃劾其不諳一籌然業已舉之者不肯任其非而劾之者竟無所庸其力此含糊隱忍之習成而名寔之淆邊方之懷終末如之何也已若謂人才難得姑且試焉則兵者危事以庸才試危譬以盲醫療痼疾所

傷益多此臣所以重爲國家用人惜也乞勅部院科道卽將所舉邊材更加詳覈果有謀略出衆素閑軍旅者卽疏名定擬某堪任某邊某堪授某職限以歲時責以成效不得借假虛名規求舍地其人品雖正而兵事非其所長才幹若優而操履未能粹白俱宜停寢以候別補則朝廷得真才之用而邊境無債事之虞矣疏入

上嘉納其言諭吏部曰朝廷薦舉邊材專備急用各官乃市恩濫舉何有以人事君之忠其會同都察院從實看議于是尚書吳鵬等左都御史周延等

皇明歌倭錄

卷之七

五十二

覆言諸臣皆以才望爲衆所推獨鄒守益等未嘗親履戎行方准等例不叙用故廷唯疑其僞薦耳然薦者與被薦者皆出公論未嘗敢私上不悅乃切責鵬等薦舉泛濫題覆依違之罪而宥之所薦諸臣亦不用

巡撫福建僉都御史王詢言福建自被兵以來設參將二員一哨于海一防于陸然水陸之任分而利害異南北之勢懸而首尾分各無信地互相觀望臣按閩中之勢福寧北路之要害也寇自台溫來者必犯之詔安南路之要害也寇自廣潮來者

必犯之誠得專將分守兼轄水陸賊雖狡悍豈能越境請福建福興爲一路領以參將黎鵬舉駐福寧水防自流江降火門前山小埕以至南日山漳泉爲一路領以參將王麟駐詔安水防自南日山至浯嶼銅山玄鍾走馬溪安邊館凡水陸兵及諸衛所官軍有司團練民兵皆聽節制又福建省城介在南北而去海不過五十里宜有重兵品更設參將一人以署都指揮僉事會清克之部領哨船選募精銳五百人往來閩安鎮東福清平海之間與主客兵互相應援其本省原調廣西向武州十

聖明馭倭錄卷之七

五十五

兵日久思歸宜從其便而干湖廣桑植麻寮二土司各調兵二千人代之兵部覆奏報可

浙江岑港倭徒巢柯梅總督侍郎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于是南京御史李瑚追劾宗憲私誘王直啓釁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行追奪堯誨又言前淮安之變知府石茂華劉崇文等嬰城自保顧得援軍之力却賊冒賞御史馬斯臧僞增功次亦當併治兵部覆請切責宗憲而令查盤科道羅嘉賓龐尚鵬并勘斯臧等事

上曰宗憲軍務重寄否宜去與留其今在廷集議非黨議依違斯臧等本兵既據勘議賞矣如何又勘其并議上于是成國公朱希忠等吏部尚書吳鵬等議言宗憲功多當切責罷用如部議斯臧等事已前決當置勿問如

上旨

上手咨曰妖逆賊直罪浮賊富本宗憲用計誘使人皆知者小人嫉功會彼上奏玄瑞遂爾有言朕覽諸疏付之丞弼議擬用存公論耳亦不分是非不明功罪宗憲其仍舊用心平賊以副簡眷未幾宗

聖明馭倭錄卷之七

五十六

憲自辯曰王直爲東南大患節經題兵部題奉欽依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詐降之議臣仰承廟筭不惜身家而百計以圖之茲幸擒獲言者乃誣臣爲私誘臣爲專擅又以今繼來之寇謂由臣擒直啓釁致之是將嫁無窮之禍于任事者之身推原其意豈欲人人皆畏首尾不敢一奮然擔當國事然後爲可耶昔歲臣任巡按時徐海陳東麻葉之徒已盤據松江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矣彼皆王直黨也果何人招致何人啓釁乎矧直猾諂善戰又雄海上昔年以孤舟任泊列表總兵俞大

猷時爲叅將以福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逸去以此觀之此會非可以力勝非可以常視也方直跳浪海洋中外驚詫以爲猛虎毒蛇不啻丘富臣苦心積慮幸而獲之乃言者復以么麼視之夫直誠么麼與海上事無輕重也不是爲臣功也已矣而又安得爲臣大罪耶臣力竭智殫怨多毀集願畢力以除舟山餘孽退伏斧鉞唯

聖明裁察

上復報曰卿計獲妖賊人所皆曉特以獻瑞故人不

敢直指引軍事以害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

孽

五十四

氣不允辭

命兵部署郎中唐順之往浙江視師與宗憲協謀

剿賊

以倭寇犯溫台命革把總金盤指揮梅魁任同把

總松海指揮任錦付御史逮問

改定儀真守備信地以新港至瓜儀六合隸之江

防以天長南及江都高郵隸之陸防仍聽狼山副

總兵節制先是嘉靖十九年分江南北備倭信地

江南專屬金山都司江北盡屬儀真守備既而以

地方多故復于東海大河口周家橋設把總揭港

改守龍鹽城增叅將各有信地矣而儀真守備猶遙制之體統不便于是巡撫都御史李遂以爲言乃有命也

浙江柯梅倭駕船出海總兵俞大猷等自沈家門引舟師橫擊之沉其未艘稍有斬獲各賊舟趁洋南去由是福興湖廣間紛紛以倭警聞矣

倭攻福清縣破之執知縣葉宗文劫庫殺虜男婦千餘人縱火焚官民廨舍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儒學訓導卹中丞同被執罵賊而死

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勘上去年四月中倭寇分

聖明駁倭錄

卷之七

五十四

犯樂清縣之竹嶼瑞安縣之梅頭臨海縣之柘浦

台州府知府譚綸同知毛德京叅將戚繼光等均

屬失事弟綸與德京引兵出戰頗有斬獲繼光等

以道阻失援畏縮之罪當于劉世爵等兵部覆奏

得旨德京唯贖綸勿問繼光等令策勵供職世爵

等下御史問

更命遼東苑馬寺卿住扎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

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

議也

浙江海道副使曾金以病濕不習南方水土總督

侍郎胡宗憲為之代請改調

上以金托疾避難令礪職閑任陞台州知府譚綸代

嘉靖三十八年

廣東原屯黃岡倭流劫海陽饒平潮陽惠平等縣
初浙江溫州永嘉良醫王沛招集鄉兵屢有斬獲
倭夷功及戰梅嶺失利歿之總督右都御史胡宗
憲以聞詔贈沛太僕寺寺丞立祠祭祀仍廕其子
為國子生

總督浙直福建右都御史胡宗憲以倭患未弭春
汛伊邇請募山東民兵選委謀勇將官督駐蘇松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正德

常鎮防守兵部議獲從之

廣東倭流突福建詔安官兵禦之賊引眾犯漳浦
倭寇浙西自象山縣何家礪金井等處焚舟登岸
海道副使譚綸引兵與賊戰于馬岡敗之斬首七
十七級

鳳陽巡撫都御史李遂等言淮揚鳳泗東南重地
武備久弛邇者倭夷突入乃暫留京操春班官軍
以為防禦但兵非恒役必無固志將非專設難責
成功乞定議存留班軍專勅副留守及協同僉書
官分領操練防護

兵部言鳳陽八衛官軍輪班歇操原係舊制若
將春班者常川留守則秋班者每歲京操事體有
碍宜將

皇陵衛官軍編立甲伍今副留守備中官時加操演
專一防護

陵寢毋許別調其協同僉書官則以春秋二班軍番
休者付統領與同城操遇警候軍門調遣報可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言舟山殘孽移住
柯梅即焚其巢夜徙力已窮蹙小船浮海勢易成
勦而總兵俞大猷叅將黎鵬舉防禦不早邀擊不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正德

力繼之用奔播害閩廣失機殃民宜加重治

上命巡按御史逮繫大猷鵬舉來京訊治柯梅倭之
出海宗憲實陰縱之故不督諸將要擊及倭既出
舟山即駕帆南泛泊于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
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南道御史李瑚遂劾宗憲
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皆福人宗憲疑大猷漏言
于瑚故譖罪大猷以自掩飾如此
錄三十四年王江涇乍浦杭州北關等處斬獲倭
寇功陞授武生家兵趙凱等七人有差
倭犯江南崇明縣泊舟三沙地方登岸燒劫

陞副總兵盧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浙直
倭船數百艘掠江北揚州海門

先是倭寇二十餘人突犯饒平海豐攻破黃岡城
巡撫南贛都御史范欽等請責成兩廣軍門移駐
惠潮近地調兵勦禦事議掣仍留謀勇將官一人
領兵戍守兵部言兩廣苗情反側又兼山寇出沒
均宜周防請命提督兩廣侍郎王鈞總兵曹松遴
委才將糧練土兵三千馳赴勦賊并戍守要隘儻
勢重大徑自移鎮惠潮從之

聖明馭倭錄卷之七

年表

不克乃移攻福安縣破之其沿海諸邑若長樂福
清等境悉有倭舟是時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
間浙江前歲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加之
新冠徧福漳泉諸郡無地非倭矣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奏凡解赴軍門支
用錢糧一一關白巡按恐誤軍機宜加勅諭聽臣
督同守巡管理支用藉其出入送巡按稽查便下
戶部議調度兵馬經畫糧餉總督之任而查盤倉
庫稽考姦弊則責在巡按但時有緩急事有經權
今後如遇巡按在近地方無事仍照欽依事理掛

號呈詳如巡按出巡隔遠軍情緊急應起解者先
行起解應動支者先行動支仍具數開呈巡按俟
季終聽其委官清查報可

江北倭趨通州總兵御城遣兵禦之敗績指揮張
谷灰之倭進據白蒲鎮

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勘上三十七年倭犯福建
文武諸臣功罪言倭相繼入寇流劫惠安同安長
樂漳泉之境陷福清南安二縣巡撫都御史王詢
督兵追勦殲賊于海口在漳泉者隨亦創殘而遁
總督胡宗憲巡撫王詢原任署都指揮僉事王夢

聖明馭倭錄卷之七

年表

麒麟舉楊承業功當首論原任署都指揮僉事來
熙曾清指揮計文翰千戶李常春等當並叙革職
叅將王麟尹鳳指揮張僑停俸叅政萬衣叅議顧
翀副使邵梗僉事盛唐舒春芳王時槐功可隄罪
成事知縣林咸巡檢汪詔等宜賜贈廕訓導郎中
涵等應加優卹及總兵李御朱諒等俱宜分別犒
賞其福清知縣葉文南安知縣徐光裕各失城守
罪重懲朱激指揮等五十七人並當按問

上命賜宗憲詢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夢麟准復
原職承業陞二級熙清各陞一級文翰等給賞麒麟

等令復職衣等俱開俸准贖宗文光裕法司擬罪具奏餘悉如擬已法司當宗文請戍邊衛光裕以該縣無城得未減降邊方雜職

北洋有倭二十餘艘副總兵盧鏜引兵出哨遇之倭舟泊三汊沙我兵急攻之斬首一百二十三級生擒一人倭斂入三沙不出

福建新倭自福寧州連江羅源等處流劫集于懷安閩縣各鄉鎮遂合衆攻福州府城不克環而守之是日衆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于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

聖明歌倭錄卷之七

七

詔發倭僧清授于四川寺院安置初清授隨侍郎楊宜所遣鄭舜攻至寧波未幾總督胡宗憲主員蔣洲復以僧德陽至俱上書求貢市朝議未允令量賞遣歸未行間而王直就擒於港所泊諸夷遂結艘拒我師焚德陽舟山所居道隆觀合勢開洋去清授原不與諸舟同來又居定海七塔寺亦不索之至是尚羈留未遣宗憲疏言倭情已可見清授不必遣還然留之浙西非宜請用洪武年間故事發四川各寺安插兵部議覆從之初兵部郎中唐順之奉詔協贊浙直兵務至是總

督侍郎胡宗憲薦其有文武才第權輕不足展布宜超格用之時順之已權大僕寺少卿矣以宗憲言乃復陞通政使司右通政命仍與宗憲共事

先是江北海道副使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兵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皋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至是賊大聚其衆謀西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兵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灰一百七十九人賊奔潘家莊景韶督諸兵盡銳攻之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初自南沙登岸犯州之倭至是勦絕

聖明歌倭錄卷之七

七

廟灣倭合衆來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禦之大戰于姚家蕩自寅至申賊大敗斬首四百七十八級賊遁入姚莊我兵縱火焚莊賊灰者二百七十餘人賊奔陳莊我兵復追斬七十四級賊以餘衆退保廟灣

海道副使劉景韶督兵擊倭于印莊斬首四十五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新洲斬首七十八級賊奔新河口遁入民莊我兵以火攻之復斬首二百十六級賊悉焚灰無一人得脫者是時江北流劫之倭悉殄唯廟灣大夥據險固守不出我兵水陸環其

四面攻之

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言倭寇前結鯨揚帆直入楊樹灣登岸焚劫次日徑犯狼山泊蘆溝港遂過通州海門至白蒲焚燒廬舍劫掠民財副總兵鄧城募造兵船戰具無不完備足堪防剿乃驕愎遲疑致賊猖獗乞正其罪得旨城怯懦縱寇法當逮治姑革去職級充爲事官領兵殺賊事寧奏處李遂嚴督將士戮力勦平毋得怠視已巡按直隸御史江北李廷龍等復言鄧城既寇殃民及參將朱仁指揮丁爲各等俱屬有罪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卷之七

上命按臣械城并仁爲谷俱至京鞠治

詔留兩淮運司庫貯挑河銀二萬並課銀二萬兩于鳳陽軍門支用從巡撫都御史李遂請也
總督浙直福建軍務都御史胡宗憲奏留兩浙並課銀十萬兩以備事典下戶部議浙直並課歲額及十萬若復扣留則國課將盡歸軍門矣且浙江布政司改折南京倉糧數內再留三萬兩及將運司見徵逋負一萬三千餘兩扣用如再不足聽于該省贓罰等括用得旨准動支運司見在餘並銀四萬兩急濟軍餉仍將改折南糧併並課逋負

者照數徵完補還餘糧解部

先是舟山倭遁至舊浯結劇賊洪澤珍等棲泊海山水陸分擾巡撫福建都御史王詢舉兵擊敗之以捷聞且言原任參將充爲事官王麟黎鵬舉把總指揮魏宗瀚等緣事署都指揮僉事王夢麒逐勦有功乞命麟宗瀚等戴罪殺賊夢麒付兵部紀錄推用從之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卷之七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及巡按御史周斯盛以倭犯寧紹台溫馳報下兵部覆言自倭患以來廷議增設總督總兵等官其千選將練兵徵調轉餉諸凡經略之規盡詳且盡矣而竟未收全效如往歲舟山之賊逐勦幾盡將謂無遺孽矣而春汛一臨羣然四集今各路登岸及在洋先後至者無慮數萬豈盡皆島夷哉是沿海頑民互相構結或盤據近地或潛泊海洋方其煽亂則謂之來及其少熄遂謂之去乘其少挫便謂之捷幸其他往因謂之安耳如此不已恐徵調日繁催科日擾恐致他變乞勅宗憲等仰思重寄大畫遠猷嚴督水陸官軍刻期勦絕毋徒紆目前之急而必潛消意外之虞可也

上然之

江北兵攻倭于廟灣斬首四十餘級我兵死傷亦多賊復斂衆固守巡撫李遂以數戰兵疲宜圍困之賊日久無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唐順之以爲翫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屢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奮銳東西衝我兵死傷甚衆順之自知失計以爲賊未可卒破乃駕言經略三沙倭南去

總督漕運都御史傅頤等言淮揚之間倭寇方熾鹽場運道俱當防護高郵重地未設戍兵通總督望明取倭錄卷之七

李

胡宗憲所募山東人二千五百人由淮赴浙乞暫留爲備俟寇息遣之報可

倭圍福建福州府城且一月至是始解衆將輜重登舟環泊橋園洲等處

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以四月以來禦倭節次來報謂諸將奮力首戰于白蒲繼截于姜堰則已奪氣臣策其必奔廟灣遂令諸將星馳淮上適山東兵至乃分布犄角屢致克捷先後斬獲眞從倭賊首級八百一十八顆生擒一十六名自倭患以來未有若此之大捷也

上聞而悅之曰李遂督兵臨陣斬獲數多勞績可嘉

先賜勅獎勵有功人員行按臣覈實議賞

福建倭攻未福縣破之

福建浯嶼倭始開洋去此前舟山寇隨王直至岑港者也屯浯嶼且經年至是乃遯其毛海峯者復移衆南巖建屋而居

崇明縣三沙倭賊合踪踵至官軍出海邀擊斬首一百餘顆總督侍郎胡宗憲等以捷聞詔賜宗憲并視軍情右通政唐順之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銳二十一兩一表裏餘獲

望明取倭錄卷之七

李

功人員行巡按御史覈實具奏

廟灣倭被圍日久我兵水陸迭攻百計挑戰賊終不出副使劉景韶乃督率填壕塹夷樹木嚴兵逼壘而陣賊終不出乃令水兵載葦焚其舟賊爭救舟我兵乃撤其所營西街牆屋賊撮營東街致成敵禦殺傷甚衆其壘盡固于是景韶約二十四日水陸進擊是日夜兩倭乃潛遁入舟我兵進據其巢追奔至鰕子港頗有斬獲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于是江北倭寇盡平

福建永福等倭駕舟開梅花洋參將尹鳳備倭指

揮張僑等以舟師分鯨擊之斬首一百七級生擒九人

福建出洋各倭復回舟泊海頭

福建倭自梅花洋開船遁叅將尹鳳以水兵追擊于嶺山斬首一百二十餘級生擒三十二名

原屯三沙倭賊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瑚各叅劾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掩敗飾非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佳賓龐尚鵬從實覈報至是佳賓等奏覆岑港倭凡五百餘人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于三十六年十一月隨王直至東市易及王直被擒見官兵侵逼燒船上山據險屯駐至三十七年七月間攜帶桐油釘鐵移駐柯梅造舟至十一月舟成于十三日開洋去訖今泊福建浯嶼其溫州二十七年之寇則自三月間至流劫樂清瑞安永嘉平陽等處境府城及瑞安樂福二縣盤石寧村等所皆被圍逾月殺指揮劉茂朱廷鑑千戶周賓百戶劉源季爵秦杭鄉官僉事王德賢官王崇大等至六月初由飛雲港等處開洋而逃其台州之寇亦同三月間由松門澶湖登岸流突臨海黃岩

太平仙居寧海天台等境且徧府城太平縣各城數被攻圍觀海衛百戶陳椿太平縣典史蔡宗皆

死于賊至五月十九日第現大青開洋而去天台有遺倭潛突仙居臨海知府譚綸督兵夫逐捕至六月初六日擒斬盡絕已上岑港溫台失事大都如此至于文武諸臣功罪如叅將戚繼光勦賊無功通番有迹叅將張四維不能邀截縱寇復逞把總劉英遺賊酒米信地失防所當重治原任叅將張鉄寧村失守全軍覆沒把總梅魁遇賊先逃喪師罔卹千戶朱光透漏軍機按兵縱寇千戶王世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臣朱諫聞警委城臨敵撤防指揮劉大有胡震李荀等千戶張輔等百戶高世英等忘功保身望風奔潰以上諸臣均當重究副使袁祖庚曹金等機宜弗審制禦全疎但已經革任似應免究兵備副使陳元珂擁兵自衛防守不嚴所當降調先任海道副使今陞巡撫王詢綜理雖乏先事之防而失事則在離任之後似應寬處至若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柔倭恤人姦邪巨蠹欺君誤國養寇殘民岑賊移駐柯梅自焚舟廠全浙所共知也乃稱官兵攻勦而妄行奏報欲飾其玩寇

之愆溫台極被創殘荼毒官民人心所共傷也乃
稱斬獲數多而更以捷聞求掩其殃民之罪擁勁
兵自衛惡聞警報之宵傳罪將領以文奸專冀本
兵之內召廉恥掃地沉湎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
而伏地懽呼讚趙文華為島夷之帝携妓酣飲于
堂上而迎客宴洽視總督府為雜劇之場萬金投
欵權門而醉發狂言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里追回
章疏而旋更情節曲致其欺罔之私納賄弄權出
奸獄之巨奸若監賊朱泰等權倖將領專管給納
縱滑稽之武弁若指揮陳光祖富擬陶朱貪黷因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本

仍征輸繁急喜通透夷情為得策啓軍門倭主之
詭指扣侵邊餉為常規有總督銀山之號招募流
而厚加募養盈遲皆狗鼠之雜假替畫而陰為利
謀入幕悉衣冠之盜蔑視法典混亂官常此一臣
者宜置之重辟以彰天討之公用洩人心之憤者
也疏下兵部議覆得旨繼光四維革任仍同鉄魁
等下按臣逮問祖庚等免究元珂降調宗憲詢策
勵供職

江北七星港倭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楊州海道
副使劉景韶督參將丘陞等兵併力禦之戰于鄧

家庄斬首六十九級賊敗走仲家園我兵縱火急
攻斬首二百八十餘級賊宵遁

江北諸軍追倭至鍋圍叅將丘陞馬蹶被殺已而
我兵大至賊俱奔十灶陞山西驍將今歲江北之
捷率陞為軍鋒紐于屢勝輕敵致敗諸軍無不惜
之

江北倭自鄧莊敗後沿海覓舟不得我兵自後急
擊及于小海團劉家橋白駒沙等處各有斬獲賊
勞餒困頓會雨乃奔入劉家莊就食我兵四面圍
之值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以銳卒千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本

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為顯所攘噴噴
有言都御史李遂恐士衆不和乃檄江北諸將兵
盡屬之顯軍政既一遂剋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
各營選鋒繼大衝擊自辰至酉賊巢始破共斬首
二百一十四級賊奔白駒場我兵追擊又敗之于
七灶及茅花墩共斬首四百餘級賊衆盡殄

鳳陽撫按李遂陳志各上言三沙之賊自蹈死地
久困之餘成擒無難而總兵盧鏜師先財費乃與
陰相締結資以舟糧今往江北地方禍延隣境其
餘將領若副總兵劉顯曹克新把總邵應魁守備

盧相等均屬有罪乞賜重治

上命革盧鑑職戴罪任事賂寇事撫按官查奏應魁相攬職按臣逮問顯等令住俸殺賊

九月已巳朔陞閱視直軍情通政使司右通政唐順之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兵部覆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奏勦平倭寇諸臣功次言本年江北倭前後四起一自楊樹港撤港盧潭港登岸一自周灶港登岸俱并爲一夥約三千餘人自白蒲挫敗由沿海流至姚家蕩追殺殆盡其殘孽四百餘又在苗灣節次殺傷死亡過半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克

所餘不及三百乘雨逃遁一自廖角嘴山港登岸約三四百人至曹家堡潘家庄勦殺盡絕一自清港登岸約六百餘人至新河口亦勦殺盡絕以四月初一日聞警至五月二十三日蕩平僅止五旬上深嘉諸臣功詔賡遂一子入監讀書仍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副使劉景韶總督胡宗憲右通政唐順之各三十兩二表裏景韶仍陞三級漕運都御史傳順二十兩御史陳志李廷龍各十五兩操江都御史傅鎮南京兵部尚書張鰲等六人各十兩叅將馮陽輝僉事王遴等十人各五兩遊擊丘

陞武生陳忠各陞二級叅將曹彪新等各陞一級僉事王元恭革職閒住指揮彭汝康分別旌賞把總張大義等撫按臣逮問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李

叅議顧冲十兩署都指揮王麟知府熊汝達等各五兩署都指揮孫教等行軍門犒賞

廕陣亡温州府同知贈右叅議黃釗子黃文燁爲國子生

提督兩廣侍郎王鈞言倭賊水陸登犯攻圍城邑官兵與戰前後擒斬一百七十三名顆奪回被虜男婦稱是余黨悉逃一時獲功失事諸臣請分別賞罰兵部覆從得旨賞鈞及豐潤伯曹松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知縣林叢槐十兩海道副使林懋等准贖右叅議田楊奎俸二月知縣李奇俊等

免定署都指揮孫敷等付按臣遠問

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劉景韶為按察使仍管淮揚海防叙錄平寇功也

江西撫按官何迂等言閩浙徵調廣兵千總劉鳳杜朝用縱兵焚劫督押守備伯永福等黨比需索請加重治以杜後患

上命按臣逮鳳朝用赴京其永福并土夷頭目等付各按臣遠問

總督胡宗憲等言崇明三沙倭賊流突江北叅將丘陞身經百戰屢立奇功臨難奮勇竟隕鋒鏑若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聚從陣亡之科寔有未盡之論請厚加恤典以慰忠魂僉事熊桴前罪當懲後功足贖請宥其罪又言今後死事之臣以有功又能死事為一等雖無功而能忠于所事者次之勤無可錄而適不幸者又次之其或失機僨事身雖故仍有顯奪請定列死事之條立為輕重畫一之法兵部議覆

上從其言丘陞比照宗禮事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指揮僉事世襲其餘戰功後查明于祖職上承襲立祠死所歲時致祭貸桴不究

福建按官王詢等言黃崎漳港等倭突攻福清

長樂逼近曾城七住洪塘南臺等地而中路遊擊叅將會清束手無謀分守漳泉叅將王麟受財賣港備倭張橋建節等防禦無功指揮魏宗瀚陳孔誠等貪貨致寇海道副使邵梗調度失策均宜重治詔革清麟任并橋宗瀚等付按臣遠問梗奉俸三月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惡少咸奮腕羣聚數十人號為打行紫火團詎詐剽劫吳會歲侵各郡邑時有攘竊應天巡撫翁大立既蒞任則嚴禁之訪得紫火團諸惡少名檄府縣捕治督責甚急及十月大立携孥來蘇州駐劄諸惡益憤則相與歃血以白布抹額各持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譟攻都察院劈門入之大立率其妻子踰牆逃去諸惡乃縱火焚衙廨大立所奉勅諭符驗及今字旗牌一時俱燬諸惡復引眾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却之將曙諸惡乃衝封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官司遣兵四散搜捕獲從周等十餘人事聞

上命大立戴罪嚴督剋期捕滅以靖地方知府王道行等知縣柳東伯等住俸勒限捕賊指揮朱文正

等付按臣逮問

查勘倭情給事中羅嘉賓等條上海防四事一定督撫駐劄謂總督之權關係甚大必所處適中乃可想機調度請今後總督官如值風訊或移寧台或移嘉湖迷心區畫務收戰勝攻取之策專泥汎地各該將領平時各照所管關隘加謹防守若遇賊勢重大攻劫城池不論遠近星馳赴援如執信地爲詞不行策者論罪一修要害衛所沿海舊有關隘各設衛所誠遠險扼吭之今兵紀漸廢請行督撫兵巡等官備查等官備查各衛所隸關港幾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處原設兵船火器若干責其把守防禦務臻實效一重臨海府分浙東寧台溫三府實居海衝一遇風汛首被其害然寧溫犹有海道總兵兵備恭將而台州一府未嘗設官總理請行軍門督令分巡僉事駐劄台州後有銓授將駐劄地方分管道分填駐文憑以示責成部覆報可

總督浙直右都御史胡宗憲言團練鄉兵實爲戒革客兵之漸而有司視之虛文終鮮實效惟杭州府知府陳柯同知唐堯臣通判王時拱知縣李成式等率勵生員周綺練兵有成請錄以示勸詔賜

柯堯臣各銀二十兩時拱承式各十五兩吏部遇缺推用綺等行軍門重加犒賞

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獻上王直葉宗滿王汝賢等獄謂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東南騷騷海宇振動臣等用間遣諜始能誘獲乞將直明正典刑以懲于後宗滿汝賢雖罪在不赦然往復歸順曾立戰功姑貸一死以開來者自新之路事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覆議三犯俱不可原仍將妻子財產沒入庶盡法律

皇明耿倭錄卷之七

七

上曰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梟示宗滿汝賢既稱歸順報效姑待以不死發邊衛永遠充軍餘如檄

操江都御史傳鎮言留都根本重地春汛伊邇倭情叵測沿江上下不可不嚴爲之備而南兵柔脆不堪攻戰又官多暫委無將領以專統攝且應用錢糧未經預處請添設遊兵司總統領沙兵原任都司王鏡千戶王策韓天祥可充其任各該撫臣歲計軍餉乏時各處銀一萬兩以備供餉兵部議覆從之

贈故蘇松兵備左叅政任環爲光祿寺卿命有司

建利蘇州以時致祭仍廕一子爲原籍衛所副千戶環山西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知滑縣陞蘇州府同知倭寇犯境環身率士卒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俘斬甚衆以功陞僉事加副使右叅政俱仍舊任環志欲平倭衣服皆自識其名誓必死賊賊猝犯蘇諸城門皆閉郊關民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按劍洞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得之後以母喪守制遂不起至是吏科給事中徐師曾請贈官秩祀以報其功故有是命

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七

方無賴子弟每以投兵報效爲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調募悉遣還原籍收爲鄉兵卽以待客兵者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便于此矣得旨允

巡按浙江御史凌儒奏浙東竇長淳等八場灶丁近遭倭患焚蕩殺擄傷殘已極乞動支軍司沙地銀五百七十二兩在倉稻穀七千六百七十餘石量行賑恤戶部覆報可

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查勘倭寇犯海口等處叅

論諸臣功罪詔指揮劉繼良等戴罪殺賊把總王鏊等各賞銀十兩叅將尹鳳等唯贖罪指揮王泮等付按臣逮問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七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嘉靖三十九年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



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言副總兵劉顯驍雄敢戰一時名將無出其右叅政熊桴調度兵食困守危城動中機宜各宜久任以安重地報可

浙直視師右通政唐順之既陞淮楊巡撫乃條上海防善後事宜一禦海洋言禦倭土策必禦於海而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乃海賊入寇之路尤當預防自今每遇春汛宜令蘇松兵備暫駐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暫駐舟山總副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罪并請更立賞格凡海中迎斬新倭一人即給銀二十五兩以示優典一固海岸謂賊至既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為第二著而諸將往往相推誤事以致深入今宜為約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則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免則坐沿海縱賊之罪又或均之為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幸免殘破溫台登岸溫台幸免殘破而殘破寧紹往歲但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則宜并坐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於總督軍門歲調麻兵宜有定額如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為充鋒之用聽川湖軍門選發俟土兵練成則調募悉罷一鼓軍氣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保身每一當賊股戰却走顏色可憐又有遇海風而頭掉目眩聞潮聲而耳聾心惕者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慙難矣謂宜責文臣督帥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陣時問取潰校逃卒斬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則軍氣自振一復舊制國初海島近區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嵵嶼諸島海賊巢據者

卽其故也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甌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可墾種浙福廣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而操之於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俱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一別人才文官舉海道副使譚綸等劾台州知府黃大節武官舉總兵盧鏜等劾狼山副總兵曹克新一定廟謨言外患未息內憂恐作邇者閩浙直隸倭勢日甚吳淞定海間水卒呼糧官劫獄此履霜之漸不可長請行各守臣預議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圉之機具聞

皇明孝宗皇帝

上

于
上斷然行之庶幾滅賊有期疏入下所司覆議命克新聽調大節閒住餘俱從之

盜百餘人夜入揚州府泰興縣劫庫殺人守臣以聞得旨停知縣梁棟等俸及把總呂圻各戴罪捕賊初江南禦倭水兵多游手少年烏合應募之衆及事寧散還窮無所歸流落江湖間遂相聚爲盜云

以江北倭寇未寧添設水兵把總一員於狼山民兵把總二員於曹沂二道命原任大同叅將朱雲

漢宜府遊擊郝英四海台守備岳曲各携家丁赴淮揚待用從巡撫都御史唐順之奏也

論擒海寇王直功詔陞賞總督尚書胡宗憲等有差初宗憲遣蔣洲陳可願招諭直等至三十六年十月直與王激葉宗滿等同倭日善妙等五百餘人泊舟岑港請納款通貢市是時直母及子宗憲皆羈至杭城直先遣赦宗滿來見宗憲厚撫諭之令宗滿持其母與子書往直見我兵嚴備又激不返遲迴未能決則要須激出乃登岸宗憲卽遣激往直犹未信索我一貴官爲煩宗憲遣指揮夏正

皇明孝宗皇帝

上

詣其舟直黨乃併前後往來官役朱尚禮等留之直始輕身入謁軍門宗憲故爲款言令自繫獄待命久之直黨見官軍四集尋知直已下獄遂支解夏正尚禮等得遞歸至是時已三年矣其事初聞宗憲蒙賜敕獎勵下按臣覈諸效勞人員功次迂延不以時上宗憲乃自列狀以聞請亟加甄錄詔下兵部尚書楊博等會廷臣議皆言自直等煽亂朝廷不惜萬金封爵之賞令天下同賊而宗憲卒以計擒之功實非常賞宜從重其一時共事諸臣若副總兵盧鏜都指揮戴冲霄紹興府通判吳成

器或控執要害或冒險用間功宜優錄原任參政
今巡撫王詢副使陳元珂原任總兵俞大猷參將
戚繼光張四維督兵有紀中書羅龍文指揮陳光
祖楊永昌朱尚禮童華邵岳謝天與生員蔣淵陳
可願方大忠義士胡節中武生朱見先后間賊及
原任參政胡堯臣副使李景華僉事李三畏邵指
揮王欽守備何本源畫地設防協謀督餉均宜并
叙大猷今員罪立功冲霄繼光四維光祖淵節中
本源俱奉旨逮問宜准贖罪夏正先事尤宜厚卹
得旨賊首擒獲實荷玄佑爾等議功並不奏請舉

皇明獻錄卷之八

五

謝豈人心歟宗憲天心爲國殫竭忠謀勞績殊常
宜加顯擢以示激勵其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兼
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仍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
鐘詢成器各陞二級尚禮華岳各陞原籍衛所千
戶大猷冲霄繼光等八員俱准贖罪錄用夏正捐
身爲盾死事可憫贈都指揮使廕一子正千戶世
襲元珂等各以差賜資

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湖州等處守臣告急兵部言
閩廣二省俱鄰南海倭奴侵軼廣中皆以閩人爲
嚮導今其勢張甚在兩廣固當尅期誅剿在福建

撫臣亦難辭縱賊貽患之責請令巡按御史通核
功罪以聞報可

吏兵二部會議提督兩廣侍郎鄭綱條陳一惠湖
二府海倭山寇並起請添設參將一員專駐揭陽
督兵防禦一嶺東分守獨居省城兼領南韶惠潮
四郡不便宜仍以廣州南韶隸嶺南分守而嶺東
專管惠潮仍改賜勅書令其兼理海防一倭賊入
潮每以漳海積寇相煽引而黃岡鎮巡檢則廣閩
界區漳寇所由入者請以潮州捕盜通判移駐其
地練兵防盜詔如議行

皇明獻錄卷之八

五

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言邇者浙直倭患稍寧而
閩廣警報踵至蘇松淮揚間博徒悍卒所在騷
宜勅下本兵議所以安民蓄兵絕寇之策兵部覆
議安民莫如罷不急之役蠲無名之征重懲貪官
酷吏蓄兵莫如訓練各處鄉兵隸籍行伍者責之
軍衛募自民間者責之有司絕寇則當令沿海有
之法而追其所犯銀三十兩賞告者又有無賴惡
少竄入軍中巧立報効贊畫名色平居坐糜公廩
有事爭冒百功此輩亦將來禍本宜一切查革議

入

自朕所倚安民者守令耳邇來各官恣意貪殘困苦小民上憫之吏部都察院即移文各撫按官

嚴力力限一月內從實奏處餘皆如議行

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例順之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嘉靖己丑舉禮闈第一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以翰林院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詔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數年召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明年與贊善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

皇明取倭錄

卷之八

文五

疏忤旨黜爲民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屏居十餘年

上方擢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屏薦之終不見用會

東南有倭患

上命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華因之交歡嚴嵩子世蕃起爲南京兵部主事尋陞職方司員外郎即中奉命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俄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卒于官順之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

技無不研究其說其文詞足以善名一家初罷歸

閉門獨居力爲矯抗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覲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淮揚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仍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爲非歆有以武功自見盡露其短爲天下笑云

世廟識餘錄云按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其家居二十年謂立言立德可以無媿惟歎於立功耳故

皇明取倭錄

卷之八

文五

于趙文華以通於嚴嵩父子欲以平倭自見及其臨事顛眩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後卒於淮陽凡四品京堂未經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卹典嵩父子力以順之軍功爲請於禮部時尚書吳山特持之嚴氏因怨山而遷怒於祠郎李績乃出爲景府長史順之始得祭葬矣而不知於例何所據也

尚書徐學謨

按東南之有倭禍所謂剥膚之災順之學本經濟憂兼家國實見得是故欲自效于戎行觀其衝突風波冒犯矢石與士之最下者同甘苦真有鞠

躬盡瘁意天不假年厥志未竟良足悲矣史謂其欲以武功自見盡露其短爲天下笑學謨又謂其臨事顛眩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此俱非公論順之寔知兵者其視師江南每請之于朝欲文臣督師時御戎服以作武將之氣又謂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消沮其言似迂而非迂也每讀其遺言循其遺迹輒爲慨然或謂順之失身嚴氏且有怨于子之先人何輕吐其不平也順之失身嚴氏意者枉尺直尋乎于

時九邊練兵總之尋常套數順之胸中素具甲兵以實求之未免求全於薊鎮而不知九邊之皆然也何私怨之有士大夫不要錢不怕死不求做好官一腔熱血每恨渾灑之無地此何爲者不過欲以身殉國耳臣不佞深有感于順之也然以江南人視師江南又用之淮揚巡撫猶有格外用人鼓舞豪傑之意此必世廟之獨斷若謂嚴氏之居間則比來畏首畏尾更似不及矣

江南經畧云己未之夏唐公順之捧勅至吳經歷海上倭至不得登却屯兵於三沙公帥兵圍之賊走江北爲李中丞所城或論之曰六月興師勞民費財不能搗巢而縱之走未見唐公之能也愚謂不然夫倭船之來非一歲矣每至即登岸未有不滿載而去者若非唐公與熊兵憲親出海洋嚴督將士孰肯僇力驅賊於沙上哉當是時撫按巡江皆缺唐公原無提督之權又無可戰之兵可調之糧使他人處此必坐省城移檄將官閃奸寨其而將官又襲故套止擊去賊不擊來賊數郡生民廢耕耘填溝壑如甲寅乙卯歲矣安得賊千三四百人歷三越月而但困于一沙不渡海不流突內地不殺人燒劫枵腹而騷竄哉自此矢志島夷聞之至今不敢寇吳唐公保障之功誠不小矣新例禦賊於海洋不使登岸者雖無斬獲猶敘超格唐公積勞成疾轉官而歿吳民陰受其賜反些咲之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

臣何以自解夫各邊巡撫之與總督相見原有定規今俱抗衡無遜誦意至於操江都御史則雖文移亦不復通臣徒擁總督虛銜而無其實請移假以事權得以爲諸道上約其相見禮文亦宜依三邊督撫事例得旨宗憲此疏心實任事可轉大司馬無院右正各巡操等官悉聽節制其三邊督撫相見禮儀吏兵二部查例以聞部覆總督體統委宜嚴重撫操等官相見毋得純用賓主敵體總兵以下皆戎服庭謁至於文移俱用印信呈文詔可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奏福建山賊倭吏並起攻掠平和紹安等縣破崇武所城請勅守臣亟圖勦會巡撫劉燾疏至言與賊連戰俱捷地方稍寧不如獻科言上

上以二臣奏報互異疑之詔兵部亟檄南贛撫臣范欽及肅協力平賊地方失事功罪令御史詳核以聞未幾獻科復奏崇武失事狀兵部始知燾奏不實請逮守所千戶郭懷仁等付獻科問停分守僉事萬民英休令戴罪視事肅姑贄勿治責以平寇自贖從之

查盤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等言浙江直隸

軍興以來督撫諸臣侵盜軍需無慮數千萬臣等奉詔通查出入之數其間侵欺有衍文飾多端冊籍沉埋條貫淆亂者姑無論已即其文牘具存出入可考事蹟章灼可得而陳其數者則如督察尚書趙文華所侵盜以十萬四千計總督都御史周琬以二萬七千計總督侍郎胡宗憲以三萬三千計原任浙江巡撫都御史阮鶚以五萬八千計操江都御史史褒善以一萬一千計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以四千七百計此皆智巧有所偶遺彌縫之所未盡據其敗露十不及二三然亦夥矣至於操江都御史高捷則明取江防銀二千兩檄送趙文華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鉞則檄取軍餉銀四千兩鎰銖無所支費此又皆公行賄攘視爲當然者也乞通行追究明正法典以懲貪冒至於文華所任郎中郭仁及宗憲所任指揮戴坤霄楊永昌陳光祖金宜逮問追贓疏下戶部會吏部都察院議覆請罷忻捷官同文華等所劾賊罪候勘議處仁黜爲民坤霄等下御史問惟宗憲功多當留用從之既而宗憲上疏自訟臣爲國除兇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爲

侵尅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乞
且賜羅以待公論少明然後東西南北惟

上所用

上優詔慰留之

令分守溫處叅將劉天錫等戴罪捕賊贈泰順生
員田林爲州同知給其十冠帶先是三十八年七
月倭寇自閩流入溫州結巢小獲桐山出掠平陽
順泰等縣分巡副史凌雲翼檄天錫及把總盧錡
等捕之賊敗知縣巨益兵於石門隘殺領兵生員
田林等天錫兵不救巡按御史周斯盛以聞兵
部奏林田死事宜卹錄天錫等宜戴罪從之

皇明耿倭錄

卷之八

朱

福建叛兵三百餘人自沙縣將樂攻泰寧縣破之
守備王址率千戶劉兆元百戶戴權等殺之軍亂
兆元率衆先奔址權戰死賊遂趨廣昌樂安尋奔
永豐教城遞去巡按御史鄭本立以聞請論諸將
吏功罪詔贈址都指揮使權正千戶各陞襲子孫
一級兆元等逮問守巡叅議孫應鰲各奪俸戴罪
勦賊先是福建以倭亂調募廣兵多輕標無賴比
至皆憑陵驕蹇日需犒賞有司不厭所欲即鼓行
爲盜云

巡按直隸御史陳志勘上三十八年倭犯江北自
六月初三日起至八月二十七日止提督都御史
李遂督發主客兵將前後二十餘戰斬首三千七
百八十有奇諸獲功人負百三十二人請分別陞
賞因言遂功高勞著屢迎擊始至之寇使片帆不
歸一人無免者今江南北清宴要是藉其餘烈前
雖蒙恩賞未足酬勛請破格優處以勸將來
上曰遂督兵禦寇擒斬盡絕功果異等其陞俸二級
以倭患免廣東潮州府海陽揭陽饒平潮陽惠來
縣惠州府海豐縣三十八年京庫糧銀二萬四千

皇明耿倭錄

卷之八

朱

有奇
巡撫福建都御史劉燾類奏四五月間新倭與濂
澳月港崇武處舊寇合踪南掠時臣甫蒞任卽定
計擒之初戰於長樂閩安先挫其氣再下興泉逐
月港崇武諸寇以及崎嶇濂澳之間兵之所過陸
無堅陣水無完艘凡擒斬七百有奇溺死者倍之
乞錄領兵僉事萬民英指揮王夢麒等功疏下兵
部議功燾第一總督尚書胡宗憲次之其力戰效
勞者民英夢麒及總督把總指揮官張弼張僑泰

經國鄧一桂徐濂宜優叙聽勘叅將王麟誦戊指
揮鄭文恩宜准贖陣亡指揮王謹宜陞襲三司府
縣官邵梗許應元舒泰芳等宜覆勘得旨賞宗憲
銀幣陞燾為副都御史民英為布政司右叅議仍
兼原職夢麒等各陞一級餘皆如部議是歲倭賊
徧福建沿海諸郡然皆十百為羣各自攘劫無總
統司號令者燾不能制任其厭欲而去乃虛張功
伐多言謀勇然即具奏狀所列固未明言某日某
兵與賊戰某地者也

授國子監生蔡汝蘭為原籍衛所鎮撫贈其子啓
明耿倭錄卷之八

元為太僕寺寺丞仍膺一子送監讀書汝蘭廣德
州人與子啓元元姪渭皆習武事與總督胡宗
憲有舊宗憲既開府道其父子赴海道標下練兵
剿賊三十八年三月中啓元率兵追賊至奉化縣
之南渡橋戰死越五日賊攻海門衛渭亦死之宗
憲以聞兵部復請故有是命

嘉靖四十年

江西南贛流賊馮天爵平天爵等皆兩廣民兵應
募至浙直禦倭已而遂寇劫閩清縣庫復寇沙縣
尤溪建寧泰寧及江西建昌新城南豐等縣拒敵

官軍殺守備王址支解之後自泰和謀間道趨湖
廣為南贛兵所邀擒天爵并其黨梁寬馮勝等六
十五人餘各竄逸捷聞

詔按臣覈實功罪具奏

南京兵部尚書江東等言南京振武營兵之選將
以備倭今倭患未可逆覩而遽議罷非計請下南
京府部九卿及科道寺官酌量時勢詳察利害應
散應留務求歸一兵部議務從之

宥原任金山備倭署都指揮同知王世科罪降原
職二級叙用世科初以倭陷南匯青村二所論死

皇明耿倭錄卷之八

至是御史方輅勘覈言二賊相戰之完城不同
且戴罪之後斬獲頗多請從末減故有是命

旌故蠻夷長官司副長官田苗及其子畔建坊於
所居表曰忠義苗永順宣慰司屬目也初以征倭
進攻新巢穴死之子耕復父讐斬獲有功已贈苗
官給給銀百兩耕疏辭給銀而請近襲其祖職張
思明溪蠻夷長官職事詔下守臣勘實則張思明
溪者係酉陽地界非永順境也其耕所稱祖職亦
無可的據乃覆稱授耕職非便宜仍給賞功銀兩
并建坊一座以褒錄之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陳志奏往時漕運憲臣俱無巡撫
日者海纖不靖戎事倥偬遂以漕臣司轉餉撫臣
秉戎麾此一時軍興特設非制也今倭患漸寧事
權宜一請裁革巡撫卽以漕臣兼之事下吏兵二
部覆可乃以總督漕運都御史胡植兼提督軍務
巡撫鳳陽等處

先是科道官查叅總督浙直福建尚書胡宗憲侵
盜軍餉詔下浙江巡按申勘至是御史崔棟覆稱
宗憲無他且言軍中所恃以鼓舞人心者財耳其
中用間行餌買勇賞謀鼓舞之術居多若使尺寸

皇明倭錄

卷之八

九

之間盡以繩墨約之寧遠有今日哉以臣之愚宗
憲可原得旨錢糧既查明胡宗憲今照舊盡心督
撫

皇明倭錄

卷之八

陛下命臣以都督提督南京振武營臣誠感恩高報
弟此軍習成驕悍宜以法制之臣故所統川兵二
千有勇知方乞許便宜帶領隨營操練內以彈壓
兇惡外以控制倭夷卒有怙惡者許臣以軍法從
事俟其內馴外服海防稍靖漸爲散遣兵部覆言
彼中原無前項軍糧請許選精銳五百人自隨餘

付代者有警聽顯調用報可

巡按廣東御史潘季馴勘上三十七年倭寇廣東
諸臣功罪言倭自正月中犯潮州府蓬州鮑浦等
處所至將官不能禦或敗或走獨千戶魏岳百戶
蔣期明鎮撫陳濬等戰甚力斬首八十餘級生擒
九十餘人賊始遁去我兵失亡者亦二百人岳等
死之時總督侍郎王鈞已致仕季馴因追叙鈞運
籌督戰之勞請與撫鎮官及陣亡將吏分別叙錄
而論失事者之罪兵部議覆

皇明倭錄

卷之八

九

上命賞鈞及巡撫周滿總兵官靖遠伯王瑾各銀幣
有差下失事指揮等官馮良佐等二十二人及前
爲事指揮孫敖知縣蔡明復等十按臣論罪岳等
各陞襲如例

山東巡撫都御史朱衡奏登萊青三府地瀕大海
東近遼左南通浙直國家設軍分守甚嚴日者遼
左告饑暫議弛登萊商禁以濟之其青州迤西之
路未許通行令富民備商遂假道赴臨清抵蘇杭
淮揚興販貨物海島亡命陰相構結俾二百年慎
固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患非後事之鏡乎
宜申明禁約停止爲便兵部覆奏報可

以後賊陷廣東潮州府大城所詔泰惠潮參將張四維俸三月分守叅議馮臯謨海道副使鄭維誠分巡僉事齊遇俸各二月下本衛所掌印捕盜等官董越等九人于按臣論罪知府何鏜等准贖先是潮州敗倭自福建還入詔安大城海大劉五等及上底東界客兵因挾之為亂去年十二月乘除夜城中無備伍等先襲入城羣倭繼之守印諸將各棄印遁去至是年二月知府何鏜等督兵追捕伍等始就擒斬首三百餘級事聞因有是命江西巡撫都御史張元冲疏報去年十二月至今

總督浙直福建尚書胡宗憲奏浙江倭寇自四月以來合謀連鯨屢犯寧台溫等境我師禦之戰於海者六戰於陸者十有二計前後擒斬一千四百二十六人焚溺死者無算今已蕩平其文武效勞諸臣則參將戚繼光督戰功最而僉事唐克臣義烏知縣趙大河等亦宜并錄

上加諸臣功詔宗憲加少保總兵盧鏜陞俸二級繼光陞都指揮使各賞銀二十兩二表裏大河陞按察司僉事專理操練土兵溫處叅將牛天錫陞秩二級副使凌雲翼王春澤僉事唐克臣叅將呂圻等十九人各陞俸一級布政胡堯臣胡松叅議唐愛副使李僑各賞銀帶有差通判吳成器等行軍門分別犒賞下失事把總王彥忠劉震亨劉用光三人於御史問

嘉靖四十一年

福建同安倭寇夜襲破永寧衛脅指揮王國瑞鍾垣千戶蔡朝陽降之

巡按福建御史李廷龍類奏二月中三衛兵亂永寧失守及龍溪等縣各被新舊倭寇抄掠狀部覆王國瑞鍾垣蔡朝陽身為降虜宜重論典泉兵備

萬民英疎于防守福州兵備汪道昆不能禦衆宜並罰得旨民英道昆各奪俸三月國瑞等下御史鞠實奏聞

福建新倭大至突犯福清福寧政和等處

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欺橫貪濫十大罪大略言宗憲本與賊首王直同鄉其所任蔡時宜蔣洲陳可願等皆賊中奸細方直挾倭衆突岑港賊衆無幾而憲按兵玩寇資以牘廩蕩廢防檢交質往來乃許直海防之任與爲約誓若非

皇明獻倭錄卷之八

七

皇上斷以必誅神人之憤安可雪也而宗憲乃立報功廟于吳山意欲既滿縱飲長夜坐視江西福建之寇不發一矢徒日取驛遞官民軍前糧餉而斬艾之股削之督府積銀如山聚姦如蠅如鄉官呂希周田汝成茅坤等輩皆游舌握槩逆爲門客又且宣淫無度納鄉官洪梗之女爲妾通事夷來任健步徐子明之妻皆出入督府通賄無忌至如扣剋上供歲造段足銀兩濫給娼優市販官職劄付軍器官廠私送鄉官調發官軍原籍守宅尤其干紀亂常之甚者乞加顯斥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

史勘報

上特命錦衣衛械繫宗憲至京問于是浙直總督缺遂罷不補而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趙炳然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

福建倭攻興化府城陷之倭自十月初犯福建其自浙之溫州來者則合福寧連江登岸海賊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登岸海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于龍岩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叅將戚繼光與總兵劉顯等既連破賊于臨墩港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澳登岸摩兵擊之斬首一百八十有奇遂行而閩倭至者日衆始攻興化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至是城守卒勞罷賊矚其懈弛夜以布梯傳城入之開門放火城中方知賊至百姓恒擾叅將畢高叅政翁時器悉絕城宵遁同知奚世亮爲賊所殺賊遂入據府至來歲二月始敗是時劉顯在會城聞興化危急提兵往援至則城已爲賊所破顯留大兵江西剿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于屢

皇明獻倭錄卷之八

七

戰倭所至勢衆且銳顯知不敵乃逼城爲營以伺賊隙顯有威名興化人初聞顯至以爲旦夕破賊既而相持日久疑其養寇以爲恨

命分守浙江台金嚴叅將戚繼光克副總兵官官分守福建

錦衣衛逮胡宗憲至請處分

上曰宗憲非黨黨自御史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

三呈

上玄錫近上玄秘皆致一手字數載無言伊過近自鄒應龍初亦未專爲國羣邪朋害大臣罷斥者不

皇明史倭錄卷之八

十四

少既知諸人欺君何不俱早言今日乃言之不已宗憲不自慎致招奏擾但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等封官今加罪後復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閒住嘉靖四十二年

革鎮守浙直總兵盧鏜職仍同原任遊擊王應岐俱下御史逮問鏜初在軍門胡宗憲用事及宗憲敗鏜不自安求去時應岐已革職充軍給事中丘橈等因劾鏜貪入罪言應岐原擬未盡其辜兵部覆請從之

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奏上禦倭三事一浙江

溫處與福寧州接壤實倭吏出沒之地而一時將

官莫賢于叅將戚繼光宜進繼光爲副總兵兼守

其地而于福寧州添設守備一員繼光節制仍

令募兵三千以備戰守又漳州月港亦通倭要地

并宜添設守備一員即以指揮歐陽深陞署都指

揮僉事充之而聽節制于總兵俞大猷一八閩之

地延平建寧邵武乃其上游宜令建寧募兵一千

延平邵武各五百使指揮樂墳統之以備警其

分巡武平僉事亦加以兵備重其事權一閩中自

被倭以來其官軍之以死勤事與婦女之死節不

皇明史倭錄卷之八

十五

辱者宜悉表揚以勵人心兵部覆如其言詔可

廣東倭寇犯潮惠二府黃岡大澳等處

福建巡撫游震得以去年十一月倭寇攻陷興化

府狀聞初賊至先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

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將軍倪棧遂攻玄鍾所城及

德縣入之乘勝直抵府城下令都督劉顯兵未至

賊遂襲入城殺同知奚世亮等又分兵攻陷壽寧

政和二縣乞亟命該部計處兵食浙直總督發兵

應援部覆賊以旬月間連破數城如蹈無人之境

下職守謂何領事急之際請姑令戴罪立

功其各省援兵請調浙江新募義烏兵一枝以戚繼光統之江西兵一枝今撫臣自擇良將各星馳應援仍起丁憂叅政譚綸以原官兼按察司僉事統浙江兵千二百人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又廣東南澳爲此賊淵藪宜令兩廣提督張臬引兵搗之使賊退無所歸以其地丁科屯鹽諸錢穀約二十餘萬悉留用以佐軍興仍令南京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濟之本部仍備銀十萬兩俟緩急督發

上悉命如擬行因奪震得及文武大小諸臣俸許其

聖明耿倭錄

卷之八

自劾譚綸等依擬用戚繼光劉顯各令奮勇建功以副委任仍詔浙江巡撫胡松兩廣提督張臬各協力策應毋分彼此

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紀功御史段顧言各條陳廣東善後事宜戶部覆行三事一潮州海陽之關望爲倭奴入寇門戶宜設一全縣以增潮南之藩籬應割都圖者七潮陽之泮水宜設裁減一縣以控扼海豐惠來長樂三縣之要衝應割都圖者四又程鄉縣之豪居新設平遠縣遠隸江西不便宜割程鄉及興寧田糧立爲裁減縣分仍屬廣東其

原議中武平安遠里分宜還各省一饒平縣之歌大埔縣之清遠程鄉縣之溪南松源石屈龜嶺諸都向爲巨賊所據今雖勦平田多拋荒宜將六都錢糧自三十九年四十年一盡數蠲免其半一程鄉縣延袤千里原額止一十八圖豪猾營充千長隘官名色凌轢鄉民起盜之源實由于此惠潮二府所屬諸縣皆然宜及今大熟之年添設圖分增立里長督辦租役其他名色悉爲除革疏上允行乃設澄海縣于關望所普寧縣于泮水

聖明耿倭錄

卷之八

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其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攻陷平海衛以倭寇攻陷興化府城命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總督廣閩軍務調度兵馬分部擊之罷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回籍聽勘令總兵官劉顯戴罪勦賊逮叅政翁時器叅將軍高至京問罪初興化敗書聞震得已坐失事奪俸既而巡按御史李邦珍言震得一等莫展宜簡命大臣有濟變才者假以重權亟往拯之南京科道官范宗吳張士佩等亦言賊薄興化時震得詐疾告休及城陷則避之福清不

肯督兵救援顯屯兵江口遠在三十里外駐營未聞提兵決戰而時器與高聞變即縱城夜出尚未識其所往請各寘之理俱下兵部議覆大臣有威望累著擒賊之功者一時無如臬賢宜重用之震得等誠驚怯有罪但顯素得士心臨敵易將恐一時難其代者宜令立功自贖俟事寧併論上然之乃有是命

福建福寧倭寇自政和等縣襲攻寧德破之趨羅源入海轉至連江登岸時寧德已四陷矣

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奏各省募兵多浙之義烏

皇明政錄卷之八

十八

人夫福建所以致亂者民變為兵兵變為盜其所由來漸也夫閩民皆盜治標之道不得不假于別省募兵而反求其本必須多方撫處使盜化為兵兵化為民可也今又驅浙之民以拯福建之急臣竊懼夫浙之為閩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團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聚散之間兩有歸著即不得已而召亦必先本省次鄰省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兵部議覆

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召募以滋繁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

校閱仍叙別所司功罪以聞

福建新倭自長樂登岸流劫福清等處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合兵邀擊於遮浪殲之平海倭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以輕舟抄之斬首四十九級賊盡焚其舟還屯平海

覆論興化府并壽寧等縣失事諸臣罪逮興化衛指揮徐將楊一輔法繼勲通判李邦光百戶潘鑑易中孚壽寧縣知縣章銳典史沈洪王濟等至京與翁時器等併問指揮等官胡紳等四十二人及副總兵楊縉參將黎鵬舉俱下御史逮治馮文焯

皇明政錄卷之八

十八

副使余曰德邵榭汪道昆叅議萬民英僉事金淵曾一經各奪俸半年左布政使曾于拱署按察司印右布政使盧夢陽各奪俸二月仍誠提督都御史陸穩策勵供職贈諸死事臣同知奚世亮為右叅議知縣周尚友縣丞葉德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為太僕寺寺丞各廕一子國子生遊擊倪祿指揮齊天祥張光祚千戶盧思亮邵于蕃張珊各襲陞其子二級

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原犯興化倭賊於平海衛大破平之斬首

二千二百餘級火焚刃傷及墮崖溺水死者無算
縱所掠男婦三千餘人復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
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知縣歐陽學紀事云壬戌十月倭賊至惠安之南
望轉寇吾莆劉營村落十有一月初移逼郡城四
明之外皆賊壘也時都督劉顯奉命勦賊既至
屯兵枋頭距城五十里分守翁時器因勢危急懇
請救援劉分兵八十名應之越十有九日夜十漢
子自稱齋督府文書求縋城上翁許之衣背皆繡
天兵字越二十有八日守埤者聽翁令是夜罷擊
柝比四鼓睡熟賊五六箇自西門第四舖布梯登
埤司門通判李邦光指揮徐將楊一輔不知也詐
稱天兵者高聲喝殺傷一埤夫由是衆皆驚潰賊
六千餘悉登而入如履無人之境因風縱火城中
高堂廣廈通闕帶闌不知幾萬家可憐焦土幸存
者十之一皆爲賊營署印同知奚世亮被殺翁分
守李通判畢參將越城奔鄉宦士民男婦咸就擄
殺死者約萬餘庠士三百五十鄉宦十七舉人二
太學生六婦女義不辱而罵賊以死者不知其幾
也寶器金玉錦綺或傳自唐宋者咸歸於賊否則

幻爲煙燼城陷次日劉兵亦至城外搜賊舊營越
十有二月十日突入城內與賊戰於教場敗績癸
亥正月初劉兵屯染店指揮歐陽深領半番兵二
千屯林口巡按江西陳御史志檄兵二千餘來援
屯江口十有四日賊南掠歐陽兵自柵中射之中
其醜凡三十人二十有二日賊北掠劉兵陳兵伏
道夾擊斬首九十賊徬徨駭愕相語曰戚虎何時
來也蓋參將戚繼光前此累捷賊畏如虎故以名
之云二十有七日賊糧盡出城宿塘下相去二十
五里自黎明逮晡行始盡劉都督在寧海橋不知
也次日兵追及與賊戰於巷口敗績又次日賊至
岐頭攻其私城民極力禦之殺二賊望救無人城
陷荼毒尤慘時劉兵屯開口距岐頭八十里二月
七日賊六百由同安抵楓亭徑至岐頭地界二十
有九日夜合攻平海城孤危無援城又陷署印指
揮葉煥然被殺凡六區七區之士民千戶百戶之
所管轄者又不知擄殺幾何三月十八日劉兵移
嶺頭歐陽兵移樹下各距平海六十里二十有三
日賊來樹下殺歐陽指揮及兵四百劉即移屯度
濱四月初總兵俞大猷領漳泉兵四千方至移屯

山腰石戢各距平海四十里十有一日賊四百自
上徑抵余埔劉率兵迎擊收績十有三日賊衝度
灌而下半番伏兵四起斬首一百七十餘奔平海
城人謂劉有方略在營中連收六殊其從容安閒
如此俞素負重望顧兵士法弛平民亦苦劫掠斯
時也賊備舟三十五艘爲浮海歸國之計舊軍門
先已檄許朝光督水兵防于海灣朝光者去歲招
降之賊首也及是月十有六日賊糧盡俱出城一
夥下舟去許不知也一夥改營許厝村又在澄塘
村越十有九日新總理軍務巡撫都御史譚初至
省城卽蒞甯都夜趨渚林次日副總兵戚繼光亦
抵於此譚知其能下令劉俞兵勿動以戚督萬兵
進勦二十有二日五鼓與賊戰於澄塘等村火箭
砲轟島銳雷發竹標一揮碎賊屍愕然剖心曰
戚虎今果來矣跪以待刃未崇朝賊盡盡其明日
搜索山谷及散匿寨遺賊共擒斬二千二百有奇
釋被擄男婦四千口獲精銳器械萬餘兵卒所得
金寶戚秋毫未問焉按戚有大功于國
巡按廣東御史陳道基以正月間潮惠二府倭患
聞乞速命督撫調兵分勦詔總督都御史張臬嚴

督各官調集漢達官軍協力勦滅以靖地方毋怠
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陳海防八事一定兵額浙
江領兵千把總等官漫無通紀宜將陸兵倣占什
伍之制以次編立營伍令總哨管隊等官分轄之
而總屬于主將二振軍伍浙江軍衛逃亡數多請
照籍清補三練民兵民壯弓兵本爲防盜詰姦而
設宜嚴選練不得聽官司役占四立保甲浙地濱
帶河海外倭內盜鹽賊礦徒導引之姦細接濟之
窩主在在有之宜挨屋編次十家爲甲十甲爲保
各立之長使習練技勇互相譏察協力防禦官司
無得以他務煩擾五明職掌總兵參將海道兵備
等官雖各有信地而臨事多推諉宜分任責成居
常則將官操練而該道主于閱視遇敵則將官攻
勦而該道主于監督不得互諉六分統轄浙直水
兵副總兵一員駐直隸金山以統浙直陸兵而共
以一總督節制之但今總督既革則浙直已爲二
鎮而巡撫浙江者于金山副總兵不得用之于陸
巡撫直隸者于定海總兵不得用之于海矣自今
宜畫地分轄在定海者止屬浙江在金山者止屬
直隸各兼理水陸兵務而有警則仍相策應七嚴

哨應陸兵專責以守險水兵專責以出洋有警互為聲援八公賞罰將官有戰功者宜首錄不當與督撫同叙至於失事論罪亦如之其部下尤當賞不遺賤以鼓士心兵部覆如其言

上皆從之

巡按福建御史李邦珍以二月中福建倭寇攻陷寧德平海城及都指揮歐陽深死狀聞因言破平海者乃閩之南境賊其初自福寧登岸皆閩中大患而德者乃北境賊其初自福寧登岸皆閩中大患而南賊尤劇已經累次調兵勦捕而總兵俞大猷赴

皇明倭倭錄

卷之八

十一

援瀾滯連擊向本源等私掣回戍兵致忠將陷沒地方失守乞明示賞罰以昭勸懲

上從部議令張臬譚繼編嚴督劉顯等協力勦之刻期蕩平大猷姑戴罪自效本源下巡按御史逮治歐陽深賜棺殮銀五十兩廕一子為世襲指揮僉事仍立祠祀之

巡按御史李邦珍勘上福建勦平舊倭狀先是賊兩破寧德城屯據橫嶼嶼去縣十餘里四面皆水路險隘不便深入故官軍民兵與賊相守逾年莫敢決戰者四十一年七月總督尚書胡宗憲檄

浙江參將戚繼光部浙兵七千餘人援之令軍中人持草一束填河而進遂大破賊巢平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被虜三千七百餘人印二顆乘勝勦福清牛田寇又破之追至興化同副使汪道昆等用火夾攻賊營焚斬幾盡提聞下邦珍覈實兵部覆諸臣賞宜重宗憲雖去任仍當優錄

上命賞宗憲銀二十兩絲幣二襲陞繼光都督僉事陞都指揮戴冲霄二級道昆及浙江監軍副使王

皇明倭倭錄

卷之八

十二

福建副使等官金立敬等四人各賞銀有差是日浙江趙炳然亦報福建餘賊于四月中流入浙江界官軍迎戰于連嶼陡橋石坪等處敗之斬首百餘級既而新倭百餘人亦犯石坪我軍乘勝追勦無一生還者疏下兵部議覆得旨炳然督勦倭寇一月兩捷賞銀四十兩彩幣二襲宜益用心飭備以副委任

巡撫福建都御史譚綸以四月中平海大捷聞言賊自興化破城後乘勝攻陷平海據之我兵方議大征會長樂縣新倭自福清渡江謀趨平海合營

總兵俞大猷劉顯遷之于途擒斬幾盡餘黨俱遁入海平海賊聞之始懼欲遁爲官軍所扼不得出乃移營渚林迤南時副總兵戚繼光自浙江應調至臣素知其勇略使領中軍顯左軍大猷右軍及戰繼光先進薄賊巢左右營繼之四面合圍因風縱火賊死戰皆灼爛巢中積屍及覆無一人得脫者因叙諸臣功以繼光居首顯大猷次之募兵督戰如副使汪道昆叅議萬民英又次之爭先陷陣如把總胡守仁等又次之邀賊助陣如義士許朝光劉文敏又次之而二司府縣等官萬民衣等之給

爵紀功也其分守均宜叙錄至于江西巡撫胡松南朝巡撫陸穩浙江巡撫趙炳然調兵赴援之功亦不可泯而原任巡撫游震得指授于去任之日叅政翁時器效死于戴罪之時勞績並著固不當以昔日之過而盡掩其功也疏下兵部議覆得旨天地

宗廟垂佑八閩底寧各官協謀戮力功實可嘉綸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繼光署都督同知仍廕一子爲錦衣衛正千戶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顯于祖職上陞二級與大猷各賞銀二十兩紵絲

一表裏道昆陞一級民英陞俸一級守仁等二十一人各陞二級朝光文敏各授原籍所鎮撫仍與守仁等各賞銀十兩炳然松穩各三十兩二表裏衣等十二人各十五兩震得令按臣詳勘前後功罪以聞時器仍逮京從公問擬

初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職在江防應天鳳陽二巡撫軍門職在海防各有信地後因倭患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等處原屬二巡撫者亦隸之操江以故巡撫得以諉其責于他人而操江都御史又以原非本屬兵難遥制亦茫然以緩圖視之非委重責成之初意矣自今宜定信地以圖山三江會口爲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南北二巡撫與操江仍併力應援不得自分彼此庶責任有歸而事體亦易于聯絡章上命南京兵部會官雜議以聞至是議定兵部覆請行之詔可今後不係操江所轄地方一切事務都御史不得復有所與

故海寇王直餘黨洪迪珍降伏誅迪珍漳州人初與直通番後直敗其部下殘倭乃依迪珍往來南澳浯嶼間懼官軍誅之聲言聽撫而剽掠如故至

是勢窮率其子文宗自詣福建海道副使卻梗所願立功自効總督都御史張臬收下獄馳疏以聞詔卽其地斬之

福建巡撫譚綸條陳海防善後事宜兵部覆行其五事一復水寨舊制自福寧南下達漳泉治水寨五以扼外洋法甚周悉今宜復舊以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艘爲正兵銅山水煙二艘爲遊兵寨設把總一員領之而爲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嚴功罪使總數有經坐收實効一處兵將副總兵戚繼光官權爲總兵鎮守全閩仍增設坐都司一員

皇明獻徵錄

卷之八

軍

把總二員充其任使其原設三路參將悉宜改爲守備總兵官俞大猷宜復還神威營與南贛軍門權爲一在福建止備汀漳二府三寇一處客兵福建新募浙兵列爲二班各九千人上班者以九月初一日爲始用防秋汛至十月散回下班者以十月初一日爲始起戍所防春汛至六月中散回更番迭上歲以爲常不得變亂行伍違悞戍期一團練主兵各縣額設民兵宜汰其老弱盡以精悍者充補仍分爲二部一屬本縣掌印官訓練防守一屬巡捕官赴府團操每府委武職一人統督該府

掌印官監督兵備道以時閱視別其勤惰而賞罰之一申明職守沿海及腹裡府州縣與衛所同住一城及衛所自住一城者若遇攻圍不能固守衛所掌印捕盜官俱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其府州縣捕盜掌印官送部降級別用自今宜申明職守着爲定例

上命兵部同三法司詳擬失陷城池罪例以聞餘如所議法司覆上舊例失陷城池府州縣掌印捕盜官降一級別用守巡兵備官參究治罪法止此耳果屬未當時是不問沿邊沿海腹裏都司衛所自

皇明獻徵錄

卷之八

軍

居一城及與府州縣同一城者但遇賊攻圍不固守輒避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襲而入殺傷三十名以上者都司及各該城衛所掌印并捕盜官俱視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同住府州縣掌印與捕盜官不固守而輒棄去失陷者罪同若在城同守止以防禦不固失陷者發邊遠充軍兩縣與衛所同城者第以賊從某縣所轄城入坐掌印官與捕盜官罪如前例其餘衛所府州縣佐貳首領官但有分守信地致賊于所守之地入者充軍各城原無都司衛所而府州縣職守專城者各掌印

捕盜官俱論斬兩縣同附府城亦止以賊從某縣所轄城入掌印捕盜官論斬其府州縣佐貳首領官但有信地被賊于所守之地入者并各州縣未設城池而被賊攻入者亦並充軍其守巡兵備官駐劄該城先期託故遠出或臨時潛匿及守備不設致失陷者亦充軍守巡原無定駐止遙制失陷者奏奏爲民

上皆是之命刪去前例而以今所議者著爲令吏部亦覆綸二事一重監督大將臨戎非素所同心文官與之終始則臨事矛盾成算有乖今陞級副使

皇明陞倭錄

卷之八

其

汪道昆本監威繼光軍宜卽陞爲本司按察使與繼光共理軍務一舉賢能參議金浙運同劉汝順同知劉宗寅久居閩地習其土俗遇有陞遷請卽于本省推補戶部覆論四事一請錢糧本省軍需歲用計三十萬兩而額兵僅十萬兩兵荒之後不當重取于民請移南京戶部折糧草銀十一萬漕司河工銀二萬淮浙鹽銀各二萬廣東椒木銀四萬給之一緩征科延建汀邵之間聚落成墟汚萊蔽日若急責有司以催科彼必以應文進責之心爲達禍全身之計有司憐民民憐有司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請將內庫折銀稍從寬限不必拘近例降罰一蠲租稅莆田平海寧德政和等殘破之縣當大破常格與之更始被倭尤甚者不論起存錢糧免徵三年次者二年又次者一年一復額糧福建舊設馬步官軍四萬八千餘人俱有額糧邇來尺籍空虛所餘額糧往往那移別用請及今地方稍寧查覆舊糧然後主兵可以漸補免調募之費詔俱允行

皇明陞倭錄

卷之八

其

改南直隸狼山副總兵爲鎮守總兵官兼轄江南江北以署都督僉事劉顯克之從提督侍郎趙炳然議也
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勘去去年十二月巡撫都御史趙炳然督兵備副使陳慶都指揮宴繼芳陳應龍温州府通判楊兵等剿慶元倭功
上從部擬陞炳然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慶等各陞二級賞銀二十兩繼芳等六人各一級仍與應龍等十一人各賞銀十兩
禁止通海遼船先是因遼東饑暫許通登萊羅穀既而遼商利海道之便私載貨物往來山東守臣恐海禁漸弛或有後患疏請禁止從之

巡撫應天周如斗言江南自有倭患以來應天蘇松等處加派兵餉銀四十三萬五千九百餘兩今地方已寧乞減三分之一少甦民困戶部覆言加派兵餉原以濟急事已宜罷不但當減徵分數而已請下酌議悉除之報可

嘉靖四十三年

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仙遊縣殘倭大破之時閩中舊倭略平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仙遊縣城圍之三月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追至王倉汴斬首數百級除產谷死者餘眾

皇明耿倭錄卷之八

七

尚數千奔漳浦縣之蔡丕嶺繼光分其兵為五哨身自持短兵徒跣緣崖披棘而上迫壘賊伏發繼光氣愈厲督各哨兵入賊巢殊死戰擒斬又數百人于是閩寇悉平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界掠漁舟入海

福建巡撫都御史譚綸以寇平請終喪許之

以福建倭亂免其泉三府及福寧州福清莆田

南安漳浦等縣正官八觀

福建巡撫都御史譚以王倉坪蔡丕嶺提聞詔先賞綸與總兵戚繼光等其餘有功者俟勘至

倭叙

贈福建武生薛天申為指揮僉事附祀鄉賢歷其子為冠帶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天申晉江縣學生從軍至冠帶把總先是賊犯興化泉州衛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禦之陷伏中俱死事聞詔先卹錄深下二人事于巡按勘報至是實乃有是命

賜福建延平府死事同知贈叅議奚世亮祭葬初世亮署興化府印會倭大至城陷被殺己贈官錄廕矣至是其妻復請祭葬許之

皇明耿倭錄卷之八

七

鎮守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為禮執其左右鞭之顯上疏劾汝言抗違明旨以原奉勅書中許其節制知府以下故也詔降汝言一級

世廟識餘錄云按武臣之束濕於文吏久矣茲以軍興故朝廷向意將帥而劉顯之勇敗又方倚為東南保障故其疏得行而後來絕無此事矣前徐學謨按此足為武臣吐氣故錄之

廣東官軍擊潮州倭寇破之初歸善縣盜何端溫七既破叅將謝劾兵未幾溫七兵敗被擒端自縛

軍門求殺賊自効端卽所謂花腰也總兵吳繼爵俞大猷受其降都御史吳桂芳至因使爲先驅率賊官軍繼之圍倭于鄒塘四面舉火一日夜連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捷聞

上曰廣東倭寇連年征剿無功桂芳繼爵新任卽有此捷其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令會同吳伯朋俞大猷嚴督各路兵乘勝蕩平以紓民患其餘功罪候事寧之日勘處

覆論四十一年冬至四十二年春福建禦倭功罪詔賞前巡撫江西侍郎胡松總兵戚繼光按察使皇明倭錄卷之八

汪道昆等銀幣有功指揮樂項等有罪指揮關繼宗及知縣李開陞賞還治有差初興化寇平已陞賞巡撫譚綸等至是御史李邦珍追勘閩賊破亡由胡松先調浙江兵把總樂項等敗賊于陝陽遂甌寧繼光等因以兵繼之前後共擒斬二百餘人疏請并叙故有是命

疏原任福建都御史游震得職爲民初震得坐倭破興化府回籍聽勘至是勘上兵部覆當罷斥從之

御史陳瑞勘上三十八年夏崇明縣三沙禦倭諸

將功罪詔陞指揮伍維統等二級守備高湜等一級其餘贖罪恤賞提問有差

添設廣東海防僉事一員廣東舊設海道副使駐劄省城兼理市舶會倭亂海道專備惠潮以市舶委之府縣于是提督兩廣都御史吳桂芳自東莞以西直抵瓊州屬副使攝之仍制番禺而更設海防僉事巡歷東莞以東莞豐惠潮等處專禦倭寇有詔如議暫設竣事寧已之

廣東官軍大敗倭寇于惠州海豐縣倭初自福建流入廣東會兩廣南贛各軍門徵調漢土兵大集皇明倭錄卷之八

乘其初至急擊之賊懼奔崎沙甲子等澳奪漁舟入海暴風甘覆溺得脫者僅二千餘人留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帥官軍四面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欲走報效副總兵湯克寬伏兵火埔寮密口以待之賊至伏發賊乃大驚擾克寬斬其梟帥三人衆將王詔等兵繼進賊遂大潰擒斬一千二百餘人各哨軍前後所得零賊又千餘人于是餘倭無幾不復能軍散避入山藪各兵乃分道搜之

以廣東倭亂免惠潮部肇等府州縣正官入覲

原任福建巡撫譚以同稽守制上言自閩中被倭以來臣經略便宜自五寨三路之外已稍稍有緒然皆救患于目前而未及久安計也因陳善後六事一議將言自古軍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光令其左支右吾四面當寇繼光雖信才勇力亦不能及也福建都行二司有備員者六人乞勅該部行撫按等官考察去留舉才者補之隨宜選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者以充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一議兵福建之兵所以積弱者為米練也臣當練之而又病于未專也是客兵終不可罷然非策也乞許撫臣得取各縣團練民壯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食集之省會分為二營營三千二百人設練兵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則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但軍旅事法當嚴嚴訓練之初易生謗怨仍乞假之事權不從中制使主帥之令得行于下而後實効可臻一議食福建賦稅自兵興以來未入于朝廷者多矣今議者必以寇亂稍寧欲為催徵之計不知瘡痍未起荒蕪未闢而一旦督追數年之逋是敲之盜也宜下撫按酌議已徵者量留地方未徵者

姑免追併一寬海禁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一增設縣治汀漳延平間縣治太遠不便防姦請立縣于河埧東西坑東洋三處令有司就近約束一議處有司本省郡縣僻在山海法令疏濶民易為亂今後宜慎簡甲科中有才望者以任守令勿以衰殘舉貢及槩用江廣之人就近銓補疏入下所司議覆允行惟寬海禁設縣治行撫按官再議以聞提督兩廣侍郎吳桂芳等以海豐提間上嘉桂芳及總兵俞大猷吳繼爵巡撫吳伯朋及叅將王詔功各賜銀幣復報効副總兵湯克寬祖職所効功次仍令御史覈實具奏廕故荅州死事省祭孫鏗一子為國子生先是三十三年鐘寓居松江會倭亂鏗自具弓劍帥壯士百餘人擊賊于南匯敗之追奔至封門射殺十餘人創數十人賊退屯石湖橋鏗乘勝深入陷重圍中戰死事聞已得旨贈光祿寺署丞矣至是御史陳瑞言鏗以羈旅之身本無官守義憤所激捐貲糾黨以赴國難奇功屢奏不幸孤軍無救死事甚

偉功高報微忠魂未慰乞加叙蔭以勵方來兵部覆請之

嘉靖四十四年

巡按直隸御史溫如璋條上備倭方略一修城堡以防要害蘇松濱海倭夷出沒宜于川沙吳淞之間修復旱寨舊城以防嘉定上海劉家河港口更建小堡一所七丫白茆等處各設水船旱柵以防太倉諸涇一裁武元以專職守蘇松參將宜復駐金山團練諸軍守蘇松二府其柘林把總改駐崇明統兵防守金山遊擊似為冗員宜革一聯備禦

皇明倭寇錄卷之八

以固防守浙直接境不得互相推諉宜將會哨兵船通令督府置立哨簿委官稽查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如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疏下兵部覆如其議惟裁武元一事仍行撫臣再議以聞報可

倭寇通州呂四場等處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兵郭成等帥迎擊之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十三級

倭寇浙江溫台境官軍出海擊敗之于塢口竹嶼出外洋而還

倭寇自浙江台山海洋突犯福建福寧州總兵戚繼光督參將李超把總魏宗瀚合水陸兵擊敗之斬首二百餘級乘勝追剿原倭斬首百餘級巡撫福建都御史汪道昆以四月中總兵戚繼光追剿福寧未寧二處倭寇狀聞詔御史覈實論功仍先賞繼光道昆及參將李超把總魏宗瀚銀幣有差

罷浙江寧波府市舶議先是言者常欲比廣東事例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浙江巡撫都御史劉繼

皇明倭寇錄卷之八

三

言寧波舊額市舶司聽其貿易征其船稅行之未幾以近海姦民侵利啓釁故議裁革今人情狃一時之安又欲議復不知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此舉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上亦以為然事遂寢

福建興化府被倭殘破後詔莆田縣一應起存錢糧自四十年蠲免三年其以前帶徵拖欠錢糧悉行停罷斷自四十二年以後徵稅如故至是巡撫

都御史汪道昆言該縣死徙未復田多未墾遠徵賦稅恐民力未敷詔于原限外再蠲免一年自四十四年以後仍前徵

先是浙直總督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為言官所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斯求嚴世蕃值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及龍文伏誅巡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上疏獻之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解藉龍文為內援相與誦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

皇明聖德錄卷之八

主事

于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以幸免恐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受指何鄉矣使六一得亡南走倭恐江南之事其大可慮者又將在此疏下都察院參覆得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十戶松奇職為民六

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叙平賊功并節年獻瑞蒙恩以致言官忌疾且訐汝正私受所屬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互

計事情行巡撫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尋死干獄詔免勘

巡按浙江御史龐尚鵬類勘是年四五月間倭寇分道犯寧波溫州二府諸家尖烏石塘等處各官軍出海斬獲功

上從部議陞巡撫劉畿俸二級海洋參將吳國職一級副使查綸謝鵬舉各陞俸一級遊擊艾陞等賞銀十五兩知府吳道植李廷觀等十兩

兵部覆巡按御史韓君恩奏山東登萊三面臨海自蓬萊抵膠州二千餘里海島紛錯國初建立營

皇明聖德錄卷之八

主事

衛所寨以備海防倭慮至遠也然倭夷其來有時防之猶易頃因遼左告饑當事重卹民困暫許通船糴販以濟一時之急而豪猾因藉為姦往往駕巨舩入島嶼採木貿易且利其土饒遂攜妻孥以居因招集亡命盤據諸島時出劫掠土人莫可誰何此其重視倭尤甚移文巡撫嚴督海道備倭等官整飭登萊戍務各將快壯軍兵練習墩堡城寨修整并嚴諭各島居人在內地者悉還本業在外地者俱還原籍儻其人係遼東金州等衛軍丁則會同遼東巡撫一體處議從之

聖德錄終

論四月中直隸江北通州等處禦倭功陞總督侍郎王廷俸二級賞銀三十兩陞把總李錫二級參政姜順俸一級俱賞銀二十兩兵備副使劉祐僉事張佳胤鳳陽知府劉泰通州同知張問紀功判官賈倍各十兩下失事副總兵王應麟把總馮光化于御史問

巡按浙江御史龐尚鵬類勘是年四五月間倭寇分道犯寧波温州二府諸家尖島石塘等處各官軍出海斬獲功

上從部議陞巡撫劉綎俸二級海洋參將吳國職一

皇明倭錄

卷之八

年表

級副總督綸議舉各陞俸一級提督艾國等賞

銀十五兩知府吳道植李廷觀等十兩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昔我諭嵩暇一習武彼曰佳兵

不祥言何也果古北口欺犯不小茲不次報北

情傳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似成功

予後何如階對保邊固圉莫過于預防焉昔妄引

佳兵不計之言以阻習武之論其見謬矣今北虜

強悍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預防也且今兵部之

任甚難措理邊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

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調遣人馬必用錢糧而戶

部則每稱缺乏傍人則動議多費其所能自主張者惟數將官而已將官又無權近奉

明旨重將權而文官黨結不奉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

聖明爲之一處也

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足

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

之其何爲處之之法焉階對臣言將官無惟非謂

令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

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

皇明倭錄

卷之八

年表

仍聽于巡撫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即行付

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畫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

策應急于星火而閱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

兵于地方爲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參

遊爲領袖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

誠卑屈太甚今之將才誠莫逃于

聖鑒多無出類然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

靡至此尚可責以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

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

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
天語叮嚀令各將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
邊疆之幸也

南北一體文武不可偏重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至哉言乎可以爲萬世法
矣故謹錄之

嘉靖四十五年

勅南京兵部尚書節制振武諸營領兵都督以下
仍會同操江及應天淮楊兩巡撫從宜調度兵食
以備倭患

皇明倭倭錄卷之八

事八

自蓬萊抵膠州二千餘里海島紛錯國初建立營
衛所寨以備海防倭慮至遠也然倭夷其來有時
防之猶易頃因遼左告饑當事重卹民困暫許通
船糴販以濟一時之急而豪猾因藉爲奸往往駕
巨艘入島嶼採木貿易且利其土饒遂携妻孥以
居因招集亡命盤據諸島時出劫掠土人莫可誰
何此其患視倭尤甚移文巡撫嚴督海道備倭等
官整飭登萊戍務各將快壯軍兵練習墩堡城寨
脩整并嚴諭各島居人在內地者悉還本業在外

地者俱還原籍倘其人係遼東金州等衛軍丁則
會同遼東巡撫一體議處從之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
如例遂江西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授行人累官
禮部郎中以事忤尚書夏言左遷湖州府同知尋
入爲南京禮部郎中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
督操江會庚戌虜變召赴闕至則失大學士嚴嵩
意罷廢家居久之用薦起提督淮楊軍務平廟灣
倭寇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提京營已復陞南京
兵部尚書會病乞歸卒于家遂姿貌瑰偉博學有
才諧尤長于用兵沉幾秘計往往出入意表故能
隨試輒效初南京振武兵變賴遂指麾鎮定之嗣
事者控制失宜諸叛卒乃益驚悍無狀幾于決裂
比途往典留樞即寂然就羈馬蓋其戡定之畧如
此

皇明倭倭錄卷之八

事九

論發兵征倭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臣前日同臣嵩等因見浙江南直隸等處撫按等官奏報倭寇猖獗蘇松等府通泰等州民遭焚劫慘毒之甚深惟財賦重地前賊宜速勦滅題請

勅下兵部會議兵糧等事荷蒙

聖明允行隨該科道官各題要設官調兵又該主事郭仁等揭送兵部要得戶部發銀差御史一員選募山東長鎗手數千名前去征勦蓋以江南無兵蘇松尤甚而長鎗手勇悍可用也今聞諸臣會議率云此時發兵比至則賊已去空自勞費兵部不

皇明倭倭錄

卷之八

七

能獨持姑議今恭將李逢時帶領山東存留民兵三千名前去臣聞此兵係是入衛揀退之數技能素劣調去無用夫兵事誠非臣書生所知但稽諸往事倭寇自去年以來倏去忽至迄無寧息南沙盤據歲餘始散又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身在地方必有所見今諸臣何以能必賊之已去且能必其去而不來而只以懸度輒阻調兵置江南于度外此臣所不能解也凡用兵之道使勢不容已則當選擇精銳以冀有功使在可已則雖精兵亦

不當調以省勞費今不能決可否之實而姑以弱兵應文塞責徒費無益此又臣所不能解也臣愚

伏乞

皇上再下兵部令詰問諸臣若干賊情果有真見保無他虞則此三千之兵亦不必調若出漫說則須別議精選毋致空行重貽

君父南顧之憂緣此事關繫重大臣不敢緘默伏乞聖明裁斷

答倭情

論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伏蒙 聖諭近者卿嘗以倭情奏朕未有答者夫

皇明倭倭錄

卷之八

七

皇祖設官無不備焉彼地似無人之場歎此時愈肆欺上他每不知處喜為上人沒正化所致由他去否何不先事備之昨秉一謂卿居賊不敢侮然亦可見卿忠誠者茲復賜諭承之臣近者具奏倭情竊懷出位之懼茲特蒙 賜諭臣不勝榮感不勝榮感仰惟

皇上至仁大德念念在民使中外諸臣能仰體

聖心之一二則此財賦重地豈至殘破惟是撫臣不能督率備倭等官先事備之故雖

皇祖設官至備而倭寇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有若

聖諭之所云者昨來告急職方郎中首倡不必發兵之說衆皆惑之臣是以只得冒昧具奏荷蒙

聖明王張該部始發山東鎗手計此時當渡江矣昨發兵命下江南臣民無不感戴上祝萬壽至于臣居仰賴聖庇得免焚燬此尤一家之切感也臣敢不欽承聖訓誓忠誠圖報

聖恩于萬一

再答優情 諭一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伏蒙 聖諭以目今賊情下問仰見

皇上軫念東南財賦之地欲得賊情之真臣無任感

皇明聖恩

奏之

幸至于當事者不忠之狀莫逃

聖明洞察 國法具存治其一則餘人當知警畏矣臣去歲具奏之時尚聞此賊是真倭近來細訪乃知爲首者俱是閩浙積年販海劇賊其中直倭不過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來者只因初時官司不能討捕彼見地方無人又得利甚厚故舊者屯據不去新者續增無窮而沿海無賴貧民所誘脅因而從之故其徒日繁其勢日猖獗昨瓦氏兵到賊初聞甚懼當事者不能督使乘銳進剿且將彼兵分散各處勢力不全遂致大敗賊今四出殺掠事

甚可慮所幸湖廣土兵新到尚未交戰其狼兵敗者亦只瓦氏一枝尚有四枝未戰且看一二日間再報何如也今總督已易置所有用兵諸事須大破連年蒙蔽因循之習乃可望有成功臣早間寄書周琬勉以竭忠圖報俟有區畫疏至伏望聖明裁擇施行其賊情并地方一應事情臣嗣後有聞容另具奏

二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伏蒙 聖諭朕以軍情問卿當對以見行謂嗣聞

另說然連日未知臣前 荷蒙 賜問緣見行者

皇明聖恩

奏之

如當事諸臣不忠之狀

聖見既已洞察其餘處置事宜臣凡有見聞卽對臣當等言之隨事擬票

上請已蒙 聖裁施行其待嗣聞另奏者緣連日未據有報是以不敢輕奏然以臣意料之昨寇嘉興常熟之賊若係舊賊出劫則其精銳已敗搗巢無難若係新來之賊則搗巢必須運謀奮勇乃可取勝而諸臣奏報欠明今未知彼中事勢何如大抵猶是蒙蔽因循之故習也蒙 諭一切政務不宜憚隱臣受 天恩深重捐糜圖報實臣素心豈敢

憚隱夫有君有臣政乃可成即如南寇一事

皇上于用兵卹民 留念至矣而臣下莫能祇承

德意兩年未克平定目今伏乞 勅下吏部精選

知兵忠寔之人以任巡撫而勿使昏庸者得以冒

推庶能稱 任使之萬一至于獎廉幹勲貪懦使

民不至困苦而從賊兵肯効力而殺賊此則又不

獨于平南有助于吏部當然也伏俟 聖裁

請以兵事責有司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昨日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今日總督周珣各奏

賊情臣備審差人知舊賊未殄新賊復未目

皇明獻錄卷之八

甲

今四散魏孫松兩府既被殘害而其狂謀又且

欲窺南京勢甚猖獗除縱賊釀亂之臣已蒙 聖

明逮治及添調兵馬責成督撫官勦殺等事兵部

看覆外臣竊惟用兵固在督撫而有司官亦各受

地方之寄使有司能以地方為念則錢糧必預行

處辦不致兵有枵腹出戰之苦賊情必豫為哨探

不致兵有臨期冥行之患奸逆交通者必多方緝

捕不致兵有漏泄之虞鄉兵必如法團結教練

不致地方有隨在空虛專恃客兵之弊今皆不然

安望賊之破滅然有司所以敢于如此者其故有

二一曰推陞行取率有常期奔競鑽刺積成習俗

故各官當此多事之時上者望循資下者逐蹊徑

惟思脫去地方無有任事之志一曰府州縣官號

為守土中間雖設有衛所然其城池必曰某府州

縣之城不專以城守委之軍官也去年刑部乃創

一例凡失陷城池者軍官論死文官止于降級故

往往輕視其城不復博求禦賊之計而反笑張巡

許遠以為拙矣臣愚伏乞

皇上察臣所言如有可採下兵部覆奏 特賜御批

並賞有司并 勅吏部毋照常推陞行取俟賊平

皇明獻錄卷之八

甲

之後有功者組論起遷兵部會同法司搜擄大義

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庶于兵事有益

荅南非兵食

諭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伏蒙 荅諭卿奏北件此亦不是緩務而今急不

得備目即秋防且以人力禦之臣今日敢以非件

具奏者正以事關緊要且又秋防在邇須預為隄

備

皇上謂以人力禦之仰惟 聖見允當但聞二鎮兵

疲馬弱人力之禦今未審足恃否臣思憂過計欲

乞特諭兵部使身任而力圖之庶保無虞蒙問

祖宗時曾有南件擾否臣查得洪武壬午正月倭夷入寇山東海濱郡縣二月賜日本國王璽書諭之三年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詔往諭七年七月又寇膠州及大任海口十四年七月以倭縱民為盜命却其貢二十年六月以寧波府昌國縣民從倭為寇徙為寧波衛卒則南件之擾在太祖時已有之今蒙

皇上逮治當事之結縱者罷黜其不職者厚賞將士之力戰者功罪既明人心胥奮此賊行當殄滅矣其米貴諭部之劄臣謹欽遵密撰上請聖裁

皇明取倭錄卷之八

答南賊諭嘉靖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聖

伏蒙聖說南賊無理之甚或有使之為亂何意焉臣聞此賊蓋因近來有司貪暴民不聊生故一倡百從相聚為亂是賊意無他只為虐政所逼衆有司者寔使之耳目今用兵亦不過救急之着縱能勝之恐隨賊隨起未得永寧若欲治其根源須在吏部塞賄囑之門選任循良而後可然未易言也臣書生迂見伏惟聖明細訪詳察

答東南寇氛宣大遼東邊事諭嘉靖四十年五月

初一日

伏蒙聖言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昨疏內云之疾果何以東緡二臣之彼日雖淺亦開以何云臣聞廣東福建寇氛皆熾福建尚猶星散廣東則已築有城堡設官紀元僭逆為甚向聞廣東以三月十六進兵近又聞以四月十八進兵凡調派兵十萬人此一件臣頗憂之蓋調兵太衆則糧餉難給東南素多暑雨今進兵以四月勢難久聚若仰仗

皇上天威一鼓即平其穴則甚幸也憲宗得風疾今雖稍愈然江西亦不曾親行昨科疏疑為假託則又因其素行而過疑之耳東近有本到言宣大稍

皇明取倭錄卷之八

聖

勢頗詳明其意專在保全邊堡次第修舉邊務條為十說臣昨問臣博博以其言為然正在看復緡亦已到寧前有本討募兵銀及賞功銀等凡事正在經畫適據楊選報稱寧前已無賊欲掣為胡鎮之兵則事勢比前稍殊矣但臣會臣耀苦言無錢糧應付南非之求而南非之求錢糧者又甚迫切此却未有所處為可慮也

答華浙直總督諭嘉靖四十一年一月初七日

蒙諭浙直總督之名原無今似不必仍此可歟臣惟浙直總督原為倭寇設今地方仰藉

皇上威德已就平寧而百姓遭其恣肆擄害之後有資綏輯今不必仍此只設巡撫而于勅內開寫如浙直有警互相應援之語寔爲便益但聞某招聚各處無賴之徒爲兵又用平素作賊之人領兵甚是驕悍今炳然似須加提督軍務字樣依部疏與進部銜以重其體貌事權臣謹改票上請伏乞

聖明裁定

右見世經堂集中大學士徐階承

聖諭而答之者

皇明耿倭錄卷之八

聖

世宗肅皇帝深居玄默而慮周海外所以一時賊勢猖獗東南根本之地幾至不支而天威所加旋就撲滅然非胡少保宗憲一力擔當何以能奏厥功天下有事拖泥帶水之人自不可少只今公論大定我

皇少採臺臣之議而官其後以錦衣又加易名馬天下人心欣若以爲當然者乃大學士階桑梓之慮獨切于時斷宗憲不少恕何也豈以世態炎涼責望宗憲此中不能無不平耶嚴相嵩趙尚書文華天下之惡婦焉然首薦宗憲者趙文華也所

謂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于外者宗憲之立功正相嚴柄國之時豈盡以賄進耶使與徐文貞易地而處事故未可知嗟天下事蓋難言之矣

世廟識餘錄云按初倭入內訶江南人俱歸罪于王直爲之謀主

朝廷亦懸不次之爵冀以擒直顧茫然海島中何所踪跡而宗憲以同鄉故既易于用間而其材智膽畧亦自有大過人者故卒縛直以報天子功亦偉矣而言事者阿新輔臣意誣宗憲實直

皇明耿倭錄卷之八

聖

勾倭必欲殺宗憲以悅其所仇此天下之大冤而至今無人白之也頃萬曆庚寅間始稍蒙卹典然報之亦未盡古云功蓋天下者不賞以此尚書徐世廟識餘錄云按倭起東南時人皆以王直爲之發蹤而議以得直首即封侯不吝比宗憲既擒直殺之而書生之論顧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亦可笑矣蓋宗憲專倚嚴嵩父子爲與援故厚賂蔽其室而他輔不如也嵩父子既敗宗憲喪家狗耳而言者反指宗憲爲直黨非

聖明洞燭宗憲之要領能保全哉三代下以有豪傑

無聖賢故規行矩步必不能以集事而使貪吏詐
或可以樹功此宗憲之大都如此尚書徐學謨

世廟識餘錄云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
未有立功於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
心恨之因份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
乃有是疏欲加之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藉合

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不保矣江南人心怨念何極
乃卒降

旨以宗憲所計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為之調
停始行巡按操江勘報實當事者授意為汝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而係州知府何東序即封

錮其宅以候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

天子神聖果群臣莫及也尚書徐學謨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驥纂

隆慶元年

以是年春汛福建擒斬倭賊功賚巡撫余澤民總
兵戚繼光及左布政使劉光濟銀幣有差

隆慶二年

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
所官軍禦之無功雷瓊參將耿宗元御下素嚴及
是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曾德久廖廷相雲
翔等大倡乃作亂會宗元開兵于教場雲翔等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忽鼓譟躍起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賊
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擒廖鳳獻之巡撫都御史

熊仔所梃具以聞給事中張鹵因劾梃解紛無略
抵師虛詞而原任總督張瀚候代未行坐視不省

及總兵郭成逗遛朝陽按察使張子弘監督無狀
乞并議罰得旨瀚降一級聽用梃等俱住俸戴罪

勦賊

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上兩廣用兵事宜一選將
領謂海寇曾一本倡而倭奴復巢碣石平山等
處惠州危急師久未發將材勿拘常格一

募土著謂客兵害多利少不必再募東莞新會香山順德惠潮沿海之民習水戰知地利可召爲兵令以其七出戰而三屯耕以省糧餉且暫免其租一議征勦謂海寇日熾皆有司招撫之說誤之如賊首王端黃世橋輩旋伏旋起遂成不制今宜勅守臣一意征勦而宥其脅從者一預海防謂廣中禦寇多資新會順德東莞等處烏鰲橫江等船在昔船戶有輪差之便無納稅之苦今既課其稅而復役之如故民不能堪宜復其輪差而不入其稅一覈功實謂軍中虛張捷報隱匿失事爭取首級

聖明耿倭錄卷之九

妄殺平民皆宜嚴禁一專責成謂廣中軍法不振蕩平無期宜責督撫申明紀律今後有怯敵僨事都指揮以下斬首陣前總副等官取死罪案奏請而督撫等官不能策勵蕩平者紀功御史論之御史故縱者科道論之

上採用焉

初廣東叛將之殺耿宗元入賊巢也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勦而南顧巡撫張紳亦遣叅將蔡汝蘭等兵至于是共趨大浦白雲屯以入平山

夾攻之凡月餘各部共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內生擒其倭酋丘古所一人從倭一百餘人奪歸被虜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出走成部卒擒之捷聞

上命先賞蔡汝蘭而下兵部議功至是部言郭成蔡汝蘭執訊獲醜張瀚能桴運籌制勝張紳救災恤隣其功均宜先叙而潘梟有司官張子弘等坐帶守備李峨等二十四員并其餘獲功官兵乞行紀功御史勘奏丘古所及周雲翔等卽令梟示以正

聖明耿倭錄卷之九

與郭成張紳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一表裏餘悉如

議

總督兩廣福建軍務都御史劉壽餘上廣東賊勢及兵食至計言廣賊有五種其首惡曾一本及碣石殘倭流毒最甚亟宜殄滅其次則沿海通賊居民若一槩誅勦則既絕其可生之路而益堅其從賊之志請揭榜曉諭許其自新不悛乃重賞之法其次山賊黎汝誠等撫之固無所顧忌勦之亦不可勝誅宜撫勦並行殄其首惡則餘黨自可傳檄而定其次撫賊林道乾叛服不常固有養虎遺害

之憂然業已聽撫又立功海上宜察其果無異志
即當推心置腹勿使自疑此五種者皆可以計定
而不可以兵劫者也其目前平寇之計有二一厚
賞格以勵士氣查得原議賞格凡斬賊首一顆賞
銀二兩斬獲曾一本陞職一級軍中咸以為輕乞
倣征蠻事例一人自擒斬三名顆四名顆五名顆
者陞實授一級不賞六名顆以上者亦陞一級餘
功扣賞領軍領哨等官部下擒斬一百名顆陞署
一級三百名顆陞實授一級俱不賞四百名顆以
上未陞一級餘功知賞例應賞者仍量賊大小成

功難易分為下中上奇四等給散有斬獲曾一本
者若平民則陞授指揮僉事指揮即加陞都指揮
使准世襲仍照前議給賞一積糧餉以裕兵食前
者戶兵二部已發銀十萬兩今調兵數多餽餉猶
恐不給乞令戶部移文督責各省原貸廣中軍餉
銀兩速行補還并南京戶部再發公帑五萬兩助
給兵部覆奏得旨如議

工科給事中陳吾德條陳廣中善後事宜一明賞
罰言往歲總兵官湯克寬縱賊賈禍納賄殃民宜
速正典刑不當留獄守備李茂才力戰歿事雖卹

其子而本官未加褒錄請贈祭如例一復兵防言
廣東濱海者十郡而七往設兵三路歲編民船防
守法甚善頃者今民船免差納稅而改設六木寨
專守南頭撤藩壩而獨顧門戶以致賊橫行海上
宜移船及兵仍布之三路各以守備統之用防邊
海一處船戶言東莞新會順德三縣有烏欄橫江
船千餘艘有警刷取兵壯器精所向成功自浙直
征倭調至三四百艘南渡之敗船戶且盡乃議官
建失以烏合之衆操所不素習之船何救緩急宜
嚴禁民船私通而又嚴飭保甲之法以稽之遇

抽稅時第令交于澳上毋令得至省城違者坐以
法一補協借言廣東歲額兵餉不滿十萬而近復
增六木寨之兵益苦不支往年浙直閩蜀有事則
令廣東協濟今廣東告匱宜令四省還補舊額無
重困一方一禁虛冒言將官虛募兵士冒支廩餉
者甚衆宜盡釐革一議撫勦言嶺表撫勦失策曾

會餘黨既未盡殲而撫民林道乾猶據下滄且令
當事者悉心圖之務絕禍本一卹忠勤言巡撫熊
桴承命入境正山縱橫之日兵食兩乏重以叛卒
通倭人心岌岌而桴奮身督兵觸犯瘴癘屢成奇
捷竟以身殞宜大加褒恤毋泥常格事下戶兵二
部覆議可行

上從之乃贈茂才都指揮同知以桴及克寬功罪下
所司議處

隆慶四年

先是正月倭奴糾寨賊四百餘人破廣海衛城

皇明耿倭錄卷之九

六

總兵郭成奉旨戴罪海防同知常若愚改調矣未
幾總督劉燾以捷上稱同知郭文通等督兵與賊
戰于海晏場俘斬山海等寇二十餘人賊遁去又
未幾類報先後俘斬山海等寇一千餘人而巡按
御史楊標及廣民何友益等言地方被賊殺擄者
以萬計與燾所奏頗異于是兵科都給事中溫純
劾燾欺罔且言前賊屯據廣海時已踰三旬始自
搗所掠男女回海晏索贖又踰旬始下舟歸巢是
賊蓋自爲去來安得謂我兵與賊交戰有功乎兵
部覆奏燾已承提督京營之命宜姑令趨任候勘

其餘將官乞行新任總督李遷嚴加重懲而
滅以靖地方得旨郭成革職充爲事官戴罪殺賊
餘俱如擬

隆慶六年

倭寇分道犯廣東化州石城縣攻破錦囊所殺千
戶黃隆又陷神電衛縣城一時吳川陽江高州海
豐等竝遭焚劫而山寇黃朝太等復起勢甚猖獗
官兵不能禦提督軍務侍郎殷正茂以聞并自劾
待罪兵部以正茂初至任宜赦勿問

上曰廣東舊賊未平新倭復熾至陷城池皆守臣向

皇明耿倭錄卷之九

七

來怠廢玩愒守禦無策所致罪不可宥通候事寧
嚴治殷正茂素有才略茲初任事其督率將領司
道等官悉力驅剿務期蕩滅其地方機宜悉聽破
格整理敢有梗撓者奏聞重治
巡按浙江御史謝廷傑請罷客兵以恤疲省練土
客以濟實用其略言浙中民困水澇正賦多逋儲
蓄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爲隱憂且今簡餉
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僅閩廣
間復有此情徵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良釀帶牛
佩犢之俗以下農計之萬八從軍五萬人無食從

軍既久不習爲農他日戍歸必羣起而煽聚故金
衢溫處間強禦之夫根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
天下之憂也臣故願罷客兵以恤疲省昔浙民嘗
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卽戎妻子相涕泣而
別無何遂以應兵爲奇貨而天下往往多稱浙兵
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倭夷始他省故有
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況北人剛勁有
膂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兵者待本
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于浙兵
之可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惟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人

上軫念浙中自薊鎮徵兵以後他省各邊不得藉口
令亟練土兵以爲久計事下兵部覆言徵調浙兵
專爲防守薊鎮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薊鎮不必
再調請勅守臣以實訓練務藉客兵之長成土兵
之藝

上是之

先是廣東惠州海賊六百餘人破甲子門所殺千
戶董宗儒及軍民二百餘人掠二百餘人以去朱
良寶等遂反名色把總韓國李時魁領兵禦之賊
夜襲破國等于程洋岡寨殺二十餘人擄六百餘

人至是巡按御史趙煒勘上其事請治百戶吳一
道等千戶田千藩等指揮李臣經歷郭標及國等
失事罪并罰治碣石寨把總白王及海防僉事金
柱等且言甲子門所城十年三陷幾爲丘墟而程
洋岡等寨切近寇巢民不安枕況海倭無歲不來
而撫寇桀驁日甚乞責督撫官亟圖善後之策兵
部覆奏

上是煒言令停玉等俸三月柱等二月下一道等御
史問

廣東倭寇人犯斬軍高雷等處官兵與戰于外村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九

烏巢皆提俘斬二百餘人焚溺外者甚衆事聞詔
下御史覈功具奏

巡按浙江御史謝廷傑勘報嘉靖三十四年以來
禦倭失事指揮張大本等義士沈宏沈惟明及灰
賊節婦章氏等八人功罪外事狀詔大本等戍邊
奪俸有差贈宏光祿寺署丞錄一子國子生贈惟
明府經歷並祀邑里章氏等俱如擬旌表

提督兩廣侍郎殷正茂奏撫民許瑞出兵攻剿倭
寇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二十五級請授把總職銜
以示優異兵部謂廣道未靖姑厚其賞令盡剿諸

財乃併授官命如部議

鍾嘉靖三十五年浙江平湖等縣擒斬倭寇功陞賞官軍方昇而下一百二十九人

詔復故總督浙直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宗憲賜祭二壇時兵科右給事中劉伯燮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浙直總督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規復河套任事過勇而謀涉疎宗憲依附權勢糜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贈賡而宗憲未獲昭雪

皇明歌倭錄卷之九

十一

則何以爲邊臣之勸宜稍加恤錄故有是命

萬曆二十四年御史朱鳳翔上言

我國家功令凡首功一級以上增秩賜金有差間有平一賊復一城者即賞以世延爵以通侯所待勞臣殊不薄矣第臣觀長安中其衣麟橫玉振珮珥貂者豈皆元勲之裔其垂黃金占赤籍唱騶前驅緹騎後擁赫然稱

天子爪牙之臣者又豈皆先世塞旗斬將與借前箸而佐末議者耶輪蓋之族或以奔兢得鐘鼎之家或以賄遺得至天心報

至保大定傾功成再造者上之不得預茅土之計下之不得補黑衣之數此其爲人心之憤鬱

清朝之闕遺非淺鮮也臣素概于中義不容隱敬舉忠勲最著者二臣爲

皇上陳之正統時也先入寇

英廟北狩此乾坤何時時也先臣太傳于謙以兵部侍郎出而定大冊使國家之金甌永無缺其功不超越千古耶他如定葉宗宙于浙江定葉茂七于福建定黃蕭養于廣東皆其細故勿論時常紫荊失守徐程創議南遷二三大臣亦且依違其

皇明歌倭錄卷之九

十一

問矣向微于謙力爲主持則事機一失萬事瓦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獨不見宋南渡以後日損月削雖以張韓劉岳之雄才偉畧棋布星列卒不能復中原咫尺之故物者何也其根本之地搖也是于謙之正色立朝賢于張韓劉岳遠甚故于今瞻鍾簾之如故

廟貌之常新

陵寢之奠如泰山臣民之安如覆盂而于謙之功不可泯也嘉靖時奸民外比島夷內訌東南蓋岌岌也先臣少保胡宗憲以監察御史出而定亂使數

省生靈獲免塗炭其功亦豈尋常耶他如平衣三
于江西平山寇于福建平張璘于兩廣皆其餘事
勿論時當王直傑犄諸酋各擁萬騎分道抄掠督
撫總兵俱以債事論決

朝廷懸萬金伯爵之賞向微宗憲悉力蕩平則隄防
不同勢且滔天其寃莫知所底止者獨不見宋人
西夏失守如折右臂縱以韓范之威名先後經畧
卒不能制元昊父子之稽顙者何也孤兔之窟成
也是宗憲之用奇設間似不在韓范下故于今黃
童野叟謂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安堵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主

無恙七省之轉輸不絕
九重之南顧無虞者則宗憲之功不可誣也臣伏睹

朝以文臣封拜者間 國佐命有誠意伯劉基中興
定難有新建伯王守仁此二臣者勛在旂常盟在

金券宣猷報功真而無負哉于謙受

命于輦轂震驚之際定計于謀夫孔多之時忠則純
至識則遠大力則宏鉅守則鎮定方之誠意新建
恐難伯仲至其囊無長物口不言功即聖賢處此
又何以加也胡宗憲雖視于謙少遜然以駕馭風

電之才吞吐滄溟之氣攬英雄廣闊謀訓技擊習
水戰諸凡備禦罔不周至故能鏖數十年盤結之
倭拯六七省焚劫之難歷陣大小戰以千百計捕
獲俘斬以千萬計此其成功豈易易者若乃高倨
謾罵揮擲千金以羅一世之傑俊折節貴人調和
中外以期成虜朝食此政良工茹荼心知其苦口
不能言者而竟以此註吏議吁亦可悲矣蓋嘗合

二臣而評騭之于謙之功效在

宗廟宗憲之功效在東南于謙之品白璧無瑕于

本朝爲人物第一千古可稱杜稷臣宗憲之品瑕瑜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主

不掩然視之猥黷離離以金繒爲上策以一切苟
且冀幸且如視蔭而偷如日暮途遠而逆施者
相去徑庭臨事而思禦侮之臣安得起若人于九
原而底定之也臣浙人也二臣一生于臣里一宦
于臣鄉父老之所傳聞耳目之所睹記最爲親切
然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皇上試訊大小臣工有不以二臣之忠功爲當錄其
後者乎然又非臣下之私議也

憲宗純皇帝當念于謙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寔憐
其忠

孝宗敬皇帝特贈太傅謚忠愍追我

皇上曾允撫臣議改謚忠肅近又因太常之請

下部議祠是于謚之精忠

列祖知之

皇上知之矣

世宗肅皇帝嘗曰朕若罪胡宗憲後日誰肯與國家任事

穆宗莊皇帝復其原官賜祭追我

皇上又全典祭塋是胡宗憲之勲勞

皇祖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皇考知之

皇上知之矣今于謙不絕之一綫僅援外衛千戶墳

墓荒蕪縉紳學士過其下者輒吁唏不能禁宗憲

遭酷吏殘破之後廬舍丘墟子孫孱弱吳越士民

談及于此每扼腕而不平此寧止結任事者憤惋

之氣亦豈所以昭

列聖與

皇上無外之仁耶夫忠勲無後則為善者懼名器不

慎即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勸二臣不難拾六尺以

殉國家之難卒也烏盡弓藏令其子若孫夷于

簡米山特金穴者盡錄名世藉

也其于政體亦太平矣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從公確議務協輿情務合

果臣言不謬將于謙忠功重加褒叙即未能從劉

基王守仁事例或改其所授外衛為錦衣衛將胡

宗憲功次仍加褒叙補以謚廕庶

累朝之曠典以脩四方之公論以協謹題請

兵部知道

兵部一本奉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聖旨是于謙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胡宗憲世襲錦衣

衛指揮同知選與他謚該部知道

聖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終



皇明倭錄附畧卷之一

兵部車馬清吏司主事王士

後漢書

韓有三種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在稱王世世傳

卷之一

倭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倭今名邪摩樂浪倭去其能音之說也

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崖僭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黑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則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幘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紵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邊豆俗

皆徒跣以躡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

女人不淫不妬又俗不竊盜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

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卜用决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

在塗吉利則顧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

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

卷之一

倭國大亂更相攻殺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

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倍嚴峻自女王

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倭儒國人長三四自朱儒

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三國志魏書

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邊

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喪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遺恙便欲殺之謂其持喪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杼豫樟檉投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蔓櫛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圻占兆其會同

卷之十一

三

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

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計春耕秋收爲年紀

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

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叱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手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

卷之十一

四

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外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外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使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外米牛利涉

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

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綿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綈是也下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為者誤也

絳地縹紫刻十張青絳五十四絁青五十四匹各汝所獻貢貢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尺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鈿片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外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卷之一

五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傳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齋詔賜金帛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恭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狢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齋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百

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請壹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四匹

晉書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

卷之一

六

子封于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力植弓箭以鐵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

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宋書

倭國在高麗東南大海中世脩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脩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歿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

卷之十一

七

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並聽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成世子興遣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脩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歿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

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秦鄒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下歲臣雖下恩泰胤先緒驅卒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沙邊縲度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夫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以考濟實忿寇讎建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奮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貴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

卷之十一

八

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推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齊書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梁書

倭者自云大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五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觀民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葦桂橘椒蘇山黑雉真珠青玉

卷之一

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紵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邊豆其外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淫妬無盜竊少爭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漢靈帝光和中和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爲王彌呼無夫婿挾鬼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有男弟

佐治國自爲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衛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倭新羅任卿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千餘里舡行

卷之一

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隋書

倭國在百濟雜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

之聞其國大亂通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眾于是國人共立為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兵守衛為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鷄彌遣使詣關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于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鷄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大子為利歌彌多利

卷之一

十一

無城郭內宮有十五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貧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女衣裘襦其袖微小履如履形漆其上繫之于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為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于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銀鏤花為飾婦人束髮于後亦衣裘襦裳皆有襪織竹為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裘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積斧漆

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賊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寃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于沸湯中令所兢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浹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于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茶博握槊博

卷之一

十一

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上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卜環掛鷄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餽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媼姪死者歛以棺槨親實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于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舁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轎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

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
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
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
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國度
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舳羅國經都斯麻國回在大海
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
同于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于
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務庸于倭倭王遣小德阿輩
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

卷之十

十

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
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
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
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清荅曰
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
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
達請即戒塗于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
貢方物此後遂絕

舊唐書

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一萬四千里在新羅東

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
與中國通其國居無城郭以木為柵以草為屋四面
小島五十餘國皆附屬焉其王姓阿氏置一大率
檢察諸國皆畏附之設官有十二等其訴訟匍匐而
前地多女少男頗有文字俗敬佛法並皆跣足以幅
布蔽其前後貢人戴錦帽百姓皆椎髻無冠帶婦人
衣純色裙長腰襦束髮于後佩銀花長八寸左右各
數枝以明貴賤等級衣服之制頗類新羅貞觀五年
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勅所司無令歲貢又遣
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

卷之十

十

王子爭禮不宜朝命而還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
表以通起居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
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舊小國併
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寔對故中國
疑焉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
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為限山外即毛人之國長
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
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項為花分而四散身服
紫袍以帛為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

則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為束修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偽以此題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上元中擢衡為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攝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

卷之一

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暉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新唐書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為柵藩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為號居筑紫城彥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為號徙治大和州次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

元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為主次應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崇峻死欽明之孫女稚古立次舒明天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結髮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綫冠飾以金玉文布為衣左右佩銀藤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太宗貞觀五

卷之一

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瑤若五升器時新羅為高麗百濟所累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米幾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蟇人偕朝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詐珥箭于首令人載獻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提持立咸享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

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併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寶遣朝臣真人栗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藻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栗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布為贊悉賞物賀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

卷之一

王

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都護新羅梗海道更縣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三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為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兒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子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諾樂立次嵯峨次淳仁次明仁明直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文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啟元年其東海

中又有和古波和冬尼三小王非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別有絲絮怪珍云

貞觀中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在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其上氣色蒼鬱聞呌號鉦鍍之聲甚可畏懼唐會要

宋史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為名或云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未貢唐永徽顯慶長安

卷之一

王

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負今王年代紀各一卷裔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為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品官也裔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繭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與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

銀以為貢賦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
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史
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為號次天八重雲尊
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尊次瞻波尊次萬魂尊次利
利魂尊次國狹槌尊次角龍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
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
尊次伊共諾尊次京彥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
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彥尊次炎尊次彥瀲尊
凡二十三世並都于筑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號神
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位元年甲
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寧天王次懿德
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天皇次孝靈天皇次孝元天
皇次開化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
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為鎮國香椎
大神次神功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
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為太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
甲辰歲始于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八幡菩薩有大
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天皇
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
次清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皇次武烈天皇

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宣化天皇次天國排開
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
佛法于百濟國當此土梁承聖元年次敏達天皇次
用明天皇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
解之七歲悟佛法于菩提寺請聖髻經天雨曼陀羅
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
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
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
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當此土唐永徽
四年也次天武天皇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
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
皇次持穗天皇次文武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
遣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
皇次飯依天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
入朝當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
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教
及傳戒次天安天皇次高野姬天皇聖武天皇之女
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行賀入唐禮
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遣勝元葛野與空海大
師及延歷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

元和元年也。次諾樂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當開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丈德天皇。當大中年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皇。遣僧宗睿入唐傳教。當光啟元年也。次仁和天皇。當以土梁龍德中。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為太上天皇。次宇平天皇。即今皇也。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騨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凡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非陸道有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前渡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波後狹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岐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

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下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皆奮然所記。云按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遣使致書。唐永徽五年。遣使獻琥珀馬腦。長安二年。遣其朝臣真人貢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天寶十二年。又遣使來貢。元和元年。遣高階真人來貢。開成四年。又遣使來貢。此與其所記皆同。大中光啟龍德及周廣順中。皆嘗遣僧至中國。唐書中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乃開元二十三年。大曆十二年。建中元年。皆未朝貢。其記不載。太宗召見奮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絨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厯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其間多有中國典籍。奮然之末。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

等撰也。齋然復求詣五臺許之。今所過續食又求印
本大藏經。詔亦給之。二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
德船歸其國。後數年。仁德還。齋然遣其弟子喜因奉
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
齋然。敬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
氏之教。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需之誠。齋然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齋然附商船之離岸。期親闕于生
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
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安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
盛。于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

卷之十一

寓內之瓊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光雲于九禁之中。巖
高晴前。拜聖燈于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
而優游。遂使蓮華迴文。神筆出于北闕之北。貝葉印
字。佛詔傳于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赴未跡。季夏解
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
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明。恩高五嶽。世
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裔。然空辭鳳凰之窟。更
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威。越山越海。敢
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
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

法師位嘉因併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
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寔端拱元
年也。又別啟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
黑木椀子。念珠各一。逆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
納螺。栝二口。葛籠一。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
時繪。宮一合。納髮髻二頭。又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
藤位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
銀時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烟墨。金銀
水瓶。鐵刀。又金銀時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端
幅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

卷之十一

其一。納龍骨十板。螺鈿書案一。螺鈿書几一。金銀時
繪平筥一。合。納白細布五匹。鹿皮籠一。納龍表一。領
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鞞。泥障。倭畫屏風一雙。
石沝黃七百斤。咸平五年。建周海賈周世昌。遣風飄
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
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末上詞甚雕刻。膚淺無所
取。詢其風俗。云。婦人皆被髮。一衣用二三縷。又陳所
記州名。年號。上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
能遠。詰其故。國中不習戰。聞賜木吉時裝錢。遣還。景
德元年。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

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
賜紫方袍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大宰府
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
貢南賈時有傳其物貨至中國者熙寧五年有僧誠
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碩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
尋獻銀香爐木槌子白琉璃五香水晶紫檀琥珀所
飾念珠及青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
之閒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未
者皆僧也元豐元年使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
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府牒因使人孫忠還

卷之一

遣仲回等貢純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孫忠及海商
而貢禮于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
東歸從之乾道九年始務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
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歐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
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
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者復百餘人詔人日給錢
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年日本七十
三人復飄至秀州華亭縣給常平義倉錢米以振之
紹熙四年秦州及秀州華亭縣復有倭人為風所泊
而至者詔勿取其貨出常平米振給而遣之慶元六

年至平江府嘉泰二年至定海縣詔並給錢米遣歸
國

元史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人國或云慈其舊名故
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
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為國去中土殊
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未貢唐永徽顯
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
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十六人浮海而
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

卷之一

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佛經白
居易集七十餘卷裔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
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
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一年以
高麗人趙彛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
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
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
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
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
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

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印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載。未朝。義維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于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耳。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

卷之十一

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尋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即彌二。即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寔為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

俾責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維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歟。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禮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于必達。仍以

卷之十一

忽林王國昌洪恭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始還姑令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到。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竟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設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始。屢言上國未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人下示重。

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未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提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

卷之一

五

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末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詔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次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

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寔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到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本又為風水不便再議定會于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為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遂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

卷之一

五

丘未會進計為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絕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御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壹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

本人未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閭閻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為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接都兒左丞募兵造船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

卷之一

三

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使竟不至

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洋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一姓宋雍熙初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所立某氏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秘監趙良弼通好兩國次對馬島拒而不納十七年已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

東行約二百里過拒濟島又千三百里至吐刺忽苦倭俗呼島為苦又二千七百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喻一杖島又四百里入客浦口又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後削群峯環繞海心望之鬱然為碧芙蓉容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楓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君房之後居房徐海中諸嶼此最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山東北岸扶桑蓬丘瀛洲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于魚其背巖巖然山立彌亘不盡所注海波兩圻不合者數日又東行二百里艤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

卷之一

三

彼大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凡兩月我師既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震盪所殺獲十餘萬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蓋前宋時朝獻僧裔然後也兵伐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往以黃金為珠絡緋者甚眾刀製長極犀銳洞物而過但弓以木為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不畏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而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若大兵長驅足成破竹之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毗瀛俗呼為髑髏即我大軍連泊遇風

處也。大小船艦多為浪波擗觸而碎。唯勾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日也。往返凡十月。省大師欣都副察夫次李節帥牢山。次宋降將范啟帥丈虎掘二十三南一十三。隋唐以來出師之盛。未之見也。

倭志 四部滿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于閩浙為東北隅。其國生以王為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于

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大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歛跡。不敢大為寇。而小小抄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為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

衆盛于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贖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過之皆死後以詔旨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眺海聚衆為舶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覷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酌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為商者又行標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潔然銳果壯

卷之一

三

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响紈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事者于理統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嚴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于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要謀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于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

不支輒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越天子素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慙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蜩起而舶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嘗為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故用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

卷之一

三

行事開府辟召諸郎署恭佐中外忻忻謂賊且夕盡矣然經素貴倭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猾果往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寔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繇上疏行有所負挾順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閭避賊讎故嘆惜縱賊爾而會兵科亦有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則已聚兵大破賊于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

論死文華既已攘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胡宗憲代
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
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
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
鶚驢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
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
捕平之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
明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船
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
他船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縱跡詭秘未可

卷之十一

十一

知也宗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我以
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
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
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亮不可
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
魚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
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
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
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
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

中國也寔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
以入風東北汛自彼來此終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
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
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于海其西北至高
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
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
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迄舟水手俱在博多故
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
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
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非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

卷之十一

十一

建湖島分航或之泉州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
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
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
而犯安海金塘大嶼洋入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兩
國浦明犯台州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魯
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兩頭洞三
姑山入煙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犯錢塘
過大小嶼徐山入蟹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
子門諸山過城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
過馬跡山太倉過馬跡山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
而西犯太倉過馬跡山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
而犯水儀常鎮山若在大洋而風欲東南也則犯淮

揚登萊過步州洋龍沙入鹽城則淮安入廟若

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

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

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

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

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

小汛其倭船之虞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

向一視乎風寔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

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三前三後博

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

亦間有之蓋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

貧有富有淑有愚富而淋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

未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于

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統相吞

噓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

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侯

王別號也

皇明馭倭錄附畧卷之二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 王士驥纂

送晁朝輔監還日本國序 王摩詰

舜觀群后有苗不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

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

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下布化

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苦垂為東道之標戴勝為西門

之候豈甘心于印杖非微貢于苞茅亦由呼韓來朝

舍于蒲萄陶作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

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

告期况乎戴髮含齒得不曾頽屈膝海東國日本為

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

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于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

于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

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閑弛禁止

敷文教虔至寔歸故人民雜居住未如市朝司馬結

髮游聖負笈辭親問禮于老聃學詩于子夏魯惜車

馬孔丘遂適于宗周鄭獻編衣季札始通于上國名

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聚于高國在楚猶

晉亦何獨于由余游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

國欲其畫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
去于是馳舊作首北關舊作足東轉舊作命賜之衣
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于絕域之人方鼎彝
樽致分器于異姓之國琅玕臺上迴望龍門碣石館
前寶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鷁首乘雲則八
風卻走扶桑若齊魯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
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舊作不知
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謂本朝之
君臣詠士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
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

逾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

送晁補闕歸日本國

趙驊

西掖承休幹東隅返故林來稱鄉子學歸是越人吟
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搖心

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東歸

包佶

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
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仁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
孤城開蜃閣曉日上車輪早議來朝歲塗山玉帛均

重送陸侍御史日本

錢起

萬里三韓國行人滿日愁辭天使星遠臨水簡霜秋

雲帆迎仙島紅旌過蜃樓空知懷魏闕回首海西頭

送日本使還

徐嶽

絕國將無外扶桑更有東來朝逢聖日歸去及秋風
夜泛潮迴際晨征莽蒼中鯨波騰水府蜃氣壯仙宮
天春何期遠王文久已同相望杳不見離恨托飛鴻

哭晁卿行

李太白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
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王摩詰

積水不可極安知倉海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

向國唯看日歸帆但憶咸陽影映天黑魚眼射波紅
卿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

日本王子

大甲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
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教侍詔顏師言對手王子
出楸玉棋局冷暖王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
直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
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煖玉更
產如枰玉狀類楸木琢之為碁局光潔可鑑及師言
與之數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

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謂之鎮神頭乃是解而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話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定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驟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遂乃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願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紙衣和尚

勝相院唐開成四年建舊額龍興千佛寺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錢氏忠懿王造五金寶塔八萬四千所

卷之十

使齋五百所往日本倭國經涉三載至建隆元年秋所遣使與彼國僧轉智同回轉智初駐錫高峯塔次居士王院後止于此雕造五丈觀音像平日不御烟火物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常服紙衣號為紙衣和尚嘉定一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明德亟嘗盡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汙至膚理拆製而死至今楊氏菴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

相州行香縣上守卿光勝寺僧也癸辛雜識

倭人居處

倭人所居悉以其國所產所羅松為之即今之羅木也色白而香仰塵地板皆是也復塗以香入其室則芬郁異常倭婦人體絕臭乃以香膏塗之每聚浴于水裸體無所避止以草繫其勢以為禮番船至四明與娼婦合凡終夕始能竟事至其暢悅則大呼如狼獾或惡其然則以木槌扣其腔乃止然下體雖暑月日衣服至數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帶食則共置一器聚坐團食以竹作折折取之鞋則無跟如羅漢所

卷之十

著者或用木或以細蒲為之所衣皆布有極細者得中國綾絹則珍之其地乃絕無香尤以為貴其聚扇用倭紙為之以雕木為骨作金銀花草為飾或作不肖之畫于其上癸辛雜識

日本國車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為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礼如此文錄

南倭海水

江南徐謬得畫牛畫鬪草園外夜則歸卧園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群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十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清波雜記

日本國歟尸

壬申春日本使因貢鎧甲刀杖園屏方物于天府由杭過蘇以北河阻塞泊舟于百花洲隅一使病死同侶以其尸剖腹剝腸胃水洗之遂實以鹽而後縫

卷之二

六

合其腹用布縛如歟法謂之好結果舊傳日本之俗凡削髮者則大官今訪之正副使亦皆有髮削髮者謂國之僧以其通中華文字亦伴使耳故其僧人作詩多稱野衲蘇衛謝投戈嘗入其船探之其僧云果者贈詩云自古難兼武與文淮肥勝敵昔曾聞蒼生起得東山卧鎖却蓄微洞口雲膏謁九峯王少傅少傳問曰汝國到吾國行程幾何援筆書紙曰行程之緩速因風之順逆若過大洋約有二十日餘皆不知也又問讀何書書曰五經四書為根本觀其在蘇購書收帖好文之美蓋優於他夷也墨池浪語

琉球畏神

琉球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為尸凡經二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來王拜跪惟謹所以然者以國人凡欲謀為不善神即夜以告王就擒之間昔倭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易而水為醬芻而米為沙昇就戮矣使琉球錄

逸書百篇

倭國逸書百篇日本即倭也洪武辛亥國王良懷遣僧祖來入貢祖訓曰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乃於遼浙閩廣沿海置倭官軍

卷之二

七

永樂初國正源道義入貢不絕後犯遼東之金州廣寧伯劉榮大敗之雖朝實詐可懲矣宣德中以久不通貢不可往使者或言主事浦城潘賜嘗為行人兩使日本復除鴻臚少卿充正使求可副者禮部尚書胡濙會薦國子監學正金壇高遷遂改行行人俱賜一品服以往既至其國即遣陪臣入貢宣宗甚加獎勞乙卯五月以舉賢擢遷翰林編脩按溫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夫既絕之矣信使往來俾進逸書使五經由是而完帝王大典得以不泯顧不韙與雙槐歲抄

戒嚴王師行成表

臣聞三皇位極五帝禪宗唯中華而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而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滿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是者常思也今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座封疆百萬餘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戚絕之意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走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

卷之十

十

臣聞陛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武韜畧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竭力之兵來侵臣境水土之地山海之洲是以水來土掩將至兵迎豈能晚奎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于賀蘭山前聊以薄戲有何懼哉倘若君勝臣輸且滿上國之意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耻自古謀和爲上罷戰爲彊免生靈之塗炭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奉于上國歲歲稱臣爲弱倭今遣使答黑麻敬詣丹墀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具表以

聞

詠西湖

一株楊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惟有吾邦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

昔年曾見畫湖圖不意人間有此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猶是欠工夫

春日感懷

中原二月綺如塵異卉奇花景物新可是吾天仁更潤小塘幽草亦成春

奉邊將

卷之十一

棄子拋妻入大唐將軍何是苦隄防開津橋上團圓月天地無私一樣光

荅風俗問

君問吾風俗吾風俗最敦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玉璫藏新酒金刀剖細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皃春

題春雪

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白桃李枝頭紅不紅鶯閨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寒水鎖却鞦韆架路阻行人去不通

游育王

偶來覽勝鄧峯境山路行行雪作堆風攬空林饒

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檜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

臺更後臺正是如來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

萍

錦鱗密砌不容針只爲根兒做不深曾與白雲爭

水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

吹不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鉤尋

保叔塔

保叔原來不保夫造成七級石浮屠巖然一帶西

卷之十

湖水洗得清時也是汗

被張太守禁舟中歎懷

老鶴徘徊日本東笑看宇宙作樊籠只因飛入堯

天澗恨在扁舟一葉中

四友亭

四友亭名萬古香清風曾遍到遐方我來不見亭

中主松竹青青梅自黃

從紹興雨中往曹娥

早來飯罷促篙梢撐出五雲門外橋離越王城三

百里過曹娥渡八分潮白飛晴雪梅花舞綠美晚

風蒲葉搖南北陰沉江上雨打蓬聲似滴芭蕉

又

渺渺茫茫浪潑天霏霏拂拂雨和烟蒼蒼翠翠山

遮寺白白紅紅花滿川整整齊齊沙上雁未來往

往渡頭船行行坐坐看無盡世世生生作話傳

又

天連泗水水連天烟鎖孤村村鎖煙樹繞藤蘿

繞樹川通巫峽峽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

人人送船此會應難難再會此傳今話古今傳

謁舜廟作

卷之十

朝貢三年特地來碧松橋上暫徘徊雨過空湖水

頻滴風度小軒窓自開六七八竿牆外竹兩三四

樹屋邊梅當年舜帝蓋井石更問如今還在哉

寄語畧

籌海圖編所載與日本國畧微有不同今並存之

天文類 籌海圖編

天 天帝 日 虛露 月 亮計

星 付泥 風 有朱加前 雲

雨 後速 霧 吉利 雪 計伏六攸計

霜 名木辟端 落雨 後速什魯

又日本國畧

天 同 日 同 月 同

星 同 風 雲 折岡

雨 同 霧 同 雪 計伏六片計

霜 多未碎滿 落雨 後速什魯 雷 什洛

時令類 籌海圖編

早 運後發 夜 搖落 午 非路

晚 搖撒田午 明 後介水 暗 骨練水

冷 三字水 煖 後撒水 今 日計以呼鷄

明日 後速亞失 後 日亞撒里 昨 日傑奴

前日 阿多堆 日 暮非故路 今 日來個阿耶

明日來 後 戊打 後 日來 後 殺核阿耶

又日本國畧

又日本國畧

早 運後發 夜 同 午 同

晚 搖撒田五 明 同 暗 同

冷 同 煖 後撒水 今 日詩以呼鷄

明日 後速栗天 後 日同 昨 日傑妙

前日 同 日 暮同 今 日來介阿耶

明日來 後 伐打 後 日來同

地理類 籌海圖編

地 大樣亮智 山 羊賣耶賣 水 明東

海 烏彌 沙 何吉大水 石 依水在木台

火 非 鄉 羊埋埋 江 打各計

又日本國畧

地 大樣亮知 山 同 水 同

海 同 石 衣石在古本 沙 阿吉大水

火 同 鄉 同 江 同

方向類 籌海圖編

東 重加 南 迷南來 西 義西

北 尤兀厘 前 日皆門利婆 後 吾失利

又日本國畧

東 同 南 半南來 西 同

北 同 前 日皆何利婆 後 同

又日本國畧

又日本國畧

珍寶類新海圖編

金 空指泥

銀 夫祿指泥

珠 他賣

錢 前移

黃銅 中若佐

紅銅 營更指尼

水銀 明東指尼

好銅錢 姚礼善泥

又日本國署

金 同

銀 同

珠 同

錢 同

黃銅 中若左

紅銅 同

水銀 明東指尼

好銅錢 同

人物類新海圖編

皇帝 大和天王

官 大和島野鳥百姓別站常

公 翁知

大官 大和島野鳥別站常

父 阿希

母 發發

兄 挨尼

嫂 阿尼尤尼

弟 阿多多

妹 亞尼多一漫

姊 亞尼

孀 完多

子 莫宿哥

姪 何義

女 莫宿眼

孫 阿莫胡來

丈人 子多

丈母 子多謬

叔 阿治王官老

丈夫 壽山

婦人 倭家倒

老 亮占要个

男子 阿奈公姑

後生 倭家達

孩 歪鼻

親眷 新雷

姐夫 不哥迷

朋友 道門大帝

女婿 米哥

僕 三三子郎

小厮 歪鼻水

和尚 才老烏索

老實人 埋骨多

艱難人 胡奈故人

強盜 六宿鼻隨

瞎子 骨賴

獨眼人 密後開

你 撫哥了梭里

誰人 搭梭

我 利理何奴

徒弟 加食難

財主 妻斗品賣

生得好 月失

外甥 萌哥

長子 難解水

媳婦 嫌妙報

長吊

年少 華蓋

主人 床果朵

生得 醜魯歪失

聰明 力哥

貴他 介水

賤 那望羊紫

富 烏多哥

貧 肥東旦

乞丐 寬需計

好淫 梭羅

年紀 一故都

麻子 莫入骨水村孫

拐 科水非計

賊 陸宿人

又日本國署

皇帝 大和天王

官 同

百姓 同

公 同

婆 山補翁姑

父 阿耶

母 同

兄 同

嫂 阿尼尤姑

弟 何多

妹 西尼多一漫

姊 同

孀 同

子 同

姪 同

女 莫尋眼

孫 同

丈人 同

丈母 同

叔 阿治王前老

丈夫 受山

婦人 同

男子 同

老 同

單話驚提皮 鼻

有情亞姊吉乃無情亞姊吉乃

不來	天且	快去	法又計	走法右
添	所有路二	打人	生亞連連	唱囉大
痛	同	教	同	買賣為里加
不吃	了同	多吃酒	河賢車	賣為路無大
吃酒	市里	真怪	哥而乃	老實說話
遊	回保步	那里去	阿姑免	買加和
行路	約	曉	个个	個打失
殺	其奴善	即	害	天
不曉	的同	哭	乃吉	打
換	同	叫	人同	恠
死	大	喚	如吉	映至頭
肚	鐵同	還	了如也	數
起身	後連的	換	腫	同
不賣	烏魯賣多	任磨	賣	為里
輪	同	有情	里弟吉乃	無情
傷寒	鷄骨菜	多少	同	無工夫
寫字	同			
身體類	籌海圖編			
耳眉	眉	口	骨上	鼻
眉	賣	手	鉢	足

心	个个	路	頭	客成額
髮	指	夾連	肚	發額
爪	幸	腿	齒	法
又	日本	國界		
耳	眉	一賣	口	同
心	同	頭	客成額	
肚	同	指	同	
爪	幸	迷	齒	同
眼	眉	眉		
器用類	籌海圖編			
小刀	磨過乃	空	中刀	歪計
刀柄	磨介	俚	甲大	買路
盒子	剛白	哥	紙	措袂加連
砂石	措路	依水	筆	粉地
薄紙	沃蠻	子	扇	黃旗
厚紙	沃連	水	缸	洋泥
鑰匙	坑其		鑊	雞皮
泥銅	扇	法古	黃	簾花
等子	發介	俚	小箱	法哥
硯	箱	孫	助	利法
磨	刀	石	依水	
針	快	利	法	利
墨	硃	硃		
硯	硃	硃		
大	刀	洞	中	捷
弓	油	米		

醉邀帶	換皆習	無工夫 <small>一係機</small>	又日本國暴	寫字加計	買加利	輪埋計打利	傷寒雞膏
依發賴且多堅	死身大	腫刺大	不要依他	立同	等侍同	眠羊達路馬特	拿來 <small>不眠吉反里</small>
喚加右	笑歪罷	活音打	拿去未抵於吉	亂說思里里骨多	看同	不送 <small>何便解那</small>	不送 <small>何便解那</small>
送與我同	愛惜 <small>橋路扛捕</small>	惜後東路	不在論速特速	來何耶里吉大	便去同	回來 <small>慢慢的何</small>	快來 <small>發下何耶</small>
來覓 <small>俵非怕水</small>	去出計	久覓 <small>搬水姚罷</small>	說話來樹吃打	急慢 <small>鞋利是罵</small>	前行 <small>殺雞</small>	羞愧 <small>苗即山水</small>	飲同
後行 <small>挨龍門</small>	獨樂同	安排 <small>蘇</small>	坐移路阿特接	病羊埋衣子	揖 <small>科眉乃可</small>	罵寬被計乃里	冒鳥論年姐水
睡同	去漫 <small>徑羅懶</small>	在何做伊房	不在論速特速	來何耶里吉大	便去同	回來 <small>慢慢的何</small>	快來 <small>發下何耶</small>
送與我同	愛惜 <small>橋路扛捕</small>	惜後東路	來何耶里吉大	便去同	回來 <small>慢慢的何</small>	快來 <small>發下何耶</small>	快來 <small>發下何耶</small>
來覓 <small>俵非怕水</small>	去出計	久覓 <small>搬水姚罷</small>	說話來樹吃打	急慢 <small>鞋利是罵</small>	前行 <small>殺雞</small>	羞愧 <small>苗即山水</small>	飲同
後行 <small>挨龍門</small>	獨樂同	安排 <small>蘇</small>	吃同	獨樂同	安排 <small>蘇</small>		

信濃 <small>中阿展</small>	隱岐 <small>和</small>	上野 <small>康子計</small>
伊岐 <small>无計</small>	女島	下野 <small>什麼子計</small>
陸壘 <small>詰收</small>	多藝	出羽 <small>達外</small>
官島 <small>連換什麼</small>	五島 <small>我島</small>	男島 <small>賀什麼</small>
小島 <small>科什麼</small>	對馬島 <small>用什麼</small>	連島 <small>幸賴要麼</small>
種島 <small>龜尼什麼</small>	博多 <small>花哈香</small>	竹島 <small>他計什麼</small>
早戶	倭加關	三島 <small>客什麼</small>

取倭錄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王士騏撰士騏字岡伯太倉人尚書世貞子萬
厯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坐妖書逮獄削籍
明史文苑傳附載世貞傳末是編乃其爲兵部主
事時採明一代倭寇事蹟起洪武元年訖萬厯二
十四年凡當時所奉詔旨及諸臣章奏並中外戰
守方畧按年編紀本末頗具自序以爲薛濬考畧
王文光補遺鄭若曾籌海圖編多取野史爲証往
往失真故所錄皆就國史中拈出然當時奏報亦
多掩敗爲功欺蔽蒙飾國史所載正未必盡爲實
錄也

建文書法擬前編一卷正編

二卷附編二卷

〔明〕朱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天啓元年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建文書法

擬五卷》提要

建文書法擬序

嘗聞信傳信疑傳疑史體也
疑而信則非闕文信而疑則非實
錄於史何啻烏孔子作春秋定哀
多微詞然特徵之已耳未嘗併
其微詞而削之也夫統系甚明名
義甚止順天應人灼乎古今大經
而奚以傳疑為此宋生鷺書法擬
之所為作也我

高皇帝神武開基非神武如

成祖莫之善述 文皇天授少帝何尤

固昔之篤論矣唯是諸臣殉義

過激致干嚴譴有革除年號議

要非

成祖本心宮中火起業以天子禮葬庸
詎天子其禮不可天子其既者彼
食其祿自盡其心大哉王言未
嘗終怒其臣矣而寧必竟沒其君
乃孫蒙祖號餘二百年令洪武戊
寅以後永樂癸未以前民若無君
國幾無史傳信謂何則六因仍之
過也

建文書法擬本

二

今上御極首詔表忠人得頌言事而
革除從故尚求議復鷺慨焉興
懷私述所聞發凡起義作建文
書法擬一編補史之缺第未出會
上允諸臣之請建文事蹟仍書年號附
太祖本紀之後鷺幸不諱之時身親

見之喜而卒業既有年矣頃過予
齋中索言為予余嘗濫史局觀金
匱之藏知洪武

實錄累修於永樂間當時舊文半殘
改竄蓋一時翊戴之臣貶損前人
自為已地即彭惠安哀江南詩所
槩見也夫湯武之濟時夷齊之殉

建文書法擬本

三

義共炳天壤間何秉筆者自為疑
畏且並為其主而疑畏焉感此甚矣
建文景泰南面臨民而本紀不立祇
從附載未是正也余屢請于當事者
額而未果鷺以布衣常帶之士忠
義感結奮而著書博收約出寬
嚴得衷以校往牒殆無遺憾藉

令鷺連時遇主其不為依阿苟

容而以直道自見可知惜哉其以

山居學道逃隱也

萬曆乙卯秋日石渠舊史焦竑撰



建文書法擬序

四

建文書法擬序

萬曆甲午冬吳諸生臣朱鷺輯建文書法擬成以屬臣序臣未遑也明年乙未秋九月

上俞言官請復建文年號中外歡頌

明聖臣更諗鷺子言信而志行矣幸當不諱朝無事

名山之藏書可出乎鷺唯復從校定且叔陽

敬序簡端序曰臣聞之馬遷云孔子作春秋隱

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後世治史鮮知微

彰之義如且鷺茲輯書法於微彰何居亦嘗原

極春秋所以修乎春秋何始隱說曰賢讓君而

昉東遷也臣謂不然魯裔公旦名秉周禮春秋

二百餘年間篡殺國有而鐘巫之禍魯不幸寔

為天下嚆矢天既巧借彰生報隱而莊僖以還

鮮正始終周公其衰階厲何自托始惟隱蓋傷

宗國悲王道不啻三致意焉是春秋以微終始

爾迺隱桓之間尤微之微也馬遷第用是自况

於春秋何當矣然仲尼修春秋不幸而微今臣

鷺輯書法幸而則彰何也竊嘗論世於壬午雅

無所事微也哉

為皇手真清寧磐石萬世然而難乎為繼

建文即令主於紹

高或忝也天啟神武以守兼創寔在

文皇藉由建文之治無變恭已雍頌藻稅禮樂將景

隆相孝孺貳心之夫嬪兵於外服古迂儒徒容

蠹蝕其內金甌能晏然至今日否師僞靖難或

疑無難可靖是不睹善述為功而忘二百年治

安賜也謂

文皇奮自藩服未免遜取亦念殺機先發繫縣齊黃

膚剝鬲貴業難駢首就縛歟又或謂是不當夷

故主且至夷其年以滅迹也嘻金川破大內火是

建文書法錄

固無如何矣設

建文弗孫弗崩不解以故邸空名優老之乎惟負宸

夾輔或非其情而何必一夫是夷至於革除紀

年亦勢或激之燕固藩支猶

高帝親胄也以親以賢纂服天授而父舉國矢死抗

之抗之節偉其重

文皇之疑與怒則深矣至使西洋訪三丰殆終身靡

廩焉為此以重絕人望非得已也令榆木之駕

終返安知不徐議修復乎逮易世而無能仲茲

請則諸臣罪也熙宣當事臣有非建文之遺者

乎請之其以貳心故主嫌而寧令泯泯也則諸

臣罪也今年許復矣史行有緒矣茲輯不贅與

固也逸事之蒐不遺力也整焚合散酌寬衷嚴

殫厥心也臣不自揆夙嘗志

昭代史事浮湛膠序上方筆札曠若有待乃驚能

先臣奮成是書然臣間與驚論鼎革之際驚諸

所持議臣率無以易也其尤知言者曰大哉

文皇帝之烈於前有光焉然迄今一二曲士或妄擬

以湯武慚德徒以革除故也敢謂正名莫如追

帝追帝必先復年儻

建文書法錄

聖明終採末議次第修舉臣不寧報

建文寔藉手克報

文皇帝矣且惟以此信驚而驚以此信天下萬世若

謂驚猶然弥縫闕失陰陽其論非臣所知也至

驚有史才讀書法者足自知驚臣何贅焉臣樂

為揚厲謨烈而已驚同郡州莽臣欽叔陽稽

首序

建文書法儼本引

臣鷺擬建文書法勾侍臣父請發志繼感

高皇帝寔授四字奮輯成編已遭遇

今皇帝允復建文年號盛德事而書始出歷季二十

應葉八易崎嶇憂遠窮頓儼春負未之日而鬼

之討之緝之整之答之落之屹屹乎其無寧力

鷺竊不自知其為何心然鷺初意直存

建文年耳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前後無嫌統紀甚正誠不宜一日緩

者幸復矣二百年來人懷削號之疑士切還年

建文書法儼本序

四

之望不意一旦身親見之驩慰何極而書卒不

棄去者何臣鷺遂心未盡尚紆三端耳夫北平

發難非先動也計

高皇帝崛起濠布衣危身血戰以收四海垂三十餘

年大定矣而行壞於紛紛變更日尋削奪諸不

諳練之躁臣而袖又迫躬不兩存之執也故不

得已起兵靖難天下後世其誰曰不然

建文既孫玄不可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義不得小自立天下後世又

誰曰不然

文皇帝之心既足信于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果

文皇帝徒勛力以奠寧迄今若是則

文皇功德不在

太祖下而何有於建文體教之存不存其存之

文皇不遽貶其削之

文皇不藉增重也亦存之以信萬世已矣臣鷺竊謂

自壬午六月以前書必內建文而可往來僞謂

概無所事微諱為昔唐太宗除建成而史微其

詞太宗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楊叔牙以

存魯朕所為類是

五

建文書法儼本序

文皇帝法天顯比之智願出唐宗後乎書法稍降春

秋義而用其通可已必若內請難外建文未尊

先躋未孫先絀踵冠而頂復其誰能是之是載

筆者之任也鷺儼供執受耳建文亡國無大變

祖法削

親藩兩事案而書之今日廢某王更某事明日更

某事廢某王若死其

祖若刃其支亦既足振舉其舉而請難非無偏矣廼

請難錄等書汗鐵建文若總千古之惡擢髮不

足以數者當時孝多懿行勤恤嘉理槩從滅沒

不少載是小乃大傷

高皇帝傳位之明而俾建文抱冤詎千載下莫昭雪也驚聞之信傳信疑傳疑史體然矣舉大瑕不掩其細瑜夫太盛德事乎驚故摻其足予者與貶奪並存萬世下讀而太息曰夫以建文之質之嫩也而用人一不當坐兩事而亡也忽焉不足垂永戒乎屬載

高廟實錄中者經革除後點竄又難馮以爲案矣諸建文死節臣出前古未有蓋胡運休正氣激適符

建文書法傑序

高皇帝德化之速關係一代風俗甚大

文皇且與

建文共之矣最著曰方陳練鐵十餘臣至今長干

人道之有泣下者而

正史中載方曰叩頭乞哀願誣若爾猶謂具心腎

肺腸者秉筆乎孰故知非出

文皇心而秉筆諸人忍殺他以自寬也此所謂靦然

人面獸息而禽行甘沉淪永劫不出者也大我

皇上初年詔曰革除諸臣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高皇帝儲養忠臣義士用

來表錫錄一一推

皇上此心宵令諸臣有一人不獲揚芳史冊者乎洗

誣出匿畢昭

正史無使蒙冤筆下埋照千秋驚所願于

今日又其一矣至驚論贊種種無非取備勸懲錫

一已之識力以疾當陸班馬橫管芟鋤非所敢

望也亦曰無負曩時侍讀冥授兩因已耳不知

驚者謂驚何求儻或有斗鼎之意乎則大亡耻

矣驚請矢諸

天日萬曆歲甲辰春三月朔日吳郡學博士弟子負

建文書法傑序

臣朱驚惶恐稽首書

兩因

幼侍臣父國祥讀見靖難錄几上舉問父父道

洪建永熙事應塵如掌驚自是喜懼

國朝書多借讀每至建文逸事輒感動時時手錄

之妄擬獲對

大廷首以復革除請不意河清難俟鴻漸無期臣

父業老於儒而臣又將以儒老一編野成聊寄

初志然驚書甫就而

復年適邁亦足奇也一

萬曆甲午候試金陵偕友王在公弘濟寺祈禱
在公得火龍渡江北驚夢躍身白月天朗徹下
方世界已忽被

高皇帝命授臣四金字曰一朝表譜放榜日在公中
解額驚無聊散步憶前夢白月兆出世當學道
一朝始結建文嚮所志也朕不解表譜義即日
閉印戶牖小奏旦走謂

孝陵丹垣外叩首恭之祈
默啓復建文年報夢

高皇見大身天顏甚和惺驚覺而驚喜不自勝謂草
建文書法儼一序

莽一念何遽能假

皇祖在天之靈其冬書法儼成冠以年表及諸臣譜
則恍然悟表譜二字著落明年九月
皇上復革除之旨下矣神批

高皇帝之論蓋先見也二然驚成書不寧唯是兩因
故進取途賒決意長隱副學道兆一編備史采
云云不虛二十餘稔青衿公案或少裨
聖化萬一當杪忽功行耳驚同日識

建文書法儼總目

徵攷書目

述盛德十條

述公議六條

書法儼十六義

建文皇帝年表

建文諸忠臣譜

前編紀生年至卽位年
小論五贊一

冊皇太孫小論

止諸王臨葬小論

建文書法儼一序

燕王入臨小論

革冗員省州縣小論

執廢周王小論

魏國公父子贊

正編上下紀元年至四年六月
附四論十二

建文皇帝贊

建文謚饗論

建文年號論

更定官制小論

上萬陳字小論



論誠北征將士小論	罷雷齊黃小論	諸武弁叛走燕小論	王省陳思賢贊	書饗廟小論	夾河風沙小論	貽書燕世子小論	皇少子小論	葉希賢諸公合贊	葉儲兩戌卒贊	建文書法優人額	革除建文年號論	附編 刪述詩論叙贊六十一 著詩二贊三談一	江上老人詩一聯	鄭端簡公論二銘一	鄭履淳敘一	袁黃主德跋一	許相卿五忠傳敘略一	彭從吾臨江詞一	王詔贊九	王世貞贊敘全
							建文出亡不歸論													

教英贊二	尹直贊四	謝鐸贊二	韋表贊十	陳建贊一	楊福贊一詩一	汪太常論九	外史齊泰斷一	題練子寧自靖祠詩一	練子寧謁余忠宣祠詩一	建文書法優人額	書胡閏鈔遺冊後一	沈鉉胡家橋哀偉紀異一	程朝京觴文紀異一	陳昌積贊一	馮時可贊一有序	屠叔方朝野彙編序略一	陳繼儒朝野彙編序一	欽叔陽詩二	弔黃給諫墓詩一	景清贊一 補入 正編	王賓贊一 略局

過金陵弔方正學諸臣詩一覽

王世貞魏國公輝祖贊一

李贊贊三

焦竑忠節錄叙全

焦竑黃侍中墓祠記略

黃應登方正學墓祠詩黃侍中墓祠詩

湯顯祖方正學瑩臺詩

黃時雨豁戎紀事

徐良彥文移一

錢謙益

登報恩塔詩墓祠詩

建文書法擬

卷三

忠臣譜詩

擁絮迂談

徵攷書目

洪武實錄

永樂實錄

天順實錄

今萬曆邸報

許相卿革朝志

鄭端簡公吾學編讀遜國紀小論附目後

袁顯主德篇永樂初年稿

汪宗伊表忠錄萬曆初年

革除編年

建文書法擬

四

革朝遺忠錄

張芹革除備遺

林塾名臣錄

黃佐革除遺事

宋立齋端儀閑錄

立齋革除續錄

損齋備忘錄失姓

王詔奇秘錄

欽錄簿

教坊錄及文簿

革除前攷

建文君臣逸事

建文遺蹟

史仲彬致身錄

建文逸錄

憲章錄

應天志及諸郡邑志

震澤長語及紀聞

餘冬稿

傳信錄

水東日記

皇明野史

孤樹叢談

菽園禠記

吳中往哲兩記

吳中先賢錄

皇明帝后紀略

二忠錄

三朝聖諭

姜氏秘史

鴻猷錄

建文書法擬本類

五

資治通紀

聖政紀

靖難錄

靖難功臣錄

石田客坐新聞

敖英禠言

陸采史餘史異

杜允勝史餘

隨志上冊 姓氏不詳

袁衷皇明獻實

王世貞文部及別集王世懋外乘

許有穀存褒什

楚僧玉乳閑談 實揚夢刊筆

陸延枝說聽

焦氏澹園集

張朝瑞忠節錄

黃應登表忠彙錄

明興禠記

開國功臣錄

名臣言行錄

建文書法擬本類

六

何孟春續錄

馮汝弼補遺

一統志

屠叔方建文朝野彙編

內得南京貼黃冊錦衣軍冊及群忠事略臨江集白下紀聞史彙忠義流芳金鼓玉振遂軒類紀俱未觀其全

陳繼儒史待

入後出故

附讀遜國紀小論曰監官鄭端簡公吾學編

猶西漢司馬子長之有史記可謂鉅筆然其

紀建文以遜國非也標之以遜國而建文不

得列于帝紀矣名儒甚美而害于義顧曾不

建文書法儼領

如仍革除革除雖害實固在也

今天子允復年號而

建文依然一朝矣真

大聖人作為瞻仰萬代惜乎曉不及見之驚識

徵攷書目

述盛德十條

伏覲

今皇帝前後俞旨歡頌 盛德因并述

先朝盛德次列如左

成祖文皇帝入宮詢 建文帝所在宮人指 后屍

以應 文皇伏屍而哭用天子禮葬之八月得

建文朝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兵食事宜爾

覽涉犯者悉焚不問十一月賊臣都御史陳瑛

請治建文諸死事臣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建文書法儼領

心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朕但惡其誘亂成法耳十一年

正月敕法司解建文禁令自此波及姻黨漸次

獲宥二十一年十一月則盡赦諸死義家于是

言建文時事者稍稍出矣

仁宗昭皇帝即位日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臣

家屬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又

諭群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于是天

下始敢僭請死義為忠臣云 御誤

長陵碑文稱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不得

已起兵之故聞宮中火起疾發人往救不及

皇考痛悼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

何不寤邪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

在位必尊之曰朝廷

一

英宗睿皇帝復辟之年憐建庶人吳庶人久繫非罪

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文達叩首對

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

建文書法擬

九

靈寶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遂白 太后遣

中官出之居鳳陽聽其出入自便仍令婚娶或

沮 上以他虞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

一

孝宗敬皇帝朝中台人繆恭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

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

奏大駭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 詔勿罪又

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

子寧輩亦勿罪

世宗肅皇帝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

諸忠臣下禮部議未果行

一

今皇帝御極年七月二十八日謄黃

皇帝詔內一款曰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

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

語是諸臣罪雖莫赦心實可原 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寬激勵臣節 詔書到日各地方

建文書法擬

十一

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

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倣祭其墳墓苗裔

儻有存者厚加恤錄時九閣臣張議

一

萬曆十二年廣東道監察御史屠叔方奏為忠

臣已褒外親未宥愎乞

聖恩推廣 明詔大慰忠靈以培 聖代綱常事

陛下登極首詔革除諸臣云云前見詔下之日四海臣

民無不踴躍但思褒表忠寬尚屬未盡蓋忠臣

既沐建祠其交遊至今遠成苗裔已蒙恤錄其

姻黨猶蔽覆益則夫波及軍丁一體赦赦今口
所當汲汲者又伏思 詔云生長鄉邑特為建
祠此則府州縣專祠之設似為不可闕也又云
修治墳墓恤錄苗裔此則責實之典似又不可
緩也乞 敕該部通行直省著令有司軍衛備
查前項云云頒行勘合立限銷完俾得布我
皇上實意慰忠寬義鬼于二百年前即天下後世臣
子生于其鄉守于其土者感奮無窮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建文書法條

十二

三百三

是年三月六日兵部尚書張學顏覆云云今候
命下本部移咨兩直各省除齊泰黃子澄外其方孝
孺等連累發遣親故不拘見在死絕遵奉
明旨查將冊內軍名一槩除豁不許復行勾提云云
本月八日奉

聖旨是

是年三月六日禮部尚書陳經邦覆云云委應
遵奉先年 詔旨及依御史屠叔方所奏以慰
忠寬以激臣節本月八日奉

聖旨是

明年二月江西撫按亦題前事是歲豁除
到洪浙江福軍丁一千七百六十二名

一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禮部尚書范謙
一本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恨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允 正史事奏該禮科給事中楊天民題前

事四川道御史牛應元題為

國史屢修闕典當正恨乞

聖明斷然允行以信天下萬世事各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覆看得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四

建文書法條

十三

川道御史牛應元各奏備建文年號向奉革除

累葉因循未經議復乞下該部改正以甕

祖德以允正史為照有一代之君則有一代君臨之

位號作史者紀其行事以昭當年之實錄乃

建文年號之革除中外人心終有疑而未安者方

今開局編纂大輯 國史以傳信萬世則修廢

舉墜正在今日臣等備員史局益亦常有慨于

當日之事矣夫

太祖在位實惟三十一年而三十二年以後安得尚

蒙洪武之號建文既已負宸臨朝薄海內外奉

正朔矣一旦革而除之何以信萬世說者謂一時歸命諸臣避嫌曲諱非出

文皇帝本心臣惟是前代更朝易位非一見矣即餘分閏位猶得存其年而俾後世有所考建文繼緒孰不知君之有孫特以輔佐非人致發難啟釁旋知天命有屬遽遜位而出以可謂達天不昧時者顧令名號泯泯乎此其于理似有未順者原所以革除不過欲使後人不復知有建文耳今歷年二百歷世十葉朝野靡不知有建文即今日之聞已不可塗何況後世竊意天下萬

建文書法侵

十三

世自有耳目裨官野史各有紀載而欲以建文之紀年作洪武之虛號得乎此其于勢似亦有難掩者且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國統者我明之國統世世相承以及

皇上未嘗有一日間也以

太祖而視後則

成祖建文等子孫耳以我

皇上而視前則

成祖建文均統承也

太祖以天下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義建

文委天下旋而歸之

成祖益以彰撥亂之弘功

太祖亦何所擇於若子若孫哉以

太祖之所親授而革除之無乃非貽謀之意或亦非

成祖善繼之心乎

祖孫一脈血氣原自周流而因此廢彼該科所云宗

誼之謂何此其于情亦容有未愜者況乎師曰

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肆

之舉彼以而此帝何嫌何疑而假拚飾乎蓋揆

之于事亦似有不必要爾者夫于理于勢于情于

建文書法侵

十四

事皆可而革除何難一舉復乎

太祖定天下首命儒臣纂修元史且諡元主順帝我

成祖即位初猶僭建文為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尚

有不念舊惡之旨至于我

皇上登極一詔內開革除被害諸臣令各地方有司

祀于其鄉其墳墓儻有存者仍厚加卹錄而萬

曆十六年允本部題題司業王祖嫡之奏特復

景皇帝實錄俾纂修改正仰見我

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于天地而我

皇上淵弘充塞之心同符于

二祖也夫元史可修奈何失其實于當代勝國之君
可謚奈何削其號于本朝景泰之位號可改奈何
何斬其名于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尚可褒卹奈何
何遺棄其君而今湮沒于百世之後由斯以談
不獨非

太祖之心非我

皇上之心卽

成祖之心亦有不自安者矣方今

聖明在上善繼善述表揚

祖德祖功以彰大孝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別議更
建文書法優類

張而建文位號在昔年原無降削之文亦無憑

議復惟及纂修之時特命秉史局者于

高廟實錄中摘洪武三十二年以逮三十五年遺事

復還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仍

修葺爲少帝本紀示不泯沒而其間疵政過舉

自不能曲爲隱諱

成祖靖難之烈固奕世而有光而建文在位之蹟亦

同殷監而不爽慰幽冤于九原昭大義于天下

微顯闡幽信今傳後其裨益國體而增光

聖德非渺小者伏候

聖明裁定惟復以鉅典湮于累朝正史創于今日而

公論聞于百代義不厭乎詳審且史局初開屬

艸正難遽定或俟纂修

帝紀聽總裁閣臣題請

敕下多官虛心會議容臣等別行題請定奪奉

聖旨建文事蹟著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書其年號欽此

建文書法優類

上

述公議六條

一 弘樂中人才官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宜

一 弘治中楊守陳文懿公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

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闕

一 弘治中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

建文書法儼然

不可泯又曰革除節行之士在弘樂初猶見志

尚所在某念其忠于所事嘗欲蒐羅遺事稍發

其潛

一 弘治中中台人繆恭給事中吳世忠言封後表

祠事見前

一 嘉靖中給事中楊傑請表建文臣見前又某官

曾某主事楊循吉表請崇謚

建文得以元順帝

景皇帝為比

以親當親 景皇帝以即位
當元帝 一載弘治中

一 萬曆未改元七月閣臣張居正奏祠建文臣一

欵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奏推廣明詔大慰

忠靈事十三年江西巡撫馬文煒巡按韓國禎

各一本忠臣已褒外親未宥事未詳十六年司

業王祖嫡奏請復建文年號事未詳二十三年

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各奏請復建文年

號事見前又通政使沈子木有奏未詳御史慎

蒙有奏未上近辛丑館課有祀建文議未詳又

建文書法儼然

本

禮科都給事萬象春奏乞舉陵廟曠儀事未詳

諸奏請廷臣并奏州不得詳知姑識其略于

此

建文書法擬十六義

一書 皇孫生書冊爲皇太孫書遺詔嗣皇帝位

擬曰本始也

一書 建文本紀

擬曰列帝紀也一姓鼎革前後自不相嫌也

一書 建文年號

擬曰復革除也書成之明年適會

今皇帝復年號盛德事臣等誠不意身親見之踴躍

山呼書遂出焉

一書止 諸王臨葬

建文書法擬八類

九

十

擬曰謹發始也建文亡國二大端削 親藩更

祖制而已而止臨葬實始釁

一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兵未起前書王

擬曰猶藩位也分注踰備 皇帝云

一靖難兵起後諱王不書迄入京止備靖難兵

擬曰明有尊也實明有親也

一書兵戰除兵起北征二義外俱從耦敵體

書文克類

擬曰通春秋義例之窮也尊親并也

一書大內火 帝以崩聞

擬曰名崩而孫實也書崩非實書孫無以葬

一帝崩日仍書王

擬曰帝崩而統有歸也

一書革除建文年號備洪武三十五年遂絕書

擬曰所感而起因以爲終也

一書諸死節臣詳邑氏履歷否者略或不注

擬曰內忠也又經事洪武繼事永樂者自悉

兩朝不贅故

一諸臣死革除日以後者不得大書仍總附書

擬曰書終革除日不及其後也附書曲存之也

建文書法擬八類

十

十一

一諸臣事蹟不詳年月者止因類附注不大書

擬曰大書例年月也附注權例也

一分注姓名及論贊標題皆白書

擬曰便稽覽也論贊率闡前人所幽故不徧及

一書法事繫年月繫年而其紀事綱提目目承綱

擬曰遵左氏編年子朱子分注也

一紀事紀言即修殘理勢不自增會其文之蕪句

之陋字之不法者多芟更多委曲

擬曰信傳信法也潤色前人則不嫌代匠斲也

十六義

建文皇帝年表

二祖
嗣統四年作
建文年表

洪武三十一年

夏閏五月辛卯
嗣皇帝位

建文元年

秋七月壬申北
平靖難兵起

建文二年

建文三年

建文四年

夏六月乙丑靖
難兵入京
帝孫去以崩聞

建文書法倣

五

下

冬十二月
易書冬十二
月
文皇未改元猶
建文年也

荒史氏曰史記年表大抵為諸侯王廢興作也
建文何以孤表年耶曰自洪武稱三十五年而
建文若無年矣倣所為表建文年也書祖新安
而法兼龍門者何居曰諸忠臣亦前古所未有
也天子表年而諸忠列譜建文一朝如睹余蓋
以義起耳然則曷不兼表諸侯王曰懼耦列也
且倣專存年諸所遺漏者多矣
正史將作秉筆者自有備義倣直發其端耳

建文書法倣

全

建文諸忠臣譜

衛命非詰立天地常保建文諸忠臣譜

公

徐輝祖

徐欽

國常

侯

俞通淵

耿炳文

李堅

吳傑

吳高

庸

駙馬都尉

梅殷

耿璿

李祺

翰林院春坊一人附

建文書法儀

文學方孝孺

王達

樓璉

唐愚士

王叔英

王良

程濟

劉現

陳忠

春林右

宋懌

史仲彬

中書舍人

宋和

梁良玉

郭申

吏部

張純

毛太

戶部

卓敬

盧迥

郭任

主巨敬

禮部

尚書

陳迪

黃觀

黃魁

兵部

尚書

鐵鉉

齊太

陳植

侍郎

徐屋

邊昇

樊士信

刑部

尚書

張曷

金某

胡子昭

工部

張曷

金某

徐子權

建文書法儀

尚書

嚴震直

王景彰

董倫

侍郎

黃福

六科

給事

陳繼之

韓永

龔太

中書

黃鉞

御史府

御史

茅大芳

陳性善

練子寧

韓宜可

景清

周璿

司中

黃清

監察御史

曾鳳韶

魏冕

高翔

董鏞 <small>死不屈</small>	鄒朴 <small>憤死</small>	王度 <small>死不屈</small>
甘霖 <small>死不屈</small>	王彬 <small>死不屈</small>	謝昇 <small>死不屈</small>
葉希賢 <small>行進一作逮死</small>	鄭公智 <small>死方</small>	王玘 <small>死不屈</small>
尹昌隆 <small>事</small>	韓郁 <small>事</small>	丁志方 <small>死不屈</small>
左拾遺		
戴德彝 <small>死不屈</small>		
大理寺		
少卿胡閏 <small>死不屈</small>	薛崑 <small>少卿</small>	高興志 <small>死不屈</small>
寺卿鄭瑾 <small>死不屈</small>	彭與民 <small>死不屈</small>	王高 <small>死不屈</small>
劉瑞 <small>死不屈</small>		
建文書法優		
太常寺		
卿黃子澄 <small>死不屈</small>	盧原質 <small>死方</small>	廖昇 <small>死方</small>
尚書司		
丞李得成		
國子監		
祭張顯宗 <small>附書</small>	黃彥清 <small>後論</small>	王紳 <small>附書</small>
欽天監		
劉伯完 <small>附書</small>		
宗人府		
經宋徵 <small>死不屈一作徽</small>		

布政司	參政鄭居貞 <small>死方</small>	議楊砥 <small>死方</small>	問徐讓 <small>死方</small>
按察司	使王良 <small>死不屈</small>	李文敏 <small>死不屈</small>	使程本立 <small>死不屈</small>
會湯宗 <small>死不屈</small>	林嘉猷 <small>死方</small>	胡子義 <small>死方</small>	
諸王府			
史葛誠 <small>死不屈</small>	劉璟 <small>死不屈</small>	余逢辰 <small>死不屈</small>	
史周是修 <small>死不屈</small>	龍鐔 <small>死不屈</small>	程通 <small>死不屈</small>	
史石撰 <small>死不屈</small>			
建文書法優			
府			
知府姚善 <small>死勤</small>	王璉 <small>死勤</small>	葉惠仲 <small>死不屈</small>	
徐安 <small>死不屈</small>	孫鎮 <small>死不屈</small>	劉有年 <small>死不屈</small>	
楊任 <small>死不屈</small>	陳彥回 <small>死不屈</small>	石允常 <small>死不屈</small>	
王禎 <small>死不屈</small>	蕭用道 <small>死不屈</small>		
州蔡運 <small>死不屈</small>	鄭華 <small>死不屈</small>		
縣			
知縣顏伯璋 <small>死不屈</small>	鄭恕 <small>死不屈</small>	張彥方 <small>死不屈</small>	
向朴 <small>死不屈</small>	衛健 <small>死不屈</small>	劉亨 <small>死不屈</small>	
王唐子清 <small>死不屈</small>	黃謙 <small>死不屈</small>	周縉 <small>死不屈</small>	

魏澤	附書	王省	死間	陳思賢	赴京死	訓羅	悛	附書	參軍斷事	林大同	死	豐寅初	錢芹	高魏	死	魏自經	都督府都督	耿璪	死	後論	甯忠	死	後死	趙清	孫岳	楊松	死	戰	馬溥	潘忠	陳暉	楊文	程暹	衛所	都指揮使謝貴	死	彭二	死	戰	瞿能	死	某俱	卜萬	朱鑑	死	抗死	宋忠	死	不	死	子	余璜	死	不	死	彭聚	死	戰	莊得	死	戰	陳質	死	不	死	屈	楚智	死	戰	皂旗張	死	戰	唐禮	鄧戩	房昭	葛進	孫狗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鵬		薛照		何清		張壽 <small>死</small>		丁良		火耳夾		失爵號		梁田玉 <small>行</small>		何洲 <small>行</small>		牛景先 <small>死</small>		失姓名		尚書徐		衣葛傭 <small>行</small>		老補鍋 <small>行</small>		洞庭居士		疑官		張琳		鄭楷 <small>附書</small>	
剛 <small>死</small>		宋瑩 <small>死</small>		盧振 <small>死</small>		張倫 <small>死</small>		朱彬		哈三 <small>死</small>		蘇諒 <small>死</small>		梁良用 <small>死</small>		郭良 <small>行</small>		馬坤 <small>死</small>				奉祠何 <small>死</small>		塞馬先生 <small>行</small>		雪菴和尚 <small>行</small>		玉華山燕 <small>終</small>				程亨 <small>死</small>		張烏仔 <small>死</small>	
				趙諒 <small>死</small>		楊本 <small>死</small>		賈榮		小馬王 <small>死</small>		蘇周拱元 <small>死</small>		梁中節 <small>行</small>		高不危 <small>死</small>		朱寧 <small>死</small>				松江同知 <small>死</small>		耶絲樵 <small>死</small>		雲門僧 <small>行</small>		樂清樵夫 <small>死</small>				鄒文壽 <small>死</small>		朱進	

杜奇 <small>諫死</small>	陳子方 <small>元</small>	黃墀 <small>死</small>
進士陳周		
舉人劉政 <small>正學</small>		
秀才		
伍性原 <small>死赴京</small>	陳應宗 <small>赴京</small>	林珏 <small>赴京</small>
鄒君默 <small>死赴京</small>	曾廷瑞 <small>赴京</small>	呂賢 <small>赴京</small>
高賢寧	夏杲	
布衣		
王徐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韋杞山	韋顯
楊福 <small>俱附書</small>		
內官監		
吳亮 <small>一作誠</small>	長壽	段實 <small>不屈</small>
戍卒		
龔詡 <small>大憫去國</small>	儲福 <small>不食</small>	羅義
皂隸茅印仔		
已上通計二百八十七人死者百八十有一 其不在死忠數者忠之屬也得八十九人 遜在其內附書者非必忠之屬也 重得十七人此其可得知者		

建文書法擬前編

東吳荒史卷之八

太祖高皇帝本紀內

丁巳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皇第三孫允炆

生懿文太子繼妃呂氏出皇孫性慈

文章洪武二十三年夏六月懿文薨發于

背痛甚號呼不絕口皇孫年十四含淚撫

摩晝夜不暫離聞號呼聲即惶惶若不欲生

親吮吸之周帀蓋旬餘始愈太祖聞之呼

建文書法擬前編

侍監問狀得其實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

更二年懿文疾甚皇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

哭踊哀慕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而誠純孝獨不

念朕乎始一啜糜粥欲服喪三年太祖不

可然三年之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

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

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極周居

喪之初日則呼與同堂夜則挾之同寢時其

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寄誨諄懇有加太祖

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第四人並侍出句

云兄弟相懷本一身皇孫遽應祖孫繼體宜

同德後太祖傳位詔云太孫某仁

明孝交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

二十有五年九月寅冊立皇孫允炆為

皇太孫告祭太廟

王位戊申即帝位于金二十五年矣選將練兵鋤奸去梗奠生民于田野用心良多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九月十三日冊適孫允炆為皇太孫奉上下神帋以安黎庶太孫既正儲位帝時付萬幾許佐裁決當是時政治頗尚嚴覈太孫濟以見大中外欣戴之

皇太孫小論曰是

高皇帝第三孫曷稱太孫曷正儲位曰太子薨矣長孫雄英先十載卒矣是懿

建文書法倣宋前編

文出者盡可推而及也以宗法論也謂之世適臣驚謹識

以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

公景隆涼國公玉太子太傅開國公昇全寧

侯恪太子太保詹徽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

茹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任亨太子少詹

事兼翰林修撰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刑部尚

書楊靖兼太子賓客修撰黃子澄兼少詹事

侍讀東宮○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

王懃為左右庶子○太孫條改律例奏上可

之帝閒居太孫侍舉大明律授之曰此酌古準今協禮制宜人情其熟玩以復太孫捧之退居數日成誦問曰汝熟其文矣能解其義乎曰解因問名例之義對曰名者聖人所以勵世磨鈍也故生人大倫名義為重難持風俗必名教先以名義名教為例庶幾刑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此書首列一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于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犯法故以廣大

建文書法倣宋前編

可也太孫曰名例律中某條尚覺嚴而不恕請稍改之可乎曰試率爾意改來看因更定

五條明日呈稿帝喜曰甚善因跪而請曰

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

以中恩今律中所定期于盡法而不必于原

情竊所未安曰凡所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

攷禮經參之歷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

帝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

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

後用刑皆宜遵此又語太孫曰吾平日用刑

雖重然所誅戮者皆極惡無道之人去此惡

人正以保全善人如去莠所以養苗非厲苗

也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為然

未若修德以風之但愧上之德薄何憂民之

難化 帝笑曰爾言是也 帝聽政每震怒輒誅夷狼藉一日退朝而怒猶未解太孫迎問云何怒之深也曰有累犯法而新惡異常者不得不怒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 帝不覺氣平笑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弑父送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誤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讞之帝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暨訊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爲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 帝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邏者獲強盜七人命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 帝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爾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攷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太孫卽位後屢進刑官諭之曰大明律 皇祖所親定大意雖准唐律亦遍攷歷朝刑法志參酌而成朕先年受命細閱今律按前代律往往加重益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朕當時改定七十三條 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疑情可矜者何止此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傳諭天下有司務崇

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乙亥 二十有八年冬十月冊馬氏爲皇太孫妃 孝慈皇太后猶女也 允祿卿馬金女
丙子 二十有九年八月詔議諸王見東宮禮 議 諸王來朝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于文華殿行四拜禮東宮坐受其敘家人禮後殿東宮及王俱常服王面嚮坐東宮東嚮四拜王亦坐受已敘坐東宮正中南嚮諸王列上從之 冬十月晦皇曾孫文奎生 帝不懌上從之 建永書法儀 前編 五
終其不歿乎革命日 年六歲矣莫知所終
三十有一年閏五月乙酉遺詔皇太孫允 熒嗣皇帝位○止諸王臨葬 高皇帝崩于初十日乙酉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于市野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慮不獲終幸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熒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勿異

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詔下諸王不說謂計由齊尚書時太與受顧命也

止諸王臨葬小論

曰止諸王臨葬計無失于此者上下便茲除矣禮天子七月

而葬同軌至異姓將猶須之況親

高帝子齊王弗葬誰能忍之不勝忿忿生

心固然曷足怪乎當是時海宇未波堂構方宴諸王分雖尊勢雖重其必不因

父喪以為利起于戈于苦塊之間何虞之謹也明示以猜而欲人之無猜得乎

齊黃短謀已見蛭略加以方正學之迂貞日求更化而曾不虞難盡趣之器

建文書法儀前編

豈保定之材也特其烈烈而死挺豎千秋名義無罪不贖耳夫以

太祖之神聖而顧命遺臣猶然有此信乎得人難也臣鸞謹識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太孫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

儀悉遵周禮于是倣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

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灑掃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

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簾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遭譴戮者甚眾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扶以

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當溪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逆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淚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誣稱太孫奉太祖靈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燕王入臨未至還

文皇將至淮安齊太言上急出敕符勒歸國也

燕王入臨小論

曰難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死不奔喪其何以令敕符勒歸重

建文書法儀前編

猜貳耳曷益乎若詔書未至而

文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臣鸞謹識

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葬 孝陵

靖難錄稱不一

日而斂七日即葬葬核矣斂日未詳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

赦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民

難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

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以無忝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
詔行三年喪禮
上欲行三年喪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致雍熙之盛百弼卿士體朕至懷
殂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為重惡得徇庶人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

建文書法優前編

上

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眾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諒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乎群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詔薦賢才
命內外文官五品以上及縣令舉薦賢才定保舉失人連坐法
六月甲辰
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啟運俊德
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

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

氏為皇太后

呂太后壽州人父本累官太常卿文皇門金川時遣人送

太后至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宮火起依徐王允熙居焉無何遷居太子陵不知

所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

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立孝陵衛○革

冗員○初省州縣詳朝野編

革冗員省州縣詳朝野編機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至治

建文書法優前編

九

是失局也

建文上志切養民而所為多戾四年之間今

日省州明曰省縣今日并衛明日并所

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

題日新雖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給而曾

不少休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而樂

乃紛紛乎是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民

此紛紛乎是正學之過也然在後世民

殘于多牧祿縻于冗員重以中官出使

道路繹騷則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

采者未可謂建文時政

畢竟非也臣等謹識

命兵部尚書齊太常寺卿黃子澄太子澄晉秩俱

不詳
日月同參國事
太受顧命而
上為太孫時

之也按齊太深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一年

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以九年無過得陪祀

郊廟賜今名太祖嘗問太邊將姓名太歷

數無遺問諸邊圖籍太出手冊袖中簡盡奇

之既輔政與子澄議凡親王有罪輒除國嘗

使北平有賂受歸請為兵費上益嘉之北

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明年勉諫太子

澄既去益急復召還未及入聞變太走廣德

欲往他郡起兵被執見文皇不屈死從兄

弟俱叔輩外親悉遣戍姊及甥媳俱發教坊

司一女守節不汙後出嫁兒甫六歲給配赦

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稱尚書舖云嘉靖中

建文書法倣前編

知縣謝廷蒞祠祀太

宜入少有文行洪武十八年舉禮部第一授

翰林編修累至今官上為太孫時憂諸王

子澄對曰漢七國非不强卒底滅以小大強

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喜之每呼黃

先生即位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未幾

周王得罪上以書諭北平北平為曲解子

澄曰燕周母兄弟第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

盛今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

與齊太協謀備北平後謫出密令募兵于外

子澄故善蘇州守姚善歸之革命日為湯百

戶執至京不屈死之妻妹發教坊司一子走

湖廣咸寧家焉其九族外親逮戍者四百餘

人累及楊任附

以人才擢知袁州府宜民見知黃子澄子澄

約姚善航海時善不可乃至任家謀洩俱被

執任亦不屈磔于市族誅凡九十三人同邑

章祀山某任俠好義尤邃經學亦與蘇州守

交善因交王叔英黃子澄名掛黨籍子澄來

蘇謀匡復數至袁楊兩家許千戶既執姚公

疾至袁楊而袁先出乃械楊去坐籍沒戍邊

者七十餘家而袁一子戍北平洪熙四月復

還土田而袁返陶庄戒子孫世勿仕子顯有

學行多著述有主德篇紀建文上德俱杞

山口授當丙午日赤無光○驛召漢中府學

日睹記事

教授方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

閣從太祖先命也按

寸為文溪醇鄉人濟寧守克勤子幼讀書日積

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以明王道關

異端為已任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輒願慕

之嘗侍父北遊觀周孔廟慨然興歎洪武十

五年以吳沈揭薦召見喜其端整謂上曰

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孝孺杜門纂述嘗病

臥絕糧不起恬如也二十五年又薦至太

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

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

道德名其讀書廬曰正學上即位召至

侍經筵備顧問一時望重凡大政議輒咨孝

孺上好讀書有疑即召解疏奏可否必命

建文書法倣前編

建文書法倣前編

孝孺就晨前批答嘗獻正心殿銘疑命神寶
頌皆規正君德兵起日詔檄多出孝孺手諸
所更定亦孝孺議居多方召入時同郡王叔
英遺書戒之曰天下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
今者夏時周寬之類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
者井田封建之類以孝孺議欲復井田也北
兵至江上孝孺畫策堅守誓死社稷既革命
驟來召不赴逼之哀經號闕下文皇諭曰
我法周公輔成王耳柰成王不在何對曰成
王之弟杳在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
姚廣孝屬文皇曰捕族黨輒下獄楊之先是
不降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故勿遽加害已
欲卹卽位詔召出孝孺自獄衰經見哭聲徹
建文書法儼前編
殿陛文皇降榻勞曰我家事耳先生無過
勞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艸不可孝孺
大抵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且罵曰死
卽死耳詔不可艸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
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文皇
震怒遂磔諸市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
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
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烏庠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詔收
其妻鄭氏已先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
三人母族林妻族鄭五服之親俱盡及游
黨鄭居貞盧原質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廖
鏞等益方黃之獄族夷十數殺及萬人矣孝
孺和而貞事親孝篤于師友克勤被誣謫戍

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葬夔州孝孺自漢中走
往祭墓告蜀王極其孤嫠志慕古欲見之行
事不得竟其效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周
禮考次大易技詞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
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及歲時等洪熙初
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或曰錄方氏時得典史
魏澤周旋匿其幼子以故尚有後謝文肅公
詩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此附屬居貞徽州人
豐頰美姿髯以父潛官閩中從貢泰甫尚書
遊舉明經洪武中授華昌通判陞禮部郎建
文時試河南參政三年吏民信愛之後坐方
黨死于南京善詩文有閩南集關隴行藁歸
來藁檜廷藁隨闕藁子孫居福州之瓜山
遂爲閩人方孝孺教授漢中也居貞送之詩
建文書法儼前編
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
音散江海于焉覽德輝濟濟錫珥天門何
嗟峨羣山久相待晨沐瑞朝陽疲息飲沅瀝
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
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盧原質字
希魯寧海人父中母孝孺姑洪武二十一年
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已陞太常少卿建
文朝屢建白時事革命日不屈死之族其家
薦之蜀獻王召至與王語經史數稱述河間
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
賢良爲御史蒞事精敏持法不阿後坐黨死
疑卽妻族也蘇嘉猷寧海人師孝孺以儒士
與修高廟實錄累遷陝西按察僉事坐黨死

葉縣人德慶侯永忠孫初任散騎舍人

嘗師事季孺文皇召鑄論季孺鑄未行季

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既季孺死

廖兩子拾其遺骸葬聚寶山遂收廖死之兩

子未詳

竝以給事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有嚴竝坐

縱季孺息樹陰劓鼻死

元年方季孺試士命題託孤寄命得政卷喜

曰此鳥中孤鳳登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季

孺死政慟哭不食死之一本止稱終身不仕

非

秋七月○召董倫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學士

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

建文書法儼前編

勝國時累辟不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徵為右

贊善事懿文太子尋陞左春坊學士出參政

河南已免官典滇南教諭既召拜屢懇請親

睦宗人不聽命日致仕出京悒悒數日卒

執周王橐廢為庶人

秦王初國錢唐以財賦

地改開封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遷之

雲南未行復國上即位有告王反者且謂

通燕湘代岷上召太子澄計太欲先燕曰

燕握重兵素有大志子澄曰不然燕倖難圖

也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乃命李

景隆即討周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反

執至以置雲南諸子竝流放已而召還京金

川門開王與齊王迎文皇竝登樓相慰

泣得復封或云周王不願封請前

代諸石列盡有之刊東書堂其上

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將則誅然

要自有道太上默銷之賈誼之衆建主

父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

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過

也跡周王已事第不能就就祗慎法叛

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不原

逼一王而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

變雉龍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大抵

齊黃計躁于削國而慮不能遠正學志

迂于法古而目不見近人事實

錯誤可謂盡天意邪臣鷺謹識

建文書法儼前編

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知徽州府

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黃

儒黃姓已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縣

上即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受循良

賞是冬祖母郭卒承重徽父老忝京乞留屢

疏終喪不許勉蒞郡即葬郭徽之北山時時

哭墓下徽人名為太守山復姓陳除其弟彥

困戍籍北兵至江上彥回力糾義勇勤王以

無何械至京死之籍其家妻屠見教坊錄

張鳳等世錦衣衛千戶

此謂朝天女戶皆

簡壯士為護衛

上以周王得

八月勅魏國公

輝祖兼太子太傅練兵山東

備北藩也按

子身長八尺五寸負志卓犖洪武二十一年
嗣封當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妹為
文皇妃而心在帝室時密道燕情 上特信
任之北征屢有功又禦戰城下革命日武臣
畢迎附獨公不屈始終無有推戴意至法司
迫取供招公默然不出一語惟書其父開國
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文皇大怒以元勳國
舅寬之奪其爵尋幽繫五年春卒于獄年四
十其長子 欽嗣封固乞守墓怒
文皇謫居中都卒嗣封詳永樂中

建文書法錄前編
也一姓嬪命而弗為假也棄元勳世爵

之享而縲繼幽囚以死弗為悔也豈非
世臣之極忠乎胤子固乞守墓惜焉心
傷儻亦有耻食周粟之恩焉父子烈烈
存歿生光哉世見增壽貳心以為一門
正氣遺恨不知天開中山俾南
北世封以食報無窮也驚識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

祭酒

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其有三五年不歸省
者令歸省孝養他日出仕庶諳忠君先是
上閱斯文不古思所以復之方季孺亦言近
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優列
者賜歸省士林相 召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
矜以為太平盛事

兼翰林侍講

按王景彰名景以字行松陽人
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參政

謫雲南 上召入與修 高廟實錄已事
文皇文皇問 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末為大
禮從之附 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末為大
同訓導過北平禮于 文皇後以姚廣孝薦
陞翰林侍講 文皇嘗問建文對曰建文君
亦可與為善顧輔導非人耳一日難達以十
難字達識其入 文皇曰更有難字難
汝達服銀屑死頗憐之命有司歸其喪 如瑞
免張統為吏部尚書 瑞為吏部尚書甚貪鄙
之統代按 瑞字昭季富平人洪武初舉通
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太子器重之十

建文書法錄前編
五年雲南平出統右叅政時雲南新隸百凡
荒陋土俗貢賦典儀法令悉統裁定夷民孚
樂二十六年治行天下第一命吏部勿考賜
璽書 上即位拜今官時苟求遺逸日集闕
下率聽統試統鑑識精絕各當其材備能得
士革命日召統及王鈇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給尚書
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
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
統出自經于吏部後堂

克實錄編纂官

將修 太祖實錄也統得士
奇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

獨文詞工耶奏第一○野記言士奇在宣德
朝請 張太后三事一修建文實錄用年號

一弛孝孺文字禁王世貞攷誤以為無之以雲南布政使陳迪為

禮部尚書

按景道宣城人祖有賢國初從江調撫州因家焉迪備有

志操洪武八年為學訓導尋拜翰林編修累至今官三年加太子少師北兵起上疏陳大計受命督軍儲千外過家不入聞變輒赴京師慢罵不屈文皇命熬其子之肉以啖迪問味何如迪咽既曰忠臣孝子之肉自香與子鳳山丹山六人同日凌遲死衣帶中得詩有千秋公論明千古照徽區區不二心之句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計家橋族姻悉遠成洪熙初得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釋還本邑有祠祀迪

建文書法儀前編

太

三

錄張智為之○征夷將軍都督何福副將軍

徐凱進兵征百夷平之○九月某日長星西

隕有聲如雷○征虜前將軍雲南總兵西平

侯沐春卒

遣祭護喪至京師謚惠襄

○冬十月某日熒惑

守心○十一月征南將軍總兵顧成班師還

京賞勞各有差○謫解縉河洲衛吏

來奔喪也洪武

末縉官監察御史令歸學詔舉山林才德士

○監察御史尹昌隆言事嘉納之

上獨感微

宴尹昌隆

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味爽而朝未嘗日出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故能

庶績咸舉天下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宜繩祖武憂勤萬幾今乃溺于宴安日刻甚宴猶未臨朝群臣宿衛疲伺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天下傳四夷非社稷福也左右曰以疾諭之上曰不可直諫難聞于是詔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朕亦用自警昌隆太和人字彥以工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謙詳後

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

時藩府相繼告變尤忌燕大臣

建文書法儀前編

九

三

言藩國所托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推昂北平與貴並受密命按張昂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官累至今官已死難屍得還葬妻某見教坊錄文皇嘗夢昂被髮為厲命焚其屍面色如生起錦衣衛負智遣勇以濟太薦有是命已同昂死難信詳後遣代王桂如蜀時蜀王以賢聞而代王貪虐懷不靖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故有是命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王有異謀見告上不即罪之以福建左叅政王鈺為戶部尚書起鄭賜徒中為工部尚書○黃福為右侍郎○十二

月辛丑朔帝省牲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

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為翰林侍書孫濂○

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按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進士

嘗使北平請罷兵不聽革命日召復御史不

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日予

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而登

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

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

公望日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

亦守節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按劉有年廬陵人徙

建文書法健前編

沅洲洪武中起明經為御史學行著聞辭官

養母忤旨謫通州讀書不懈得儀經十八篇

于州故家上之詔藏秘閣上起有年徒中四

年坐不肯迎駕謫雲南而平侯知其賢遣諸

子從學且薦于朝及交趾召韓宜可為副都

御史韓宜可未詳何許人初為山西布政使

加防範勿遽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勞賜有

差○詔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

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來小大之獄

前編畢

建文書法正編上

東吳荒史氏臣朱鷺原名家棟

建文皇帝本紀帝生洪武丁巳戊寅即位年二十有二歲建文四年壬午

祝髮出以火崩

建文皇帝贊曰元履

明興若五夜之須天曉

天寶篤生

高文以開南鎮北縣為永畫而特借建文為靖

難徙鼎之端雖有懿質其克究乎變

建文書法正編上

祖法削親王起二大故而不知收求前得厥求解

得屯坐自皆屬以促厥祚可不謂天益

之疾而故令忠建文者誤建文以至于

不棟邪不然春秋方富銳意太平若不

及如建文者真可謂有志之主儻其佐

理得人審機識局易紛更以靜守代削

除以推恩朝端無事藩邸相安海內化

于長厚決于文教雖配

高世饗豈曰黍哉胡遽喪也天寶有心又易

召焉臣鷺謹識

建文書法正編上

此僊年何通謚之窮也有謚僊謚無謚

僊年存帝已矣夫謚以易名也仁暴與

凶之主得共之凶不取焉建文何以窮
于謚耶革除故年且除何問謚然而年
不可不復也苟得請焉雖追謚可也

高皇

帝在天之靈而酌之萬世人心之公是

奚不可之有即被以極詬蒙之大辱固

亦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已矣

本紀就年僭帝夫亦書法之變乎按謚

法在國遭憂曰愍在國逢難曰愍禍亂

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僭愍皇帝其亦可焉敢

謁嘉號我

高皇

制法親王一謚郡王二謚親郡王而非

謹終一弗謚也知紹大統正南面儼然

建文書法

臨天下者四歲顧弗得一字之及乎哉

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郡王下也正恐能

削其名者不能滅其實終為久事耳必

難一謚意倣古少帝略僭即非至當義

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亦何

尤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或曰即幸

而復年矣追謚美建文居然一朝矣其

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九廟

之額何曰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

不遷非此盡還也建文廟饗固遷列

耳今其主在陵舉而入之

建廟不亦可乎建廟三年一祭於禮非

數而於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

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魯躋僖公以為

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曰

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以親親廢

尊尊父子兄弟不同繼而同僭世何則

重統也建文非一世之昭乎安得以

失國之故

叔侄之嫌而擯去之去之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建文不可以

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

誠復即廢謚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

之統紀乖矣其奚以信萬世臣驚謹識

已建文元年

建文書法

建文元年號論曰古未有君天下而不得

僭年者漢惠帝養佗姓子為嗣而高后

立之非正也史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

八年何不正遂以惠帝統之年所用表世

傳正統紀不得而假也昌邑王賀自藩

邸入不道大將軍先白太后廢之廢立

在本年內又外入也故不書唐中宗嘗

一貶為廬陵王矣綱目書帝在房州武

氏固不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彰四

歲天子如

建文

皇帝也而不得僭年乎哉孫蒙

祖號

死亂生年失無大于此者以為亡國之

主與古之亡國者非一姓其誰竝年而

亡之以為德不足存與顧何如桀紂然

紂固年也况建文弱齡未壯能以
興致太平為已任躬郊視學復高年勸
孝第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汲汲不
少自暇逸庶幾哉守成令質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備之而當時政教亦曰務
寬大能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咎生
于慕古雖刻削諸藩而要亦自為社稷
計何得追滅之耶不寧惟是有天下者
父為祖則子為宗百世不易之理古未
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明始

太祖以創業備祖
成祖以守業繼祖
世宗皇帝追隆之亦備祖豈不有當顧惟是

建文書法倣宋正編上
四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並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耶
故以一代之首而虧一葉非體也以子
父之接而平列為祖亦非體也

明史將為萬世觀其得不深慮邪即不為
建文計獨不為

文皇帝地邪至哉楊文懿公之言曰國可滅
史不可滅愚亦曰位可革年不可革即

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况今日是非已

定正

聖子
神系所當幹豈補闕時乎鄭端簡公攷

長陵碑文備我皇考文皇帝駐師金川門

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起兵之故聞

建文君自焚皇考慟哭曰臣之來也

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邪

遂備天子禮葬書其歿日崩是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沒建文也其即位詔

諭臣民勅封功臣勅賜嘗不備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備之畢竟實難掩耳

昭皇帝雖

文皇帝子而不勝痛惜建文之至意則天下

萬世之公論從茲

決矣臣驚謹識

春正月○改天地祠為南郊祠南郊祠唐虞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是

戊寅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

齋宮已卯出舍皇邸尚膳進素食庫辰子夜

展事上脫易登大祀殿秉圭奠瓊輿俯

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

季孺進郊祀詔養老命官贖民鬻子○遣使

告即位於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勅
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
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

吳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

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某縣知縣葉惠仲

齊府審理副楊士奇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

自程本立等纂修官按廖鼎襄陽人洪武中

王紳輩友善有史料朗達負氣書靖難事多

一本金川門破死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

末年二十五為鄧山書院長文成一家有名

儒洪武初嘗徵修元史胡子昭字仲常一名

子韶大足人性介富經術自蜀徵入翰林檢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木

討累進刑部左侍郎四年死難臨刑有兩間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之句時年四

十一父復初母郭各年八十餘並子五人皆

謫戍妻王見教坊錄正德中御史熊相立祠

祀之其弟胡子義以薦辟起陞僉事聞兄死

避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今削髮自全子

義辭以親之遺體有二十歎曰兄已無後此

或者未盡絕邪棄之去莫知所終葉惠仲以

才歷秦周進長史謫馬龍他郎甸從一僕赴

官曾單騎入百夷諭逆者歸命奏計入京留

修實錄陞翰林尋試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

面按察副使未至聞變慷慨縊死所著有翼

集詔京省開科鄉試○二月命都督僉事耿

獄偕左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

也文皇宴二人及三司官葉瑛子忠徹執

酒相之宴畢白曰宋忠而方五大身短氣昏

張昂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早肥氣短景

清身矮殼雄耿獄顛骨插鬚色如飛火法皆

當不得終按耿獄長興侯長子嘗率兵攻永

平革命日論死景清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七

十七年進士性慧儻尚大節嘗假同舍生

祕書約一宵還故負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清

詭曰某私蒙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

大慙恨既出清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祕太甚

故相戲耳又清赴舉時淳化一女為妖所憑

清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清在此四字妖絕

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僉都御史

上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革命日方

練諸人盡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

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某星犯帝座甚

急文皇固疑清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

帶劍詰之曰我忍不死為此不成天也毒罵

不已挾其齒啖血御衣文皇大怒命鐵帶

副其肉肉盡罵已足夕精英迭見已時人燬

庭為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詔尊 皇考

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敬太子

妃常氏為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封弟

允燾吳王允燾衡王允燾徐王大賚天下

有差

朕惟盛德不食報者垂慶后昆大位不逮親

者追尊宗廟 皇考早登儲位參決萬幾黜

施寬仁陰贊至治用錫祐朕嗣登大寶已謚

皇祖考妣而 皇考妣謚號未備心切悼焉

謹采群臣議追尊 皇考為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皇妣為孝康皇后擇日祔廟妃馬氏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上

正位中宮共承祭祀封三弟吳王衡王徐王

用夾輔邦家夫尊親所以崇孝敬正家所以

厚風俗嘉與萬方同臻斯路其有懷才抱德

士有司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年八十以上者

人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十斤九十者加帛

一匹綿一斤所在教民歲給米三石戚里收

疾不能自生者收養濟院例支衣糧著為令

靖難後孝康皇帝主遷于陵仍稱懿文太子

吳王衡王四年七月降封廣澤懷恩廣澤王

居福建漳州懷恩王居江西南昌九月召還

同廢為庶人徐王降封敷惠以少隨母呂太

后居懿文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懿文

祀未遣之國四年二月邸中忽

火起驚仆地卒年十六謚哀簡

立子文奎為

皇太子 群臣請立太子詔曰有天下者公天

而急于立嗣嗣必以子是重朕不德也其勿

言又請曰立嗣必以子所由來久矣早慰天下

望幸甚詔曰堯舜禹禹皆黃帝之後更相授

受本出一家其事可萬世通行者朕諸叔濟

濟多賢實秉德以陪朕諸母弟具有淳德克

襄理道儻數年之後幸而神人和協朕於諸

叔諸弟中擇其出類者嗣位庶於官天下之

復請曰

太祖登極未久即立儲宮者非私

也所以一人

心而防禍源也若及今不定而

更須後擇則

啓宗室觀親之心生小人反間

之計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書曰惟口出好與

戎願陛下財

察詔曰卿等固以請其先

申詔

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進封江都郡王

為公主儀賓耿璿為駙馬都尉掌前府事

亦長興侯子尚 懿文長女勇悍有略父北
征審勸直擣北平疾破之已聞戰數敗快快
抱病對公主泣 上遜去璿益備疾杜門不
出竟坐罪死公主仍降為郡主明年春亦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為衡府紀善留史局

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
明詩為霍丘學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
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帝喜以為周
府奉祠正尋陞紀善 上初年王有過逮吏
是修以嘗諫免改衡府留纂修 太祖實錄
靖難兵入京是修即遺書別友人解縉楊士
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肄孔子自為
贊繫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是修內
建文書法儼正編上

貞外和孝友廉澹其學自經史下至醫卜靡
不究為文敏贍所著有詩小序論語類編芻
蕘集進思集懿範家訓等嘗曰忠臣不以得
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
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為觀感
錄朝夕省覽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
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他日士奇為
笑之隨志斷曰君子謂諸子無 更定官制
義西楊于諸子也復無恥矣 先
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久
長之術六卿秩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
竝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
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

義上嘉納之已與李孺等議乃大加更定詳
朝野編按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
武中徵賢人君子辭歸養親復舉經明行修
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以言事謫壽州
訓導應上詔言事多見採用陞武進丞修學
政課農桑有治績賜璽書靖難後坐他事罷
歸杜門不出薦修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宣
德中薦亨老學堪師表亨自造朝辭甚懇
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
尚書郭璉曰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得
還鄉正統中
卒年八十二

更定官制小論曰官制祖周官夫亦慕
古盛意乎 獨不念

建文書法儼正編上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密何者不
折衷于周官乎善法者師意何遽不如
古而騷然變更乎孔子偁孟莊子孝而
獨難其不改臣若政
建文君臣何政之忍也至其削奪諸藩亦
有動于漢晁錯計而卒用亡天下總之
咎生慕古之過
與臣驚謹識

崇仁訓導羅恢入史館

恢上書言政切直上
忠命進史館同修 太祖實錄時遼東高麗
僊居鄭恕金華樓璉浦江鄭楷蘇州錢芹吉
安蕭用道等皆徵用言路大闢
忠僑滿朝海內翕然想望太平

燕王來朝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

劾奏不報由皇道入登陛不拜也鳳韶侍班

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廷中愕然

上曰至親弗問○王世貞致誤謂殿上二語

見前朝驚謂成語不妨引用以成語證誤非

也卓敬上書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太

祖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

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

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

能察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

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

父子邪上默然既文皇即位責敬不奉

建文書注燕王上

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文皇特憐重之繫之

獄以姚廣孝言卒族之臨刑從容歎曰變起

家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經日如生神色

丑祀先師太學

鈔有差堂官講顏淵問仁二章上問天下歸

仁與家邦無怨其致異同祭酒對以乾道坤

道之別上曰自身而家而邦而天下總是我

一心管攝故一日復禮便家邦天下都歸仁

中敬恕工夫正是克己實處自能無怨于家

邦非謂家邦不怨我也恐無甚差別一時聽

者快服以為聞所未聞人思遠詔求賢

于經學而誦習之聲遍郊圻焉朕願

海內沐浴淳德泳濡文教用追配虞周而賢

人不畢集朕心孔棘焉頃已頒詔開科拔士

或逸格非薦舉不次無以盡天地所儲該天

建文書注燕王上

下所在有司朝夕咨訪燕王還國○召樓璉

轉相上聞用稱朕志燕王還國○召樓璉

為翰林侍書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藍田

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謫戍雲南至是召

入文皇命孝孺艸詔不可改命連連強受

之歸而慙問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連

愧曰我所為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遂巡一夕

死設沿海巡檢以張成等為之○擢神策衛

經歷周璿為左僉都御史以言事擢用與

中俱官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璿妻

王于廣兒承樂九年猶繫獄司中洪武中以

義女楊奴見教坊錄

免民賃舍錢○三月丁

丑祀先師太學

上齊戒往盥獻拜跪禮如

祖廟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

仁與家邦無怨其致異同祭酒對以乾道坤

道之別上曰自身而家而邦而天下總是我

一心管攝故一日復禮便家邦天下都歸仁

御史陞左僉都燕世子及其弟至京師尋遣

還太祖小祥也文皇遣三子來或沮之

也齊太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為彼將先備

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上留之且言

高煦勇悍無賴倚騎射能寧惟叛主將叛父

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瀕行煦入輝祖

廐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文皇喜曰

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上海不用輝祖

之言國子博士黃彥清陳風俗歷初至京邸買

雞鬻者曰可殺勿畜彥清解其意領之其人

既去復還囑曰殺則瘞其毛于地勿遺累鄰

建文書法儼正編上

雞也彥清嘆曰仁哉何風俗之厚也閒步于

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

餘一棗勿者遜其長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遇

句者舉以授之彥清曰有禮哉何風俗之厚

也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

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曰廉哉何風俗之厚

也明日人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

牟三異何以過此上曰何敢當也昨日宮

中二人歐譁穀微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

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

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

悻然感愧自責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

之人尚未能齊何敢謂野人之徧為爾德也

彥清頓首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

風動而有第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常事陛下

引為已過愈見盛德矣後彥清在梅殷軍中

聞變私謚建文上冬十二月尚官博士以私

謚故坐死併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及族人

繫獄梅殷故白無之金蘭等得釋附某地方

巡撫黃清新詔至不受謀起兵不克死之或

疑即彥清竊謂非是冬十二月官博北平按

察使事湯宗上變告建按察使陳瑛右布政

曹昱副使張璉至京安置瑛廣西等受燕府

金錢有異謀也宗不詳何勅都督宋忠徐凱

許人革命日恨宗論死建文書法儼正編上

耿璈將邊衛兵分屯開平臨清山海關○調

北平永清衛官軍屯彰德順德備燕也時齊

子澄以為當亟討上難之問所先子澄曰

燕王數稱病而日操練軍馬招異人術士機

已彰宜先上顧太曰王素善兵未易輕動

太曰今邊報北虜嚴息但以防邊為名發北

平精銳出戍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上領之

乃命宋忠調緣邊各衛官軍三萬屯開平燕

府護衛選隸麾下徐凱臨清耿璈山海關三

都督相犄角陰約藩臣張昂等伺動定按察

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中疏救百

戶死上稱其直三十年討西夷有功已死

難懷來子謙
亦戍邊賜死
○置豐沛軍民指揮使○召胡

騎指揮使關童等還京○以都御史一本刑部左侍

郎暴昭等二十四人克采訪使巡行天下民問

疾苦與廉黜貪得便宜行事上諭曰卿等

求稱任使意無負朕望尹吉甫之詩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部使之

事也暴昭該訪北平甫至境聞變亟歸以聞

力請為之備金川門破昭出亡被執抗罵不

屈至去齒截手足乃口絕按昭山西人未詳

里京師地震○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

建文書法正編上

知福寧縣尋復之尹昌隆言奸臣專政陰盛

故貶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

吾餘命復原官靖難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

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

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

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

守藩若沈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

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

名在奸籍驅出就戮乃當陞大呼曰有奏牘

在可覆也檢有之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

生靈受禍不若是酷遂貸昌隆以為北平行

部主事後坐呂震誣死

夏四月初并衛所○湘王栢有

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偽造寶鈔兼殘虐殺人

室美人已而乘馬上降敕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

執弓躍入火以死齊府人曾名淡上變告廢

齊王栢為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梗於其國

竝廢為庶人○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

舉通經軍士○下岳池教諭程濟獄程濟言

宗室某月某日兵發西北朝廷迂之繫至京

將戮召人見濟仰而大呼曰陛下且囚臣不

驗死未晚遂下獄無何北兵起遽出濟以為

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

將樹碑敘功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文怒推之遽止曰為我錄文來因

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沒斷處得免上

出叵時問計濟濟曰云云乃免立召僧人為

上薙髮從出叵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

隨上至南京莫知所終濟朝邑人與同邑高

翻起明經洪武中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曰

願為忠臣濟曰願為智士其後翔卒死難

以王叔英為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黃蠟

徵薦為漢陽知縣上初即位召入上資治

八策皆援古證今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

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艸去癘

急或傷元氣去艸嚴或傷禾稼是故病去則

宜調養其血氣艸去則宜培養其苗根北兵
逼江干時叔英奉詔募兵至廣德俄而聞變
會齊太亦奔至相抱慟哭期後舉已而知事
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裾巾香縊于玄
妙觀之銀杏樹有周栗豈不佳所見良獨偏
之句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
亦徒然庶無漸于後世墓在祠山麓正統中
楊士奇題其石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
墓士奇本叔英薦起也嘉靖中編修鄒守益
謫判廣德祠祀叔英妻金繫獄死女二同赴
井死有貞烈祠叔英所著有靜學集

以趙諒為留守左衛指揮

僉事趙諒開平王甥壯勇知方上特信任
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能効職革

建文書法錄正編上

命日常宗人薨得罪坐廢憂卒

六月召解縉為翰林待詔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逮官旗于諒

周鐸等誅之倪諒未詳何許人詔讓燕時

威名最盛又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太子澄輝祖卓敬日夜謀所以防燕者而文皇不得不生心矣會燕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稍洩其情而張昂等每遇朝使至輒傳語宜早為備文皇固知之因託疾佯狂走臥久之被讓遂稱病大暑圍火爐搖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誠逢辰告昂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

恐一旦不可測貴等漠然之謀益愈急遣中

○此下當書燕王有疾為尊諱闕書

官逮燕府官屬○秋七月○都指揮使張信

叛款燕○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

司事工部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

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先是文皇

問僧道衍義起之期對未可至是遣逮官屬

又密敕張信手致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

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汝所

能執也不如轉禍為福信然之因請啟見不

建文書法錄正編上

得人詐乘婦人與以入文皇陽為感風不

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文皇無

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信奉密敕在此當

就執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

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簷瓦墮地碎文

皇不憚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

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城衢圍王城又以木
柵斷端禮門張昂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
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艸獻府中文皇
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
曰先擒貴昂餘無能為矣文皇曰不如以
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
召貴昂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
文皇備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昂

不漢虞果入入為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
方進面瓜令校尉奉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
取刀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猝葛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為爾輩奸臣所逼耳
誠逢辰貴冑等不屈俱死 靖難兵夜攻下九
門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克其八面直門不
制一將將給守者曰母自苦朝廷已聽王自
遺書其于曰我已自分必死兵起之日逢辰
泣諫以死 彭二與謝貴馬宣同為北平都指
揮使二見貴殺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
人將入攻會府中健卒出格殺二附 盧一

建文書法

正編上

主

三

作震燕護衛指揮嘗密約昂貴等為內應昂
貴死振亦死之或曰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
名數其罪 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奔薊州
殺之夷族 俞瑱居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居庸追保

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自署官屬以李
友直為本司右參議 兵中止 靖難兵遣張玉

朱能攻薊州○靖難兵上書請誅齊太黃子

澄書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難難百戰以定

有天下封建諸子為盤石安不幸 皇考

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太子澄假陛下
之威權翦皇家之枝葉構構柏桂梗五弟不
二年間竝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五弟
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室自焚仁
聖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
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二十年
事君之誠明于皎日而奸臣誣直為枉加禍
不幸執臣奏事人簞楚刺燕迫言不軌遂分
布宋忠謝貴張昂等于北平城內外甲馬馳
突于街衢鉦鼓喧鑼于遠邇圍守臣府如臨
湯火竊念臣于 懿文太子同母兄弟也今
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辟伐
大樹先翦附枝奸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
發德音去此兇惡用肅清朝廷永安社稷以

建文書法

正編上

主

三

保全親藩又竊計奸黨蟠固陛下未易除之
伏觀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
親王訓兵以待天子密詔統兵來 江北
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惶恐上書 江
請使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璽又殺璽以
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
疑獄捐逋租周窮乏以修實 丙子故北平都
政是歲璽不為災更有秋

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鎮撫曾

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 起兵攻

靖難兵逆戰不利退守薊州與本衛曾濬出
威再戰敗俱被執招之降不屈罵不絕口以

死薊州無通州衛指揮房勝遵化衛指揮蔣

玉密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叛降燕靖難兵

破居庸瑱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

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使彭聚孫

太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使俞瑱被執

死之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相為救援將謀攻北平也文皇聞之曰居庸北平

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無北顧憂乘瑱初至衆心未定易為取耳令前鋒

建文書法儀正編上

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部伍未定敗

走依忠文皇與諸將計曰宋忠保懷來必

爭居庸乘其未至邀擊之忠輕躁寡謀狼懷

自用彼衆新附其心不一破之必矣遂帥馬

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文皇據鞍指

麾有喜色忠果帥衆援居庸燕兵獲謀者言

宋忠誘將士以家屬在北平者被慘戮宜為

報衆在疑信間文皇遽命忠伍軍士家屬

為前驅令得觀見相呼應懈兵士心忠不意

敵卒至列陣未成文皇麾師渡河鼓譟衝

入忠軍忠大敗奔入城燕兵乘勢入不能禦

孫太彭聚力戰奮呼陷陣死忠瑱遂被執既

失懷來燕勢大振于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

開平上谷等處守將往往叛附矣是日將校

被俘不甘降憤懣死者百餘人或曰孫太先

登多斬獲中流矢被獲死之陳質以都指揮

克參將守大同有威名尋陞都督同知嘗發

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師敗退守大同華

命日被執不屈死之唐寅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彝

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

指揮上萬引兵出松亭關攻遵化逮萬獄始

亨有二心于燕時時陰輸款忌萬不發文

皇故貽萬書盛稱萬毀亨召所獲卒放歸投

萬置書衣中厚賞之又今同獲卒得窺見之

亦請行許得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比至事

建文書法儀正編上

發亨貞遂執萬萬極辯不能自竟下獄按

萬大寧大將也謀勇自負樂効死每戰輒先

登至是墮文皇術中又江陰侯吳高與楊

文同守遼東文皇忌高遺兩人書盛譽高

詆文故易其面二人得書懷

疑竝聞朝廷朝廷竟削高爵

甚矣哉彼已相能固于堅城一水一火

關所自起若亨萬同心一德其利斷金

誰刺無間之刃哉亨既忌萬將亦有意

色可揣而萬曾不覺何闇也志曰當發

不發大賊乃作十萬之謂乎亨以叛全

萬以忠獄冤哉其亦足以為共事者萬

世鑒矣乃江陰侯之廢頗亦類是故并

及之
驚識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

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為左右副將軍同安

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

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六

萬分道北征詔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又民

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櫛潛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主

言

急竊治止正櫛罪餘不問庶幾自新今年齊

王構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

燕王同謀柏自知難逃焚死櫛已廢為庶人

朕於燕王親最近未忍究今乃僱兵犯闕

殷言除奸黨肅清朝廷朕不得已遣長興侯

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正其罪各爾中外

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以安社

稷班師之日爵賞不吝按耿炳文濠人以父

君用功代領軍洪武初累功封侯給券鎮守

遼東僱老將善戰北征之役甫至真定竟敗

走召還仍食其故封武涉人以父英國公故

尚高祖第七女大名公主上即位進公

主大長公主堅素負才勇北征與燕將丘福

戰互勝負封灤城侯給券已而敗于滹沱河

中禦破擒文皇命械送北平道卒于莊

侯永樂中除甯忠未詳里氏其妻徐凱女也

忠同凱死難吳傑黔國威襄公子也以指揮

嗣封屢出征胡防倭有功以援真定失律謫

南寧衛指揮吳高以父良江陰侯嗣封屢從

征胡守遼東時時出兵攻北平不克坐疑削

爵永樂初召守大同被劾編氓奪券盛庸未

詳里氏從北征屢有功封歷城侯克平燕將

軍殺張玉譚淵四年浦口戰敗降附鎮守山

東元年致仕以陳瑛劾怨望削爵徐凱

合肥人開國時累功陞都督僉事建文元年

從何福征百夷有功滄州之潰被執遣至北

平仍其官已而暴卒平安滁州人初名保兒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主

以父定功襲指揮僉事陞密雲指揮使擢右

軍都督僉事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力舉數

百斤善戰靈璧之敗被執以為北平都司進

都督僉事七年文皇忽問安乃尚公恙安

慙經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

○諭誠北征將

士誠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

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

使朕負殺叔父名云云

兵心忌

文皇瞻張此意而彼奮此暇而彼堅又何俟

接戰視勝負哉夫河戰後

文皇直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

上教之也夫不忍

叔父其自忍乎真宋襄之仁義也若欲勿殺則如讓之欲兵無害則如已之讀史至此而不喟然笑失敬儼乎當時在廷諸臣曾不出一言相難何與殆天蔽厥衷而默以相靖難之成與臣驚識

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檄山東河南山西給

軍餉○置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命刑部尚書

暴昭掌司事○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

建文書法集卷之五

學士謚忠文從其子紳請也紳言明詔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先臣志節獲仲

之曰微臣得展事情之時上可之制曰朕于

文武勲勞咸思崇報況守節秉義之臣命書

慰贈曷可忘哉故翰林待制王禕久事皇

祖夙夜在廷修史擅三尺之譽蒞民兼四善

之稱銜命出使導化宣威豈期攜志之競謀

竟致忘身而殉義歷年滋久邇典未遑暨嗣

息之疏請乃興懷而慨歎是用職陞禁從謚

錫美名循彛制以勸忠推茂恩而示訓尚惟

冥漠服此殊榮○按開國徵雲南兵○已酉

耿炳文兵次真定壬子靖難兵入雄縣降鄭

州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卒酉靖難兵逼真

定炳文迎戰大敗奔入城被圍副將軍李堅

甯忠都督顧成指揮劉燧等俱被執癸亥圍

解靖難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所部兵分遣

楊松率銳鋒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殿壬

子中秋夕文皇度松等夕飲不備率眾渡

白溝河夜半來圍城攻破盡屠之九千人皆

戰死潘忠來援松文皇先遣譚淵領千人

伏月樣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

并失鄭州文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

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

其部將張保降燕言狀文皇厚撫之遣歸

詐言被縛脫還又言雄鄭破降燕兵且旦夕

至若河南兵北移庶可併力以禦炳文遽用

其言移營壬戌文皇遣將攻破其東南炳

文出城逆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甯忠

及都督顧成河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

燕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文皇乃解

圍還數日之間內兵死者斬殺幾五

萬溺死無算遺馬甲輜重亦無算

吳傑師

師來援真定兵潰○九月丁卯以曹國公李

景隆為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

帝親餞之江

等時炳文出師不利 二始動色問誰可代
炳文者黃子澄方薦景隆遂用之召炳文還
時上銳意文治日與孝孺輩討論周官法
度居便殿事文墨兵事一聽于澄太以為北
兵何能為也而景隆又自負文 谷王穗自宣
武材不以北為意識者憂之矣

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德封宣府以
備妃妾遁歸也 隨谷王來京獻十六策

上命璟參議景隆軍中璟初嘗至燕 文皇
與之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邪璟

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
敢讓也已贊景隆軍不見聽信景隆敗璟夜

半渡蘆溝河破冰冒雪走良鄉裂趾跛行三
建文書法 正編上

十里遇其子猶翼上馬還家養疾二年與疾
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革命日璟稱

疾不起逮至京見 文皇猶備殿下且云殿
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徽髮自經

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文皇不許得歸葬
璟文成公子字仲璟豐髯偉貌議論英發博

經史究極韜略握奇諸書洪武中召見喜曰
真伯溫兒以為閣門使曰欲汝日夕左右會

封谷王諸大臣忌璟推璟忠勇才略授長史
并敕提調蕭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嘉靖中

學憲萬潮肖其像配享文成祠附 石 平定
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北兵起撰獨計備

禦已見拔終不屈支解死之 龍 宇德剛萬
武人貢洪武中為浙江按察使左遷長洲知

縣陞晉府長史會 上徵晉兵鐔力主發赴
後 文皇械繫錦衣獄不屈死之有收其遺
骨得所自書贊曰忠 召遼王植徙荊州召寧

王權不至削護衛 齊太等慮兩王通燕也初
甚歡及聞削護衛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遣寧
王書告窮感求解陽若不知詔削者寧王喜

靖難兵遂 監察御史韓郁 一本作 上書不報
韓郁未詳何許人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

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
二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在天

之靈其能安平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
建文書法 正編上

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
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廢湘王既焚

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彼計者必曰
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之變也曷足

怪乎今自北伐以來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
五十餘萬而一矢不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

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
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

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
方且揚揚自得若無事人臣愚不知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
不斲疏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勿悟不

待十年梅無及矣宜及今興滅繼絕釋代王
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

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
燕厚親親以安宗社不報

及都指揮耿獻楊文帥兵圍永平

以遼兵出擾燕燕亦疲焉

督餉仍督軍務

萬進營河間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賴以不

乏文皇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梁豎

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易克任事以數十

萬眾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

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永平援急彼將乘吾

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必成擒矣諸將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曰恐北平兵少文皇曰戰則不足守則有

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為永平也直欲

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出援

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

行戒世子嚴守勿出戰按鉉鄧州人國子

生授禮利給事中調五軍御史對詳明

坊司死不肯辱久之赦出配士靖難兵援永

平高退保山海關○冬十月○靖難兵襲破

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之房寬叛降燕劉貞

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叛襲貞降燕

兵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

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

必擾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文皇曰今劉

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壯者悉

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拔耳拔城之日撫安

家屬則松亭之眾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而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第行亡

撓計貞亨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會亨向

有二心于燕又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

襲貞貞悔曰吾失斷也夫不得已浮海還京

于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數輩悉降燕矣按

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獨

力戰多斬殺既而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上聞之加卹典文皇檄中所謂凌遲萬段

者即

敗績

景隆聞靖難兵去大寧遂帥師渡蘆溝

橋喜曰不守此橋何阻之虞遂薄城策

還時北平守甚堅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

乘城擲瓦石攻者驟退守益堅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精騎奮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禦景隆故使人止之俟大軍同進乃亦止會天寒汲水灌城冰遂不可登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甚衆文皇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

靖難兵以寧王權及大寧諸軍元良哈三

衛胡騎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大寧空破大寧既

皇駐師城外以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專想窮蹙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頗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去遂招諸胡及護衛官校皆從寧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府畢發而城爲之一空其後大寧棄與朵顏諸虜而行都司遷保定京師東北失一藩籬矣今所云朵顏三衛是也按大寧一鎮居遼東宣府中在喜峰口外爲北平之背俯視北平僞最

十一月景隆遣將逆戰敗績景隆兵

要害處

潰奔德州

庫午景隆移營白河西遣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文皇及其

將薛祿戰暉敗僅以身免七營連破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內兵繼出夾攻景隆不能支盡棄輜重拔其衆南奔九門兵悉潰景隆至德州徧調各處軍馬以圖後舉靖難兵再上書遂傳檄天下書言前上書已歷三月未

蒙垂察兵討不已竊聞朝廷論臣不軌罪八云云悉奸臣誣臣冤濫明甚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疏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實死地可望雪理邪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頃又削其護衛譬諸國身手足皆去身能獨全邪伏乞斷然不惑奮去巨奸不勝懇切○檄言帝任用奸邪殘害骨肉父皇陵土未乾周湘齊代岷相繼竄流皆齊尚書黃大卿左班文職等官爲之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昂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牆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甲杖金鼓喧動地七月四日且引兵入王城賴都指揮張信先洩其奸某不得已起兵討罪是日誅殺貴昂等十六日擒宋忠殺孫泰俞填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將軍駙馬李堅右將軍甯忠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等又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獻楊文不量圍我永平余引兵抵永平高等夜遁遂進破大寧殺朱鑑指揮房寬來降都督劉貞守松亭率衆歸援余襲破其營降陳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十月十六日景隆來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宵遁余本高皇帝高皇后親子皇太子親弟忝

居諸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卿等余必不共戴天也用欽遵 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諸王暨官吏軍民其咸曉奸臣不道我父皇之仇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徙江陰侯高廣西楊

文鎮宇遼東○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靖

難兵攻廣昌亭將楊宗叛以城降時景隆駐德州文

皇知其銳意後舉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于奔命不戰而

屈其兵矣遂出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之○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上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自拔南歸盟於途勇悍

負氣節常喜觀古忠義事感薊州馬宣曾濬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發憤因率兩衛官兵

南奔結盟誓報國初從景隆軍已 以工部侍

郎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練子寧名安以字

八年進士起居注伯尚之子初從竹莊先生

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

夜春雷籜龍長器之廷對言今日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忌諱 高帝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內艱力行喪禮已復補翰林至御史大

夫當景隆召還子寧執之于朝數其罪固請詩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實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朝靖難兵渡淮衡府紀善周是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非用事者怒且詬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直論乎詬者愧而止革命日子寧被縛至語不遜 文皇命斷其舌且曰吾本意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揆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社遂族誅姻戚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一本練黨 鄒文淵男婦百五十五名 張易子男婦六名主俱凌遲死而男婦俱戍邊子寧著有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建金 復以茹瑞

川書院祀子寧并刻其集行世

建文書法擬 王編上

為兵部尚書○初令武官襲替兵部關旨五

府○加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曲為

且云將圖大出故有是命兼 省躬殿成殿在

賜璽書金幣珍醢貂裘等 坤寧二宮間為退朝燕居之所置聖訓古書

其中以前尚父丹書之旨夏書宮室穀色之戒

命孝孺製銘銘成上獻命坐賜茶上問中庸

孟子之淡淺孝孺對曰子思作中庸孟子師

之一脈相傳似無淡淺上曰孟子言堯舜之

道必用仁政是謂法終不可廢也中庸言無

為而成不動而敬霜露所墜莫不尊親如必待法行而後服與孔子為政以德之旨尚隔

一塵孝孺沈思良久曰由此言之則中庸漢于孟子多矣上曰孟子見處直截得聖學正傳終不脫縱橫氣習與人議論動求勝人大乘之門無諍論安有此也皇祖孟子節文一書乃百世所當遵行者

孝孺忻服曰誠如聖諭

徙肅王棧于蘭縣

乞內

徙募謀勇士以楊本為錦衣衛鎮撫周

拱元為所鎮撫

臺觀兵見大水森茫一軍無跡王駭問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三十斤鐵棒臨陣北軍披靡無敢前屢取勝景隆忌本不

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容別人采去邪擁兵不救本懷疏請治景隆

罪且曰喪師失律亦云屢矣耿炳文章宇喪

士二十萬于燕地皇上憐其舊臣老將不

忍加刑魏國公暉祖征燕亦復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仍命教場操練李景隆四月進兵

喪失無數責問乃歸臣下若此曷望收功乎

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凡

先鋒參謀等官悉臣自舉保用特命親王監軍疾馳直擣則可免生民于塗炭議甚忼慨

不能本孤軍獨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

北兵濟南失利守國者恐北平遂搖動擅索

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不得究用

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屍葬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爵賞不及

兵書善占候信乎辰沅蠻嘗從征殺雷守指

引步兵防餉舟有功不知所終

揮同知李申參贊大將軍軍務高魏使燕

綱上書願使燕披忠膽陳禮義曉禍福許之

至燕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

詞曰竊嘗慕魯仲連子排難解紛利施當時

名垂後世輒獻其私惟垂聽我太祖升遐

皇上嗣位布政維寬意在休息朝廷有隙張皇三

平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

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朝廷執言

仗義以順討逆夫動于戈孰若和解之便使

帝者復帝王者復王臣所以奉明詔來見欲

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當殞首死當結州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

避居東都若大王能割首計者擒送京師或

戮而奏聞仍解去護衛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議離間之口不遂與周公比

隆哉慮不及此而今任事者得藉口殿下假

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錯

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此時而有剋豪

乘勢突起數萬眾以為社稷憂大王獲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縣掩真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之

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

亦罷矣況朝廷天下兵十數十倍大王乎

仲之數明于觀火大王與上義則君臣親則

骨肉誠以此時表請謝罪轉禍為福臣請得

保為大王再篤親親之好永安無虞不然執迷不回僥倖倖舉恐與古夷齊泰伯求仁讓國之義運庭矣幸而集事當得何名設有蹉跌取笑萬世于斯時也追憶臣言可得乎臣久蒙太祖教養十七年旌表臣孝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魏自按南歸已與鐵鉉誓效死同守濟南拒退北兵魏賦志喜畧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遇吾鐵鉉知已朋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資群策屈力保全云云初魏應辟上政事書其一曰太祖有文王

建文書法擬

美

純一之德皇后有后妃不妒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勝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而鄰土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桑土之野其地坦平肥沃供賦饒畜牧廣其人皮衣肉食弓馬為業遠金元籍以興焉故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澁玄德孔明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星羅棋布比古封制皆過當然太祖本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昔漢高帝封同姓分天下半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生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文帝

務包容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謠鼂錯輔景帝以刺削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懷漢則社稷危矣今各府驕逸不法正坐漢病不削難乎上削之難乎下且傷親親之恩此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衰心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為置鼂錯削奪之策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今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充吳楚潭湘而齊充吳楚潭湘復分封于秦晉燕蜀其餘若寧若遼若遼若谷代若慶肅畢以次分王少其力而減其地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赦而終懲之合親王告太祖廟明治

建文書法擬

美

其罪而廢處之豈有不聽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察焉上奇之不能用按高麗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旌孝尋授前軍督府斷事十八年疏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忤旨議賢量謫貴州關索額許姪代役上即位初乞田里未幾知州王欽應詔辟魏命參景隆軍已聞靖難兵入都城慷慨激烈死驛舍附不危不危官淮郡死難家屬男婦十三名男繼兒克軍項兒監候聽決九年三月尚在監第宣年二十七海南衛克以錢芹為行軍署軍或曰不危即魏字非是

斷事按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

開居者二十年郡守姚善虛懷惻隱請見

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善立

薦起為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行軍從大

將軍諮議軍事多所贊畫何人奏道病卒

猶條兵事上執政年七十二以茅大芳為副

賜棺斂歸葬吳縣之黃山

都御史葉砥翰林院編修按察使太興人

能詩文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為

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

教淮南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

相之業賜資甚寵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

方孝孺為記備大芳志意偉然不亢不諂

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在都院嘗遺詩淮南

寧將梅殷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

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

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

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年八月死之子三

得饒州卒于官年八十罷齊太黃子澄仍留京師文皇
再上書請誅兩
人始罷兵也
罷齊黃小論曰謂罷齊黃足弭靖難邪
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下即二人亦何
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授而甘心焉可
也如漢景帝斬錯東市亦可也名逐而
實留之欺遠損重謂國體何度
文呈有心是特借二人以發難逐亦來不逐
亦來又安取罷二人以快敵示朝廷怯
嗟乎此二人實釀亂非能賢也陽逐之
陰留之至其後也旋逐之旋又欲還之
幾見用人如此而國不亡者臣驚識
建文書法擬正編上

文書法擬正編上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東吳荒史氏

朱

建文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

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叛以

城降遂逼大同○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

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

太常少卿高遜志右拾遺 係增 朱逢吉等充

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監試

時貢舉官奏

可當大事欲簡重北御史高翔侍講方孝孺
疏辨備湯立賢無方歷舉南方人季札子游
徐梓魏徵陸贄張九齡杜衍范仲淹等實之
上漢以為然詔如故按 觀 貴池人字淵伯
一字尚賓初從父資姓許既長受學元黃
吟苑節觀益自砥礪嘗築翠微書舍勵業其
中洪武二十四年會廷試俱第一授官翰林
復黃姓累陞今官 文皇來索齊黃兩人觀
艸答語極其詆斥四年奉詔募兵上游且督
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大哭已謂左右曰吾
肉必死矣妻翁有志節知其不辱也招覓葬
之江上妻姓朱詳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夫

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索釵釧出市酒肴

夫人急攜二女奔幸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

死矣觀喜曰信猶至李陽河間上崩乃復

大勸圖自盡會朝使者來召觀給之曰新朝

有命敢不朝服拜東向哭且拜躍投湍流中

或曰羅刹磯下舟人急鉤之得其冠以獻

文皇命束芻象觀取冠冠之而判于市購其

屍不可得籍其家并逮姻黨若干人洪熙初

得釋柯遜為傳其事正統時縣令龔守愚干

觀故址祠祀之 **王度** 字子中歸善人少力學

通經史能文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為山東道

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與調

兵食東昌之捷用度密陳便宜方孝孺嘗與

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孫夷其族卒 **詔均江浙賊人得官戶部**

詔曰

年四十七 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

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

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

免照各處起科祿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

松人仍 **改都察院為御史府華十三道置察**

院 **一** 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為都察

院一院與刑部分治今賴宗廟神靈刑獄頗

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貪殘

舉循良臣政事宣教化為職務忠厚以底治

德彝為左拾遺

按德彝本監察御史以省員改是命德彝初登洪武甲戌榜第三人為翰林編修陞侍讀改御史靖

難兵起多佐方黃議革命日同孝孺死之

以黃觀為禮部侍中

係增置額掌尚寶司事○湖

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楊砥書大

略言帝堯之德始于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翦其輔枝葉盡而本根撥矣

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刺王猛哥帖木兒款

北平○李景隆援大同○靖難兵還北平○

建文書法健

景隆遺燕書

請息兵也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荆關而文皇

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死甚眾景隆因遺書北平不報保定知府

維僉叛降燕○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

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

制言繇親逮疏篤邇

舉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以臣則有共鯀之兇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與抑性惡之人不任受化與朕何修而可底順治刑措不用與俗何以比屋封克追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

及第出身有差

靖良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

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餘以次授官備得人勲名顯永樂後者甚眾

靖初名廣對策親藩陸梁人心不搖上喜擢第一且曰胡豈可廣乎賜更名靖或曰廷

對策良最優將首之以兒不揚易靖按王良字敬止吉水人元年江西省試第一明年舉

禮部官翰林死節詳後○陳繼之○蕭田人既授戶科給事言江南僧道多賸田請人限五畝

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革命日不屈死之父秀母王謫戍甘肅道死子微

仔妻姚女進奴京奴沒官第余朝等悉戍遠

建文書法健

因名以生員薦授宜章典史上改元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歷刑戶禮科給事中三年

丁外艱出京方孝孺就問曰蘇常鎮京師左輔若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北

兵日南我未知所底也鉞對曰三郡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撤藩離以借敵也其指揮

童俊狡猾不可測獨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顧仁慈有餘而御下

太寬治郡之良才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

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

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姪濟時難善得書與鉞相對歎泣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

廬足跡不入城後繼定乙榜舉人署教格人

隸乙榜者署教諭訓導給俸三年入禮部試
試中計所教人得中鄉試就進士出身資格
加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教人中鄉
試者與實陞九年通考黜陟年未三十不願
署教諭者聽**諸武弁叛走燕**者居不得職者若干人
一時大竄走北平
北平盡復其官

武弁叛走小論曰人主之意嚮下所環
而應也捷于鼃轉神于鵠化得其然而
莫識其所以然夫

高皇帝起布衣濠上奮一劍成帝業專意右
武而當日于城爪牙輻輳歸命爭效死
力以集事勲名爛焉方是時左班不得
廷文書云正初

望幸澤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
修誥章兢兢奉

上旨而已及至

建文皇帝注思講學恬武競文縉紳親而介
胄疏于是翰苑有錫謚尚書登一品四
稔之間氣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踴躍致
身趨死如歸其稟稟著亢節者亡慮彌
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攜貳
叛附接踵其臨陣生心甘為虜縛者多
至千人皆身為將帥都督指揮者也砥
柱積流增國壯烈自魏公輝祖父子暨
謝公貴馬公宜朱公鑑外幾何人哉噫
兩朝相及曾不甚遠一何文武離合之
異也豈非上所化哉故夫人主治天下

德澤威嚴格之或不足意嚮
移之而有餘矣臣驚謹識

夏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等兵次真定

約合兵攻北平也增置諸藩賓輔各一員○靖難兵

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

其將陳亨奔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

瞿能俞通淵滕聚力戰死之魏國公輝祖殿

軍還辛丑文皇率眾渡馬駒橋南駐武清

建文書法正初

溝河郭英吳傑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于

白溝河文皇進至固安乙卯管中大雨平

地水深二尺坐交牀以待旦已未遂渡白溝

先是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合戰互有勝負

燕嬖却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暎遂收兵還

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

白溝藏火器一窠蜂擁馬丹地中人馬遇之
輒爛文皇夜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面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
而北庫申文皇率眾渡河胡騎三百叛降
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是日景隆諸
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狽奔平安善錦刀
斬燕陳亨大將也己而高煦帥精騎數千合
文皇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瞿能引其子及

精兵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
景隆遂麾諸兵乘敵後文皇見張玉朱能
丘福陣動又望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
矣急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彼眾我寡奈
何宜退就玉軍可以并力景隆等呼噪益進
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眾文皇馬三易
三被創矢三服都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
稍却馬瞿能幾及之文皇急走隄登高處
伴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
隄文皇遽率眾馳入陣陣動會旋風忽起
折我大將旗內軍大亂崩轂如雷瞿能父子
力戰死俞通淵滕聚等皆死文皇因命乘
風縱火燔諸營聯河者是郭英等潰而西
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畜萬萬計所被殺
溺死者二十萬餘人文皇又追至月樣橋
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師
中上遣中官賜璽書斧鉞渡江忽大風雨
暴作舟破盡沈諸江夏四月復賜之至是復
盡景隆素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議者以
為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暴骨如莽
過者悲焉是役也輝祖承上命濟師來殿
獨得全軍以還按圖能不知何許人一本瞿
通子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從
涼國公擊西番有功又為副總兵從聶緯討
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涼國公破賊雙
狼塞白溝之役能為裨將諸將多狼狽能
獨父子死戰并精兵萬餘人皆死之
廷王子通海通源第屢功封越雋侯坐累奪

侯建文元年召見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
指揮使充偏將禦北兵戰有功白溝之役
死之勅葬聚寶山于靖難爵二年卒靖難後
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一時將校失世官
若此者不勝紀矣靖難兵攻德州○五月景
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
諭王省死之文皇遣將攻德州景隆度敗餘
百萬數燕游兵掠濟陽執教諭王省省從容
引諭詞氣慷慨眾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
集諸生謂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迫
矣敢苟活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立
死諸生歔噓歎泣不能出戶按王省字子職
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
吏部次第擢用省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親試偁旨當殊擢堅乞便養得浮梁教諭歷
難轉濟陽死節時其女靜適即墨周簿聞靖
難兵入濟陽量父必死節預遣人求父遺骸
竟得之以歸葬省子禎通判夔州亦抗節死
賊中其後有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茂名人
學行俱優善造就諸士革命日詔至思賢堅
臥不出迎頃之召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瑄
從容設舊君位哭臨如禮遂見執思賢暨六
生至京師死之或曰中道自死嘉
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王省陳思賢曰世謂方正學死節尤

出諸公上或嫌過激播毒千人皆非也

身受陸遇所自樹曾不足報萬一而亂

以在目莫知救抑有助焉此詎一死可

塞責者即狗九族波及交游夫亦何亢

之與有如練公子寧鐵公茲舉公昭陳

公迪十數輩其烈烈而死真亢出諸公

上已然猶曰膺仕也厚任也獨怪王公

省陳公思賢薄坐廣文之體輕無城社

之寄繩大義者亦何暇毛瑣以及二公

而二公從容論論乎格生徒一觸柱以

糜軀一哭位而就縛直區區求不負朝

廷養養已哉隱忍苟活區區在心彼必

去此而後快而何計乎任之厚薄與夫

義之緩急歟殆盡性至命之學力也儻

亦

建文天子敦尚禮樂廣厲教化之效歟其時

曾不盈四稔一何漸洽之深也意

高皇帝鼓舞豪傑有素畜厚而騰茂歟夫

建文寬慈撫世而福祚不終幾為後世姍

笑獨其人心懷戴殉節爭先勃出一時

標貞千載建文若增而重焉烏呼亦

既食其報

矣驚識

督餉山東叅政鐵鉉叅軍高巍自臨邑還守

濟南○靖難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

被圍鉉巍及統兵盛庸力禦却之

景隆之奔

鉉隨之入臨邑感一時城堡望風奔潰方對

酌端千陳慨涕泣以死自誓期協守濟南

以須後援遂趨入募兵并集潰亡士卒景隆

自德州往就鐵鉉丁丑文皇率眾趨濟南

已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文皇遂

圍城疾攻之鉉巍等悉力防禦大挫燕眾

文皇射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

論答射請罷兵辛巳文皇命其下隄水灌

城中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一

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

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又請退兵十里

無驚恐城中時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

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郡縣旋

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得濟南欲降情大喜

謂所親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

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可矣矣遂

慰勞千人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驩呼萬歲

鐵鉉則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時呼千歲即下鐵版拔橋計定乃

遣人請入撫諭文皇遂乘駿馬徐行率勁

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時守堦者候下呼聲

即下版比入門門中遽呼千歲鐵版下稍急

傷文皇馬首而已文皇急棄馬取從馬

走至橋伏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

橋大驚怒戾合兵復圍城鉉令守牌者毒罵

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鉉勿隨機應變竭智
能禦宇盡毀此兵攻具累敗之相持兩月而
圍卒解鉉之功也高麗嘗備鉉司馬忠孝兩
全撰詩文以贈之按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
兵起充參將常從長興侯及曹國公出戰濟
南之功討侯食禄千石代曹國公總兵東昌
夾河殺燕兩將大將四年累戰敗歸附 文皇
文皇命守淮安改守山東即致仕有千戶王
欽都御史陳瑛發庸私謂有異圖請誅庸遂
削爵暴卒同賢濟陽學生受學于教諭王
省時偶在濟南城中故為答論已被執至
文皇曰作論秀才邪好人命官之固辭其友
紀綱時為錦衣衛指揮倖用勸就職答曰子
以軍旅發身余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
建文書法倣正編下

誅之○六月置資德院及官屬名員○更置
詹事府官○八百媳婦國入貢○遣尚寶司
丞李得成至燕諭罷兵濟南圍急于澄等
咸懷慨請行見 文皇濟南城下 文皇執
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為辱命下獄尋釋
之按齊黃乃涑水人父早亡母張以避兵溺
水死得成臥冰求之因塑父母像與妻事朝
夕甚謹洪武十九年縣舉孝廉為大官署丞
改太常歷尚寶司二十七年旌其門孝子學

士劉三吾為傳其事已歸事 文皇歷陝西
左參政右布政數上言民間疾苦有惠聲
秋七月都督平安率兵次單家橋安欲分兵
燕餉舟復德州知高燧出御河奪
出軍良鄉遂不敢進 八月濟南圍解靖難
兵奔還北平庸鉉復德州陳旭遁去時濟南
月堅不能破 文皇憤不憚僧道衍曰師老
矣于是解去鉉庸等乘勢奔之遂復德州勢
稍振朝廷以為終須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為正心殿置學士一
員○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翰林院九月梟

門成遂改題諸門承天門災尋營建之落成
應天變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為皋門遂
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路門
徵洪武中功勲誤廢者子孫錄用之○冬十
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置威武中衛募
壯士○城滄州○靖難兵復出襲破滄州徐
凱等被執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
而徐凱陶銘城滄州為犄角之勢

以困北平 文皇謂其下張玉曰德州城壁堅牢大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急未得下獨
滄州新築凍土易敗出凱不意疾攻之可旦暮得也乃佯言征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
直沽晝夜兼行抵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具出戰敗績入城守燕兵攻破城
東北凱及都督程遷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擒時降燕者數
萬人燕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餘人 **清遠衛卒羅義上書下義**
獄 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
建文書法健 正編下 十三
國敵朝廷即幸成猶不祥況萬難無一易哉宜謹守燕土以善法周公書并上竟下獄革
命日 文皇出義獄中擢戶 **賞濟南功** ○封
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叅政 **盛庸歷城侯克平燕將軍陞鐵鉉山東左布**
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叅贊軍務召景隆還
上以濟南完守賞鉉庸等誥封三代及銀幣有差官軍姜貴等五十四人以次陞賞庸爲
大將軍總兵官節制諸軍景隆召還赦不誅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
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有尚方 **平燕將**
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之句

軍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叅將馬溥徐真叅贊軍務鉉督諸兵北進○十一月庸襲靖
難兵後不克靖難兵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 滄州之破 文皇載所擄獲順流而北身
自率衆循河行庸出兵襲其後不克 文皇遂至臨清掠 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
大名縱燒軍餉 **濟寧盛庸移營東昌靖難兵隨至東昌庸出**
合戰大破之斬其將張玉靖難兵敗退屯館
建文書法健 正編下 十四
陶 文皇之掠濟寧也庸鉉率兵躡其後營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營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免乙卯 文
皇至東昌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兵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
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文皇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其將張玉大將也燕騎
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文皇易服奮躍馬
以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復大呼譟擒斬萬餘人燕兵遂北庸趣兵追之復擊
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是役也庸鉉聞燕兵
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誓師盛犒宴將士人

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是也當燕兵敗北時文皇獨以一騎殿後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既退駐館陶而庸遂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文國子助教皇歸路竟不及然燕大喪氣矣

王紳卒○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

為翰林侍讀以來勅翰林臣方孝孺等集古初

亂昭鑒戒故有是詔時愚士寓孝孺為其子師以孝孺首薦立召翰林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明年病卒詔給舟歸葬按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少負奇志好學

建文書法錄正編下

性孝其父肅仕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字有文章名愚士得遊公卿間宋濂器之肅謫死臨濂愚士奉喪歸葬求父遺文雖荒郵殘驛畢纂不遺每有得輒哀誦聞者棘心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為文蔚瞻尤長詩翰嘗從景隆徧遊秦周燕薊間多紀詠詞旨超絕亦備練達世故以鄒瑾為大理寺右丞按鄒瑾吉晚遇竟卒亦鄒瑾為大理寺右丞安永豐人亦備鄒公瑾或曰四川江津人洪武末薦至京起教諭遷監察御史王紳稱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日不屈死之男婦四百四十八名見教坊錄

辛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

事郊廟宴群臣賦詩頒示中外實方一尺六寸九分上

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上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上行郊祀宿齋宮夕復感夢命工琢之至是慶成上且自謂天眷在茲而不知重寶名義已開鼎

革之兆永昌永字歷成侯庸來獻東昌之捷默應永樂備矣

靖難兵還北平文皇歸恥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已言之師行必克

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工部朱能力勸整兵前進遂召募勇敢士

建文書法錄正編下

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按嚴震直一作振直字子敏烏程人或云

德清以老人言事洪武中授試河南參政進工部尚書魁梧質誠大祖呼為嚴老實而不名出使龍州修桂林靈渠論兩廣鹽法嘗監軍安南得玉帶一金戒指二不欲距夷情也

以獻上同事御史誣論之太祖黜御史而賜震直田宅世復其家靖難兵起督餉齊魯間兵敗被執後復為工部使安南密屬訪建文上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哭上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

自有處夜縊死驛亭

享太廟告捷享廟小論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建文四年間將亦有蒸嘗禘祫歲舉時舉之

禮而遺編落落無攷僅出征告捷兩書
假廟豈以彬彬禮文之主而忽鬼神
廢不享與嗟嗟遭革除
後缺逸可勝道哉驚識

召復齊太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二月靖

難兵出至保定自此計不復退矣○歷城侯庸駐兵

德州將攻北平也約吳傑平安出真定刻日同發加禮部尚書陳

迪太子少保調太理少卿汪善聞良輔河南

湖廣肅政係增改名額按察司副使附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

津文書法儀正編下

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二年問燕國人罪從末

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

苟愧武穆非人也聞變大慟有詔召良良集

臬司諸印于私第方躊躇妻問之良曰我分

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為男

子乃為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歛歛置

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于戶付遺

囑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託

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

死本良分朝廷印信毀不得徙其家于過台

人陳璘私識良死事輒為流涕正德中浙江

按察使梁材提學使劉瑞祠祀良李文敬山

西蔚州人監生為監察御史陞以鎮江知府

四川按察使永樂初以奸論死

薛崑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左右少卿鄉人懷

慨有辯才常使燕散詔諭勸文皇旋師永

樂中使安南至芹站伏殺被虜死胡閏字松

友鄴陽人博學敦行高皇帝征陳友諒至

鄴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

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得閏立

召見里儒生也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繼

事上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進今職數預

齊黃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籍其家妻汪

女郡奴見教坊錄于傳道廣圭論死傳慶傳

福謫戍郡奴爨墨汚面誓不辱二十一年釋

歸無依鄉人競遺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

日饒足年五十六而終尚處于鄉人私謚曰

貞姑嘉靖初三月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

邵銳祠祀閏

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

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辛未庸兵

已卯營于夾河辛巳文皇率眾至夾河庸

結陣甚堅文皇掠庸陣旁火車火銳強

弩戟盾固匝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襲

文皇文皇復率萬騎步兵半之薄庸陣陣終

不可動文皇命步兵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

而其大將譚淵出兵會擊自中軍來庸因麾

諸軍莊得等力戰遂斬淵及其部下指麾董

真保等燕小卻文皇更以勁騎掩庸陣後

朱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積相牽不能先後亦小卻莊得楚智皂旗張等皆陷陣以死是夕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以還營復嚴陣約戰我東北庸軍面南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少息頃之復起戰相持不進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空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只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踪跡死者無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力乏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挾金銀鈿器錦繡衣袍建文書法儼正編十

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遺燕獲庸等有浩歎而已按莊得一本作德洪武末為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上元年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全盛庸之斬譚淵也得與力焉登智驍將也洪武中數從宋國公涼國公出塞有功陞都指揮使使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騎卒夾河之役與莊得等俱力戰以死或曰智被執不屈死早張者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川每遇靖難兵戰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夾河力戰死疆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又佐敗焉千人為亂命千天為下石天

人攜厄其可振乎國之亡也其何日之有審是齊黃可無咎也驚識

真定諸將平安等及靖難兵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三月戰藁城敗績三月癸未平安等率文皇大戰擒其將薛祿祿逸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初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比出真定聞庸敗又燕散遣健兒四出掠餉遂進兵襲靖難不克閏月乙未靖難兵掠真定吳傑移軍滹沱河文皇遣騎兵遏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傑移營藁城文皇來合戰互勝負已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軍攻其東北文皇自以驍騎循滹沱河出陣後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矢集旗革叢于謂毛竟不及文皇時安于陣間縛樓高數丈登望見內軍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無不一當十文皇望見安樓上率精騎直趨樓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墜而奔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亂燕兵乘之追奔抵真定城下被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鄧戢陳靖難兵掠順鵬等俱被執安傑入保真定

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謫齊太黃子澄諭燕寵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將詔大理少卿薛昂報之書僞臣燕王某謹奏為息兵養民事

太子澄誣臣大惡激上漢誅發天下之兵殫
府庫之財以中臣臣瀝忠懇號天高不聽夫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詎忍父子俱被無辜
之戮而今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
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勦臣亦不
敢用為喜恒川傷悼念此元元蒼赤皆皇
考所息養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
濺血成川暴骸蔽野烏呼冤哉彼實何罪比
聞太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
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士皆曰是直緩
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眾當悉
召還而今聚境侵迫有加無已是奸臣之身
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
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而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三

夏

況人乎書至 上召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
今諸軍大集而燕兵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
自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
將渡瀋瀋橋橋北平彼領巢穴歸援我以大
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
宜且與報書往還逾月彼心懈而眾離我謀
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州詔言罷兵
遣兵持報燕別為勝論數千言刻印萬紙授
崇令散燕軍中崇至燕軍 文皇問來意崇
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募即旋師 文皇怒
曰是給我也崇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崇
崇戰慄伏地 文皇今護崇南還當是時上
下益猜勢不相釋奏 禮制成頒行天下○夏
諭往來具詭托耳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 書言比荷聖明

僂兵息民而崇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疊
發兵絕臣糧餉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
守臣約束不敢赴闕而傑等必欲求釁略不
見捨與比所下詔旨殊背馳誠有以中臣將
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前日詔旨
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臣自救之計敢一
日而忽哉恐陛下實有憐臣之心而為奸臣
所沮抗輒復此恨無任戰兢俟命 上覽書
歎曰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
叔父奈何必用兵為也召孝孺諭意對曰陛

建文書法擬

正編下

三

夏

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
關何以禦之今軍穀方振計捷書當不遠耳
幸無惑耳言 上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

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辛酉 文皇遣別

道壬申至濟寧以無備故縱焚掠隨至沛益
甚前後燬舟萬頭糜糧無數河水盡熱至魚
鼈上浮漕卒因以散去京師大震軍興以來
資糧仰給徐沛至是告窘有支吾之苦矣壬
午都督袁宇出步騎三萬邀殺觀海衛指揮
擊李遠中伏大敗脫身獨走殺觀海衛指揮
使張壽 飲中言國事危急竟坐遣太僕

少卿祝孟獻朝鮮市馬○秋七月靖難兵掠

彰德都督趙清禦卻之北兵日擾城下樵採

于是城中乏薪乃屋炊文皇遣人招降清

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

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敗棄命失職

文皇悅清言特緩其攻按趙清鳳陽人有替

力善川兵洪武中積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

都督常憂變思盡力以薦出守彰德革命日

清自陳乞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

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于平村敗績安營平

建文書法正編下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眾固守遣人如

靖難兵告急靖難兵遣將劉江援北平平安

邀擊之敗走還真定時江軍砲殺遣人貽書

不絕聲言大軍繼至安軍駭敗燕世子

燕世子先是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

世子內臣黃儼素奸險亦惡于世子儼方曲

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

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固知之因言于

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間兵家所貴

世子誠見疑王必此歸王北而我餉道通

事乃可圖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世子燕

地命錦衣衛千戶張安持書往世子得書不

許封押安俱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

使告世子且反文皇疑之問高煦煦曰世

子固善大孫語未竟書至啟視遽曰嗟乎幾

殺吾遣人貽書燕世子小諭曰誘子劫父殆

所謂急而委險者邪亦不念先以逆教

天下與幸而無成成乃羞萬世孝孺生

平以正學自遇動輒聖賢何相背之戾

也仲尼曰顛沛必于是難言哉書

曰遣人微之也罪孝孺也驚識

大同守將房昭駐兵易州水西寨欲進攻北

以都指揮守大同不忘北出乃以七月壬寅

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之下邑登山結寨號

召義勇承制自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水

西寨寨在萬山中四面險峻惟一徑攀援可

上昭守寨集兵糧靖難兵還援保定○限僧

赴期進攻北平道田人五畝勅禮部曰釋道之教本以清淨

道田人五畝為宗而俗釋道之害甚至羅憲枯

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催擾之害甚至羅憲枯

身法教大隳朕甚愍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

田始該天下寺菴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

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

供香火費餘田入官均給平民洪武中撥賜

者不在此例一應丁役並免其爭訟告理非

干人命軍民者聽本教衙門自治非奉朝命

不許私替判年未五十者不許尼身呼多藏

厚亡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滅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哉遵為定制用陳繼

之議也**定銓選法**○八月真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援房昭靖難兵圍水西寨人運餉援

昭丙子餉入丁丑文皇遽率兵老搃入貢至日昭得諒兵糧卒未可破

○放還不識字人材及年未壯者○九月靖

難兵攻定州文皇圍水西寨遣別將朱榮攻定州至是解水西圍并力攻定

州房昭兵糧贍足相持不能破也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

建文書法正編下

還次真定○倭寇浙東○冬十月真定諸將

遣兵援水西寨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績

昭諒走寨破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寨文皇潛

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山下文皇潛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

詹忠等俱被執房昭韋諒脫走遂失水西也靖難兵還北平○徙

慶王寧夏○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

平不克陽文引兵攻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遂以萬餘人掠薊州殺戮大慘

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命兵部右侍郎

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徐庠招集兩浙義勇按徐庠字宗實黃巖人聘授鳳紀官謫淮陰驛

承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郎疏請整移風俗罷

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云云奉使

招集義勇之明年庠家覆沒于京平安敗靖師庠杜門終老侃然義槩不屈

難兵於楊村○韃靼寇鐵額與燕通也某日皇少

子文圭生不詳所出是靖難後廢為建庶人者幽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

建文書法正編下

後英宗復辟天順元年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之李文達公賢從旁贊曰堯舜心也

叩首請行英宗遂請于太后出之鳳陽

人婢妾十餘輩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且喜且悲然已年五十餘

矣而不識牛馬當出禁時有以他虞沮者英廟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詔僉朕承祖宗

大統欲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也哉憫此遺孤特從寬貸詔下人人感歎盛

德云○文皇入宮時建文幼子哭牽文皇衣裾且求食曰餓殺孩兒也老嫗固教之

皇少子小論曰王世貞曰傳信錄備

宣宗卽是建文子又云

文廟以宣宗爲太孫諱其實不言故

英廟

憲廟以來皆不自知其爲建文後也按

文皇入金陵時宣宗在北平已五歲矣何

誣至是荒史氏曰夫以

文皇帝之爲慮淵也建文母弟三人相繼

貶廢且暴死除害莫若盡勢固然耳又

況建文子邪卽有之

文皇不解出所有宮中朝

祖廟而明告之國人曰是建文子也朕以大

義偏若父終不殺私天下吾子而仍界

若子有天下是堯舜再見也而顧沒沒

建文書法僞

正編一

主

皇少子

而已乎事不足漢辨錄之亦以

見書不足信蓋如此臣驚識

坤帖木兒可汗死鬼力赤爲可汗○十二月

靖難兵復出北平○置神武錦川鎮淮等衛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按梅從子尚

高后長女寧國公主有謀能騎射天性恭忠

最爲太祖愛幸受密命輔上以誓劍一

遺詔一付之既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來

假道以進香爲名殷拒之曰皇考有遺詔

文皇怒遽更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耳

詔使人耳鼻口授答詞曰畱汝口與殷下言

君父恩義不可忘文皇不得道乃渡泗水

破肝胎出六合革命日殷聞變大驚欲死

未決文皇迫公主瞞指血爲書以招殷殷

歎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存姑忍侯之見

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文

皇恨之二年冬陳瑛言殷招賊亡命匿胡人

有私謀又詔說幾得罪明年冬殷離家都督

譚漢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箕橋下職又誣

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懷不平發其實文

皇怒罪兩人兩人曰上命也益怒立命力士

持金瓜落兩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主疑出

上意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解之以

二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

事後改二甥秀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

建文書法僞

正編一

主

皇少子

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初公主嘗貽書

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

令遷居太平門外公主亦不答公主不詳所

終附明體亦駙馬都尉尚高帝第十女死

白溝河戰詔奉差中官母得外橫洪武中中官出

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暴橫聞者詔許所

在司但遇暴橫中官害及士民卽時擒縛

送京於是中官奪氣密謀北戴矣○革除遺

事云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

三府至是中官有密約內應者謂須直擣京

師天下可定文皇漢然之既正位諸內臣

次第擢爲邊

藩鎮守云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詔更

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進遼

府紀善程通長史通為遼府紀善元年從王渡海來朝至是進長史按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謫戍延安通以太學生走闕下上書請還其祖詞慷慨允之洪武二十三年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行過以封建發策通對拜遼府紀善既進職隨王徙荆州有衛上紀綱者幸王通數辱之革命日綱入賀畱用錦衣衛通曾上防禦北兵數千言指斥不忌綱因乘間言之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積糶之程最眾幸使者全存不芻及焉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江西肅政

按察副使本立自翰林陞試左僉都御史三年坐失陪祀調降仍畱翰林編纂

實錄成故有以兵部武選郎中古朴為右侍

郎○以徐真馬溥為左右府都督克參將率

偏師北進

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朔○命魏國公輝

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通州不

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靖難兵攻破

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按鄭華以行人使川廣元年註誤謫東平吏目兵起輒謂妻蕭曰吾必死義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惟君所命華因託家友人無錫承趙次進北兵薄城時諸長貳悉棄城走華獨慷慨率吏民憑守之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乃不食五日死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王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建文書法儀正編下上元夕燕兵攻沛顏伯瑋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問行至徐告急于都督候援不至度不能支乃令弟珏次子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藏弗克盡矣已題詩察院壁曰太守群公鑒鄙情咄嗟國難未能平丹心未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本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二十二日夜兵入東門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甫去不忍割復還乃見父尸大哭移時自刎以從胡先葬瑋父子南關外珏脫走以告兄之友宴壁時宦徐為傳其事

言伯瑋善事父母友兄弟以故守令知而薦之舉賢良既今沛嘗同督運德州瑋征戰有

方民不告勞每至徐連林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喜鄉郡之有人獨邑得賢長吏也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伯瑋素志已定視死如歸不媿賢良哉伯瑋名瑋以字行廬陵人聰敏介直能文章鄭端簡公云觀伯瑋傳若壁者亦行誼君子也通紀謂伯瑋出貞卿後正統中御史彭勛為瑋起墳并立祠唐子清黃謙未詳里氏子清得民愛謙果敢能戢下兵入被執欲招降俱不屈死之附察運南康人貢起家歷官四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同村字遵博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養親洪武中訪材應詔知獻縣時兵荒後朴關荆榛建文書法集正編下

教農桑流移復歸民安其治北兵南徇獻無城又當兵衝朴直以忠義鼓激民耳力不支懷印綬以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葬道左嘉靖間祀朴鄉賢置四川英武

前衛○國子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
顯宗字明遠寧化人有文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三十年署祭酒事上元年實授奏便宜學政一新北兵至淮奉詔起義兵江西因募民給紬六月還復職文皇謫戍典州交趾平起顯宗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飾吏治宦蹟備焉靖難兵至徐州○二月內

師集濟寧餉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

初置京衛武學○更定尙書以下勲階○三

月靖難兵攻宿州平安遇戰於淝河敗績甲

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安率精兵四萬為先鋒追躡之壬辰文皇至渦河安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夾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遂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

靖難兵攻蕭知縣鄭恕死之
按鄭恕字本忠儒博雅士也貧甚不妄一介蕭然斗室日與學徒講談風高一時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建文書法集正編下

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燕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一本恕歸起義兵被執論死年五十六籍其家妻彭妾女俱見教坊錄二女當配自求死死之子濂混姪溫汲俱謫北平種瓜

夏四月安及靖難兵戰於小河斬其將王真

敗之
甲寅安兵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一將

陳文再戰復大勝斬王真真勇將也文皇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每戰衝敵一以當百安麾騎圍真數而斬之文皇見失兩將兵兩卻乃力自督戰安操長槊馳追幾及

文皇忽安馬蹶弗前燕番將王麒麟躍馬入陣援文皇以去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北還

文皇以去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北還

一本何福斬陳文淵河之戰平安斬王真魏國公輝祖會何福諸

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

時平安軍營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

率京軍來援都督同知何福亦引兵會安軍

殷大振燕無不人人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

自午至丙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

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在北軍最號勇敢

斌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斂兵還營乙亥燕

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

麥觀隙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

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

文皇然之下今日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建文書法儀正編下

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

還當是時文皇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

傳言靖難兵敗北已歸遽召輝祖還○東莞

陳建史漸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

而輝祖召還南北成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

敗之機亦可以觀矣

善苑之丁丑平安營于靈壁會文皇遣萬

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文皇麾

步軍橫擊斷為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

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卻之高煦伏起文皇

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今明旦三

砲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庫辰燕軍三震砲

攻營福軍誤謂已砲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

紛擾人馬墜濠整俱滿營遂破安及諸將及

監軍等官悉被執福單騎脫走文皇縱性

善等南還性善被執福單騎脫走文皇縱性

國公晟子建文初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數戰

有功靈壁之戰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諸

營敗瑄猶格鬪力屈死之晟卒時已改封西

寧侯兵部上子孫名瑄子本以長孫宜嗣

文皇惡瑄乃侯瑄弟琥陳性善名復初以字

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太祖稱君子

人以行人改翰林檢討初劉基卒太祖索

祕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獻上性善等侍

太祖璉錄威嚴下他率手顛不成字性善獨

安雅書法儀正編下

侍郎上初即位以東宮時稔聞特召坐問

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欲言

上多從之然輒為奉行者沮格性善時時質

上其尸家徙過賜絹百匹既死義怒文皇追

授兵科給事中累陞今官北征時出知兵略

有風裁者督察諸將推與民既被執遣歸令

史 53—296

傳語中朝士與民慙憤裂冠裳棄去表忠錄

稱後逮死云王資未詳殺歷亦逮死劉伯完

不知何許人國初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

步風角者咸衣食于官伯完精占候又精回

回曆法故置軍中被吐蕃寇陷保寧所○五

執得釋去莫知所終

月遼東兵潰于直沽北兵南來上用齊黃

南與鐵鉉合以絕北兵後總兵官楊文帥之

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

至濟南者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盛

庸兵次淮南不戰走○靖難兵渡淮至盱眙

建文書法擬正編下

○守淮河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

屯鳳陽淮安靖難兵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

邀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楊州守將

崇剛御史王彬死之五月巳丑文皇至泗

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兵營淮北丘福朱

能等以小舟潛濟出庸後庸軍駭遂走盡棄

其戰艦軍資文皇遂渡淮至盱眙顧左右

問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

淮安自高郵以達揚真即渡江可無後顧虞

文皇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

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淡池栗饒兵

衆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

非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真常是時徐安

守鳳陽毀橋斂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不肯

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嚴也按樊士信湖

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以兵部主事出

守淮河禦北兵力不支遂死之後竟夷族

安鄞人洪武中舉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

靖難兵自儀真趨京師奇兵間道從靈璧出

鳳陽渡河安謀知之拆浮橋絕舟楫拒守靖

難兵疆獲漁舟以濟後安歸田逾年舉遺逸

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田文

皇怒曰朕昔尚為困況若曹乎逮安謫戍雲

南孫岳無攷王彬字文質充之東平人洪武

建文書法擬正編下

中進士起家為監察御史奉命巡江淮治揚

州北兵至崇剛練兵濬濠晝夜不懈彬一倚

任之會指揮王禮懷二心欲降燕彬與剛覺

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甲不

解常隨以千斤力士燕將飛書城中有縛王

御史來降者官三品禮第宗厚賂千斤力士

母誘力士出適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

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

政遂出禮等時江都知縣張本欲守節不附

其母曰天命也可違乎遂與政開城門降本

故不善剛剛亦不屈以死崇剛楊州靖難兵

世指揮使正德中祀彬名宦本州

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外臣民坐視予之困

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即日奮義共效
勤王 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臣民無
不慟 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中黃觀國子
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

入援 觀等奉詔奮不顧 復召齊太黃子澄○
家然已無及矣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

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前進未及戰會變
歸而為麾下許千戶縛獻 文皇曰若一郡
守敢舉兵抗我善屬嚴不遜死之時年四十
三妻宋見教坊錄子節謫戍賀勿子繼兒配

建文書法保 正編下 圭

蘇州保兒習匠善字克一安陸人居魚寨志
行淳實學識超邁時露慷慨氣為諸生日扁
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喜士洪武中鄉舉歷
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績三十年
知蘇州因俗救正張弛合宜蘇以大治嚴最
諸郡好造請郡獻賢訪治道郡中王賓韓奕
俞貞木錢芹皆高隱亡不折節下焉善畱心
國難嘗密結四郡守訓練民兵同效力黃子
澄來遊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朝臣可四
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方
督兵勤王時招常熟黃給事錢銀即日營葬
畢往善已被縛去錢大慟遂絕食瞑目求死
或告錢善已款附矣錢瞠目曰無降姚太守
七月十日善凌遲死報至錢乃歎曰信則趣

祭禮強起登琴川橋而向再拜而號曰幸見
希直于九原徘徊久之給家人歸祭具奮身
入水死友人楊福聞而日夜泣橋側百方以
求錢屍不得數日忽自出立水中體完不潰
福身抱起葬之北山屏處福同邑楊濬子洪
武季年人尚不樂仕以繩下法重故錢少慧
過目不忘又好學甚父恐其為郡縣知強令
耕田葛澤陂錢專志讀書每託遊市肆借書
讀淡一日從舟中窺見錢簷下讀書奇之邀
至家曰萬卷在此因令福同學三年俱聞邑
令辟賢良濬遽謂錢曰君何不自韜晦累及
吾子錢曰亡慮乃致福農夫裝尹有問第操
與音弗置對遂免辟錢出官給諫封駁甚多
外艱歸杜足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邑問黃

建文書法保 正編下 圭

給事家無習知者一老人引舟至葛澤農收
菽路御史步抵其舍錢從素幕中對語移日
供蔬粥而別曰戚居弗克雞黍其操致若爾
錄錢親交人人自危福獨不避忌荒史氏
曰淡福父子亦知幾嗜義君子哉正德中湖
廣巡撫秦金祀姚善鄉賢隆慶初常熟祀錢
鄉賢錢乃無子○郡治近有姚黃二公祠祠
善子澄也荒史氏曰善錢同祀則宜退子澄
而進錢可焉善死義錢也兼死信忠魂將千
載其相依祠曰姚黃不亦可乎子澄則何以
濫祀蘇州也祀諸其里足矣王璉字器之口
照人通經史尤長春秋初仕教授坐謫洪武
末以賢能薦授寧波府繁廉峭峻杜私謁革

吏胥弊絕豪武人故常取恨衛吏卒璉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侈撤而命瘞之號璉羹太守靖難兵逼淮上璉多方料理造大船欲取海道趨瓜州截北兵衛吏卒明謀縛璉至京文皇問造船何為璉不少遜對以實文皇故釋之于是還田里終焉附黃希範知徽州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日修武備聞金川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程通共條議防禦策還卒捕去論死籍其家按陳彥回已知徽州有據希範疑即復姓陳者邪孫鎮衛輝知府合肥人洪武中制科壬午抗節不附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上饒丞不就自號冲玄子松江同知失姓名勤王詔下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文皇建文書法儀正編下

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時

聞而惡之既即位械至京磔于市兵已入儀真方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文皇笑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文皇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理問徐讓縣丞衛健

使燕還以為衛鎮撫軍前差遣

始得還也徐讓官山西布政司材氣磊落有口辨衛官孝義縣讀書達吏事膽智過人見文皇請熟思之不聽既備刑部尚書差遣尋赴國與歿俱不詳何許人

侯太轉餉淮安

皇革命日太駐高郵被執下錦衣獄與姚善等同日死弟敬祖子玘俱籍其家妻曾配象奴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聽決徽州知府陳彥回糾眾勤王詳見樂平知縣張彥方糾眾勤王死之

前永清典史周縉糾眾勤王

本縣泉首暴屍樵樓時暑月經旬如生面無蠅集父老竊葬之縣治清白堂後祠祀未詳

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

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

郎陳植死之

甲仗鉞撫胸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文皇幸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卻

上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瑄乃降
燕時兵部侍郎陳公植督師江上麾下洵
謀迎降都督金某者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
為金所殺金遂率眾降燕且邀賞文皇故
怒而誅之仍命具棺斂植遣使護喪葬之白
石山植本宗大懼悉散匿無敢會葬者按陳
廬江南慕善鄉人元至正舉鄉試不仕仕
洪武為吏部文選主事歷河間知府陝西參
政雲南巡撫都御史陞今官

高資港敗績

文皇得陳瑄降遂渡江庸率海
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文皇

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

言江南

建文書法儀

正編下

聖

言

四郡獨鎮江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
也童俊狡獪叵測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
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

遣李景隆茹瑄王佐如靖難兵議和

至軍中

但伏地備臣諄諄

命諸王分守京城門

遣景隆同諸王如靖難兵

命推戴得還甚恐

至是不肯行上今同諸王往文皇曰勿
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上
愕然會群臣慟哭或勸上且幸浙或言湖
相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遂不決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元樂

昇安置雲南死國除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

乙丑靖難兵門於金川上書皇太后陳不得已起兵

之故討賊李景隆及谷王穗一本潭王同與叛開門

逆之靖難兵遂入京門卒龔詡慟哭去之京

師大譁癸亥靖難先鋒劉保華聚哨至朝陽

直薄金川門外規城中虛實乙丑文皇率兵

望見文皇麾蓋輒開城門文皇遂入京

與谷王周王等連轡而進初有道士歌于塗

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

已而忽不見至是驗云按龔詡字大章崑山

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雖少夙有志概宣

德中詡以好學成名鄉里巡撫周忱兩薦為

本邑學官辭曰詡即仕無害于義但負往時

城門一慟耳卒而門人私謚之曰安節先生

附燕山衛卒龔福無錫新安鄉人也年弱冠

好義壬午之變挈母妻逃去已而挾購在錄

中調曲靖衛舟行次忽仰天哭曰福雖一介

賤卒乎義不為逆竟不食而死婦范營葬養

其姑守節以死里人憐其節孝廟祀范焉

龔詡儲福贊曰詡方少役又在門最微

也大恻去國慷慨有餘一何壯與可愧

死迎附諸臣乃其後學堪薦辟而終不忍負金川之一慟而塵埃一官又何貞也福不以竹伍自鄙薄恬焉餒死以舟為歸庶幾從容就義者哉何必采薇絕粒者之為亢節也予特表揚書之而福以後死故附書云

帝下殿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

靖難兵薄金川左都督徐

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郭瑾當陞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不果按魏冕永豐人為御史勁直有才既廷毆謀降者明日諸臣多迎附冕曰即改節必建文書法擬正編下

不為時用徒自污耳處自殺已而法官希旨追罪夷其族附同邑鄒利以御史歸省聞冤死憤不能食竟卒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斃

時六月十三日也城中如沸上倉

上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囚可免難從之上方急時一宮人捧太祖遺策至曰曩受命嬰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牒及髡程濟曰數也可奈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為上剃髮出宮中火烈甚傳言上崩矣而實遜去也濟從囚文皇即位後心嘗疑之密索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以他事錮洽凡十

二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徧訪張儼朋跡上所至又遣太監鄭和等造船募士遠下而洋物色之終不得帝之生也頂顙徧高帝撫之曰半過月兒知其不能終嘗同懿文太子侍高帝命賦新月其詩曰誰將玉指甲拍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高帝默然既而曰幸免于難至是驗云

建文出亡不歸論

諸野史及故老相傳俱言建文剃髮出亡先入蜀未幾入滇南及貴州廣西嘗賦感曰半落西南

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殷愁新蒲細柳年年綠

建文書法擬正編下

四百廿三

野老不殺哭未休又題貴州金竺長官司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流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癘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歎沒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袈裟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正統中出自滇南自稱朱允攸事聞于朝詔傳送入居大興隆寺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或言建文嘗寓衡州華藥寺受知府囚辱禁子王祐私為奏稱臣儼瘦俊或言建文南京供狀稱從恩恩淵

借土夫欲埽

公皇陵紛紛異同及考史文正統五年十一

月丁巳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

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

若今爲僧期滿宜返邦國以黃紙爲書

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岑瑛執

送提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勘之乃言

真姓名爲楊行祥河南衛州白沙里人

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貴廣

西上命錦衣衛緝禁之凡四踰月死

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

衛臣驚按此建文生洪武十年出正統

五年止該六十四歲稱九十餘則非真

建文明矣何若僧者不少計慮而妄自

投死乎豈建文實歸死而史臣特以年

歲不合洗出之耶無生後世痛恨也此

不可解之事也驚臆斷之建文慈仁無

斷惑聽人言難作之日不決一死姑從

監察御史葉希賢某部郎中梁田玉等四十

餘人遞行

金川門故是夕臺省諸人相與縋

十八人葉希賢松陽人舉賢良入臺侃侃自

負兵起屢疏言兵事又嘗劾取李二大將軍

遞俱田玉俱剃爲僧梁田玉定海人族多仕

者競尚節義梁良玉爲中書舍人北兵至訣

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而走逾類至海南鬻書

爲業終身焉梁良用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

朝相率去爲舟師已投水死或曰梁氏爲舟

師沒水死者五人梁中節少好讀老子太玄

出走與同官郭良入山爲道士不知所終何

申中書舍人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

守發憤慟哭吐血數升不數日疽發背死宋

和郭節並書舍人變姓名挾卜筮書出走

何洲海州人與宋郭友善嘗以忠義相勸亦

爲策人同客異域死雪菴預尚名暨方黃之

獄幾殺萬人謫戍窮邊微道死邊死者又幾

萬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具里

豪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爲營寺居之昕

夕誦易乾卦已改誦觀音經因名觀音寺常

携楚詞急流中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投已輒

哭哭已又讀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

尚日注酒一壺客至乃飲不則拉樵牧豎飲

半醅呼豎兒和歌歌竟瞑焉而寐死之日其

徒問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

問姓名不答有詩若干篇相傳即葉希賢或

曰希賢逮而論死

雲門僧在會稽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是遯流終莫得其姓名永葛備北兵入備被葛衣遠走其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過地極寒必衣葛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積直買裘服必覆以故葛葛益破更新葛破葛不脫錢稍餘輒走市中與諸乞兒飲或吟或哭永樂中有畱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備欲與語備走南山避去官亦不語人居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且囑曰我死勿殮幸西北風起即火我無埋我骨補鍋匠往來慶慶間業補鍋所至不三日留者徒學不索謝止令負擔後學至即遣先學如是數年人呼為老補鍋匠錢粟不擇受或受食即不復索財常寄宿蕭寺中忽夢市途馮翁相顧愕然已而建文書法儼正編下聖主

居會稽之邪谿鬻薪度日常有詩云夢入鷓鴣班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蠲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焚焚一點真牛景先不知何官禦北兵數有功金川破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劉發教坊司附陳周進士無錫人姚廣孝以先世交薦辟之周堅隱錫山不仕又玉華樵樂清樵見後補紀

梁葉諸君子贊曰緇服黃冠用自活悲其志鬻書挾筮操舟悲其業衣葛傭雖冬不廢有惡與偕出不與偕返之思補鍋匠塞馬先生市哭牽衣幽吟劍壁所建文書法儼正編下聖主

謂同心斷金者邪東湖樵之愕然投淵彼其心肯以負薪終哉孔子所謂殷有三仁各行其志而已矣當是時鳥舉雲匿胡可勝紀紀其可攷者驚識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去二百九十有一人○翰林修撰王良死之良自聞北兵憂懣薄城吳興解縉胡靖吳溥數人同集溥舍靖縉義形詞色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日漢奈何已散去須臾良舍哭聲震矣良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遂自燬死良子修後首鄉薦云諸本良死辛巳秋帝遣官諭祭革朝志獨辨

其誣言良家飾此以避追戮耳吳康齋與戶
弼方少從其父溥邸舍目見良事能述之

科都給事龔泰死之

北宮中火起龔泰馳赴為

川門以非奸籍釋去泰歎曰何用生為遽自

投城以死按龔泰字叔安義烏人九歲孤母

傳自督教之長益刻勵洪武十九年鄉薦明

年入太學以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

上即位之三年遷今官泰開靖難兵渡江即

與妻傅訣曰我自分死耳汝攜幼歸否則俱

溺井無辱泰死年三十六以孝友著聞剛果

有為能容人嘗為狂者擠池幾溺死不校鄉

有神巫禍福奇驗見泰輒不能出

一語子承吉累官兵部右侍郎

太常少卿

建文書法疑正編下

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

善與修實錄周是修死之

詳前

附書後

學博士方孝孺翰林修撰王叔英侍講王達

樓璉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太戶部侍郎卓

敬盧迴郭任主事巨敬禮部尚書陳迪侍中

黃觀侍郎黃魁兵部尚書鐵鉉齊太侍郎徐

子寧景清周濬司中巡撫黃清大理寺少卿

胡閏寺丞劉瑞王高彭與民太常寺卿黃子

登少卿盧原質國子監博士黃彥清給事中

陳繼之韓永黃鉞監察御史曾鳳韶董鏞王

度甘霖高翔謝昇鄭公智王玘左拾遺戴德

彝宗人經歷宋徵中書舍人何申郭節布政

司參政鄭居貞按察使王良李文敏副使程

立本僉事林嘉猷湯宗王府長史劉璟程通

龍鐔石樸知府姚善葉惠仲陳彥回楊任松

江同知知州蔡運發授陳思賢王省斲事高

魏失官號牛景先梁良用高不危馬坤疑官

鄒文壽張烏仔失姓名東湖熊舉人劉政諸

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

等咸死之

武臣魏國公暉祖開國公昇歷城侯庸駙馬

都尉梅殷耿璫都督廖鏞耿璫劉貞審忠徐

凱平安指揮使張倫王資盧振趙諒鎮撫周

拱元倪諒卒儲福

按鄒田

軍興小

盧迥毛太

鄭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兵起數
上封事條方略統縊死太亦慷慨而死或曰
卽毛太亨黃龜與陳迪黃觀共事古雅有文
學嫻于典禮迪觀咸敬愛之革命日不屈死
之按宋林張三家所紀並無黃觀疑卽黃觀
之誤童鏞嘗會誓諸御史不負本朝又時時
露章劾將校懷貳心不力戰者革命日鏞爲
衆持死逆黨家徙戍邊高翔朝邑人有文學
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入臺論奏機要當
旨已戮力戎事常能激發人忠氣革命日喪
服入見大哭語大不遜遂見誅沒其產給諸
高氏仍加稅曰今世世罵翔也親戚畢戍邊
又發其先墓雜大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
爲漏澤園謝昇沛縣人爲湖廣道御史練兵
建文書法使正編下
給餉多勞勩革命日不屈死之父旺子咬住
戊金齒妻韓四女見教坊錄韓永陝西西安
人或曰浮山人爲戶科給事中豐軀美髯音
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多當上喜之靖難後
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之王批蘇州人官
御史以匿對黨子孫誅死王批懷寧人起洪
武丁卯鄉薦爲御史性剛介持正敢言中臺
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
戒不復求仕至今微弱正德中知府胡續宗
祠祀之鄉人平涼人洪武中爲御史伉直
有轍事上爲戶部主事更清慎革命日逮
問不屈死之夷其族爲宗人府經歷嘗
疏請削宗藩罪廢者屢籍諸王恨之又與盧
振牛景先謝昇數言朕曹諸將失律懷二心

後被縛至不屈妻子俱死之
亦死難
補入
太祖女臨安公主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
赦出守江浦北兵入城遽投水死
中浙鄞縣人洪武中戍進士第二官翰林編
修有志操靖難兵入金川門忠不屈死之
字公輔浙臨海人洪武中書舍人與希直
原采莫逆交嘗奉璽書行過有功進春坊大
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
冠永樂戊子烏夷毒台境監司舉右才督郡
兵平倭上知右才召用不赴令武士械至
京師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當與
方孝儒同朝矣上大怒命出剕之今祀鄉
賢
建文書法使正編下
賢節靖難河南榮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薦起有
氣節靖難兵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被獲
不屈而死
士以知縣擢御史靖難兵逼京城謂妻韓曰
北兵必克城吾一死報國而已汝自携幼子
歸以延丁氏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賢甫
十歲隱處易姓中成化丁酉榜復姓
宇復初鄞縣人洪武國子司業抗疏諫燈謫
德化縣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有五
歲于慶給事中孫熙狀元徐尚書不知何許
人曾匿建文怒文皇縱教坊子弟汚其妻
死之一女屬樂籍樂官陳儀陰庇之洪熙時
出嫁良士猶士女也
燕邸寵於文皇靖難後俱進秩公獨

稱固疾竟不起洞庭居士弘樂初洞庭湖濱
自號洞庭居士已後有二人至居一室嘗汎
湖大醉輒大哭居病革乃呼鄰曰我建文時
編修也死葬訖二人去之樂清樵焚聞新命
及殺卓敬也投港橋下水死王華山樵王姓
弘樂初來金華東陽縣之東山終身披麻號
性天然大呆子為王姓人題詩曰宗兄知姓
王也有歌曰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
成雪**宋進**同金侍郎徵兵江而俱被百戶縛
送京**杜奇**北平人兵起時極諫當守臣節被
斬已族誅與余逢辰同時**黃輝**陳子方同陳
性善死**夏鼎**崑山人太常卿少為諸生事訓
導盧從龍太守死難株連黨與及從龍
諸生逃散鼎獨不去竟亡恙**俞貞木**一本貞
建文書法擬下編下
木亦被執送不屈死亦黨姪善也小馬指揮
王姓白溝之敗付胄於僕立馬豎槍而死段
實內官守徐州有功不屈死**茅印仔**皂隸上
高人七月十日同侯太典刑一本反是執侯
太者附**張琳**弘樂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
浣衣局副使張琳姦惡婦人一名黃氏著教
坊司領刺了右出欽錄簿九年
尚有此事二十一年乃悉弛耳

丙寅至戊辰凡三日無帝

燕王**勝**收左班官員曰**姦臣**黃子澄齊太陳
黃觀鄒瑾胡閏郭任盧迴侯泰暴昭陳繼之
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統毛太董庸曾鳳韶王
度高翔魏冕宋徵巨敬凡二十五人右前
王鈍黃魁戴德彝韓永葛誠王叔英周是修
建文書法擬正編下
盧振顏伯瑋張昂卓敬鐵鉉謝昇龔泰茅大
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
仲高不危廖鏞徐暉祖凡二十六人右續勝
仍以方孝孺為首右二勝共五十一人出
賞格收之官民人等鄉縛諸臣來者首從爵
有差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乘機離劫者紛紛
雖禁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鈍尹昌隆自愬
復官并釋張統統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為姦
福曰臣誠死罪但目為姦則
非亦宥之餘俱徇節死矣
泰子澄赴召未

至奔

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
無益不如他之以為

後圖荒史氏曰何後圖之有太子澄可無奔也仰天椎心向闕慟哭曰臣不佞誤國至此萬死不足贖四拜引佩刀立自決也其庶矣哉被執然後死雖不屈晚矣
驚識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文皇清宮三日詰問上所在宮人指認

后屍應焉文皇遽出屍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宮人遭戮略盡惟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

孝孺杖哭闕下詳見前**已已**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燕王謁

孝陵還卽皇帝位壬申葬

建文皇帝○革除建文年號備洪武三十五

年未敗元也實建文四年諸所變更悉復洪武舊于是編年亂而實錄亡貶帝備君而建文一朝若滅若遺矣或曰革除實自軍中非卽位後行之荒史氏曰此作者意也建文尚柱位非文皇可革除也且書法疑所繇起也

革除文皇帝駐師金門備奉章

皇太后曰討賊輔成王不得已來朝耳有如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毋用兵拒戰出九卿中官百數人城外雍雍然執幢御蓋以親王禮奉迎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

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設周公所負宸以待

文皇帝且奈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手必且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幸哉不出此也遜去焉崩聞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文皇得宴然有之而無所事湯武威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帝之始與焉文皇計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肉不幸之

建文書法儼正編下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爲意曰既不獲遂予輔成王初志予敢以

建文上議謚議

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逞之迹足可有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號追廢天子此何爲者是異姓

仇讎相尅之所爲而安在其爲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夫靖難執詞庶幾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況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發喪治葬一如天子

禮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死蒙天子之葬而史獨貶而稱君年獨削而不用邪

皇明之一葉亦不足存邪我太祖高皇帝歸運獨元再開宇宙為古今盛

王而今一傳則無四祖無主實績而名絕之生榮而死辱之嚴然正位華夷同

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背名實而剝滅之辟如白日正晝而欲掩為昏宵則誰能

信且也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死而生之也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死之也之死

致生之生致死死不兩倒哉迹疑于私而事入于倒此忠臣義士之所浩歎而深

建文書法集正編下

惜非惜夫建文之不存而惜夫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嘗觀文皇帝發

謀舉事往往遲疑于天命人心去留之際未之毅然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上書則引祖訓執辭則除罪人諭志則曰法周公其心

固曰吾一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至城門不攻而自啟主君不校而自

亡何憤不雪何怒足留而又必革除之為快哉烏虜豈謂

文皇帝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寬宏邪當是時靖難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

刺之說以從吏其間者宋太宗問趙普後計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即如賊臣都御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

矣猶請追戮建文臣賴文皇帝置弗問況乃更擅之際乎又何所不

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文皇帝意即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太祖神聖逆知皇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新月詩規之矣嘗屬意

文皇帝而遺詔卒立太孫無動搖意太祖固曰自我創有天下葉方開而遽亂之

其何以示萬世他日有庶奪嫡孽抗宗者口實我矣亂一傳而萬世之傳足慮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況舉建文書法集正編下

一傳而滅之乃獨忍邪竊謂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釋

二帝在天之憾而慰萬世人心之公以正統紀以信史冊又可一日緩哉斯

聖子神孫所宜亟圖也敢無望于今日萬曆甲午冬日臣鸞謹識

同邑臣陳廣日書

建文書法集正編下

建文出亡實錄

本史彬致
身錄刪定

壬午六月十三日未時 上聞金川失守欲自殺

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亡則從少監王鉞跪白曰

高皇帝有遺篋在曰遭大難則發謹藏奉先殿側

群臣請亟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固以鐵二鎖

亦鐵灌 上見而大慟濟奮破之得度牒三紙一名

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衣帽鞋鐺刀俱具隨有白

金十錠篋內朱書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分

行暮會守神樂觀之西房 上泣曰數也可奈何程

濟立為上祝髮領應文一牒時吳王教授杞縣人楊

應能適在以名符願受牒監察御史松陽葉希賢曰

臣名賢應賢無疑亦願受牒從亡者眾至五六十人

上泣辭之監察御史曾鳳韶堅以請得八人與上

而九 上至鬼門牛景先用鐵棒啟之不用力而瓦

解出鬼門一舟待岸舟子曰臣神樂觀道士即前上

賜名王昇是昨夢 高皇帝緋衣御奉天門命兩校

尉縛臣曰旦日午時可于後湖艤舟鬼門以伺出者

勿洩洩且殛汝是以在此 上慰勞行舟止太平堤

昇起前導間步至觀甫薄暮矣俄而應能希賢等十

三人至共二十八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

郎金焦貴池人翰林編修趙天泰三原人程濟績谿

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布政使蔡運南康

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

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

淮黃岩人所鎮撫牛景先杭州人王資劉仲俱杞縣

人翰林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

太監周恕何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 上曰

今後但師弟稱呼諸臣泣諾廖平曰隨行不得多獨

無家累者有膂力者俱餘選為應援可也師是之乃

環坐地夜食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程

濟道人葉希賢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五人馮淮稱

塞馬先生亦稱馬二子郭節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

和稱雲門僧亦稱稽山主人趙天泰造衣葛出稱衣

葛翁亦稱天宵子王之臣家世補鍋遂以資生號老

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亦稱東湖主人議所之未定

微明牛景先與史彬步至中河橋適得彬家偵舟大

喜遂抵彬家吳江同載凡八人上彬程葉楊牛馮宋

而八也居水月觀聚五日而散但兩比丘一道人從

已八月十五日新命追彬勅命師遂去雲南住永嘉

寺明年癸未三月會于襄陽廖平家師徒俱至獨梁良玉已物故矣甲申八月師遊天台雁蕩初九日復會彬家衣履已敝彬爲易之台蕩遊凡三十九日天已寒師返雲南明年丁亥師移川之重慶府大竹善慶里杜景賢豪士也築室居之史彬同何洲郭節程亨往候師師又行已時朝廷偵師急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市乞旬有六日而遇程濟于途乃知師結庵白龍山深處矣見師憔悴狀相與歎泣師問携得方物否各出所有爲供欣然有起色聚一月復散命勿更來庚子史彬復造白龍山竟不可得歷兩月一比丘引之行師兀坐一室庵在平陽前後溪林不下數里爲浪穹所轄地先時葉希賢楊應能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卒故卽庵東埋之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彬復往雲南方入湖廣早遇師旅店時已聞榆木川之變矣師且健飯偕下江南唯程濟從師欲重遊天台也時忽聞仁廟大行師益放心下宣德九年甲寅五月師有會稽之遊復至彬家彬已故矣子晟迎供五日師不勝於邑命晟之子名曰鑑濟猶從此後不詳矣彬以從亡故爲仇家訟竟死獄中是錄出史晟手述最真惜乎王

元美不及見之而直以大義斷之曰建文實自焚于火按史彬字仲彬洪武辛未應詔稱旨賜饌歸建文五月起山林才德士彬以明經爲侍書嘗薦徐輝祖請誅徐增壽已補徐王府賓輔云鷺剛定用便覽觀因集中未及挿入也

鷺書法優成于萬曆甲午重訂于乙卯而出亡一節近得此錄始核紛紛疑信可盡釋矣因綴刻之天啟元年春三月九日鷺識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詩論敘贊銘跋不次

東吳荒史氏朱鸞白民允

詩

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 一本建文君何尤非

論

鄭曉

余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為余言 建文君寬仁慈

厚少嗜文章禮樂不喜任法律操切人比卽位得方

孝孺專意行周官法度輒改

高皇帝約束靖難兵起不為意聞敗狀謂直多發兵

耳盪平在旬朔間諸大將又多懷貳心以故

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云

敘遜國紀

鄭履淳 曉

自昔家國興亡必天人相符非有爽也三代而下一

統世繼惟秦隋乃自速敗秦之暴橫隋之奢淫非天

亡也讀遜國紀竊怪 建文君無一于此何以遽亡

高皇帝再造乾坤功高三代陵土未乾材臣宿將未

盡凋謝邊疆無故宴然啟甲成康之舊

文皇南來忽于破竹何也人咸咎方黃謀國之疏或

曰漢文天授少帝雖輔以伊姜亦胡能存然歟夫天

與子後嫡長鮮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
蘇終上谷漢惠無嗣隋殺楊勇唐宗由秦王宋至孝
宗始嗣太祖我

文皇亦然天命之美自古以然建文君臣何尤乎居
升之疏禍迫于鼂錯信乎天也天有所興孰能無廢
翁故考之編年參之野史成此紀以備遺闕傳曰監
于后羿而用德度經曰勤用明德庶邦不享作者意
也

主德篇跋

袁黃

建文施仁行義自三代而下最稱淳厚緣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太祖實錄多所刪改而諸臣著述又拘于時諱不敢
備揚遂使淑德善政漸滅不存我祖祀山先生得于
目擊口授家傳此篇不可不傳者也刻在成化中

悼建文皇后

許有穀

滇池龍去隔蒼旻后土山河誓此身四載既為天下
母六飛忍見北來塵煙銷玉骨空遺燼事去慈宮獨
厝新知有湘魂望南狩九疑何處不凝顰

建文還國辨

王世貞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儼健其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銍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以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

建文書法錄

附編上

三

三百七

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耳汝不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試之其說如前攷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鉅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過衛此事與應旂紀

相近然應旂實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戊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建文書法錄

附編上

三

三百七

建文寓跡及沐鄭隱忠

王來儀雲南

上世皆傳建文以比丘身來滇偕有徒衆初住會城五華寺深藏不與人接頗有疑者遂移羅婆之獅子山居頗久以土官鳳氏意稍憐復去不知所之壁題悉爲鳳剗滅久于滇是實歸朝則未聞也又

文皇愛婿稱五駙馬者卽沐黔寧子駙下西洋鄭和卽滇昆陽人而二人若不聞有寓跡

者應當思人心大可見矣

革朝五忠傳叙略

許相卿

國運興廢何代無之以死殉國若建文諸臣則自天地剖判以來僅一創見耳卷類爲五全文見革朝志

姚善贊

朱廷皋

維公守蘇懷國隱懼三吳根本實切畿輔乃消乃息
興利剔蠹百凡中程威覃澤布黎庶既康亦闢賢路
委巷窮廬禮勤徒步示民不忒式詢時務矢志勤王
作五郡赴壬午之秋痛哉國祚城邑與公言弗誤
一劍血腥千秋哀慕

臨江詞 原名過江南

彭澤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
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歎息

建文書法優

附編上

又三

百十

叩之至再三欲語還踟躕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

失二內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失二飛簡論曹魏戮

力事失九淚霑臆膠固不知幾祇顧順與逆失一奇

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賤子請挂一神考蚤謝世

太孫推正嫡母妃開平家元勳載帝室姻婭盡雄豪

健鬪萬人敵隱然九鼎失六嫌隙一以開讒言肆罔

極失八見斥居然尾不掉大都是耦國時有黃常卿

輕佻故無匹伴讀東宮失七蹤類叔文論事時達膝

一旦削侯王失二何太急細人暗大體國費此焉隙

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票齊公爲司馬折衝乃其職

失二內相方夫子失二樞機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自

少併英特失二餘者亦黨人我今半遺失當其自靖

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鼎鑊甘如蜜仰視三光

明萬古常昭晰俯矚五嶽重坤維賴以立父母且不

顧爵祿何能易寄語謝諸親怨尤竟何益所貴士明

志萬段奚足邱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

生無乃非直筆乍聞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我坐夜

長四壁蟲螻宋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

命四海瞻亮日爾胡守慙愚甘心取族滅不觀解與

胡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嚴名垂簡策

建文書法優

附編二

四

三

壬午諸臣贊

王世貞

故兵部尚書南陽鐵公鉉翰林院文學博士天台方

公孝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城陳公迪禮部侍中

貴池黃公觀御史臺左副都御史新淦練公子寧戶

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禮部左侍郎山陰陳公性善

御史臺右副都御史江都茅公大芳刑部尚書南和

侯公泰刑部右侍郎山西暴公昭參大將軍事遼州

高公繩監察御史廬陵曾公鳳韶翰林院修撰黃岩

王公叔英衡府紀善修國史秦和周公是修浙江提

刑按察使前刑部左侍郎開封王公良江西提刑按

察副使前右僉都御史崇德程公本立蘇州府知府
姚公善禮科左給事中常熟黃公鉞徽州府知府甫
田陳公彥回遼府左長史績谿程公通太子太傅魏
國徐公暉祖谷府左長史劉公璟御史臺左都御史
真定景公清兵部尚書溧水齊公泰太常寺卿分宜
黃公子澄吏部尚書富平張公統皆殉命壬午炳烺
著毅者也其他侍從臺諫郎署守今倍之夫鐵公馮
未堅之策版鼓不振之兵器轉弱為強幾就而挫天
之所廢誰能興之支有糜碎膝無小屈斯為最矣希
直以天挺之才當人文之寄雖經緯未究而黼粉已
彰至于勁氣峻詞耶揭千古金石無防日月長新於
乎烈哉姚安陸之牧三吳毋讓文翁高遼州之策諸
王奚減賈傅他從容慷慨歸盡不同要以離志完節
舍生成仁無可譏者魏公紬彼肺腑堅此股肱非武
寧開天之勲仁孝厚坤之懿豈直盆庾徃狂亦將慘
夷五宗矣景公懷豫讓之誠而不獲逞齊黃秉鼂錯
之忠而鮮所成心無餘施國有遺恨若張太宰小懾
于霆擊而終安于雉經可謂不遠之復未盡處死之
道乃其敦績演荒飭躬銓部與迪肩衡視瑯骨臭亦
洪建之良臣也因附而贊之或謂不佞既敘靖難之

勲復表壬午之義連變者為優則守死者為劣矣夫
湯不以放桀而奪沈淵之務光武不以剪商而絀首
陽之墨允況今
天子鼎命伊始葉詞煌煌舍後夫之不寧識忠臣于
版蕩哉是宜贊其詞曰寶鼎告成珠繡就緒飛龍利
見神虬已躍波沸九海倚傾十嶽帝座雖新廟兒猶
昨子燕孫貽天無適莫神惟常享人乃歸仁壺筆在
野玄黃聿遵匪惟後夫亦有頑民莫輕匪義以等厥
身甘心不回五宗倏塵 桓桓鼎石 高皇所器完
瑕立堅鼓敗為銳大夏拉邏一木焉制抗節內廷捐
軀東市辟彼隕壁光完魄碎 希直儒雅先民是程
翦遏戎機鋪張治平絕命長哦麗日經星流誼滄海
建標赤城 方景道矯矯宣威滇池進秩春宮寅清帝
儀礪 鑊烹骨芬肉飴子孝父忠孝下同辭 有美
瀾伯公車駿發銜新蟬冕職邇璽節飛檄逾琳投湘
擬屈臣操松筠闔儀霜月 蹇蹇子寧著毅中外帥
臣失律以寵自解抗詞請執不媿司敗王肩遺芬金
川表派 英英卓公徵奇履虎曲突能謀逆鱗非忤
歸誠故天流惜新主疇云孔壬乃寔愛女 復初長
者獻替是勞御李輿尸馮河殉堯大芳佐秦母忝祖

焦入臺而殞卒以節昭陳於赫秋官有侯有暴暴司

采訪以燕事告侯漕六師無絕甬道斷舌餘骸快心

猶跳侯高既宏識曾亦強辯賈傳請纓魯生飛箭妖

鵬垂凶蹈海終踐訪魏雖厓狗隱曷變高叔英讚夷

乃甘食薇股德爲是周粟爲非王是修申雉在閣尊

經前峙孔廟後瞰鍾陵周良焚錢塘程到豫章心無

變謫道不移王母如克一宣猷股肱封同杲卿化

美文翁姚鉞也苦土自沈于淵外無負友內不辱親

黃士淵循吏狗知酬有彥亨純孝感親捐脰陳嗟此

貞臣以及吉士封疆能死社稷是衛精白既同休采

建文書法侯附編上

曷異竄跡文身不可遙計文皇皇魏公氣如長虹委

心王室削欵林風璟亦負奇出控藩封從理入口皆

以餓死武寧不歿文成有子終有後先節無彼此魏

烈烈景君詭跡專嚮山魃避名文曲徵象憤僣伍員

俠肩豫讓事違志畢形泯神王景泰既受遺澄故家

今削淖鼉生除旦子孟竄遠心邇瀆宮移姓謀之不

終得死而正黃張公爲滇樂不可支銘蹟雞峰衡樞

鳳池曾是浮沈大侈不施拊心內謀意以完歸張在

昔梁元業所由北韜于武夫優于文士堅甲百萬角

崩首稽曾是衿紳而弗茅靡三靈效順九軌同趨志

士飲泣詰人如愚昭昭就湮冥冥可誣耳有口碑辟
有藏書

聖皇開天爰立臣則錫胤旌祠以垂無極汨江揚波
首陽獻色我作頌詩有光明德

陳迪贊

教英

江灤之水濯濯精靈不瑞于物鍾爲詰人蜚英翰苑
人文有紀天馬行空一日千里乃參東藩乃伯南詔
政懋師和匪舒匪敖天子曰都宗伯汝諸直哉惟清
上副虛懷痛泣流涕昌言時疾宮保峻秩臣何敢有
鼎鑊如飴臣死臣職方練同歸青天白日宛陵大節

建文書法侯附編上

八

百世惟公嚴祀在郡尸祝曷窮

黃觀贊

尹直

烈烈侍中學有師承帝擢大魁歷貳春卿國步斯棘
奉命徵兵兵未入援鼎革符更自度厥偶志節剛貞
痛哭江上招蒐以盟身遽赴水言友屈平從容忼慨
二俱可備孰記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

方孝孺贊

謝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
是曰遜學益擴而宏上泝伊洛如塵在藪如星在辰
旁觀一世絕類離倫心實希聖目視欽然盤銘書紳

襟誠惓惓家人有歲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于此
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歷宋迄元
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過孝孺故居

魏澤

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
轉孤猿墮淚只三穀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
今名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又孝孺贊

章表

昔管仲不死子糾王魏不死建成而卒以霸王之業
顯然春秋不以召忽之死爲非也方公雖得慘禍惡
建文書法優附編上

九

章

文皇帝他日有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 昭皇帝
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大哉 王言觀此則諸
死難臣得失明矣章表曰方孝孺之于 文皇湯武
之夷齊也

練子寧贊

敖英

於赫中丞直臣之嗣弘識遠覽凌厲千祀昔在序膠
友金文靖自分節烈天牖厥性彤廷大對肝膽精神
直哉吾道遑恤批鱗載筆天文譽四起荐承內臺
矯矯風紀豺虺在廷憤不忍瘡欲飲其血以快我心

故宮煙沈臣心不涅首陽無薇其死爲烈倒戈垂志
惟 帝念忠九原可作爾爵爾庸文山疊山西江間
氣公神與遊含笑無媿

張統贊

尹直

亦粵太宰赫赫桓桓蚤舉明經歷掌滇藩干戈甫定
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治行第一乃最百官
品裁允當知人匪難既邁國凶智力莫殫自經自靖
節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黃觀張統耿清贊

章表

黃之沈淵張之雉經亦各行其志也耿公慕豫讓之
建文書法優附編上

十

章

王叔英贊

謝鐸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
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無周粟食薇乃其
迄餓以死惟義之就昌黎有訟特筆莫繼我再拜公
痛哭流涕

周是修贊

尹直

或謂是修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何竟獨行其志
焉彼直全軀保妻子籍口管仲與玄成欲圖後功以
飾恥耳烏乎舍生取義是修有以

王叔英周是修戴德彝盧原質贊 韋素

人臣不講于見危授命之訓懷誠心而反竊笑死者以爲愚真天賦之不若也王周之自經戴羅之碎首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四子有焉

董倫贊 未肯倫姑存之

韋素

昔魏徵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有以哉董公以甘盤之舊赴宣室之召從容清禁壽考今終不與齊黃之難將不得爲良臣乎哉

鄒瑾魏冕陳繼之龔泰曾鳳韶王度贊 韋素

先民有言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豈不信然哉鄒魏六公面折廷諍竟效納

建文書法像 附續上

十一

肝之節守死善道非斯人其誰乎

王良樓璉贊

韋素

韋素曰王良之憂樓璉之怖皆浩然之氣餒而未克耳夫子曰仁不憂勇不懼二子歎焉然以視反面二心者霄淵矣何害君子哉

黃鉞姚善合贊

楊儀

叔楊克一之死均忠也克一受命于君舉義師作五郡倡雖無成功可謂不負社稷然而身死族夷君子悲之叔楊畢葬赴難失其同人忍須臾以待克一之

徇命而從容自沈于河不棘以蔓禍不紆以苟生孝不遺親忠不後君信不忘友於乎備美哉賢其生矣

黃鉞劉政贊

韋素

韋素曰建文君之難吾蘇死事者得三人焉而黃劉之死頗相類故附列焉夫方公信知人矣而劉之不食周粟豈行不掩言者哉

弔黃鉞墓詩

楊福

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溼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一生已付采薇歌手披宿艸狐踪滿窺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建文書法像 附續上

十二

弔黃給諫墓詩

朱鷺

墓在虞山北麓楊福收葬邵圭潔爲立石

步出郭北門秋艸政萋萋廬山原冢纍纍黃公碑可讀當時公居憂不死亦何惡豈奮彭咸志白日葬飛瀑祭器未及家忠魂去南服沈軀匪不痛誓言在姚牧凜義揭高天荒仁但樸樸收骸樹石人傷哉並不復

姚善贊

韋素

韋素曰余童子時數聞長老言姚公之治蘇勤恤民隱而教之以禮其消息因革皆可施永久昔子賤治單父夫子問之對曰不齊所師事者三人有賢于不

齊者五人皆敬事之夫子歎曰惜哉不齊之所治者
小也觀姚公之禮遇賢者雖子賤何以過革除間北
兵長驅諸郡望風降迎惟恐後獨公以蘇州底節不
下伏劍而死忠義之名施乎無窮卒賴得士之助彼
井蛙之徒志驕氣滿視下交如辱聞姚公之風可以
媿死矣

又贊

陳建

按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而王賓韓奕諸人何殊
東漢清節國初此風往往有之悵今懷昔真美人西
方足音空谷矣

建文書法健

附編上

陳彥回贊

袁表

昔嵇康被戮而嵇紹卒爲忠臣觀彥回之亡命變易
名姓有足哀者而卒以忠死其許身徇國素所畜積
也豈彼富貴苟生忘親事讎者比哉

顏伯瑋贊

尹直

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
矢死無貳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刎死
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
照曜青史

顏瓌葉憲仲鄭恕王省贊

袁表

袁表曰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
則亡之若顏公者可以寄百里之命者乎葉鄭事無
所攷要之皆能死者也王公觸柱有烈士之風焉

高魏錢芹贊

袁表

袁表曰高生上書翩翩有策士之風以魯鄆自負然
破竹之勢豈口舌所能止哉錢更志希功名激發姚
守亦奇士也

梁田玉贊

王詔

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暉

梁良玉贊

王詔

建文書法健

附編上

忠臣蹇蹇道彼海濤耽書玩市資以益簪屯如遭如
哀此陸沈

何申贊

王詔

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
寧不惕息

梁良用父子兄弟五人贊

王詔

汎汎栢舟載浮載沈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
自沮厥心

宋和梁中節何洲郭節贊

王詔

箕子陳範嚴平隱士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

寥寥冥鵠

郭良贊

王詔

駕言導引嘯傲林泉碧波莫輓使我心勞

梁田王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何申宋和郭節

何洲贊叙

鄭曉

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
寥寥冥鵠豈吝姬疇而甘瀟山林木滢天涯海海
會其可逢鼓以南音委蛇完節以明我心白霓晝見
虞淵沈沈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
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攷僅得百餘人此

建文書法範附編上

十五

三十三

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泯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系
以數言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松陽人王詔始
見之縉雲鄭僖為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
人詔亦僅為九人作贊其十一人不可攷矣

雪菴和尚河面傭川中補鍋匠馮翁東湖樵夫

合論

鄭曉

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竝失其姓名
之高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
菴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首事死者五人論

張鼎謝貴葛誠彭二廬振

汪太常

建文諸臣成仁取義之死靡他一何競相效也我

太祖用夏變夷匡正天下而福壽死事于元中乃命

禮葬之至秩祀焉所為培養天地之正氣豈一日哉

今日褒表既往正以激勵將來可謂繩其祖武者哉

諫死者一人論

余達辰

汪太常

夫伯夷叔齊民到于今偁之以夫子為之論著也明
詔褒及逢辰將不與夷齊叩馬之諫並傳哉

自盡諸臣論

周是修等二十四人內梅殷李堅
牛景先等不當列自盡例前名

夫荀息死晉召忽死齊彼豈不能自見其奇哉以為
義無可逃也是修諸臣之死靡他忠義凜凜在宇宙

建文書法範附編上

十六

三十四

賢于生多矣乃若張統毛太亨董倫相繼死于解職
之日樓璉死于艸詔之後王達死于十難之餘甚至
變易姓名潔身行遁若雪菴和尚東海樵夫之類更
僕未易悉數也國初人心風尚一至此哉

繫獄死者一人論

魏國公

汪太常

夫拒命于方將之時猶可能也抗節于勸進之日是
難能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屈所偁世臣社稷臣邪

坐黨死者論

劉瑞等七人內黃希范非黨而楊
任是黃子庭黨遺之前名

古不有恥不與黨者乎以同道坐黨死友道光而君
臣之義彰雖死不恨矣其亦烈丈夫哉

逮死諸臣論

方孝孺等五十人內陳迪自赴京死而彭與民葉希賢俱可疑前名

夫靖難以誅齊黃耳若孝孺諸臣固將待之以魏徵者而諸臣不忍負其故主必一死而後慊于心夫非殷頑民意乎

力戰死者論

瞿能等十人內楊本不在力戰例而滕聚彭聚遺之前名

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瞿能諸臣致命遂志豈與規避偷生者比哉

守城死者論

陳植等十九人

汪太常

夫封疆之臣死守社稷陳植諸臣非邪即非地方官而以奉命來地方者與城守同爾

建文書法優

增編上

士

事後圖報死者一人論

景清

汪太常

夫景清者豈慕豫子之風興起邪心盡美成敗天也

齊尚書斷

外史氏

諸藩之覺泰實開之有過無功其齊太黃子澄乎然

泰初以習知邊事受眷

高廟及後專閫外之事乃多失策又可嗤者幸以死

節終差可原耳

題練子寧自靖祠

見臨江集

中原龍戰起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

青山無斷骨白日顯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謁安慶余忠宣公祠

增錄

練子寧

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艸折戟沈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慨奠椒漿

書胡閏抄遺冊後

見鄱陽軍冊

胡公死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累遣克軍親戚一百一十四名隨行親屬長解戶長當千人萬

里路資當萬金則又擾及一縣清審勾解又擾至今

二百年陳瑛流毒之遠如此

時風聞建文尚存諸臣翼之陳瑛力主殺戮窮

故慘毒波及無算永樂九年陳瑛亦沒產亦獄死天

建文書法優

增編上

士

三百

道好還信哉汪繼陳冤死陳興祖一家十二命丁善

興全家絕滅汪亦絕滅永樂二年李景隆沒產獄死

永樂三年茹瑄全家獄死幼男亦鞍轡局婦女亦浣

衣局永樂十五年谷王穗闔戶自焚與齊黃相去幾

時彼英爽在天終古如在此萬年唾罵不得如腐鼠

之速朽也賣國偷生者其永鑒之哉

哀援紀異

沈鉉

胡家橋在府城西隅碩輔坊胡公死抄提妻汪氏子

傳道傳慶與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一路無

人煙雨夜聞哀號聲時見光怪久之有一猿獨哀鳴

微曉東西皆汚池黃茅白葦稍夜人不敢行離至祝君廟北至昌國寺方有人煙念胡族詩禮舊家培養千餘年乃成忠節豈偶然哉況其波及諸賢鄉關彫謝此孤援之所以獨泣邪

榜文紀異

程朝京鄱陽

御史屠叔方憫胡公新祠淹沒親友久隸戍籍無以妥忠靈地下疏請

天皇欣然釋之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為旋風招搖入天際杲日正中若素鸞翔回自午迄申覆還邑正堂之中衢胡然而騰騰而不毀又胡然而返返而不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九

三

之他所而止諸廳事之中衢也邪予益驗胡公如在之神耳提面命當不若斯切也躬校戎牘得若干人請宥之邑大老史先生為紀異詩示余敬續二章冀率同志者於每歲六月十三日歌以祀公交游被逮者列兩廡配饗苗裔之存者歲主祀事嗟嗟胡公妻子親戚交游豈不萃忠精於一堂也哉此固余有待未展之懷也

奉祠何公贊

陳昌積

揚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為幾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

之產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邪公託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之平生於巖谷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葉希賢贊

有序

馮時可

婁江王元美嘗謂余建文上實自焚于火世所傳髡緇為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邪由二百年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余以癸未遊黔西永洪菴其菴在萬山溪處僧徒皆謂建文上曾駐此三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粵不知所往又云主初來時兩比丘與俱未幾即去所謂兩比丘者抑葉與

建文書法擬

附編上

王

三

程邪初相從卒相散者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捍牧圉邪投騷而哭志可知矣嗟夫君臣之誼譬之父子厥考質首之雖厥子回面而改嚮此直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之不當死則逃之以成其仁而已公之削髮徇主徜徉松柏灘以老其西山采薇之節哉毛生復者輯公事略為書意念遠矣春日特持以獻余感其意為之贊亦以教民忠也

贊曰神鰲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軀何有回面事仇亦孔之醜噫歟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秦庭難走遊方之外緇流為友雙淚點騷溪心寄酒善慶

里傍灘高崕陡慘淡雲寒喧
厓雷吼孤憤猶然寧隨
骨朽彼人奴哉其心廣柳

朝野彙編序略

屠叔方

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修元史元將
福壽戰歿 敕以崇祀諡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
卿 聖化培植不三四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
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史且修何況建文元臣且旌
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緬惟

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蹟卽零星
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獲捕之踵及故其事十

建文書法優

增編上

主

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祕藏之禁解以後稍
稍始言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卽御史給舍縋城死
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
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
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
子子孫其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揆奇弔古訪
求其故聞而按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
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續於此愚以是不
揣拙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
山經地志埕鐫家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

覈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
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
華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
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
爭先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涸蹟緇黃名傭販賣卜
絕域痛哭漢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
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
以已往勸將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
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褒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
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

建文書法優

增編上

主

聖明不諱之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
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
而後庶爲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
能竊而負之孤援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
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
無所考衷精爽銷沈英風黯淡此豈獎頑激貪發幽
闡潛之初志哉用勒是編以竟末議他如叔方前疏
所請諡未及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錄親故
之編成籍者未及盡除幸惟
聖明寔始終之弁以俟後之君子

又序略

陳繼儒

嘗怪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諄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紆意于雍齒蓋天下之群力群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

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或然當然者歟而當時執筆者顧怵焉遂欲以一時之諂心抹殺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錄曾幾何時刀鋸尚暖

建文書法優

增編上

手

三十四

箕裘宴然而弔湘哀楚之詞已克勿踰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遼遠不可知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尚忍言哉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及吾子孫得引咎以謝焉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野史爲盡譌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

平黃給諫墓

欽叔陽

空山落日照荒阡再拜披蓁倍黯然拂拭殘碑題姓字可憐猶記建文年

當年長嘯赴清波勺水於今比汨羅欲醉一尊歸骨地臨風誰和采薇歌

景公清贊

朱鷺

異哉緋衣公懷刀弗試旻象蚤徵一念便已干層霄邪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

王賓贊

朱鷺

先生字仲光號光菴吳高士也未冠父歿終身不冠徧孝子夙善姬少師少師埽墓歸吳謁仲光再閉戶不見已徒步往乃見之談良久諷仲光左右

文廟仲光遽墮甕而仆口目俱歆家乘云少師三謁

建文書法優

增編上

手

王不肖見從門隙窺見呼之王答曰和尚差哉蓋以鄉語應云有文集若干卷至今未刻嘗治鑿故又以鑿名亦其託業云

贊曰仲光先生姬公克一所降心以從士也少師烏得而辱之墮甕而仆口目俱歆此古放言自廢之故智哉庸以遠志亦以保宗孝孰大焉總角而老痛父命之不逮其小者也

過金陵弔方正學諸臣詩

朱鷺

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

魏國公碑禮贊

王世貞

當

文王之起兵而魏公其妃弟也公舍不顧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于建文爲純臣于中山王爲令子矣故文王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

王良贊

李贊

良以問燕人罪從未減被謫則其人已大有識力可重用矣

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從容死夫人餽良食先良死良殮祭夫人囑遺幼子畢然後死雖建

建文書法促

辛丑

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

文皇嗚呼烈哉

劉政魏澤贊

李贊

劉政爲其師魏澤爲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羅義贊

李贊

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遂敗可畏哉書也

忠節錄序

焦竑

嘗攷遼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領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群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修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項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祠宇慨然興嘆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

建文書法促

辛丑

復增入者若干人於事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余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屬爲序余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楊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群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群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莫振究且貴富熏心廉耻道喪

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寔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奸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寧無作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

建文書法倣

附編上

三七

黃侍中墓祠記略

焦竑

公闔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賊獲十餘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

方侍講墓祠詩二首

黃應登

遜國元家事捐生屬舊君自留清汗簡不奉赤符文
山有遺骸在阡從隔世聞松楸誰是主悵望隴頭雲
拒命寧投筆孤忠不自禁兩朝國士遇一死故臣心
表祀魂猶壯遺丘跡可尋祇今封馬鬣堪並首陽岑

黃侍中墓祠詩

黃應登

徵兵空欲起沈淪詔下驚聞革命新四海乾坤仍父

子一門夫婦自君臣芳魂不逐流波散隱痛偏從急
湍中俎豆祇今臨澤畔徘徊長憶墜淵人

方侍講塋臺詩

二絕有引

湯顯祖

方家女種落教坊年年踏青雨花臺上望而
悲之曰我祖翰林君也雙梅樹爲記因地入
梅都尉家而耐絕予爲植其墓有田春秋祀
之教坊人先已爲李道父郎中放其籍嫁商
人矣

碧血誰將殘樹栽爲塋相近雨花臺心知不是琵琶
女寒食年年注紙來

建文書法倣

附編上

三

宿草悲歌日欲斜清明不哭怕梅家那知都尉當年
死一樣忠魂傷雨花

徐戍紀事

黃時雨

建文死節臣歸善邑御史王公度族黨戍粵東者百
五十餘人余來守惠會 上允臺臣請赦諸死節族
黨在戍者事下郡縣余卽日搜獲得三十五丁奉
告悉與除籍該天下所在覆盆蒙恩者一時不知幾
千百人雨露天寬忠魂冥躍快哉真
盛德事也余因捐俸新表忠祠錄王公世孫奉祠不
絕

登報恩寺塔感述

錢謙益

文皇起藩服提劍事誅討喋血遍四海迴心禮三寶
琳宮逼諸天寧波直臺表既顯人王力不禦孽火燎
三界風輪轉彌天劫灰掃煨燼百年餘孤塔尚縹緲
朝拱 孝陵尊襟帶江流小回首雙闕間依稀舊臺
道登臨王氣出還顧憂心標猶憶 燕師入金川痛
失保闔宮主石燔禁殿戈鋌擾以彼一炬威窮此人
天好須史報恩剝煙燄亦團繞惟矣災相尋幸哉塔
光紹焚燹萬歲燈長照舊宮草

謁方希直先生墓祠四首

錢謙益

增編上

三五

萬曆龍飛錫祠王弘謨趙用賢鄧以讚汪應
蛟湯顯祖程心德拒繼營成之

侍講祠堂歲旦煮西山 遜帝墟誰升忠臣 一樣南

枝恨墓草千年對 孝陵

一著麻衣哭 太孫孤臣十族死啣恩 燕王孫子

今天子珍重春秋祭當門

塚中碧血不成灰蕭瑟寒梅傍塚栽悵望金川曾失

守忠魂怕上雨花臺

怯步何心問雨花年年掛紙泣琵琶行人尚說前朝

事女種依稀似鍊家

方家女事見
陽明川集

徐良彥

徐良彥

查得駱俊等先世遺戍名數委係本縣故兵部尚書
齊泰女壻等親尚書就逮抄沒九族外親之親俱發
興州等衛在永樂十一年齊黃達親未拿者已經免
宥洪熙大赦泰子亦得還鄉今

上初年褒表忠寬卽于南京朝天宮前建造大表忠

寒文書法候

增編上

祠泰的支齊承恩送學衣巾奉祠萬曆十二年奉

旨准御史屠叔方所奏除齊泰黃子澄外方孝孺等

連累發遣親故願歸者給與印帖放回不願者給與

免帖卽在戍所附入民籍隨住卽將冊內軍名削除

不許復行勾擾欽此竊照齊司馬始受顧命之重終

守殉難之節罪雖莫赦心實可原方孝孺之面觸

文皇也而赦鐵鉉之幾危

文皇也而赦齊黃之罪何獨不可蒙赦也況

皇上登極一詔表忠有祠春秋有祭業已蒙恩一視

矣乃司馬雖獲原于既死孫枝雖濫錄于賢宮而司

馬之外戚遣戍如故何司馬之罪可原而司馬之外戚不可原邪夫以二百年下牽連親故道死相望流離無已莫可控號請命非所以沛皇仁而維人心世道也乞慨疏請比照方孝孺牽連親故一體豁免幸甚為造各原戍緣由略節一冊申詳

忠臣譜詩

朱鸞

代著臣節亾烈壬午行遯彌山炬經望戶沈波撲燄血鏢膏斧剝腸積坻斷首紛雨五宗颺迅四顧猶舞殷頑何多周命不覩傷哉秉心無非故主生先四祀

建文書法儼

增編上

總節千古

袞袞煌煌是用作譜

建文書法儼

增編下

擁絮迂談

東吳荒史氏朱鸞白民甫

談革除建文事也時未遑

今上允復年號盛德事予音嘒嘒贅矣語又半入書

法中而此復全存者不忌始也亦慮析入者條

貫靡竟未得直通鄙意耳鸞識

談之曰方寒兄弟擁敗絮而坐僈擁絮云為朱伯子

白民李子道方蓋萬曆甲午冬二之日也道方挾瀟

史問難指昭烈帝紀曰天下不一統不帝蜀何以帝

建文書法儼

附編下

三

白民曰帝也昭烈既炎室之胄孫曹奸矣奸不掩胄

帝昭烈不亦可乎何必一統道方曰三國鼎分昭烈

君臣自分一足耳作誌者全以天子之制子魏通鑑

因之不改至子朱子綱目之作乃始奮然改筆曰後

漢曰昭烈皇帝目吳為僭明曹為賊而先主儼然正

天下焉然則天下之統紀一史筆能予奪之乎昭烈

不自謂帝也歷晉迄宋不與其為帝也紫陽秉筆乃

在五六百歲以下而斷以獨見不為私更張往牒不

為擅還統紀於易代之後振筆削於蠹簡之餘而千

載無異議史權亦重矣哉白民曰史豈直紀言動而

已筆代褒誅權所自制故微嫌可剖沈枉可雪其況大義較然彰著者乎哉春秋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存其大也綱目祖春秋遺意存漢不亦可乎又奚惑史權重也

道方曰周漢往事春秋綱目往史其在

本朝若革除一事顛末何如可得議短長乎白民咨嗟太息而應曰惡惡所置短長議雖然顛末可具道也孔子曰邦有道則危言即爲若發迂議可乎昔者

建文天子用齊黃兩臣謀削奪諸侯王爵或廢或死

建文書法儼人附編下

而禍且逼燕也

文皇帝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遂起兵靖難以誅奸臣爲名持戰三載而

天命卒歸

文皇帝金川之門啟大內之火熾而

建文天子以崩聞矣蓋壬午歲之六月十三日也

文皇既登位未遑改元命革除建文仍僭洪武於是

有洪武三十五年之僭實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錄

更貶帝僭君而建文忽若滅遺矣道方訝曰一至是

靖難革除二俱過邪白民曰否否靖難是也而革除

則過

高皇帝定鼎金陵特以順一時歸附之人心非持久計相陝弗果若有待焉天實篤生

文皇徙鼎北平奠萬世之安靖難曷可少乎即以人事論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密可謂至當

建文君臣一朝舉約束而更之紛紛焉

高皇帝在天之靈必有震怒不寧者昔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而伊尹放之桐天下不僭逆

文皇帝即舉兵南嚮豈過乎而況

建文書法儼人附編下

高皇骨肉未寒 諸王相繼廢削若周若湘若齊若

岷懔然傷夷矣張昺謝貴等伺燕日密而指揮使收燕之敕業已洩露矣此時而欲終守人臣之節不亦

難乎鼂錯不能使吳楚之不執詞齊黃兩臣又安能

制燕兵不舉邪

文皇帝舉兵之日嘗一上書矣曰

祖訓有之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 親王訓兵以待

天子密詔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又諭將士曰禍迫

於躬實不得已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吁何

其辭之正也不庶幾動以義哉已而

建文天子崩聞齊黃先後歸死則罪人得矣無復成王之可輔矣天下固

文皇帝之天下也非文皇帝之天下而誰之天下哉嘗試設言之當北兵薄城時有如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百數人城外雖雖然執旌御蓋以親王禮奉逆曰聞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設周公所負宸以待當是時

文皇帝且柰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手必且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遑幸哉不出此也遜去焉劄聞

建文書法錄附編下
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文皇得宴然有之而無所事湯武威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之始與爲文皇計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肉不幸之意曰既不獲遂予周公輔成王初志予敢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爲

建文上議謚議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逞之跡足可有辭於天

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號追廢天子此何爲者是異姓仇讎相克之所爲而安在其爲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無乃非天所以相

文皇帝意乎惟其急急于滅

建文若快意一逞者然而始開天下萬世之疑以爲文皇帝私天下有如是其固然矣夫靖難執詞庶幾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故曰靖難是而革除非也且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輟朝三日矣命以天子禮成葬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死蒙天子之葬而史獨貶而稱君年獨削而不用邪以爲

建文不足存也皇明之一葉不足存邪我

太祖掃逐胡元再闢宇宙爲古今盛王而令一傳剝蝕四祀無主實續而名絕之生榮而死辱之儼然正位華夷同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剷滅之辟如白日正晝而欲掩爲昏宵則誰能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死而生之也

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死之也之死致生之
生致死不兩倒哉跡疑於私而事入于倒此忠臣義
士之所浩歎而淡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

道方曰革除之不可也如是其奈何白民曰言之矣
皇明之一葉不可以不存存之奈何曰復革除復革
除奈何曰借存于史漢昭烈且得以史存其況

建文乎頃

天子下令纂修 皇明正史將合二百餘年之實錄

建文書法傳附編下

木

三

會而成編開局延賢既聞耳矣此微特斯文煥發之
秋將亦公道彰明之會耆儒碩輔其遂無慷慨議復
此者乎我與若姑傾耳以聽可笑道方曰

文皇帝之所革除也而又誰敢議復乎哉復之是昭
文皇帝之過舉而發其瑕也傳稱楊父之美不揚父
之隱而又誰敢乎哉白民曰甚矣第之闇也夫靖難
動以公者也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復革除乃
以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而又爲發瑕乎哉夫治王者
擇瑕而去之瑕不去千載無完白

今日之史亦若此矣吾聞孝子慈孫惟是蓋慈翰墨
光照前人之令德爲兢兢不聞匿污拚垢以遺後人
發也而曰誰敢議復是何言與嘗觀

文皇帝發謀舉事往往遲疑於天命人心向背之際
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上書則引

祖訓執詞則除罪人諭衆則曰法周公心固曰吾一
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至城門不攻而自啟

主君不校而自亡何憤不雪何怒足留而又必革除
之爲快哉烏乎豈謂

文皇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寬宏邪當是時靖難

建文書法傳附編下

七

三

諸臣必有挾淺薄之見肆殘刺之說以從史其間者
宋太宗問趙普後計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替之徒哉卽如賊臣都御
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矣猶請追戮建文臣其況
乃更嬗之際乎又何所不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
文皇帝意卽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太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新月詩占之矣而遺詔卒
立

太孫無有動搖意雖以

文皇帝之聖也併智慮過人酷類

太祖者而寧真之藩封

太祖固曰自我創天下而以天下傳之庶孽萬世而下有庶奪嫡孽抗宗者我開其亂也亂一傳而萬世之傳足慮焉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矧舉一傳而滅之乃獨忍邪竊謂

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從是言之昭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者復革除也釋

建文書法擬附錄下

八

三〇

二祖在天之憾者復革除也夫舉事而足以昭公滅私而釋在天之憾此孝子慈孫之所亟圖而又虞諱觸乎哉不寧惟是有天下者父為祖則子為宗百世不易之理古未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 明始

太祖以創業併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追隆之亦併祖豈不有當顧惟是有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竝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邪故以一代之首而虧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而平列為祖

亦非體也明史將為萬世觀其得不深慮邪即不為建文計獨不為

文皇帝地邪是又秉筆諸臣所決圖度也而曰誰敢誰敢乎哉道方曰秉筆諸臣圖度易見諸行事難綱目之存漢昭烈也異代也居昭代而擅借存焉謂臣子何白民曰吁是未易為若言也吾所謂借存史筆云者非曰肆然無所關說於

上而輒為之復年僭號也又非僅僅年號之請而已也將請其年必請其錄得請其錄必請其謚得請其謚必請其饗而後儼然成一朝天子褒然成一朝實錄而可以後先

建文書法擬附錄下

九

三六

二祖之間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乃以快然無餘恨雖然請而得則非臣子之所能必也非

聖天子獨見獨斷為一代惜統紀以昭公滅私為大誼以匿瑕掩垢為陋識其又安望剖破拘攣慨然舉此曠典乎哉夫至于請而不得而後史臣之權有所不得不用矣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奪則奪予則予天子不得而寓目焉誠以垂萬世之勸戒而已操筆之權而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以然而獨難于今日乎即不獲請謚請廟饗而修實錄非史臣事乎

斷以史臣之權而為建文立本紀復其年隨錄其當時行事以存

皇明之一葉今前後統紀不至中闕而不續夫非匡救忠手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當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邪與其為野史書為後世書傳疑述謠述影尋響請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之今日乎秉史筆者猶得以彌縫潤飾其間而不至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又不可用邪然則書法何如曰我夙有心矣近州就未訂定故不敢輕出也道方曰建文之借存于史史臣之不獲已也設建文書法傳附錄下

幸而得請直復年已邪即欲追謚追饗其若何儻亦有說乎白民曰謚以易名也寄美刺於一字仁暴與

亡之主得共之無不取焉建文即亡國何至并易名之禮而廢之原所以亦惟是革除故苟得

請焉雖追謚可也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斷之萬世人心之公是何不可之有雖被以極垢蒙之大辱如幽如厲如愍哀固亦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已矣按謚法在國遭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儻愍皇帝其亦可焉敢觀嘉靖高皇帝制法親王一謚郡王二謚親郡王而非諱終

亡弗謚也矧紹大統正南面儼然臨天下者四歲顧弗得一字之及乎哉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郡王下也正恐能削其名者不能減其實終為父事耳必難一謚意倣古少帝略儻即非至當義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亦何无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道方曰即幸而復年矣追謚矣建文居然一朝矣其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建文書法傳附錄下

九廟之額何曰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不遷非此盡遷也

建文廟饗固遷列耳今其主在陵舉而入之

祧廟不亦可乎夫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數而於

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魯躋僖公以為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

曰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以親親廢尊尊父子

兄弟不同繼而同儻世何則重統也建文非一世

之昭乎安得以失國之故叔姪之嫌而擯去之去之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

建文不可以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誠復即廢謚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之統紀乖矣其何以信萬世道方曰自古亦有君天下而不得僭年者乎白民曰無之位可革年不可革位可除號不可除漢惠帝養他姓子為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年所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而虛也昌邑王賀以藩王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內又外入也故不書唐中宗嘗一貶為廬陵王矣綱目書帝建文書法僭附編下十二

天子如

建文皇帝也而不得僭年乎哉

孫蒙

祖號死亂生年失無大於此者以為亡國之主與古之亡國者非一姓其誰竝年而亡之以為德不足存與顧何如桀紂桀紂固冇年也況

建文弱冠之年能以興致太平為已任躬郊視學復高年勸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不自暇逸庶幾守成令質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稱之而當時政教亦曰寬務大能得中外心雖變亂成法而咎生于慕古雖刻削諸藩而要亦自為社稷計可得追滅之邪即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況今日是非已定正聖子

神孫幹蠱補闕善繼善述時乎道方復問曰革除後亦有議復建文者乎其始于誰白民曰有人心者盡願是也而始誰哉然其最可據者莫若

昭皇帝

長陵碑文矣碑僭

建文書法僭附編下十三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

故聞

建文君自焚大驚發軔馳救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

家何不寤邪遂備天子禮斂葬

建文君雖廢猶書其歿曰崩當其在位尊之曰朝廷

從是言之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沒

建文也其即位詔

諭臣民敕封功臣敕曷嘗不僭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僭之畢竟實難揜耳

昭皇帝雖

文皇子而不勝痛惜

建文之至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茲決矣



建文書法體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朱鸞撰鸞字白民吳縣人其書作於萬曆乙未
詔復革除年號之時蓋欲上之於朝以補國史故
稱曰體而署名自稱曰臣其書前編一卷紀惠帝
初生至爲太孫時事正編二卷記惠帝在位四年
事體例全倣朱子通鑑綱目附編二卷則雜錄明
人之論述卷首冠以頌聖德十條紀明歷朝恕待
惠帝君臣之旨述公論六條紀歷朝請復革除年
號之奏章倣書法十六條則自敘其紀事之例其
論惠帝之失惟在削宗藩變祖制持論未嘗不正
惟行遜從亡尚沿舊說又成祖未卽位以前削帝
稱王於義雖當然不宜出於明之臣子至序末題
識一條稱萬曆甲午夢明太祖示以一朝表譜四
金字次日具奏焚孝陵下復夢太祖召見則幾於
妖言矣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
三十四卷

〔明〕吳瑞登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繩武編三
十四卷》提要

皇明繩武編序

毘陵吳生擬續大學衍義輯
昭代鴻懿分款為編編成名
曰繩武昭景鑠于前著著蔡
于後用心斯以勤矣客有謂
吳生者曰金匱石室之藏翠
幄塵坡之直不已斌斌乎子
柰何掛一漏萬為者吳生謝
曰良然顧不聞食芹負暄思
以獻主者歟夫非區區一念

邪越二月走書問蕭伯子伯
子受而卒業嘆曰忠愛哉吳
生也余濫竽講筵有志焉久
矣而未之逮也因為之題其
首若其宏博大雅觀者自得
之故不論

序

二

三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修撰

經筵 日講官漢陽蕭良有

書



皇明繩武編序

皇明繩武編者毘陵吳雲卿所
纂也雲卿自諸生以明經聞
江左其所著論洗洋數萬言
以為考亭翼咀其菁華時有

皇明繩武編

序

折衷不斤斤守其師說亦不
盡緣已意固後商賈言詩者
從游士多用以起家顯貴而
雲卿垂老始為博士不治民
日與諸生伊吾脩經藝慨然

曰際明時而不見錄用世者之耻也

主上聖明而德不布聞臣下之過也夫子蓋從周云故學周禮贊周易春秋褒善貶惡一

續武編

卷二

三

秉周王之法其立訓則以生今不可反古且余為文學掌故郎不獲廁公卿大夫于石渠天祿掇金匱玉板之藏而竊從流傳人間者併它所觀

記者稍次述之其例一倣太學衍義為要四為目十有二為條件五十為卷三十有四毋逸所識而已悉以示不佞大都沿其例不襲其旨真氏以古帝王為準而附以時事雲卿則憲章

續武編

卷三

昭代合符于古帝王夫堯舜以來君師總于上治本于道天下無異趨至孔子不得位而

君師始分治與道岐而二之
治岐而霸而夷道岐而異端
聖人之所憂也故作大學本
之身心意知措之家國天下
得志則堯舜不得志則孔子
堯舜以政為教必之身而應
之天下孔子以教為政必之
人而俟之後世故君而堯舜
儒而孔子權輿于六學矣真
氏取而衍其義雲卿又取所

衍者而續擬之我
祖宗之鴻猷盛烈暨儒臣之嘉
謨謹論不斌斌乎君師之道
大學之旨哉太史氏猶謂其
掛一漏萬噫律以太史氏所
典則誠然矣而識大識小何
以見采于聖門耶夫人各據
所至以自表見于世非苟焉
而已也成一家言是且不朽
抑此僅得雲卿之似也傳說

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周公告成王曰覲文
王耿光揚武王大烈卒之二
君率乃祖攸行為商周令主
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雲
卿雖在末位乎取以名編其
忠足稱已故不辭所請而為
之引

萬曆癸巳汝南張九一誤



皇明繩武編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自叙

宋臣真德秀深於愛君恐不能
事為之誨也適取古帝王可為
型世暨於季可為炯戒者撮其
要約彙集成編斷自大學之脩
齊而止蓋端本正臬之道也故
捧誦者莫不穆然思企庶然思
更詎非萬古君人者之著蔡乎
柰當時不能盡用其術迄於元
運廢墜極矣我

太祖命侍臣書於廡壁以備朝夕觀

覽

世宗又以日逐進講恐不得精欲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及既有所得乃為翊學詩以賜輔臣楊一清等蓋我

朝創業中興之君罔不以此成治

序

○

二

升

則德秀之意至是見諸行事矣

臣垂髫時即服膺此書見大有

關係者輒手錄襲藏而委瑣穉

野者不與焉碩為舉業所分不

得顯攻肆力歲丁亥以貢授光

州訓喜其地僻務閒課士暇博

採其所未經者刪蕪就實歷三

年許凡四易稿稍有次序付之

剞劂氏蓋曰聊以畢吾志耳雖

然此非臣所敢擅也

太祖曰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

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

序

四

三

下

太子諸王講說使攷古驗今窮其

得失

世宗曰大學衍義可令直講參以時

事以開朕學夫上自

天子下及

太子諸王皆藉以廣聞見增勸懲

則臣之續此亦不過推

祖宗美意耳第德秀以古帝王為準

而以時事附焉臣則以

昭代為憲而以古帝王證焉首述

為治之序而直以

祖宗繼堯舜湯武之統所以闡揚盛

烈也至於因人隨事各有分別

盖亦便於人之模倣耳自續編

一出必將以臣未嘗盡讀中秘

書不免挂一漏萬又將以臣非

經筵講官烏得有所僭擬嗚呼

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況德

秀自陶唐以終五季上下二千

七百餘年所集不過四十餘卷

臣由洪武至隆慶止二百多禩

盖亦庶乎真德秀所集矣或者

執此以竢補漏君子將以草創

視之未可知也嘗聞理學泰山

史學淵藪即高賢大良若遷固

輩疇當博雅尤不免於訾議况

區區謗陋末學似難禁人之齒

類矣其所以不諒而為此者夫

亦以卷石勺水自方與

萬曆二十年壬辰季夏穀旦書

皇明純武編目錄

一卷

帝王為治之序

二卷

帝王為學之本

格物致知之要

三卷 以下皆言明道術

天性人心之善

四卷

兼言五者大倫

五卷

專言帝王之孝

六卷

通言人子之孝

七卷

長幼之序

八卷

夫婦之別

九卷

君臣一道

十卷

君使臣之禮

十一卷

臣事君之忠上

十二卷

臣事君之忠下

十三卷

朋友之交

十四卷

吾道源流之正

十五卷

異端學術之差

十六卷

王道霸術之異

十七卷 以下皆言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十八卷

帝王知人之事

十九卷

茲惟竊國之術

二十卷	儉邪罔上之情上
二十一卷	儉邪罔上之情下
二十二卷	以下言審治體
二十三卷	德刑先後之分
二十四卷	義利重輕之別
二十五卷	以下言察民情
二十六卷	生靈向背之由
二十七卷	田里休戚之實
二十八卷	誠意正心之要
二十九卷	修己之敬 以下言崇敬畏
三十卷	修己之敬 遇災之敬
三十一卷	臨民之敬 治事之敬 規警歲誠之助
三十二卷	以下言戒逸慾
三十三卷	總論逸慾之戒 沉湎之戒 荒淫之戒
三十四卷	二十九卷

盤遊之戒 奢侈之戒	修身之要
三十卷	謹言行 正威儀
三十一卷	齊家之要
三十二卷	下言重妃匹
三十三卷	謹選立之道 受箴規之益 嚴嫡庶之辨
三十四卷	懲廢奪之失
三十五卷	宮闈內外之分 宮闈預政之禍 內臣忠謹之福
三十六卷	內臣預政之禍
三十七卷	三十三卷 下言定國本
三十八卷	建立之計宜蚤 諭教之法宜預 嫡廢之分宜辨
三十九卷	廢奪之失宜鑒
四十卷	三十四卷 下言教戚屬
四十一卷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預政之禍
四十二卷	皇明繩武編目錄終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一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臣 吳瑞 奏 謹 啟 誤

帝王為治之序

洪武十八年秋九月 太祖御華蓋殿大學士朱善以周易進講至家人卦 上嘆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內夫婦內外各盡其分事循理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國與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實則為親愛之恩威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臣按宋儒真德秀衍帝王為治之序自克以至文止

繩武編卷之一

矣漢唐以下置而弗論何哉蓋治一也循其序則

不紊其序則雜然序之所以循而弗紊者由于先識其理理既識矣又于要焉操之迺可以底純式之治彼漢高不事詩書恃其馬上之習唐宗銳情經術未聞正身之規以故封誦羨愛戚妃血禁門納粟刺親愛之恩衰閨門之失者雖伯離夷久矣無善治矣我太祖開混沌而開宇宙日今儒臣進講深有得于易之家人知家之理即國之理家之夫婦即國之夫婦其所謂各盡其分事事循理者蓋言夫盡夫分而夫婦其理婦盡婦分而婦循其理使一家之中諒然洽漙

然教則家齊矣家既齊則由家及國由國及天下固

不戴其恩而畏其威則治如運掌又何難焉嘗攷

太祖后妃不與政嬪妃不專寵太子諸王統體森列

而情意和睦至於刑餘貪墨安輯蒸黎薄海內外宛

若家庭蓋軼二帝駕三王矣此豈驟而得之蓋誠實

威嚴兩得其要耳誠實者內存之以真心也威嚴者

外施之以法行也其心真則心正其法行則身脩家

人卦所云家道正者蓋盡乎此臣願 皇上誦法

祖訓則至治所成何患不若我 祖不然出乎誠則

入于偽將不免離志解體之患出乎嚴則入乎肆將

不免比昵近狎之私漢祖唐宗足為炯戒矣

洪武三年春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律進講

大學衍義十章至有土有人漁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

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故人主有

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則有土有財自

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臣按後世有天下者每以蓄積為先務而爭事捐克

以生靈為微末而罔知存恤茂茂焉取德弗脩蓋以

為天下莫敢誰何矣然一夫作難四海土崩難教養

大盈無補泰情之亡矣何足恃哉元季驕勝黎民塗

炭太祖愛民一念上通于天拯溺亨屯夙夜匪懈
觀其命將之詞必以毋撓掠毋焚蕩毋妄殺人為先
及群雄掃除則今日免五府明日免浙直以至天下
盡行蠲免其厚下深仁浸灌骨髓久矣夫是以人心
愛戴如父母然而帑藏亦未嘗告匱蓋誠知德者身
之本故惟務厚德人者國之本故惟務懷人大學之
道已得之矣今承平既久災害頻仍而百姓嗷嗷待
哺雖發德音下明詔而閭閻不被其澤一有所費則
又動稱不給可不求其故哉伏望 皇上痛思太
祖遺教而以賑窮恤乏為大德則永奠國祚于苞桑
矣

皇明繩武編卷之十

上

奏

宣德五年五月吏部奏選官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者安民之道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以
下視夏商官益多何也侍臣對曰時勢不同也 上曰唐
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
員去古未遠亦是為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
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
倖進冗食者多欲免百姓于勞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
清心者省事之本吾當勉之

臣伏讀宣宗兩言知其善于為治也始而曰省官者
安民之道終而曰清心者省事之本焉呼盡之矣天

下未有官不省而民可安者也亦未有心不清而事
可省者也何也民之所以征輸不息服役無已者起
于官之催科甚嚴而督責甚苛也然官豈能自為之
裁減哉朝廷之令一下而奉行約之約星馳毋論逢迎
鄙夫聚斂酷吏撻臂稱首即素稱愛民者朝而寬恤
夕而斥逐欲一日安于民上不可得矣惟君心淡然
寡慾慤寡則心自清心清則事自省心不眩于土木
則土木之事省而考工不必設員心不眩于遊畋則
遊畋之事省而戎政不必置屬由是天下之民安于
田里市井而無愁苦呻吟之態即登閔至治又何難
焉昔唐明皇開元之初清心知人幾于貞觀之治至
天寶後用李林甫高力士楊貴妃以迷亂其心遂致
聲色淫蕩胡塵煽動百姓流離無噍類矣 宣宗善
侍臣之言終其身恪守 祖訓一切土木遊畋之事
不聞輕舉較之 洪武時官制如舊民生斯際真如
成康文景之時至今猶令人有景慕焉蓋不先省事
而先省官不先省官而先清心故耳願 皇上以清
心之言紬繹 宸衷則省一事者省一官省一官者
安一民不將媲美宣宗哉

皇明繩武編卷之十

中

奏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一卷終

皇明經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二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裁撰

帝王為學之本

太祖既有蔡州遂置行中書省徵王禕為省祿商畧機務召儒士許瓊葉瑄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寧童冀吳復張啓敬孫履皆會食中書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教陳王道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徐原為訓導

臣按人主之學以親賢為先以講究為助而以經史

正道為準則以涇陶海宇為規模我太祖起義未

皇明經武編卷之二

幾置省專訪以高畧機務則委之王禕而得一代之

偉儒以參酌義理則委之許瓊等而亦得以廣其聞

見日令進講無玩日也數陳王道非曲說也其所以

開發幽微啓沃性靈者益深以遠矣夫是動與古人

合轍而為萬世聖子神孫法至於學校之說尤遠

過前代漢始興太學而郡縣未開唐始興郡縣學而

學官未聞宋迄仁宗始詔立學諸路其教職不過五

十三員而已今也廣開學校而邊方衛所亦令就學

則造就人才詎不廣哉宜其代有謨論直言相與扶

翼於不朽也迨今經明行修之典弗行而所取者記

誦辭章之末問之以聖賢義理經世時務茫乎莫知

所謂豈惟有負聖祖之意而其為世道蠹者不小

矣願復會食進講敷陳遺制而仍倣胡瑗經義治事

齋墮而行焉庶乎士得真材矣

太祖丙午年夏五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

資覽閱因謂侍臣唐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

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

經開闡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事輒

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

規萬世之師法也

臣按帝王心法典其人俱往矣而典籍所布宛然在

焉故據其遺編而想其蘊奧資益蓋開鉅也秦禁挾

書而更焚之即有賢君莫知所考無惑乎傳止二世

矣自文帝除挾書律壁藏者稍稍復出武帝又表章

六經而後世遂家傳人誦講求同異各有專門雖曰

訓詁者多而理義亦胎于此我太祖命有司訪求

古今書籍以資覽閱俾進講敷陳者引古証今鑒鑒

可見諸行事豈徒眩耳目哉至於孔子節用愛人使

民以時之語稱為良規師法嘗攷當時行事片侈靡

絕游幸卻異味罷膳樂敦行儉朴以身為天下先而
徒步鍾山恤暑耘之甚苦勅停周殿因種麥之及時
皆得之六經孔訓又不獨表章已也今前代成書悉
備而列聖寶錄具存不俟倣求取諸秘府史成而
自足 皇上儻以 祖為法乎則經筵要矣設施急
焉

洪武二年春三月 上謂翰林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
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
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為文
而誠意溢出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
學而綴成編卷之千卷 王
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
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
事浮藻

薛應旂曰文章關于世用猶衣食切于生民苟如近
世文士之所尚徒締繪綴緝以為麗信屈軟曲以為
奇殆飾羽不可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飢矣大哉
王言不但文士所當究心凡為天下國家者皆當留
意也

臣按文章關氣運而翰林司文章明白者其心必粹
而世道醇險怪者其心必邪而世道醜典謨之言風

行水上自然成文迥乎不可追矣自是而莊列佛老
出焉縱橫闢押出焉名曰道德而非吾所謂道德名
曰識務而非吾所謂識務不過率天下而歸異端取
世資耳唐韓愈起而唐文始正宋歐陽修出而宋文
始正昔之險怪者轉而平易而氣運因有賴焉我
太祖毅然以正文體為重惟明道德通世務人易知
而有實用者取之且戒翰林無事浮藻其真挽回世
教者矣逮乎成弘之際號稱粹雅柰嘉隆以來濫觴
極矣 皇上仰模 太祖累詔禮官母事鈞棘功令
非不甚嚴而天下好奇吊詭者愈甚始也以韓歐為
腐談而效嘖班馬繼也又以班馬為庸語而學步者
莊詞固艱深也而意實淺近豈惟無裨實用而且壞
人心術道德安所明而世務安所達也必得主司如
韓愈歐陽修者以倡于上使先考核而後辭筆急理
趣而緩音響非費董之通達弗錄非程朱之道德弗
取則天下士風庶幾可挽不然文敝而心亦敝矣能
不為世道累哉

洪武六年春正月 上擇舉人年少俊異者為翰林編脩
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 上政暇輒幸堂
中評文優劣每食 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寵遇甚厚

詔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臣未達注釋之格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等受詔釋五經四書以上賜名曰群書類要

臣按我祖勤學之法不但欲躬率于已內而太子親王外而學士庶民皆欲廣其聞見使立身行己咸歸于禮化之域其舉人年少俊異者命肄業於文華凡民黷蒙昏昧者又釋經書以恒言其師則宋濂其釋則孔親劉基林溫之輩皆一時博通今古者且親自評文優劣而手釋二章以示之格宜其誦習經書者眾而宮闈閑里雍穆和平也嗚呼此豈不事詩書者可彷彿哉

永樂四年春正月上謂侍臣曰昨夜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知之亦由精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辟之耕而不動可望有獲乎

臣按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苟因彼識此則藝亦道也藝之不精固不足用而道之不精又何以得道然究其所以不精一曰鹵莽之病一曰厭煩之病鹵莽則

苟且之心生厭煩則欲速之心生鮮克有成矣我成祖示之以精而又示之以勤是曲盡為學之方矣大都生而知者罕有其失未不由用力而得者精則其心專勤則其心篤專而且篤道之入也易易矣可以稱已之意矣昔張載終夜有得則秉燭起書朱子大漸前一日猶解誠意章遂成大儒否則鹵莽厭煩以之製筆且為人所棄而況於道乎

永樂十二年冬十二月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其來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有文學者同修至

永樂十五年春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西京國子監及天下郡學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道精義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令盡心講明毋徒視為虛文也

臣按我太祖八年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止

方十四年復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且曰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由此天下士庶咸向風其視元世惟知干戈莫測俎豆者異矣然諸儒解釋猶未彙而梓之也 成祖命儒臣編集要義而復益之以性理大全則所以羽翼經書者至備至精士苟盡心講明則人可程朱而戶可顏孟矣迺猶不敢自諉而曰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夫始也以之益已終也以之益人大闡 太祖無窮之意則其謚之為 文皇也固宜洪熙元年建弘文殿 上諭侍臣楊士奇曰卿等各有職事明經武編○上米 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 上命吏部召繼至作印章命楊溥掌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間亦欲廣知民事以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兼義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即授教翰林編脩澄禮科給事中皆兼弘文館與進同事云

臣按成王之學以緝熙光明自異而尤欲群臣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召公師保猶慮後進之臣未登用而卷阿之遊乃矢梧桐鳳凰之音欲以車馬延納海

內之鵠鵠吉士是以卒為守成令主 仁宗嗣統之初得楊榮楊溥楊士奇等之參議贊襄亦足矣乃猶建弘文館欲廣求賢才以備顧問其已任如王進楊敬輩既超擢之而未仕如陳繼者又召之雖楊溥義之薦剡而 仁宗納海之念亦甚慈矣豈有得于召公之矢音而為我 朝之成王耶惜乎天不假之以年也噫

宣德三年 上謂侍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養義楊士奇夏元吉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令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於是賜勅諭義等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意

臣按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周制也我 太祖鑒丞相專恣之弊而遠法成周既皆講沃之功又成機務之理漢唐而後最為得者 宣宗聖睿明敏博覽納善重師保而勤討論必欲朝夕左右以求至當書曰嘉謀嘉猷入告于爾后朱熹曰惟大臣與苗政事反覆辨論必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信左右輕聽其言此聰明之名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

聰明之名 宣帝用奏書楊士奇等觀機而發
沃豈惟不負 先帝簡畀之意而於聰明之實益
得之矣其為守成之令主也哉

宋樂三年冬十月翰林儒臣進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
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廢亂臣
賊子接踵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
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
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有周孟子時七國
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
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於塗炭遂賜讀官
書 臣等武備備有之 九

臣按春秋之時夷狄縱橫生民其左衽矣故孔子作
春秋以尊王元氏之季夷狄入主中國抑又甚焉不
有我 祖其能掃羶羶而還華夏乎嘗觀前代人君
不知春秋大旨而我 祖乃叙春秋本末 宣宗讀
而講之真知我 祖之心猶夫子作春秋意矣乃復
問孟子王天下之說卒能推原其心謂當時生民塗
炭必得王者而後解無非為生民計也噫其深於義
殺者哉

宣德四年春二月 上覽歐陽脩文至夢卜求賢之說

侍臣嘆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
而訪樂傳歲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
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
公亦此意也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
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賢有傳說之賢
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殲用王良豈
不誤哉

臣按君臣之間兩相求而不相遇者多矣高宗以夢
而得傳說蓋求賢之心誠故天為之夢也世之為說
者間有而君之為高宗者不常有若於巖穴者不知
九載 宣宗因夢說之事而發誠心之說所以當時
賢詰滿朝朝成至治豈徒形諸口耳已哉吁說之夢
固奇也然心苟誠焉即人情猶可信也故古曰人情
賢於夢卜

宣德五年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創業以下諸君侍臣
有言漢高帝之大度者有言唐太宗之英武者有言宋太
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
力襲取天下而唐太宗慈德尤多漢高帝與我 太祖皆
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破禮文制度
不修我 太祖剪除群雄華元赦政申明中國先王之教

要為過之侍臣皆扣首以為至論

臣按 宣宗此論真萬世之斷案也唐太宗建官之法府兵之制彷彿乎成周遺意宋太祖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鎮以儒臣有古者醇厚風其儀文似修矣然脅父臣虜欺孤襲取此霸者之術徂僧狐媚之所為也我太祖摧陳穢張聲胡元之惡大都與漢高之誅秦滅項與編素之師者相類惜高帝待其馬上之習不能退叔孫通聘魯而生使與張良四皓共復古制即善陸賈之言而不能用惜哉我太祖甫起義旗即徵名儒宋濂王禕陶安朱升輩集闕下議禮制禁胡服胡語革元俗喪葬作樂娛尸之樂后妃不與政嬪妃不專寵與呂氏之醢殺韓信人彘戚姬者孰得舅戚之家循禮守法而楊馬之俗未聞驕橫與祿產作亂族姓誅滅者孰優立帝王廟于鍾山視漢之不得血食者異矣祀韓成于康郎視漢之不恤紀信者異矣驅犬戎於境外以復先王之土宇則其分尊而視漢之和親匈奴者何如制奄豎于禁中以供掃除之役則其法嚴而視漢之病枕宦官者何如其他建置封號種種皆法唐虞三代高帝曾有一於此乎 宣帝灼見而評品之至精確矣

宣德九年冬十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諭真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臣按 宣宗天資明睿近古所無而其勤學作文又無間寒暑故其設施動輒與古合廼其術書洪範及御製序文必已得其精蘊猶不敢自是而欲士奇等直言無隱及士奇願始終此心不過申之曰卿等常須直言彼其謙冲之心詢謀之意真神孫所當師法者成化九年 上命儒臣攷訂朱熹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知推之於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之於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

臣按宋儒程子有言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帝王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措之無難也魏文帝手不釋卷備歷經史唐文宗書史自娛未嘗留意于聲樂遊畋然一則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一則柔

儒不立聽用非人何得于書哉 憲宗刊行綱目納諫恤民固已見諸行事而謝鐸尤進力行之言即以神宗理宗為監得其指矣蓋通鑑司馬光所作也好光之通鑑而不能用光之三劄五規綱目朱熹所作也自以為朱熹若在朕當用之然道傳于朱熹者卒不能久立于朝以是知留意於知不若留意於行也彼二君之徒好何為哉吁謝鐸可謂善納諫矣

弘治元年少詹事楊守陳請講學聽政疏其畧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心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詢于四岳闢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與

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為政治之綱也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儒臣肅然進退畧加詁訓未嘗降以睿問則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得于內者未能如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奉儀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言語至於群吏之情弊萬民之疾苦何由知之臣恐咨於外者未能如堯舜之博也伏望導祖宗舊制仍用大小經筵以講學蚤午三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有未明輒賜清問聖賢之言帝玉之道皆一一講明四書五經 祖宗訓典及歷代諸史百官

題奏皆聚于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一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與之裁決大抵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日少則懸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得于內者深矣至若午朝內閣與府部寺院大臣及科道官輪番入侍遇有大政會議使人各盡其謀 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本奏者則召內閣面議而批荅之凡內外官覓見辭赴任或自任者 陛下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地方之利病兵民之休戚各皆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忠邪而加黜陟焉則資于外者博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生問荅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閣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請旨批荅臣恐積弊隱禍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也 上褒納之

臣按經書典訓非講則不明非問則不決機務政事非會議則不廣非面議則不定我朝自洪武而後天順以前上而閣臣下而儒士皆有咨訪皆得有所陳說以故學日益進政日益理自是經筵罕所問荅題奏付于內監上下之情間隔而不通行止之機竒且而莫審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孝宗蒞政之初楊守陳講學聽政一疏曲盡納約之弘規幸啓聰明之

大益未明者則欲其清問未達者則欲其面陳不惟
古人之成憲得於聽聞而時政之休戚無不周悉不
惟館閣之論思有所獻替而郡縣之賢否亦得周知
蓋真忠盡之臣矣 孝宗用其言從容顧問以次陳
奏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納諫之
美蓋三代而下罕儼焉當時李東陽嘗謂自天順來
至今三十年間召內閣不過二三語是日經筵既罷
乃有是召因以窺其天資之敏辱廟筭之詳明庶幾
都俞吁咈之氣象蓋千載一時云

弘治十七年秋九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今李榮

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簡邪陳宇解做陳說不是止云
教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
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
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
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
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曰
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 上又曰先生輩可
傳與他不必顧忌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
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昨所傳以未的恐講
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說如此蓋經筵講章自穀歲

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聞此蓋知
上意所嚮云

臣按經筵講說正帝王為學根本顧惡忌諱而樂諛
頌者十常八九自非聖明鮮肯和顏色以受之而臣
非直諫亦未有敢言不顧者 孝廟于章奏邊務議
之于平臺議之于煖閣反覆詳盡必期至當固已迥
出前代矣至講官經筵既已躬聽心維而有所更易
又令李榮達之面諭大臣轉言不必顧忌凡昔者諛
頌之詞一朝洗去而規諫之益溢于言外 聖心益
洞然惕勵矣有經筵來無有如此之決治者惟

皇上法焉

正德十六年 世宗已登 寶位夏六月大學士楊廷和
等疏請崇 聖學以隆 聖治言人君之心惟在於養養
之以善則日進于高明而治化可臻太平矣堯舜三代之
君所以養心者必先務學學必待講而後明必資人而後
成是以立師傅保之官專為論道經邦之職伏見 陛下
嗣登大寶一月以來用人無不當行政無不宜群小遠斥
積弊一清天下聞之皆忻忻然有太平之望又聞視朝之
暇端拱文華殿以觀書寫字外廷間之亦皆舉手相賀且
今夏日晝長閱覽章奏多有餘閒必日講 祖訓一二篇

臣等直說大義明白間具揭帖或三日或五日恭詣便殿進呈以為聖學萬一助上深然之以疏留覽

臣按宣宗孝宗勤勤留學無間始終而楊士奇楊守陳上疏進規亦既成中興盛治矣逮至武宗此學幾廢世宗由藩入繼此正興舉之時也況聖賢明敏視朝餘閒觀書寫字又為輔弼之易者楊廷和進講學資人之疏始而以唐虞三代為言終而以祖訓大義為說蓋欲博古通今以成嘉靖之治是真老成實見與士奇守陳並矣卒之故一有歲平臺有議與宣宗孝宗同盛詎不有由哉

嘉靖二年翰林院脩撰呂柟編修湛若水各上疏言事柟謂輟講之後深宮燕居易生雜念請以諸臣進過講章時省覽紬繹維持此心若水謂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習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不得守法爭自引去可為寒心今宜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章入柟得報聞若水下所司知之

臣按經筵日講開輔弼之訓則義理易生至退而燕居一則正議不聞于前則邪說橫蠱于後鮮有不為逸欲所乘者呂柟紬繹講章以維持此心湛若水欲遠去聲色以防近習蓋涵養省察之一助也其

後參酌義理有獨契于聖衷者二臣之功不可誣矣願皇上勿以講章為空言勿以近習為可狎使退朝如講筵何患世廟之初治有弗及耶

嘉靖五年春三月上御製書經三要謂學貴知要不得其要則雖汎觀博覽釋卷而已茫然矣得其要則約取近收心融神會自有貫通該括之妙乃於五十八篇之中擇其尤要者得三篇曰臯陶謨曰伊尹曰無逸各為註釋以析繹臯陶伊尹周公告戒其君之旨開卷之間蓋若相契於數百載之上夫人君為天之子則必欽崇天道而後可以永保天命知典禮命討之所出皆原于天則必能知人安民而庶績凝眾民懷美知天降祥降殃由於善不善則必立愛敬戒風愆而山川鬼神寧鳥獸魚鼈若矣知天命之永不永由于能勤與否則必念稼穡之艱難畏小民之怨嗟而殷三宗周文王享國歷年之壽可致矣朕有志而思慮焉爰因註式之成而序諸其端云

臣按唐虞商周號稱盛世堯舜湯武之君不自聖而咨謀于臣維時臯陶之謨伊尹之訓周公無逸之篇所以告戒者無所不至惟恐其君一日不合於天而援天以為之說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祥曰天降殃亦曰天降命永曰天命不永亦曰

天命居之設施動靜皆以為天有所尸而皋陶伊周
歌君求天於已而不求天于天所云知人安民立愛
敬戒風愆念艱難畏怨謗者皆為祈天之本人君知
此則常為典禮之宗命討之主祥無不降命無不永
皋陶伊周之言無負而堯舜湯武可幾矣世有舍人
事以邀天命者又何惑乎天命不我與哉我明經
延日講恒以尚書為首而人君日有萬幾奚暇汎觀
而博覽也世宗於尚書中擇皋陶伊尹無逸而專
之又為之註解而親序之謂之書經三要且曰得其
要則貫通諸書不得其要則釋義茫然嗚呼盡之矣
學貴要不貴泛由五十八篇而歸于三要由三要而
歸于一天天道自我欽崇則約矣即此推之設施動
靜要皆與天為一宜其初治隆盛比於古聖王也願
皇上日誦三要而兢業勿忘天命則于祖
不有光哉

嘉靖五年冬十二月上因講官顧鼎臣講洪範稽疑卜
兆與蔡傳頗異問輔臣楊一清一清言曰臣聞稽疑時內
曰兩曰齊曰蒙曰騁曰克蔡傳釋卜兆以兩為水霧為火
蒙為木騁為金克為土鼎臣以所釋非所欽以騁為土克
為金皇上為說以答之蓋先主蔡氏所註而于鼎臣

亦有取焉臣按漢儒孔安國曰龜兆形有似兩者曰兩
似兩止者曰霽蒙闇陰也騁氣絡繹也克交相錯也至宋
始衍其義為水為火為木為金為土夫五事之序言貌視
聽思思通土也庶徵之序兩騁煥寒風風亦土也然則兩
霽蒙騁克克當屬之土矣聖諭以五行五事繫皆以土
終之大哉王言即是可以破講官之疑矣土為五行之主
克者勝也土能克水水者五行之首故五行皆有克而土
之克則行乎水火木金之中土之為克無疑若騁之屬金
金曰從革朱熹曰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亦
可見其絡繹不屬之意也夫騁居四位者地四生金也克
居五位者天生五土也以此推之蔡傳無差矣上以為
然

臣按說書於天子之前以理為主而精於理者至宋
儒止矣雖其間有異同然五經傳註已呈聖覽即
此衍訓自可啓沃何必復作聰明乎稽疑卜兆孔安
國悉其義而朱熹蔡沈復詳訂之可以無疑矣顧鼎
臣乃欲以騁為土以克為金信如其說豈徒背於先
儒抑且畔於聖經蓋土可以該乎水火木金而金不
可該况地四生金而繹為金天五生土而克為土彰
彰乎與易為一故在五事則思屬土而思可貫于言

貌視聽之中在五行則風屬土而風可貫於兩場寒之內則無所不克當在於土而不當在於金明其不有一清其胡以開導我世宗也臣謂為異說以箚鼓斯世者皆當禁革而經筵日講尤為至要世宗然一清之言其諸質於理而不為異所眩矣

嘉靖六年夏六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自古經史大義悉具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一書中請修先朝故事日令儒臣進講上曰大學衍義可令直解參以時事以開朕學若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無得探索精研不徒勞弊精神虛延歲月一清等復請於

嘉靖六年夏六月

二十一

經筵講官內與日講官各分為兩班每逢三日以次輪講乃命侍郎溫仁和等更直進講是日講罷上出御製五言詩一章自序其端以賜一清等謂其書網舉自張治亂興亡罔不該括朕勉循是言為修己治人之則豈不太有裨哉卿等竭誠協恭輔導朕躬則衍義之功不在真氏而在卿等矣

臣按大學一書修已濟人之道備矣真德秀衍義書上自堯舜下至漢唐彙取而條析之凡善可法惡可戒者發明無遺俾人主觀之毅然興起赧然羞惡日聆進講真為裨益之大者楊一清等以是啓告世宗

世宗欲直解其義參以時事蓋不徒欲監古先而且欲儀祖考是志之勇而學之決者觀其寒暑不廢之訓御製五言之詩豈曰資口耳哉臣幼讀是書探玩其旨將以祖考茂德宏勳鋪張簡篇庶幾不負世宗拳拳之意以補德秀之所未及願皇上

五日一講如世宗俾諸臣負古證今則楊一清之功不在真氏下而今日講臣之功又不在一清下矣嘉靖十年講官劉龍進講孟子至誠章上曰龍子至誠能動乃曰邇者黃河清是至誠之驗也未免近諛但其末曰謙以履盈約以保泰此二句却好又講官倫以訓進論

嘉靖十年講官

二十一

講陽膚為士師講義上批云訓講求於弗害云是慈惠憐憫夫慈悲二字是釋氏之教也初年精于學問蓋如此臣按講官以直諫為先而戒諛使以儒道為正而斥異端河清豈至誠之驗慈悲豈儒者之言使世宗確無定見則爭言端應者比肩祖述沙門者接踵矣幸而手批教示提醒人心所以釀成初治其後白鹿紫芝青詞設醮猶不免焉豈如龍如以訓者有以導之與

嘉靖十二年召講官廖道南進講論語高宗諒陰章特注鈇為吏部尚書懇祈張孚敬改題道南不肯爭遂具揭

帖以進 世宗批云舊日講官徐縉講孟敬子撤去人之
將死一條不講夫死生人道之常何諱之有如卿言則忠
諫之論何由得聞還着道南照舊進講明日道南講畢進
說云按說命夢帝登良弼其代予言又曰其惟不言言乃
雍即是以觀古之人君心純乎孝故宅憂而不暇于有言
古之人臣心純乎忠故攝政而不憚于代言然必有高宗
之聖而後可以用傳說之言必有傳說之賢而後可以輔
高宗之聖不然則養操懿溫之流又將以冢宰藉口於中
萬世矣乎敬聞之出謂鉉曰講官欲中傷之後反參道南
爾微州未幾召還

臣按美惡吉凶不嫌並講蓋褒戒之意也國風豳宣
姜淫亂宋儒有獻議乞經筵不以進講者胡氏以為
殊失聖經之旨乃道南所講諒陰一以見高宗之孝
一以見傳說之忠一以見後世以日易月之非一以
見亂臣借古為好之惡其有闡綱常也甚大 世宗
不諱而仍舊講之超于凡庸之主遠矣彼乎敬聞鉉
者何為哉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性人心之善

洪武二十年夏五月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
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上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為
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性脩其在已者
禍福則聽于天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特時未至耳

臣按我祖之訓其勸人為善戒人為惡至矣及而思
之惡本性所無也而去惡之心在我善本性所有也

而為善之心亦在我以善獲福以惡蒙禍此理之常
無足疑者然為惡者而反免禍為善者而反無福將
遂以惡終乎不知禍福在天者也善惡在我者也而
理則善惡之準禍福之柄也君子以理自決而聽其
禍福於天理無可為之惡吾安可流于惡理無不可
為之善言安得不及其善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謂積者非一念一時之謂
也先發於諸侯舜耕于深山善已積矣夫是以授之
曆數桀紂行惡至于既稔然後乃亡天下間有父惡
而子孫之善足以蓋之者天不以父之故而禍其子

孫如鯨與張湯是也亦有父善而子孫之惡足以累之者天亦不以父之故而福其子孫如房玄齡杜如晦是也能知禍福之報為時之未至而又知易之積善積不善則當以過惡遷善為常矣大哉我祖其理之一言乎願 聖明潛玩焉

洪武二十四年秋八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連書從逆凶顧謂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勢窮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于天上曰心無所愧可以聽之于天若其自取與天何與

臣按世之為君者一恃祖宗之培植厚一恃天地之眷顧隆三恃己之聰明才智自作不典敗度敗禮及土崩瓦解衆叛親離有豪傑者起而征之至于面縛與觀求為匹夫而不可得乃始大悔曰天之抗我如此曾不思惠迪吉從逆凶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蓋自然之理也詩謂有上帝伊誰云憎書謂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彼二世之昏愚煬帝之窮極一朝殄滅為漢唐所有豈漢唐能取之哉當其創人荆人臨春結綺之時而敗亡之兆已伏于其中矣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我于 太祖之訓有感焉

洪武二十一年上與陳宗順論五性之德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奇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臣按五性之善帝實降之而微賤萬狀以似為真似者冒其名足以眩惑于世而直者亦混于其中莫辨黑白蓋水流滋偽其為世道慮者莫甚于此我太祖憂之既已剖析極其精當而又令諸儒撰疑信論今誠不得所謂論者而諷誦之矣臣敢以往事臆為之說曰齊宣王之愛牛疑仁矣而發棠賑飢之詔不聞累下陳仲子之食李疑義矣而親戚君臣之分不聞修明坐榮東向可謂足恭而提曳近臣其禮安在猜疑群下可謂奇察而強明自任其智安在伐原徙木是為諒而不貞而其心誦其法嚴信又安在此何自而然哉蓋氣稟之偏不能自矯而又無學問以充之所以流于似是之歸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惜乎世人之善反者寡也必協和風動然後信其為仁必弔民伐罪然後信其為義必允恭溫恭然後信其為禮必去四凶舉十六族然後信其為智必儀刑作乎然後信其為信至於所以為信者又必自信而人始信之勿為氣質所拘

而又擴充其善則似是者不得以亂真而大聖人所
以率性者即自性中得之矣

洪武十八年 上御華蓋殿召宋善講心箴畢上曰人心
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
心存則邪僻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鄙詐之心絕忠慈之
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物欲所勝則至
公無私自無物欲之累矣

臣按心一也而有道心人心之別者何蓋道心發于
理公也人心發于欲私也二者本不並立道心勝則
人心衰人心勝則道心衰其幾相為倚伏者也所謂

仁愛正直羞惡忠慈非道心歟是心一發則公公則
物欲自不能為之累所謂忮害邪僻鄙詐巧偽非人
心歟是心一發則私私則天理自不免于銷茲欲所
發皆道心之流而無人心之雜豈能襲而取之 聖
祖曰人常持此心不惟物欲所勝則至公無私自無
物欲之累夫持者非矜持之持迺主持之持也心有
所主持灼見理欲之界限而本之以理不奪之以欲
則所發自仁愛自正直自羞惡忠慈不然徒矜持于
一時而已也則禁于此將不覺復肆于彼有潛滋積
長而不自知者願 皇上常如 聖祖之主持則人

心又何難制之有

洪武六年正月守令來朝 上命賜酒饌明日陞辭復諭
之曰慈祥愷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
德故惠及于人小人養其賊故殃流于眾朕舉廉興孝崇
德勸善惟欲移風易俗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
豈弟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
懷

臣按仁義禮智固皆為政之綱而仁寔為首故孔子
以居上不寬則何以觀而孟子亦以為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彼刻薄殘酷者以尊貴視已而以

草芥視民暴征橫斂不恤鰥寡忍亦甚矣播其惡於
眾矣是未知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而漢時尤為近古太史公獨著循吏傳蓋以慈
祥豈弟有實政以及于民也近世有偽為慈祥豈弟
者而其實不存雖非賊人之輩而亦假仁之流何補
於生靈疾苦哉至于今益貴張故嚴延年之才智而
薄黃霸魯恭之拊循其所薦剗而取用者類皆在此
而不在彼責有所歸矣願 聖明勤宣 太祖之遺
旨而使偽為者不得售則生靈幸甚

洪武三十年九月 上命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

面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教
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凡遇
婚姻死喪一里之內互為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
之庶人相親愛風俗厚矣至 宣德元年 春三月順天
府官率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
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
郡尤煩勞朕皆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於無事
况京師平爾為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
隣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体朝
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飢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鋤奸禁
暴則樂矣

皇明憲法

六

卷

懲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朝廷為善者賞之為惡者
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不敢違由是京師之民拱聽
聖諭莫不稱慶

臣按人性皆善下而為民上而為有司率其善而行
之何有不良者第 朝廷無所訓誨則臣民無所懲
勸故有舍其善而流于惡者非其性然也我 太祖
既以孝順父母尊教長和睦鄉里 教訓子孫各安
生理毋作非為六言導民為善之路去惡之防民皆
嚮方易慮而有司亦養成風化之美矣殆 宣宗御
極之初其論民也款為良民其論有司也款為良有

司而究其所以為良者曰孝敬和睦勤務本業者即
我 祖示勸意也曰游惰淫巧干犯憲章者即我
祖示戒意也且曰如此則為良民體此則又稱為良
有司所以法 祖安民者至矣然猶不徒為空言已
也直款以善惡為賞罰而率民之善瘴民之惡宜民
之拱聽而稱慶也歟

薛瑄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
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
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瑄又曰每日在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體認仁義禮智四
字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七

卷

臣按仁義禮智乃應事接物之則而世人往往見諸
行事卒不免于有錯者其原不在行事之時而其弊
已生於行事之先也瑄之學以復性為本臣誦此兩
言見慎獨體認其功不可廢一焉何也刻與仁反貪
與義反慢與禮反詐與智反若待應接時求之忽流
于不善而不自知者故君子於一念之獨知獨覺即
從而慎之果刻耶貪耶慢耶詐耶即如鴆毒之害心
從而遏絕之仁耶義耶禮耶智耶即如梁肉之養心
從而滋長之由是每日應接又隨處體認如合于仁

義禮智則行之而入于刻且貪慢且詐則止之將見
施為動作自無不善仁足以育天下義足以正天下
禮足以肅天下智足以照天下而天下雖大無難治
矣是以我太祖嘗用點檢防閑之功而不常持此
心不為情欲所蔽故無物我之累願聖明味薛瑄
慎獨體認之旨而又質之太祖則善事心之道孰
加于此

王守仁曰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
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
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
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
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
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
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人能念
此當知所以立志矣

臣按守仁述此而先以立志為言蓋為中人以下者
發也夫性具心中何嘗無善何嘗有惡人之為善去
惡皆所以復天地與我之性皆所以完吾心有善無
惡之本體若曰為父母兄弟宗族鄉黨之與我而後
為善則其善必不誠為父母兄弟宗族鄉黨之不與

我而後去惡則其惡必不盡第中人以下之人不激
勸則不能為善不沮抑則不能去惡欣欣然冀父母
之愛兄弟之悅宗族鄉黨之敬信而勉以為之父之
而純于善則善無不至矣漂漂然懼父母之怒兄弟
之怨宗族鄉黨之賤惡而勉以去之久之而絕乎惡
則惡無不去矣然其始在于立志志固為善去惡之
衡也立志一言所以警省人心者深且切哉

王守仁象祠記畧曰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唐之人蓋嘗毀
之夫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毀于有庠而猶
盛于茲也我知之矣書言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
亦允若瞽瞍已化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諸想當時
象已化於舜矣吾於是益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
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
承象之終也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
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
而猶可化之也

臣按象之不孝不弟或曰有性惡以竟之為君而有
象及觀靈博諸夷至今猶廟祀之相傳三千年而奉
之者如昨豈曰推屋烏之愛而然哉堯已默化于上
舜已格姦于下而象已化而為善矣况天下之人惡

不如象而苟得善人以為邦又得愛弟者以周族于
分庭何不可化之有詩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臣
將以是望今之為君與兄者

皇明縉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三卷終

皇明縉武編擬續大學衍義

十一

卷

皇明縉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四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表

天理人倫之正 明道衍

燕言五者大倫

洪武丁未年春三月 上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趙秦晉之
人曰元以社狄入主中國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
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孫父妾
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
甚矣予目視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方欲拯生民於塗
炭復漢官之威儀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
皇南縉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四 卷一
之夷狄何時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
族類然同生天地有能知禮義者願為臣民與中夏之人
撫養無異

臣按人君為綱常主而御世之大防則莫先于明倫
故命契之詞則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
敷五教在寬元以夷狄主中夏冠履固已倒置矣乃
為父者廢長立幼為子者孫父妾室或君弟弑兄
奚止不親不遜已耶當是時天生我 祖 丁濁
還中國之衣冠復帝王之彛叙其所表帥海宇者不
以令而以身祭便殿而泣不止祭皇陵而感不勝則

示天下以孝豫養太子封建諸王則示天下以慈三公論道六卿分職防竊政也母后不稱制宮闈不肆幸恐內干也觀聖政記及皇明祖訓儼然良法美意大四百之胡運矣至華而混于夷者正之夷而顧為華者亦一體撫養之所以望人之正倫理者至矣大矣其視漢高帝之縱呂后寵戚姬唐太宗之臣突厥殺建成宋太祖之欺孤兒寡婦不大有運庭哉

太祖丙午年春三月上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主禕曰喪亂之後法度廢弛當在更張使綱紀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之本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脩人紀武正紂之亂而叙彛倫主上之言正胞合于前古也

臣按誦湯者必曰表正萬邦誦武者必曰永清四海蓋桀紂之時人紀不脩彛倫攸斁其去禹湯之世遠矣故一旦起而正之繼禹夏服由湯舊政是以天下去喪亂而適昇平我太祖懼元人之穢而以明禮義為先人心風俗翕然改轍與湯之一叙彛倫同宜表正永清之功追湯武也豈漢唐之所能並哉

正統十二年夏五月五倫書成御製序曰三綱五常之道雖叙于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則在於君克舜禹湯文武聖聖相承所以繼天立極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于悠久我太祖申明五常之誥頒示天下列聖相承若出于一宣宗章皇帝益隆繼述嘗於萬幾之暇采輯經傳百家嘉言善行之有益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者類分為六十二卷命曰五倫書欲嘉與萬方講求其理將以施之于身行之于家而達之於邦國俾咸囿于仁義忠孝慈良之域而後已是即帝克親睦九族帝舜慎徽五典大禹祇台德先成湯肇修人紀文武明德重民五教之所為也所以然者非有求于民生日用彛倫之外亦因其本然而導其所當然耳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光綱常之道殆與之同垂久遠矣

臣按元人入主中國彛倫攸斁我太祖既馳檄以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矣而又申明五常之誥天下曉然鑒元之失導祖之教然條目猶未悉也宣宗於萬幾之暇集五倫書凡今古五倫開示人心者悉備錄之君道二十二二二子道三夫婦之道兄弟之道一朋友之道二二因類而求益可易知易行至其所以然者非求于今

之外非諉于已之責觀始而曰正之使叔倫而益
則在于君終曰因其所本然而導其所當然
任歸之已而以本然望之人宜風俗醇美不媿
文景矣嗚呼綱常之道本與天地同大日月同明而
宣宗公於昭宣之後復闡揚之則大者明者又焉
有紀極哉

嘉靖六年冬十一月 上述 獻皇帝之國首臨視州學

行釋奠先師之禮命學官講周易賜諸生寶鑑瞻殿損壞
命工修葺易櫺星門瓦以琉璃及殿廡久而益圯廼出帑
金二百兩重造至是顧謂侍臣曰學校人才所出教化所

皇明續武編續四卷

四

關朕嘗觀於孔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孔子
周人也師法文王而以斯文自任其發明彞倫之道載在
六經為其徒者所當世世率循者也顧後世教學未明人
心弗淑彞倫或幾乎敦矣今諸士居業於斯誦孔子之言
其可不為子盡孝為臣盡忠以輔我國家無疆之治以無
負作新斯學之意哉

臣按藩王之國加意於學校者最少是無見於彞倫

所關者重也 獻皇帝視學以琉璃易櫺星門瓦以

二百金重造殿廡所以新安陸之士子者至矣故

世宗入繼懷德不忘厥 考之意復侍臣而歌七

思盡彞倫之實且曰為子盡孝為臣盡忠與子盡
齊梁之君者相似蓋庠序之教所該者廣而孟子則
歌申之以孝弟之義 世宗作新斯學則歌盡之以
忠孝之倫其提綱挈領開示天下之士子不其要哉
質之 太祖之馳檄北方 宣帝之五倫主教為更
有要哉

皇明續武編續大學衍義四卷終

皇明續武編續四卷

五

皇明絕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五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裁

天理人倫之正

專言帝王之孝

吳元年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況

臣按忌日為君子終身之憂而文王忌日必哀稱諱

如見親至祭之日入室儼然肅然愴然若見其位若聞其聲歎歎息蓋人子誠孝之極不忘乎心故愴愴怵惕不能自遏如此也矧我太祖一月之間父母與兄三喪相繼當時情不能堪而忌日尤增感既愈想念則愈嗚咽蓋尤慘於文王矣文王之遇忌猶太祖也文王所忌者止于親而我太祖既思父母復思兄固知泣下不止蓋有由矣

吳元年四月 上命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登七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故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臣按人子於親沒之後不過祭於廟祭于陵以孝思耳太祖忌日祭親悲哀不勝而復遣太子諸王往祭鳳陽陵寢則又追念父母之恩不能報今日之事不能去而勅其代躬致敬可謂孝之至矣昔漢祖分羹之失之忍唐宗臣虜之脅失之辱不取也太祖不幸而不得從親其生前之養然合四海之懷心以祭其親而又即太子諸王共成其孝於一日則左右感之皆泣於遣祭則太子諸王感之皆泣一念感通之誠孟子所謂百官父兄莫不哀者此也顧先之者何如耳漢祖唐宗寧及之乎

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享大廟畢上步出廟徘徊顧泣猶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且暮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齊潔以妥神靈

臣按子以親心為心則隨物皆可寄思親以予心為心則因事皆可以示警我太祖顧太廟之桐梓而感愴泣下仁祖當西南之有警而示諸夢中此見精意相為流通故若是其交感也于是即命太常省視釋潔則神靈有不妥耶記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直德秀謂親之存歿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此之謂夫

洪武三年上行後苑見鵲巢哺翼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

宋京恩待甚厚與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

王

春

賜白金衣帽遣之與辭上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遠違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孤獨鰥寡皆蒙其惠矣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眾人皆趨于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于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

臣按孔子有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猶且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

懽心以事其先王彼愛一牛而不能加恩于百姓以土地之故而及其子弟其為不孝何如也我太祖以哺翼之鵲而追母子之恩念母子之恩而推群臣之養即其所以待陳興者而孝治之意可想矣是誠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者一則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一則以白金衣帽賜陳興而遣非所謂不敢遺小國之臣乎非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乎

永樂二年夏五月上御右順門永春侯三寧侍側論及太祖時事慨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餽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上嘿然不答既而諭之曰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隆文能擴充增益于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于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皇考奉天明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暴寡天下宴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有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臣按佛教興而福田之說起世之言孝者始曰奉佛

言福者始曰利親夫奉佛豈足為孝而利親豈可為福不經莫甚于此禮云小孝用力即繼承增益之謂也中孝用勞即榮親顯名之謂也大孝不匱即先昭祖宗傳子子孫之謂也孔子論孝無出于此而成祖及之可謂得孔子意矣彼王寧者乃以事佛為孝而欲以此福親親何能福之有豈知庸君御世生民陷溺禍莫大焉太祖深掃而安之則天下皆受康寧之福而親享萬世之祀其為福孰大于此自寧之言一出雖見斥於成祖而後世猶有造浮屠建梵宇靡費生靈財力以費且宗遺黎而猶曰為祖宗造福豈不得罪于成祖哉

永樂十一年 仁宗為太子監國南京七月千秋節禮部請行慶賀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予不得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群臣禮耶其止之自是千秋節遇車駕巡行並免禮

臣按子之於父也當奉侍之時遇萬壽節則稱賀於千秋節則稱賀蓋可以躬行其禮也其或父巡狩而子監國則當賀萬壽節而不當賀千秋節蓋子必先朝於君而後可以受朝于臣君既不得朝而乃受群臣朝此則禮之所不安者 仁宗身在南京而不忘

北京之車駕禮免慶賀此足為太子法矣

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 成祖視朝罷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警戒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諛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尊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狗小人之邪謀至于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

臣按我太祖製為祖訓一書蓋萬世可行之法也傳及建文不過再世而方孝孺者悉皆改更使臣民無所遵守此正所謂作聰明亂舊章者成祖曰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又曰開創之主亦欲子孫世守顧侍臣而歎息復變色而示戒因命司禮監刊印一則懲前日改更之非一以示後日遵從之準周家所謂儀式刑文王之典者 成祖有焉而孝孺不得違其罪矣

成祖崩禮部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

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後
吉服 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
震辭色憤然蹇義後傍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以為 上
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 上素冠
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
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 上召蹇義楊士奇
等論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所定然後奏聞時吾已
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
言始知其妄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
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

皇明通志卷之四十五

七

按真德秀有云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之有改
者滕文公欲用孟子之言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達
衆而行又以為知禮此見天理之在人心固不容泯
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為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
為吏民設景帝乃冒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
之罪人乎 仁宗有意復古彼呂震諛臣不必責矣
而蹇義亦為兩解之說 仁宗亦以為未當既稱楊
士奇又美張輔自為麻衣麻經而群臣聽從其便真
有得于古禮而盡人子之心矣使當是時楊士奇不
可黃淮不可而蹇義諸臣亦不可舉天下臣民而行

之豈非 明朝一鉅典乎惜乎所行者止于 仁宗
而未嘗看為令式使後世復用漢制蹇義不得辭其
責矣不然魏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况我 朝
固膺夷狄者也而反為景帝之自短耶

宣德三年夏四月 上閱皇明祖訓終篇顧謂侍臣曰自
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
中夏萬幾之暇制祖訓一編示法于孫歷六年始克成書
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
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言之書曰監于先王成

皇明通志卷之四十六

八

憲其承無愆亦古賢臣以之告于君者也卿等勉之
臣按我 太祖日夜精思立法垂後俾子孫世世守
之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論罪無赦嘗攷
詩書不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則曰毋作聰明以亂
舊章此易故哉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
難周知人情善惡故規摹宏遠樞機周密後世守成
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能恪守舊章即為繼述之
善 宣宗惟恐一言一行或背祖訓自期謹守而無
過舉尤望群臣以古賢臣匡弼其與成王紹廷上下
陟降厥家若出一轍而訪落群臣之意亦同時有建

言洪武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遂以唐之府兵變為驍騎而唐以亡宋之賦役變為新法而宋以禍為言其直以唐宋為監而善守家法矣孝哉宣宗其我朝之成王乎

宣德元年夏五月朝退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朕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臣摺讀宣宗此條見孝親之中而寓仁民之厚焉我太祖嘗訓後裔也以艱難矣而且使之親歷農家疾苦故子孫世守以為良法仁宗過鄒縣見民持筐筐拾草實馬親視蓋已發粟至于歌咏翰墨又常以是教宣宗夫是以宣宗誦夷中之詩而思民疾苦念宮車之不復而傷悲嗚噫蓋孝至而仁亦盡矣其後京師道中見三舉耒耜而知其勞經過農家而賜其鈔錄耕耨之語以示寒義楊士奇等不惟言之而且躬行之矣豈愛民之心出于性生而尤不忘先皇之訓乎

成化三年上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編修張懋黃仲昭檢討莊景上疏以為陛下張燈之舉或者以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為樂况今兩廣四川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伏望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軍庶兵戈可息百姓可安其為孝也大矣疏入上命廷杖調外任臣按祖宗之有天下也每以一隅未靖為憂一方未

寧威即罄弓卧鼓樂歲登登而不敢宴安以為樂蓋曰祖宗之心固如此也守成之君上奉兩宮而以孝養為念當知祖宗以四海貽之非獨以兩宮貽之也兩宮寧宇而四海擾于干戈兩宮玉食而四海苦于阜潦兩宮之心未安也奈何言孝矧張燈之舉徒以炫耳目之觀而不經之詞無補生靈之實節此以寬彼真為體祖宗之心者孝孰大焉當其時方值災異勅諭修省而復欲為此故懋等及之使言官繼此而進當必欣然改矣奈之何毛弘等雖知救之而不知復諫遂致遷謫何哉先是羅倫以李賢起復既現

大臣以孝而憊三人又規以天子之孝時稱翰林四諫然則彼言官者不亦媿乎

嘉靖四年夏四月命修 獻皇帝實錄勅諭禮部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有功德者史臣必為實錄以藏諸金匱傳之于孫其來非一日矣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自奉藩以來有河間好古之風慕東平為善之樂嘉言善行可以大書特書不止一端宜有紀述以垂憲于萬世編成 上親序之五年冬十月 獻皇帝恩紀合春詩集成凡七卷其目有四輦轂承恩而下達問之興國務之餘至書室雜咏等作共百三十餘首 上亦親序之十一年親製 獻皇帝廟功聖德碑九年親製 聖母女訓三十七年親製承天府元祐宮序

臣按父母之志恒存乎遺典而人子之孝莫大於養志蓋以口體奉者止於一時而以遺典奉者傳于萬世也故周人以儀刑文王宣之於明堂而以思齊太任述之於大雅我 世宗於獻皇帝之功德彙於實錄而於 聖母之女訓又出示輔臣刊刻裝潢具善繼父母之志者且捧書而泣親序于首觀其序辭則曰文王之治雖止于岐而丕顯之謨克昌厥后蓋以文王視 獻皇帝也又曰王后有姜班之美夫人齊

敬善之名蓋以太任視聖母也嗚呼豈徒可以施諸藩邸而已哉以其行諸一國者播諸天下則皇緒益大而后德益光矣

正德十六年夏四月 世宗辭 獻皇帝陵墓伏地慟哭左右扶而起又不忍離 聖母登極之三曰遣使奉奠往迎 聖母箋曰顧瞻左右念省問之音跡徒倚晨昏眷睽違之地遠聖母既至京師命建慈慶宮為 太皇太后居慈寧宮為 皇太后居十七年 獻皇后慈馭上賓乃奉遷 獻皇帝梓宮合葬大峪山十八年春二月 聖駕發京師三月 上謁顯陵召承天父老宣諭回京製純德山詩思恩賦渡江漢賦孝思洋溢其詩曰祇有思親獨心苦幾番血淚灑黃袍又曰朝瞻夕視不聞聲吁何再一聆音宛然罔極之思矣

臣按 世宗由藩入繼維時 獻皇帝上賓而 聖母慈侍既痛哭以辭陵復奉箋以迎 聖母並建慈慶慈寧兩宮合萬國以養之矣及 聖母永終擇地大峪 聖駕親至安陸奉柩合葬不惟安 獻皇帝之懷而亦遂 聖母之志即臣下議有異同而 世宗確乎不易其悽怛悽愴之情每徵于詩賦之表章親見於生前而思慕極於歿後與古之大孝達孝同

一揆也詎非 明朝一盛典乎

隆慶元年春正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二議朝講之禮以固治安三議親輔之禮以成德業四議燕居之禮以澄化原其宗廟畧則曰先帝進崇 獻皇大備尊稱誠為萬世不刊之制至于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有當議者蓋 獻皇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雖親為 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事 武宗而今乃設位于 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 先帝于 獻皇祔廟之後 世廟之事猶不忘設是 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

者臣以為 獻皇祔 本廟千歲後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則億萬世不改伏願 陛下勅廷臣博考詳議以妥 獻皇之靈以光 先帝大孝章下所司

臣按宗廟之禮以生人為序必嘗有天下者乃可以入太廟不然即為天子父亦藩王耳其生也以北面事之而其卒也同列于南面豈徒秦君臣之分而亦非所以敦父子之倫 世宗孝心至篤必入廟稱宗然後可展其孝而當時議禮之臣卒逮欲違誦無復敢言者 穆宗初立正當改正使其事祀 世廟則安 獻皇亦所以蓋 世宗也柰王治言之而當時

禮臣曾莫之覆謂之何哉

隆慶元年秋八月 上諭內閣款親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大學士徐階等上疏言 皇上重祖考刀劒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款躬修 陵祭此乃 聖孝所發視他遊幸不同但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為大故累朝舊制發引之送止於午門而祭祀之禮惟 太廟親奉若 山陵皆止遣官即在常時尚未輕出凡以重社稷也及今東西二虜日夕窺伺前遼宣大警報屢聞此何時耶 皇上顧歎月危而往萬一震驚悔之何及此不獨臣等諸臣不願有此舉竊惟祖宗在天之靈愛護 聖躬記念社稷亦不樂有此行也 上不允今如前昔儀行於是階等極言今邊報方急重以霖雨為災不宜冒此二患急于一行 上不悅責階等違旨階復奏天壽山之後即黃花鎮黃花鎮之外即唐地今虜既結聚萬一猝入何以禦之適據邊將報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犯都兒等欲犯古北口此係豈輕小者臣等不知 皇上何所見聞而堅欲為此也上悟乃止

臣按祖考以社稷貽子孫則子孫宜以社稷為重 世宗時土木禱祠帑藏虛耗而東西二虜迄無寧歲矧 車駕一出百費不貲二虜可懼宜輕身以詣

天壽山此必有內臣以孝勸 穆宗者故 穆宗必
欲行之使非徐階遠見則社稷生危矣今一諫不已
而至於再再諫不已而至于三所以成 穆宗之大
孝而省朝廷數十萬之費其忠為何如者維此而
帝者當以安社稷為孝以徐階之諫為忠而毋輕身
以往不為社稷幸耶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五卷終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五卷終

十五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六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疏

天理人倫之正

明道術 通言人子之孝

嘉靖甲申秋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有孝行其母嘗病渴
王仰祝天第中甘泉湧出飲之病愈又建醮祈禱有雙鶴
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栢生奇花花朵異
香襲人人以為孝感所致至是晉王上其事下所司勘實
命賜 勅獎諭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六

一

國

臣按姜詩之湧泉出鯉王祥之剖水得鯉皆孝之感
天地者也法慎有白兔之祥支叔牙有白鵲之機皆
孝之感鳥獸者也孟宗泣竹而生笋荀延慶樹栗而
連枝皆孝之感草木者也班班可攷載之青史久矣
我 太祖之哀毀皇陵 宣宗之田思農訓 世宗
之尊崇 獻皇其家教躬行允為藩服之法矩夫是
以奇溯能孝於母甘泉之湧與姜詩王祥同雙鶴之
鳴與法慎支叔牙同古栢之花與孟宗荀延慶同真
可謂宗室之賢王也晉王上其事而 世宗賜勅獎
諭豈獨可以感宗室已哉

嘉靖辛丑七月魯王順坦父端王病親詣藥禱神請以身

代及父喪居喪卧苦酸者期月徒跣扶輿百里哀經三年又捐千金及湖數頃以賑飢有司以聞賜勅獎諭賢孝

臣按奇湖之孝母願坦之孝父皆王之最賢者也泉湧栢花固可以驗孝感而嘗樂禱神徒跣扶輿蓋亦罕聞賢孝之獎固所宜矣

洪武中李貞尚皇姊長公主真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養值母怒投其食詣于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沒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沒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諸弟皆媿服

臣按舜事頑嚚之親不以尚先主自恃而從沒井完廩之命忘謀蓋都君之弟千載有餘芳矣木子尚皇姊長公主侍嚴母而友四弟母怒而投食器則恭愈至弟欲分財異居又恐傷母之心俟百歲後而任其所取不惟孝以事母而且友以成孝卒之諸弟媿服與舜處父母兄弟者相合蓋貴戚之最賢者哉

以上言藩王貴戚之孝

洪武庚子春遣使以幣聘章溢詣建康太祖置禮賢館以居之因以定天下問溢溢首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與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遂留輔政嘗有疾上不時遣人

存問一日問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疾平否來碩對以溢念母不置以主上遇之厚不敢言鬱鬱成疾耳即日遣歸省仍賜銀綺後拜御史中丞母沒乞終制不允李善長復貽書道上春倚之意溢不得已遣子存厚還家乃奉詔灑泣出視事又再疏乞守制上知其情不可奪遂准其請溢居喪悲戚特甚居常忽忽若不能自存者親負土石為營形已骨立感疾益深已百尋卒

臣按章溢生平篤好伊洛之學躬行實踐于人倫日用之間不以辭章記誦為務談笑戚盜入則孝親守制太祖最所親任問疾而知其思母則遣之使歸母沒而知其真情則允其章奏真能體其心矣奈之何其疾也以母其卒也以母生死相依感疾而卒其所以禪風俗者厚哉噫葉琛宋濂劉基同溢應聘琛蚤死濂以孫故卒于茂州基以讚言沒于都下惟溢得以孝終于家蓋學正而行醇尤為足高云

洪武三十一年王紳先翰林待制王禧次子也禧使雲南為元孽梁王所殺時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善屬文與兄綬事母盡孝及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執紼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旨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光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以幣聘

侍以賓禮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壟白其情事于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承莫號恻然絕道路莫不悲之

臣按王律之使梁王不屈而死紳上死節狀固已謚忠文矣而紳之心猶未已也事母以孝母歿而始欲求父遺骸歸葬故里當母兄相繼淪亡之秋生理空匱道里無資及就蜀獻王之聘不以教授為重而以求骸為先獻王益賢之而資以路費還王雲南以訪求之吾想十三歲時念已到此矣終而求之不獲哀痛幾絕人子至此豈非終天之恨哉雖然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固已迫出僥倖之上而既白其情于蜀獻王又上其狀于聖天子謚以忠文肯以廟貌其表揚先德世世照耀顧不遠與

史五常內黃人父營洪武中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於官五常方七歲母以子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即和光寺僧地權厝之葬乃五常壯還嘗論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入廣求之既至不得旦夕泣告於天里人哀之有為進食者數日憲慕張珪知之為白玉墓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識其厝之遺骸大錢猶在

五常以禮飲觀當道為給舟車路費歸葬五常仍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詔表其門

臣按人子之事父母也惟葬為大事五常父喪于外幼不能支承母之命尋骸歸葬不苦於廣東之遠不諱于五十之年多方以求竟有所得仍居墓側復歷三年乞慰母心永安父骨可謂孝矣噫王紳之求尸雲南猶史五常之求尸廣東也紳何不幸而不獲五常何幸而獲哉一則恻哭幾絕一則以禮飲觀人子至是亦均盡其心而已其無可奈何者又安能必也洪熙元年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父蚤喪事母至孝母病額天求以自代母既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事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後超陞是職時又有贊善王讓者益都人以孝聞嘗廬墓有源泉之應後亦至吏部右侍郎

臣按孝廉之舉為漢盛典猶有鄉舉里選之遺至唐而後取詞賦矣詞賦固末技也然有置廬駱王楊而不取者先德行而後文藝是亦有卓見哉我太祖雖定科舉而孝廉之士屢用而屢精之仁宗以權謹王讓之孝而超擢焉其有閭閻風化非淺大都孝廉

一途擇而後用科舉一途用而後擇擇而後用者即有詐偽十之一二用而後擇者其為仕藉玷則此有接踵矣願皇上於科舉之外訪我太祖仁宗遺意間一行之或者悖逆貪鄙之夫其亦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弘治十七年御史陳茂烈福建興化衛人少喪父後為御史袍服朴素彈劾不避權貴上章乞歸終養其詞曰臣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獨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老猶能就養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痛延綿不禁跋蹶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再酬母年不可多得也知臣無兄弟又無男嗣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慮也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後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奉養茂烈辭之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吏部緣侍郎潘禮例奏月給米三石茂烈仍具疏辭既而母卒茂烈先抱疚疾強起號哭疾轉重亦卒守臣上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

臣按李令伯陳情表傳誦至今今讀陳茂烈此疏言

言已言言泣也感人如此自悲何似因嘗攷其所負與賢臣之所誌者益增浩歎其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魯顏之克已曾之曰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者克錄以自考林俊誌其墓則曰茂烈隱泉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為顏問者庶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意若吾茂烈其宇宙之完行乎

孫隆餘姚人前死節都御史燧之季子為人最孝兼以友厚能使人愛而敬之以父死寧庶人之難終身不書宦字亦不為人作壽文事伯兄如父為翰林者二十餘年被服雅素口不談人過其發為文辭古健莊嚴蓋篤行君子而又優於文者也歷官南京禮部侍郎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子鑣鋌鏞鏞皆為名進士而後以忠孝顯聞

臣按忠烈之家必有餘報燧既立祠著名矣而隆復能孝以律身即其不書宦字不作壽文與曾子不食羊枣徐積不履石同蓋純乎孝者觸目哀哀自不忍耳至于文辭服御特其餘事也噫父為忠臣子為孝子而繼世克守家法忠孝傳家奕世無間則其寵榮

之盛豈無自而然哉

嘉靖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張赦山西石州人為大學生以親喪不得奉養誓不仕隱居城之北村于張鈞正德中舉于鄉以親老不仕讀書奉養孝行聞遠近幸虜大入邊遂至石州城下虜父去鈞馳一騎入賊中號泣求父流矢射中肩葉瘡而前走至則父已死賊矢鈞哀痛殞絕盡飲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事聞詔旌表之

臣按人子事親生則致養死則身殉孝已至矣張赦之不仕也以父蚤亡張鈞之不仕也以父年老知有救水之歡而不知有仕進之樂父子相繼孝行彰聞乃赦不仕而遇虜為虜所殺鈞則求父未獲中流矢而不止既獲父尸飲父血而正終生死相依魂魄相附其天植性生者乎旌表其廬可以風斯世矣

以上言臣子之孝

洪武十七年釣州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飢宗魯賣卜以為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吳氏沈氏三人遺骸合葬父墓上曰宗魯以替子而孝行如此命表其門

臣按人生亂離之世即有目者不能善事其母宗魯

賣卜以為養而妻亦採野菜以繼之及其還鄉之日葬母而因思前母仍求其遺骸以合葬之豈獨生則致敬待生母為然而視前母如生母父在九原亦當稱孝矣族表其門固亦榮哉

洪武時王中嘗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沒廬墓三年身被棄麻日食飢粥旦夕哭奠未嘗擲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額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為孝感事聞詔旌表之

顧仲禮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且盡吾何以為養俄有疾風吹蝗去遂得不傷母卒仲禮年已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事聞詔旌其門

臣按掘井無泉未易得也蝗蟲食苗未易驅也王中以孝而得泉顧仲禮以孝而去蝗使非天監其孝而何井之効靈蝗之不害也孝能動天此足以徵矣

陳圭黃巖人父叔弘與其鄉人多仇圭嘗諫之後仇人以賊告叔弘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為子不能諫其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所司以事聞上大書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且令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之為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

下宜屈法啓僥倖路遂聽主代父死叔弘謫雲南聞者皆嘆主之孝而惜其死焉

朱煦台州人家世儒者父季用被薦為福州知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官吏為民害者季用以例起入京論罪作城役日用數十緡已而季用病痢被楚顧賢力弗任旦夕乞死煦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得不死時告枉者甚衆謫戍遠方被極刑者已四人煦謀于父僚友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情所司以聞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聞者痛之

臣按叔弘以仇人告季用以民害論其罪當死明矣而主與煦則子也主諫不從而代父以死煦懼不離而守父不寐真情至矣及所司以事聞赦叔弘之罪而以孝勸天下赦季用之罪而仍復其官我祖旌孝之典不其彰彰乎嘗觀王叔英作二孝子傳一則曰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一則曰為煦者知盡子職而已他曷足計嗚呼世有孝子聞其事則思其為人感其事則尚友其人秉懿好德之君子或有

小助矣叔英立傳其為孝子勸者不既深哉

洪武十七年山陰縣人徐允讓妻潘氏元末兵亂允讓與妻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焚其屍大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冠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太祖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全婦道詔旌其門

臣按死生危迫之際乃見孝子節婦之心昔有子父遇寇子為父死冠義而釋之何其幸也徐允讓能全父之生而不能全已之生能損已之軀而又使妻亦捐其軀是必孝義有素者我祖表揚美行固以嘉允讓亦以風一世也

以上言庶人之孝

成化二年夏五月大學士李賢有父憂詔強起之備撰羅倫上疏其畧曰先生制禮子有父母之喪若命三年不赴者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為人君者亦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

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錄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將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使凡於天下之事知

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懼也臣不忍綱常之壞一至此也願陛下不惑群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則朝廷既正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天下自効誰肯甘心為不孝子覲顏為不忠臣乎疏入倫又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憾之已而有旨批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路公市恩歸然朝廷吾不可藥倫竟貶天下以此小賢而倫名益重云

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為相而以賄聞此固攘盜之流比年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偽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薛應旂曰昔陳文忠賢之基謂賢量宋而福厚大臣遭際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遭遇定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身廢置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于羅倫則未見量之宏也文言可信哉

臣按金羊之變則有起復國初大臣蓋為是也自天順中給事喬敷奏革後已著為令典皆終喪三年李

賢何所據而奪情也羅倫一疏扶綱常誅不孝其關係甚大矣夫明王以孝治天下而大臣以孝佐人主綱常既紊則朝廷何賴彼李賢者貪位忘父羅倫劾之尹直又以潞公故事勸之終不覺悟遂使張居正後踴躍輒是時翰林修撰吳中行趙用賢觀政進士鄒元標等相繼上章不但廷杖遷謫而且中以危禍較之李賢抑又甚焉幸賴皇上聖明洞濁奸雄追奪爵謚安置其子張懋脩等于遠州窮簷海濱莫不稱快吾想起復之時已為皇上所不滿矣詎非世道之幸歟雖然賢於羅倫止於遷謫故賢猶得以善

終若中行用賢元標輩使居正不死吾又不知死所矣

洪武二十七年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疾割脅肉食之不愈遂殺三子以祀岱嶽病愈有司以聞上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滅絕倫理宜急捕之勿使傷壞風俗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議旌表孝行例于天下議曰人子之孝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人子所當為也至于割肝或至養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而絕武綱之不奉

大者其心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洪武元年御史高原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此已甚夫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四方之所視效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令禮官定喪服之制

臣按父母有疾疾而不痊以至喪葬蓋自有聖賢中正之道在焉彼好名者過為詭異而因循者沉溺流俗已非一日矣我太祖於江伯兒之殺子既請成

以正其罪而於元俗設宴誤尸之失又用高原侃之言其所以扶萬世之綱常者大矣臣訓光州又見割股以為孝者冒濫旌獎而至於設宴娛尸即士人家猶以為是而不行者輒見耻笑是何以毀傷之子而反冒愛敬之稱哀苦之事而反為歡娛之舉也夫割股之事間或有之而娛尸者則固元人之習也乃今已二百餘年尚未銷化豈我祖議于禮部徒于高原侃而未通行于天下耶伏望著為定式令有司着實行之則彼割股娛尸者不令自止矣

宣德元年五月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以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為孝有違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臣按太祖著為禁令而禮部職掌風化尤宜取孝之得中者乃奏剖腹割肝是尚為能知禮乎宣宗謂大壞風俗而不加罪于無知之女子是惟大孝而後知此噫女子不罪則男子當罪請繹宣宗之訓可矣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六卷終

皇明經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七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裁誤

天理人倫之正 明道術

長幼之序

太祖長兄南昌王子文正少孤其母王氏守節撫文正依太祖 太祖愛之比長涉傳紀有才畧後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歷改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陳友諒圖南昌告急于建康上命文正堅守文正乃遣人詣友諒營約降後江西按察使李飲水言文正驕倨不孫有然言上詰責文正乃大懼謀叛降張士誠 上大驚即日登舟

皇明經武編卷之七

至南昌召文正文正倉卒出謁 上泣曰汝何為輒起此念遂載與俱歸群臣勅請伏法 上曰吾兄惟此兒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兒毋恐爾父違訓教忘艱難恐克復貽我憂我育汝汝長封汝我終不以汝父故廢汝未幾文正卒封鐵柱靖江王改名中謙守謙獲准虐廢為庶人 上憐宗室皆無後命守謙子贊儀為世子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欲其知親親之義

臣按 明興同姓鮮少止有南昌王兄之子文正育之于 孝慈皇后其思深義重吾不知將何以為報也迺既欲詐降友諒又欲叛降士誠其孤恩負義蓋

法所不宥者 太祖念吾兄惟有此兒止于安置其視文帝之待潯太宗之待建成奚啻天淵哉至封其子守謙而守謙淫虐立其孫贊儀而贊儀乃參卒觀其不以文正之故廢守謙不以守謙之故廢贊儀一

念友于之愛及于來裔即大舜處象何以加此 晉王稠受封太原世子濟熿嗣靖難後封濟熿弟濟熿平陽王熿狼戾失愛憾其父併憾熿不為解誣熿罪竟奪爵併廢熿子美圭為庶人熿遂得嗣益驕橫百方幽苦熿父子有老嫗不能平走訴 文皇即召熿父子 上見之惻然不直熿遂封美圭為平陽王昔熿故有田在連伯灘

皇明經武編卷之七

文皇與美圭熿奪之不與美圭聞上 仁宗再三諭熿還美圭熿不從 仁宗以書諭熿言美圭父子困頓累年詩曰眷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言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愛父當憐汝熿既得書乃造呪咀由是免為庶人

臣按熿之不得於父併怨其兄其於長幼之序已紊矣迺誣罪而奪爵致使姪美圭為庶人使非光熿走訴則熿父子死於冤獄矣其誰為之雪白乎幸而天理昭灼美圭受封我 仁宗既歌眷令之雅以勸熿

又以恭愛之言以勉美圭其教以弟讓者可謂懇切矣奈何與漢交通謀為不軌庶人之降於美圭者寧不降於熾耶噫不弟如熾者終必有報而一時誣罪

李爵又安足逞也于此見 仁宗委曲待親之至云

宣德二年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臣曰永樂中 皇祖嘗諭 皇考

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格不可不順從也後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有

言於 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覷朝廷特以進獻為名耳 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八月煦反上親征之煦

為官所執群臣請正典刑 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命工部築館於西安門內處其夫婦男女其衣

服飲食之奉悉仍舊戶部尚書陳山言漢趙實同心宜乘勢襲之夏原吉亦以為可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從請遣

駙馬袁容齋書往諭趙王喜即獻護衛官校且上表陳謝由是言者頓息自後 上待趙王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

月召士奇至南齊宮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陳之勿以見忤為嫌

臣按趙王燧之柔懦與漢王煦之勇悍不類而煦有異志燧無反形其不可同律而推明甚昔吳王濞招

亡納叛已二十年不行朝覲為晁錯者正當聲其罪而獨責之可也顧乃築施削奪之計以釀七國之變

豈非計之左乎當煦反時苟 宣宗稍事猶豫不即親征安能不崇朝而克清大慙及煦既平苟又聽陳

山之言而復襲趙安知不起諸王之釁幸而用楊榮之策以除漢又幸而用楊士奇之策以安趙是宗社

之大慶也臣于此尤見我宣宗親親之厚焉其陳奏也則曰舊心已除其獻燈也則曰推誠以待命工部

築室以處煦命袁容齋書以諭燧雖不置典刑而其恩威已布矣彼榮與士奇善于輔導能使 宣宗兩

全漢趙其去晁錯不既遠耶倘國家不料而有此尚其法 宣宗乎臣敢詳其顛末以俟稽考云

以上言我 太祖 仁宗 宣宗友愛之誼

洪武三十一年遼州人高巍上時政其畧曰 高帝有文

王純一之德大行 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建形勝之地陝西以秦府山西

以晉府北平以燕府四川以蜀府其餘楚湘齊遼代慶肅星羅棋布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實

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皇上之所難處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

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分王子弟於齊充楚相齊充楚相分王子弟於秦晉燕蜀其餘遼代慶肅咸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過親王薄其責而厚其恩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諺曰家下和而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鑒察焉

鄭曉曰草昧利于建侯板蕩維于宗子斟酌周漢而

衣食於縣官則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經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于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盤石雖堅骸解莫鮮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鼎錯之謀陵逼既深猜忤遂積漢趙不靖宸濠殞國有自來矣今載屬藉者四萬有奇師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呼驕溢則橫而干紀窘迫則濫而思亂其為禍一也而不蚤為之所可乎

臣按我太祖封建諸藩各於邊方重地蓋欲世世

求戴藩衛王室也建文嗣統為之臣者正當道之

以親親之恩過小則責過大則削可矣夫何輕聽人言幽代王桂於大同繫岷王梗于雲南留齊王棹于京師甚至閹室自焚如栢者尤為可憫宜有以激北平之變也使當未起之先齊黃用高巍之言豈至是哉其在于今族屬愈蕃而歲祿愈不給奉之則天下病裁之則宗室病此非細故也我太祖始封歲祿五萬石其後更為萬石甚至給五百石蓋當時已為之減矣況在今日苟不別其世次以為限制其能久乎必也親王世及矣其次封郡王者可限也郡王世襲矣其次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群王世祿矣其次為縣主以下者可限也先之以分王之法而又限之以制祿之規則子弟得沾其惠而黎民亦稍蘇息矣此今之急務願陛下審而行之毋徒朝議行而夕報罷則可以預其防矣

嘉靖五年九月戶部尚書蔣昇卒昇歷任三十餘年操履清白終始一致元年懇疏乞休書褒諭賜馳驛還鄉家居杜門不干預州郡事與弟大學士冕友愛惇睦家庭肅然臨終戒其子勿求恩澤士論重之

臣按兄弟內親也官爵外物也當世宗朝將見之

兄昇桂萼之兄華均之為大學士而時之相去又未幾昇則乞休而與兄友愛以終身詩所謂此令兄弟也萼之學得之於華而華之所持者正萼之所持者邪是罪在萼而不在華也是萼之不親華而非華之不友萼也詩所謂不令兄弟也噫見之為人操履清白恩澤且勿求也萼之為人憑藉寵榮則已凌轢其兄矣世宗謂勢利奪人之速豈不真可戒哉

洪武十四年鄭湜金華浦江人鄭綱八世孫鄭氏素以孝友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皆指為胡黨悉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忍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漁先有事京師檠湜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辦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勉勞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為福建布政司參議賜冠帶襲衣

臣按漢孔褒一門爭死千古高其義至鄭湜兄弟則尤以為難焉何也張儉者正人之流而胡惟庸者則叛逆之首也儉之亡命猶得容正之名而惟庸之連逮則不免黨惡之罪矧褒之藏儉其事實而湜之於

惟庸其事虛為湜者於兄弟六人之中既獨請行而比其至京又與漁爭入獄不以罪惟黨惡為可耻而惟以兄老已幼為可任使非天性篤愛之至與夫家教漸染之久惡能有此此臣謂湜之品尤在褒之上也我太祖不惟宥之而且賜以酒食不惟擢之而且賜以衣帶其教人以義者至矣宜其風俗化而醇厚也

天順元年詔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如文中者年百有四歲有司以其名上上御便殿召見視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弟致賀

臣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英宗其能燕之與嗟呼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與而誦聲作矣

洪武二十二年陝西民有坐事謫戍者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併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貴監送之人

臣按天下有當正之法而亦有可原之情謫戍之民

未嘗學問而友于之義其良心固存也詩謂眷令在原兄弟急難又謂相彼投匭尚或脫之當兄之成嫂之病彼為夫婦者請代其往不可以見良心之言切哉御史執法固不敢以情廢法而太祖特原其情且給其弟以道賂費併其監送者其所以扶綱常教兄弟者又有出於法之外矣

洪武間有伯兄者坐法當死其弟二人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聞其故二人者言曰臣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弟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

臣合上二條觀之見兄弟天性之愛我祖憐恤之情而御史不能體也夫罪戾罪死重辟也因其嫂之病而成為之代因其兄之恩而死為之代誠所謂慈弟矣我祖嘉其義而併給其弟重其弟而將赦其兄其激厲世風非渺小也御史固當執法而養君以仁心更有深于法者廼一責之一殺之何耶昔開

濟殺孝子陳圭而陳寧殺慈弟之兄宜皆不得令終矣王叔英欲傳錄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彼濟與寧者何慘刻也

皇明紀武編續編續大學衍義七卷終

皇明紀武編續編續大學衍義七卷終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八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裁誤

天理人倫之正 明道術

夫婦之別

洪武元年正月立妃 馬氏為皇后初 上率師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親緝衣服助給將士夜分不

寐孝敬慈惠尤好詩書 上謂侍臣曰昔先武勞馮異曰

倉卒無善亭豆粥渾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

終兩全朕念 皇后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

飯其苦尤甚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

相保難但願 陛下以先帝為法后年五十一崩 上慟

哭終身不復立后謚為孝慈皇后

臣按君之於后猶陽之與陰日之與月也陽主歲功

而陰佐陽以成歲日明于晝而月配日以夜明蓋一

夫道也天道也一婦道也地道也我 太祖取天下

與漢高同而 孝慈皇后之助 太祖與呂后異呂

后殺韓信醢彭越而致呂祿呂產之覆宗豈徒君臣

不能相保而天不能自保其宗 孝慈既全文正之

親又輕宋濂之罰譙恭與順裨益宏多而我 太祖

感之終身不復立后家語所謂無專制之義易所謂

陰雖有美舍之蓋得於我 孝慈高后矣彼呂后之
專制而見美可以同日語哉

洪武定冊后之文曰致理之本肇自正家惟孝惟誠以奉
九廟之祀惟敬惟愛以承 兩宮之懽惟勤致敬成相成

之益惟無忘詩書畫史之規惟謙和以睦宗族惟節儉以

處富貴弘樛木逮下之惠衍阜螽蕃衍之祥予以未正六

宮子以母儀四海懋欽乃行用永光華

臣按記言后聽天下內治以明章天下之婦順而匡

衡謂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是堅而言之者也今指其孝誠敬愛

則 九廟可奉 兩宮可承指其謙和節儉則宗族

和睦妃嬪可式其於匡衡所言則明悉其條目矣至

於儆戒相益畫書是規則尤足以裨宸宗之助而去

燕昵之私明章婦順而內治以成良有以矣我明自

孝慈高后而下代有聖后以致盛治而宗藩至於萬

億豈非正始之初已預聞家訓而然與

隆慶三年春三月旌表周府故汝寧王勤焚劉氏貞烈劉

氏祥符人也先是王病腫瀕危劉氏焚香祝天願着軍衣

三冬分王災王疾果愈後三年王薨劉氏即整衣自經願

色不變事聞下巡按御史覈實故有是命

臣按貞烈之婦世所難得而宮寢之妻尤難故人君
歆風化天下者必自宮寢始汝寧王妾劉氏始而祝
天歆以單衣分疾既而王薨廼以整衣自經其情哀
其志決以王家而有此所以為天下倡者至矣宜其
旌表以示異歟

太祖以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夫婦不相保為之
惻然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除陽來多擄人妻女使小民
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
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歸家室得完人民大悅

臣按兵興之日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

皇明紀事本末

三

祥

水旱之災皆由此致故仁人之用師市不易肆民不
知兵而士女見休室家相慶元末廢弛群雄角逐其
為擄掠者胡可數紀我太祖因和陽之破而念夫
婦之此倚擄者還之俾得復聚內無怨外無曠人人
有更生之慶太和幸於宇宙矣湯武應天順人其何
以加此乎

陳友諒率舟師入寇太平守將花雲城中乏食士馬俱僊
城遂陷賊怒射之雲至死罵賊不輟妻郭氏生一子方三
歲雲與賊戰勢危郭氏抱兒泣謂家人曰賊且破吾夫必
死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

撫育之聞雲死郭氏遂赴水死僕兒孫氏收郭尸瘞之抱
兒逃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焉後漢賊孫氏脫
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逢父老號雷老告之故
與偕行達上所孫氏抱兒泣上亦泣責兒於膝曰此
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
異

臣按雲之死太平也無媿列大夫而郭氏不獨生又
稱古今之烈婦雖然夫婦之死節者有矣能付託得
所而俾三歲之兒得見太祖以續花氏無窮之後
追封東丘郡侯孫氏感義存孤一念亦足以孚天地

皇明紀事本末

四

卷

對神明矣噫雲而有子雖死猶不死郭氏而有孫氏
雖不生而猶生忠節表表彼雷老之神異固潛有以
使之者與

許觀為洪武辛未狀元授編修靖難兵起奉命草詔論大
義北兵既渡淮命觀徵兵上游諸郡觀毅然請行比靖難
師克金川門或言觀已赴上游召兵因命執其妻女配象
奴觀痛哭謂人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肯受辱遂招魂葬之
江上已而聞其妻果出金銀釵釧之屬詒象奴往市酒餼
供合歡之費妻僕象奴出遂及二女俱赴淮清橋水死觀
回自安慶聞新皇帝即位發憤嘆大事去不可復反向

東再拜慟哭尋于羅蟻磯湍急處投水死

臣按君臣之義出于天性既已事之則不可二觀為忠臣矣其妻見執而觀則逆知志節不可辱招魂以葬卒之妻果死於淮清橋其志節相信類如是以此知志節不立於平時則臨難未有不奪者昔池州守趙昂發夫婦同死節義成雙至今羨之觀固池州人也豈有所感而然與

嘉靖四十二年二月辛酉熱審法司繫囚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戌邊時原任給事中沈東繫錦衣衛獄不與熱審東妻張氏乃上疏言臣夫得罪且十六年家有老親年

皇明綱目續編卷之八

五

六

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因東年長無子為娶一妾未及到京會東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懷楚萬狀欲歸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朝仁恩浩蕩臣願代夫繫獄暫令臣夫送父終年仍又繫獄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

臣按世宗之朝以忠諫繫獄者多矣不獨一沈東也而東妻張氏則上書代東繫獄今誦其詞則上為東親計下為東子計無子而為買妾不妬忌也舅終而復待罪不廢法也昔緹縈之代父千載稱賢而張氏

之代夫實庶幾矣

洪武十六年二月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氏乃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身將與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顏面見鄉人乎遂自縊死事聞上曰此素承父母之教命于父母家旌之

臣按齊人之妻訕其夫以乞墻而晉人之妻耻其夫以盜物訕者為其失終身之望而耻者為其貽父母之羞孟子表齊人之妻以勵富貴之徒我太祖表張氏之烈以彰父母之教先臣薛應旂曰我太祖旌表烈婦于父母家一舉而勸懲咸在蓋嚴于鉄鉞矣然哉

皇明綱目續編卷之八

六

七

皇明綱目續編續大學衍義八卷終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九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天理人倫之正 明道衍

君臣道合

洪武乙丑冬 太祖撰大誥首篇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遊者竭忠全君飲食豪傑未嘗忘政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補君之過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于生前榮妻子于當時身名流芳千載不磨今之人臣不然蔽君之明張君之惡邪謀黨比盡皆趨火赴淵之藹昔學士宋濂嘗侍上遊后苑觀穫禾 上喜農事成濂進曰陛下知稼穡之艱難念生民之疾苦實盛德也

臣按君臣之交猶之天地天地交而萬物生其交也為萬物也君臣交而萬民治其交也為萬民也古者君臣克艱政乃又黎民敏德而孔子亦以為為君難為臣不易告定公良有見矣惟 太祖作大誥而以君臣同遊為首觀其所望於臣者專欲為民造福而宋濂之所以贊襄於上者亦曰知稼穡之艱難念生民之疾苦當嬉遊之時而不忘警戒之意真可謂得克艱之旨者矣若曰世已太平胡不為樂而失不能拾過不能補是遠稼穡德也又何取焉願 皇上念

我祖造福之言以勵臣又願繹宋濂艱難疾苦之說則生民庇賴詎不厚哉

洪武十七年冬 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辭人所易從昏主聽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從容垂訓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后主江總輩汗穢簡冊貽譏千古此誠可戒贊善董倫對曰誠如聖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上曰責難不入于昏君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臣按面折以忠告相知猶或按劍逆耳以責難父子不免動容而況堂陛之分甚嚴為之君者孰肯畧形骸為之臣者孰敢抒忠赤昔舜之責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益之告舜曰警戒無虞罔失法度夫禹豈面從之臣而舜豈失法度之君哉蓋不如是不足以交相警戒也我 祖知明君能受責難之辭而不為諂諛所動昏主惟說諂諛之辭而不知責難可用夫是以獨秉全智而尤咨訪群臣一則曰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二則曰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惟面容悅然而不言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成何人

哉莊誦兩言見我 祖以難自責而惓惓以責難望
臣且戒之以患得患失之心懼之以張禹孔光之徒
與舜面從後言之訓若出一音迺今諂諛成風而直
諫者僅一二數 皇上尤當開言路禮諫臣庶幾可
以寒奸諛之黨而伸諤諤之風矣

永樂四年春二月 上御右順門召近臣諭曰蚤朝四方
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
可就從容陳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
至又四月 上復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不覺坐久
或謂朕曰語多傷氣務簡繁為貴朕語之曰天下之大民
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
臣對曰舜無為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通言豈舜不貴簡默
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耳

臣按勵情之主不憚臨朝蓋以君臣相語則事情得
盡也迺玩愒之君惟循蚤朝故事而不樂聞是以君
臣不交而道亦不合我 太祖時與大臣同游共議
事皆稱善矣至 成祖復欲蚤朝之後增以午朝使
臣之謀猷畢盡於此而已之經畫亦與商確肫肫不
倦廣詢博訪庶幾再親都俞吁咈之風而亦有得好
問好察之實矣不然端居深宮蚤朝且勉強矣而况

於午朝手嗣後 宣宗 孝宗克遵 祖訓宜其皆
稱為令主也

永樂十四年 上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采古名臣
奏疏彙錄以便觀法至是書成 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
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
臣盡忠不隱則天下未有不治觀其書足以見當時人君
之量人臣之忠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
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行
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臣按前言之監後事之師也古有直臣攄悃而上不
然其信敗貽當時譏議後世而直臣之名愈顯我
成祖令儒臣彙編以為觀法不款 聖子神孫親為
楮上之陳諫而又款諸臣追蹤往古其云以前賢所
言便作今日耳聞是款以聞于前者見諸今也又曰
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是款以心於前者効于後也
君能納善則其量宏臣能不隱則其忠著君臣協心
則治軌往古矣願 聖明採而納之

宣德二年春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
楊榮胡濙諭之曰古之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
務君有失則為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為君者訓戒之更

相驚錫兩無猜疑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
嘗祇事 皇祖 皇考二十餘年竭誠効忠始終一致乃
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特賜卿等鑲
金銀刻畫書尚休朕至意永無敷畫文義曰忠厚寬弘
原吉曰含弘貞靖楊士奇曰清方貞靜榮曰方直剛正濬
曰清和恭靖

臣按人惟求舊信任不疑必稱 宣宗而此五臣者
亦相與翊戴共起雍熙誠所謂臣能匡救君能訓戒
明良相遇無媿古昔矣嘗攷其所履歷夏忠靖從容
以救言官而 成祖震威力諫以阻北伐而 仁宗

皇明經世文編

卷五

五

釋獄可謂一代良佐楊文貞之奏徹行議寬卹楊文
敏之災殿應詔榆木秘喪胡忠安之密奏東宮請朝
太皇其於畫文亦相稱者至于性之骨鯁與時浮沉
如塞忠定之告太平至上愛朕之褻獨不及義其為
人可知矣雖然太平之頌義無庸責矣而夏原吉楊
榮亦無一言較之士奇不有慚色耶噫 宣宗之朝
世所罕見而繩愆糾繆寥寥無聞以是知直諫者難
其人哉

宣德二年秋八月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聞朝廷下寬卹
之令或為有司沮格誠有之乎對曰亦時有之 上曰治

天下以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
不然徒失信于民豈為君之道臣子輔君理民以信為要
君欲施行而沮格于下不忠孰甚焉對曰此實臣負陛下
惟陛下明斷耳

臣按 宣宗在位日思寬卹當時惟楊士奇為能條
陳如災傷免糧賑民乏也採辦因地量民產也逃亡
給田安民生也士奇言之而不置 宣宗聽之而不
疑宜當行者承宣德意惠及閭閻矣廼有聖恩已下
戶部格而不行部劄已班有司格而不奉是君軫念
乎民而臣不能仰體乎君也魯不思 宣宗信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

卷五

五

言臣所當守既已沮格何補於民臣切以為今之時
去 宣宗之時抑又甚矣災傷疊見採辦殷繁逃亡
遍野 皇上屢詔蠲卹而有司征督如故歸于私囊
者什九入於公帑者什一且擊餓殍流離之狀而心
無哀憫悲憐之情上不顧君下不逮民凡為郡縣者
習以為常嗚呼身則榮矣家則肥矣而究其所由何
從而得 宣宗曰更責吏部須慎選縣令士奇曰年
來吏員太冗夫吏員不撓庶政而縣令非吏員皆名
甲也乃名甲者徒知文藝不諳民瘼有甚於吏員者
而撫按又往往以出身惜之世道幾何而不胥而淪

沒也願于沮格者罪無赦庶可小康乎

宣德四年 上居齊宮召楊溥諭曰比年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直言為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

臣按君之施恩匪以望報而臣之受恩含報則無以為情者 宣宗懷懷於溥而導以直言是君望臣以直也溥以容直言為難是望君以容也君臣之間以道相與真可謂千古奇遇矣當正統初 太皇太后

御便殿詢諸大臣名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叩頭感泣人擬之宋蘇軾云吁三楊之名盛矣然考之王振用事 太皇太后歆誅之溥榮士奇申赦得免卒至變貽土木報主之義安在哉臣猶謂其有負於 宣宗者多也

宣德四年十一月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無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于小人而變更則不免禍亂如唐肅宗其制近古後一變為曠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七宋之

賦役祖宗時皆有定規其後變為新法民不勝擾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任用豈有改祖宗之事

臣按唐之府兵宋之賦役為張說王安石所壞而人君信之遂至大亂我 太祖 成祖法制斟酌唐虞三代最為周密詳盡至今可行雖守之萬世可也何至 宣宗時乃有為改易之說者此非小人之尤者乎 宣宗舉唐宋以為為監是真得守成之道矣當是時侍臣以恭儉則能保守為言 君以任老成不改祖法為說其交相謬戾成意獨至哉

嘉靖四年冬十一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令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行不以言 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則必留心於政事加意於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徭工役不能停減則民力勞於奔走近京地土半為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解之人無所控懇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况忠直之臣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為職而

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加處決無冤可辯者或與優旨而仍令者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臣等深憂極慮而不能已於言者又前者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自愧愚昧不能將順聖意今若因災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為不可也疏入上曰覽奏具見忠誠輔導至意朕自嗣位以來災異屢見雖因事省諭未臻實效近日或雨災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役人等係是舊額除奏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為實

九

煩擾輕率之輩亦宜治戒刑四有重罪迫生窮民以冤相致死刑獄不中上干天和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他有利弊宜興革者卿等一一陳之朕當斟酌施行於是工部尚書趙璜等疏王德殷等工併建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上納其言遂并罷仁壽工召抹木侍郎王軼來京

臣按上天之意主於愛民而大君所以奉天大臣所以奉君俱不外此當武宗時民財民力幾於竭矣幸世宗繼統初詔一切減省民欣欣然若更生何大禮一議諸役煩興大獄一起群臣受罪雖進言者

屢入殿陛而聖心未能悔禍以致災異頻仍修省無策一旦毅然遂令輔臣撰旨茲讀嘗矣之疏時弊條革殆無不及而世宗勇於改過斟酌施行真可謂君臣協心世道之大幸也觀其停未造之工正監局之匠恤京營之軍民固已受其賜矣而至于審刑獄念重囚尤嘉靖初年所當急者大學士科道等官以大禮獲罪久係刑獄昔嘗累疏未蒙俞允今而令法司從公審處又非諸臣自全之會乎卒之罷仁壽之宮回抹木之吏豈惟兩廣雲貴並受安寧之福即皇太后常寓仁智殿亦不失為孝矣

十

嘉靖十四年二月大學士張孚敬以疾給假上曰孚敬才幹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李時曰此未疾刻日可愈上曰孚敬閣中專決卿與爭否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爭第孚敬至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謚號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如此時曰孚敬止以弟嫂與上不同亦是忠愛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與卿相處何如時遜謝稱善又問太倉積貯時曰頗聞充歲田革冗員多也上曰此是即位詔書所革乃楊廷和之

績不可泯者廷和殊有材第非輔弼器耳

臣論人君以論相為職相得其人則百官自正而庶務一舉矣舊日閣臣無如楊廷和費宏楊一清而今則李時善調和張孚敬有謀斷苟不知其醇疵而驟以用之則安能取其長而儆其短耶廷和雖以大禮不合忤旨致仕而至於裁革冗員則謂其績不可泯孚敬雖以大禮脂合驟銓信任而至於忿爭執拘則謂其性是如此蓋真有古者都俞吁咈氣象矣

嘉靖十四年秋八月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至曰今日閒暇朕出遊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

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址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

跋其後述王業以農功為重畫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題畫風畫長句東西小亭二碑 上自製文述

創建殿廷之故而自儆尤切 上曰朕志在恤民即今工

作亦非得已如四郊七廟奉天奉祖兩宮等皆當營建過

此即無事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為誰

曰姚鏌往在延綏得士心時曰鏌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

仁却未是 上曰守仁徒虛名耳陞鏌兵部尚書仍兼前

霄時言遼東項用馬未甚好宏曰聞家丁八十餘人皆善

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時曰然遼

東初定須用有才智者如未甚好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

於道側非禮令宏等相址開口設祠宏曰 上無一事不

敬與堯舜同 上曰堯舜生知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

之要朕猶未盡宏曰此不自滿假即堯舜之心也宏因勸

上保養 聖躬 上曰在清心寡慾又諭恤民在用賢宏

曰聞 上昔與李時夏言評品群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

僅得其似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當仍須執

奏時曰頃先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任者舊至治可期

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謝哀朽不足以副眷用命賜

酒飯出遂起鏌摠制三邊

臣按君臣同遊自裁 太祖與宋濂之後寥寥無聞

而君臣相與商確惟 成祖 仁宗 宣宗 孝宗

為然乃燕而行之者罕矣 世宗英明神警雖嘗任

新進勇為者而於舊臣尤加意焉當時費宏李時其

最也無逸殿風亭詩書所載既以使二臣觀之同

遊時固已交相警戒矣至于營建之興止邊臣之得

失海神之祠祀簡用之當否莫不一一及焉因是而

知姚鏌馬永其裨益蓋不小也至於聖學始終清心

寡慾二言尤得帝王致治之本嗚呼心果清矣慾果

寡矣敬果知其猶未盡而盡矣尚何不及古帝王而

並耀祖考哉則其廟號以世也固宜今 皇上嘗召
輔臣諭及邊事而近因鞏昌之變詢及將才 聖諭
擬議實有迥出輔臣之表者宜其聽之而聳服也伏
願常持此心時賜顧問則天下事安患不理乎

嘉靖三年先是四方群盜充斥以次削平宸濠請復護衛
恃錢寧為內援賂遣狼藉費宏策其必叛執勿與濠深憾
之以計傾焉宏因去 上即位手詔召宏進少保入閣修
綱戴功加伯爵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宏懇疏辭免時水旱
和仍宏條陳救荒十事 上嘉納又蠲逋負減太僕馬價
十五以輕徭之羨給漕卒議安大同叛卒皆宏謀也 上

嘗製詠春詩及四景詩屬宏和 上自序其端名曰詠春
詩詠詩題其御為內閣掌卷機政輔導首臣其見任如此
下矣以疾去及張孚敬歸召宏于家宏至見便殿 上親
勞之賜書一丈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容議奏對皆稱
旨無何卒 上為輟朝詔贈太保謚文憲卹典之厚諸大
臣莫得比焉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
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臣按閣臣得行其志惟上有信任之君下無疑忌之
臣乃得遂焉正德時劉瑾用事錢寧擅權而宸濠又
構亂於外幸賴費宏忠謀勿復護衛費雖作而禍猶

淺矣既而決計迎我 世宗凡民之凶荒通負及卒
之叛亂背逆宏陳之上納之志合道同故其生也廣
和味春同德而賜舊輔元臣及其卒也輟朝卹典皆
極其厚蓋以道進退有以中世宗之心也豈徒報其
迎立之勲也哉

嘉靖庚戌七月虜至通州京師戒嚴禮部尚書徐階奏京
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勲貴又不知兵今擊獄將官戴綸
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素歷邊疆咸著謀勇如張達等例
利而用之當出力以報必死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達
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雖去京稍遠亦當赦宥
召用又聞兵部欲發兵於城外割營蓋為捍護關廂之計
且恐京軍見敵輒走及擾民心宜急召仇鸞兵入衛令兼
督城外割營諸軍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皆兵部所未及
者 上深嘉納俱如議壬午虜大薄都城分掠西山等處
總兵高秉元等禦之不能却俺答縱所虜內官楊增持書
書入城求貢 上示嚴嵩李本徐階曰事勢如此奈何
曰此搶食賊耳階曰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
食正須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議貢書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
可矣萬一有不能從者則奈何 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

然則當何以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邊要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另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如此佳逆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後虜退白羊口甲子以上邊卒不肯用命令戶兵工各以一萬兩發劉等給特官軍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丙寅 上欲南視承天拜親陵取樂服氣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不應遠涉長途 上曰誠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 聖躬天祐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

皇明武編卷之九

九

九

且以邊境多虞倭逆竊發 聖駕在外恐貽驚為說由是罷南幸而猶念郢中不置 吏部尚書胡松卒 上欲以高耀代之階薦楊博而以高耀為非乃詔廷推之竟用博隆慶戊辰左給事張齊劾階不職狀階上疏辨再疏乞休 上許之

臣按 世宗時嚴嵩奸邪 穆宗初高拱剛愎而階以一身周旋于其間去則群兇當道國體敗壞不去則媒孽者衆無以自存幸而 世宗知其忠誠鍊達有言即從有諫即納使天下陰受其澤而 穆宗初政舉合人心秋毫皆其力也夫何嚴嵩方除而高拱

復繼謂之何哉雖然輔臣大寄所以平章軍國重事歷觀嘉靖中北虜寇無虛日而階之謀畧動中機宜言官貶無虛時而階之彈劾各使雪復俾邊鄙得以少清直氣得以少振而 世宗成其終 穆宗成其始蓋自置輔以來不一二屈指者及其乞歸優厚之禮一如楊廷和拱自以為階而去位可以攬權矣而令門生故吏極其媒孽彼張齊小人無足責者而平時以講學自負者亦且其為黨惡噫公道不泯愈久自白然則階之忠勲終可掩哉

皇明繩武編續大學衍義卷之九終

皇明繩武編

卷之九

九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天理人倫之正 明道術

君使臣之禮

以下禮勲臣

太祖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為最終而盡夫滇南當時謀臣如雨猛將如雲丁未首封李善長徐達常遇春戊申下詔大封功臣先是命大都督朱瑄錄功吏部定勲爵部言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

勲券翰林院撰制誥

太極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

侍徐達而下公侯伯有差庚午考定諸臣追贈之制下詔

議侍講學士葛鈞奏云牙制功臣韓琦生封魏國沒封斬

王考其先世止封公爵若三代封王出自特恩難為定例

上曰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皆開國元勲三代準贈

王爵丙子大賚天下功臣仍諭之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

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無窮之爵初

吁一何仁之至歟

臣按勲臣身不解甲口不暇食功勞汗馬百死一生

乃得番名竹帛賜之宗彞厥功不細矣我 太祖肇

胡元之亂華當時陳友諒張士誠皆為勦敵賴將帥

協心進封大國追崇之典過於商周世宥之恩寬於

漢魏奈何藍詔雪誅鋤萬數豈功高過大疑積累深

人主即欲包荒而法吏致其慘詆歟未越再世所存

者不過魏國西平武定三家而已嗚呼蕭何之後絕

祀陳平之爵不封房杜子孫覆亡殆盡魏徵故弟錢

質于人也古今所共愍者 孝宗以其平定天下而

子孫不沾寸祿乃以常復鄧文炳李璿湯紹宗各授

以指揮 世宗復封常之後為懷遠侯鄧之後為定

遠侯李之後為臨淮侯湯之後為靈璧侯而誠意劉

瑜亦仍伯爵此其典祿繼絕崇功報德豈但開平等

陰受其賜而已哉而

太祖在天之靈亦慰矣

達濠州人年二十二謫 太祖一見即奇之錄置麾下

視其動靜語默多不群授鎮撫居諸將先丙申克金陵鎮

江諸處陞行樞密僉事攻池州斬其守將陸奉國上將軍

同知樞密院庚子大敗陳友諒於建康辛丑拜行中書省

右丞戊子與陳友諒戰破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甲辰陞

左相國丁未破張士誠縛械送京召見戟門降勅褒諭曰

今日之功無忝古之名將封信國公十月命北取中原特

嘉之曰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

軍達宜專中軍策勵群帥後克沂州等郡下濟南戊申加

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燕太子少傅賜諡嘉獎有尊崇相
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儲宮尤重燕官之選之句自是取
山西陝西悉平遂班師十二月大賞平中原將賜白金五
百兩幣五十表裏庚戌冬大封功臣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賜世券辛亥賜地頃
佃戶守墳儀仗若干戶復賜弟京師表其里曰大功坊乙
丑春二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四 太祖哭之慟輟嘆曰
天何奪吾名將之速安得復有斯人遂親製神道碑因謂
群臣曰欲有以報之無所盡其情但著其勲烈宣于金石
毋番不朽使後世知其為國之元勳也追封中山王謚武

昭明太子武昭

臣按克敵制勝削平群兇敘民振武指揮諸將必以

達為首故我 太祖自鎮撫之授以至魏國之封褒

答之詔以至神道之碑亦無有出其右者蓋其端謹

重厚忠貞正大有愈久而愈愛者夫是以令名保全

始終寵眷如此其隆重也其子輝祖靖難不屈始雖

勒歸車爵而永樂三年復以為勲德宋茂當百世不

忘歲遣官五祭用少牢世世無斂荷與休哉殆與常

鄧李湯復於弘治嘉靖之時者迥異矣

常遇春懷遠人聞 太祖威名乞附 上奇其狀貌留居

兩月餘自請為前鋒從和陽渡江拔採石乘勝取太平授
總管先鋒克鎮江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大敗張士誠進
統軍大元帥克池州擢江西行中書省都督大元帥從上
克婺州進鎮國上將軍克衢州陞僉院大敗陳友諒拜江
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後破開平歸燕次河川得疾而卒
年僅四十報至 上震悼罷朝廷臣皆灑泣詔贈上柱國
太保中書左丞相封開平王謚忠武及柩至龍江 上親
出迎臨其柩自製文以祭之祭畢慟哭而還葬鍾山之陰
大賞功臣以大將軍徐達居下副將軍遇春次之驗其存
日功勞與大將軍等遂一體優賞配享太廟功臣第二

臣按克敵制勝削平群兇敘民振武指揮諸將必以

命出副亦不生異同所至大捷譙恭自如蓋其天性

然也天眷懋膺寵承後宜矣宋濂曰昔唐太祖起

義旗當時尉遲敬德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輔成唐

業生有鄂國之封沒有忠武之謚今遇春之功非敬

德之所及 上之所以待遇春者封謚雖與之同而

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於唐誠又過之千載一時

真異世而同符矣

臣按遇春功績顯著為開國功勳其生也由先鋒以

至元帥其歿也悲慟不勝親迎柩於龍江而且文以

表之勅賜葬于鍾山而且謚以求之典足以酬勲矣而大賞之時又且不以存亡易心與大將軍徐達一體優賞俾忠魂增耀恩寵歸不其渥哉奈何一傳而茂與馮勝忿爭安置龍州至弘治而復始授錦衣衛指揮又至嘉靖而玄振始封懷遠侯吁亦不幸之幸矣

李文忠盱眙人太祖姊曹國公主之子父因元亂携文忠避之上起滁陽未見甚喜為擇師以教之隨渡江命為舍人年十九領兵策應常遇春取池州漸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守禦嚴州俘張士誠將陸元帥等千餘人陞同簽樞密院事斬苗將李祐等陞浙江行中書省左丞士誠將乃伯昇寇新城大破之捷至上大悅召入建康勞之仍賜御衣名馬克相廬等處謝五舉城降潘明又降上稱為良將加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常遇春卒詔代領其軍克應昌大捷班師上親勞於江上是月大封功臣上以取應昌其功最大宜列公爵乃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曹國公食祿三千石賜世券仍賜第京師後召還兼理國子監事及有疾上與東宮往視之甲子三月卒年四十六上痛悼輟朝三日親為文遣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之陰配享太

勵功臣第三

臣按文忠之于太祖親則甥舅尊則君臣擇師以教之分兵以授之養成文武全才所至有功而且撫馭得法文忠不以甥自恃而能副太祖之託太祖不以舅自私而品論文忠之功起自舍人終為柱國猶恐貴遊子弟怠於務學廼命掌國子監俾之成就嗚呼于國子之勤勵見其文於師中之克捷見其武然非師以教之於前安能措則正施則行如此其備矣奈何景隆不賴門門迎靖難之兵捏造妖言獄死隆先世之業雖歆厚之而不可得矣

滿和涿州人自幼負奇長個儻銳智畧當太祖總和陽兵時諸將部曲不肯下和以所領兵獨受約束上心嘉焉從徐達取鎮江陞總兵元帥戊戌張士誠寇常州和大敗之斬其梟將拜中書左丞丁未吳平陞御史大夫燕太子諭德賜誥褒之庚戌襲破擴廓帖木兒營取寧夏東勝大同宣府等處封中山侯食祿千五百石賜世券乙卯追元通臣伯顏帖木兒丁巳特進左都督左柱國進封信國公議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仍賜世券後討五開山掠遼朝年已六十乞骸骨歸許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於鳳陽歲成率妻子辭去暮年多疾上春念無已每歲必召入觀

賜以安車入殿廷宴齊備至相對語舊撫摩感泣預賜塋葬之需年七十卒上嗟悼哭之慟輟朝三日親為文授使者以祭追封東甌王謚襄武配享太廟祥禪必賜祭恩禮視諸將猶優云

臣按徐中山北征鎮燕卒年五十四常開平追元俾相卒年四十皆未得與我祖坐享太平雖其生也食祿之厚過於東甌其歿也碑文之親無異東甌然蚤歸田里寵幸最隆豈亦年踰七十而時可待與雖然功過不相掩觀其諭將之辭則曰湯和與朕同鄉里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一功

聖明錄

卷十

卷十

一過迥不相掩是固我祖之明也而亦我祖之厚也不然能免韓彭之誅乎臣於此見其與漢高之少恩異焉

沐英定遠人八歲而孤不知父母姓太祖行兵路見之哀其弱收撫為子賜姓朱氏英天性忠孝莊默上與

孝慈皇后甚愛之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京口甲辰轉廣信衛親軍指揮使戊申從徐達擒陳友定還上問汝誰

子

上語以故賜姓沐辛亥漸陞都督同知丁巳授征西將軍偕鄧愈總京畿兵代蕃部川藏抵崑崙山浮十三萬衆封西平侯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二千

五百石與世券戊午充征南將軍副傳友德討元三把匝剌瓦爾彌于雲南遂及麓川之外緬車八百婦皆請附焉已已盡平之入朝賜宴奉天殿賞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十兩文彩百疋還鎮雲南及行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壬戌孝慈皇后崩英哭之慟三日不食幾絕壬申聞太子訃號哭失聲飲食少餐是月卒年四十八訃聞上哭之慟輟朝親為文以祭之封黔寧王謚昭靖配享太廟仍立廟于雲南城中歲

臣按英用兵百勝到處愛賞賜悉以給軍故能得其死力至於雅志經史立學教士有古儒將之風與李文忠不相上下宜其謚昭帖服士醇而民饒至今稱樂境也我太祖育之若已子而論功大資與徐達等蓋其忠孝天植而功德兼隆宜其為雲南之柱石與吁我祖初起多畜養子蓋二十餘人每下一郡輒遣出守而英為之最卒之待英亦無有先之者噫恩養之功與親生之功無異則其慟哭孝慈卒死太子夫亦感激之至有不自知者矣

鄧愈虹縣人率所部謁太祖命充管軍總管已而破陳也先克廣德授元帥即鎮守其地戊戌擊却楊完轉樞密

院食書已亥推誠結納饒州起叛者辛丑進江西行者參政總制各翼軍馬於卯調兵平新淦鄧清等捷至 上賜勅褒諭進江西右丞既而命為湖廣行省平章事移鎮襄陽 上以手書賜之有義維君臣恩同骨肉之語丁未拜御史大夫戊申進太子左諭德庚戌定功行賞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衛國公食祿三千石賜世券文有思相從之惟舊念成功之多艱語仍賜綺帛第宅壬子元征南將軍討平十八洞九溪丙辰為征西將軍征西蕃大破之捷至 上召還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訃聞 上哭之慟輟朝三日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柩至三山門車駕臨奠又親視葬地按西山之原既葬又召宋孝宗謂愈事朕二十二年勤勞甚至有功無過命擬神道碑配享太廟 臣按謹守法度勤施惠愛而功成之日尤謹恭不伐迺得允膺眷寵永世乘休愈與中山開平不相上下故我 祖待之爵賞封謚俱從其厚然思慕追愛之心則又有獨切者 我 祖待勲臣當各當功而於六王尤終始一致至死相恤故臣歷舉所禮之優以為後世子孫勸迺其 中有功不忝於六公而報未必其同者或一時 上有所疑下有所取亦其遭際然也至我 孝宗世宗

興滅維絕如常李湯鄧或授以指揮或與以侯伯是我 祖所願復者李善長為明之蕭何宗胡藍顯 雖不以聞自取罪戾又命以禮葬之若鄧國馮國用宋國馮勝顏川侯傳友德迺不保其寵為黨禍取累卒之日謚贈不及願 皇上推恩於後俾功勲不泯與六王同受其賜不亦可乎 以下禮閣臣 國朝建官初置中書省設左右丞相等官燕三公統六部事後胡藍黨獄起十三年 上御奉天殿勅文武群臣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而亡漢唐因之 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顧頡不得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罪至族 鄭曉曰當時翰林春坊官勘詳諸司奏塔燕平駁諸司文章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攬顧問不得手重軍國事如丞相 成祖召解縉等七人自翰林直文淵閣然中如黃淮以中書舍人改楊士奇以審理改金幼孜以給事中改胡儼以知縣改未必盡出翰林也此其嚴於防奸而廣于求賢以故

內閣諸臣類多劾職然究而攷之官不過五品自是西楊始加少保東楊特置謹身殿大學士王文以孤卿入內閣領吏部尚書由是內閣職業重于中書省體統尊于三公府丞相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重矣

臣按周制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而孔子對魯哀亦曰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夫賢則三公也論道則道明故不惑于道大臣則六卿也分職則職理故不眩于職君道無此最為得矣我太祖鑒丞相之事恣而以顧問責內閣分理責六卿豈非萬世子孫所

當遵守乎後遇以六卿入內閣內閣兼六卿則于祖訓有背矣昔革除稍有變更求樂初悉復舊額皇上以成祖為法

楊士奇泰和人永樂初起文淵閣專典機密諭以委任腹心至意二年皇太子與論詩引明良喜起南薰解慍為對是冬賜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書同仁宗即位李慶建議請朝覲官給養馬死士奇奏罷之上以絕絃糾紛銀面書賜馬諭意尤懇三年召諭曰卿侍朕監國籌畫適中屢歷艱虞亡身徇國茲特賜爾牙章文曰貞一用傳厥家與國咸休宣德六年萬壽聖節上賜萬壽御製詩一

章召飲盡歡而罷八年春召遊西苑賜宴於萬壽山之麓九年春賜宴史館正統四年以老疾乞致仕上賜勅諭之有止足之分固士君子所尚而寅亮之職惟老成人可居之語道中官護歸賜賚甚厚後于稷臺橫不法上執之王文劾其縱子為惡上曰士奇焉知其子居鄉為惡守官如故及科道交章劾之上置不問九年以書諭之慰以子達家訓卿當勉進藥食是年三月卒年八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命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諭葬

臣按文敏有相才政事翩翩文貞有相節言辭諤諤故天子之待之也榮而下稱士奇焉成祖機密之專與仁宗慈繆之糾繩即其腹心之諭徇國之諭蓋所倚仗者極其尊崇矣至于宣宗其生也賜宴賜詩同遊同樂迄于英宗其歿也諭祭諭葬雖其勲庸之表著哉而三朝寵命又何加焉奈何于惡夢橫上于天憲而朝廷曲賜優容置而不問與宋濂死於茂州者異矣當時王振擅權皇太后欲殺之反為力救致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變誰則啓之臣謂糾繩之司貞一之報不如是也平日士奇之直何如而竟使之至此故臣于士奇獨有青鳥

蓋責備賢者意也

大學士楊榮建安人永樂己亥進言十事皆斥五府六部
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召榮諭曰實切時病但卿為
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
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謝罪
宣宗召臣面議時政退朝之暇時或獨召榮密問或袖出
一小帖付榮榮亦有白于上二年命登舟遊太液池 上
射鳬獲之烹以啖二三大臣又親酌玉觥以飲榮曰卿啓
沃良多今老矣可以盡歡扈駕巡邊賜寶刀時張燈召公
宴悅甚指公等曰此朕擎天柱也賜紫英硯象牙翠花筆
龍香墨水品鎮紙又訪公誕辰親繪壽星圖詩賜之有獨
生申甫扶鴻運之句一日命尚方取一翠甌賜公既乃笑
曰卿夫人無得競手又製束髮玉冠二上用其一以賜
公曰使后世君臣知吾一體也正統五年展墓還武陵卒
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臣按楊榮博通練達歷事三朝東誠撫策飭武綏夷
至於忠言謹論裨益尤多太液之遊獲鳬之飲亦已
隆矣而復賜以紙墨筆硯之需以預文房之用翠甌
之賜束髮之冠亦已渥矣而復賜以壽星申甫之章
以為耆碩之祝此其縉文異數亘古罕聞至于慮群

臣之猜疑也而代以御史之入奏因退朝之間暇也
而付以袖中之小帖又有出於諸臣之表者此其君
臣一體信為腹心手足矣是何榮之獨際其盛乎

楊溥石首人為武英殿大學士 成祖永樂二年 東宮
立進洗馬侍 皇太子監南京十二年東宮遣使迎 上
遲適漢王高煦譖為輔導之咎下獄淹繫十年 仁宗即
位首釋出之建弘文館命溥掌其事 上親握其印授溥
未幾因密疏數事以進 上嘉納之乃賜書褒答謂其誠
合朕心感卿忠懇賜之幣鈔 宣宗嗣位命溥與楊士奇
同入閣辦事四年召入齋宮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
易夙夜惓惓幸百姓粗安皆賴爾勸翼之功自古禍亂生
于不虞朕切憂惕溥頓首謝十一月 上幸文淵閣謂溥
曰朕躬至此真有所聞遂製詩一章賜之五月實錄成賜
白金羅衣綵幣六年 上御文華殿撰述列聖世美詩賜
之尋陞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正統二年 昭皇后
召溥諭之以先帝每念卿忠溥伏地泣 昭皇后亦泣正
統十一年春二月卒於京年七十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謚文定

臣按鄭曉曰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逢二楊者二
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 昭皇后臨朝與民休

息皆其力也至廖道南贊曰徃行十年直道彌章立德不朽終焉允臧嗚呼東楊之文章西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蓋皆三朝之碩望相維有先後而寵眷則一也猗與盛哉

武英殿大學士黃淮永嘉人壬午太宗登位召淮訪以時務稱旨命入翰林遂同解縉備顧問自是日召與語或至夜分上就寢賜坐榻前機密重務有人所不與聞者未幾開文淵閣于東角門命淮及縉等七人入典機務是年秋陞編修尋陞侍讀太宗以建儲之義詢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太宗意遂決甲申冊立皇太子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一十五

陞淮左庶子兼侍讀賜袍笏丁亥陞大學士兼輔皇太子孫戊子駕北狩命同蹇義等監國仁宗嗣位陞少保賜諡褒嘉宣宗嗣位淮以多病乞骸骨許之賜春甚厚未幾父沒遣官祭葬淮來謝恩留累月賜西苑許有與登萬壽山北辭親製詩送之給路費賜織金紗衣癸丑來賀聖節因留為會試考官英宗嗣位淮入朝寵眷加隆留月餘歸至是卒年八十二訃聞遣官祭葬謚文簡

臣按三楊寵眷三朝無改與淮亦同迺榻前賜坐機密獨聞是親之也命輔皇太子又輔皇太孫是使子孫親之也綸音嘉獎園苑遊觀時亦有之若登

山而命乘肩輿賀節而留鉅試則固閣臣中之罕有者惜其詆毀同列同列報復絕憇糾繆之語詭辭二語之增淮獨不與家居蒙詒有汗簡牘豈其朝為諸公所短而鄉人亦有所未足耶吁亦不免有負矣

修撰彭時正統己巳入文淵閣陞侍讀賜五品服天順改元召至文華殿問年多少對曰大馬齒四十有二上笑曰年方壯可用賜酒飯已而有旨復入內閣典機務自三楊後出自親擢惟時與岳正二人戊辰春條寬卹數事奏之皆頒行仍賜金帛冬上御南薰殿命時同李賢入侍內侍鼓琴賜博帶時會四川宣府遼東皆地震疏六事親切時政賜麒麟服成化丁亥秋彗星見上修省疏以為萬貴妃專宮之應又言大臣進退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倖疏入優詔答之尋改吏部尚書賜玉帶辛卯冬慧復見因條七事皆嘉納之卒贈太師謚文憲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一十六

臣按時立朝三十年未嘗一日不在國家及退而家居又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文達公之多智鄧球之言然矣漢稱丙魏知大体唐稱姚宋能正己惟明則識務惟介則知止嗚呼文憲無媿斯語廖道南之贊然矣資稟既異充養問學休休好善東譙抒誠片楮寸墨未嘗輕費非其義一毫不取

鄭曉之論然矣世稱賢相迫出流輩入典機務出自親擢每有條陳輒蒙賞賚英宗賜以麒麟憲宗賜以玉帶奏疏頒行嘉祐并四待之不極厚乎然亦勲業品格足以當之即南陽亦重其雅量嘗與人曰彭公真君子也吁緬想高風令人景仰吾以是為今日之輔臣望

李賢鄧州人為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始授吏部主事上言太學頽弛尋詔新之正統十四年薦駕土木還景泰初立上正本十策詔付外已而給事中李侃上疏謂賢言忠宜賜採納遂復取入命翰林繕寫置之左右尚書楊寧閱其崇節儉一事殆欲決下秋八月擢兵部右侍郎二年考察四川等諸吏五年轉吏部右侍郎錄充舜而下至于元九二十二君行事名曰鑑古錄獻上天順元年入內閣尋進吏部尚書兼職如故大同巡撫年富為石虎所誣賢言於上遂令致仕吏書王翱告老賢謂吏部非此人不可遂留用上卷翱益篤武功伯徐有貞不肯賑山東飢賢力請發銀三萬上特增四萬五年石亨誣奏詔獄會是日適雷電大風拔木上悟釋賢出為參政將辭特旨留為吏部侍郎八月復尚書仍入內閣三年亨坐誅時言奪門功者紛紛賢曰此輩貪富貴非為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覺奈何上

疎然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是年賜賢第寵遇益隆宣召顧問無虛日五年曹欽反傷賢臂脇欽伏誅賢亟請寬脅從上勅曰賢力疾供事忠勤可嘉特加太子太保後漸陞華蓋殿大學士丙戌卒年五十九上震悼輟朝一日贈太師謚文達

臣按賢上十策而詔付外似若疎之矣因亨誣而詔逮獄似若黜之矣然李侃一言而繕寫置之左右風雷拔木而特旨留為吏侍救丰富之誣而上即寬其責薦王翱之德而上即厚其眷宣召顧問殆無虛日言聽計從如鼓答稱疏言路之閉塞而遂開之罷中外之買辦而遂允之雪于譙之幽枉勅錦衣之批提表表皆開朝政之大者宜三楊而後數賢為得君之專矣然則生為太保卒謚文達豈不當哉然聽訾賢之譖而駕葉盛之殺降托歷練之說而出張寧岳正於州郡賄賂恣橫發於王鑿震澤之紀聞士皆奔走匍匐伏以干恩澤見于廖道南之所載至羅倫一疏則又敗倫傷化之甚矣臣以為恩寵之隆必無此然後善耳

徐溥宜興人為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初英廟復辟命溥司經局校書侍東宮講讀憲廟登極錄舊遺左庶

子充經筵講官纂修 英廟實錄管武職詰黃漸歷禮吏
二部左侍郎皆兼學士 孝廟即位入內閣進禮部尚書
四年進階光祿大夫柱國十年辭疾不許免風雨大寒暑
朝參十一年東宮出閣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累疏乞歸
仍賜勅給驛遣官護送還鄉賜襲衣白金楮幣官其孫為
中書舍人踰年卒年七十三計開朝一日遣行人諭祭
者九又命有司塋葬贈太師謚文靖

臣按鄭曉謂溥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
善類從容調劑弭謗消讒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
家元氣多矣嗚呼此其所以為休休之大臣與嘗讀

金明遺武編卷之十

十九

卷

諫止三清樂章謂李昉居一是人鬼列于天神乃邪
妄之說又欽天監正李華忽罷復職不敢阿縱其正
大光明為何如也當時六部多得其人天下稱平為
十八年太平輔弼卒之李廣修煉服食之說不行而
上且累次嘉納其亦幸而際其盛哉

劉健洛陽人入武英殿為大學士弘治十年四月 上遣
太監韋泰入內閣召健等至文華殿御榻前 上出各衙
門題奏本曰與先生輩商確因閣下議定批詞 上覽畢
親批本面有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既又指餘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

衙門知道耳因賜茶而退蓋自即位以來宣召顧問始
十一年二月命提調各官講讀十三年四月兵部擬罷張
懋等兵柄 上召健至平臺出懋等諸疏親賜顧問以次
裁決五月復召健至平臺出兵部推舉各官疏逐名訪問
仍命司禮監具紙筆書手勅命兵部行之十五年十一月
以東宮講讀勞賜健玉帶一束大紅織金衣三襲十六年
二月賜健大紅蟒衣一襲內閣之賜蟒衣始此十八年
上大漸召健甚急至乾清宮御榻前 上命左右取水以
布拭舌乃自叙即位始末甚詳命書片紙書訖 上執健
手又曰先生輩輔導辛苦又曰東宮聰明輔導他做箇好
人健等皆涕泣

金明遺武編卷之十

二十

卷

臣按 孝宗之於輔臣情意和渙吁咈都俞真有唐
虞君臣氣象于時謝遷輩皆受眷寵而于劉健尤加
意焉召至榻前親賜裁決故史臣以為宣召顧問始
此而內閣始稱亦始此 太祖論道之諛惟 孝
宗為能舉之亦惟劉健為能承之親執其手與之永
訣既歸其輔導手已之勲又真其輔導東宮之益即
家人父子又何間焉惜乎 武宗懷諫劉健涕泣而
所託之不終 奈何哉
上六年冬十二月 上以大學士楊一清病目未出

問之曰卿前給假調養目疾今已數日未知可否朕聞目主屬肝肝經受熱或勞所以傷目可用心愛養使肝氣清和而目無疾翳朕自幼至今恒以目為患去年嘗大作是以畧識此意一清病稍愈赴闕具疏以聞上報曰今蚤得卿一疏云出辦事朕深悅之又昨張璠回奏言與卿三日內殿行禮之儀不必外廷論之只卿以禮斷可也又封授先儒格言來告庶朕決之一日上不豫一清上疏問起居因引內經要旨請上節宣調攝上曰卿所言究諸典禮且引內經要旨以保養朕體愛君何其至也卿輔導元臣凡事朕有不中者當要告正况今三始更新萬物生明維武維文二十卷

咸亨之期正可革宿愆興新德之時朕雖有過不能自知卿可以正代非以善贊惡朕實望焉今日除夕因成短句併告卿知一清疏謝上悅名為輔臣贊和詩其詩集親為之序七年秋八月以病乞休上曰卿屢疏懇切朕非不相體且卿年高亦不應煩以事務但朕倚眷款終始輔導况卿懋才重德方賴佐以成嘉靖之治宜欽承朕意慎勿固辭乃復遣鴻臚寺少卿王道中造一清卧內強起之仍降手札遣中官諭意曰朕所倚卿實為天下卿果去是慮國不及慮身也一清感謝已而求去益力上固留之臣按一清自幼穎異以神童稱當憲宗時修靖虜

諸城莊浪諸隘以五十人赴瓦亭而退北虜數十萬及正德時築定遠營設花馬池衛尅期完工為關中保障逆瑾為亂與張永謀誅此其屹然為國肅清大慙功固不細矣世宗於其歸休鎮江遣使存問已而入內閣辦事大體議起嘆乎敬之言聖人不能易上深用之日疾而諭之以調養辦事而諭之以救正除夕而賜之以御詩乞休而賜之以手札且憐憐以天下相託至于免以常朝又免朔望朝參既免侍班又令辰初入閣蓋以待文彥博之禮待之貞腹心至愛矣夫何璠等柄用惡一清之裁抑而其黨力攻誣以賊罪至使死不瞑目後乃復官謚以文襄庶乎無負世廟之初心矣

張孚敬前名璠後自嫌其同上諱上改孚敬議睿宗禮合聖意以南京刑部主事陞翰林學士漸入內閣典機務嘉靖六年十月上諭之曰朕有密諭勿令他知以泄事機又諭朕與卿帖背親書正恐代無有泄事情璠謝因舉先朝楊士奇故事請給匾書為密封奏對之用上許之乃賜璠等銀匾書二其一曰忠良貞一其一曰繩愆弼違凡所上密疏可於幅上小書字號庶上下方如親見倘一失之我君臣必被他人和間也七年春三月璠

以原籍姚溪舊建書院疏請賜名并建亭立石奉藏御製敬一歲五歲註因以書院集錄詩文進覽上賜書院名貞義堂名抱忠後告歸十二年春正月遣使召之賜以勅曰作速前來期使功名不自昧用全君臣之道及召既至又賜以勅曰朕聞卿至甚喜庶益殫心任事以副倚望之重十四年夏四月薨以疾在告上遣中官齎藥餌及手札諭之曰昨少保李時具言卿病苦狀朕惟近古之君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為卿擇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為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念後病未瘥乞致仕許之丙申再起至金華疾又作歸遂卒

贈太師議文忠

臣按君臣相得自古為難張季敬年近五十始登進士以議大禮七年而位台輔密諭密疏不代以他人而必親書恐機泄也既用以畚書而復以字號防窺竊也貞義抱忠賜之扁額驅火保肺合之藥石凡可以資其身體榮其寵賚者無不極其至焉即宣宗之待楊士奇英宗之待李賢無踰此矣鄭曉謂樓才俊謝苟宜元侯中貴戢戢斂束必有以服其心者意第其好剛使氣果于自是而休休相度曾不聞焉嘗為世宗面諭而終不能改非其所短乎

以下禮卿臣

鄭曉尚書表云國初中書省統六部有左右丞相自十三年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或去或死於是罷省丞相而設九卿頡頏理務吏部尚書實家宰僕公斯召自山西參政入為吏部尚書始不隸中書省當是高皇帝求賢甚急雖富民稅戶與皂隸徒苟有才藝並躋高華吏部受成將美日不暇給自洪熙而後養義以下多所稱職故摘其最者列焉

唐同蔡源縣人洪武年陞吏部尚書上諭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居衡鑑之任宜在公平以別賢否七年致仕賜勅曰卿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無少怠玩可賢也已

臣按吏部為九卿之首而衡鑑為吏部之要我祖鄭重其選故初命則告戒之詳稱職則褒獎之至磨同穎敏好學我祖與之論經史應對不窮是以訂正音樂釋直樂章以至畫古并行及戰征愁苦胥命之矣至于陞為尚書謝之以衡鑑而欲其公平及其

致仕之日尤以賢否輕重得宜見之于賜勅其眷眷不忘之情見乎辭矣柰同子微與李善長不相能遂監黨以死惜哉

義已縣人 建文即位擢為吏部右侍郎時齊黃輩更制朝政義亦泄泄然成祖渡江轉左已而尚書張統等以義代之 上喜義忠實義上疏請重保薦從之 仁宗即位進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九卿兼殿閣學士掌機密自義始未幾進少師宣德三年 上顧義少師老不欲煩以事命撥吏部事務朝夕在朕左右四年郭進代為尚書又賜忠厚寬弘銀章七年令有司治第九年九月日賜宴禮部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二五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二六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鄧珠曰忠定歷事四朝居位四十年君臣之際勲輸魚水終始榮膺無一日之虞真家宰之奇遇哉顧繩糾寡而脂膏多雖與文貞同過並寵而罔直則不逮矣

臣按義孝友質實處人有量然性乏骨鯁自建文時已位吏部顧 上之寵眷甚隆而彼之優容則過于時王紳短其浮沉致書以為所任非所長所取非所事解縉以為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至 仁宗驗之稱為確論矧治世之對終有慙色而愛朕之言獨不

及義品格亦凡庸矣即熱于典故達于政體何補至理哉

王綱益山人景泰四年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一時任便並稱得人 上進退大臣時時面詢決可否稱綱為先生屢乞休不允綱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太保上嘗謂李賢曰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綱老耳時年七十八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下湯得賢對曰若鐵綱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成化即位免綱雨雪朝加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臣按王綱善知人文武大吏如軒輅年富李秉程信皆綱薦用嘗因召對 英宗曰北人質直雄偉雖文章藻飾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是以綱之推轂北人為多廟廊之上汲汲乎惟慮其年之老而莫繼又喜其壽之高而可用前後宰吏部如綱者屈指不一二數也彭韶題其像曰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敢我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嗚呼綱之公清高邁豈人所易及哉

馬文昇鈞州人嚴重寡言笑不嗜浮靡三撫遼東皆有奇績東人思之 轉吏部尚書尋朝畢 上御煖閣召諭之

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用心訪察的實大明黜陟之典上又曰聽得磨文昇對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廟之福臣敢不盡心以告報稱命中官扶出乙丑考察汰其不職者二千餘人咸協輿論有太監王瑞以大婚禮款用儒士七人篆刻者字時文昇方杜塞倖門執不從給事中安奎亦請從文昇言瑞慙憤誣文昇抗拒賴諸大臣申救得免逐求去疏凡二十一上除名瑾誅復其官卒贈太師謚端肅

臣按 孝宗待端肅可謂隆矣端肅嚴考察可謂公矣昔 太祖戒諭詹同之後未聞有續其芳躅者

孝宗以明年朝覲而先為訪察之謀煖閣一御而論以黜陟之典惟恐臨時不及致詳而丁寧屬付彼文昇者安能不警惕耶由是汰二千人不職者展皆欽服至王瑞儒士之用亦不見聽可謂不負所諭矣雖誣之者由瑞及瑾而中流砥柱之操凜凜自在噫文昇為人重名節厲庶隅一時除名而不久即復則其歿謚端肅固其宜矣

王鴻儒南陽人 孝廟勵治思質一日與兵書劄大夏諭當時人才 上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誠不坊得後大夏語負外胥文相曰朝廷用

此等人才方擔當得大事余老不及見子其識之正德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以甄拔人物為已任好崇實行不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直者能之趙名者亦趨利于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頗與宸濠潛通嘗對完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于是攸賴將以勦完完不說十四年陞鴻儒為南戶書後宸濠反完敗鴻儒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 上南巡益憤懣疽發于背卒謚文莊

臣按鴻儒為人鄭曉嘗贊其博聞多識六經沛如充明習國家故事凡祖宗用人行政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誠待物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識與不識皆仰其為成德君子惜其用之未究耳臣觀 孝廟謂其可以大用而鴻儒為吏部侍郎果能甄拔人物規諷陸完奈何為完所忌出為南戶使之憤疽而歿也噫完為吏長而鴻儒佐之完與濠通忠貞安在鴻儒動之以王夏而致其不悅誦其朝廷天理二語直以誠直自處者後之為吏部者而得若人尚何任使不當哉

夏原吉湘陰人以鄉貢入太學內一日被召 太祖見之

奇之賜衣一襲又密遣人覘六堂諸生原吉獨端坐儼然
覘者以告太祖嘆為君子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甚委
任焉洪武二年進戶部右侍郎成祖初轉左未幾陞尚
書或譖曰彼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太祖
之忠臣彼忠子太祖故忠子建文又豈不忠于朕耶
益信任之凡貢賦力役悉與詳定癸未蘇松嘉湖太水命
原吉往治時姚廣孝自彼處還上首詢其為人對曰原
吉古之遺愛也乙酉郁新卒遂召還掌部事上問天下
糧數歷歷條答上大悅庚寅上再征北虜命輔導
皇太孫監北京仍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其盡心輔
之十一月虜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辛卯九載奏績賜執
與宴冬議親征北虜原吉以死沮之上震怒詔獄幾欲
殺之駕至榆木川崩先一日上思之傾左右曰原吉愛
我仁宗即位首釋之復原職賜冠帶靴襪被褥帷帳器
用等物庚戌卒贈太師謚忠靖

臣按戶部揔錢糧之出納非會計精明公正無私者
不足以堪此也我太祖取天下於元億萬衣食器
械未備當時賴李善長百凡供億調度不乏故太
祖嘗曰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給足軍餉其功甚大
乃封韓國公自辭連胡藍當置而弗用欲得其人久

矣夏原吉一太學生有當帝心授以戶部主事已
而成祖轉左侍郎復進尚書每任輒有成績至親
征之諫榆木之薨有原吉愛我之想仁宗留掌戶
部政事悉以委之宣宗初尚書如故進太保兼太
子少傅三俸兼支四朝寵遇不亦榮哉惜乎繩愆糾
繆書雖賜而原吉寂無一言不免有慙色矣
趙珩祥符人永樂二年拜禮部尚書召至華蓋殿賜宴仍
賜御進膳羞以貽其母緡紳榮之

臣按珩生有異質嗜學不倦蓋自公幹山東太祖
嘉其勤已賜襲衣楮幣矣逮其後也參政浙江有捕
海之功奉使交趾有金寶之却復簡在帝心矣夫是
以禮部一拜既宴之于華蓋而又遣其母於御膳也
然則珩之榮豈特禮部時待之耶

李東陽茶陵人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入內置諸膝甚
奇愛之長中進士授編修甲寅進禮部侍郎丁巳經筵畢
復召至文華殿議政蓋孝宗眷注也時天額甚溫洽是
年秩滿賜金犀帶戊午以災變上疏尋召至平章議政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時有為李廣乞額者
又召僧入大內慶讚執不可俱寢廣申會典成賜玉帶甲
子命往闕里祀孔子還疏所過民瘼上命議行乙丑

上不豫召至榻前受顧命加謹身殿大學士正德丙寅上新政缺失不報遂同劉健等乞休特劉瑾用事口導上以非韓文會奏列瑾罪劉健等力持閣議東陽與瑾有舊因洩之瑾得先訴已而健文淮致仕東陽獨留為首相為瑾作玄真觀碑文極其稱頌瑾誅壬中以少師大學士致仕賜勅家居京師猶歲時賜賚及班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猶致宴丙子卒贈太師謚文正

臣按東陽幼而景帝置諸膝長而孝宗受顧命

老而武宗加官賜賚雖在致仕之時猶用見任之禮視夫三楊李文達寵眷豈不同乎引進海內名士諫

東明縣志卷之十

三

七

止燒煉邪說救釋詔獄朝臣功勳亦弘鉅矣然劉瑾擅權劉健謝遷老成持議當時而東陽無二心蚤斬瑾首則天下不被其禍不然與劉健謝遷同歸亦不失為見幾之智顧乃脂韋曲從過為諛佞楊一清乃以文正議謚公道泯滅漸盡矣鄭曉謂其保全善類有陳太丘之風歛金為葬不當近日一宴會之費終而曰恐亦簞食豆羹之義噫義固若斯而已乎

弘治壬戌劉大夏入為兵部尚書孝宗甚信任之一日召至御前諭曰事有不可款召卿商董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駕揭帖密封進來大夏對

曰不敢上曰何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

與我論國事豈敢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對曰臣下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封封墨勅之意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付之府部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至晚年益受知于上每朝罷侍宣宿御陞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宮輔貴近有不預聞者李夢陽歌曰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主尊美其所遭際蓋異數云

薛應旂曰宋藝祖謂李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為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

東明縣志卷之十

三

七

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汎清國是况密啓乎當時謂沆不惟得大臣之體而且樹人君之防劉大夏與李沆之深謀遠慮其真先後一揆矣

臣按入告之與密啓似類而實不同君可謀之于臣臣可決之于君而人有所不與者入告之謂也臣以密封進而君以密封聽稍不關防而其機一洩則乘機排疑者崛起矣此密啓之謂也古謂嘉謀嘉猷入告于爾后而出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君臣相契而左右無聞所以共成大業若憲啓一行豈獨奸

人為隙而主稍不明亦混淆而不能理矣忠宣不敢効順而親與商確政皆就理其得入告之體而非密啓之私乎噫于此見孝宗之異數而亦忠宣之誠篤有以感之也

弘治十四年七月虜四大師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上親灑宸翰賜兵部尚書馬文昇以尚膳品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搦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去

臣按邊臣戰守全係本兵而本兵籌運更賴廟謨若不面議可否其不至敗乃事者幾希我孝宗一聞

火師告警即召馬文昇入便殿議戰守蓋以兵凶戰

危而謹之慎之不敢忽也且親灑宸翰以致其親具

尚膳品以致其敬人孰不竭智畢愚乎

何喬新廣昌人何文淵子成化辛丑為左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奉勅清理刑獄辨沉寃察隱匿咸當人心尋召為刑部右侍郎為時宰萬安所擠遂而疏乞休不許丁未陞南京刑部尚書蓋遠之也中官懷恩一日詰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去南京萬安默然時弘治改元吏部尚書王恕召為北京刑部尚書尋以疾在告上遣醫診治中使臨問賜以酒米穀蔬又而疏乞致仕溫旨留之壬戌卒

正德丙子給事中吳世中等請宜謚有旨學行俱優始終全德准謚文肅

臣按喬新自為刑部郎中時法律精明人無冤獄歷中外大有聲稱雖萬安陰擠而公道難滅內則懷恩薦之外則王恕知之足以由南而北即告致仕章疏累上而遣醫臨問溫旨有加已為朝廷所眷注矣噫世有執法不阿如喬新者而終不為萬安所用使其才猷不能以盡展也亦奈之何哉

嘉靖五年夏五月刑部尚書趙鑑以疾乞休先是陳洗得罪桂萼與鑑論洗罪至於攘臂給事中林士元劾之謂大誅友今洗負不赦之罪而萼乃欲撓法以違君忿戾橫於胸臆攻激加于班儕殊失大臣之度至是乞休上以鑑情詞懇切優詔許之特賜馳驛致仕仍令有司給與月米四石歲夫六名鑑陛辭上特製詩一章書于龍箋賜之以寵其行舉朝咸嘆鑑有奇遇

臣按大臣去就以禮榮莫大焉當世宗時桂萼等以大禮合議得君最專而陳洗則其黨也洗在朝則汙於朝在鄉則汙於鄉置之於罪夫復何辭趙鑑職掌刑部則執法定罪固所當為者萼烏待而徇之今

乃肆行忿戾攘臂相加何為者耶鑑之去志固已決於斯時矣世宗鑒其情詞懇切途則馳驛歸則夫米已為盛典而又製詩寵錫如宋太宗之待趙普不亦榮乎噫鑑之去則人當悲矣而舉朝以為奇遇蓋見為大臣不得行其志而又不得善其去幸而有一鑑焉安得不以奇遇嘆之也

黃福昌邑人上書論國大計太祖奇其才驟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永樂中轉左逾月進尚書四年平交趾以福為尚書兼布按二司事仁宗即位遣使召還以陳洽代之比入朝勞之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欲亟見卿故召之耳宣德元年馬騏驎變交趾復叛陳洽乞福還交趾上勅之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為朕再行遂以工部尚書領交趾事比至交人不忍驚福有輿送出龍州歸朝仍為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潛事上覽疏嘆其有經畧明日出示楊榮曰福言智慮深遠不卿中誰倫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

臣按福自太祖時為工部以歷宣宗憂國之心久而靡篤在交趾則朝廷思之而召其歸在朝廷則交人思之而釀其亂及其復歸則雖一日不可使遠也夫何當時大臣多依違承順而公獨持正不阿改

為南京兵部迹似優之而實遠之矣故臣謂忠宣猶不盡究其用歟

顧佐太康人宣德初都御史劉觀以墨敗楊士奇楊榮並薦之特旨擢為都御史勅佐黜不肯洗滌積弊有一吏被管招撫佐過士奇白之付佐自治佐但令改行為善姑容之上聞而喜曰佐得體有告佐累枉人重獄不聽訴理上怒以為小人排陷正人亟命法司鞠之尋有疾遣醫視之再閱歲降勅慰勞正統二年致仕仍賜以楮幣復其家居十餘年而卒

臣按宣宗鄭重掌憲詢之士奇誰可使者及得佐特旨擢之綱紀振肅屬吏不堪有訴其受賂皂隸放歸耕種者有告其累枉人命不聽訴理者使非君上素知其人不目之為貪酷耶幸而宣宗信任不疑一則謂好人為小人所排一則謂小人排陷正人有疾而遣醫閱歲而慰勞夫足以能使之感激而憲綱無不舉歟

戴珊淳梁人弘治十三年為左都御史上知珊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累以疾求退命醫調治時勸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動容一日私懇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京師如何為處公受知于

上為我一言未幾 上召大夏議事因問戴珊近來何如
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至誠伏望憐允 上曰渠
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
令臣見陛下為彼申達 上曰卿為朕說與珊朕以天下
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
夏以 上語告珊曰吾不得還家矣

臣按珊督學知人撫鄖定盜其為左都御史也 孝
宗勵精每大獄親鞠諸司悚震珊獨從容開折故

上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及引疾求退既命醫賜膳而
又慰諭憐憫觀其與大夏所言何忍捨朕先歸則真

誠惻但真有令人君爾忘身爾忘家者後果卒于

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孟子有云君之視臣如手
足 孝宗以之而賈誼有云法度之臣誠死社稷戴

珊以之意君臣之間可謂兩無負矣

以下禮儒臣

陶安當塗人 太祖渡江安率父老出迎 上訪以時事

安首勸以撥亂反政神武不殺 上曰爾言甚合我意命

為參軍多所裁決後知黃州饒州有惠政民立生祠入見

上嘉勞之吳元年始置翰林院命安為學士有重道尊賢

莫先于爾之誥癸巳定郊祀宗廟議戊辰奏天子冕服之

制凡文武誥命千餘道多出 hands 上賜以春帖云國家
謀畧無雙士翰林文章第一家時御史有言其過者 上
斥之後病劇猶疏時務二十事上之卒年五十七計開

上哀悼久之親製文遣使以祭追封姑孰郡公

臣按安穎敏有大志經史子籍靡不研究尤邃于漁

洛之學擇真主而歸之 太祖嘗稱其一見即贊以

帝王事業命之州郡吏民畏服命之禮制體要是遵

蓋才猷之綽綽問學之宋深誠有出於宋濂諸臣之

上者故無雙第一表而揚之也及其歿也祭文之親

製追封之盛典與徐達劉基等蓋亦厚遇哉

洪武八年秋 上觀川流不息陋戶程秋水賦乃更為之

賦令翰林諸臣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

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厨奇珍內侍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于禮 上曰卿

姑試之濂即席飲一觴顏色變頰行不成步 上為之賦

醉學士歌後致仕陛辭請歲一來朝 上嘗法想廷問累

及至是來朝甚喜慰勞再三越日特遣禮官齎醪膳諸物

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諮詢備至 上笑曰純臣哉

爾濂歲暮力辭還 上遣中貴賜以上尊而遣之又濂艱

于行步 詔皇太子選廐馬以賜 上復賦良馬歌命群

臣咸賦以紀之既去子遜入謁 上上問曰爾父道中無恙否對曰安未幾復謂遜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爾父雖去其儀容儼然在朕口中也

臣按宋濂為我 朝文臣之冠四夷朝貢者得其文集不啻拱壁初侍我 祖即命授太子經遇綱常大義慷慨開陳不倦久而信任益切款用參大政則辭之曰臣無他長惟文墨是工幸待罪禁中榮遇極矣台衡之命非所敢承 上愈厚每燕見命坐賜茶至于醉學士有歌良馬有歌醪膳不時資予談笑見諸臺中可謂禮遇之隆矣至於其孫慎者以罪被刑有

皇明紀事本末

卷九

七

司請并罪濂使非 上念舊勞即欲安置茂州難矣永樂四年閏七月召北京儒士周武文至勞諭特甚命為翰林侍講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明日入謝以其老令致仕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之然皆不若武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亦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亦不少乙亥上御奉天殿武文陛辭命留之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博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歸家享

子孫奉養以終天年武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饌精粹給驛傳送至家 上曰武文亦操履方正廣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備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臣觀武文所遇及 成祖之言迺知其人持正而不變通者也惟持正故足以啓 成祖之重惟不變通故不能致 成祖之留想革除一節必嘗與議而彼不以為然耳 成祖既賜之冠服復賜之酒饌而累累稱其惇德操履此可想矣

皇明紀事本末

卷九

七

天順初石亨有寵門客謝昭詩身効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得致名士以自翼一日議事內閣談及山林處士李賢首稱吳與弼亨慨然欲薦之遂懇賢代草明日奉入又數日上問賢曰吳與弼何如人賢對曰儒者之高蹈宜効古人聘禮入朝 上從之是冬遣行人曹隆奉勅書往聘吳與弼幡然入京 上謂賢曰與弼當授何官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輔道之臣明日詔吏部授以左春坊左諭德何不就職與弼以疾辭因遣太監以文綺羊酒柴米送之館仍具疏三辭留邸兩月餘復疏六事懇賢乞歸後召入

賜勅嘉之齋以銀幣遂遣行人護歸

臣按吳與弼學宗濂洛師道尊嚴觀其語錄惡官宦
斥釋氏可謂有見矣 英宗顧問寵賚有加勸以無
忘著述以繼前賢蓋亦曠世所未聞者我 太祖聘
宋濂等四先生後寥寥絕響而今復見于 英宗斯
亦一代之盛典也雖從若亨之聘而不為其所染即
奏疏無甚奇異然其濂頑起懦凜凜高風詎可甚嘗
也哉至 世宗時特賜祠額祭文所以崇高節而闡
幽光者至矣

成化壬寅廣東布政彭韶薦陳獻章于朝謂獻章潛心聖
賢之書洞達事物之理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
性堅定上即命有司以禮勸駕未及行巡撫朱英又交章
薦之遂就道至京朝廷勅使試吏部託疾不果赴乃上疏
以母疾為辭且曰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
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入除翰林檢討令親終
疾愈來供職遂歸

臣按聘幣之風自成湯而後僅見光武之於嚴光靖
康之於尹焞耳至我 祖延訪英儒開禮賢館諮詢
治道功業爛然 英宗既聘吳與弼 憲宗復聘陳
獻章觀其迎以行人送以行人而授以春坊諭德其

寵賜與弼者無比矣至於獻章則又令有司勸駕除
為檢討又不為隆至乎吾於 太祖二宗見尊儒之
至而於風教蓋大有補焉

楊守陳鄧縣人成化初開經筵守陳為講官賜白金二十
兩文綺六表裏陞侍講 英廟實錄成陞洗馬賜白金三
十兩文綺六表裏時在講筵多謹論壬辰陞侍講學士校
正通鑑綱目賜楮幣五百貫又預修宋元通鑑綱目未幾
以太孺人喪丁憂舊例七品命婦無賜祭 上賜之稱特
恩云弘治元年上疏請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優詔嘉納
未踰年止疏懇老不許二年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劉翊壽光人天順初為右中允侍 東宮講讀最久時稱
講官第一 憲宗即位預修 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
甲午充經筵官 上雅重之時群小多忌賴 上庶其為
人每呼為東劉先生而不名特賜番書其文曰嘉猷贊翊
為萬安劉吉所誣構上疏乞歸許之病卒計開賜謚文和
嘉靖初言官請額賜曰昭賢仍遣官祭之祝文有忠禔于
國孝表于鄉為一代名臣云

臣按經筵所以資聖德實錄所以紀鴻勳我 祖以
此為重而克稱其任者極其褒崇鄧縣之楊守陳壽
光之劉翊蓋翰苑之選也守陳耿直孤抗多謹論而

珣亦持廉秉忠不少阿私以故人君出格優禮七品命婦賜之祭葬並書稱謂則曰先生豈不極其尊寵乎然文懿與文和謚臣猶以為不盡二臣之直諒也

以下禮諫臣

洪武二十四年冬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願各王府官正色直言匡勅王失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而

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于列

四

本

代忠臣烈士有功德于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願鑒諸史藉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察其可託腹心然後假以兵權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八曰採訪庶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並觀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幣幣願各設勘合差遣事畢隨即繳報書奏上覽之曰堅之言有開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左僉都御史

臣按虞夏殷周之盛几杖戶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奚有所謂諫之名而亦奚有所謂待之禮

哉自堂陛隔而言路塞三代而下僅見一漢高從諫如轉圜上自丞相而下至家令言之即諾諾之即行下此則雖止輦之文帝且有長沙之行矣雖聽納之太宗且有堅碑之仆矣而況其他乎我祖嘗謂所賴左右盡忠補過既以諭之于侍臣而張禹孔光之言又以警之于群臣夫是以張工部許大使倪舍人皆得叩閭闔而盡所歆吐即如馮堅一典史耳言有關於政務即受之以僉都御史夫古有賞之以金帛者有賞之以書史者未足為勸也以典史之卑官而驟登之於都憲誰不懍忠赤見情素哉宜其群策畢

舉而大統駢集也

四

本

洪熙元年春二月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直呂震劉觀交奏其責直沽名令御史劾謙誣罔上雖不聽而心猶不懌但令坐司治事不許朝參後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勅諭文武群臣曰間者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于矯激朕一時不懌群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責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方覺愧咎爾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勿以盡言為戒庶幾君臣相與之義令弋謙朝參如故

臣按脉理通則身安言路通則世治其通塞之機主

而已他日劉大夏奏事便殿上曰近來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驩呼稱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夢陽號內事聞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不下之獄鎮撫司擬本以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欲得旨便令重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釋之使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對曰陛下行此一事克舜之仁也

臣按夢陽指摘宮闈事關至戚壽寧侯之怨恨金夫

逢迎款手重法及具獄詞以進徑批復職觀其屏左右而罪鵠齡既以過戚畹之橫不廷杖而復夢陽以職又以養忠直之氣真天地之量克舜之仁也可謂萬世法程明甚我皇上近因刑科楊文煥之言而抑鄭承憲之寵所奪田產房屋盡行退還民間不動聲色而承憲斂手其為文煥者不聞譴責較之孝宗更為處置得宜于此見皇上英明果斷真令隆慶元年春正月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溪丘樞楊思忠尹和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來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軌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存新

張損凌儒中仲王時舉馮思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母德純等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職以次擢用吏部又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二三戮死者為一等應復職贈蔭厚加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凡四人其次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楊最王恩薛宗鎰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銖魯翀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文魁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曾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光徐文華張翀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桂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

世宗明倫彙編

四十一

世宗王與齡章鎰凡二十八人至如吏部尚書熊浹諫止仙箕御史楊爵彈擊權倖二人雖罪止斥黜然其忠義風節世所共仰又當與杖死者一體恤錄上從其議于是贈決少保仍賜祭九壇謚恭肅餘皆贈蔭有差

臣按忠節之臣一時激烈萬古明揚我世宗在位最久大禮之議大獄之起大臣之奸生於時者建白連草接踵而奏中興之治不無賴焉遺詔所及謚贈錄用禮已加矣而猶慮其有遺也分為三等先戮死杖死次斥死其贈蔭諭祭者為上餘則有贈蔭而無諭祭有職贈而無後蔭皆稱其忠節之大小而為卹

典之厚薄追現魄于幽潛播休芳于奕葉使維此而興起者莫不踴躍思奮以故海瑞而後若鄒元標輩奮不顧身為國家底柱詎不盛哉然考其時徐階為元輔故其詳密如此所以開世宗未盡之意開穆宗言路之多者皆其功也嗚呼階其輔之賢乎以下禮遠臣

靖遠伯王驥東虎人由進士宣德九年歷兵部尚書正統二年平虜阿台朵兒只西陲以寧捷聞詔中貴持金帛勞之命兼大理卿吏二俸六年雲南宣慰司思任發叛驥受命往討賜金虎鑿細鎧弓矢蟒龍緋袍及平凱旋宴賜甚厚封靖遠伯食祿二千二百石未幾思任發復反驥復督衆三十萬擊之遂遁加祿三百石富蟲偕稱刻天王屢征失利驥復掛平蠻將軍印討之擒富蟲加祿一百石景泰元年與世券

世宗明倫彙編

四十二

彭時銘曰驥天資沉毅識量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而料敵制勝雖老于軍旅者有不及故所至輒能成功及其晚節保身全名守以謙虛而忠愛之心終始如一

臣按征討之寄賞罰明則士卒壯而勲業易成驥于畏敵之安敵斬以徇衆副將之蔣音戒其不能成功

無相見也夫是以士伍肅然轉戰輒勝卒之燕勞極隆封拜世爵吁非驥之所自取者歟

嘉靖中西北多事邊臣少能當上意者劉天和于十五年為陝西總制增築堡寨多備天石令巡撫歲一閱視詔一許行勦叛爾等三百餘級撫答律失四十二族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及尚書王瓊巡按朱觀乞久留任晉右副都御史仍撫陝西丙申春又晉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軍餉虜犯甘肅莊浪斬首百六十級晉右都御史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虜犯延綏寧夏斬首百八十級晉左都御史丁酉春虜又入寇斬首百四十級賜白金三十兩

而紵絲三表裏晉兵部尚書庚子冬吉囊寇定遠營等處殲吉囊子小十王及其妻弟虜衆痛哭而去捷聞上大嘉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賜王帶陰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已而督團營機務三上疏乞骸骨許之賜乘傳還鄉乙巳卒贈少保謚莊襄

臣按正統己巳之後至嘉靖虜四數不靖而世宗切于邊計不愛重賞不惜犒費而奏功者甚少劉天和歷官三十五載遷轉一十九任軍民倚以為重斬首無數天子嘉之賜白金表裏者三次由右副都而漸進左都由侍郎而漸進尚書其生也賜王帶陰

錦衣其卒也贈少保謚莊襄累蒙褒諭謂其然者勛猷可謂隆禮之至矣使後世有如天和者安知無世宗之厚禮耶

以下禮外臣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校子弟朱張味為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誅未及奉祀卓茂為密令黃霸為河南丞皆漢循吏今鈞州有廟址密有茂廟址葺而祀之宜正祀典陸遜子姪為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祠址尚存唐狄仁傑復唐社稷嘗謫為彭澤令舊有祠宇宜皆修葺從之命著為祀典

臣按郡邑之臣生有勞於茲土則沒當建廟以祀之蓋不惟往者可昭遺惠而令來者見之亦生兢勸不惟賢者歆繼芳躅而好名者亦生勉勵今觀禮部所奏功雖不同然無非愛利乎民者也未祀者增祀之已祀者復修之其為藩臬勸勵者不既深以遠哉

洪熙元年兵部尚書李慶欽令朝覲官率牧馬正上令蹇義等議亦從慶揚士奇密奏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今皆殺之畜馬是貴民而賤官矣上曰慶義誤朕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士奇復奏此令之失非小上曰吾

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呂震李慶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臣慮為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使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臨之得徵駒與下民等意綱節地失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然今令有不便容與朕言李慶輩不知大體不足語也

臣按官民有體自古為然民出馬以供官而官儼然乘之不以為泰孟朝廷禮賢之典也矧朝親之時尊者布政按察使有方伯之職而卑者郡縣亦不下於

嘉靖四年二月

十一

十一

子男皆中伯就封則也杜濯濯韓侯歸國則鈞錫錫至周王春念藩宣屏翰猶以路車乘馬不足以盡其意故形諸采菽之歌今李慶輩乃欲給馬徵駒何以令衆庶見也憲綱安在而朝廷之統體安在使非楊士奇力陳復疏則方面之辱何以雪乎幸而仁宗信任其言復慮為人所中傷俟陳智疏入然後停止其真得敬大臣懷諸侯之道者矣願皇上後今日之李慶約今日之士奇則外臣幸甚

正統十年春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鑑等于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未朝乞勅吏禮二

部詢訪有庶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而獎勵實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上從之至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賜以勅諭宴于禮部

天順四年賜布政賈銓等十人衣服緒幣宴于禮部命大學士李賢尚書王翱侍宴以勵其衆時天下諸臣官吏朝覲至京上諭李賢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會吏部奏銓等才行超卓政績顯著遂有是令

臣按此實勸賢盛典英宗於正統十年行之天順四年復重其事著為令夫詢訪于先宴勞于後誠擇之精待之厚矣而又賜以衣服緒幣待以閣下出書

嘉靖四年二月

十一

十一

司不謂榮乎夫向自是而後凡復任者通給勅諭既使淑慝之混淆而徒徇人情有非極選者則最不足以為喜而殿亦無以自懲不孤英宗意乎必也吏禮二部主之而又於朝覲之年通令九卿保舉然後得與庶幾實政布聞而元元被澤不然視為故事而已則官箴又何賴焉

嘉靖四年二月廬州府知府龍誥在任修義倉置義田行賑糶賑貧賑濟之法又條積蓄便民八事戶部覆奏得旨龍誥留意備荒有裨仁政加官一等所奏事宜如果利民則通行各府有成效者具奏加陞如例

臣按親民之官無如二千石而積蓄備荒尤見留心民瘼龍誥之政誠可為法世宗加官一等已酬其功而又通行各府有如誥者亦如例加陞則仁政所及寧獨一廬州而其所隆禮者豈獨一龍誥哉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不從造軍器且奏以聞上遣行人齎勅往諭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臣按王畿為重故重官而輕外官當京官之一也

五

軒輶所過倒屣奉迎及外官之陞也羨之如奇遇望之如登仙至於民之愛與不愛若罔聞焉不知漢欲相之者必先出郡縣理民事如試望之於三輔是也宋民板能宣則召為翰林執政如召司馬光於郡守是也通政司造軍器以擾民而張礎以平陽縣令具奏以聞豈惟民受其賜而不畏權勢居然見矣

太祖遣行人賜以鈔酒其所以激勸者深哉

周冊為新化縣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賒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

輕重使焉故民不擾而事集至于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由是流民之歸者益眾考滿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復俾為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臣按考功之於縣丞其職奚啻天壤然太祖愛民之心尤甚於愛官由縣丞課最而陞考功由考功疏留而復新化賜宴禮部以示優異其超於常格外矣今之為縣丞者不啻中無一愛民圖不得民心而之

過循資而用之耳上無超擢之法以激勵人心也下安得有良吏哉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為常州府同知遣吏科楊靖齎勅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未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也其泛泛之徒厲名節生無益於時死無聞于後深可惜哉今爾宜與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服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觀其所言實為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使齎禮以勞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光初志

臣按外官布按以至郡邑之長砥礪名節者蓋為可

以撥撫仕也若縣丞主簿卑瑣甚矣孰肯以庶勤自守又孰肯拂逆上官哉周舟一縣丞耳王復春一主簿耳廼能若是彼其愛民之衷固不以高卑間也我祖從新化之請由考功而復為縣丞獎所言之公由主簿而即陞同知蓋已激天下卑瑣之官而不令自棄矣且令禮部宴賞以遣之遣吏科齎勅以勞之宜其官箴吏治直超兩漢自是而後上之人視此輩為奴婢而彼且以奴婢自甘即有奇節朝而夕而斥矣可勝歎哉

以下禮忠臣

元右丞相關守安慶援紂力窮全家皆死江州總兵李輔身守孤城亦死李宗可為義兵萬戶從余關守安慶城陷余闕死宗可馳馬還家謂妻奴曰余相公既死我義不可屈大小盡殺之自刎上命立余闕廟因勅禮部臣命有司肖像祀之輔與宗可配享闕廟稱元江州路總管李忠文公之神元義兵萬戶李公之神

臣按我祖立廟于鷄鳴山以祀死事之臣矣元亡如福壽者既立廟以祀復遣官致祭因諭侍臣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其福壽之謂乎為人臣者當如是至于余闕一廟燕立李輔李宗可是歆天下官

無大小皆盡忠死義也其激勸為最深矣昔大學士危素過履有聲又以文天祥歲之即令赴和州守余闕廟一令人有景仰之思一令人有汗顏之耻吁丞相余闕稱元惣管稱元義兵萬戶亦稱元彼為學士者何獨不稱元耶嗣後靖難兵起死節者自大臣以及軍卒動以萬計彼其風教所振豈一日之故哉太祖既定金陵聞孫炎召見與語炎首陳胡運將終宜延攬才能士以畚大業太祖深奇之辟為省掾以兵取浙東擢同知池州府事會處州降遂改處州總制召居民諭以順逆禍福衆皆竦然皆曰孫使君仁而武民多降之士

皇明錄事

十卷

十

寅苗將賀李二人殺耿院以叛遂襲炎時所練卒反從叛炎被擒幽空室中守者以兵脅炎降炎詒之曰若生我我成若事賊知炎非本意恐遺自患是夜以燭鴈斗酒遺炎與公訣炎仰天嘆曰嗟乎大丈夫乃為鼠輩擒然我死死義耳爾賊死狗且不食爾遂遇害事聞上嗟悼還葬金陵聚寶山追封丹陽郡男

臣按鄧球論曰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伏有古烈士風及至處首招劉基章溢俱名士則其才識豈當蕭何之追韓信哉究其所志必有訐謖以致明聖惜其蚤死賊手也還葬金陵受封丹陽我祖蓋已報

之矣國初死事者固多如耿丹成之馬虜韓成之誑漢皆忠魂之表表者而炎有精鑒故尤惜之

韓成從太祖渡江收米石燕湖自是復池陽擄龍江下南昌屢立顯功癸卯夏四月從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良商兵薄上舟急衆莫知所措成奮身曰古有殺身以成仁者成不敢辭也遂服上龍袍冠冕對敵赴水而死兵火却上遂脫險後上追悼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于鄱陽韓成効忠死力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以死事之臣一六八進大封爵遂以成爲首贈安遠大將軍一高

陽侯立廟康即山之麓設身命有司歲時致祭

臣按鄱陽鏖戰大憝逼舟當是時危如累卵使非韓成奮不顧身則天下豈易集哉自是而後陳友諒中流矢死餘衆遂降我明龍興實肇基于此太祖眷念首錄其功立祀康即未幾廟貌病圯成祖謂父母所愛亦愛之遂命工部議修遣官督工仍復其守廟者之家太祖之痛念成祖之追思成等浸有餘榮矣噫紀信之誑楚韓成之誑漢其忠一也然信之後未聞續封信之身未聞世祀昔人謂漢高祖少恩信哉我二祖痛念追思而成之子觀亦勤古

一交趾掛印留鎮功與父埒其有感于二祖乎

庚戌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逆戰達挺身陣前爲士卒先虜望見即縱騎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衛突不得出時副總兵林椿分兵擊虜零騎于彌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虜四面騎皆會矢下如雨達竟死園中椿亦中流矢死上嘉其死贈達左都督謚忠剛椿都督同知謚忠勇各立祠賜祭葬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汝獨其二子張世俊張世傑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未有之大卹而總督郭宗皋巡撫陳耀乃漫語彌縫

罪譴則死何張達林二子乞明示

成邊

臣按邊方總督巡撫當以惜將爲先以威虜爲急周尚文而後如張達林椿者能幾人哉當達之被圍椿之救達曾不聞調一技設一計出之於危迫之中顧以全軍陷沒而奏被傷者少則其死于杖下謫于邊方宜也達之陣亡二子之潰圍與椿一律世廟贈以官爵謚之爲忠剛忠勇而世俊世傑亦同襲陰可謂隆典矣又攷達目不知書慷慨負奇節誓力絕人

平生遇謝好雖營陷陣所向有功然卒以此敗為終
督巡撫者宜因其勇力而教之軍法豈不為遠之保
陣哉奈何不能用也意幸世廟贈張達林椿於前
蔭達之二子椿之一子于後至癸丑歲趙時春輕敵
搃兵李淶及子松亦皆戰死朝廷待之亦視達例
豈非已然之激勸而為今日遺典乎

皇明繩武編續大學衍義十卷終

皇明繩武編續大學衍義十卷終

皇明繩武編續大學衍義十一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謹識

天聖人倫之正 明道衍

臣事君之忠

以下言勲臣忠

徐達幼倜儻沉毅猛不喜殺戮不炫能忠不揚度陳友諒
寇池州勢甚烈太祖遣人即軍中授達成算達敗友諒
兵于九華山下斬首萬餘級獲三千人常遇春曰三千皆
勲敵也宜戮之達不聽以聞太祖謂使者曰亟回軍中
擇之使為後用丙午征吳廣戰皂林擒吳兵六萬直抵蕪
州城中震恐丁未遣人請達建康太祖曰軍中稟命此
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將軍顧將在外君不御
緩急將軍便宜行事吾不從中制既破其城縛張士誠送
建康

臣按功高宇宙者未必保令名于有終豈獨君之疑
忌哉矜高自肆德不足以將之也韓信滅秦追項不
下中山然矜能恃功欲為假王以鎮齊高祖固已嫌
之矣免死狗烹亦其自取之耳中山獲友諒之三千
不聽開平宜戮之議既以上聞當士誠之將破不為
君命不受之策復以請事恂恂乎稟命惟謹若一無

所能者觀其世泰之文則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親
製神道之碑則曰允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歸不自矜
伐嗟乎桓忠自矢昭光天日其古曹彬之流乎四視
韓信不啻天淵矣彼徒以酒醉夜醒趨叩舊內為忠
者特其疏節云耳

常遇春剛直多智有膂力負齊世之志而為恭自居乞附
初 太祖曰爾自有主我安得久留之遇春懇涕泣

上姑留之渡采石捷戈先登敵眾披靡遂拔之癸卯張士
誠遣呂珍攻殺劉福通遂突入其陣三戰三勝呂珍敗徙
是年八月與陳 諒大戰於康郎山身先諸將火其舟二

千餘軍聲大振戊申

三

可南敵迎戰方陣甫布即單騎

執弓矢衝入其陣大呼殺入敵潰走河南悉平由是師次
太原元守將擴廓帖木兒甚銳因贊于達曰我騎兵雖集
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則彼眾可
亂眾亂則主將可縛也達然其言遂大敗之已酉破開平
元君北奔追至 執其宗王三人及平章昂住等行至柳
河川卒

臣按遇春智識明敏勇力多雄從大將軍東征西討
遵守節制及其自將戰無不勝其討遼之流也尉遲
棄武周而歸太宗何異遇春棄劉聚而歸 太祖太

宗以金帛贈何異 太祖不得久留已而尉遲忠於
報唐須臾三奪其契遂封鄂國公遇春采石先登康
郎酣戰執吳王以歸驅元主而北又有過於尉遲者
噫尉遲恃勇奉敵道宗幾不保其功名而遇春謙而
不矜功而無過至 太祖自製之文有云烏謂柳河
之川失我長城之將詎非忠有以當聖心豈能若此
其崇禮乎

李文忠少有文武才器年閱數戰殺人莫測其際勦苗獠
于烏龍却援兵于諸暨撫馭有方攻戰屢勝擒王二十餘
降將三十餘進征薊北大奏捷音克應昌復元君孫買的

里八刺及后妃諸王達官寶璽玉冊鎮圭玉斧等癸丑擒

三

元太尉伯顏不花甲寅擒元平章國公攻大寧斬其宗王

朵朶失里至豐州追斬魯王至末年司國子監釋兵家居
恂恂然縉紳不及也

臣按文忠因我 祖擇師之教勤于就學 上嘗持
所業以示近臣卓犖驚人兵克金華又從范祖幹胡
翰論明性理之學志趣固已超凡矣夫是以臨陣決
戰氣橫千戈而降者擒者不可勝數以是見義理之
易不特眾莫當其鋒而尤能使人心服也此豈有所
私哉蓋親臣之忠無以功臣之烈故為名將耳至一

傳而景隆隆棄先志即文忠不能必之也乎可憾哉
沐英寬弘沉毅謀慮深遠臨事果斷雖機務繁劇處之曾
無留滯壬戌再定雲南諸叛服者留鎮其地辦方物而賦
之均民數而役之兵強食足威德茂聞已已阿資叛討平
之入朝賞賜復遣還雲南壬戌卒卒之日官僚軍民老婦
莫不奔哭其門蓋由在鎮修惠政剔奸肅撫兵農興學校
治水利嚴城堡謹斥堠通鹽井未商旅墾田至一百一萬
餘畝性尤喜施凡得賞賜悉以給下每戎暇輒讀通鑑綱
目大學衍義及周子太極等書有古儒將風

臣按英招携懷遠感德盡忠討平雲南諸夷懾服至
于教養蒸修兵民胥頌此固 太祖恩養之所激而

實英志節之純誼也為國而生為國而死蓋烈士夫
歟

馮國用定遠人與弟勝俱英敏整飭國用讀書過目成誦
尤喜閱孫武子嘗愛勝可同志遂忘寢食智勇益精有意
會處輒嘆曰吾當以此佐太平取功名也勝亦願忠君孝
親弗富貴甲午率勝以所部謁 太祖於妙山 太祖
見而奇之俾同宿衛左右因問定天下計國曰願先定鼎
金陵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
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太祖謂正合吾

意置惟帳日見親信國用事 上益忠謹從渡江拔采石
已而元將陳也先戰敗被執國用覘其懷二心請 上曲
防居無何也先果叛去為伏兵所獲誅之丙申破也先子
兆先獲衆數萬遂選驍勇五百人結以心腹俾從 太祖
取金陵五百人皆先登陷陣遂定之己亥從克諸暨尋拔
紹興卒於軍年三十六歲 上慟哭賜葬臨墓親視下窆
後追封郢國公以弟勝代之勝節制河州等處次第下馬
不俟命還師 上詰責尋宥之庚戌西平吐蕃還封宋國
公卒使有司治喪

鄧球曰為氏兄弟並有美才同事真主樹勳開國可

不謂奇子郢國蚤世不獲親混一之盛宋國見矣不
保其寵鄭曉曰勝為偏將時勇悍善戰及為大將稍
廢紀律金山之役有大功 上顧不悅卒之日贈謚
不及諸元勳惜哉

臣按國用兄弟喜誦兵法同也志取功名同也一封
郢國一封宋國同也而我 祖待之則異何哉吾觀
國用定鼎金陵之議已深契 上心矣而請防也先
之叛揀選兆先之軍示如所料果賴其力使其若在
則廟位當在寧河之上不止第八矣勝不俟命而還
師已不免於詰責又為常茂所訐奏故其卒也不過

勅有司治喪而已觀其世券之文于國用則曰賞與親軍勳合古道因疾長逝朕念其勞至勝則歆其日慎一日持守高盈吁勝之所養不及國用而我祖待之豈有二哉

傳友德礪山人勇畧冠世初從李喜之次歸明王珍東依陳友諒日測所為嘆曰非吾主也聞太祖定建康思歸無從辛丑上親征漢至小孤山友德率眾降遂錄為將癸卯從戰鄱陽湖以撓船犯其前鋒身被數鎗戰益力大敗之甲辰復從征武昌上指高冠山謂諸將曰誰能奪此友德請先登遂一鼓奪之方奪時面中一矢鏃穿腦後

卷之二十一

本

本

脅下復中一矢益奮擊之人服其勇戊申克元都獲車馬牛羊無算遂征并肅極西北數千里而還封潁川侯與世券辛酉為征南將軍征雲南太祖面諭方畧友德行兵尺寸不改其度分兵趨雲南梁王震死滇池七月破烏撒捷聞上以勅勞之甲子召還諭功進封上公二十七年暴卒

陳建曰論開國功者必以六王為稱首然以傳頌公之勲烈較之其猶在寧河之上與開平岐陽比有乎奈何卒累黨禍策封無聞今六王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為頌公訟者惜哉

臣按友德英風颯氣勇奪熊虎先登高冠與常遇春先登米石同面中一矢身被數鎗而奮勇盡力與雷萬春面射六矢而不動同宜其胡虜畏其犇鹿西蕃為之號魄也黨禍既解雪白可行雖從侯列不為過矣

基年十四通春秋能文章長務理學尤精天文兵法太祖聞基名遣孫炎聘之遂從問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遂定計取天下時方氏聞基名亦遣禮致書基却之使人白于太祖太祖令基與通問基遂宣上威德方氏納之入貢後陳友諒擄張士誠走王保保於沙漠上手詔叙公勲伐召至京稱基孔明之傳累欽封基基固辭三年加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上卜相以楊憲汪廣洋胡惟庸三人問皆對以為不可三人聞之皆恨基惟庸忌基因子璉論譏洋劾基請捕基于璉上不問會海象詣通政府許言基欲得王氣地有異圖下政府議刑部論基死上不報移書諭基曰明哲保身親觀作孽朕念卿功僅奪卿祿伯爵如故公得書詣闕謝罪乞留京師已而上疑釋八年春正月惟庸以醫來視飲其藥腹中遂如石基赴京白上遣使歸家及家一月而卒臣按疑基者以基逮仕胡元事門象散又以為忠于

國而弗智于身此未知基之深者基之學豈止象數而基之弗智益見其為忠也基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于色太祖察基之誠任以心腹基亦自謂不世之遇抗言直氣侃侃不回人臣以人事君其忠為大而卜相之舉其所係尤甚重彼揚憲汪廣洋胡惟庸豈相度哉使其避三入之怨緘默不言身則全矣如孤我祖何基則皆謂其不可卒之諛諸百端幾溺於死上疑既釋尤中惟庸之藥吁不死于太祖而死于惟庸視于房之明哲保身誠有司矣不知于房忠于韓瑛仇復而忠已盡安得不託赤松之

皇明紀事本末

卷一

十一

遊伯溫忠于明明德深而忠未盡安得遽為金人之緘乎觀當時憲相敗廣洋相又敗惟庸相又敗公之遠見超識度越當世矣身雖死於毒藥而忠益著于乾坤吾于文成有景仰焉

以下言閣臣忠

解縉為庶吉士時特被寵眷日侍左右上封事言時政謂令歎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又謂說苑韻府道德心經不宜好觀而欲上沔唐虞下及殷周臺上萬餘言上覽之喜兵書沈縉歷大臣忌縉平少得上意乞改縉御史竟以直言坐深文得罪上憐縉召對便殿諭以義則

君臣恩猶父子後十年用爾米晚永樂元年秋進侍讀學士入文淵閣專典機務與七人同入以縉為首二年儲位未定上密詢縉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藥奪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曰已諭四月冊立皇太子高煦大恨欲殺之會用兵交趾縉言交趾古羈縻國不足郡縣上怒出廣西參議既而李至剛誣縉怨望改交趾八年述職還朝時上召便殿復以漢王類我為言縉以太子足為守成之主豈可搖動上默然及北征命皇太子監國縉伏謁還歸高煦密疏其無人臣禮復竄交趾後以罪贓江疏詔獄死于獄中仁宗登極特宥

皇明紀事本末

卷一

九

之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正統初盡給其所殛產鄭曉曰結髮讀書留心經濟遇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謗毒中道天闕不盡其用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于心苟可用力竭意為之篤于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接七類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臣按解縉行實鄭曉詳道之矣而臣獨取其得社稷大計諸臣弗及也才高似賈誼敢言似蘇軾固已為沈縉等所忌而高煦又從而媒孽之太祖召對便殿令歸讀書蓋欲涵養德性以大就之也成祖儲

位之議不屬之他而獨詢于縉豈非以其忠貞直
乎始而好聖孫一語既已堅其冊立之心終而豈可
搖動之言遂爾犯高煦之怒卒之 仁宗之德惠
宣宗之神聖以逮 英宗天下咸賴皆縉之力也借
使易 仁宗以高煦則恃其兇狠之性海內必受其
禍矣故臣以為報縉者尚當有加也第其炫才揚已
輕洩密謀致使謠謗交集竟殞其身與汨羅之投黃
州之貶一也吁可惜哉

楊士奇當 仁宗初進太子少傅時 上好微行漏已下
四鼓從四騎至其宅士奇驚走出迎奏云陛下柰何以宗
廟社稷之身輕力言當戒不虞已而有二賊嘗殺人擄
急遂私約侯駕之王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莽中為錦衣
衛校尉所獲 上嘆曰愛朕莫若卿自是不復微行 宣
德六年士奇入奏事 上廷見顧謂夏原吉曰新華蓋未
必自有說士奇因奏恩詔甫下折薪司傳旨賦棗于山東
河南以供香炭至八十餘萬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
爾言中理即命減其半大理寺虞卿以直言左遷次卿戈
謙以上封事過激上怒免朝參無復敢救者士奇力為解
救 上皆從之

臣按閣臣之職論思為先大者君小者民而同寅者

為臣今觀諫上微行不致賊警愛我之言感激深矣
香炭之供一言減半是山東河南默受其賜也封事
之怒一言即回是虞卿戈謙幸被其恩也况薦達士
類取其所長不求其備識達大體累朝一心是豈詭
隨無良者侔哉臣謂管仲之才魏徵之直兩兼之矣
世以優容王振從肆楊稷短之又自有不可掩者

彭時正統初已入文淵閣時內閣進退甚輕惟時召見後
遂重馬天順中 上嚮用南陽每召獨對南陽退而諸時
時持正論不相徇或至失色爭及議定更不相嫌南陽亦
重時雅量南陽遭錦衣門逐中傷時力辨其誣且告內臣
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 上聞之竟雪 憲宗嗣統戊子
年慈懿太后崩時請如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
后故事不報乃偕姚夔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徹于內遂
從其議九月彗星見上修省疏以為萬貴妃專宮之應已
丑冬無雪 上言乞罷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因
言景帝因安宮主及笄宜嫁太監劉永成冒軍功不宜封
伯爵皆從之

臣按內閣之臣凡關宮闈缺失皆得救正母避嫌以
怙寵斯為稱職彭時非義不取大議必爭自李東陽
而下賴其力者多矣至於慈懿太后之葬萬妃專宮

之寵以及固安公主之嫁皆人所不敢言而時獨侃侃不諱卒之上皆從之而惟萬妃如舊以致胤嗣不廣閣臣如時者其古所謂賢相乎

高穀興化縣人正統元年楊士奇薦穀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十年入內閣俄度詳整音語明亮甚稱上意十四年上北征命穀居守虜教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莫能決中書舍人趙榮奮然欲往穀壯榮鮮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有千戶壘遂榮者意與穀合投書于穀上袖入朝傳示群公卿希旨者以遂榮言涉非分下之獄人皆為穀危穀議如初平戍巡視南京災傷回給事中林聰因言忤執政御史劾其私將置聰重辟穀持正論開諭遂得未減丙子劉儼為順天府考試官大學士陳循王文子不與選交章論儼不公必欲置之死詔多官考覈時穀以疾在告即奮起曰青曹與寒酸爭進已不可况又以不得選遂欲殺考官乎極言于朝儼得免丁丑英宗復位乞致仕許之仍賜重書慰藉

臣按穀孜孜為國恪持公論然性高簡士大夫非素知者罕得見其面當時議奉迎收林聰劉儼三事為匡襄之大者士林至今稱之夫自景帝當國諸臣希

昔而陳循王文為執政又誰敢拂逆其意若曰奉迎從厚不敢出一言矣林聰忤執政不敢以復救矣劉儼不中循文之子相與深文而巧詆矣則聰不將置重辟而儼不將死于營私乎穀執從厚之意知初是不忘舊君也以正論而救聰以極言而免儼是不知有權輔也方嚴峻峭之操誰有出其右者嘗自言清議可畏此足諒其志矣後成化時姚文敏言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宜加贈謚得贈太保謚文義吁斯名其稱情乎

岳正潮縣人順元年王忠肅薦正宰相材召對文華殿問年曰四十問何處人曰潮縣曰又朕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曰允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我所取者朕今用汝內閣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即日命赴閣辦事石亨張軫忌正才名見上請姑試之正日夜矢心焉報上亦時時召見亨與曹吉祥表裏為奸有匿名投書罪狀吉祥言祥請上自為榜構之正謂不可以為天子無自出傍購募之理不如弗究上悟謂左右曰正言是也正又慮曹石有他虞請蚤為節制上令正以義告之二人謂正許伐短顧以上意却我益大憾秋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正言奸邪蒙蔽之

應曹石益怒捏飛語賣直訕君 上內批降欽州同知兵部尚書陳汝循希曹石意嫉遷者中正私事逮獄拷訊諸戌肅州 上諭鎮河西太監塞令正須生不須死四年曹石敗 上思正言放歸田里成化年推為兵部侍郎李東陽信中傷之言遂出知興化府未幾卒至嘉靖中贈太常卿謚文肅

鄭曉曰正文章氣節名滿海內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不盡其用曹石事或曰未信而諫正曰初上用我左右責戒甚至敢不盡心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噫奇正者固多忌正者亦衆正蓋居落賢輔耶

臣按岳正始終益信直道之難容也 英廟待正始而入閣則曰以自訪得之終而貶謫猶容論須正不須死可不謂奇遇乎曹石姦邪忌嫉固無足怪兵書陳汝循諛佞權勢又何可以過責迺李東陽當為之調護于其間使其身安于朝廷之上豈不大有建明乎奈亦信諛沮遏俾正終于幽化故臣于岳正之去尤甚其責于東陽云

劉健性端簡持正重風節在翰林閉戶讀書不事交情既入閣練習典章有經濟才受知 孝廟常召平臺面決政

事奏罷武當修齋奏罷建壽塔奏罷京軍不可輕出奏罷陳皇親奏計之弊 孝宗大漸召至榻前受顧命累數十言還事 武宗會逆瑾導上游政荒政屢疏乞請誅瑾皆不報言官交章劾瑾下閣議健執奏請擬行因以去決之上不聽遂謝政歸園數巡幸江南輒泣不食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至嘉靖五 卒五九十四計開 上為輟朝贈太師謚文靖

臣按劉健與李東陽謝遷同朝東陽通敏善謀遷則直諒侃侃于時健為首輔敢於任事相與同寅協恭一以公平為主凡諸奏案詞私宅者不交一言及入

朝諸事有闕大義累數千言皆不避權幸受 孝宗顧命奈 武宗嗣位不得行其道退休休洛陽聞數巡幸輒泣不食蓋有古大臣進退之節焉噫弼弘治于太平以劉瑾決去就若健者真近世之賢輔哉

謝遷當弘治改元為翰林侍讀時 孝宗在諒陰中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遷上疏言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禋禮畢行之未晚也乙卯春特擢入內閣參機務戊午清寧宮災上疏乞罷以應天變不許復舉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是年上疏以親賢遠佞勸學戒逸為 皇太子勸 上嘉納之正德初近習蠹政遷不安于

位乞休不許言官交章論內臣馬永成等誘惑君心下閣
議遷及劉健等執奏請從言官議上持疑遂以去決之嘉
靖改元遣使存問謝恩疏附奏請上監于成憲言甚懇
午春以楊一清薦遣行人齎勅起之世宗命和翊學詩
遷廢咏以進仍奏曰願皇上深味竹義之旨允迪大學
之序以懋隆治平之休天下幸甚已而辭益懇遂歸

臣按當時劉健敢于任事而資遣之謀斷李東陽長
于為文而資遣之典則還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
協恭所以輔成孝宗盛治觀其議周太后之禮別
立寢殿議馬永成之罪以去爭之焦芳欲危公而公
處之裕如楊一清不肯處公之下而公不與之較府
既持正而量且寬弘誠哉其為文正也聖諭謂清
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詩云樂只君
子天子葵之遷有厚遇哉

王整少有大志氣節卓然為侍讀時孝宗在東宮開經
筵克展書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
尤懇意啓沃弘治初上方春出遊后苑左右諫不聽整
講無進至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反覆規諷上竦聽為之
罷遊正德而辰冬入閣典機務嘗念聖君賢相共成至治
者起于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于上下間隔乃具疏

奏言皆確中時政不報會劉瑾擅寵朝政恣其所為尚書
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瑾上詰問衆相顧莫敢先發整
獨言瑾為亂本不可不亟除時楊一清為瑾所惡誣坐逮
京整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造乃可以為罪
乎一清得釋還有近侍不悅劉大夏以激變土官誦死整
言岑氏未叛何名激變大夏得赦死後瑾弄威福日甚行
事多被梗居常戚然不樂遂去去人曰去則忤瑾或犯不
測整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寧虞焉累疏乞休許之
靖壬午冬降勅存問併示優眷之典上疏謝恩復附講學
勤政二篇以進其江湖廊廟之心如此

臣按內閣之職專于啓沃宣宗之時如水投石其
機易入而其功易昭此千古一時也整生弘治正德
間孝宗能聽言訥誨整言之上即允之猶可展其忠
蓋也逮夫武宗上既不親總攬而劉瑾又復擅權
在朝大臣輒被誣罔苟非整之廉正守道瑾必思以
中傷之又使當時匪整則楊一清劉大夏且不得死
所矣整雖無如瑾何而能救一清大夏且毅然以去
不恤禍福古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整無媿焉稽
其題像自朝之詞則曰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
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

下之工知希知足之疏而不能為應變之崇嗚呼整
儒者也非柱下也固能為二疏之知止也而亦匪不
能為姚崇之應變也乃以此自嘲何哉蓋義至高而
經畧不能概見蓋慨嘆之辭云耳而忠與節並著矣
故當時咸惜其用之未究云

以下言卿臣忠

吏部之忠

王翱性端毅清白景泰四年吏部尚書何文淵去位朝廷
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乃召拜翱為吏部尚書益
敬慎彈忠嚴考察公銓註肅抑倖進請謁不行其夫人嘗

王翱性端毅清白景泰四年吏部尚書何文淵去位朝廷

十一

為婿乞遷官至跪下翱叱罵之竟不遷仲孫將秋試以有
司印卷白翱翱曰汝材可登第吾豈蔽汝如誤中選則妨
一寒士矣何必強所不能以冀非分耶裂卷火之時兵部
尚書馬昂吏部侍郎崔恭皆以名呼之二人亦未嘗不起
敬嘗入東閣遙見一主事與內監談笑翱呼之曰魯讀論
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榻豈嬉笑
處耶

臣按九卿之中吏部為衆長之長身率百僚朝廷倚
重外徇請謁內徇私恩其何以令百僚見也翱考察
時公於銓註至於裂孫之試卷恐妨寒士驚愕之乞

還不聽夫人當今之世曾有此風節乎未試之時則
本為之延譽既試之後則投之以美官其為子婿者

文未成章名已登第而其為主試者又逢沴委曲多
方以為之計此豈未嘗讀王翱傳耶先時已有覆轍
而後復蹈之吾不知朝廷高爵重祿能不汗顏否余
固于翱重仰止焉豈惟處子婿為至公即呼同輩以
名教主事以禮亦不得再見此景矣後因告老李賢
言吏部弊與入不可上春翱益篤故一時銓選甚清
雖王翱持正所致而亦豈非李賢一言之力耶

姚崇姿表王三意度恢弘天順成寅調吏部侍郎有真定
生明神武編卷十一

十九

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其官令擬准稿未判爰擲筆大言
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寢士論益重轉吏部
尚書先是藩臬由臺省會奏臺省由天子親簡吏部僅選
守令以下耳至是悉以李愛遠連舉臺省藩臬數人皆稱
職愈曰惟公生明也居銓曹黜陟不避親仇雖謬口中傷
吃不為動訐謾大政必正色昌言立判疑貳一時大臣辭
氣慷慨才識高邁鮮有出其右者

臣按貪官不去則人不知所懲廉官不拔則人不知
所勵世亦知貪之為害廉之為美而戒惕于權勢或
畏夫諂口往往因循不振以致選法不清愛之為吏

部也併臺省藩臬而舉其黜陟權可謂一矣稽其不判賄守之草不動中傷之謬正色昌言朝廷倚重即石亨亦無如之何至于所陟之官官皆稱職僉以公生明誦焉鄭端簡謂東銓大臣非上結主知不得行其志即上知矣而非內閣調護亦不得安于其位鄭忠肅之遇李文達王端毅之遇劉文穆命也然則吏部之難非一日矣若愛者累疏乞歸不允卒死于官謚以文敏其亦遇歟

王恕三原縣人成化末以太子少保致仕孝宗即位懷恩授入司禮監首薦恕剛正可用召為吏部尚書時年七

十二恕位望日隆每言官論薦大臣必以恕為首既掌銓

二十

曹裁僥倖獎名節拔淹滯多引用善類中貴不敢干以私獨劉吉多所沮抑賴懷恩知恕從中庇之得不害庚戌奏請罷考滿官負納粟例從之兩廣巡撫秦紱劾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恕力言之起南京戶書南守備蔣琮與南科道周紱張萬相訐奏紱萬外補琮仍舊恕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紱萬得改京任壬子秦罷生員吏與上納事例後與丘濬不合懇乞致仕許之至正德三年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鄭端簡曰恕在憲廟時天下無事內而宦城外則閑

部名引私朋置清顯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亦多低頭其心依附權勢惟恕者節不撓孝宗召入吏部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為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王雲鳳曰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討論經史著述為書而一言一動準諸矩度吁哉抑僥倖褒獎名賢人不恥于以私而且惡老好學臣謂衛武公不是過矣

倪岳上元縣人禮部尚書謚之子弘治十二年召為吏部

二十

尚書仍加太子少保岳狀貌魁異望之如神人有文武才畧昔在禮部儀文制度多所裁定大者如皇儲婚冠之禮太廟祔祔之儀與夫革淫祠正封號却西域貢獅子俱有章疏在吏部嘗以抑僥倖褒獎退振淹滯為務用人各當其才別白賢否甚嚴或勸不宜招然岳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耳事當廷議往往片言而決天下仰望其風采弘治十四年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謚文毅

臣按僥倖之塗啓則不肖者進恬退之跡塞則賢者退人才敗壞率多由此岳別白賢不肖甚嚴僥倖者

必抑怙退者必褒真得冢宰之職矣或有疑其為招然者則曰宰相職固如此昔人謂李昉不能明楊士類昉曰恩欲歸已然將誰歸耶噫居是官而欲然不我招其何以清仕路岳為冢宰但知盡冢宰之職而不恤其怨與李昉相同可謂剛正矣獻實謂其挺然任事不少避忌異乎人之患失真知人哉

黃孔昭太平縣人為吏部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夫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邇來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孔昭退客至輒詢訪之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幹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即不能盡沮後其人多必敗云

臣按百官賢否在冢宰冢宰黜陟在文選文選之權蓋衡鑑之準也孔昭儲材於平時而欲濟用于一日每接人以詢其實而不欲閉門以為高誠得之矣昔孝廟語劉大夏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疑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孝廟以此諒臣而有臣如孔昭者客至詢訪隨才授任勢家干請力言不可以故人才得所國家吏治咸

當文肅言孔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易噫今不可得矣任情以為取舍隨勢以為低昂名曰閉戶而潛伏開門暗受賂遺而明示以公彼道路莫不窺之誰將欺手欲如孔昭之光明不可復得矣張莊簡曰直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嗚呼文選有若此則吏部稱職而尚書侍郎可以無慮矣柰之何王恕為吏部屢薦舉之竟未及用而卒惜哉

總論詹同之公平見之手勅尚矣王翱請謁不行姚夔親仇不避倪岳任怨馬文昇杜偉王鴻儒之崇行蓋皆衡鑑之極選若夫寒義之泄泄不免負四朝之眷遇是固不足取也彼王恕為劉吉所抑非正不勝邪乎而傳珪短楊一清知其私不盡忘矣雖然吏堂擇文選又選如孔昭其庶幾乎願皇上擇而慎之

精矣

戶部之忠
夏原吉 太祖時為戶部主事沉結足以理繁休容足以庇眾曹務叢雜處置皆當條理同寮有事亦與裁度不以

元辭 成祖轉左侍郎會東南大水以原吉治之發兵民
十數萬流決壅治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又請發粟
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活乙酉代郁新為尚
書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席屯種一切倉場積蠹皆洗剔
之每天下錢糧之數悉書小帖入袖暇即按閱 仁宗即
位詢以國事對曰民力竣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少蘇
民因 上嘉納之因詔修進事宜原吉請賑飢荒寬通負
省賦役罷西洋寶船罷雲南交趾採辦 上從之
楚紀曰建文改紀靖難方息府庫空虛百物凋耗創
造宮殿資予功臣賞犒士卒編集大典遣二十五將
軍大興安南之後財費似億萬計皆取給于戶部原
吉晝夜焦勞經營綴葺不至稱詘誠難能矣若午門
對辯之奏與不拜法王二事皆大臣從容弼直之義
又有不盡于戶部所司者彼溫柔有餘而繩糾少歎
豈其性則然耶
周經陽曲人弘治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
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十引出浙江織
造者諸請竹木稅俱弗從其請 上說經言并停織造大
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祖訓
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非祖訓也 上是其言命

以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各省稅
役金銀輸太倉經曰國家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
造賞賚費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兆
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經不肯清寧宮調
役山東七千人經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
羨銀領役壽寧侯家賜田併增置田數十餘頃乞每畝加
稅二分經曰王府不加外戚不宜獨厚會推縣有以退灘
地獻為 東宮庄者 上念經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
仕後正德三年卒贈太保謚文端
臣按四海之財賦有限上下之取給無涯括各省之
金銀而輸之太倉盡太倉之積貯而供之費用國家
賞賚土木既取之矣而貴戚勳舊又從其請朝廷織
造採取既征諸小民矣而中官仕宦又取其餘天下
安得不匱也周經初居清散官幾三十年而一司國
計守正應變不為權貴所清奪凡中官以及侯家堅
執弗與為國家守財幸而 孝宗信任不疑無言不
從即獻地東宮且擲奏抵罪故觀于經而知屹然有
古臥風觀于 孝宗而知毅然能用賢臣奈何一傳
而浪費殆盡矣可勝嘆哉
韓文洪洞人弘治甲子進戶部尚書時 上方勵精治道

文亦登夜勤勵以畚效一日 上顧文長嘆文類前朝不
然 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
條七事上之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
補殘鹽五夾帶私鹽六越境賣鹽七轉運之人 上盡行
其言正德初逆瑾亂政日導上犬馬鷹兔聲唱角抵縉紳
不敢誰何文退朝輒涕泣因屬吏李夢陽之說遂改容謝
曰善即事不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率九卿
論劾瑾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虧損至德遂使聖容日就
清瘠考朕占侯咸非吉徵伏願明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
上為泣不食幾欲捕瑾有乘時規相位與瑾為內應遂寢

嘉靖武編

卷一百一十

二十

二十

瑾得入司禮監誣文黜為民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
械文獄後瑾誅復官致仕嘉靖改元進太子太保令有司
存問賜誥褒美卒謚忠定

臣按大臣在內則尚正直而使朝廷有所倚重在外
則尚慈惠而使軍民有所倚重此忠也韓忠定劾王
越之罪論既發瀆于死而指劉瑾之奸險復躬蹈于
危此皆人所不敢者而忠定毅然不恤且曰吾年足
死不死不足以報國其激烈之衷蓋堅如金石者至
於條上鹽政以濟邊儲歲歛移咨以發倉廩則商民
共賴矣觀吏部議謚之詞則曰愚同謫子而竟保其

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誥命之詞則曰倡危言而
扣關屹平山岳之難摧耳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
不變嗚呼近之矣

戶部尚書梁材大城人初敝歷中外清節著聞為戶部司
國計者前後十餘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費無藝材則謹守
管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斬勿予功臣侵占田土
者斷給還民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嘉靖中士大夫頗尚
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愧
古人至十九年九月卒後進謚端肅

嘉靖武編

卷一百一十

二十

二十

臣考 世宗之朝營建大工費用不貲西北虜
餉日益自非清約自勵風節自操者鮮不加賦群
逢迎權貴也者材之言曰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
可向人說又曰為人若立不定未有不失脚者以是
人尚員通彼尚執持濫請妄費悉斬勿予即寵信如
郭勛者亦力為之摧折雖中傷削籍而歸其所以節
調元氣者蓋甚裕矣 世宗既命同吏部考察又命
署刑部勘理且曰得尚書十二員如材者朕可無憂
矣噫今之帑藏視嘉靖中益窘安得梁材領度支而
恤生靈乎

禮部之忠

胡濬武進人永樂元年擢禮部左侍郎時仁宗以儲位監國居南京高煦謀奪嫡造飛語上諭濬曰人言東宮所行多未當卿至南京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奏須大晚至濬至數日皆隨朝凡見所行退即書之述七事以聞皆誠敬孝謹之道成祖覽之大悅洪熙中因密奏有疑出為南京祭酒未幾閑宮中密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濬忠順朕不及知召為禮部尚書禮遇甚厚賜弟給閑丁未春召至文華殿諭以君臣同心之義因出四經書賜之曰昆陵胡濬曰文恭世家曰太宗伯章曰清和恭靖英宗北狩入懷來群臣會禮部議迎復儀注王文有難色衆

明倫彙編

卷八

禮考

無復敢言者濬獨先具儀注達內閣上皇居南城濬又言明年正旦請朝上皇于延安門不許三年上皇萬壽節濬乞令百官拜賀于延安門不許天順元年上皇復位濬力疾一見遂乞休許之成化辛卯卒訃聞上為震悼贈太保謚忠安

鄭曉曰濬平易寬和庶靜寡慾自奉簡薄與居有常立朝幾六十年上知禮部貢舉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其為君子長者國家有大議與諸閣老相可否濬必執正論意濬豈模稜者比耶

臣按濬歷事四朝皆關骨肉嫌疑之際一不慎重一

無執持則宗社傾覆不知凡幾變矣當成祖外憂於建文內疑於仁宗而一以委之于濬使非語之以不足慮又非述其七事則遍訪無窮而高煦得計矣至于迎復上皇儀注疏請延安朝見又皆當時所不敢言者濬定仁宗之位而因成宣德之勲厚上皇之禮而釀天順之治蓋忠于社稷而潛銷隱憂者也豈獨深厚不洩一事可稱已哉

姚夔桐廬人英廟復辟素與夔名且聞立儲之議乃召為禮部左侍郎奏對詳雅議禮精明上喜曰此非朕舊寵龍耶賜二品服癸未遷禮部尚書甲申宣宗登極一切

明倫彙編

卷八

禮考

大典禮多所釐正復以輔養君德在謹始乃上封事有戒逸欲重名節等語上嘉納之丁亥特賜織金麒麟文綺會朝鮮進海東青言非故事宜詔自今非常之物不得進貢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以災變上疏言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蕃胤祿且乞罷西山所建之塔并回阿叱哩之流留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祖宗舊規以回天意上嘉納之慈懿皇太后崩卜葬有異議發率群臣執奏不可且曰山陵崇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附廟之禮少有疑沮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禮改而從正者上覽奏

感泣卒從其議嘗知貢舉檢防周慎鉅細必親見主司凡知名士必極力薦之或曰此非外廡所與曰為國得賢孰分内外

臣按父子妃后大禮所關忠安而後鮮有任其責而笑之者變也正儲之疏力趣胡濙合葬之議定于慈懿欲均愛六宮以繁胤祚欲輔養君德以戒逸欲非區區末節縟儀也英廟目之為愛龍憲廟聞之而感泣詎非君臣相遇耶彭時謂公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民遇事敢為可屬大事如周勃應變成務如姚崇信矣然皇太后建設齋醮而乃詣寺炷香不無可議焉者

兵部之忠

于謙錢塘人讀書成誦宣德九年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為神明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上欲親征兵部尚書鄒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擁上北狩京師大震皇太后詔立皇長子為皇太子邸王監國陞謙兵部尚書時内外倚謙安危謹即調兵為城守計皇后以太子冲年未能遽理萬幾邸王年長宣宗親子即皇帝位為景泰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皆老弱謙見上泣曰虜賊不道將長驅深入不可不豫為備遣官募義勇集民兵更遣

京線神機等營併戎器兵食經畧粗定十月朔喜寧導也先結上皇還京入紫荆關京師戒嚴徐珪倡議南還謙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勢去敢言南還者衆共誅之群心始定也先擁衆至城下謙出德勝門對壘約戰發大炮擊虜虜死者數千計逐出榜文有能擒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也先果遁去後虜擁上皇復至城下謝曰損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悔果遣使請奉 上皇還京上勅謙防禦京師城阻議通使群臣頃望不能決謙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上喜從謙言七月我使奉迎 上皇九月至京居南宮四年 上有疾 上皇出南內復位石亨有奪門功初亨憚謙不敢撓法及亨後縱橫公獨裁抑之至是誣公欲盜金符迎立外藩都御史蕭維禎又恨謙抑已排臂欲殺謙奏謙謀反徐有貞從旁言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公自知功高忌深廷訊不復自辨軒之藉沒其家無長物惟 上賜盔甲袍帶公死之時天日驟變陰雲蔽空思功悼枉者四海一詞云

臣按 英宗北狩幸天生于謙故內賴以寧而得以復國否則今日迎之明日賂之今日不出戰明日議南還則 太祖所遺之天下亦可知也何吾國有君之言適以啓其疑而易太子耶

也彼石亨蕭維禎輩不知何謂以謀反而

者亦以不殺譙則今日為無名豈不甚可痛恨哉幸

章皇后憐譙忠于社稷而英宗亦知其枉弘治三

年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公之心其白矣噫已

已之變猶澶淵之役也不有寇準何以成功不有于

譙何以復辟顧準蒙孤注之謬譙証不軌之迹卒之

準則身名俱榮譙則身死而其名益著雖死不尤光

乎

兵部尚書伍文定先時忤逆瑾招獄為民瑾謀起用平挑

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琰以異材薦于朝江西吉安府多盜

乃調知府事至即擒未豐巨虜賴詔壽等四百餘人又平

桶岡賊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詐稱密旨移檄

遠近人心惶惑文定曰此賊也即同王守仁倡義討之與

宸濠師戰立矢石中炮火燎其鬚不為動宸濠就擒屬雲

南有安鳳之亂提督川貴未入境賊平時芒部屢不靖請

勦之四川按臣力言其非上降旨罷兵因乞休許之至

是卒

史臣曰文定孤忠自許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

故功名甚著而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云

臣按文定屢平劇盜自桃源吉安以至雲南川貴渠

魁就首黎民奠安功已不細至於當逆瑾之惡而幾

死於獄值逆濠之變而不日成擒名其為賊而燎髻

不動與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一也使非奮不顧

身者能之乎卒之保全江淮而廓清江右當時陶琰

薦之王守仁重之雖勦芒部之不靖又何非焉彼戴

金乃言其非而執政又聽其去然忠有餘而業亦顯

終不能掩其忠也噫

兵部尚書胡世寧仁和人始為南京刑部主事與李承勛

魏校余祐相友善時耕南都四君子旋陞江西兵備時宸

濠有逆謀要結權幸中外側目莫敢發世寧慷慨上書

發其奸狀逮詔獄幾死謫戍潘陽濠誅起為巡撫四川未

幾召為吏部侍郎後以疾乞南京聞大禮之議群臣有廷

杖死者疏言宜下司寇必俟律斷不宜廷辱以捶楚陞兵

部尚書引疾去後召不起至是端坐而逝世寧風格峻整

負經濟遠猷貞諒自持有羔羊之節橫犯逆濠幾陷不測

海內想望其風采嘉靖初既與大政侃侃討論無慮數十

疏皆人所不能言者議禮是張季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

若建閣留都新河開關棄哈客二議是稱謀國之石畫云

卒贈少保諡端敏

獻寶云胡公身不踰中人言期期若不出諸口及論

大政事侃侃不四居常憂國不遑寢食事有不可者即閉門草疏無少顧忌正色立朝孤立無與世廟知其忠鯁雖數進逆耳之言而曲加優納一時新進之臣雖極恩寵然敬憚者惟世寧一人而已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高之

臣按人有素志者然後能堅守世寧嘗言曰瞞人之事勿為害人之心勿為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勿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今汝復歷幾十年卒不媿其言視彼依河腆忍竊位貪權者清濁何啻千里噫世寧其秋霜嚴雪乾坤之偉人乎

兵部尚書李承勛嘉魚人沉毅果斷有經濟大畧出守南昌值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勢甚熾承勛檄守禦壘城多方致備寇聞之遁去已而靖安賊反參政吳廷舉被擄承勛救與戰斬賊首五百級旋陞遼東巡撫修築定遠等六堡侯望一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遼東賴之改兵部尚書時郭勛驕縱為翦其羽翼兩廣有岑猛三邊有魯王番嫁禍密而鎮有小王子入寇陽和經理戎事無不虔賊裁各鎮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千百戶官九五百員內府詭匠數千員九年上申飭荒蕪種植農桑之疏上嘉納之又上預修邊牆斷匈奴右臂之疏上如議行

至十年三月暴卒上深痛悼惜詔賜其家白金四十兩綵段四表裏米五石又自為文遣禮部侍郎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臣按鄭曉於承勛裁革內臣錦衣等項則曰此輩坐耗國儲股民膏血眾皆束手閉目莫敢誰何者承勛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彰義東市之事則抗疏劾之以為皆起於王振曹吉祥此其人豈以利害生死動乎噫孜孜為國知無不為每遇朝堂會議英辯疊出不少規避甚稱上意世廟信任輔臣之外獨咨承勛及胡世寧數人方念累宰久缺欲用承勛而承勛已謝世矣是宜褒葬卹典最從其厚云噫內平四方難禦之盜外遏北虜西行之路剪權奸之羽翼裁閹宦之侵漁此皆累世風患一一除之功著社稷謂之社稷臣者不允稱耶

刑部之忠

何喬新景泰壬申陞刑部郎中法律甚練時武清縣農家婦獨牧羊於野會二戎卒奪之婦乞不還為錦衣捕者所執以為強盜送刑部成獄喬新曰此白晝奪人物也律當徒有強盜分所劫絲繒遺其主事覺緝者并逮之官擬以並盜喬新曰此分賊耳當與強盜殊科錦衣百戶逐其舅

之子而奪其財產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揮使袁彬有竄思之喬新執不可悉追給如法彬大恚時大司寇有大獄具奏皆屬稿陛南京刑部尚書首奏中官占奪沿江蘆洲宜給還軍民先是錦衣官校逮捕但備駕帖到幕皆不與聞喬新上言舊制提取口犯必給精微批便從之

臣按司寇之職非才能拊獄者不能斷依其律非中無所持者不免曲法徇人當喬新時萬安劉吉專權恣肆而中官錦衣又多被令如王恕懷恩之受知者幾何人哉茲觀喬新為郎中時不以白奪為強盜不以並盜例分贓錦衣之奪財產者則追給之而至於中官之奪蘆洲者又給還于南京之軍民雖袁彬之勢萬安劉吉之權不少徇也噫若喬新者其精于律而又持其平者乎觀其言曰法者天下之公其與優容不斷者異矣

彭韶莆田人為刑部員外時張岐以壽寧侯兄自外臺驛僉都御史韶疏岐不可用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宥復職轉郎中成岐周遵與武強縣民爭田有司不能決上擇公正法司往勘奏如律又繫獄言官交論得釋孝宗即位時韶巡撫順天廷薦韶當柄用召為刑部侍郎巡視浙江劾罷不才守臣尋燕都整飭浙益繪竈戶窮苦

狀以獻四年陟刑部尚書適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巡撫奏紱發其奸贓鉅萬逮景下刑部獄韶遂抵景於法景援壽寧侯撫他事誣紱以報復紱亦下獄韶執奏不易再下廷議紱遂免追景贓八百兩有旨蠲其所欠韶言景贓十未及一乃盡行除豁如物論何不聽後累乞休得歸家凡二十年乃卒謚惠安

鄭曉曰孝友溫恭廉明直諒寡慾清心終始無玷儀狀歉然不啻寒士至法理所在義色昌詞人不可奪臣按韶在法曹甚不利於貂璫左右有不樂其所為者皆惡之張岐周遵戚曉也一劾其掌院非宜一斷其爭田如律兩經繫獄論救復職蓋自為司官時而持論已懷忠藎天下已想望其風采矣及其為刑部長抵柳景於法出秦紱于獄明言除豁非宜物論可畏及其不聽致仕而去卒謚惠安林俊以為舍大錄小不類其人乞如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然終不改者豈為貂璫左右所沮遏耶

嘉靖元年秋七月先是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理監治于是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上報有旨四年又疏言伏讀明詔仰

見皇上於議禮得罪者若有悔焉臣切意存恤叙復旦夕必且有命何至今未聞臣又惟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非必欲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三五臣綿衣重禮然且卧床數月而後得痊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末年諫正南巡遂死杖下幸荷新詔叔恤臣又見成化弘治詔獄諸臣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罵其餘常犯送鎮撫司究問參送法司議罪今一槩打後低昂恐失舊典非祖宗仁厚之意跪上下所司臣按我朝設三法司凡有訟獄皆得詳獻况奄宦近習尤所嚴禁而議理諸臣尤在所恤苟但送司禮監而不下三法司則將來必有掣轡之患但知不分議禮犯法則將來必多冤死之鬼我太祖才言及政事者即逐之終身不用迺今使司禮監得以擅其權則朝廷之法安在况議禮諸臣世宗已悔正當迎其機而疏之善乎林俊之言曰當廢不法之官不當廢朝廷之法又曰一槩打問無復低昂其所以正國憲懾奸邪廣仁恩而救無辜者有長慮矣

工部之忠

黃福以工部尚書兼交趾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其郡邑吏宜體恤無字庶不負朝廷南

顧夷情悅服後福歸交趾叛宣德四年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谷省漕粟宣宗嘆其疏有經畧六卿不及楊榮稱其才德蓋備有大臣體乃朝暮奔走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榮曰宜用福南京明年改為兵部一日侍上上命觀戲對曰臣性不好戲文命之園基對曰不能問何以不能曰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能上默然楊士奇歸省過南京聞公疾往問之福強起以義責之曰不知谷永論宗室乎士奇曰某不學無術人也然內愧之

都憲之忠

顧佐宣德時為都御史至院奏黜其屬不肖者嚴愷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者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

者馮斌等三人除藉時咸稱其澄濁國初有官妓晏樂建戲統體稟媒秦罷之官寮有貪淫者坐不檢而復官箴清肅天下想望其風采

臣按佐剛稜庶介歷仕中外如一日朝望歸焉以故楊士奇楊榮薦其風采有威防禁下吏宣廟用之仕藉凜凜守法調降除籍各有其等而人亦無間言使掌憲者如佐則出巡御史安得復恣肆乎嗣後懷祿怙寵為其屬所持而反致其劾者皆所自取矣人有以註薛瑄為下下而訾之者是愛惜人才之心也噫固無損于瑄而亦豈佐之有私哉

王廷相于嘉靖十二年為左都御史因考察差回御史條列六事以聞一除姦革弊一申理冤枉一激濁揚清一查明勘合一協和王事一清修簡靜曲盡御史驕蹇之狀且欲不諂憲體者奏請降調上嘉納之十八年上款南幸九卿許讚等上疏諫上曰勿為沽名之舉廷相特上疏言玉體登歷長途衝冒風雪萬一違和誰其任之且恐幸一事所關甚大勞人勦衆之際加之以苦急無聊之故變生倉卒又理勢之或然者伏願以所供賞賜銀為修建顯陵之用疏入上以孝思深篤幸議已決雖知其忠不及也第以有事答之六月雷震奉天殿左吻應詔自陳言

賄賂大開潛通關節先朝賄者萬金稱多而今累十鉅萬以為常貪者霄行畏人而今張膽明月以無忌大臣貪濁而居高位則小臣効尤京官貪濁而安處則外官鼓動民窮盜起屬階作矣古之君子難進易退今一登仕途即存僥倖要路權門終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必數人爭競而庶耻掃地矣今日于和氣召天災實臣奉職無狀所致乞賜罷黜上不允

臣按左都之職糾察百僚統率御史責至重也居是職者顧多含忍奏事甚至苟且關冗反為素屬所劾者又何取焉王廷相申明御史條例鑒上手皆指切近弊且欲奏請不諂憲體者以行降調誰敢不遵奉乎至于南幸之諫諫然忠愛而有餘雷震之疏侃然懇至而可警真無婉於左都矣彼有以躬勸往來不行論奏短之者不知同差提督京營則相與固有情也安得獨發其奸乎給事劉繪繪疏救之辭曰鴻鵠冲天力在六翮其下羣毛皆不足繫足相乃雲霄一羽之資焉蓋蓋甚鉅豈可以此而掩之也噫得之矣

大理之忠
王振欲用鄉人楊士奇首薦薛瑄振召為大理寺丞比至任士奇勸瑄謝振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

謝一日遇諸途又獨不為禮振滋不悅會一百戶死遺一妻振姪欲娶之妻持不可因誣告嫡妻賀氏毒殺其夫時都察院問已誣服及過大理寺瑄得其寃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諧之于振振喉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論死瑄曰辯寃獲咎死何媿焉後忽有詔赦之未幾起為大理寺寺丞陞南京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公卿並餞於江上瑄不往英益重其為人及回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太監與安端午日益瑄扇瑄曰賜扇天子事二監皆巨擘也蘇松大飢民向富家貸粟不與遂焚其廬舍逃海以避罪朝廷遣王文索其事文坐以謀叛連及

重刊武庫編卷之十一

四二

釋

五百家瑄抗章力辯之獲理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

臣按國朝三法司之設恐刑獄重任誤傷人命也王振用事而諸臣誣罔其無辜陷害者不可勝數矣彼風力如顧佐者猶且惡瑄而況王文為王振之黨乎瑄為北大理也出賀氏之寃而寧甘論死之罪為南大理也反王文之案而特開謀反之誅其真為廷平手使大理而得若人則陰德遍生靈矣臣謂有風節然後有仁慈瑄惟不懼詔瑞故能矜恤疑獄歟儒臣之忠

王禕幼秀異奇與稍長習古書戊戌太祖徵為中書省掾尚確機務上每稱為子克而不名勸上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立政奉使土蕃尋召還壬申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把西刺瓦爾特遠弗臣遣禕與吳雲往諭之衆謂禕文學詞臣不宜遽蹈不測之境禕辭色慷慨不日就道比至諭梁五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辟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奈何以一隅為中國抗哉梁王不聽諄于別室鎮撫有加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于鋒刃爾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下征不四五年天下大

重刊武庫編卷之十一

四三

釋

定梁王駭服有降意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追殺我使以固其志梁王持兩可不决匿禕民間脫脫聞之以誚梁王乃不得已出禕與脫上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有死而已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後子紳上言死節狀謚忠文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自禕始

臣按王禕博學雄文有光史冊坐事被逮太祖惜其才釋之及往諭南詔懷忠秉義不屈而死至今凜凜人皆稱焉豈不偉哉陳建謂其有濟時之才而不獲政躬以展其志竟死於梁王嗚呼讀聖賢書忠義

為重當其受命之日慷慨就道固已置死生于度外
矣此正志之得展者灑炳宇宙浩氣常伸儒生之志
孰過於此

劉球安福人天性孝友寬平議論方正慷慨常依名節好
義力行金春王應人共寶之正統六年為翰林侍講上疏
言此陽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麗川思任悔
過乞降乃議者顧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焉邊徼之
遠非計之得也王振不從八年復上言十言時錦未指揮
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公卿率起謁而球獨不
為禮德清卿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

聖明發武編

由四

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後以災異上疏中謂
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
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
指揮馬順以計殺球持刀斷球頸屹立不動遂尸解之俄
而順死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頓罪一時謂球所憑云至
十四年謚忠隱子誠計皆舉進士

臣按翰林積學摘文非徒風雲月露也是必有關朝
廷宗社者發為美辭而權奸不畏乃得成其為忠當
正統時三振用事誰不俯首而諛從球之應詔陳言
非閔君德則開邊計振欲立功麗川以威群憚而球

獨以也先并吞為慮此其深謀遠計孰有見及此者
使聽其言何有土木之變迺振之殺球卒以此言先
中其心故與馬順密謀而殺之于獄噫彼振之與順
罪不可逭也而獨惜也先不為之預防也謚以忠隱
顯以鉞釘天豈無以報球哉

劉忠陳留人由進士漸進學士為口講官當 武宗時逆
瑾用事惡忠於講筵指斥近倖陸忠為南京禮部左侍郎
尋改吏部庶寮滿者累考必當實有御史素恃勢驕橫即
中為瑾堂私昵者皆直署下考無少徇瑾誅始召入內閣
又以持正守法不合於張永乞致仕 上嗣位蒙諫累薦

南臺武編

由五

不起遣行人請廬存問至是卒贈太保謚文肅
臣按所難仕者 武宗之朝所難處者劉瑾之黨況
講筵方已指斥而閒散遽置南京夫人處此不為言
遜則為優容鮮不易志操矣及致忠之為人寡交接
慎取予本是天植其性故始而為講官也不避劉瑾
已指斥之終而入內閣也不避張永復執守之署御
史之驕橫即中之私昵為下考而復累起不赴卒得
考終滿下既不以閒散緩官箴不以榮寵改清節秋
霜烈日蓋明朝之柱石矣噫忠與楊廷和同為理忌
也同政南京也朝廷和以不別誰忠而密以錦幣辭

堯君于小人判于此矣

廖道南為翰林編修陳洪範九事一曰五行伯陽父曰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連歲震于畿
甸并及郡國遠邇是土失其性也臣頊順五行以法天運
二曰敬用五事五事者人君之大德而思者又聖功之本
劉向傳曰思之用唐虞咎霧厥罰恒風近來雲霧交作大
風揚靈是思之失可徵也臣頊慎五事以修君德三曰農
用八政八政者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尤今日之急務也
今八政之類仍饑饉相繼且軍伍耗缺官屬清吏狃狃
于邊關盜賊充斥于郡縣食與師皆有可憂者臣頊修八
皇明紀武編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以行王道四曰五紀曰為君象文象陽之宗通者榮
臣頊內庫被災而五月朔日有食之陰長陽微不可不慎
之道也其曰民無有涯朋言民不可立黨也曰人無有比
德言臣不可立黨也此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眚庶有
齊戕之風朋言詭與諂張為幻皇極之道散也久矣臣頊
建皇極以端治本六曰又用三德蓋剛柔為民性之偏而
剛克柔克者乃人君威福之權故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言權不可下移也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臣不可上僭也
不移于天下之政出于一不階于上則天下之勢定于

一笑臣頊明三德以肅邦紀十日明用稽疑蓋謀之鬼神
則機隱而難測謀之于卿士庶人則理顯而易知故是非
大同雖卜筮者不能易者故如公議在朝廷則天下蒙其
福清議在草莽則天下受其蔽此識治體者所憂也臣頊
決稽疑以定國是八曰庶徵蓋時與不時則係乎人君之
威召其時也謂之休徵其不時也謂之咎徵此年以來民
物豐及草木之妖歲時疊出臣頊審庶徵以戒未僭九
曰六極五福五福者天之所畀六極者人之所戒

言所載殷高宗之事曰封建厥福曰壽

高宗也高宗何以得此曰攸好

皇明紀武編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四方則黃治勤矣曰若歲大旱用汝作

乃不良于言于問聞于行則求言切矣

臣頊于年盛登厥終罔顯則講學遜矣曰天命降鑒下民

愛民誠矣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行政慎

在于法祖故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求無愆臣

頊定福本 三世則使嘉靖之治允垂萬世即高宗不足

傳也疏入 上嘉納之

臣按翰苑之職宣麻初纂非文不能而沃心輔德非

忠弗盡然文特可以華國耳而忠則可以見愛白居

易之樂亦流聞禁中宜其有聲於唐而寓事歲規則

制輒重馬廖道南疏陳洪範九事借箕子之

昭代之誡議日食地震風霾雲霧之變既

訖物孽夷狄寇盜之愆又爾不隱至於

世宗而慘憺乎法祖一言又極丁寧

然則建皇極而監成憲者孰非勵精之主所歆

哉宜其疏一入而即嘉納也吁翰苑而有此真無

忝厥官矣後為講官進講不諱高宗諒彼張手敬

者乃謂道南中傷反與汪素參之此豈知大臣格心

之道者可嘆已

信陽人 碎冲夷人樂為友儲確邵實一見稱嘗

皇明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八 四八

舍人泰 孝宗來詔下雲南 耶君長及中貴有違

易珍貝却不受正德初通瑾擅政上疏言諸大賈賈自

稱立以抑瑾權人不能用遂謝疾歸瑾誅李東陽為趣直

制勅經廷李夢陽以指斥壽寧侯事景明疏其枉遂得辨

乾清宮災條時政曰人事不脩天變將復且論義子不當

富宦官不當寵疏入留中人為危之錢寧最權倖求景明

心古畫竟不以辛已棄官歸卒于家

臣按景明與夢陽倡為文辭斷自秦漢而止其指斥

壽寧侯亦與夢陽明與第景明有抑瑾之疏而夢

陽則受瑾之贈景明不題錢寧之畫而夢陽乃作宸

濠之詩然則明謝病而善終于家宜也夢陽借勢而

幾陷大慘亦宜也

唐順之生而明敏見者知為大器嘉靖壬辰為吏部稽勲

司主事不阿俗獨持風裁庚子立 東宮召為右司諫

以宗社之本為慮與趙時春羅洪先上定國本疏忤旨黜

為民官雖去未嘗一日忘天下杜門埽軌凡六經子史兵

法陰陽靡不精造始勤然有用世意矣先時嘗語時春曰

不十年北胡南倭必大作余不待為詞頭為病醫鞠窮盡

卒死而後已會十年後倭入寇江南所過殺掠而調至之

六比倭尤參嚴嵩議起之查勘薊鎮邊務事後復視浙直

皇明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八 四九

海軍中帶擢為民躬自江陰泛海不自嘉興下海

行六七百里令其往來互應夾擊自登海舟復勝諸

將曰能戰吾有賞不然吾有刀也于是舟艦始連亘海岸

諸將奮擊大捷總督侍郎胡宗憲薦其有文武材第權輕

不足張布宜超格用之擢為右通政與宗憲共事督還太

倉諸將縱寇遁去廟灣師亦解公怒甚嘔血又上條陳海

防經畧九事陞淮揚巡撫淮揚適大飢疏請計餘鹽銀賑

飢兵荒相繼晝夜 治書經理戎事已而疾甚公自知不起

進諸將曰本與諸君戮力同衛社稷今無能矣願諸君

勉之又語所親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足矣遂卒

總督以聞賜祭葬有司祠焉

臣按宗社大計國本為重而生靈大患滅賊為先公
之去也以疏忤旨而公之出也以倭虜薦終其身不
為宗社則為生靈無一念自私自利之意觀其平日
之語則以盡瘁為期而其臨歿之言則又以死國為
誓志無一語及家事可不謂文忠乎哉世人徒見其
錢情瀟灑閑閑之學豪次古今典籍之要而以文章
名家目之又見其從嚴嵩之薦而起以為無異於鼂
龜之從蔡京噫恬淡之操終始不易而學問淵源獨
壯服朱子山躬行實踐固非文章士矣况日學江
山之民死於饑饉一旦起而身生
乎死國而死不能為之累也嗚
呼龜山比而况軍旅之事不辭難
夫洪先時春國朝偉人也其言
無命有進無程彼嗟嗟者何為

擬續大學衍義十一卷終

皇明經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十二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天理人倫之正 明道術

臣事君之忠

忠臣之忠

洪武二年己酉詔國學祀孔子天下不必通行衆山人錢
寧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乞令
天下通祀從之已而太祖覽孟子土芥冠屨章謂非人
臣所宜言欲去祀事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
幸為州部尚書抗疏入諫與觀自隨袒背受箭且曰臣
為聖軀死亦無憾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為之動容
後孟子祭於太廟既瘞其箭瘡一日召講席書陸九
而講或糾宰執對不知君臣禮宰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
陳于陛下不為倨嘗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于
門外終日太祖悟賜飯即命撤圖

臣按我祖之於孔子未嘗不以天下萬世賴之也
而以為祀統於尊則天下可以無繫其於孟子亦未
嘗不以功在戰國也而以為土芥冠屨之言恐後
世不臣之藉口及聞錢寧之疏即令天下通祀而復
孟子之配享見太祖之心尊儒重道特未有訛切

者以動其意一聞宰言隨爾嘉納其有功于名教豈
淺鮮哉立也武后何后圖武后何圖揭之宮中將
貽無窮之禍昔班伯諫長夜屏猶來美談矧宰諫武
后圖而太祖撤之較之班伯又當有加者臣於宰
之尊孔衛孟而以死諫既為孔孟幸而於武后之圖
一撤其所以誅既死之奸淫正將來之法紀者尤甚
非有凌厲勇能至此若宰者其殆有功孔孟而奸淫
喪膽者歟臣故表而出之以為諫者

原作吳縣人先任河南參議與分巡交章言事編置均州
太和山且十年宣德初起為御史疏請上請大學衍義
主怒曰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
獄五年正統初赦出復發遼府不法事下獄既出又劾法
司亂成法

臣按陳祿性天忠蓋遇事敢言一編置一繫獄瀆於
死者屢矣而復發遼府不法事復劾法司亂成法終
不以禍患而少易故名臣吳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
剛大之氣臨而復奮幾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薛
宣曰勁節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古人
李賢曰公平生屢涉奇禍皆人所不堪者而江西之
禍閩門十六口皆錮獄中父既死而群從子弟盡登

室當是時陳氏之不絕者如綫噫其始也出于編置
繫獄之餘而其既也又為執法抗論之舉祿之心蓋
安于此矣矣昔魏軾謂劉元城為鐵漢臣于祿亦云

張寧海鹽人為禮科給事中景泰七年內閣陳循王文以
其子不得鄉舉恨考官剽儼中傷得罪寧疏元宰私其子
以陷考官失大臣體難居內閣舉朝悚然英宗復辟曹
吉祥石亨恃迎駕功驕橫寧奏劾不避以是受知于上每
廷稱寧為真給事中朝鮮仇殺毛憐衛即見於父子
上特旨差寧往問彼罪既至導揚威德陳寧禍福使國君
臣相視震愕謂朝廷有人昔人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
遂用寧為副使

橫行鴨綠為皇太后誕辰設齋醮寧劾禮書姚夔言人臣
但當仰體聖孝不當崇奉釋老以傷名教南給事中王徽
劾李賢獲罪謫邊寧合六科甲救賢假歷練之說出寧知
海州

鄭曉曰寧為給事中才高不屑下人人以故輒摧挫
之寧亦抗志求致仕歸家居三十年卒堆文直道重
瞻屢面屬意大用御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
恤民隱蚤見過歸養高林壑閑家有則孤踪無玷如
寧者出則為天下士處則稱鄉先生者也

臣按陳循王文以私意傷剽儼誰敢辯之曹吉祥石

亨以奪門而驕橫誰敢効之寧且不與權勢可謂剛
正矣即姚崇李賢亦賢輔也乃一則以為崇奉釋老
一則以為謫遣當恕舉世惡其切直而汀州之命下
矣雖 慈宗嘆其為真給事中其如權勢何雖玉端
毅勸其復出彼亦耳于絕迹矣有人如此而不得一
貳於朝反不若朝鮮之知人也噫

咸化二十年十月刑部員外郎林俊上言太監梁方招權
驕奢貪獻淫巧引用妖僧繼號以左道惑上建永昌寺傾
竭府庫貽毒生靈請誅之以謝天下命獄降姚州判官時
三入勢方熾無敢言者俊上此章君子壯之後府經歷張
言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為諱豈朝廷
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議論無隱詔
責數回護亦下獄調師宗州知州南兵書王恕言都城內
外佛寺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
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
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黼言之今悉真之於法設再有
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疏入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
書余子俊救俊于俊謝不敢至是恕復救之

臣按林俊此疏內謂愚方之奸外猶能曉之禍皆上
木繁興鉅萬免西市遷移數千誠忠君愛國之言也

張敬救之王恕救之而懷恩亦諷余子俊救之以是
知恩之忠與方異而恕之忠與余子俊異然卒復俊
與黼之官豈非救者之多歟

鄒智合州人有志博極子史弘治初為庶吉士因星變
上疏言星變乃陽不能制陰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然正
天下當自內閣始劾少師萬安劉吉尹直皆小人尚書王
恕王欽彭韶皆君子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者宦
官因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
而終歸于正心之功未講疏上不報未幾王恕被召至智
先詣恕請先見君歷陳時政之不便者恕善其言後劉吉
憾智劾已因湯鼎疏誣智下獄論死刑侍彭韶不為判徐
溥亦力言不可得諫吏目卒時年二十二

臣按鄒智忠義性生不避時忌所劾果皆小人所舉
果皆君子惟與御史湯鼎相善因誣鼎而連及於獄
神色自若諫吏目而毅然就道故却饋遺味其詩詞
一則曰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二則曰
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忠義之心即繫
且死而不變也昔人序其文者謂智才識亞賈誼而
規模次弟過之忠欵幾于屈原而無怨誹悲吟態志
節類乎陳亮而不露夫豪傑之氣蓋得之矣

學士王鏊因劉瑾亂政諫者屢被重譴乃上疏曰近者言官不識大體進言失次致陛下震怒下獄朝廷悚懼莫知所為臣新授恩命職在輔導不敢不言自古聖帝明王必優容言官以開言路所以通上下之情防壅塞之禍蓋言之善而納之未見聖度之大言不善而優容之乃見聖德之光今言官既知罪矣唯少霽天威曲加寬宥使中外人情帖然安妥天下後世共知聖度如天不以言語之故而罪人也其於聖德豈不有光哉

臣按言官指摘乘輿斥逐奄豎大者杖死小者編戍苟非人君褒崇曲宥誰肯盡言直諫哉然言官得以保全者輔臣為之調劑于其間也當武宗時劉瑾擅權屢譴陳臧王鏊一為大學士而首懇諫職真得大臣之體矣邇者畏于公議亦嘗起廢言官乃厭其妨已上疏劾之或降或黜或告病而去或上章懇詞不能強留以扶社稷視之文恪其度量相越遠矣

嘉靖元年春三月御史樊繼祖言人臣進諫固難而能執奏者尤難人君納諫固善而即施行者尤善近見朝政之失有干係六部者尚書嘗執奏矣有不由內閣票旨而逕從中出者大學士嘗執奏矣缺失已著科臣聞之又嘗合諸科而執奏矣無非欲繩違糾繆為社稷生民計以裨

中興之治於萬一耳夫何不蒙俞允惟曰已有旨了或曰照前古行臣聞內閣腹心也既執曰不可尚書股肱也亦執曰不可科道耳目也又執曰不可是舉朝皆以為不可也陛下何獨自以為是而不從哉毋乃左右近習預售其說而輒以先入之言為是耶抑憚于自改以杜忠諫之門也伏望俯垂鑒納嘉從與論疏入報聞

臣按執奏之舉必其事未可行況自內閣以至科道無不執奏雖毅然收之可也世宗英明之主何乃不從哉此以先入之言為主耳不知累批浮帖竟從中出給事中劉世揚已先言之及御批知道有旨御史朱未又以為力行之急改過之吝使非臺中得人其何以回聖心乎幸樊繼祖于二臣之後而敢於直諫卒得報聞則左右近習將有所懼矣

嘉靖秋七月御史汪珊疏陳十漸兵畧曰上初即位天下忻然庶幾復見唐虞之治邇乃漸不如初初事每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新也初事每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則疎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進祠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萬好今教坊諸司或得以新聲技巧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輒憑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冗費初詔瘠革今勇士不覈實御馬不稽

察六漸也初裁車錦衣冒濫今以迎立世襲錦衣七漸也
初中官有罪懲以正法今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八漸也
中官有過者初皆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換九漸
也初納諫如流今直批曰不准曰有旨所謂詔也拒人十
漸也疏下所司

臣按汪珊所疏內則動於聲色玩好之私而外則溺
於左右奄豎之黨是以大臣疏遠而言官違拒其漸
不克終者為是故也嘗觀唐太宗為英主而魏徵為
直臣然十漸之疏猶在數年之後況世宗遠過太
宗而方始蒞政胡乃有此耶噫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皇明紀武編卷之十三

八

祥

彼象著雖小箕子諫之誠恐萌芽不剪則蔓延莫救
耳倘咨訪大臣聽納言官凡諸政事獨斷於已而左
右奄豎不得假之以法惑之以言則聲色玩好種種
可省而天下治矣此珊之疏所以尤蚤于徵也今
皇上御臨日久而所漸日增能因汪珊之疏而潛消
逸慙之私則宗社幸甚

嘉靖二十年二月御史楊爵上言方今之勢如人病極內
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請畧言之一言去年入秋恒
陽不雨歷冬無雪至元旦始雪即止夏言諸臣乃以為靈
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此所謂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也二言郭勛大惡大露使其肆毒干政則群佞趨附
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用匪人是
以失人心而致危禍也三言四方饑饉相仍小民委命溝
壑此正節用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
矣又差部官遠修雷壇皆隋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國願
以此為鑒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四言即
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數年以來朝儀間缺經筵
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覩天顏恐人心日怠中外渙散此
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五言方士執左道以
惑眾此聖王所必誅者乃今金紫赤綬遍于羽流假此妖
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
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
危亂也六言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故人得以盡
言而政治得失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
亡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黜臣恐忠臣結舌諂諂
盈廷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矣此沮抑言路足以失人心
而致危亂也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
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疏入上怒甚命拷訊禁獄
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者故人皆
稱其為讜後丁未年詔釋之

皇明紀武編卷之十三

九

行

臣按夏言之紛更郭勛之貪縱人誰敢指當時靈瑞
稱頌土木繁興朝講將廢左道惑人言路沮塞弊政
紛紜在朝諸臣憚世廟之英武而惟恐身罹罪戾
批逆鱗而甘禁獄者誰也楊爵一疏之無少顧忌
真所謂名御史也已而夏言郭勛相繼就戮雖勛之
惡不與言之諛相同而大臣風節則去古遠矣勛不
足責也而言亦與時浮沉不亦甚可惜哉又攻爵之
為人性狷介清苦自甘勇于為義以忠謹得罪沒齒
無怨言當赦先宮中傳詔急赦爵爵歸有大鳥集舍
爵以將死自為墓誌已而果然蓋天眷忠謹故得令
終于家而又有大鳥以顯其異也歟

嘉靖二十二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周怡上言 陛下日
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銷歲開納銀之例而府
庫未能實蠲租之令數頒而百姓未能蘇選將練兵之命
日下而邊境未能寧此其故由無將命之臣也彼輔臣翟
鑾嚴嵩在內閣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私陳背詆是二
臣已不和矣嵩市權攬勢凡有陳乞先得其意而後聞于
陛下鑾則依阿無主往時御史論劾如謝瑜童漢臣者相
繼假公事而罪謫之臣恐諫臣箝閉雖有矯枉騷輿誰復
言之今秋宣府已報虜警而文武總制各持意見平時既

已藩籬則臨敵必且甲可乙否鮮不誤事敗謀矣伏望先
務和德于上俾大臣公忠為國慮已忘仇和讓相下則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上以怡言甚正然本心則是謗訕
詔廷杖下獄如楊爵倒鑊繫之

臣按和矣協恭朝廷之福而相與互詆未有不及於
禍者小臣視大臣外臣視內臣捷于影響不少毫髮
當時輔臣翟鑾嚴嵩一則依阿苟容一則招權納賄
陳乞多端縱子肆惡人因畏之如虎狼蛇蝎而且嵩
與鑾互相搆隙則天下禍孰有急于此者一効於謝
瑜再効於童漢臣皆蒙罪謫將來必有不可測者周

臣明經武綱

十一

臣

怡直陳其故卒亦為嵩所中在獄幾二十年 穆宗
登極肆赦復職而又以言顯臣觀議論慷慨精明無
少怨悔真與楊爵為一即如爵例而怡蓋已甘心矣
嘉靖二十三年戶部主事海瑞上言天下第一事疏其畧
曰今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且賦
役日增常萬萬倍破產體佛口甚一日修醮進香天桃天
藥相率表賀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者夫 陛下之誤
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上之而堯舜禹湯
文武之君未能長世下之亦未見方士能致漢宋之君至
今日存者 陛下于陶仲文以師事之今仲文則既死矣

不能長生 陛下何獨求之至於所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夫桃必採而後得藥必搗而後成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而行耶所謂天賜之者手持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矣而歲人中之以桃藥此理之所無者誠知無益翻然改畝日視正朝與閣臣九卿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主則性分中有真壽矣疏入廷杖詔獄 隆慶元年釋之

臣按方士惑君必託之以天而天書之謬即冠準猶信之况其他乎孫蕡天何言哉一言足以破其疑矣 廼世宗英明神武竟亦為陶仲文所惑仲文死矣長生之說不足憑矣而其姦黨又相誣以天桃天藥夫方叔能取天桃宜至今存也而何不能久視至擣藥長生之說尤為甚誣今以天桃天藥為言何為也者當時大臣不言而海瑞獨言之雖詔獄廷杖而其忠益張矣 穆宗肆赦之後而 皇上用之為江南巡撫又轉之為南京吏部所至清操重望在在皆化其真 聖世之松栢乎惜忌之者多而卒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與 聖上相密通也

楊繼盛當嘉靖中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下獄仇鸞威囑問官將手指拶拆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死地

上薄罰降調後二年復陞今職遂上早除奸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疏先數以十罪後指其五奸蓋以嚴嵩之十罪類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嵩之十者自見其首一大罪則曰我 太祖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務殿閣之臣惟備顧問其為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官之事凡府部每事題覆其初必先呈稿而後取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起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于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雖有丞相之權而又無丞相之干係以至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賊嵩此壞太祖之成法一也五奸之首以嵩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歆託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以賁物賄賂結交凡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啓一居愛憎舉措無不預報報皆有重賞故嵩故得以遂逢迎之巧 皇上見嵩之所為盡合 聖意而不知先有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為一奸歟大意謂胡虜者犬羊之賊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廷之寇心腹之疾也故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其疏危激而懇至者如此

臣按楊繼盛之全疏凡為君者皆當書之坐側其於奸諛之情狀發揮殆盡矣十罪之中以壞祖之法為首五奸之中以探君之意為首夫惟君意自我而探故祖法由此而壞焉先以寶物賄賂交結左右則君上舉指無不昭合蓋已信任於我矣是以專權彙國以總攬為威其題覆也必稟命而後呈稿其黜陟也必先已裁而後下部應當凌遲示眾全家處死庶後人知所警戒何僅僅然止于罰及其子也至張居正者復踵其奸惡而令其子皆獲貴顯馬市之禍遺囑國較之于嵩尤甚其後編修進士等臣勅

之而

皇上卒削

則繼盛而後代有其人

之而

皇 上英明果斷又不有 世宗風哉

隆慶二年春正月己卯給事中石星言陛下入春以來天類漸耀視朝漸稀章奏頓閣逸遊屢肆因條上六事一曰養聖躬養之道以節飲食寡嗜慾為要 陛下為蒼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則必耽聲色之慾萬一起居失調聖躬貽損悔將安及二曰講聖學經筵一事雖累經言官請行先帝允允伏乞及時舉行使聖學日就光明三曰勤視朝正月以來稍倦于勤若或有奸諛之徒迎合聖意以先朝二十年不出宮闈天下宴然歎 陛下訪先則大不

可蓋 先帝雖不視朝然大阿獨持迨有天之詔則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追悔之矣 陛下若不加勤勵何以保厥有終伏願日出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四曰速俞允言 陛下降旨有允有不允不允者固未審如何而允者亦違常期是豈愚言拙計不當 聖心耶抑左右內臣抑遏章奏不使達于 聖聽耶臣嘗因而數之事有關於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有關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有以此得罪者且尋常章奏稍緩可也乃若虜報軍機稍涉遲緩為禍不淺臣願不時進覽五曰廣聽納 陛下求諫未幾而少卿周怡即以觸忌諱出之外任給事中陸鳳儀以偶遺 聖旨怒而黜之為民誠使二臣俾踐舊職則忠言至計日陳于前六曰察諛譖言方今公道昭明諛說頗間有一二內臣專作威福肆為無忌言或過於直則曰此人欺 陛下或過于激則曰此人慢 陛下惟願深察其奸于九諸毀之言悉置不行則保全善類而天下至明必歸 陛下矣疏入 上怒以為惡言訕上無禮命廷杖六十黜為民

臣按石星一疏懇切忠愛條條皆關身心係政體真穆宗之藥石箴規也而推其原皆由內臣引誘當召用高相謀掌國營而徐階進諫後寥寥無聞石星此

疏雖有六事然一則曰內臣抑遏章奏不使達於聖
聰一則曰內臣專作威福諛諧行于善類是觸其所
忌而犯其所必斥其肯以少容乎則其廷杖為民蓋
其所必不免矣雖然公道昭明直氣橫發所以懾闔
豎而扶統紀者豈不偉哉至萬曆中用之勲業擔當
為明朝柱石可以展其夙抱矣

隆慶三年冬十二月尚寶司司丞鄭履淳言教教赤子聖
主之資若不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惧則上天
所以警動者適以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
御臨以來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

共書思患預防之策乎萬議

十

本

疎未有若是而可以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
小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為僻昵之所惑以美色
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蠶夷
為閑外勁敵以錢糧為黎庶脂膏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
殷士億翁大立等疏庶萬幾裁理漸熟而人才之和正自
知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上以履淳安議朝廷懷姦生事
命廷杖一百繫刑部獄

臣按殷士億吏戶之議最當矣翁大立十二之面至
切矣石星視朝漸稀章奏頓閣之疏又懇懇乎忠矣

然穆宗卒未能用良由群小肆侮乾坤否閉之故
高拱之操切謀入內閣而又有內監如高相者表裏
為奸則賢者安能柄用乎鄭履淳用賢之說益真當
時之鍼也而曾無人以為之救則謂之何吾觀履淳
父曉經濟才華忠貞世篤蓋家訓有自來矣

邊臣之忠

正統元年冬十月柴車督理陝西軍務車盡心軍務每劾
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休以後患車曰吾敢發身
以誤國乎同事者多就宴樂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澹泊自
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切

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偽必糾正之岷州土官石能

十七

家人

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之官能復請上欲宥之車
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
既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指軀死敵者何以待之
詔嘉車忠誠賜金幣仍進從二品祿

臣按邊將冒功陞賞者甚眾至嘉靖中各邊俱不可
禁廼命科道巡視覈勘然往往不得其實此何故哉
由贊理者不事營私惟面宴樂下懼將有後患上
恐朝無見諒故因循苟且以冀蚤晚內遷而不知邊
計日以壞矣非真有忠君之心者其誰任之柴車據

理守正遂斷酒除肉已不知有身矣故欺玩之章不憚教上冒功如能反覆論罷雖休之以後患而不恤雖宥之於朝廷而必爭使邊皆得若人以贊理之何憂匈奴哉甚哉車之不多見也

成化二年春三月延綏軍門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曉勇習見胡虜敵于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得力各護其家有不行驅使者兵部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什伍號為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皇明紀事本末

十九

薛應旂曰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為嚮導此寔久安常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等者當事而力為此議也臣按邊兵為禦虜計少則兵不足用多則餉或難支嘉靖庚戌而後巡撫無益於邊而且有害於邊豈知邊民習見戰鬪本不畏敵而家屬所在必思自保既免之以戶租而又加之訓練能不退毛里孩乎延舍此不選而專恃調且募馬抑未矣是故盧祥之法

誠所當講也

弘治十四年春二月陳壽為延綏軍門時火節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三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同事者諷壽註子弟姓名于戰籍以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賢之

臣按邊臣以兵將為重者則其忠著而以子弟冒功者則心私通來子弟未聞奏凱邊臣輒註戰籍將士安所統勸乎壽則先卹陣亡官軍得軍心矣隨易諸路將領重將權矣况當三勝之時正可冒功之會而

皇明紀事本末

十九

又有同事之諷豈不為子弟之謀顧托滿言由吾子弟不諳弓馬噫今邊臣子弟果弓馬之能諳乎願以壽為法悉舉而公之將士可矣
項忠為陝西按察司會歲不登大飢忠嘆曰待請而發民命絕矣遂令有司先發倉廩而後奏全活以萬計尋內艱陝西數千人赴闕乞留詔奪情起服返任明年入為大理卿陝西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留為巡撫昔古有涇陽鄭白渠宋有龍首渠歲久俱廢忠或開或疏得灌田七萬頃時延綏有北虜驚報防禦整肅虜不為患民感德為立生祠成化四年上達滿四叛不三月有衆二萬據石城

遠近戒嚴以忠愍督軍務時伏羌伯毛忠又戰死我軍退
避忠即陣中斬一千戶以徇陣乃克遂進兵搃賊水草為
坐因計朝廷以師久而老兵家所忌詔問可否益兵忠疏
曰京軍怯不緒戰益之無補兵部及兩侯伯議皆異忠忠
主坐困之策尤力相持至百日賊乏食覘其有頭降者忠
單騎隨數卒往喻以禍福遂多降者獨滿四劫營前後二
百餘戰皆却之已而獲滿四愛將楊虎狸許以不死解金
鈎賜之約為內應滿四竟為虎狸所誘擒之斬首七千六
百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為經遠計後勅視順天等
處民大荒忠往賑發倉粟更以義勸民出粟二十七萬八
千餘人後入為兵部尚書太監汪直有寵朝官重足而立
忠奮筆疏直過直欲寢之死忠廷辨慷慨不少屈竟落職
家居卒贈太子太保謚褒毅

臣按軍民之寄倚重於巡撫故能處軍民者而後可
以立功境上項忠之在邊也發粟賑飢開渠灌漑軍
民已歸心矣及斬千戶以肅軍法掘水草以困虜兵
單騎以禦降者設計以擒滿四不但得兵家以逸待
勞之計而且知以賊攻賊之方卒之生祠立於民而
奇勲奏於國為社稷重臣此豈無故哉蓋忠明果備
儼練達吏事體悉民隱暢曉軍務故大慈克清而燧

燧不驚也夫何歸而朝宁為王直所構又力折奸回
而奪之氣雖有削棄之說而旋即雪白今果有幾人
乎

嘉靖二十四年秋九月先是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總
督張達率眾却之又犯鵝鵠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
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以
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尙文各遣騎四出
邀虜虜登山望見我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
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
直都指揮僉事各陰一子世襲千戶工部直者磁州人力
舉平直總督張鳳之戰虜眾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
以邦直應詔鵝鵠之戰虜眾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
且激誓曰君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耻之遂太
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
奮勇獨殺數十人乃竭而死邊人哀之

臣按今之邊事較世宗朝一無所倚欲選將而無
將之可選者其弊有二招延之術不廣使過之義未
宏而督撫之吏倡之未勇也世宗留心邊事總督
如翁萬達總兵如周尙文固已為一時名臣矣至于
張鳳之贈罪則用之是不以過掩也王邦直之勇力

則用之是不以儒廢也故鳳挺身陷陣而邦直大呼
入陣雖其不免於死而人知國有效忠之將虜雖中
國之有人矣向使以遇而不用鳳以儒而不用邦直
能有是乎卒之復鳳原官贈邦直以都指揮僉事則
激勸之道又未必不寓於斯也顧今之籌邊者株馬
曹銑為遼陽巡按初遼陽軍於創兒于蠻兒亂間侍郎林
廷堪將至自懼不免合謀脅衆焚庭樞至開城門邀恩赦
及給賞如大同例銑案制首王名皆授方畧令副總兵李
繼等刻期擒賊于是創兒等同日被獲銑因具奏宜從重
典無辜結息詔以設策彌亂忠盡可嘉待有京缺陞用可
未年為三邊總督言河套可復宜築邊牆兵部復言復套
尤難縱使可成亦難為守上令銑與邊臣悉心品議嗣
上方畧五年銑奏邊方守令所係甚重必選年力精銳材
幹強敏者銓補撫職者特加獎擢上允行之時套虜零
騎往來侵掠銑選銳卒出戰生擒脫虎虜移帳漸北
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虜遂遠徙不復近塞銑
以健勇陞銑一級賜銀綺束束壬申虜十萬騎入犯延
安慶陽諸處銑遣參將李珍夜出塞切其營帳斬虜
百十一級虜遁去上以擒巢奇功賞以銀幣庚子大虜
壓境甘肅總兵仇鸞不聽詔遣銑効之給事中齊譽請降

勅嚴責上命任鸞祿米半年銑疏邊務十八事曰恢復
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補買馬羣
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
備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
餉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孽畜上令會衆
定策以聞銑復上營陣圖八上令所司一併議奏戊申
年兵部尚書王以旂上復套事宜上曰今欲行此大事
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官受無罪之殺夏言等不敢決請上
斷嚴嵩以銑窮兵黠武而該部附會時上已大疑言意
且不測而嵩復攻言甚力上令錦衣逮銑至京問已而
吏禮部察院參奏言輕信狂言請上裁之上削奪言官
令致仕兵部又奏俺答踏水渡河與套虜聚謀請嚴加防
禦上以為銑所致令會効不許復黨錦衣鞠銑以比邊
將失陷城寨者斬上欲取犯正律以銑交結近侍官員
律乃斬銑于市
臣按河套沃野二十里為中國門庭之冠而近為吉
囊所據此其勢誠不可不為之計也先時何贊上計
以破之勢以走之二策上已報罷為無任事之臣
故耳曾銑定遼東之兵變上已嘉其忠至撫督三
邊謀復河套一擒脫虎而移帳漸北再退十萬騎

而虜輒遁去此其謀以濟忠不言可想也縱不能
復亦可示威而止其八寇特以夏言與嚴嵩有隙
利仇讐之賄而言贊曾鈺之謀鈺劾讐之沮抑而使
之住俸是不忌嵩也故嵩亦敗鈺之謀而因以危言
自嵩計一成不惟曾鈺斬于東市而言亦不免當時
朝臣皆畏嵩勢而無不黨嵩者坐以失陷城寨既不
可而又坐以交結近侍之律鈺誠無所辭矣而一念
忠惻之心則不白也意鈺謀而後誰敢有維其謀者
嵩之罪上通於天矣即後日置之刑憲豈足贖哉

皇朝通志

二十四

太保左都督周尚文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
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查虜善將渡河乃築凍牆百里
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中賊至輒鉤殺之尋拜征西將
軍鎮守寧夏延綏庚子沙城之役斬首至一百有奇賜蟒
衣玉帶辛丑入掌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
補修邊堡七百里懇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子滿罕
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是歲虜再寇宣府破虜於曹家
莊斬將塞旗加太保已酉五月乙亥卒卒後十年贈太傅
謚武襄

臣按尚文平生以忠義自許讀書通大義清約愛士
飲食甘苦能得士死力專用間諜悉知虜中委曲故

每戰輒勝遇虜入聞即趨奮勇先登為大同總兵
時因宗室乞灼謀反應猝有機首剪禍本功已大矣
修堡懇田斬將塞旗餘事耳至於遏絕套虜使不
得渡河尤其策之良者況當時有曾鈺翁嵩達與之
同事則其恢復河套豈不可待耶夫何為賊害父子
所忌鈺既斬矣萬達且不用矣觀給舍沈東請贈封
爵而反令錦衣究問使尚文若在當不免矜功之罰
然則後十年始得贈謚蓋亦幸也嗚呼國有奸雄則
功臣解體孰有為國殞身者可堅也已

皇朝通志

二十五

讀書性剛介坦直以忠孝處國是南北征討諸所計畫
謀周至措之有功守之可久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
死力其料敵甚審臨陣每以身先士卒故所至咸以威畧
著聞為虜酋副使督靈智府蔡經討平土舍破左江斷藤
峽堡改為參政平莫於肅之亂稱首功總督宣大蔡宗
室乞灼叛謀擊虜遁去已酉春虜入宣府逼居庸督戰却
之召入本兵以父喪回籍庚戌之變詔奪情起宣大總督
會虜犯京城本兵得重譴復改兵部萬達方病疽結廬於
墓間命軍騎就道不四十日抵京虜患方棘上疑遲至
以問嚴嵩嵩不為中理遂貶右侍郎

臣按嘉靖中邊臣行事週机宜連言中肯竅萬達一人而已于時又得周尚文以為摠兵故疆固有所藉以無恐奈何為嚴嵩所沮使之憂懼而卒謂之何哉夫以萬達之忠與孝感與勞使居本兵豈不足以震驚億表寧謐中夏方其外報盧墓疽發於背聞命就道蓋已忠於為國自廣至京不過四十餘口豈不遠哉而高碩以君命詔不候駕為言使世宗亦以為遲而降其職究其故則以嵩惑使人諭指而萬達不應使周尚文不得用于前萬達不得用于後此邊方所以多故也連隆慶初始得追謚棄殺嗚呼晚矣

神武編

十本

澤震榆林衛人騎射絕精忠自矢且深沉有機每指揮使以敢戰知名不十年為西邊大將號令明信每塞禦虜虜人懼之當大同軍變卑騎入城撫定遂鎮守地虜不窺大同塞者數年震得士心其用兵先勝而後不事恃勇刀前後與虜百十遇未嘗少挫其在延綏嘗即亂山中築乾溝邊牆在大同復築五堡兩鎮至今賴之至嘉靖十八年卒贈太保謚武莊

臣按應襲之將當承平之世身不經戰故戰即畏縮其不足恃者多矣然能免共厭職者忠為本智次之勇又次之梁震以忠自效卑騎而定大同世豈有兩

之者乎于時請築墩堡得士卒心過變先勝後戰合孫吳法宜其成也西虜不敢窺邊而軍士帖然受其賜也朝廷諭葬而以武莊謚焉不亦宜乎

嘉靖辛亥北虜犯邊東前屯指揮姚大謨等力戰潰圍不克俱死指揮王相聞報悉所部四百人赴之與虜遇大戰逾時相胸首被重槍千戶葉廷瑞調訓練卒百人做之相與奮戰復戰或曰虜克刃如此爾以寡弱當之戰必無幸相曰吾家世為將惟有此一腔血報國焉耳明日虜欲歸相疾趨出其前邀之虜志未相殊死聞力竭勇氣益厲左右夾擊身被十餘槍而死廷瑞面受數刀奮

神武編

十本

仆次日乃難事聞上嘉相忠勇贈都督同知蔭一子正千戶

臣按忠臣死國不有其身知以身報之而已不知其有他也姚大謨與把都兒力戰而死奇外揣于虜之勢方盛而內揣於己之勢甚弱誰肯犯其鋒者王相感其世受國恩而欲以一腔報國即虜歸而且邀擊卒死于戰豈非天稟忠義而有是哉世之愛國恩者奚啻一相而未聞如相者臣故取之以為邊臣勸勵天和為陝西總制秦陝西邊事宜一謂當用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車昔孝廟賜召全勝車其制甚便可以擬

川造牆以遏虜之入可以據扼險要以要虜之歸二用神
臂強擊射可及三百步復准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內尖又
傳以射虎箭藥入馬中之無不立斃一修築邊牆挑挖壕
塹以制虜入一鐵柱泉虜來去必飲馬于此虜有小堡請
增築高大守之使虜無飲馬之地 上皆從之十士年
大同報虜警吉囊犯河西天和率將卒禦之斬首八十五
級 上嘉天和功陞兵部尚書仍舊總督辛丑吉囊入寇
初至甚銳諸將莫敢撓其鋒者會大雨虜騎不得馳弓矢
盡膠漆兵魏時分道邀之虜始引旋我軍無戰志天和以
修省詔旨嚴切責焉而諸將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軍
二八據石周尚父於家激以忠義尚文感激盡銳以攻殲
吉囊于小十王斬獲甚衆 上大嘉之加天和太子太保
蔭一子世襲錦衣千戶乙巳年卒為人字度弘亮有泛應
才凡所建歷去後必有遺跡餘澤卒贈少保蓋莊襄
臣按摠制之責軍民託重必有泛應之才而後可以
區處必有精明之鑒而後可以用人吉囊之據河套
蓋黠寇也而後能禦之者鮮矣天和忠義有素而車
弩器械倣古準今墻壘挑挖居中制外乘大雨而力
責軍旅召周尚文而殲吉囊之子邊鄙肅清無烽火
之警其功豈不鉅哉至於為御史而以法裁太監廖

堂督河道而手製集沙量水等器種種皆為後世利
真所謂通才也
嘉靖元年冬十二月時西北邊多事坐不材將官閑耕營
私軍儲半入其家如報納糧草則占窩轉賣而令貧卒包
賤開支帑藏則任意侵漁而以空文出納召商中監則通
同尅已而斗庫官攢得以上下其手其而逃卒之口糧死
馬之草料皆寄名見在之籍而乾沒入已遂政大壞御史
張鵬條奏其弊戶部覆議令各該撫按守巡嚴禁諸弊將
有犯追贖揭黃停業文官容縱者一體治罪詔如議行
臣按邊圉寧謐將官淫虐士卒之疲困也已非一日
矣使為總制者苟徇一時之情而不察諸凡之弊則
不有者何所畏懼而服屬者將特時而發矣此孟子
所以有上慢殘下民今得反之說也貧卒豈能包賂
糧草帑藏豈可任意侵漁逃卒死馬之籍何為盡使
乾沒斗庫官攢之人何為苛尅尅邊商平時利歸將官
而款一旦盡藏士卒未見其可矣合宜中勅撫按嚴
革諸弊以故結士卒之心如張鵬所疏庶虜騎衝突
可以得其死力乎今之邊政大率類此尤當痛為之
懲可也
撫按之忠

王疏江夏人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戶科給事中當官劾王振諷國讀彈文未起振黨罵順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捧順首曰此正奸臣當誅百官批殺順後命巡撫兩淮時大飢民死相枕籍疏至曲盡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疏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嗣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窮子女者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所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

聖明紀事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符其志三閱月請老正德中議莊毅公為給事而擊王振之黨為兵部而起嚴憚之長似凜凜乎不可犯矣至其巡撫兩淮上疏於朝憚憚以陰盛陽微君子少而小人多為戒不惟賑兩淮饑饉病死之民而且兼安山東河南之衆于時飢者得食病者得瘳死者得葬君子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使其法適于海宇而及于後懷仁人之術宏而遠矣陳循金鍊稱其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蓋真為名臣云

於宣德五年為蘇松一帶稅糧奏通負楊榮薦忱拜

巡撫督理糧儲時蘇州通稅七百九十萬石松常次之忱至閭閻大駭即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力不支以故多竄他境公創為平米法官民田並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忱與知府况鍾曲筭遂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得圍局收糧忱令縣立便民倉于水次每鄉推有力者一人名糧長收夏秋兩稅細民竟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加已不得過十一民瘼漸蘇凡糧長押運以力量厚薄視歲酌量支撥京通等倉正米一石支三斗

聖明紀事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所則減耗次年徵十六又次年徵十五更有羨餘為郡倉以貯之備水旱賑貸網運風漂盜奪者假借至秋給還官庫宣德壬子秋蘇郡大稔朝廷詔許以官鈔平糴忱備儲蓄以待賑忱命况鍾等協議而行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置倉分貯名濟農倉蘇松常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餉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致一石忱復與鍾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此給文既免民勞且省費六十萬石入濟農倉無患矣遂請于朝從之正統三年淮陽

乃召之 以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

丁二萬石於揚州各場收貯准各縣明年田租聽聽戶上
私益給米時米貴益賤官得積益民得食米公私大濟景
泰二年請乞休致仕卒謚文襄

鄭曉曰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治事精勤臨民和易

諫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

書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每出會計視

豐凶事緩急為張弛調劑民無逋負官有餘量

後理財者皆不能及 錢溥曰公致仕歸尋

連歲大水救濟同措飢民枕藉於道雖死尸已安得

周公復生以活我耶自是撫臣守其法則治案之則

龍意視民事猶家事如公者真巡撫哉

臣按江南之賦居天下半而文襄為巡撫 十年

是民經國歲省幾千萬歲活幾千萬不惟

而國賴以安生於其時有水旱而不飢受蠲免而莫

戴豈天生是臣以濟我蘇常哉其官布馬價築捍海

塘煎牛皮膠等事又更僕未易數也使民倉減三之

一而里胥不得為奸濟農倉積十之三而飢困得有

所賑至於織造供應及修學立祠一切取諸餘米法

簡而易恩遍而周雖百世可行也未幾戶部言餘米

失于稽考奏遣曹魯盡歸於官始徵令煩而民逋負

矣

崔恭廣 人剛廉有為先時知萊州值歲旱蝗發倉賑貸

屢辯疑獄人稱神明巡撫蘇松時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

刻崑山一人被誣連逮克軍者二十四人訴究於恭乃得

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為民從學不公彼黜者相率訴于前

巡撫李東不為理恭繼至諸生復往訴恭一一親試之後

文提舉震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

又進者老詢利害為興革浚儀真漕河程工贍廉民不

乏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蓋自周忱後恭為特著云後為

部愛惜人才獎拔後進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臣按巡撫為都御史安輯人民固其職也而清軍提

學則其屬耳世但為人民計而以為吾盡吾撫之

責耳至於學士克軍蓋諉之清軍提學豈知學士克

軍亦吾人民也二十四人以誣逮而發遣獨忍之乎

黜之有遺珠之歎獨忍之乎一為之平反一為之覆

試是於已所不專者尚為之雪白為之甄拔也况開

河恤役又其職掌固宜不勞而就緒也則其繼周忱

而稱盛也蓋有由哉

成化十五年秋七月南直隸巡撫王恕以災異自陳言朝

之上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者也珍奇

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勅戒諭憫念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奏聞上命查理禁約又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中官王敬菟索奇玩復言當此歲凶宜遣使賑貸而乃菟索奇玩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

明唐明皇令益州蘇遵纖半臂背子大亮與邇不臣敢不效之奏入詔繫敬獄併同惡王臣斬之天下快後為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三謚端毅

臣按怒為揚州也不待報而發粟賑飢作書院而教

聖明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四

子

子弟既為之立石矣其撫襄陽也勦劉千仞不縱兵蒐山出流民榜而使得以復故業群黎又為之繪像矣邇蘇松災異上疏以免秋糧而且禁有司之過取劾奏以罪中官而且寢天子之索奇江南之民得以復甦者秋毫皆恕之力也當其時不稱為今之伊傳則稱之為朝寧無與比不謂其憂天下之志如希文齊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則謂其直諫如汲長孺忠愛如鄭子產即太監懷恩亦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嗚呼若恕者其與周忱崔恭而齊芳者歟

人洪武中以大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未幾初出北平

疏食毫髮無所取于下時皇太子居守北平賜魚鮓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新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王奸賊之罪風紀肅然及是入覲以疾卒于京

臣按官以按名蓋司風紀也世之居是官者能糾貪墨之吏者有之而能舉長吏之罪者鮮有能剖獄訟之情者有之而能去疑滯之情者鮮有新義何以有是哉蓋公生明廉生公義惟蔬食自甘無取于下則是

聖明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既庶矣故明而且公不惟吏民畏服而且致皇太子魚米之旌真御史之贊詎不榮哉

七年秋七月江西巡按趙致武進人言府州縣官徵百僚必須激揚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者輒輒捏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為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干譽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羈不結受害殊甚請下都察院議嚴禁之議致言有理洞悉人情宜各處通行後將代

請勅教賑濟候事竣代之
西士民上
西按察使

臣按有司之賢否不齊而生民之醇醜亦異皆係于巡按之糾察激揚庶有司皆可為廉而民自不敢犯耳但其間有執法而為民所訟者有貪暴而為民所訐者苟賢否在有司者不先有以察之則健訟之民一榮誣告使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混于不肖之列刀風愈肆而有司展轉為害可勝道哉誠如趙敬之奏先察賢否而於奸民之誣告者重加懲治則民自不敢犯矣故按江西而卒得士民之心士民上奏懇留

明倫彙編

三才

加陞按察使蓋有以哉彼縱有司貪酷而不為民申究者固非憲體長奸民刁惡而徒欲張已威嚴者又豈憲體哉

嘉靖四年春二月朱寔昌為蘇松巡按時蘇松常三府大饑歲征詔從緩計銀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之後帶征至是寔昌言歲凶之餘方值一稔即輸辦歲賦猶恐難之奈何遽責宿逋重為民困事下戶部議議覆是昌言是原定帶征之數宜減為二分歲征其一四年以後帶征有可緩者宜蠲之 上從其議議可蠲者以聞于是蠲蘇州府銀三萬八千四百兩草一十四萬包松江府米一萬九千八

百石常州米五萬五千石草一萬一千八百包

臣按皇華遣使無非款達民情以廣天子渥澤耳今之為按者不顧民之休戚重征以邀已功若張居正在位見按有災異報者輒黜之臣猶見是時以侵為裕邑里蕭條嘗以為憾及讀朱寔昌一疏卒使緩征者約從其蠲臣於是知寔昌之為民者怒也而三府之賜亦多矣噫賦如三府極重矣一年所入不足以供一年所賦如歲役即當蠲之不當以緩征為言然之則已後帶征者益急迫而不可為我 世宗詔具可蠲者以聞其所自詰人心者何至哉

皇明憲法

三才

理耀州人不畏疆禦巡按湖廣之貴臣子橫於鄉曲臣敢明論如法 武廟駐蹕太原有僞者坐殺人下者略江彬巧光彬矯制赦之璉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其信儀賓竟不免後歷官戶部侍郎

臣按武宗朝法度廢弛權奸用事貴臣之子驕橫江彬之輩甚即有風紀之官多隱忍而去矣璉獨奏論如法而儀賓竟亦不免其與欽手以避二蛇者同操豈非真御史哉

落果之忠

嘉靖元年十一月御史唐鳳儀言各省分守分巡官不以

巡歷郡縣撫卹人民伸理冤抑即官吏貪殘盜賊竊發莫能禁止災異數見職此之由請飭撫按嚴督守巡諸臣皆以歲正月出巡至十一月還司諸錢糧詞訟及他輿車便民者咸務修舉有不如令者撫按得參奏罷黜撫按官或徇情容隱者聽糾道劾之上從其議

臣按布政為守之有應使為巡之首居於省會宜也而分巡分守散之郡縣九賢否政令利害休戚總呈於撫按然後殿最分焉苟坐視所司而但據其文移則郡縣無所警戒而小民情狀何由親見今唐鳳儀上疏欲正月出巡至十一月還司是真有以通上

下之情而懲怠惰之習者合無申明其議俾每月巡某郡每月巡某縣先稽官吏如何次察錢糧訟獄以及學校農桑毋以善承旨而掩奸貪毋以疎儀文而黜長厚則人情既順天變自銷今之守巡多仍此弊願皇上督責撫按以嚴其令

宣德四年秋八月河南右布政蕭省身卒省身泰和人先為刑部郎中蚤慕勤勞庶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起遷河南右布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惟務寬恤郡縣承風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自容已過每省身輒輟然面赤即改焉卒年五十君子惜之

臣按布政統一省郡縣職在撫綏凡錢糧刑獄蠲免休戚悉屬掌握平時不能裁度遇災不能寬恤受其禍者萬萬矣蕭省身因頻歲之旱蝗而惟以寬卹為心以致郡縣皆然豈非賢方伯哉然考其律身以廉介自執以有過自赧康濟之本已得之矣宜南之民未頌而惜之也

成化十九年秋八月廣東左布政彭韶劾守太監顧恒禮貢獻累云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為害及大文勅大市舶太

手春矯稱進貢私庇富豪上疏請減其太監梁芳弟皇朝集載卷之九十九
王九
言狀忤旨遂調黃東廣州父老皆涕泣如去父母云臣按兩廣貨聚鎮守內臣百方需索誰敢與抗顧恒素奢猶云其黨耳迺若梁芳之弟恃芳肆虐韶竟不忌而劾之使非憲廟素知韶名則又不止黃州之調矣韶自為郎中以至吏部凡貴近豪戚一不吐茹屹然持正而屢遭繫獄終于雪白卒諡忠安林俊疏言諷不副行不報噫所仇者權幸所獲者生靈惠安特其一節耳庶明直諫即以端肅謚之不亦宜乎
成化二十三年冬十月以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漢俗崇

釋信光鶴慶寺化寺稱有活佛咸特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撤其材修之

臣按職司按察則幽明之事皆兼通之天下豈有活佛而士女豈容混雜也俊固崇正闢邪者焚其活佛而毀諸淫祠且取其材以修學宮不惟明無人非而且幽不能惑其與伏仁傑毀淫祠十八百所異代一轍矣

郡邑之忠

洪武十三年夏六月蘇恭讓為漢陽知府為治簡而明嚴而惠於漢陽通省城凡獲役科徵倍于他郡故政煩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懇請上官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為漢陽知縣在縣安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卒多以民丁應役規免已廷蘭獨為民辨明民得不擾故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臣按郡邑親民惟矣民斯稱忠君然處偏僻者其愛易及而處煩劇者其愛難周故徭役征調之間可以觀愛苟非有愛之實者鮮不逢迎上官曲徇朝廷矣趙廷蘭為邑不以民丁作散卒而辨明軍民之別蘇

恭讓為郡不以重役困生靈而懇請上官之戒當時漢陽之民賴以全安而不擾其為忠也實矣宜其歌誦之聲垂于不朽也

永樂十五年工部右侍郎簡芳卒先時為吉安知府芳之前朱仲智知吉安被召改重慶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愛民為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安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覆視既至父老群訴于芳以為邑有無窮之患芳遂草奏明言縣無銀冶如虛井受斧鑕之誅同官畏懼不肯署芳請獨任其罪上得奏罷其事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簡云

臣按實心愛民者以民為重而不曲徇朝廷縣無銀冶而免強承之則民之貽害何有紀極蘭芳草奏寧為民分疎而不為已恤禍患寧罪任於一已而不弊累於同官卒之事寢而民安故既慕朱仲智而思其去又仰簡芳而喜其來宜其頌朱簡于不朽也噫洪武時漢陽有蘇趙末樂時吉安有朱簡其可繼漢之循吏乎

永樂二十二年夏五月處州知府謝子襄卒子襄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青田縣知縣實心為政上下咸孚陸

處州知府郡多虎及旱蝗子集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虎遁去嘗有盜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盜方聞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捲飛市中因逐獲盜又有盜牛鬻于市者將屠之牛逸至于襄前倪首若訴者遣人訪問得實追還其主軍校吳米嘯聚山谷時出為民患朝廷發官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于襄適至止軍勿出以計捕之兵不勞而民賴以安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隨

臣按蝗之死虎之遁也異也牛之倪首而若訴也尤異也雨之降于天風之捲乎鈔也異也兵之不勞而能捕也尤異也扣天而天為之應檄神而神為之驅

豈子襄能使天神哉究其故不過實心為政耳心既實則天已鑒其心神已諒其心矣故顯其靈應如此不然欲使上下咸孚也得乎噫嘗觀國初之時不拘科甲而往往得異政如靳義以大學生為真御史謝子襄以人才為賢太守科甲中能有是也乃今之世科甲皆盜賊皆蝗虎矣請稍復祖宗之制安知無義與子襄者出乎

况鍾以吏起家於建拔士尤愛且敬之宣德五年上重郡牧之選蘇郡缺守三楊學士咸薦之廷議以蘇稱難治賜以圖書俾便宜行事詔可賜執書乘傳至任自二守

以下有罪者皆得按問公初至郡吏抱牘請署皆如吏言漫不可否吏易之越三日公召諸吏聽前事為故出入人罪立發其狀取舞文者一二人撲殺之由是盡嚴屬吏斥貪墨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置善惡二簿察民善惡籍其名而榜例之以示勸懲勢豪不法者究問不避諭士民婚喪悉如禮郡稱大治與周忱議收糧法永樂間轉輸北京鉤道遠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九十餘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餽車船費盡為糧長乾沒別立糧頭同叔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皆入濟倉倉為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夏稅並代以

餘米上無通事下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輒發此餘米賑活數萬人九接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貶公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網運簿防運夫侵盜又置管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蘇人歌之

臣按江南郡守不為吏胥所欺則以糧役繁冗為慮糧之征也以一加三役之派也終歲在官民財民力盡于此矣而又重以里胥之奸滑其何以臻善治哉况鍾撲殺奸吏固已塞其原矣而又立糧頭以覺察微三之中則用其一以轉輸存其一以賑民丁差歲不過三日復古法而民得負貶恩感無滯矣至於

今尸祝之雖婦人小子皆稱以公古所謂民牧所謂
師帥者舍鍾其誰哉

方克勤為潯寧知府至官榜于通衢論上受卷元元之
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
入訊以得失聘賢士為師選弟子員葺廟堂闢射圃日再
視學親為句讀較射禮屬縣各立社學凡數百區民墾廢
田閔三載乃稅丁產科徭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詢民便
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求嘉侯家亮祖將舟既
數百艘北征河凍舟膠亮祖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
法論克勤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運去后各
省郡縣朝覲上以克勤有善政賜宴優會

臣按教養無舉太守之職也為民均丁差墾廢田民
已得休息恩澤之賜矣而聘賢師教子弟立射習武
親為句讀使日趨于禮義雖漢之文翁黃霸其何以
加此乎則其泣禱于天而降大雨受知於祖而
祖錫以宴蓋亦善政有以致之與

嘉靖六年贈故江西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為光祿寺卿陰
一子為國子生以方湖廣黔陽人守瑞州時宸濠有反狀
因繕城整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為禮所徵索皆不應
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就繫之明日濠遂反械以方置

舟中以方罵濠不屈赴水死至是巡按陳洪謀以聞故有
是命

臣按官以郡守名正謂其能守也方其無事則撫綏
半黎庶及其有事則保捍乎一方當宸濠特郡之失
守者多矣以方繕城整集民兵十反狀將形之先既
而不禮其使不徇其征迺至繫之于獄死之于水其
于守土之職真無愧矣吾想以方之心蓋將疾視宸
濠而以民人賦稅全之門是不幸而不濟有死而已
則其贈之以官而隆之以子要亦旌忠常典也噫能
如以方者幾人哉

臣按守令之忠無所見而見之於愛民浚道附權勢
武宗詰曰卒年九十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悉殊方之產珪奏某物產某處某物出某所非揚有也
庫無錢自辦此耳武宗笑而置之中貴傳旨徵求百端
武宗詰曰卒年九十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臣按守令之忠無所見而見之於愛民浚道附權勢

不思民之膏脂而惟欲是徇忠安在乎玷處 武宗之朝而又值江彬之橫既拂其意必難免於誅戮乃江彬姑優容之而 武宗亦不之校維揚之民抑何幸乎宜其守荆而荆人立祠調揚而揚人思戴也

嘉興知府楊繼宗陽城人王忠肅薦為嘉興知府繼宗持斧頭一人書冊一篋至任署中肅然如旅舍與學勸士閤農賑災夙夜不懈民有事至府和顏曲問蓋得府內諸豪奸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為調劑與卑有孔御史威凌有司就人至死死言于府即畏之而移旁郡內臣往往索金銀希絹曰金銀希絹在此幸與印券附案內臣咋舌不敢受

九年滿民立生祠陞浙江按察使歷官雲南巡撫

臣按繼宗性鯁直言動磊落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所至民懷之為父母吏畏之如神明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觀其知嘉興也府中善惡具悉其狀而民間疾苦皆與休息孔御史之奸酷不敢肆而避之于他邑內奄豎之貪黷不敢受而與之以養竊生則立祠去則遮道固其宜矣或言繼宗別白大明節目太疏言論太激噫是豈知繼宗之深者哉

永樂十八年辰州府同知劉叔恭卒叔恭廬陵人初為沅陵知縣以愛民為務勤於撫綏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

役竄山谷叔恭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者不治以法但為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後陞北京刑部員外郎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恭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恭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殮祭之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辰州

臣按郡邑之職莫大於徭役訟獄而惟善撫綏善開諭者能得民心叔恭之為沅陵也民思慕焉已而辰州也民父母焉此曷故哉蓋撫綏勤故民復業開諭切故民皆輸其悃誠不亦明為生

陳乞沒則負葬辰州歟

宣德四年冬十月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宗璉吉水人嘗錄囚廣東稱長者改常州府同知視民如子特朝廷遣仰之半立清軍銳意以得軍為功凡軍戶絕者必取同姓人酷刑使承宗璉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必力辯理御史怒其異已數詬辱之宗璉憤鬱疽發背死喪歸屬邑民皆哭送之立祠江陰之君山同時有蘇州同知張微酷暴奉御史風旨專誣民為軍辯者輒死杖下後為怨家所訴逮繫御史成規惡其虐民痛杖之竟死獄中民嘆其目精

清軍其職也而同知則親理清軍之事如
之未絕則勾而補之倘其已絕則申而明之庶
乎不枉平民不徇上司矣張宗璉力為辯理而張徽
奉迎風旨一則為李立詬辱發疽而死一則為怨者
所訴繫獄而死然一則民皆哭送一則鼠啖其目善
惡之報不昭昭哉噫成規李立御史同也立以誣民
為功規以虐民為罪豈獨同知有報意必御史亦然
矣

任環長沙人嘉靖三十五年為蘇州府同知侍倭賊倖犯

蘇州諸城門皆閉

關諸門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得之會倭犯境環自率疲卒

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斬俘甚眾以功陞食事加兵

備右叅政仍舊任環志欲平倭衣服皆自識其名誓必死

戰所向有功後以母喪守制卒于家給事中徐師曾請贈

官秩祀祠以報之贈為光祿寺卿命有司建祠蘇州以時

致祭仍陰一子為原衛所副千戶

臣按江南之民太平已久倖遇倭寇束手無策而其

為有司者以城守為重固恤民命閉門而陷死者各

處不知幾千萬矣任環忠義素著才勇克堪開門以

容避寇民得全活至於以疲卒當黠倭而自識其名

服以死報國故所向有功當時之感激而思報
者蓋人同此心也徐師曾一上其疏而朝廷立祠蔭
子世得血食固其宜哉噫人臣不幸而遇變當以此
自矢可矣昔岳武穆背涅盡忠報國而竟為秦檜所
殺任環未服識名而得老死牖下茲又有幸有不幸
也各盡其心而已

許州知州邵寶無錫人躬課農桑教養無舉傲朱子社倉
主積散法為備荒計作興學校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
忠孝大節正頤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
忠宣公祠于襄城榮晉公祠于郾城毀龍骨杖妖巫而許

之風化蔚然改觀久之遷秩士民遮道號呼咸稱不忍父

師之去立祠祀之

臣按漢循吏多以養稱而文翁獨以教稱要之二者

不可偏也邵寶知許州每事法古立社倉積散既儉

朱子矣而且辨義利公私於諸生更塚墓祠宇於先

哲使民有所樂業而士有所向慕且不為妖巫龍骨

所愚誑殆躬行教化以為天下先者嘗曰願為真士

夫不願為假道學博宗群藉操優端方後提學江西

以身為教布政湖廣奏蠲逋負亦以施許州者施之

終始一致可謂真士大夫矣彼有刻厲于始而易志於

終者視實為何如

永樂九年春二月吉水縣知縣錢本中武進人至吉水豪民宿吏素為民害者本中捕其尤者一二人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躬教諸生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罰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劫掠郡守歆兵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以禍福衆皆信服相率縛賊首至官會赦量免本中清操苦節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僅足朝夕註誤罷官胡廣薦其守已愛民遂復知吉水民聞本中復來空閭井老幼奔走拜迎未幾以疾卒民哀慕之留葬吉水爭趨負土營墳

臣按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蓋言宦

去則利終不可

興也吉水之害內則豪民宿吏外則山谷寇盜苟非有風節者誰能一旦驅除乎本中流徙內害之尤者消彌外害之首者卒之邑境肅清而老幼感戴宜其生則奔走拜迎之不暇而卒則負土營墳之爭趨也宣德五年秋九月曹縣知縣范希正在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于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卹民人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為奸吏

所誣此吏欺公玩法嘉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

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為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於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則希正君子也其徑解赴部蓋急欲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者仲淹後也

臣按廉能之吏不為上司所詬則為奸民所誣而下民輿論則終有不可掩者希正廉能曹縣之民自知之而乃為奸吏所誣使縣民不訴於侍郎不訴之

於通政則刑部且將違制論希正

員之於

上而士亦稱為君子即復原職希正之誣雪矣世之為希正者豈少哉願皇上聽民之言乃可以成

廉能吏耳

范禮為江陵知縣時楊溥在內閣其子自石首入京因述所過州縣迎送饋遺之勤獨理頗不為禮以告父溥因而奇之庶其能即薦知德安府當其為縣不過八月後復尋薦為貴州布政司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及溥卒理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後仕至吏部侍郎

臣按郡縣之刻剥黎元者為無財則無以為陞遷

也於是賸其膏脂凡權要子弟供張賄賂爭勝於他

郡縣其為子弟者入朝譽之而父亦以敬禮其子陞

遷有加今觀范禮不為溥之子致禮而溥聞其賢不

八月而轉知府豈徒有凜凜風節而生靈潛受其賜

矣鄧球曰宰相以得士為公士以守己為正文定之

待理與理之自處兩盡之矣世道下衰好進之徒且

無因而登宰相之門者又有朝薦一人不酬禮即

以為薄而中傷之者吁回視楊溥范理品格乃何如

盛顯無錫人初為御史以論石亨謫知鹿縣縣之豪右

聞其未相戒曰是嘗劾石揔兵者其人不犯也顯至變

搏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

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再仕顯至不復用刑法有爭訟

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鄰邑訟久不決者上官

委顯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

縣介真保二府間他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

郊外有荒落地遂聚為城市人皆目為清官店至是陞為

邵武府後歷官左副都御史

臣按好搏擊者即為縣官亦然好撫循者即為御史

亦然豈惟賦性之有偏蓋亦官體之未知也

擊石亨於御史之日而撫循生靈於東鹿之時俄而

搏擊既使人畏俄而撫循又使人愛爭訟者諭之以

理市易者處之以平俾真保之民心服而趨赴所以

內艱而留服闋而乞有如水如鏡之謠流傳不朽也

弘治九年順德知縣吳廷舉梧州人時提督兩廣屠瀟檄

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方

董事瀟乃以順德權璫家廟工程相託廷舉曰時歎民貧

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瀟為別處巡按御史汪

宗器亦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縱盜誣廷

舉加以嚴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敢誣庶令廷舉因服桎梏手

日侯訟庭卿士夫群泣訴廷舉無私御史者釋之至是瀟

御舊怨僅還成都府同知

臣按今之為縣令者惟承奉撫按以倖得歡心蓋以

為科道可坐致矣而況事係權璫誰不曲徇廷舉既

抗屠瀟之命又拂汪宗器之心瀟修舊怨猶還同知

罪可減也宗器乃欲以盜誣之何無人心之甚耶使

非盜有不敢誣庶吏之言而士夫有群泣之訴則心

跡幾于不白矣噫今豈無廷舉其人而為瀟為宗器

者則多也夫以順德之政邁古循良中外皆知而乃

若此可勝嘆哉雖然崔銑湛若水當世名臣也銑稱

百瘁九死推下賢哲若水稱偏身是膽皮囊是智人當其難公處則易公論至今不泯雖沒而無誰庸何傷乎

死臣之忠

方孝孺幼精敏絕倫每日讀文積寸鄉人呼為小韓子先輩胡翰鄭伯衡皆以為不如後建文即位九大政輟咨之及靖難兵起既渡淮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及建文遜國成祖召用孝孺不肯屈擊欲遣人諭之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草詔悲慟之聲徹殿陛上親諭曰欲法周公以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

皇明純武編卷之二十一

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

君事孺曰

何不立成王之弟 上曰先生無過勞苦 紙筆命草

詔孝孺投筆于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受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予不知其由奸臣得計予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予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孝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乃抄提其宗枝母族及朋友門生

臣按孝孺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蘇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勳若死節一事成仁取義至今二百餘年談之猶令人有激烈意 仁

原謂孝孺為忠臣詔從寬典而方氏遺族始得赦還當收錄孝孺時魏典史澤周旋感其幼子豈天眷其忠而留其後與彼胡廣解縉俱負死約是不足耻四視練子寧出杭州而齊泰輩假徵兵逃難亦不可同日語者使其遇孝孺于九原寧不大赦乎

鐵鉉鄧州人初為五軍衛事奏對詳明 太祖嘉之賜字鼎石適藩府生法刑官久鞠不得 上屬鉉片時而成

上益喜 建文初陞山東泰政靖難兵起濟南甚急泰贊

高魏遇鉉于臨邑相遇慟哭以死共誓協力遂趨濟南守

城三閱月城隨破隨完一日令軍民詐為開城門候 成

皇明純武編卷之二十一

祖入急下鐵板幾中出戰令軍士譟曰 成祖怒以破

擊城垂破 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師破城高魏

繼死驛舍 成祖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破

見正言不屈反背立庭中令其一顧不可得割其耳

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不絕口子福安成河池二

坊數月不辱一日問官至二女為詩以獻事聞皆

適士人

臣按鐵鉉之忠義出于天性而又佐之以高節死觀其拒守之策詐降之計 成祖幾不免矣

意在意在燕雖魏鉉其若之何哉然魏則繼死於驛

則罵不絕口反背不顧雖身體支磔而矢誓之心畢矣同其時者即如吏部之張統刑部之暴昭禮部之陳迪或自經或指斥或去齒截手足與鉉同心並耀宇宙抑何視死如歸類若是耶固我太祖之培養節氣非一日矣

周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建文元年為周府奉祀正周王有過盡還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靖難師起宮中自焚留書其家別友人解縉胡廣楊士奇且屬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目經死先時輒先臣忠節遺事為感錄朝夕省覽後士奇為是修傳語其子曰當時我死與父同死今誰為若父立傳者

曾鳳韶當太祖崩諸王入朝有馳皇道且不拜者鳳韶劾不敬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之說一時憚之靖難兵起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鳳韶毅然獨往至軍前不納乃還成祖正位嘉其才欲召用之不赴尋加侍郎又不赴乃刺血書諸襟其畧曰生居廬陵忠節之鄉幼負剛直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為縉衣之即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媿吾天祥屬其妻李氏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李氏亦守節而死

劉琚乃基之仲子博洽群書才智充餘與兄璉同侍父入朝太祖見而奇之及是與璉相繼卒詔璉襲父爵璉辭之以璉之子嗣太祖篤愛置諸左右授開門使且金書除奸敵安四字於鐵簡賜之令糾不法者朝廷憚之成祖立璉堅卧不起上欲用之坐以逆叛親王逮京將赴速烟威錢之且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盡承順天心不宜自底刑剝璉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已決矣已而上召對猶稱殿下詔獄一夕辨髮自經死

臣按昔人有言平時無犯顏敢諫忠則臨難必死書勇不奪之節又曰慷慨激烈易從容就死難周鼎修諫周王曾鳳韶劾諸王而璉于大廷中擊都御史袁泰項澤凜風節已表出倫類矣迺靖難兵起或詐書別友或刺血書襟或猶稱殿下從容自經較之鐵景方陳雖不若是其激烈然身死忠義而妻子家屬可以保全此其為中道乎人臣不幸而有此則為璉為是修為鳳韶而已

總按革除死義之臣壯泣鬼神誠貫天日亘書契以書未多見而後容就死者尤可法式此豈獨天植哉我祖建余闕之祠隆孫炎之封立韓成之

廟裏焚 魂已歷三紀矣夫是以貴賤其始于此
而婦女亦取適于捐生世變風醇遠過前古令人景
仰有餘泣焉乃已已之禍去建文未幾宜有蘇中郎
文丞相以光我中華而于時勇于授命者寂然無聞
豈亦鑒革除授禍之慘故顧忠者寡歟甚哉世教有
關于士風也

許達長身巨口猿臂熊額有義氣謀畧初為樂陵令賊寇
起他縣或閉門自守或棄城去達募死士千人持大槊矢
擊賊賊不敢近後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景綏內
外結構莫敢誰何公立勸巡撫孫燧先發後聞孫燧以
不討然亦重奇公允之防機宜悉與達議宸濠反達不
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得輒無禮宸濠執許達且問達何
言達罵賊言天無二日我惟有赤心肯從汝及宸濠遂推
公二人出公顧達曰蚤聽我言當不至此蓋置則不絕口
賊以刀研其頸不動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聞江西
有變為位步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吾兒素有此志必吾兒
也後贈禮部尚書諡忠節

臣按達有先幾之智而志不同有定難之才而權不
在當宸濠畔晚之時言諸當事者曰寧府果於為暴
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宥寧府者貪重賄也靖之所出

皆取群盜若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萌息萌息則交解
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品也當事者拒之踰年而宸
濠反猶且日夜勸燧為奸防遏亂計吁使其說得行
則豈惟可寢其反下而億萬生靈之命上而九重南
巡之禍皆可免也夫何人皆因循苟安而達獨奮然
防禦直至于登聽我言當不至此則哲無所施才無
所展無可奈何矣後朝議位次 世宗竟先忠節是
固 天斷英明而亦豈非萬世公論哉

嘉靖三十三年河南賊首師尚詔反至歸德府知府及守
衛皆遁檢校董倫率兵巷戰被執垂死猶手刃數賊
其妻賈氏及一姪一婢皆從倫死拓城舉人陳開詩尚詔
素聞其名約元城之日必生致之劫以為帥既而眾擁開
詩至不屈賊斬其家屬數人以脅之聞詩知不可脫結曰
必欲我行勿縱火勿殺人賊許諾令人簇上馬擁之行聞
詩遂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縊至是上其狀贈倫為本府同
知開詩為鳳陽府同知各立祠祀之

臣按守土之官當報効朝廷食土之臣當護衛生靈
此守令軍衛責也彼董倫一檢校耳陳開詩一舉人
耳論其官則卑矣論其人則未委質矣雖相與碎難
人無有訾之者何守令軍衛遇尚詔破城盡皆遁去

而巷戰手刃者不過董綸不食自縊者不過陳聞詩
尤宜隆一子以風勵天下庶可耳不然逃者不聞被
罪而死者又無厚典人其肯捐身乎

皇明絕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十二卷終

皇明絕武編

卷十二

終

終

皇明絕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十三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吳瑞

天理人倫之正

明道衍

朋友之交

洪武六年桂彥良以薦召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從
容咨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
頗則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是以為君人者將念終勝去
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
無貸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
用法則勞法以詰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
德美他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太子正字上
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彥良
曰臣不敢當采瀟劉基上曰瀟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
也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傳上親製誥文賜之彥良以輔
導之職莫先格心乃製畬以獻晉王
臣按能自得師者王自成湯師伊尹武王師呂望而
下不多見焉桂彥良一進而所談者非正心之說即
用德之言我祖以師視之而謂宋瀟劉基皆有所
不及至使輔導太子又命輔導晉王嘉納太平十二
策而親製誥文以賜其視成湯武王又何讓哉

陳遇字中行性恬靜有古風一毫利祿不入于心隱金陵自號靜誠因泰元之言宜在左右備顧問太祖御名致書稱中行先生方之伊呂孔明遇就召上與語大悅待以殊禮每稱先生而不名位在賓師日侍帷幄參謀機務車駕幸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太祖既即位旬

安民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對除

乃賜肩輿校尉十人以昇其出入嘗受密

往視折工墨奏稱旨賜金帶除中書左丞不受嘗有疾命

太醫院官召祭之時值寒賜以錦被及上供米既瘞入

上心甚喜連海君子名二西域進良馬諫却之賜白

百兩除太常卿又除禮部尚書皆辭一日太祖諭曰

老矣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即叩首謝辭以子幼去

洪武甲子卒太祖深悼之特遣中官致祭加東園秘器

及賻命葬鍾山長陵之原

臣按中行之高太祖之厚兩相成也群臣被譴責

則救西域進良馬則諫問以保國安民大計則以不

嗜殺人薄歛任賢對可謂知無不言矣鹿鳴所謂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者復見于中行矣太祖待以賓

師方之伊呂一則曰先生二則曰君子何異嘉賓友

生之稱哉車駕幸第有謀則就也出入乘輿假以殊

禮也病賜錦被繼以醫藥調和其血氣也除官輒辭不復再強王成其高志也較漢之待嚴光唐之待李泌更有加焉至其卒也加以秘器命葬鍾山則其賓禮之誠蓋生死無二矣詎非尊師之盡道者曷克有

此乎

正統十一年春三月太師英國公張輔偕侯伯二十餘人

蚤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

監聽講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至期輔率侯伯詣監

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宴諸侯伯皆

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

暮始散

臣按天子而下公侯伯爵最隆矣受累世之恩承烈

考之隆徒知享其祿食云耳即有賢者間出不過習

其編畧弓馬守其憲典矩度孰知典藉之為美師生

之足樂哉英國張輔奮然欲就國子聽講李時勉命

講設宴鹿鳴歌罷武弁心融豈非太平一盛事哉觀

侯伯列坐而惟張輔抗禮則尊師重道之典又超于

常格外矣

宋訥滑縣人洪武十四年為國子祭酒時大學既成學徒

居是職者往往巽慝師生相訐教不能行上特簡

訥因以勅之有惟卿夙學耆德可以任此之語既居任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於家及遺疾上遣中使慰之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一日思見訥不欲煩以數召畫工潛寫其神以進明日入朝上語之賜茶而退諸生執弟子禮莫敢有犯者以故魁選多出其門二十三年疾作子麟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火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祭畢乃就舁歸口不及家事遂卒上遣官致祭乃有司營葬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曠典之

臣按祭

亦表可以式多士而尊朝廷足

矣年之少長弗計也宋訥年雖高邁而博學強記動遵矩度孰有過之者况當師生相訐之時而繼以嚴毅莊敬之訥士鮮有不畏者訥則身在廂房未嘗一宿于家時而齋戒未嘗一顧其疾公而且勤可謂賢矣我祖潛岳其像以寄思想之情營葬有司以破四品之格後之為祭酒者倘有如訥者出焉則雖隆以太祖典禮不為過矣噫忠於國朝即當紀載若前代事元之世次雖畧之可也

編修謝鐸修 英廟 憲廟實錄校正通鑑綱目文經進講官每事直書每講必規成化乙未以內艱去弘治改元

李東陽贈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奉詔如朝陞南太僕子祭酒以遺義庶耻淑人又疏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金饌均極歷正祀典六事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未幾陞禮部右侍郎兼北祭酒因出夫皂顧役羨餘增號舍修堂室視廟門衢面多狹斜以為褻慢又買其地而擴之又買舊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諸生貧者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聘歸其喪辛亥乞致仕六館諸生請開留之者千餘人正德庚午卒諡文肅

蔡清曰鐸秉禮執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心

已知向往已而得於錄遜志集及詩集讀之益昭然

可辨私心益不能忘憾不能私淑以為愧第三集之

中遜志一論則天地正氣沉鬱百世而幾泯滅者一

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其功大矣

臣按國朝之為祭酒者多矣異懷而廢弛者非思成

嚴而峻絕者非義蓋自宋訥廂房粥教不顧其家而

我祖岳形給葬寥寥不繼稽諸冊籍惟鐸與李時

勉為恩義兼畫擇師儒慎科貢義何嚴也造官解給

喪葬恩何深也鐸之待胃子無以加矣嘗觀鐸遇劉

瑾與李時勉遇王振至不幸也顧振辱時勉幾死於

枷而瑾之斥鐸僅矯詔致仕猶得以從容就死以

較彼猶為幸焉雖然學徒詰問而代枷與大館詰問而懸留所以報其恩義者則無間然矣

李時勉為國子祭酒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倣胡安定教條隨其材器而造就之待諸生恩義兼盡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末余為文以祭諸生感之先是議改建大學上命王振視之時勉不加禮振誣構傾濟假傳旨意并司業趙琬皆枷于監前諸生伏闕請罪有石大用者獨上疏請代曰民生于三視之如一今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痰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疏入上併釋之遂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為之罷市

皇明武編

卷十

臣按宋禁道學蔡元定為韓侂冑所誦朱熹與生

錢之有與嘆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日熹謂朋友相孚之情孝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今觀李時勉造就人才恩義兼盡不幸而遇王振之傾構猶元定之於韓侂冑也坐客泣下以送元定而石生上疏以代時勉是非友誼素孚而有是哉噫今之為國師者尊其統體既無休戚相關之義而為諸生者亦視之為逆旅羈客豈石生不多見哉乃時勉則不常有也

王僕武進人景泰二年起為南京祭酒時教法久弛僕嚴立程制核勤惰為勸懲立積年之法年深者送吏部覈選

翰林部屬等官諸司差遣一按名籍不為私假士皆憚之然能導師道為國家重望

章懋蘭溪人成化十四年召為南京祭酒謹矩度尚德化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夙弊二疏正德二年陳治道要務已而上疏引年不待報而歸

臣按僕與懋皆名流也僕之風采凝峻令人不敢犯懋之襟懷坦蕩令人為可親僕素善變及為祭酒絕不復為懋則凡百嗜好一不入其心作史者謂僕兼精吏事敏而能勤雖居八座人以為未盡其用懋以德學顯不以吏事名然慶番貨通貿易擒泰寧之寇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非所謂通材乎一諡文肅一諡文懿皆稱情矣嗚呼僕子沂為名都御史懋子天而不慧天也懋其奈何哉

景泰七年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者暮夜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焉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潛莆田人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期之居母憂值祭酒缺上以潛剛方起用以厭士論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事君可知上許之臣按人君以得士為先而試臣以至公為急苟以賂動其心而不為朝廷求真才為上子獲美僞則不惟

已負重託而他日匪人在位貽害非淺邇來受囑託而登賢書者不可枚數如張居正者不必齒矣而平時頗知自負者亦累累以子壻徇私及至形迹敗露猶且曲為覆蔽世道之壞一至此哉故臣觀柯潛一以面叱其人一以執付有司而思芳軌邈不可復覩益以增慨云

劉儼吉水人景泰七年主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王文有子不中共誣儼欲置極典賴大學士高穀白之朝廷卒直儼至天順元年卒謚文介

臣按國朝取士全賴主司而惟能持公道者則寒酸始得登籍劉儼不仕循文之子與柯潛執行暮夜之人同一公也顧潛則先名全節而儼則幾蹈阱穽苟非高穀則心跡何由雪白乎自此風一倡後程敏政主會試受徐經之金帛為華泉所劾殊為可耻之甚然不三月而死則亦何益之有噫生敏政之後者宜以為求監矣顧近年以來宰輔子壻不必潛託而主司尋卷曲為中式監司聚士代為作文欲如劉儼豈可得乎

弘治三年十二月臨海陳選為南畿提學以身為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居宿學宮日與諸生講明聖學

教之以禮諸生翕然丕變御史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飾聞選入境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後陞河南提學副使亦然變色之語不見章槌而士畏之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

臣按陳選學醇行方直節高名信于海內觀其救罷羅倫疏劾李賢偉乎一丈夫矣至其提學南畿河南力變浮華斥抑纖怪士風一變威惠並行至使重望如韓雍亦畏敬焉而屏儀衛噫楊結為相郭子儀咸座中聲樂千載以為美談陳選為提學韓雍屏去儀衛蓋其正直之氣令人速化如此豈不媲美楊結哉

薛正統十四年擢山東提學會審首明理學以淑士類山東士子稱為薛夫子

姜寶丹陽人為翰林編修與嚴嵩忤出為四川提學金事以身為教甄別士類不與毫髮尤重德行改福建提學副使福建自朱喜後理學有傳寶校文之暇取俊茂者萃於書院開省人心折義利之辨士出其門者多認理而向化愛而敬之歷官南京禮部尚書仲子士昌轉陝西提學亦善於作人萬曆二十年朝廷有旌異之典為能世其家云臣按提學之職設自景泰先是天下賢實趨于功利以矣瑄督于夫子之鄉倡之以理學人已目為薛夫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四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裁謨

吾道源流之正 明道術

論中

洪武二年春三月 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李君臣然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得中則無弊矣

皇明純武編

卷十三

一

臣按帝王宰天下性在一中直德秀叔堯之執中湯之建中矣其後復以中庸言之而歸之于程頤之言權何哉蓋執者操之以揆事建者立之以範民是皆以中之用言乃中庸之中程頤解不偏之謂中此則言中之體也必體用兼備然後中無不全而至于權之一字則又揆事範民之則成湯之克寬權於桀之虐也孔明之用嚴權于璋之弛也元李君臣縱恣我太祖權之以威嚴以故一時綱紀振肅臣民淬勵稱盛治矣迺馬翼不言元之縱恣而言失之以寬是夫究其病原者豈知縱恣近於寬而苛刻近於嚴不

有以辨之何以權天下哉 太祖曰寬而有制簡而有節其真得中之道矣今天下承平既久邊防民計廢弛甚矣語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願聖明法有制有節之 祖訓則天下其濟乎

洪武十九年夏五月左都御史詹徽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則刑亂而政六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十四

臣按刑政二者皆以中為準而刑所以輔政尤在所當審唐虞之時聞其欽恤未聞其嚴酷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夫豈縱惡哉蓋刑為惡者設非為善者設也使為君者尚嚴而用法者承望風旨必不暇測其淺深悉其忠愛而善者不堪拷訊則濫及者多矣我 祖得中則政清失中則政亂之訓其法司之衡乎彼詹徽者胡足以知此

論皇極

詳瑄曰周子無極而太極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則無以氣言無極二字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作虛無之無者則失周子之意昔人謂皇為大極為中皆虛字也朱子非之以皇為君極為至猶屋極之極如此則二字皆實是蓋謂極居中則可謂極為中則不可

臣按漢孔氏訓皇極為大中而箕子之意晦朱熹以皇為君以極為至然後知君在民上必立至極之準直德秀述之以為君道大體無容贅矣薛瑄又指虛實以為言益以發朱子未盡之意而成人君依據之方如以皇極為大中則君視之為虛而四方何以為則惟以皇極為君之至則君將以為實德不可緩必立極於中以為四方之極而四方皆歸乎極矣願聖明先味虛實之說而後玩人君至極之義則標準安可不自盡乎

論為仁

胡居仁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真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臣按真德秀曰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

大抵仁之一字至夫子語顏子乃說出休來其所謂克已復禮者即克辟之惟精惟一成湯之以禮制心也是功也非顏子之大勇不足以當此方夫未克之先辟如遇彼寇賊不大肆其功安能勝及其既克之後辟如寇賊既除可以保守吾身孔子稱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原有而失之故欲復既得而弗失則得者常有於我矣至孟子因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則隨他張弛注厝皆能擔當皆能做到的底可見仁必如顏子之明健孟子之剛大終能以之為已任況人君一身眾款攻之苛使視為吾身之冠賊而力有以克之既克之後常保而弗失則真德秀所謂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者得之矣不然冠賊在心將憧憧往來而不寧者其去帝王不亦遠哉

湛若水讀明道求仁論曰陳獻章教人初便以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標的又以明道指示學者須先識仁體一段為本子即以孟子此段為存之之法若水則曰仁至大聖門不輕以許人學者初入門便令他識取恐亦躐等無從既曰先識仁體亦是孟子反說約地位雖欽頌曰程子所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

嘗歎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法須是灼見仁體後方可議此今猶未識仁體便要做的自然的工夫明是助長了豈程子所望于後學乎誠欲識仁須實用格物工夫乃可格物工夫脫不泐勿忘勿助然便要費纖毫之力是誣也凡程子之言具于大學或問中者斷不容易直積力久自當豁然有覺斯識仁矣若水曰欽頌便說着明道上面去了臣按仁之難言久矣程子先識仁體之言與孔門不輕許仁之說原不相背而未嘗致纖毫之力與真積久之功又自有等級彼陳獻章湛若水未到明道地位而輒生議論多見其學之未精也夫聖門不輕許仁自仁之成而言之也程子先識仁體自仁之初而言之也若以先識仁體便以為躐等是不知入門之法又以先識仁體為反說約地位是未知識之一字也大都人之為學必須先辨心之公私公即仁也學者先識之則心在公而不在私然後下勿忘勿助工夫以提省此心久之終可以反說約若水顧以反說約當先識仁則昧矣故臣以獻章若水均之未得為真也至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蓋謂忘且助者皆欲以力勝也故欲不可着纖毫之力若真積力久終然有得則仁已在我矣豈待斯時然後識仁哉若

冰以此譏欽順則又非矣合而觀之為仁者先識得仁是一箇公心常以公心自存不至忘不至助優而游之真積久力豁然有得此心純是仁體則心不待存便反說約矣故臣以為程子之言本自無可疑而諸儒自疑之耳

薛瑄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為仁之意

胡居仁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臣按力行近乎仁發之於孔子而居仁又本於此心

之誠敬學者之不仁皆由於頑而張子以仁訂其頑噫去其頑則心誠敬心誠敬則可力行力行又則全體皆仁不但學者可訂天下國家亦可訂矣居敬所見與瑄相為互發此所以得其真傳也

論動靜

胡居仁曰今人言心學者便說靜時無心居仁問曰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時真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湏臾離故靜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而心之理已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懼箇甚又

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戒懼須存養故程子以為靜中有物又有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者未發以前氣象則又非矣朱子曰至靜之中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知覺也此為至論

臣按程子有言清靜中不可着一物恐人滯于有也又曰靜中有物蓋恐人淪於無也苟以靜為無心無理則無物矣又欲靜中察見氣象則有物矣不知靜非無也此心此理怡然在中特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靜亦非有也此心此理寂然不動待以其既感而謂之有學者於靜時常戒懼常存養心常精明不昧

惺惺乎能知能覺豈非有物在內而然乎若因了物之言而欲察見氣象則又墮于方體形象矣朱子以為能知能覺而未有知覺其言精哉

陳真晟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省而外誘不能奪遂於敬上得力嘗作心學二畧其一為天地聖人之畧中虛為太極左為靜右為動其一為君子法天之畧中虛為敬左為靜右為動至論法天之序則主敬一靜一動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始學之要也終則敬立而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聖功之成也始終

皆不離乎敬則法天之功畢矣

臣按周瑛稱真晟學有所得行之皆無所遇四顧傍徨不能自釋及見張元楨許之乃歸吁程子謂涵養須用敬而以主一無適釋敬真晟服膺斯語而發動靜主一之說始而主之以敬終而敬無不立由大學之次第以用中庸之存者心學之傳真不外此惜乎道喪學絕而不使其大明於世也

周瑛與陳獻章為友獻章首倡習靜之說一時樂其說之新奇士翕然從之李承箕性從獻章遊謂靜則其心虛則其理見故視六經若土宜形骸若木祝聖人所以立

聖明者其端也夫禮義之防若繩束網縛欲撤去之乎然書于承箕曰不知其說果出于獻章否瑛以為聖人者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為學者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而萬殊可推矣蓋始學之要以反故心為務收放心居敬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亦推之以極其至耳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吾見其難矣

臣按動靜一原非靜無以成學非動無以察理獻章倡為習靜之說以為靜則心虛心虛則理見真禪學

而非儒學矣孔子不必靜而心自無不虛宜理無不見然猶問禮問官不少自恃故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豈獻章之養有過於孔子耶羅欽順謂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純粹以精性之真也釋氏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知心之妙而不得性之真瑛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現亦推之以至其極耳二子之見皆得之于程朱最為的確予以獻章証之則知專于習靜決無可得之理嗚呼此臣所以寧取瑛與欽順也歟

論誠

太祖尤嚴祀事嘗曰精誠則福至怠慢則禍生故凡事無不致謹及諭禮部尚書陶凱等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人謹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于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有所警而後無所放乃命鑄銅人高一尺五寸手執牙簡書曰齋戒三日九致齋之期則致朕前朕心有所警者而不敢放也又今各衙門祭必置木牌刻其文曰各有常憲神有鑒焉

臣按我太祖之誠足以幽格於神矣而又以誠情之分為禍福之致方寸之謹為神明之格已置銅人於前而書齋戒三日且置木牌于官而書神有鑒焉

不獨一身以誠而且使凡官各竭其誠所謂合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此也

洪武九年春三月 上謂群臣曰嘗謂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二人卒敗者要之智力有窮也群臣皆頓首服

臣按推誠之與任智此興亡所以異也張士誠稱王於吳陳友諒稱帝於漢士誠非不智也友諒非無力也然士誠狡而懦友諒輕而剽士誠之器小友諒之志驕徒以智力在我天下可以而無誠心所以

明鑑武編卷之二十一

人不感奮而卒以見敗我太祖以智力加人而惟誠心待物故謀臣勇士莫不用命武如中山開平文如劉基章溢推鋒陷陣料敵設奇不用智不恃力而人心悅服其取天下蓋得之人心中美彼器之小者不知有誠而志之驕者不能存誠烏可同年吾故陸贄有言推誠待人人即思附任智御物物終不親合於我 祖之言益信

翰林編修謝鐸太平縣人勸 上親賢講學成化初遷侍讀為經筵官凡進講必規其發明誠之者人之道謂務虛名而不實用功者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惠太宗

外行仁義而內多漸德便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宗初年勵精幾致太平後乃為下 欲溺于所愛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仙迎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 憲廟頗有偏好以故鐸諷之然 上亦不以為忤

臣按我 祖於祭神則鑄銅人而豫其誠于待人則驅詐力而推其誠以故幽明感格天下久享至繼世而後每多不誠則以講究之臣不能潛啓其心耳類而推之豈獨祭神待人為然凡事皆當以不誠為鑒而以擇善固執為功果如謝鐸之 庭訓 憲宗之

明鑑武編卷之二十一

偏好則漢武帝唐太宗之不誠必 猶其優輒失不能擇善如梁武帝唐德宗不能固執如唐玄宗唐憲宗豈不自省于心乎以是知經筵所得不為渺小也

國朝道學

薛瑄字德潤天津人七歲通論孟至長觀性理大全諸書嘆曰此孔孟正脉也手錄之遂玩讀至忘寢食其為學專體驗于身心之間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使人入身心上求能因其言以反求諸身心脫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每不滿陸象山之學象山謂人之讀書為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于禪者瑄謂四書六

經性之一字該盡故其教人一於復性而從事於居敬窮理久之有得則入居敬時教以存此理窮理時教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理時有侮朱註為訓詁者瑄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聚群賢之言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諸當精思熟讀玩心體驗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嘗怪後人于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偏觀盡輒以已見妄有訾議多見其不知量也其學粹然一出於正我朝未有能先之者沒謚文清後公論定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孟子而後吾道之正至程繼其絕集其成自陸子專以存心為說直指讀義外後世學者遂以為高邁直捷靡然尊之而立詆程朱為訓詁不惟愚者駭焉而其號為賢者亦為其所惑而遂入于禪至于今益又甚焉而程朱之學將幾于廢惟薛瑄以復性為本而體驗于身心觀教以存此理則心何嘗不存敬以察此理則理何嘗不窮存心窮理皆本於敬則學何嘗不合此真有得于正道而不偏者故于陸子靜則詆其為禪而於人之侮朱子者直斥其不知量所以開吾儒而闢異端者懇且切矣噫不有薛瑄則禪學大肆于世奈瑄歿而獻章守仁輩益奉

陸子為顏子之學是非迷繆非止一人一時矣願皇上為儒而辨別之由薛瑄而翹真德秀由真德秀而翹程朱使正道晦而復明則後學幸甚世教幸甚

胡居仁字叔心餘下人幼穎異端慈孩提時言動即不苟年十七八習舉子業已而聞吳與弼講學遂往從之有所悟遂退而藏修于家謂聖賢之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扁其齋嘗自言曰惟已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功夫間斷嘗著進學箴以自儆因嘆學者好高入于禪騁詞入于訟務操存省察安

能入道德之域時陳白沙有大名一時名流皆北面之先生深詆其為禪學嘗曰儒者養得一身道理釋老養得一身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四方及門者日與講貫因著居業錄專以辨禪為急其言曰與儒道相似者莫如禪後之學者做存心功夫不得其法多流于禪萬曆十六年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程子之言曰佛氏之學彌近理而大亂真臣謂今世之儒彌近佛而大亂理居仁棄去舉業一意以讀書窮理為事其於白沙之入禪者深詆而力排之蓋恐人心之陷溺而儒釋之混淆也其扶持斯道之

功顧不偉歟惜乎先生歿而禪教與使程朱之學漸
滅煨燼噫幸有吾居仁之說在也羅欽順謂其學太
類尹和靖皆是一教做成楊庶謂薛敬軒後惟見此
人真無媿於正學矣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自幼立志以聖賢為必可學其學務
躬行實踐而靜存之功為多日潛心太極圖通書西銘等
篇嘆曰遺在是矣益玩索不忘有自得處即親為之註釋
以暢其旨居宗事父至孝父推慕佛端以聖賢之道曲
諭之父心回嚮因作夜行燭一書以進與父誦之其言曰
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無為道非
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醇比親本公哀毀五疋不入口
寢苦枕塊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又建祠堂以祀先建
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後為山西霍州學正明聖道以
訓迪諸生教人以身先為本一於禮義郡人皆賴薰陶方
岳重臣必敬謁之不敢以屬禮相待後調蒲州霍庠弟子
上章乞留蒲庠亦上章爭之霍先得奏遂允竟終于霍郡
人罷市巷哭

臣按世之口談儒而行不儒者非真儒也行似儒而
心不儒者非真儒也好立門戶而敢排先儒者是儒
之冠能淑乎已而不能化乎人者是儒之郭曹端卓

然自得于周程張朱之中而起然自適於佛老虛空
之外其在家也諭親于道而化佛為儒其在官也訓
士以道而蒲霍爭奏至於助喪葬賑饑荒絕巫覡毀
淫祠綽綽乎直道學也較之薛瑄臣以為次焉而居
仁化人不能如其速也大司馬彭澤稱為本朝理學
之冠欲請從祀孔子而未及請臣以為端無忝焉當
事者幸甄奏之

吳與弼崇仁人自幼英異年十九見伊洛淵源慨然欲為
聖賢之學嘗坐一小樓收斂身心沉潜義理不下樓者三
年公溥為國子司業省之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為溥丁動
輒嫁古胡居仁陳獻章聞講學遂往從之乃大有感悟天
順間石亨薦之奉召入京不就送歸六抵師道尊嚴善感
悟啓發人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
諳習嘗曰註箋無益以故不務著述清江陳海雅者與弼
敬重之獻章復與弼以周易疑義與弼告以當叩海雅獻
章如其言叩之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獻章嘆服而去
海雅曰康齋非愛我者

臣按語曰嘵嘵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
難副最光之不屈尚矣周黨伏而不謁范升以為大
不敬樊英應對無奇張楷以為進退無所據蓋望之

程久以來惟先生得其真至吳草廬許魯齋亦未是如吳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真晟聞之釋然遂歸卒郡守題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陳布衣先生墓

臣按世之學者每高其說欲欲宋儒而上之而不知禪學終不可以至道惟虛心於宋儒之典籍涵濡體驗即為真儒矣曹端得之於太極通書西銘中而真晟亦得之於程子論敬亦于大學之或問亦何嘗外乎程朱耶其作心學二篇一著八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

皇明經武編卷之十四

亦天性之自然耳真晟未嘗親受業於薛瑄而若敬復性之旨宛若面授奈何一寢于禮部再寢于提學然猶恐其未真也竟欲質之于吳與張及聞張元禎所印證乃始釋然而歸噫其真默得心學之真傳者耶

歷觀薛瑄胡居仁陳真晟皆得之于敬而究其所由則始於程正叔其言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但欲屏去聞見者是絕聖棄智欲屏去思慮者須坐禪入定然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使之不思慮若欲克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大凡人心不可

二用用於一事則他處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豈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故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主一至哉言乎敬無餘蘊矣彼象山以讀書為外義是屏去聞見也上蔡便欲何思何慮是入禪坐定也是以象山卒流于禪而上蔡亦流于禪豈知聞見非迹也窮其理于吾心也思慮非擾也究其理于吾心也苟厭聞見而絕思慮惟靜坐澄心恍若昭明靈覺程子以上蔡為大蚤宜矣噫玩物喪志固非而即欲何思何慮豈雖殊塗百慮者哉

皇明經武編卷之十四

以上六儒所遇之時禪學猶未大肆故斥邪崇正化佛為儒其為力也易而其為說也猶可以不長乃陳王二子作天下皆入于禪而羅欽順胡鐸崔銳竭力雄辯尚不能勝然猶有是人以為之排斥于其間故程朱賴以不墜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臣以程朱之徒與三子故遂列于其次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性恬雅粹懿不知所謂禪遇一老僧叩佛之由答曰佛在庭前桂子樹因徹夜搆思凡幾年已而取聖賢書玩讀之漸有覺處為南京國子司業尤篤月學凡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諸大儒諸錄未嘗一日

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焉蓋曰朱子
目象山為禪學蓋見之審矣自後始悔前所見者乃此心
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遂研磨體認于人心道心之說
極其旨與後父憂闕改為吏部尚書力辭致仕又潛心三
十年曰道在是矣乃始自信為儒禪辨曰釋氏明心見性
與吾儒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之覺心之妙也
精微之體性之真也大抵釋氏之學無見于性凡曰空曰
覺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真哉當時白沙隱談學先生
深詆其說之禪未幾陽明又倡為致良知之說先生以為
學之非欲致書辨之而陽明下世可勝惜哉

武編卷之十四

十一

臣按欽順曰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
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
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
後何耶嘗觀張橫渠幼學孫吳晚遊佛老而西銘正
蒙粹然歸正欽順幼習禪家窮其旨領其後有得于
程朱而於禪學力排痛闢至斷官謝客以求其道乃
知心性之辨渙然冰釋于白沙陽明直指其為禪其
亦羽翼程朱而戈矛佛老者乎吁始學禪而歸于儒
欽順所以為正也始學儒而流于禪陳王所以為似
也願聖明加察則吾道有指南矣

胡鍾宇時振餘姚人性質直謹厚晚年造詣正大力排異
說作異學傳首曰象山異其所學好靜厭動是內非外心
不盡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觀其養此學之所以為異也老
太極墨西銘而支離其學云象山以讀書之累心無異于
外物之累心故內絕乎想外絕乎言鐸則曰孔子施教先
之以詩書及于路曰何必讀書則惡其為佞象山之歆
者諸儒之傳註而非古訓蓋曰六經皆我註脚又讀註脚
之註脚不亦靡費精神乎鐸則曰註脚以翼經也儀禮之
喪服非子夏之傳乎大學自克明德以下非曾子之傳乎
易之十翼非夫子之傳乎守仁翻刻古本大學獨宗陸子
格物之說而管程朱鐸則曰萬物一源者也象山之學異
異於惡物者也惡物不已遂以格物為玩物又以絕物為
格物以物為外而欲絕之則萬物皆非我矣是以於陸子
之異則以為非儒非佛非老而天下之所謂異學者豈非
有所感而然歟

武編卷之十四

十一

臣按九淵自言性好與人異而守仁宗之其亦好異
之徒乎夫學不必同亦不必異惟其正而已鐸痛世
之尊陸其流將至於以程朱為異端者遂毅然獨斥
之其憂深其言切其為後世慮也遠嘗觀吳澄與九
淵同郡而澄宗之人謂其右鄉人乃鐸與守仁同邑

而排九淵者即所以排守仁也又豈有所私耶吁孫
燧稱錫立正心崇正道講正學而不及于守仁使于
鐸與守仁見之審矣斷乎其為公論矣顧鼎臣又曰
關邪崇正如時振聖賢之道有不明乎信言篤行如
時振聖賢之地有不到乎稽二臣之言益見邪正之
辨宜士子翕然丕變稱為胡道學又稱為小夫子也
崔銑博學好古行履修潔所著書甚多刪定二程遺書松
窓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又著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
春秋與馬理呂柝何孟春魏校齊名寂然歆為洙泗之學
為編修時劉瑾亂政卿佐皆伏謁銑獨長揖瑾矯制改
銑南京吏部主事理誅召還史館時輔臣專尚文藝銑上
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毋事瑣不甲戌御史王廷相
下獄瀕死亟請執政出之丁丑春引疾乞休嘉靖初即位
用廷臣薦起侍經筵會議大禮抗疏忤旨罷歸皇太子
立選官寮起為少詹事以病乞休許之卒謚文敏
臣按文學之臣節義者寡蓋元浮華而不知實際也
銑風骨峻嶸年十五而通周易講太極圖蓋識已超
於凡近矣故所交皆一時名士謂古之好異者以明
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深病夫良知一偏之說觀其
立朝長揖逆瑾而不畏其威書勸輔臣而毋事其未

御史王廷相下獄則救之大學士蔣冕罷斥則救
其扶正氣遏奸邪真能行其所學矣旅進旅休
易其志觀其自言曰銑安義命久矣吁其學
堅殆忠以濟之者歟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穎悟絕人正統丁卯中鄉試戊辰
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遂往學焉乃
絕意舉子業閉門讀書築春陽堂靜坐其中又數年然後
見吾心常若有物曰為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
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答張元禎書曰吾能握其機可
窺成編及祭酒邢讓颺言于朝布政彭韶巡撫朱英
為之遂就道至京乃上疏以母疾辭疏
親終來供職遂辭語門人林光曰元仲誠有宅瀨爭
門神氣人實資孰耘氏言又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得山
莫杖臨溪莫喝抑閑佛偈有此蒲陽學皆直截玄妙新奇
如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大清居後 憲廟實錄
謂其初至京師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
授職及請歸出城列禦開道無復故態且備述其誇誇沽
名之狀恐超脫者必不如此
臣按深於玄高於禪者彼真有得於已視王侯勲業
曾不足以為當其一瞬憲章始猶從事于紫陽主敬入

惠之方後乃謂致虛所以立本又謂端坐踰月從此得些光景非老子虛無佛氏頓悟之說歟嘗言學貴自得自得則典籍之言我之言否則與藉何有於我臣謂中庸自得之學臨之貧賤富貴夷狄患難無入不自得獻章口談高妙而詩頌梁方失其故態曾佛老之所不屑為者真儒固如是乎姑無論學之老佛矣意其為人過于甲第而竊取老佛以眩惑于世世之人弗察也可慨也噫獻章師與弼者與弼之跋石亨獻章之頌梁方應聘而出馳逞而歸道之自得者不如是也宋楊龜山從蔡京召而未聞為京累蔡酒刑讓謂其龜山不如豈徒不識龜山抑亦不知獻章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生五歲不言十一歲從父華過金山口占為詩父奇之年十七居南昌遊鐵柱宮遇一道士靜坐與語說之遂坐終宵後登進士第聞蔡蓬頭為仙訪之待以客禮蓬頭謂其終不忘官祖一笑而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遂歷品險至之因論最上乘且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明日再訪已出父之遂厭為文辭築室鳴則中為道引術正德初劉瑾亂政上疏指斥罪惡詔獄廷杖謫龍場驛驛丞自計得失

蔡庵皆可超脫惟生死一念尚未能遣乃晝夜端居澄坐以心一父之極而通焉忽半夜思格物致知之旨若有語之者自是大有悟專以致良知為說聚徒講學高明之士若王緒儲璫及湛若水皆同墨焉遂發明古本大學以駁程朱分傳之非羅欽順致書辨之則答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心之物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欽順得書竟不以為然又首倡知行合一之學以為今日却把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其今只說合一正是對病藥其對徐愛曰只說一箇知已有有的在太抵其學以陸子靜為宗而專詆程朱云嘉靖八年吏部議王守仁功罪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致知格物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其門人漁之辨謗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讀天聰幾子無忌憚矣若夫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世宗曰守仁放言自肆抵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來士子傳習邪說其倡導至于宸濠之變仗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

爵如令終身仍榜論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聖者究治不縱合吏部所議暨我世宗所評功罪昭然矣而今之惑猶未解也故臣再為之說以正之

臣按鄭曉論王守仁曰公才學淵邃兼資文武當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今人咸謂異端陸子靜之流夫守仁之學誠陸子靜之學也而所謂致良知與知行合一者則守仁以為孔孟不傳之旨自得之真也臣即以孔子證之致知之言始于孔子未嘗言良知也良知之言于孟子則又無言良知也

今舍良知而獨言良知已墮一偏而又贅良知於知之中茲覺支離之甚蓋不必深求其義而了已見其非矣况知行合一殊悖孔子循循善誘本旨夫以顏魯大賢且博文而後約禮三省而後一貫豈能合下一時就博一時就約一時就省一時就貫程子所好何學之論古今稱為精絕其曰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以知行先後之分正夫子所謂善誘顏魯由之以得其傳者也若如知行合一則博文時便約禮三省時便一貫即顏魯且不能如是其速而况質之愚下者乎信乎此教行豈獨高明

而愚下之輩知行攢亂終其身無所適從矣如何矣即是行行即是知也臣觀守仁少年遇鍾柱道士地藏異人蓋已深信其是而習為引導靜坐之教矣中而誦習程朱以取功名非初志也及其功名顯赫遂以為孔孟以來惟彼得其傳繼宗老佛而明誓程朱固道士異人之流歟雖然彼亦有以洞見其心而先規之矣其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守仁者不為儒之周程而寧守異端之上乘豈徒得罪程朱抑亦志異端之教耶儒之開世道所係賴聖明察焉

孔暉堂邑人為翰林檢討忤逆瑾矯詔調南京禮部主事上念其講讀勞故卹典從厚賜葬諡文簡奈晚好佛學其卒棺斂如西竺法

臣按孔暉素抱俊才好古文辭行已端雅為經筵講上意夫何一變而入禪始為士論所甚重
張
公惜意吾儒之與異端矣嘗燕越蒼素
儒遂為儒宗孔暉遜儒而入于禪
以王守仁之禪深中其心故死
且遵之云且
為賢宰相因隱忍於天書

之不諫而令削髮披緇以葬蓋跡禪而心不禪也故
心子取其心孔暉生儒而死禪是禪而已矣何足耻
哉

薛蕙亳州人年十二遂謂斯道有二教聖心無二天為考
功中嘉靖初議大禮忤旨罷歸遂沉酣釋老諸書肆之
無忌乃曰老子之道即仲尼之道也故老子之書雖同於
仲尼而後世不知其同也遂註道德經皆釋以儒語天下
好名喜奇之士日奔走焉而莫敢疑其非者

邵瑛曰薛蕙曰老氏歸根復命之說以附中庸
之旨故闢王守仁致良知為用而以未發為體

守仁暗宗佛老是吾儒腹心之害也薛蕙明宗弟
是吾儒干戈之寇也致良知之說守仁自謂獨得其
妙而蕙又以為得其用而盡其體甚哉人之好怪也
顧皇上奮然救正如世宗之議守仁則佛老庶
可咸息矣不然吾儒老佛混為一家世教寧不大壞
哉

明倫彙編續編大學衍義十四卷終

明倫彙編續編大學衍義卷之十五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吳瑞 登謹識

異端學術之差 明道衍

以下言吾儒之異端

洪武元年 太祖御東閣與儒臣論學術學士陶安進曰
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
悅口美色之悅目人鮮有不為所惑者自非有豪傑之見
不能決去之也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行正道不行天下
不得而治安入言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臣按正道如菽粟布帛蓋天下古今可以常知可
常行者也自邪說興而惑世求其驚詭而厭常

之士以為魯蕙之可吸旃蜺之再生傾而聽之信
從之遂使正道晦塞壅於而世遂趨于大亂陶安
為正道不明由此而 聖祖亦以正道不行由此而
悅口悅目之言深中邪說之病故臨淮雖久功業雖
甚盛而終守正道歷三十年如一日當時雖有邪說
皆不得逞於世是故 聖祖崇正之力而陶安所論
失亦有以助之歟

永樂二年江西饒州人朱友李自立一家輯為書專詆毀
歷各關閣之說至是以書獻闕下 成祖覽之甚怒曰此

儒之賊也即勅行人押回原籍仍搜檢其家藏所為書焚
手市

臣按 成祖命儒臣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蓋彙集
濂洛關閩之說以開頤蒙昧之夫也世道人心幸
有賴矣乃吊詭尚奇者猶詆毀之而自成一言豈
非異端者流而賊吾儒者耶使 成祖不焚則此詩
已淪於異端矣夫何數世而後又有為一家言者傲
然以為孔孟正脉而自處於月程張朱之上惜 成
祖之未見也吾因友季而嘆為友季者之接踵不
重有哀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元年冬十月 中華僑言三代以下論正學

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太矣取陸九淵之簡便憚
朱熹為支離及為文辭務從艱險乞行天下痛加禁革時
御史梁世驃亦以為言禮部覆議以二臣之言深切時弊
有裨風教 上曰然 祖宗表章六經正欽崇正學近來
士習詭異所傷風化不淺自今後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
不許妄為不經之書私刻以誤正學

臣按漢唐以來道學久裂賴周敦頤倡之程朱相繼
遂以歸正遵其說而往者皆可以為聖賢而何陸氏

清虛竟欲超于其上蓋亦異矣我 朝薛壇真能振
其絕響何嘗不學程朱哉乃至王守仁陳獻章出厥
程朱為支離喜陸氏為簡便俾高明之士咸以為正
學至今猶盡其說昔 成祖致朱友季之書而 世
宗不許妄刻不經之說所以斥異端崇正學者張喬
梁世驃之疏不可廢也風教所存豈其微哉

以下言神仙之異端

洪武二年詔宋濂王偉知制誥兼脩國史時編摩之士皆
以 布衣發身舉例皆濂偉主之 上謂濂曰古之
為安之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
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
僧移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豈有不治乎
已深然之

臣按心神康恬是壽身也國治民安是壽民也即神
仙何加于是我 聖祖之見遠矣乃濂之進言欲以
好仙好佛之心而移之于好賢即以方士至異僧集
而並賢者之至則臣猶以為未盡焉夫喬松迦歷聞
其名耳不若賢之可以旁招而敷求也漢武之方士
梁武之異僧非不雲集而類聚亦曷嘗有仙以投漢
武之好有佛以投梁武之好哉迨其卒也作而嘆曰

天下豈有仙人臨歿荷荷臺城不救豈非終身之悔
恨也使入主誠心以好賢則賢者以雍熙悠久之道
進上之而壽君下之而壽民盡可計日而奏功者臣
謂不當以方士異僧視天下之賢也吁

共武二十八年有道士以通書獻上却之侍臣請留觀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
焉用此朕所用者望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
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詭
怪妄之士必立矣矣故却之毋為所惑

臣按文成五利言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而

聖明紀事編卷十五

四

之又言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法此皆道者流也
彼其所說不曰有禁方則曰李君手筆然久之其方
多不驗而辭旨深妙即精研經術如崔浩亦為所惑
况其他乎我聖祖以聖賢政治登八荒于壽域而
不歆一己之長生豈徒迂誕怪妄之士雖足不敢歆
而萬世神孫亦有所取正矣武帝魏壽豈足以鑒
此哉

嘉靖六年秋七月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請于朝
天等宮寺建齋醮以祈壽夫人君欲壽非齋醮能致果能
故事上天九所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謹則必得壽矣

以齋醮為乎今欲將內三經廠外二寺等一
一應齋醮事悉行革去止看朝天宮如故夫車三廠二寺
之齋者所謂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也存一宮之醮者蓋為
春祈秋報之意朕此意欲言已久恐人譏朕偏尚特與卿
等言之庶見崇王之意

臣按人情莫不歆壽三王生之而不傷蓋生傷則壽
不可致而生全則可獲壽天子與庶民同也第庶人
之全生在一身故壽亦止于一身天子之全生在天
下故壽亦及于天下彼宮寺之建齋醮之設金碧樓
煌符章紫閣悉窮民之脂膏以炫君之耳目即文惠

聖明紀事編卷十五

五

神果有諒不忍殘民以益君矣而况事涉虛誕必不
可因此而獲又烏用齋醮為也我世宗為民惜費
則去三廠二寺之齋為民祈報則存朝天宮之醮真
所謂崇王道而超越千古者臣嘗莊誦聖諭一則
歆敬其身則身之能保者即壽自我延一則歆恤其
民則民之能恤者即身自我保不惟吾身壽而天下
亦壽則壽孰有過於此至于中年雖為方士所暫惑
而遺詔復自悔之則美武豈得專美于前哉

弘治九年時中官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上疏曰
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上士既疎則邪

說乘間而入近有以燒煉齋醮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
聖主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越社稷
傾危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
為禍百端唐憲宗樂發攻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
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舊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
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惡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
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榮或失度太陽無光
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遠邪佞之
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上嘉納之

臣按正士日親則義理明而心亦正正士日親則誣

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上

嘉納之

周敏而心亦邪貪夫力士巧夫曼女皆足以蠱動君
心而燒煉齋醮為甚彼蓋以工燒煉則丹砂所化者
可以益壽而勤齋醮則讖錄所宣者可以增福豈知
人主所難必者不過壽之益福之增也今以難必者
而必之于燒煉齋醮夫是以深信而不能破然則唐
憲宗宋徽宗覆轍之可鑒乎徐溥上疏力陳 孝宗
隨嘉納焉是大臣以道事君而明王勇于受善也臣
于 孝宗見其為後世法而于徐溥益愧依阿不言
之大臣矣

嘉靖五年春正月大真人張彥頌以府第被災請賜更造

上命有司為督治乃遣內臣一人往 給事中
黃臣言頃者趙泰榮三府災第詔行勘估計今彥頌所請
未經勘估輒以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出親王之上也
昔漢樂巴嚶酒殿建而成都火滅陛下謂彥頌有道德而
曾不能救其家之毀將焉用之詔如前旨

臣按異端惑人莫甚於張真人符籙齋醮之說以為
未生受用之資愚者酷信敗家罄產至讀聖言書者
亦溺焉入其中而不自覺使其果可以福未生必可
以福今世使其果可以福天下必可以福自身府第
火災禍未大也彼有解厄之術當遣水中以滅之而

臣按異端惑人莫甚於張真人符籙齋醮之說以為

未

生

竟付之一燼况禍有大于此者福有可以作于今而
俟於後者彼又焉能致乎黃臣之疏可謂崇正開邪
當時諸臣有繼奏者則 世宗可以不惑今也不然
有司之煩如故中官之督如舊致使他年紛上禱祠
而陶仲文者乃至錫爵蔭子未必不階於此矣噫
嘉靖四十四年夏五月辛酉先是姦民胡大順當緣陶仲
文仲文死大順以姦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希復進用乃
偽造金書鉛藥遣其子王玄齋以入京以道錄司藍田王
肅象通太監趙樞獻之田王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
屢上書求見 上問徐階可仍用否階曰太順無賴

小人不畏法度而田玉尤甚不如治之以

正

上乃詔遠問狀比錦衣衛具上獄詞上謂其不實有寬之以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為計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今從重擬罪俱論斬

臣按世宗中年為郡元節所惑而其徒陶仲文鍾其後胡大順姦欺斥籍已罪不可赦矣乃偽造金書鉛藥藍田玉等又詐為聖諭苟非徐階之勇決而又言及皮半寸紙之說則姦欺之復繼未可知也幸而上然之而今法司議斬豈非正道之當明乎後

皇明武宗

卷

九

遺詔及此六階輔穆宗奪陶元節等官爵誅命藉其田宅併撤大高玄殿等宮扶持正道其功不小彼口譚正而心從邪者何足以知此

以下言僧佛之異端

永樂十九年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欲請駕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臣按周公明堂之制天子負扆南鄉

侯伯子

男序於門內蠻夷戎狄序於門外所

里有統也

我祖之制先京官而後外任夷狄來朝則又在外任之外正得周公良法彼法王來朝必有為親勞之說于上拜跪之禮于大臣者惟時原吉一言既不使上親勞而已又止于長揖所以正中國而待夷狄者至矣不然屈萬乘而辱王人佛教由此興矣以是見原吉為正而成祖從諫之敏乎

宣德七年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既罷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高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漢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駭也

皇明武宗

卷

九

臣按仙佛之說可以惑愚主而不可以惑明主脩寺延壽尤渺茫而難信者宣宗斥之又從而引之謂商周享國綿遠之君未聞僧道福田利益之說而秦漢梁宋之君未聞僧道能救亡身敗國之禍深切著明真不易之至言萬世之炯戒也意以此為訓而後猶有惑於此者

正統九年春三月建大學成上臨幸祇
禮先是太學猶因元舊吏部主事李賢

京以來所廢弛者莫先于太學所創新考

佛寺舉

措如是可謂詳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脩學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化之

臣按太學之與佛寺邪正審矣乃佛寺之窮壯麗也

恒易而太學之窮壯麗也恒難此何以故蓋奢豎近於朝廷而賞賜置于無用僧家又以福利歆之誰不爭事施舍至太學乃萬方英髦之士清寒者多國家師儒之臣經費者少安能使君舉廢弛而增美哉李賢固元制之陋以太學脩舉進言于朝 英宗肇創煥然一新非盛時之規製哉

宣統二年

十

成化十二年李子龍本山西僧人候得權年二十

號

號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豎嘗旅遊陝西遇一道士妄傳識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迨遇入京竟緣潛住太監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室時引雜宦豎入內或登萬歲山或入殿中憩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拜為佛有非分之想刺事旗校知之竄三人于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直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賜、奏請搜捕果獲其黃絹袍翼冠等器韋舍李子龍皆伏誅

臣按識緯之學特邪說耳非法言也

于哀平

之間後世信之光武亦伏之符太

之殺非無

少驗然假稱以惑衆漸至篡竊而亂者皆是書啓之也于龍以僧人之詭異而又三傳道士之識語潛通奄豎憇息御床使非見知於旗校探聽其機謀則外舉于真定內應於韋舍則雖未必可以肆志而亦不免一時之擾攘矣乞詔儒臣凡識緯附入經傳者盡行刪去則亂臣賊子必無所託而其扶持世教大矣哉

成化二十年江西人李孜省嘗為吏坐贓事發巡撫楊守

隨連問元軍孜省逃至京師黃緣入禁中以符水信

宣統二年

十

太常寺丞守隨入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

祀命改上林院監未久權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書封進時又有妖僧相與蠱惑因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朝臣張吉丁璣周軫林俊等劾之俊下獄惟太監懷恩諍之自是孜省益鈐更朝政迨 憲廟崩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晚餐原籍併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

臣按李孜省一奸吏耳以符水煽動朝政先時

託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乃至 龍幸進退大臣密察賢否一時尸止萬安為之附和 吉林俊

等下獄使非懷恩之救則俊吉不孝宗
問罪則朝政朝臣又焉能肅清哉

弘治十六年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六學士劉健等上言
前代人君信佛莫如梁武帝竟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
致禍觀諸往事可以為監我 祖宗治天下免舜周孔之
道而已浮屠異端竊財惑眾何關于治豈造佛塔非所以
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命誥及封號健等
復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
能雖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班給此輩何賢何能適頒
誥命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 所誤
也天下後世其謂臣何疏入俱報罷

臣按建寺之費莫過於浮屠而清朝之典莫重于誥
命浮圖無益于治而誥命乃所以賜賢能劉健一則
曰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二則曰天下後世其謂臣
何凡釋道之教皆正言於朝 孝宗閱之即時報罷
彼番僧真人無所施其技矣噫徐溥疏之于九年劉
健疏之于十六年既嘉納于前又報罷于後所謂大
臣能格君心之非者于寧遠可見已

正德十年王守仁諫迎佛疏答曰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
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 而論之

天世之最所釋迦者莫尚于脫離生存于世
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釋迦住世說法四等十

二歲而沒舜年百有十歲年一百六十比之釋
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目腦髓以救人之急
難然必苦行于雪山奔走於道路者而後能有濟若堯
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自親九族以至草木禽
獸無不咸若其仁民愛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
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
其神通妙用亦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
舜則先被四表上下至誠所運自有不言而不動
而愛無為而成者矣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
則又大也若乃咀咒變幻眩怪妖怪以欺惑愚冥是佛氏
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
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以
好佛之心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求堯舜之道則不必涉
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不必靡數萬之費疲
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燃指之間可以立齊聖帝矣
臣按人之好佛不過謂其能慈愛能開悟能脫離生
死耳然堯舜之壽更高愛更至而妙用更大何必捨
堯舜以求釋迦乎今讀王守仁疏與 以手斥

邪崇正然觀其所言如是而心夫以 不然

武宗雖非受言之主而人臣不可忘忠諫之心胡為

具疏而不上哉以是知不獨生死能嬰情而利害亦

未盡忘也

嘉靖十五年夏五月禁中大善佛殿內有金銀佛像并金

銀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 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

其地建 皇太后宮尚書夏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廢之

中野以杜愚民之惑 上曰朕思此物智曰邪穢必不款

觀愚曰奇異必款遵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民

者可議所以永除之邪 請投于火 上從之乃焚之於

通衢燬金銀像凡一下十九座頭牙骨等凡萬三千餘

斤

臣觀三教邪正頓殊學玄者病禪學禪者病玄學儒

者病玄禪迎佛之諫韓愈忠矣王守仁具草而未進

忠而未純矣 世廟撤佛殿燬佛頭佛骨佛牙於通

衢而永除此禍所以正愚冥之惑者不既切乎推是

心以絕方士何玄修之足累彼邵元節陶仲文吾無

責也而儒臣如顧可學戚繼明者亦為之揚其波卒

至削藉被黜噫可鑒已

皇明緇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五卷

皇明緇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十六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識

王道霸術之異 明道術

丁未年 大祖渡江陶安率父老出迎 上訪以時事安

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皆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非

有撥亂救民之心明主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

天順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太祖大悅後 太祖

復稱之曰卿首率父老敷陳王道論當世之務深合朕心

至於賜 詔則又曰首謁軍門即期以帝王事業

黃金曰聖祖渡江 最先獻策其言光大純正而聖

祖撥亂濟世之志 與符合自是征伐所加悉應是

道是故仁義之名出而帝王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

掩室亡湯武之師誰復敵哉若安者可謂王佐之才

矣

臣按我 祖起義謀者獻其謀力者効其力文學者

奏其文學如劉誠意徐中山宋學士不可枚舉而獨

憐亡乎不忘姑熟之陶安既稱之為敷陳王道又詔

之以期帝王事業蓋所望者遠哉所得者深而應天

順人之說弔民伐罪之言允契 聖恩而求賢恤民

與湯武等皆純王事也彼攻城屠邑 大王帛

選一時之梟雄不過伯者之賁耳

洪武四年春三月 上御奉天殿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事當鑒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道無過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為治者達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

臣按擇術之言發自孟子後世人主鮮能知之間有合於道德仁義者亦天資之暗合耳非本於心也豈知虞廷論學危微一至於此而又欲勿聽無稽之言

勿用弗詢之誅孔子論學克己復禮至矣而又欲其非禮之視聽言動蓋誠見吾人之心出乎此則入乎

彼而擇之不慎未有不 雜者我 太祖以道德仁義為無窮以權謀術數為有盡而終之曰達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其真灼見大王伯之原而又究夫作用之久近所以復還中夏之舊而驅夫狙詐之習者至矣慎于擇術言哉言乎

永樂八年贊善王王每于 皇太子前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阜之詩唐虞之口之志

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百王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后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簡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為也

臣按詩賦詔令皆可以徵治道喜起南風後世讀之者尚想見明良安阜氣象若大風之歌不過威加海內焉耳雪耻之詩不過齒除千古焉耳王道安在而亦安足咏哉我 聖祖醉學士歌何異喜起太祀殿文有契南風子孫而法之王道蓋易者若天月

露風雲然泥庵草 主亦枝且作人月

仁宗自為 皇太子時已聞楊文貞之正議宜其功業之純粹也噫

胡居仁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得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王道之本

臣按程子曰有道德便可以語王道顏子克己復禮天德也仁也斟酌四代禮樂以及天下歸仁王道也仁之用也惟我 祖隆興陶安告以不嗜殺人為王道卒之萬物得所而天下歸仁蓋得孔門之旨哉

明通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六卷終

皇明經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七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吳瑞登謹識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洪武二年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侮惑當未知之初一舉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諂勿疑爾等其慎之

臣按皋陶謂知人則哲能官人而禹則以帝克猶且

難之皋陶欲求之以德而於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載

采采鳴呼盡之矣我 祖之諭 皇太子諸王蓋用

此道當其未知之初良而有德奸而無德者混淆疑

似孰從而知之故須一舉委用授以職而試以事則

德見於事而事有所考事之良者其人必良事之奸

者其人必奸即人之奸詐而為良者久則未有不露

陶曰彰厥有常蓋至於常而情偽自見矣由是用良

而去奸不含容不調停則彼奸人自無所措足而良

士滿朝矣不然昏而不知知而不決則敗國亡家胥

階于此可不畏哉

洪武十六年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進講周書國則罔

有立政用儉人 上曰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

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于悅 上忍於

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為受害者必多怨將

誰歸譬如大馬噬人人有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

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察之亦不茹

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

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

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

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臣按我 祖此訓得小人情狀而後世子孫所當

諷誦謹惕者也夫抵國有小人則君子必不安於朝

而天下並受其禍故明君必起而先拔除之夫小人

者將竊君之權恣已之惡必逢君之意以合已之謀

君所樂為者未必有益於天下也而牽合附會以徇

其君君所不樂為者未必無補於天下也而牽合附

會以沮其君君喜其好惡與已同也是以言無不信

其卒也詭隨不已而醜厲肆焉惟吾所睚眦而無不

如意四出之橫禍皆起于一念之逢迎所為也孟子

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蓋有懲于是與

洪武二十一年冬十一月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道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夫何難去哉

臣按良玉之言而知君子異於小人太陽之言而知用君子必化小人蓋小人狐媚蛇結濁濁浹浹隨富貴之則色喜貧賤之則色慍何有堅貞凝固之操乎君子獨立特行一良玉之溫潤而果也即有特而委于汙泥迨以利害惕以威福而可生可殺終不可使之處不潔試觀小人曾有是哉迺縉猶疑其果難識而難去也不知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豈有群陰見太陽而不銷者亦豈有小人見君子而不化者顧扶陽抑陰之功在明主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君子盛足以勝小人則小人自無矣願 皇上識良玉於汙泥之中扶太陽於衆陰之內則世道幸甚

洪武二十七年春三月 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

昵乎流俗而得譽者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言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臣按毀譽之言固有實者而亦有未必實者顧君子小人何如耳昔人有言問君子則得君子問小人則得小人類固使然彼小人於君子冰炭不相合則問小人于君子其毀不待言矣迺若問君子於小人則小人毀問小人於小人則小人譽人主知小人不可問問之則無以得君子而反得小人吾惟問之於君子則其毀者必小人其譽者必君子而人品不難辨矣

洪武三十年秋七月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奉公而所為之事不當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其故為之也君子小人于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撓護小人巧于

修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則君子小人莫辨矣又曰朕觀
往昔議論于人主之前者君子必多忤意小人必多順從
若以忤已而怒之喜已而順之則小人進而君子斥矣人
主取人但當詳審一心之權衡而不當遽徇一時之喜怒
汝等亦當勉為君子不當甘為小人也

臣按過一也識之未至則心雖公而事未善不害其
為君子心之一私則出於故而不出于誤斯實所以
為小人故君子有過不事揜覆雖微而必彰小人有
過巧于修飾雖大而弗形人君知臣下之過而察其
心毋以忤意而怒毋以順已而喜君子或有過矯之
時雖彰明昭著而緣其本心之公小人一有繆戾之
時雖隱蔽包藏而指其私心之發則君子可原而小
人必不可赦不然君子本忤意而過又彰小人本順
已而過又隱君子小人又孰得而別之哉

洪武三十一年春三月 上諭吏部臣曰觀人之法有數
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不及德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
足者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好
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臣按以材德觀人則人品定而吏部之職則不但當
知材德又知材德之所以用庶可不任其人而各得

其能材德俱優之人授之所向無不稱任使誠為國
家幸矣然斯人豈易得哉優于德者則使之教士風
鎮雅俗可以成廉頑起懦之治有材者則使之籌邊
務定國計可以臻理繁治劇之能苟宜于此者或置
于彼則德以委瑣而黜材以清靜而泯德與材俱無
自而見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愷
邪之性似材匪材國家一日有此人則為一日之害
即終身禁仗而又何傷于効哉

永樂七年 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
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君子何以難
進易退小人何以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
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
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
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當鑒飭之不使有過
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益爾等其盡心輔之

臣按仁宗觀人之法蓋已得于講究之時矣君子惟
無欲故道合則進不合則不終日而退小人惟無耻
故不以道亦進雖有所不合亦徘徊顧望而不肯退
至於小人常勝明主用小人之說尤得人君信任君
子而器使小人之法小人豈能常勝明主用君子而

不用小人則君子勝小人豈無可用明主用小人而常戒小人則小人亦不敢為惡孔子以大受受君子以小知知小人受之大則權在君子而小人聽其指使知之小則才在小人而君子樂其效能人主知此則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天下無難治矣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二月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殿西序先是仁宗諭吏部尚書寒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其下故當時所用之臣皆思奮勵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

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間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知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爾吏部兵部具官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臣按都布按之列于外者多矣人主安得一一而記之即使五府六部朝夕接見其間親信而優禮者十臣之中不得一二臣焉如成祖所問解縉所對者是也第人主之心常存考察聞一善則書聞一惡則

書陟一善者則百官欣然幸黜一惡者則百官凜然懼是固勸懲之大機也若屏無所書則目不常見其何以按賢否而公黜陟哉

宣德元年夏六月上視朝畢退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用人之說上曰否泰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斯為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斯為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為所以成參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為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含有闕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卒未易識朕所用有不當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臣按君子勝小人則為泰小人勝君子則為否人君開泰故地天交而君子得盡其猷即不幸而否然能傾否有道故昔之不交者至是亦交而君子亦得善其後蓋開之傾之要皆人君之力也但君子跡疑於小人而小人陽託于君子不有明鑑何以照之不有大臣之直言何以盡能別之以是知知人之情斷之者明主也而剖決其疑似者大臣也宣宗知其有關於世道而又欲輔佐之直言故當時君子滿朝而小人隱伏稱為我朝盛治豈易得乎
成化九年以彭華為翰林學士華乃大學士彭時從弟其

同年福建副使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陛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方平居之時既徇利以謀身則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于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与然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讐不可避也群言交謫不可徇也

皇明經武編卷之十七

九

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摩之不可君子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執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求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于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東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面之耶

臣按彭時為輔東正不阿當天順時上嚮用李賢

每召獨對或召吏兵相商確賢既退而咨時必持正論不少相徇或至失色力爭而賢終雅重時即其為

人固非徇私情以受請託疎剛介之君子親柔媚之小人者比也其為華者亦宜聞時之教矣喬新于學士之受而乃作書以規之何與此必有見于時與華人品不相類也嘗攷時之立朝計三十年未嘗不在公亦未嘗語于姓以政事華則私附于李孜省公託于萬安以固其寵而謾譖李東王恕劉宣羅璟等夫兄則志在公而不在私而弟則親密者皆小人无則未嘗語于姓以政事而政事必託諸君子弟則凡為君子者皆相繼斥逐何其懸絕一至此哉其云政將及子所望者深矣惜乎鄙陋不倫卒為人所耻也

皇明經武編卷之十七

十

皇明經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七卷終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八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啟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洪武二年冬十二月 上嘗以事詰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反為之地耶 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獍將傾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嫉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為之且孤大思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臣誠未見其可也

臣按堯於共工而知其靜言庸違於鯀而知其方命圮族則雖不用可也廼騶兇者都之四岳異哉試可乃已然堯卒用之如堯之言此可見知人然至舜而後去豈堯之明不及舜蓋惡之未露故堯試焉而惡之既著舜不敢縱矣今我祖上相于劉基基于已相之李善長不以其嘗害已也而謂其輯和諸將固極其公矣至於楊憲汪廣洋胡惟庸者基雖各有所摘而我祖尤必試之一試於楊憲而果專恣不法

也再試于汪廣洋而果柔奸怠政也三試於胡惟庸

而果暴橫謀逆也夫然後知基之言毫髮不爽相繼

罷去又何損于明也噫自秦設丞相漢唐宋因之而

周制不行久矣我明啓運而無一良相豈太祖

將革相權而天亦不篤生若人與不然相而得人則

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之制終不復矣

永樂二年夏五月禮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

降 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為人何如義曰有文學

持守而於人寡合 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

所主而不能脂膏依阿于外况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

命為翰林修撰

臣按文學之士尚通者多而持守之士能文者寡徐

旭為人文學既裕而又持守寡合則凡人之不以道

義來者必不肯脂膏依阿矣而况有文學以濟之乎

近侍得此則謀猶足以備顧問而風紀足以振頹靡

宋太祖謂翰林非斯人不可 宜文皇以旭為修撰

矣彼禮科之言烏足信哉

永樂五十 上嘗與解縉論群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

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之人亦多與縉善令

具以實對於蹇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

有德有量而不遠于小人於劉禹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以為君子頗短于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材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偏於宋禮曰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僧之智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間尹昌隆王汝玉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臣按天下之人純全者誠不易得而倘駭者往往佳雜

出於其間成祖所信任者十人併尹昌隆王汝玉

二人蓋亦極朝廷之選矣然據解縉所論其上者不過黃福陳洽耳其次蹇義有厚重之資夏原吉有德量之淳鄭賜尹昌隆可以為君子而宋禮亦不失為韙直是猶得列于賢臣之輩若劉禹之志義李至剛之附勢陳瑛之偏刻方賓之儉才王汝玉之市心即有才華文翰亦小人而不可大用者也成祖已燭李至剛而陳瑛等後亦敗壞縉之見蓋亦精矣迨至仁宗而無一不驗蓋真人物之權衡乎惜乎過寵高煦之言一入而暴死於錦衣之獄彼其通達之才無

所表見于世也噫

永樂十年十一月洮州鎮撫陳恭言侍衛禁防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人君用人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困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國之朕為天下主履戴之內但有賢才用之則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戕亡豈非明鑒

臣按孟子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吳起謂舟中之人皆敵國蓋以人心論也夷狄之性不類中國誠不可用然其間豈無忠義如金日磾阿史那社爾者乎中國之人不類夷狄誠為可用然其間豈無奸惡如李林甫楊國忠之於玄宗蔡京童貫之於徽宗者乎人君論其賢則夷狄而中國不論其賢則中國而夷狄雖然夷狄用二人可也若雜居中國則五胡亂華之禍集矣以是知明如成祖則可不然陳恭之言亦豈可盡斥之哉此祖所以終許恭為忠于朝廷也

宣德三年 上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其能守廉者惟吏部侍郎師遠一人而已汝當知之榮曰前時賊貪有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 上曰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 人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陞佐為右都御史賜 璽書令考察不肖洗滌積弊佐遂奏黜其屬不肖者二十人罪甚者發塞外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數月有因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云此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罵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臣按世有庶吏則朝廷清而民受其蔭有貪吏則朝

廷濁而民受其禍此所關為甚大也然司其權者在都御史蓋為風憲之長可以激濁揚清而長既居已于貪屬將何所不至 宣宗知師遠之為廉既歎人皆知之矣及聞劉觀之賊濫顧佐之公威以重法治觀而以 璽書賜佐其勸懲不已至耶至于誣告者知其為重囚所教而法司鞠之果得賊清命磔于市今而後誰敢誣都御史而都御史可以展布威明矣

宣德二年秋九月以林碩為浙江按察使時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十戶者以賄結之可力惟湯之言 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初至振舉憲法別善惡湯懼不容說碩于裴裴亦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為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忤惟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詐造欲去臣以自便耳臣感 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 上曰朕因未信逮汝而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力謂罪必歸之不貸也碩初被逮眾皆危之既見即釋中外謂聖德云

臣按碩之執法壞法之人皆懼之沸千戶之漁獵裝中官之誣奏傾陷正人以為自肆之地使不明之主鮮有不聽信者宣宗知碩之為賢而又知可力之為罔然不親鞠則事不白而或委之于法司則依回於中官按察之間其何以仗其罪而旌其賢迺今得其誹謗之故命碩馳驛以復職而又罪歸于可力則自是中官出使誰敢復逞其誣罔而風憲之統體亦得以少伸矣

天順元年春正月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李賢謂

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方滿赴

京求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假奉迎功陞工部侍郎復極

力謀入吏部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

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

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

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

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臣按吏部之職黜陟天下人材非極天下之妙選不

可彼孫弘石亨黨耳假奉迎功以陞工部侍郎已過

其分矣而復謀吏部英宗灼見其人固已令守制

矣及賢薦鄒幹姚夔而夔之量勝于幹決意用之夫

非其人如弘則黜之得其人如夔則用之然陞吏部無如英宗則黜陟天下又豈有負英宗耶意用弘則士林鄙之用夔則士類皆悅人情賢于夢卜觀于此益信

天順元年夏四月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屬權貴求為

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李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音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

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明日朝畢召吏部除

紹為侍郎與論大慚

臣按禮部之清華侍郎之堂職豈可以營求而得也

彼李和所託者釋子所屬者權貴豈不有玷哉英

宗疑而問諸李賢又悟而問諸王翱固已鄙其人矣

既而卒復李紹賢以為然而公論亦以為然天子

如此諮詢大臣如此都弗則用人安有不得其當者

耶

天順四年春正月吏部舉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

何如賢以銓貌不稱名乃以巡按山東副都御史年富執

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為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輒

巧譖沮公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

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

者衆愈見其為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後吏部尚書王翱卒 上又諭賢曰繼翱吏部非富不可

臣按臣之執法者以徇法者多惟徇法故人悅之惟執法故不悅者衆年富當景皇帝時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 景皇帝曰厚怨富誣之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辱富厚竟削籍此時已為主上所知矣及 英宗時戶部缺一則曰非富不可吏部缺一則曰非富不可雖左右之巧譖而終任之不疑非知之素審能不為左右所替乎

之為人剛正簡朴庶靜寡欲遇事敢言不顧利害經理財賦出納有節不動聲色其氣節與才識為一時推重卒謚恭定賢終始薦之成 上知人之美矣

成化二十三年 上不豫 九月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李孜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以附李孜省也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用王恕遂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久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款其在朝故陞之于南京懷恩一日

請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陞去萬安默然 上于宮中得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慙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安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

臣按憲宗之朝萬安以固結后妃而主內閣左道如李孜省僧繼曉者交相傾陷王恕何喬新皆遠之于南京天下亦亟亟矣有一懷恩而又以直道黜鳳陽時事至此亦奈何哉幸我 孝宗召還懷恩俾預政事夫然後孜省誅繼曉逐萬安亦以旁術然遂用王恕復留何喬新累年之數一旦掃而除之如敵寇

天下之人望傾心仕之 何以若是其易哉蓋當其為太子時而邪正之辨既以曉然而復得懷恩以助之聖居清明不勞餘力其真我朝之令主乎

弘治十五年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各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食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憎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

臣按軍屬不優恤者有法私役官軍者有法蓋大明

律所載也夫身既為軍則運糧京樞固其分也而有縱放歇役記名加等至為罷職則軍亦甚苦矣至於公侯閣監又從而私仗之其何以堪劉大夏以為言而乃有誣大夏以飛語使非孝宗將不疑大夏乎今知內臣之憎忿而大夏之受誣其君臣相信信有非人所能操惑者矣

弘治九年致仕學士尹直奏陛下臨御十年福壽益臻皇太子出閣民生有賴內以采藻致仕還鄉次年朝京太祖贈以御製詩章黃淮家右養病亦嘗赴京朝見宣宗賜遊西苑見諸詩文謹讓聖節萬壽表文一通首述耳

露降于南郊兆于皇妣初娠之日以見天生聖人不偶然也又撰皇太子承華箴一篇用致頌美愛顧之意上曰尹直被劾致仕年久乃爾違例投進表文顯是獻諂希恩不免所奏

臣按大臣以禮進退當有凜凜風節即退而在野而所重固不可屈也尹直妄意起用諛詞上進乃援宋黃淮以自方而望孝宗如太祖宣宗之禮遇使不斥逐則士風敗壞天下且靡靡不可救矣孝宗以彼劾獻諂為言令人讀之不勝汗泚豈知宋濂以致仕去黃淮以養病去非被劾也况其入也皆

天子之所春注而又無妄意之私此君臣所以兩成其美也迺尹直既以被劾義無入朝之理而表文獻諛殊乏大臣之節蓋胸中底蘊已為孝宗所洞燭噫大學士尚有此豈不可鄙之甚哉

弘治十六年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通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唯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字才可大用上不答劉學士再言之上亦不答當時

已服上之知人云

臣按孝宗能用劉健是知健之為人也而又知健所薦之非人是知字之為人也旌別淑慝毫髮不爽且其言曰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夫所薦者多或不無無匪人雜于其間而一人且不當矣何有于衆昔人有疏三四十人皆名士者健已不能無媿矣今止於一人孝宗不徒曰不愜朕意而曰甚不愜朕意始言之不谷再言之不谷終不以健之賢而誤用字之不賢甚為當時之飲服也宜矣後乎諂附劉瑾貽害縉紳孝宗之鑑遠矣哉

靖七年秋八月大學士楊一清以人言求去自陳與張璁黃瑄有隙嫌忌之地不宜久處上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天付託必資老成賢碩以為夾輔朕所倚卿不但為已實為天下耳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張璁性資雖敏但強梗不受人言入閣以來專恣自用昨諭內閣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過不能自正焉能正君哉璁盡忠事君博見多識居顧問之科則允稱可惜者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十四年乎故以疾給假上謂李時曰乎敬閣中專映卿不與爭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弗爭第乎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商確卒亦未嘗不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候性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謚號即用十二字何嘗乃至輿禮部爭辨如此時曰乎敬止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拘耳

臣按世宗之於乎敬言無不從寵極其至以進士而驟陞學士以七年而驟與機務可謂優禮之隆哉然每告休輒聽其去去而後召召而後去屢進屢退此豈世宗輕于進退哉蓋其專恣之非執拘之性恃寵伐能之態已灼見之素矣蓋以不如是不足以折其好剛使氣而養成輔弼之大器耳然於楊一清

則隙於桂萼則不相能與禮部議不合則爭世宗纖悉皆知且云推公讓賢謙已容衆是謂竭誠今却如此良可嘆哉夫學博則愛才高則愛勇于任事則愛而恃寵惜之伐能惜之執拘惜之詩云園有樹檀其下惟蘄言愛能知其惡也世宗有焉後王安石專恣執拘十倍乎敬而神宗亦英明之主也迺終身信任卒釀熙豐之禍四視世宗奚啻霄壤哉

嘉靖十四年秋七月御史曹鼎璘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羅賢戶部左侍郎張雲刑部左侍郎陳震工部右侍郎甘為霖大理寺卿王純國子監祭酒吳惠南京太常寺卿洗光并肅巡撫趙載各不職狀詔吏部東公覆議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留用上覽之不悅召大學士李時諭之曰年來言路不開外廷咸歸罪張乎敬殊不知科道官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此疏亦私意一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材上曰人材固當愛惜頃有分辦安得盡舉所劾而棄舉之且劉龍何如人也時曰誠篤上曰弟邊鉅耳南京參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事府羅賢何如時曰無過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覺老宜令致仕羅賢湏令自陳以全體貌上天問王純何如時曰清介弟過執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昔任湖廣朕自

藩邸知之蓋亦何塘趙求之流留之無用時曰恐公議未
允上曰如此則外調之上復諭及張雲謂誠慤其為
霖謂有材趙戴言無過上曰此三人悉留用之又云吳
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此可調南京翰林中
用之翌日遂詔璋等致仕

臣按天下官負科道得以舉劾之吏部得以殿最之
而所以參酌可否者閣臣也主持去就使歸於各當
者則必明天子之預知也魯紳戴銳論劾諸臣蓋以
為不可用而吏部覆議則又盡以為可留執從而主
持哉故世宗謂其皆私也龍具選鈍之質可以為
詹事掌故而不可以作南京詹事無華國之文可
以為南京翰林而不可以作址雅祭酒其調之者宜
也雲等三人之留用賢等三人之致仕皆因材無陟
不棄毫髮天下服世宗之知人則科道之効有自
矣矣彼吏部之依阿棄舉不有愧乎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大學士徐階以內閣缺人請補上
令廷推階曰知臣莫若君上曰君知人惟堯舜與我
太祖耳若滿者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相必君擇古之正
理臣後世宮生之主不知人耳階曰堯用四凶後加放殛
太祖用胡惟庸後乃以罪誅皇上始知滿之才而用之

後因聽其子會縱而斥遣之皆無損于明上曰卿言四
凶惟庸之類非堯與太祖不知由彼不終慎也堯為聖
帝太祖何事不知然且如此況後世宮生內長能無誤
事耶堯乃放縱其子誤國戕民非但聽之而已也

臣按堯舜之世不能無四凶太祖之世不能無惟
庸然四凶惟庸終不能為害者以其能知之也故當
惡之未露非不可逆料也而聖王不逆及惡之既彰
非不可姑息也而聖王必斥又何足為聖王累哉嚴
嵩父子濟惡賄囑內侍探偵聖情蒙蔽之罪上通
天較之四凶惟庸尤隱而難見矣世廟英明果斷
一朝殲滅而猶恐後世有踵其惡者乃以宮生誤事
為訓其戒深矣然則為父者可蹈嵩之覆轍乎而
君不幸有此當以處嵩者處之斯可耳

皇明絕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九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啟

姦雄竊國之術

忠國公石亨貪慾日甚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廝養勢焰熾灼而石恬不知戒聽警目童先妖書之惑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乃與其黨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虎在彼異日命虎掛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破是年春虜寇延綏命亨帥禦之童大贊亨成前謀亨款各處都司除代後方舉事已而

皇明絕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九卷

無功定遠侯石虎事發罪連于亨上念其功累有之罷其兵權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不軌之謀於是下獄死童先皆坐死

按李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神人共怒當時若以石虎鎮大同誠為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辯之於蚤除此大患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我祖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也

臣按石亨輩非為社稷計不遇番寵榮已耳况奪門

之功豈可示後英宗當加之以懋賞而不當與之以兵權使童先之謀成石虎之罪隱則款一旦除之蓋未易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若亨者其可繼哉

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曹欽作亂吉祥嘗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結以恩義收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近駕俱陞峻秩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仍為吉祥所庇後吉祥輒懷異志令欽集所恩義者謀為不軌約七月初二日擁兵入宮為亂吉祥居禁中為內應幸謀洩孫錦等潛報于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

皇明絕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九卷

未指揮遠果分布諸惡待開門擁入時奉朝衣持刀砍賢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圍欽等皆具家盡殺之

臣按石亨曹吉祥挾迎駕奪門功亨恃寵吉祥欽內外相應蓋真危哉然亨之謀待乎邊其計猶緩吉祥之謀在於朝其計尤深卒之謀已先露故通官遂滅不然將不勝其禍矣要之亨與吉祥皆掌兵權是以亨得以易置邊將吉祥得以恩結達官此可為萬世鑒也

皇明絕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十九卷終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以下論姦臣

吳元年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昺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群雄既平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劉基基言於上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領之昺不自安乃使僉翼嚴等伺察基陰事及司天臺災翼嚴因為書言基上切責翼嚴斬之因治其黨盡得與昺通謀狀既而昺陰書中督馮勝等鞠之獲實昺伏誅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卷

臣按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此二世之惑也故深拱禁中但以聲聞之言趙高得以殺之我祖勵精而治豈二世者流而當時帷幄之臣若劉基等又豈李斯之比彼張昺者曾不仰思我祖又不俯思劉基乃欲群雄既平宜及時為樂是真以趙高自處矣使其覺悟退休林泉猶可保其首領復用翼嚴伺察基過其謀盡露黨與悉除噫堯代之共工魯邦之正邪可容於聖主察相之朝哉

洪武三年揚憲美澄儀有才辨為人深刻妬忌喜人佞已徇利者多出其門下稍有拂意者輒以計中傷之初上

然以憲為丞相劉基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後以右丞遷左丞事恣日甚以御史劉炳為鷹犬基發憲奸狀遂與炳皆伏誅

臣按宰相之所難者非才也器也故秦哲稱大臣以休休有容而孟子喜樂正子獨以好善蓋器能已舍故群英樂就而群策畢舉若器不足而才獨勝焉則逞其才以為惡惡亦何所不至哉楊憲深刻而妬忌佞已者悅拂意者去詭譎之士親而直諫之士遠趨之植貨縱之專恣其為亂政妨賢者奸狀一發罪不可逭才足恃乎嘗觀基之精察洞徹終始與于庶無異特子房智足以善其謀故人不之怨而基則直而能以隱其惡故卒死于言噫當時作相何踰于基而基每引疾求退卒使相業無聞也詎不惜哉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總中書政事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有病已者輒匿不以聞四方奔競者群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上惟庸忌焉達有閹者福壽惟庸因誘為已用與以畧達乃為福壽所發 上嘗卜相于劉基基曰此小憤將憤輒而破犁矣惟庸知之恨基及基病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後詎言所居井

湧醴泉激上往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出奇衝
蹕勒馬氣方勃古駭不能達意左右搥捶亂下猶尚指賊
臣第弗為痛縮止方悟登城跳察則見彼弟內裏甲伏
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地罪人一一就縛并其
黨御史陳寧及都督李王等皆伏誅群臣并請誅李善長
陸仲亨上曰吾初起兵時為吾腹心股肱吾不忍之
其勿問

臣按楊憲專權恣肆既已敗矣為惟庸者獨不可鑒
覆轍手過思武臣如徐達元勳也謀臣如劉基智士
也達與基以計除之則餘無可慮而天下可以拱手
得矣誘福壽為已用而用喙筆以殺基其姦計不已
成乎然天意調護而雲奇洩機屏帷之甲一跳可鑒
而伏誅之罪蓋不旋踵矣噫惟庸小憤憤輟破軍彼
之肺肝洞為基所預料基其有先見乎

正統四年福建僉事廖謨杖殺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
士奇欲坐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匿
謨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皆有私意償命
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級于是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
聽之自是振漸操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樞矣

薛應旂曰按自古小人竊柄必觀上行事偶以一

中其肯啓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故智也

臣按真德秀以趙高本閹人不列於內臣之篇而叙
于姦臣之中者以其姦凶桀黠不可以關人視之今
王振之與趙高何異廖謨之事士奇因公致死之議
當矣迺振則皆以同鄉為言而以償命過重因公過
輕似有折衷之意此議一定則內閣皆不得及其公
而天子亦必以為當則侵權之漸階于此矣

正統五年春二月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命侍讀學士苗
衷馬愉侍講曹瑄並入內閣參預機務先是王振謂楊士
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
皇朝魏武編卷之十
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
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堪任者以報聖恩耳振
喜翌日即薦曹瑄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
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
已乎一日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
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臣按真德秀之尤者知同類不足以取重必於新進有
德望者薦之朝廷以為心腹王莽專事孔光引光壻
甄邯為侍即蓋以孔光之為名儒也起明堂辟雍為
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者皆詣公車蓋

以賢才之為屬望也豈真尊名儒羅賢才哉似此以要譽于天下耳王振知三楊之老不足倚重而薦曹鼐等四人亦真有以助已也楊榮後進堪任之言一不拂王振之意一猶在吾黨之中善哉其言之也不然擅專如振而一旦以匪人入閣竟亦無可奈何哉

正統八年初張太后與閣國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三楊處分數年政治清明自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惟楊溥一人當時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據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

皆儉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禧等又宣言于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禮有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金銀幣帛進見後遂以為常初惟府部寺院大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一時以庶者為拙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矣

澤一人毫無所忌新進入閣者皆吾所薦舉益無忌矣大臣之不附已者去附已者留則無所為而無不如意矣釀成大禍為社稷害真可畏哉

正統十四年秋八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兵失利王振怒皆令掠陣諸臣不敢言惟欽天監正彭德留不從王振怒皆令掠陣諸臣不敢言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誰就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故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

詈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詔立皇長子御名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百官奏請族誅王振交章劾其擅權誤國之罪都御史陳鑑奉令旨藉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衆共唾罵之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欲退還宮兵部尚書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商

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臣按王振始薦曹鼐等欲要名也真其不敵已也既而議廢事欲專權也真其可動君大終而立功釐川以兵柄攬之於已最後勸征也先夫亦以為猶之麓川耳不意師敗土木上北征誤國亡君通天之

罪尚忍言哉絕其黨焉其姪又斬其族屬之少長又何足贖也吁趙高劫二世而子嬰殺趙高王振誤正統而景泰族王振姦臣取一時之快而忘一姓之誅使其四思於此則保身以保族豈不為得計哉凡為姦宦者當合趙高王振之顛末觀之庶可自飲矣

景泰四年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其貪縱奸邪實跡乞治其罪詔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乃令致仕人益鄙之

李賢白何文淵守溫州時燕靜塞愆一郡大治召為

刑部侍郎有婢金者却之好事者為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人亦未知其微也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薦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于擢用人材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臺諫公論皆不能容雖百計罔位而攻之者益衆指其姦邪薄其情狀終于斥去然則初之薦于作郡者乃其干進之計也及立身一敗雖有喬新為之子不能蓋其愆矣可不畏哉

景泰七年上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飲祭酒徐有貞以門生揚宜為謙內姻託為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

于上上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姦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遂卿謙矣有貞後謀奪門英宗復位竟致謙于死耳等徒諸有貞毀謗朝政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當斬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為民

廖道南曰予觀吳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曆律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既姦回屠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臣按有貞之姦邪景皇帝則知其壞人心術英宗則謂其與李賢不同不使與有貞同謫二聖之見如出一轍彼但恨謙之不與祭酒而不知出于景皇帝之明監計雖能殺之謙而精忠則表于後有貞為石亨所譖發金齒為民故臣以為亦從輕典矣廼後赦之而歸謂之何哉噫幸後世有公論在也

嘉靖十三年六月武定侯郭勛請假總兵等官養肫地土先時已奉旨退還至是請仍給之大同巡撫樊繼祖言不當復與上從之十一月勛以張永故有憾楊一清乃

京師則京師受其害水陸舟車騷擾天下則天下受其害納總兵內臣之賄則秦復秦燕地土秦復各處鎮守軍運軍班軍之利則折賣官船而償其貸扣除行糧而餓其軍真楊爵所謂大惠大嘉也至張延齡之惡與之為黨揚一清之忠肆其誣陷世宗待之亦從其厚且恕矣而且有何必賜勅之語無君悖逆莫此為甚則其死于獄而未明正於西市猶云幸哉嚴世蕃大學士嚴嵩子上令嵩票本嵩乃令世蕃票旨機密事盡洩于外遙執吏部權通賂者陞以美官吏部拱手而聽科道有劾之者潛行降調勢如虎狼毒若蛇蝎國體人心大敵極壞先是蒙蔽已其後上頗聞漸以疎嵩凡軍國大計悉諮之徐階而嵩父子不及焉嘉靖四十一羊御史鄒應龍劾之天畧言世蕃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尤甚不才士夫競為媚奉世蕃遭毋喪上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鵠代為扶觀世蕃乃擁侍姬妾屢舞高歌乞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為人臣凶橫不忠孝者之戒疏入稱旨下世蕃等于法司擬罪發烟瘴衛允軍鵠鴻羅文等迢遠衛允軍年錮于獄令藉其家臣按國朝任子多矣然未有父之權盡屬於子者嵩

之奸偽已不容誅矣而世蕃之惡尤浮於萬九官職之隆遷軍功之紀錄一以賂之重輕為左右科道悉出其門銓曹皆為之黨一時混濁公論甚混合意者立致通顯不合意者立加戮辱當時夏言丁汝璈曾銑楊繼盛之斬皆其謀也人心憤憤恨不食其肉而敬其血幸而世宗覺悟能用應龍之言即發配烟瘴亦已晚矣噫任子之賢者固有而憑藉聲勢者十常八九朝廷念其先世勲勞當別有以處之母使柄政而遺害于天下併其勲勞而斬斬也

趙文華嚴嵩鷹犬也拜嵩為義父表裏為姦令為通政使

皇朝紀事本末

十一

凡疏到必將副本先送於嵩嵩因得以規避藏匿嘉靖三十四年嵩言宜遣大臣往祭海神即令察視倭情文華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者即立催仆有司無不望風震懼奔走公私財賄盡入其室江南為之一空至於牽掣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張經遣參將盧繼等水陸擊之賊大潰斬首一千八百有奇文華誣構欲奪經之位與胡宗憲力排之効其是巽失機殃民玩寇詔歸本衛械繫來京問經上疏自理不報竟論死至十一月斬于市應天巡撫曹邦輔將勦賊許野蘭倭寇文華欲捷其功比奏則邦輔已先奏捷文華大

怒乃以陶宅寇患季罪邦輔參之兵科給事中張拭劾文華欺罔奏報二十五年自江南旋凌侮公卿無敢抗者吏部尚書李默獨以盛氣折之惡默滋甚文華摘選入策內有漢武唐憲以任用匪人取敗等語指為謗訕奏之上大怒下默鎮撫司拷訊刑部坐以比于罵父律絞五月寇屢至因上詰責懼誅嵩知上覺文華欺罔乃令文華請假視師八月上聞其賂貨殃民要功債事之詳又因正朝門棲責成甚急文華無應卒才乃罷工部尚書九月革職為民上以江南不法罪狀示嵩且諭勿以弟子掛念中外鼓舞稱快

皇朝紀事本末

十一

臣按自倭夷侵擾張經嘉興之捷為第一功曹邦輔許聖之捷為第二功是時倭殺御史知縣指揮參將不計其數幸有經與邦輔設方畧以殲滅之文華劾經殃民玩寇邦輔遣患陶宅惟欲據功委罪而不思欺君賊天至於李默之博雅氣節與嵩為異同文華乃以策自動上而獄之卒之經殺於市邦輔繫於獄而默亦不得其死臺省之官未聞有合疏以救之而獨一張拭不亦孤哉幸賴聖明洞燭其奸毅然去之止于削職為民亦云幸矣

以下論諫臣

洪武十六年夏六月 上諭廷臣曰諛人之能害國猶穠
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穠莠善治國者必去諛邪
穠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諛人始言似忠
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諛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
君知其然則當力去之不然根抵日深為害不淺矣

臣按諛人與利口均能覆國而諛人為尤甚蓋利口
者不過取便於口其機淺而其情易露自非昏庸之
主鮮有不覺之者若諛人智足以伺人主之動靜而
言足以飾時政之乖危正人不勝而亂亡遂生然其
成也在慎乎始要哉我祖之訓乎穠莠始生似真
諛人始言似忠夫當萌芽之初苗之真者猶穠莠言
之忠者猶穠邪人君一不辨則亂真者難除似忠者
難去昔蘇軾曰小人為總于其君必以漸入其始也
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既
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人主誠能服我祖力去之
言于始言之時嚴以遠之拔而屏之則彼諛人者又
何所容乎

洪武十七年夏四月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
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諛言
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謗言則聰日聰而諛人自

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
難自古為然惟不為眩惑則諛佞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
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
故廣開言路以求乎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
實亦不之罪惟諛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臣按免弊之世不能無諛人難乎其為諛人桀紂之
世不能無正人難乎其為正人顧人主信之何如耳
規諫之言惟正人不忌惟明君不諱故廣開言路而
正人日以規諫進若諛人之言近于忠愛苟真以忠
愛視之鮮不以諛人為正人矣故惟不為之眩惑而
諛人自退然正人指總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
如鳥之雌雄誰復能辨必擇公誠以為之諫議俾之
彈劾諛諛則諛諛之心攝服又安敢肆其諛乎
宣德元年春二月 上問黃淮何在楊榮對以淮素病瘵
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淮素好短
殺人是以諛言及此

陳建曰三朝聖諭記嘗紀淮毀胡廣楊士奇于成祖
然則淮好訾同列事固有之耶嘗怪 仁宗初繩愆
糾繆而書之賜與詰辨二語之增獨淮皆不與豈亦
所謂反爾之報為三楊諸公所短與以此觀之當時

內閣諸臣似亦未盡協恭和衷之義云

臣按蘇公之遭謫則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巷伯之傷謔則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夫巷伯卑而在下猶曰不相知也至暴公於蘇公情若仲伯器若瓊琥正宜協恭和衷師師相讓而乃為此反覆之狀罪有所歸矣三楊之於黃淮要皆三朝信任之臣奚帝藉暴已也淮乃短之于上前而榮亦以病療染人毀之出爾天爾不與宅髮其與巷伯女遷之雅若合符節吁諛人乃所以自諛而無病終歸于告病說口器也又何利于已哉

正德三年秋八月 劉大夏先時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于上者太監竇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 先帝意非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過失劉字與大夏有怨乃言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之于瑾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逮繫大夏至京下錦衣衛獄將生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反何名為激變于是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滸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字謀之謂大夏輕議夷人還從發肅州衛求遠克軍大夏即

領驛車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大夏生還者

臣按姦豎欲害忠良此亦世所有者何足過責顧在朝同僚正宜扶持忠良忘其私怨則姦豎亦何能為之有彼劉瑾之變惡較王振汪直尤甚劉字既讚之而焦芳又譖之誣以數萬家貲誣以土官激變則忠良受繫何所控訴幸而竇瑾明之于先王鏊屠滸救之于後僅得編管肅州吁瑾之罪不可贖而字與芳更浮于瑾矣魯不聞大夏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啻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安得有數

萬金家世與激變事耶姦臣可畏蓋如此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一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裁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以下論佞幸之臣

洪武十六年冬十二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濟洛陽人初為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為者又為榜戒其僚屬奉請揭于文華殿以示眾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款張之致廷豈人臣禮耶濟

皇明繩武編

卷二十一

上

謝未幾又立薄限僚屬寅入戌出上聞而切責曰開之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朝自寅暮盡戌然則奉父母會妻孥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四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四賂以獄中死四代而脫之為獄官所發上詔濟諭之濟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于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并希哲等誅之濟陰毒狡險外事使說嘗罷朝上詔與論政事無所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臣按小人之性以為上迎合於君而君心既得則天下惟我所制何能為焉而不知此可以愚昏庸之主

不可以誑聖明之君也開濟傲視同寮而復中之以法賄通死獄而且扼殺獄官罪之昭著何可肆赦而且平日一無建明惟事諛諂自稱真聖人真聖人之外無善狀可名我祖深惡其諂佞置之法而誅之則心術奸邪已為洞燭豈得以身為大臣而曲宥之哉

永樂六年福建巡按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瑞上賜勅切責之蘇州楊州二府言檜花為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為灾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為瑞者已切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為瑞是小人之

皇明繩武編

卷二十一

上

務說說也可惡之甚遂降書切責之

臣按春秋言灾異不言祥瑞蓋欲人君知所警戒也故正人在朝則灾異日陳于前而諛臣在位則祥瑞日形于奏世之為蕭望之李沆者不常有而諛臣則接踵矣此惟明君為能辨之成祖謂水澇不以聞而栢檜生花乃以為瑞切責見于勅書爾書可以警戒諛臣矣臣則以為府官言之可恕也布按言之可宥也乃趙昇者位為巡按御史而亦奏之非所謂皇父小人之尤與而但止於切責其亦幸而從輕典矣

永樂十一年為禮部尚書時正旦日食百官行朝賀

震以口食與朝賀之時前後不相妨侍郎儀智以為終是
同日免賀為當五月曹縣獻駒虞震稱上瑞請率群臣表
賀上曰兩賜時若百穀豐登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駒虞
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
民汝能効李沆為人則善矣震退上曰震可謂不學無
術者也十二年十一月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
至日率臣上表賀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
大全書成欲上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所損益其已
之十四年四月周訥請封禪呂震亦上請上曰聖經未
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上

三

宗爾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微之愛君矣

臣按正直之臣不但以變政儆戒其君即植祥疊見
亦褒美之中寓箴規之意故能成就君德為萬世主
正且日食此豈朝賀之時而駒虞麒麟亦非上瑞之
象故十月日食詩人以為亦孔之醜而周室以公子
為麟以諸侯為駒虞蓋以人中之麟人中之駒虞言
之而匪重乎物也呂震為禮部長正當以道事君者
胡乃欲朝賀於日食又欲上表稱賀駒虞麒麟耶
成祖三請而三拒之固足以折佞倖之心矣至于封
禪之請又曰爾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微之愛

君其言尤為痛斥何震之不自覺悟也噫不有 成
祖幾何而不為其所惑哉

永樂二十二年黜太常少卿周訥為交趾所屬知府訥永
樂中為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仁宗初
立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遠方不可以玷朝班遂有
是命

臣按巡狩之典柴望祭告未有所謂封禪也秦皇漢
武為之遂貽譏後世後世諛佞之臣每以此逢其君
彼周訥者請効石紀功而呂震亦言宜如納請 成
祖以唐太宗魏徵之事關之可謂深切著明矣乃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四

三

仁宗初立直目訥為諛佞遠置于交趾孔子曰遠佞
人蓋佞人不遠則壞中國士風其真善體 成祖之
意而深得孔子之戒矣

宣德六年冬十月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
禮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
稍為禁戢自是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
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為遲執繫儀衛司獄次
日始釋昔王府自前過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象息
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
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諂

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謠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臣按為王重則辱及守土者不究為臣重則罪在王府者必詢我宣宗英明果斷知其為謠邪所惑是以聽李驥之言而勤伊王之諭既成以守祖之法而又治長史等罪則王將悚然畏懼而驥亦可以臨民諛邪小人自無所容于時矣此宣宗所以為能灼見而抑橫恣扶統體與

成化四年秋八月天順間宮人黃氏初侍上于東宮及上即位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又貴以妃貴校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權隆赫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除使婢僕往來于家朝士希進者群趨通門劉吉亦附之彭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通者慧星復見災異尤甚皆臣等不職所致乞賜罷免上曰朕自修省所辭不允六科給事中又言陰盛陽微之證外間傳聞中宮有參貳之者姚安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杜席雖微而惡寒甚矣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之衆多哉上

曰所言有理朕自處置

臣按嫡妾之分尊卑殊絕而傳體之重子孫所關以萬貫妃而奪中宮則倒置甚矣其父與兄授以要職使如姚安之言又如六科之疏而無佞臣以為之緣則嗣孕豈不廣哉奈之何萬通之寵幸無比而萬安劉吉之佞人又從而附之以致上而慧掃下而地震皆由安吉鞏固結於中誣罔于上也可勝誅哉成化十七年冬十一月太監汪直都御史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書陳鉞謂宜如所請會宣府泰統泰虜款出沒上以邊務方殷不許後汪直有罪罷削王鉞陳鉞

外至是公論快之

臣按王越以都御史而跪奄人陳鉞以兵部尚書而欲從汪直之請逞其諛諂交結朋比而項忠馬文昇強珍張銳皆罹其害及直既得罪削爵為民然則當時之諛諂安足用哉噫直之正法固由御史徐鏞之奏疏然實起于阿丑兩鉞之誣語鏞固足重而阿丑亦足錄矣

正德十二年秋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游獵遂將江彬等導之也先是彬與遠將許恭劉暉等皆有

寵於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上在豹房同卧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冬十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自古信用姦邪未有不為所禍者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姦陰之志自緣進用以後事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益惑聖者蓋已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又過大同以致引虜深入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任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輒背議者曰容一江彬則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入不省後武宗崩世宗嗣皇帝位懋旨誅江彬籍其家黃金七十櫃銀二

二百櫃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盤四百餘珠玉珍寶不可勝紀隱匿奉本數百件

臣按董賢為哀帝所幸入御左右其選物上第俱屬于賢及哀帝崩太后冊免賢賢即日自殺和士開為北齊王所幸極諸鄙褻以夜繼晝賞賜不可勝紀而卒以此亡齊武宗于江彬賜姓朱氏一同起居而狎近殊甚何異董賢和士開哉然董賢止於巧媚以自固已耳和士開止于極意以為樂已耳豈若江彬導出居庸過大同以招引虜寇哉幸而世宗入繼皇太后藉沒其家金銀珍寶不減賢與士開而隱匿

奏本數百件是真桑維也罪又過矣使非宗社有故幾何而不傾我宗社耶

嘉靖九年秋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通者災異頻仍聖心隱惻勅群臣各陳所見奈下詔求言已涉旬月而大小臣工類以浮詞而諛君父乃至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上蓋往者緣實官以河清受寶維以都御史汪鋐進言其露矣今則副都御史徐讚及訓導范仲斌文進瑞參矣指揮張楫又進嘉禾矣汪鋐楊東文進蓮花矣禮部再請稱籙如范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鋐徐讚楊東等官居八座總與三禮乃亦時義微利開上票君此小臣所以撫膺流涕而不容已於言也若不嚴加禁止恐此風漸長正氣消輒大非國家之福以後敢有依託符瑞巧設諛詞榮惑聖德者即加誅誣庶可化佞為忠矣疏入有旨詰責時春引咎

臣按君心矯誣多起於祥瑞之說而君好祥瑞恒由於諛佞之臣故明君不道祥瑞而忠臣必進災異况災異祥瑞不可同論而求言受賀又豈容一時並舉時而十月日食河南飢荒正可憂之時也使益花其露瑞麥嘉禾何足慶賀而乃輒行進獻訓導知縣之諛佞尤望大臣救正之也而都御史如汪鋐禮部尚

書如李時者亦倡為此議何哉噫錄本諛佞小人宜其有此而時亦當時所稱賢相胡為亦與錄同也自時春之疏一出則忠佞不有辨乎

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汪錄卒謚榮和錄婺源人初以才畧見稱折節取聲譽善窺時好為取舍自僉事至布政悉任廣東故因方獻夫霍輶以納交張璁桂萼自登極罷四方獻祥瑞錄在南轡首進并露諸臣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卷末以為上孝感應無何遂擢內臺堂錄衡大被寵任錄有幹局多所建論教汰去不稱任者朝廷肅然然性傾佞以智陰陽人主外示強直而內以輕媚取寵當其蒙幸恩遇臺諫諸臣起而攻之者亡慮數十人或見謫謫有杖死者而錄每遺論列輒強辯自白指其人為報復及後上亦頗厭之語輔臣曰汪錄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為有無也費采李時以上意諷錄錄不得已乃自陳致仕賜還

臣按小人之務悅其君者必先結其君之所親信及其既得君心也則詭隨諂媚無所不至汪錄知璁璁之體合而又知獻諂與璁璁合極意迎合交左先以其露嘗君後以銓選勸君外有強聒名而滿朝為之揚譽矣夫然後奸邪之術出焉

卒之不為臺諫所容謫謫廷杖而輒誣其為報復上知其邪佞詭隨令其自陳乃始有去意豈但張湯之故智而實亦王莽之流亞歟不有世宗之覺悟則辯言亂政吾不知其何如也沒也謚為榮和夫榮則榮矣和何有焉

以下論聚歛之臣

洪武十九年春三月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禮財之官惟事剝削蠹蝕窮蹙錄之利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未使游惰者皆盡力南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歛以傷國體

臣按生財之道惟在富民不在富國為君者勿用聚歛之臣躬履節以為天下倡而又省徭役驅游惰則民富而國亦富我祖征伐四方而府帑未嘗不積休息萬民而田野未嘗不盈用此道也乃及繼世侈然自大剝削蠹蝕惟恐大司農無桑弘羊楊炎者以佐國家之急然民日窮迫朝廷一歲所入不足以當一歲所出蓋至于今極矣請於聖諭譯之則區其

有不富者哉

宣德三年夏六月 上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臣者今之貪者孰為甚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驚肅百寮憲長如此則諸寮皆儆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中誰可掌憲士奇曰顧佐庶公有威榮曰佐嘗為京兆尹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彼劉觀者成何人哉七月命治劉觀罪十月逮觀至命左右以御史彈章示之得白金千餘兩觀不能隱所犯皆枉法贓千律應斬命下錦衣衛四年七月 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宥觀死併其子輻俱充軍

宣德三年夏六月

十一

臣按郡邑之貪御史縱之御史之貪憲長倡之劉觀當清明之世而受枉法之贓榮言之士奇又言之宣宗除惡務本而置之法所以儆有位者深矣因觀之貪而得佐之廉黜陟皆得其人所以治道為最隆歟然至論斬之時猶以刑不上大夫而宥其死則國憲仁心兩得之矣

宣德五年秋九月嚴暄初為南京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賕賂左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右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貪濫無耻者十餘人而暄為之首俱謫於遼東各衛暄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詞脅取財物 上命三法司

鞠之奏暄所犯應死 上命戮於市

臣按憲長劉觀既貪矣烏能不啟御史之貪也然憲長之中有顧佐則劉觀無所逃罪而觀之黨如暄者亦得伏誅御史之中有劉弘道則嚴暄無所逃罪而暄之長如觀者亦所不免一時清明氣象可想矣近有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婪而御史錢一本者劾奏亦聞此風而起者歟彼有以同院而短之者蓋不知尊朝廷者也

成化七年十二月左都李賓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李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賊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其有復事科罰者宜治其罪使無復為下民之害從之

臣按陸贄有養人資國之說世誠不可不知也何也以養人為心者是為循吏固皆與民休息而以資國為心者亦未嘗取足於索賕之外迺今有司動輒科罰而上司亦復動取無礙官銀是上下交征利也民

罰而上司亦復動取無礙官銀是上下交征利也民

安得不窮盜安得不起使為撫按者先以公廉蒞治
不交結京官不私候鄉宦夫然後可以禁有司之科
罰不然有司慮無以奉上官而科罰無章民不堪命
矣臣見今之世往往科罰太甚有賣妻鬻子以免刑
罰者然其弊已久民亦不以為非請因李賓之疏而
重勅撫按肅清此弊庶為正本清源乎

洪武十五年廬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
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起釁帝王之
大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

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用
兵爭利擾擾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
可聽也

臣按王德亨之言不惟啓人君聚歛之謀抑且導之
以干戈之釁使貪財好大之主鮮有不為所惑者我
祖以高賈陋之以邊釁拒之所以倡蕪清之風而貽
寧靜之福者不既大哉不然言利之徒紛紛競進而
邊境亦擾擾不休矣

洪武十五年廣平府吏王允通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
時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

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朕聞治
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
得其利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利源塞而必損于
民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貲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
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遂杖之
流於海外

臣按利不在官則在民專之則病民公之則益民鐵
冶之設無非為軍需耳今已足用而復欲置爐冶鐵
民則何辜若從其請則豈徒害民而且生釁我祖
灼之既審而流于海外惟恐此等貪臣復為中國害

復蠱毒于子孫耳漢文學曰文帝之時無益鐵之利
而民富今有之而民困梅李多實者則未年衰新穀
太熟者則舊穀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况人事乎
我祖聽鐵冶之利于民而不開孔為民罪梯民之
受賜顧不大哉

皇明續武編續大學衍義二十一卷終

皇明繩武編續大學衍義二十二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臣 吳瑞

格物致知之要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太祖戊戌年春三月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四九
重者從輕輕者原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四今年又從末
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
人而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
用之太過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
我正當撫綏之况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
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
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
也

臣按治獄之法無論寬厚而過於苛刻者豈徒傷物
抑亦此心有所不忍人每言我 祖懲元以縱弛夫
天下立法甚嚴不以假借臣竊謂諸書見當時仕者
黷貨害民民不堪命故一罹於法即所不赦至於民
間過犯輒用輕典而盡法之諭屢屢為提刑者戒之
是又未嘗不寬厚也噫法盡於吏之無良則不可以
而法輕於民之過誤則不可以言縱弛使左

右言法從未減則人不懼法其殆未知我 祖之

意乎

吳元年夏六月 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
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辟之婦草萊者施鑄不謹必傷良田
穰穰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
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大能焚溺人狎
之則必傷逮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
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
二字用刑之本也

臣按欽恤哉見於舜典故罪如四凶止於沉寘
周而小司寇有八議司刺又有三宥三赦之說欽恤
之意上配有虞是以成康之世刑措不用我 祖以
此為用刑之本其真善法虞周矣蓋嘗始誦草莽之
喻知其戒刑官者深又誦水火之言知其戒小民者
切夫水之溺火之焚人有狎者則溺於水焚于火矧
囹圄桎梏妻膏水火犯之者其能免乎司刑者當存
欽恤之心以施鑄而論法以善類比良田止于草
之婦草萊之繩而不濫如撫楚則枉者得伸而天下
無冤獄矣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以周慎為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至于無辜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宜體之

臣按民協于中舜之功也而舜則以為皋陶之功不犯于有司皋陶之德也而皋陶則以為舜之德蓋至于協中至于不犯真無刑矣真無不辜之可殺矣此何從而致哉蓋君臣之間終于褒美始于微惕其無刑也則由明刑始其不犯也則由宥過無大刑故也

皇明律疏卷之三

三

小始我 崔有明決遣毋使淹滯而雜犯死罪計

杖贖凡奸吏可以資出入者咸痛革之 御製六誥

三篇頒示天下俾愚民易曉其與虞舜恤刑之心一

轍矣觀其言有曰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繁

中之沙鑿忝禾中之稂莠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

可見繩者其無赦者也而民則從輕典是以民心允

戴 皇上誦 祖訓而法有虞則民命有不全者即

洪武四年夏五月 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

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

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眾鈎索下情而巧

偽必滋夫石之罔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頭抽脅之刑更之誅而罔圍城市天下怨叛今施重刑而又委之以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緩刑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臣按吏之察者法必重吏之仁者法必輕益心與法相為表裏者也陳寧以法重吏察為言是道焉以商韓矣說者曰惟明克允此帝舜之言也所謂明者非察之謂乎所謂允者非民之信乎是則察吏者古

皇明律疏卷之三

四

貴之矣豈知輕重大小之等非明則不辨安得而

明殘傷刻薄之施惟察則妄行又烏得而任察後世

不知皋陶之明而惟恃有商韓之察所以不見刑措

之治而惟見有赤渭之慘宜民之悲憾而然嗟也噫

古以得情為明而又寧失之不經今以伺察為明而

又文致之以鍛鍊至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則

世之為陳寧者多矣我 祖曰平刑緩獄而天下服

從慈愛之衷超于律令之外矣陳寧得不慚而退

洪武二年 上謂臺官劉基軍濫周禎等曰紀綱法度

治之本所以振綱紀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法上應

天象曲則民不得其安况又深文以為能苛察以
為智若寔成郵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
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
也

臣按我 祖於用刑一事懇懇為言上徵諸天象下
欣以子孫可謂周詳矣而刑官終不能體何哉嘗觀
西之勾園十五星曰貫索曰天獄蓋執法者平則虛
而明訟事繁興則眾星畢尤民命可殘天道不可掩
也少有偏曲豈不上見天象哉矧唐虞五刑各不廢
職皇陶為士師罔 而明矣乃終不如禹稷契益之

皇明憲武編卷之五

五

子孫此以知刑官之無後辜陶且不能免而况齊
周來之屬始而殺人終而自殺又何惑焉至陰德之
說于公與王賀一也然定國終以顯而養乃不執武
族何歟噫人有冤而我脫之使無辜者蒙此是恩及
其身也所以福及其子孫若不究其年矣而文縱淫
人將遺害者無窮矣此于與王之事所以異也

洪武六年春正月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
法罪當死 上曰小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
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
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心不過

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臣按法者法司之責也而溢于法之外者人君之
仁也沮壞鹽法罪當死而我 祖原其貪利之心則
先死而使之輸作資民力而全民命也仁哉我 祖
其仁顧不厚歟後有雜犯皆令輸運則起於此

洪武二十二年冬十二月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曰自今
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雜犯死非皆令輸粟北邊以自
贖方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贖以
行劄三五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皇明憲武編卷之六

六

臣按人之犯死刑最重矣然間有不可赦者殺人
惡是也有可原者則雜犯是也若繫而殺之不問以
可生之路則威固震矣得無思之寡乎我 祖除殺
人十惡外其雜犯者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其獨可
以樹德而且可以實邊樹德之中而實邊之策焉
豈非良法乎然猶恐力不能及者不能輸終歸于
死或二人或三人併而運焉則全其生者而又曲也
其生所全者衆矣宜其子孫萬億綿延而固結也

洪武十六年春正月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
等曰凡論囚原原情不可深入人罪蓋人死至重常存平

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故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臣按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所謂聽者法也所謂原者情也群情皆所當原而父子尤甚父犯法而子救之不失為孝故漢有以緹榮上書而減之者若子犯法而父救之不失為慈然則論其子而赦其父斯不為平恕乎御史并欲論之法則然斗我祖以至親至情論非法外之深仁乎真有得於王制之旨矣

永樂六年冬十一月刑部三法司言大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處決上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科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有一不實則死者卿寬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可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知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辭掩實情者有納于言雖懷實情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不可以刑迫之

臣按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昔唐太宗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已而又

言頃刻三覆奏何暇思慮今宜二日五覆奏故其時天下無死罪者二十九人其天安仁恕如此是以享國幾三百年成祖於法司訊實應處決者復許自陳其審鞠者一日二日以至十日亦不為晚較之大宗更詳有焉至于聽決之法尤得王制之旨有情真而辭巧者有情輕而辭訥者則當詳以聽之如所謂悉其聰明于詞色之間致其忠愛于言意之表者是也誠如是則不惟以辭聽而又以心聽聰明得忠愛而盡矣尚安有冤獄哉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成祖既崩太理寺奏決重囚八宗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放罔俾無辜令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死獄求生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令五府各衙門同三法司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羅織鍛鍊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臣按罪經三法司亦已詳矣而又兼之以五府各衙

門五府各衙門亦已審矣而又會之以三學士何如
是其屑屑哉蓋 仁宗誠知人命至重而又親身革
除所擬往往迎合上意羅織煅煉故也 仁宗隱隱
痛心蓋匪一日矣故于方崩之日不俟改元而即下
此令其云所擬大逆不道皆羅織煅煉非指是哉噫
人君五覆奏而不以為煩法司甘為酷吏而不嫌逐
廣而為五府等又尊而為三學士等大臣既集其間
必有仁恕者為之雪白 仁宗之仁不甚溥哉

洪熙元年禁民告誹謗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都御史劉
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
功如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
駕禍善良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星名於此身家破
滅莫能辨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政治所急者求言
所急者以言為諱况今日尤在知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
今告誹謗者悉勿治

陳建曰誹謗之刑自都御史陳瑛掌院時為盛豈治
世所宜有也 仁宗除之真仁君哉

臣按誹謗之說起於奸諛之陷害忠良也國家有此
未有不覆亡者乃法司復不審而羅織之公平寬厚
之意安在此必革除之際釀成此風其為身家累者

萬萬矣 仁宗目擊其弊以求言為先以下情上達
為德而告誹謗者悉除之所以開言路而福忠良者
詎有涯哉昔厲王使衛巫監謗而周運衰漢文除
誹謗之令而享國長久其與秦以忠諫戮者異矣噫
德意如 仁宗而祚不及文帝惜哉

洪武元年春三月 上諭吏部臣曰刑獄係人生死近者
刑官有以貪賄敗者有以深刻敗者蓋顛倒是非民苦冤
抑天災人譴彼必不免然簡用之者亦豈得辭其咎歟自
今刑官必擇廉明公正謹厚之士無俾憮人得肆枉濫

臣按刑官之失人吏部之不擇也世之君每咎刑官
而不咎吏部豈正李清原之道乎不知有公廉之吏
則必耻於貪賄有謹厚之吏則必耻於深刻有廉謹
分明之吏則必不用貪賄深刻之吏 仁宗命吏部
簡選司刑豈但無辜者得免囹圄而憮人亦不得枉
濫無辜矣

宣德元年夏五月 上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
政篇有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
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
延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
卿等宜夙夜勿忘都御史劉觀等頓首曰臣等敢不祇奉

臣按天地生人惟在好生而殘傷我人者是不知所以生之也是以置之刑戮然法吏往往視民命如輕不論情實而繫以入之使無辜罹禍而人主之仁恩不得下究惟能敬以處之兢兢然于死中而求所以生之求之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然苟有可生之路為彼出焉則不惟上培國脉而且下全生靈立政所云卡我王國此之謂矣昔周忱為南直隸巡撫嘗閱一死獄欲活之使吏抱成案讀之數百次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耳遂出其人嗚呼若悅者其真得宣宗敬慎之意者乎後之為法司者可以

惻然省矣

宣德元年夏五月上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莫敢枉人命今天氣向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臣按大禹下車泣罪太宗觀明堂而禁宮省蓋皆有欽恤之心焉矧時至于夏萬物長大而犯罪者獨

不蒙庇乎古者孟夏出輕繫直縱而不拘者仲夏益其食則寬而加養矣蓋時漸炎熱故法漸假借輕者出之重者按之其區別固攸當也宣宗當五月而存欽恤欲法司量其輕重如月令所云一以平恕為心毋以深刻為得其丁寧告戒至懇切矣

宣德三年春二月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愾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善良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者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重而犯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主故犯法者多未必係于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洧有金贖而四凶之罪止于流竄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殘傷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而禁宮省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臣按舜命皋陶則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而孔子亦曰不教而殺謂之虐後世人主鮮知此意徒

懲刑戮之民而不知教化之本 我宣宗謂犯法之
多必係于教化之至與不至而不係于肉刑之存否
其真得先後之分者矣況古者肉刑雖設而未見有
被肉刑者是必民皆董其德而善其耳後世止用笞
杖五刑而民往往死于法是則以笞杖五刑而代肉
刑又何言縱哉噫文帝太宗為漢唐仁主而秦始皇
隋煬帝參夷之法盜賊之衆亡不旋踵可以鑒矣
天順五年春二月因錦衣衛指揮緝江西戈陽王敗倫事
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頗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為
實今却謂無此以此觀之其餘所緝社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 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辦理賢曰
乞自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辨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遂召法司戒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
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臣按敗倫之事豈惟宗室不可汙耶一介小民不幸
而遭毀亦無以自立于天地間我朝以錦衣衛緝
訪以三法司會問緝訪不實正當多方咨鞠使事不
枉而後刑可議若畏勢避嫌遂成大獄枉人多矣
英宗因戈陽王事而因念天下之人因畏避此輩而
欲為之申辨其曲體下情者乎李賢贊襄左右其亦

為賢矣

弘治六年夏四月太監韋奉傳 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
司錦衣衛見監囚犯笞罪無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
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錦衣衛都指揮朱驥少保于熾婿也天順初坐累謫戍邊
成化初得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尋掌錦衣衛
印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為政不苛時重妖言禁凡
株連波及者悉置不問司衛事二十年善始令終君子稱
其老成得體敦厚不苛云

臣按 孝宗以仁慈在上而又得朱驥為錦衣是以

刑平禁疎而天下人受其賜 昔宣宗當炎熱常出
輕繫接重囚今放告罪減徒流及矜疑未成獄與枷
號已成獄者悉從欽恤較之 宣宗更詳審焉至於
朱驥緝做妖言者凡株連波及悉置不問較之永樂
天順初年法司不啻天淵矣豈 孝宗之仁慈固可
以感之與

嘉靖二年閏四月 上諭司禮監太監張佐等曰朕惟刑
獄重事特加慎重夫何畿甸之內雨雪愆期風霜暴作四
方災異奏報頻仍深思上天所以垂戒之意慮恐刑獄枉
監囚繫久淹以致民心怨怨上天和特命爾同三法司

亦上官將見監罪四從公審錄除情法難宥者照舊監候
聽決其有情可矜罪可疑因事註誤或無證佐可結辯者
且為疏辦處分徒流以下即與減等發落答罪者釋之毋
令淹滯昔唐虞三代所以欽恤明慎之意正在於此審問
之際毋惑於浮言毋拘于成案務得其情以全民命其原
問官有故勘失入等罪俱不追究爾為重臣務殫心悉慮
以稱朕好生之德

臣按因天變而慎刑獄我朝 烈聖莫不皆然徒流
減等矜疑釋放宥息及於繫囚矣然每每減等釋放
不見施行者何哉則以下之浮言易惑而前之成案
難翻也惑浮言則肯有不得拘成案則罪不可輕其
何以廣 天子好生之德乎大哉 世宗一言所以
開原問官之錯啓三法司之恕而保全民命者多矣
其曰原問官有故勘失入等罪俱不追究斯言也其
萬世存恤之原乎夫原問官皆郡縣有司或一時失
入鍛鍊成獄有司呈之撫按撫按詳允上之三法司
使前後問擬不同則有司何所逃罪而撫按亦有愆
矣故下或異其上上或顧其下是以置獄囚於不恤
今惟不追究原問官即翻成案而放釋之又何嫌疑
之有願 皇上者為令俾三法司知之則宏恩不垂

於萬世哉

嘉靖八年春二月 上諭都察院曰訪得各處大小衙門
問刑官員往往以深刻取名或徇上司之意或執一己之
見甚至受囑納賄鍛鍊成獄民遭拷打何事不承古者一
夫含冤三月不雨一婦懷憤六月飛霜況不止一夫一婦
而已都察院便備查節奉旨意行各該撫按督同三司等
官徧歷所屬即時發落釋放不許又稽文書到日附近去
處不得過三箇月遠方不得過五箇月各將發落釋放罪
四總數開奏若有玩慢這限者指實參來降調黜罷以速
為責庶副朕卹刑彌災之意兵部奉旨馬上差人星馳齎
去不許稽遲

臣按 世宗恤刑至意面諭都察院轉行撫按限以
月分不許稽遲憐憐以速之一字為言可謂懇切矣
而有司往往視為泛常致傷人命是胡上負朝廷下
殘黎庶耶臣觀近來有司殆尤甚焉專以肥家奉上
為重而不以解困出厄為心深刻者拷訊成獄見謂
威名遠播急玩者優游自娛見謂仁澤下流罪之重
者減而為輕罪之輕者轉而為贖一狀入門不問原
告中正俱為答杖小民比較取書妻孥子無所控訴
而有司以納賄置買佳品奔走撫按與撫按親屬美

得陸選撫投石以為賢而吏部憑其舉劾此其得罪朝廷有不可勝言者 朝廷命之釋放彼則稽遲有司督之錄贖彼則星六 皇上何由而知之乎願申明之世宗之旨而不洞革今日之弊則獄囚其有戾矣

嘉靖三年冬十二月初書寧縣張廣犯斬罪以矜疑免死發充邊衛永遠軍未遣死獄中刑當遣其子金鳳補解御史簡霄言廣以情輕減死今繫死已足抵罪又勾丁浦解是罪及子孫也請免張金鳳發遣刑部覆請 上是其言詔張金鳳免補解今後勾丁及逆外凡減死充永遠軍未遣而充獄者俱免勾補著為令

臣按舜罰弗及嗣而文王罪人不孥蓋言身犯乎罪而子孫無與也及逆之徒不必憐矣其有罪未至死與減死充軍者遣及一身法已正矣况張廣罪已矜疑身已死獄而復勾補其子孫忍乎簡霄請免而世宗是之仍著為令其仁罪人也當矣

嘉靖六年秋九月 壬午徐溝縣民薛良許告張寅係妖賊李福達變易姓名山西巡撫江潮巡按馬錄為訟其冤錄亦効勛 上責勛對狀 奏遂復効勛黨逆上疑之因命錦衣衛檄各犯來京集三法司鞫審時薛

良及證者面指張寅為李福達實語審判部尚書顧壽旦欲如張謂馬錄言 上令午門外軍訊顧壽仍執前詞上謂薛等已結罪昭揭問名虛今欲扶同入人重罪朕將親詣于廷揚一清言顧辰不親獄訟乃已仍會訊顧壽等乃改張寅實造妖言律 上曰良妖言亦不見妖書令戴罪辦事行取問勘官面加質證言薛良厚與張寅有隙將李伍妻作李福達李福達妻作張寅並無反亂等情 上怒三法司文調但以良當罪類顧壽及江潮等同各犯俱下三法司用刑推究 上以諸臣不稱任使命甘受辜究明奸構大獄等因言給事中御史註上行私上以為然具得張寅被誣之狀以故入人罪未決擬徒廣馬錄 上以所擬為輕欲坐以奸黨律遂謂張寅謀逆而馬錄代之受死恐天下不服宜發還北充軍既而諭核一清等曰馬錄首事害人罪有所歸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及其身以從舜典刑弗及嗣之意一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法外用刑人無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

臣按六月飛霜三年不雨蓋皆起於匹夫匹婦之含冤匪細故也張寅非李福達薛良因其仇而誣以謀逆人固當不寬甘由而斷成其冤究亦甚矣彼馬錄為

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	上勅諭三法司曰刑以	則物氣薰蒸休祥會至否則上干天和災沴攸	一、心者或理道不明律法不通任事作威深	貪賄聽囑顛倒是非不輕寬抑是心實見	幼男吳一魁二命枉刑毋又被提	無所告遂王	一推之豈止數百爾三法司治刑為職當思欽恤	通行天下撫按申飭有司各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	民以不寃天地神明昭鑒在上爾亦能保祿位福子孫如	不恭命必不爾違欽哉	臣按刑者人君不得已而用之即使情法俱當尤當	緣情減法况以	言為立經	內則三法司外
-----------	-----------	--------------------	--------------------	------------------	---------------	-------	---------------------	-----------------------	------------------------	-----------	----------------------	--------	------	--------

皇明武編擬續大學衍義	二十二卷終	至朝靡得控逐	欣之以子孫福有意得之矣噫聞勅諭通行之說豈	無不忍之心切于衷乎而文公以處之慎以諫之于	刑何有
------------	-------	--------	----------------------	----------------------	-----

皇

南極經天

汝寧

傳學訓導 臣吳琬啟謹裁誤

格物致知之要 審法體

義利重輕之辨

洪武八年夏五月 上與福建參政蔡哲曰君子立身行

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人

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

以異于常人也福建地瀕海民物富 日怕生利私文者

衆往往時官吏多為利計陷 罪戾 分法以賦 非

難其非哲對曰臣以菲薄 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曰公即七私義之謂也私即七公利之謂也要之公之

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明鏡止 無絲 公者何者之 後

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為公矣哲

叩頭而出

臣按義利之辨先儒言之而公私二字則曲盡其旨

純乎公而無一毫之私者即為義純乎私而無一毫

之公者即為利所貴乎人臣者以公而不以私則為

義而不為利至如精義之原則我 祖深有得於程

子太公順應之 此心如明鏡止水無纖毫私

音義 者即太

度物廓然 帶者即

順朕之意而見于 必不能

順矣人能讀程 又言 我祖論教之旨一

以社稷生靈為重而不以榮身肥家為心事至 物

惟福祉稷澤生靈是念豈非所謂徇義之士乎

洪武十年秋七月遣御史巡按州縣入解 上曰近日

東王基不務正法乃用財利之術以朕惑今汝等出巡事

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

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庶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

際須據法中正務得民情謹事志以 上乃勿要乃人取

朕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 條章中達民情者皆在汝等

汝其慎之

臣按孟子謂未有義而後君 謂謀利以相 以不

不亡是則人臣事君義為重利為輕明矣然所謂義

豈曰事虛文取名譽為 於 史即周家天

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臣者凡一方之計獲

皆視之為好尚正當如我 祖之論詢疾苦察風俗

申教化以義率之則諸侯聽從生靈獲福天子不下

殿陛而周悉民隱恃有 臣而已乃王基則用財利

之術以惑我 我 祖舉以為戒後之為

按書者當以 我 祖訓以在耳斯

卷之九

洪武十四年近臣

多當理財以據國用者 上曰

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宜以養民為務節

飲猶恐損人况可重為征輸乎近臣復言曰自天子以至

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 上曰人主儲財與庶

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儲財于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

散財于天下豈有塞民之養而全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

東廊咸陽孔僅之徒剥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

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戒孔子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此言何謂也言曰愧自是無復以財利言者

臣按漢文學力言庶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

于海內又曰天子不言多寡侯不言利害大夫不

言得喪我祖散財于天下為利正藏于

海內之謂乎若不能養民已取于民即漢武宋

神足為明鏡矣我祖征伐四方軍需鉅萬而賦

蠲征之詔無歲不下則散財海內已鑿鑿乎見諸行

事非空言者比宜乎民命獲全而民心感戴至于

聖子神孫猶賴其深仁澤嘗味其言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此意孔子之言我祖體之我

祖之言計臣又之心不後義而先利者負愧

不後義而先利者負愧

洪武十九年秋八月

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

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取天下之財供天下

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如漢靈

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

寶以來有司用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于內帑俟課

賦有餘則償之夫有司用度皆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

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較量其家以為出入及內

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勅參驗帳籍晚年出示太宗曰

善保此足矣貽謀如何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

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

帑積而不發間有發給錢銀一萬以佐軍需者便以為能

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臣按陸贄曰務鳩歛而厚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

務散財而取兆民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又曰是後納

貢必歸有司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

寶也能行其言者惟我祖而已觀其陋宋太宗內

藏之設與夫有司貸償之非以為貽謀不善當是時

豈惟而歲獨其作法于涼素美宜于孫世守其訓而大儲

成大寶固也其在今日上藏庫富于計椿乎得
無有司空置而貸償無從者乎得無以為牙藏帳籍
可以為子孫之未保乎不知我祖以宋太宗為鑒
而子孫當以我祖為法即今互市之費幾至百萬
而海內財賦既以潛銷已為虛內而事外矣至司農
不交而內藏盈溢又虛外以實內積于無用之地而
耗于無稽之人一不謹則鼠竊于中者多矣孰若領
之司農而不為私藏給之經費而務為宣利二曰
結生靈而保衛社稷豈非萬世長算乎

洪武二十年衛校丁成言河南西舊產銀鑛採之可資

皇明絕武編卷之二十三

五

國本上謂牛臣曰君子好義如利好義者以利民
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
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告官採金其初有司貪為已功
歲額猶足取辦至于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
卒受無窮之害此可為戒豈宜効之

臣按我祖之言盡矣義利之介君子小人之分

民戕民之介義利之分也採金之議非不可以資
本然地之所出有限國之所資無窮一開其端則歲
有常額歲雖耗竭而征借如故豐城之採既為豐城
之害則河南陝西之採不為河南陝西之害乎是則

言利之人真為戕民之賊矣彼丁成者小人之流而
我祖以此為戒其為民慮者至深遠也

皇明絕武編擬續八學衍義卷二十三終

皇明絕武編卷之二十三

六

皇明經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四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格物致知之要 察民情

生靈向背之由

洪武十八年冬十一月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之休戚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飢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節供惟恐過奢以至傷財害民也

臣按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盡乃心康誥訓之故藏富於民者民富則以我為后

而向之藏富於國者民貧則以我為讎而背之顧操富民貧民之權者君也然豈可求之民哉君節省則

取於民者薄君奢華則取於民者厚其節省奢華皆在我而已我 祖論民之離合而係于主之昏明其

知是道矣不然獨夫受之作威民心難保乃汝世讎

矢可無鑒乎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

罰息于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飲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鵝終非其性也

臣按虞廷相戒必曰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而晁錯告文帝亦曰人之所惡不以彊人人之所欲不以禁人其數陳三王合于人情詳且盡矣我 祖論治尤明指而言之省刑息兵生無不遂矣重農薄飲民可使富矣輕徭減役勞可使節矣此豈非順民之情乎至於威劫力迫之戒凡之激水過鵝禦禦乎恐為君者強其所不欲而卒至於失民萬世之明鑑也願

皇上常誦味焉則生靈幸甚

洪武二十五年秋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曰及理亂 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

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臣按烹鮮者必垂之以文治繩者必俟之以緩况於治天下者而可不酌其緩急乎民既亂矣復從而急之則民無所措手足益苦於法之莫可逭而忠其情之莫可回亂不得而解也民既治矣復從而擾之則

民無所寧謚將惡其紛更之政而逃於文網之外治
不可得而臻也我祖當元季之亂所在休息俟其
自歸民既出諸湯火矣而至於登極之後農桑賦稅
儀度品節雅有定式不朝更而夕易所以釀成醇和
至治皇上撫遺黎而遵成憲尚何民不歸命耶

宣德三年夏五月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
侍臣對以禹平水土至高宗南渡歷代大槩言之上曰
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養生息
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
之後至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
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于播遷
皆足為世大戒

臣按人君恃其富庶則必酷取于民故自盛而衰
則民叛苟不忍民之凋瘵而休息生養即當衰還亦
可挽而興治漢武隋煬唐玄宗承祖考遺蔭征伐不
息寵任奸回以致海內虛耗黔首疲苦然漢帝猶足
以自存而煬則亡國玄宗則播遷此何故哉蓋悔與不
悔之殊也窮民之力盡亡不悟播遷之際猶懲貴妃
民安得不憤且怨也若武帝改過之勇不減秦穆所
聽者田千秋之言所更進用事者趙過代田之輩是

以民皆原之而漢大得以復燃也以是知人君失之
于先而能改之于後者則可以挽亂之機而為治之
機誰謂生靈向背不係君上哉

宣德四年七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視朝退因語
侍臣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莫有及者
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
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初間之法未嘗不善至其
子孫力役煩興費用無度天下凋敝隋文勤政節儉足致
富庶豈徒以其法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
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
則生齒日繁財用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
至敗亡哉

臣按立法者法也守法者心也不求其心而求其法
則心窮而法亦窮隋文勤政節儉故民展而財充煬
帝浪費不經故民離而財匱宣宗之言真知聚散
之原矣國初創造征伐殆無虛日而閭閻殷富府
庫滿盈殆其後也邑里蕭條而司農告乏蓋由祖
宗節儉而後世奢靡耳願皇上因隋文而法祖
宗因隋煬而鑒後世生靈有不被澤哉
宣德五年秋九月有獻麻革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唐

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致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求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宏遠所以傳之于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為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李之兵禍子孫享國興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之根本豈偶然哉

皇明憲武編卷之十四

五

星

臣按民之向背何常而侍臣以長久歸之天命則非也宣宗根本之言殆得其要領矣根本者何仁民之心是也秦之苛隋之敝五季之兵爭根本潰而仁亡矣夫是以民心去之而秦隋後周遂至亡國匪天有所憎也高帝除秦苛太宗革隋弊太祖釋五季之兵爭根本盛而仁溥矣夫是以民心戴之而漢唐宋遼以求享其祚匪天有所私也周世宗非無進取之畧致治之心彼為繼父者劫掠京城不知匡濟何以異於隋秦而世宗又以養子繼之何能保其曆哉我祖仁心自羣黎百工以及鰥寡孤獨遺骸枯骨無不

澤及而宣宗又能浹洽之豈徒漢唐之祚已哉以上槩言之者

以下言養老之仁

洪武十九年令民八十九以上者賜爵冠帶與縣官平禮歲令生員一存問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州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狄生雖老猶足傳經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皇明憲武編卷之十四

六

星

臣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漢夏殷周代必隆禮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養之也古者憲老而不丐言中世迎老而聽合語尊之也後惟漢文僅能養之耳漢明僅能尊之耳而功令未著等級未分舍是則瘳亡無聞矣我祖于老之貧富者給之以酒米絮帛而又賜之以社鄉里爵至于經明行修之老已則置之翰林以備顧問而于六部布按則用其議論何委曲詳盡之至也皇上傲而復之則人興于孝弟而老成者碩不益為世重乎

以下言救民之仁

太祖既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陳建曰孟子有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我太祖之遺將惓惓以不殺安民為戒其克城也必禁毋擄掠侵暴其帝王之興施焉

氣象自超出於群雄萬萬天命人心安能舍此而之他哉

臣按用兵之將喜於立功如曹彬者寡白起者多蓋以逢迎上意而用恤生靈祇威行於敵國而不思福貽於後昆我太祖以不妄殺人為喜而以人臣蒙福為勸則為將者上思聖意下思子孫亦安忍好殺為也觀徐達之後累世昌榮與曹彬之後環堵皆頽不可明徵哉彼不然者身死未幾而子孫已為乞食豈可鑒矣

吳元年春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民

人困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暨之觸熟者思得清涼月寒者思就溫煖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璫對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得雨其喜當何如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軍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臣按兵革之際民多困弊而上亦并乎粗糲如先武之荳粥麥飯是也及其富有四海窮奢恣慾且忘昔之艱苦矣而况民乎我太祖念太平等處供億先勞量加捐免而又思已空腹之時不安豐美之奉或免二年或免一年其取之何寡而償之何多耶蓋其親歷田野悉民疾苦而粗糲嘗其因今思昔真置觸熟者於清涼月寒者于溫煖矣休哉民也何幸而生斯際耶

洪武元年秋七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

對 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老幼咸悅有不歸者寡矣苟于困窮而不恤民將撫然日惡在其為我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臣 按得其心斯得天下而賑恤之政尤所最先為父母者孰不願子弟之無飢為子弟者孰不願父母之有養自上之為君者罔知所以恤之而臣復以國用不足之言進視老之不終幼之不長者漫不加意矣

我 祖知子弟之心在養老父母之心在育幼而賑恤一行使老幼之心各得所願是真推心以及人心者矣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夫莫難和者民心也民心悅則太和萃矣文王善養老而又先鰥寡孤獨我 祖為能合之豈獨成周太和哉

洪武二年詔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以齊魯之民懼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故也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于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其以洪武二年夏秋二稅盡行蠲免近者平糶都下晉冀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稅糧亦與蠲免河南諸郡西抵

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先息稅糧亦書行蠲免至秦隴等處新附地方亦一體免以稱朕恤民之意又詔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創業之初興師旅定群雄軍需錢糧供給浩繁朕何敢忘先與蠲免稅糧今年再與蠲免以甦吾民稱朕意焉

臣 按創業之初征討不息饋餉日增宜民之所出不足以供君之所用承平之世倉庾所積經費所餘宜君之蠲免而民之受賜矣乃觀 洪武近而太平五府之民起兵供億累經蠲免可也迺齊魯燕趙秦隴之地亦蠲免之考之於古止聞漢文帝減民田租之

半未聞天下盡行蠲免也何我 祖若是其益溢有餘而民生斯際又何受蔭之廣耶今或欲停征緩征且不肯議而一議蠲免寢而不下又何今之不足而民竟不被其惠耶蓋由祖宗親見民艱而每事必從省約其為郡縣者必拊循之良吏故民得以休養蓄息而上又歲賜蠲免是以足國裕民旋登上理其子孫生長滿盈而奢侈之生一宮室器用皆也一倍今也百姓而郡縣長吏剥民以自肥日無一良者故民室罄而上下又不為之蠲免以為在朝廷耶而大司農累累告匱以為在閭閻耶而草根木皮且無所食

矣必也省奉身之費而嚴賊吏之誅庶可少甦不然
豐稔且愁嘆矣而况重之以連年之飢荒耶是臣所
隱憂者也

洪武三年夏五月免蘇州通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石
先是戶部奏蘇州通稅其官吏當論如法上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取通稅積二年不償民困
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
是而欲民生之遂不可多矣其悉免之

臣按官者所以督民而君者所以督官苟執法以征
迫之則朝可以足用而官可以供職不知民既困則
國不保其原皆由于官之不能體國而為民也我
祖不聽戶部之奏而盡蠲蘇州通負之糧則官亦無
辭而民之受賜溥矣

洪武八年春正月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
有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
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
擊其苦累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
此者况轉于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嘗惻然故
躬提師旅警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
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而於

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
有一夫不獲

臣按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說者以為文王能
恤寡寡孤獨而不知當時目擊有不忍一日安者紂
播棄黎民故汝濱江漢之民視之如燬文王惠鮮懷
保是以民頌其為父母孔適我祖親見民之塗炭
若不聊生而輟寡孤獨尤甚乃給以木糧屋舍又欲
輔相體已初志當時所以安居粒食而無愁苦呻吟
之嘆者不在斯乎噫天不能保其無窮民而我祖
盡得窮民之得所其本替化育真無愧於天之宗子

矣

洪武十年夏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曰衛荆
斯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
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
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
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
恤吾民者

洪武二十六年秋七月湖廣孝感縣言民飢官有預備倉
糧萬一千石請以貸民即命行人乘驛往給之上諭戶
部曰朕嘗以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

凶荒濟飢民也若歲凶民饑必俟奏請道塗往返遠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臣按凶歲民飢孟子謂君不知發而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我祖以民不恤者歸咎於君而以德不宣者歸咎于有司蓋已不事虛文矣至於先發後聞著之為令而趙乾遷延主視者斬之宜當時之民不見飢餒而天下咸受其賜也適今天下飢荒所在皆然而浙直之蘇常嘉湖為甚震澤涸輒草根本皮亦盡國家命脉涸瘁極矣乃郡縣上撫按撫按上朝廷往返經年不發倉廩戶部臣以民命為可緩而未嘗聞我祖遺令乎皇上於十七年深廈民艱允科道之奏停減有差而又發四十餘萬以賑之此其浩蕩之恩能繼我祖而生靈復甦抑何幸也彼後之為趙乾者可不戒乎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螟飢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故不得已舉家逃徙自而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將何依捕之適

以益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臣按周之末季碩鼠之頌則曰去之樂土黃鳥之歌則曰後我邦族蓋時當飢饉小民無知而又迫于有司之貪殘故逃徙他邦以為可以偷生矣而他邦復然又思以還其故里往返道塗死于溝壑不知凡千萬也彼南陽令不知民情乃欲捕之以取賦役是可強乎成祖知守令不能撫之於平時而聽其所自便可謂得民情矣是故君人者當以擇守令為先務仁宗為皇太子時自南京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及入見以聞成祖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誓况百姓吾赤子乎

臣按遇歲飢則令有司先發倉廩而後奏聞此太祖惠民之急也趙乾遷延賑貸而斬之此太祖惡吏之急也蓋已著為法令矣昔汲黯一臣子也猶矯詔發倉武帝賢而不之罪范純仁非官守也猶以麥舟濟父之故舊况太祖太宗兩朝賑恤又以濟真仁以繼先而為孝之達矣宜其謚為仁也歟仁宗即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今歲雨水傷麥其累歲所逋稅乞令民以他物代輸上命戶部議所以

有之者戶部以國用不足為言 仁宗曰君民一體民貧豈可不恤宜從所言凡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通稅悉蠲之二十一年稅令以鈔代輸

臣按民之逋負由於歲之凶荒蠲之則國用不足征之則困敝愈甚戶部主計所憂者國用 仁君愛民所憂者民窮山東布政預以他物代輸似亦權宜之策 仁宗於二十一年令以鈔代輸則法不廢而民亦存乎其中矣 皇上當今南北水旱相仍之餘倣此法而行之則庶乎善體 祖意而困苦之民亦少蘇乎

嘉靖四年春二月先是南直隸蘇松常三府大飢歲賦詔緩征巡按御史朱寔昌言凶災之餘方值一念即輸辦歲賦猶恐難之奈何遽責宿逋重為民困事下戶部議朱寔昌言乃是定帶徵之數宜減為二分歲徵其一其四年以後帶徵錢糧有可蠲者緩之 上從其議命具可蠲者以聞於是蠲蘇州府銀三萬八千四百兩松江府米一萬九千八百石常州府米五萬五千石

臣按蘇松常三府銀米居天下半此而大飢正朝廷所當卹者但巡按之議主於足民戶部之議主於足國大飢緩征蓋亦至惠當其一稔盡行征補則所入

者寡所輸者多民何以寬戶部分為二年歲徵其一則三市之民被澤者溥矣朱寔昌之疏其利溥哉迨今旱荒尤甚願 皇上念根本重地較之 嘉靖四年更蠲之則生民幸甚

嘉靖九年春正月戶部給事中蔡經言河南頻年災傷衛輝等處尤甚今撫按奏報輒以蠲賦為急若貧難下戶田既不多賦亦無幾但蠲以升斗之稅則枵腹垂死之際豈能全活乎必須賑濟而後可救於流亡耳今太倉少積似難輕動而民患迫切殆不可支乞請二三萬赴彼賑濟仍令有司積穀其州縣五十里以上所積不足五百石三十里以上所積不足三百石者治以罪通行各省一體遵奉 上嘉其言下所司議行

臣按歲歉民飢所當恤者貧難下戶耳而有田者尤可以支也故詩曰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若但止於蠲賦而不為賑濟則貧難者又何惠焉故臣以為專請於朝廷者甚難而積貯於州縣者甚易何也民方需升斗以全活而州縣上之撫按撫按上之朝廷及既俞而下詔令則死於溝壑而存者無幾矣今蔡經論賑濟而欲州縣積穀酌之以道里而定之以石數有不足者罪之不可以為常法乎

嘉靖十三年冬十月吏部右侍郎程文德上言直隸河南山東等處水災異常言官屢奏未見持議歸一臣愚以為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便乎近莫不便乎拘以常格宜各造行人齎詔宣諭令各州縣自為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廩納贖勸借皆可濟民者一不限制又戶部近日申明開納事例亦許就本地土納隨其所有粟麥禾菽之積可救飢者皆得輸官計直視其例之相合官為請部創而授之各造冊登計全活之數定為等則以行黜陟而撫按守巡之賢否亦以是稽焉則民獲更生之慶矣得旨允行

皇明錄武編卷之十四

十七

十

臣按洪武永樂年間民有飢荒者令即時賑貸然後奏聞惟恐往返轉行死於溝壑不及沾惠何仁慈之至也如發內帑遣大臣非不可以周救顧內帑甚遠大臣甚煩豈若程文德之奏為最便州縣之官帑公廩納贖勸借朝發朝濟夕發夕濟本為易簡而况本地開納不必銀兩凡粟麥禾菽隨物可用則其賑貸之法真悠久而可遵守者未復以守令全活之數為等則而欲撫按守巡以是稽其賢否尤為至要蓋守令知肥家不知救民者十常八九即有良法誰肯行之惟賢否一係於此則莫不異有陞賞轉私為公

得實惠端在於此臣故表而列之以為救荒之準

嘉靖二十九年秋九月上以近京地方飢荒民流入京者衆無所得食令詳議事宜以聞部臣覆上五事一議賑流聚戶部錦衣衛各簡屬官十八與五城御史以太倉米萬石悉錄見在流民每日人給米一升至五月止五月後係百里之外者人給米五升遠者以次遞加至二斗而止使還舊業一議濟病弱凡就賑飢民病不能赴官者令所在富戶為糜食之太醫院仍給藥調治一議處游惰凡年力以壯者取其年籍令工部酌量所費給與工價勿令轉徙一議處近民如昌平通州等處或於太倉或於通倉各發米五百石付所司分賑一議處遠民移資順天保定巡撫凡應賑之處定擬多寡分數馳報本部請發太倉銀折米充賑報可

皇明錄武編卷之十四

十八

十

臣按京師為諸夏根本而賑濟尤所當先世宗詔議如斯議者誠無所遺矣以民論有流聚有病弱有游惰有遠近以事論有升斗有醫藥有力役有銀米不惟可以起死扶傷而且可以助工食力其為法至備而其為惠甚周悉宜著為令可矣

以下言安富之仁

洪武三年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

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臣按薛應旂曰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我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稅戶人才亦擇而用之若為富不仁者則固別有處矣後之為政者右富左貧固為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惟于富貴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之道也

臣按老者當養貧者當恤固矣而富者可以供國賦賑窮乏又可不加恩乎我祖于民之富者則諭以孝敬和睦周給遜順賜之酒食而遣之則富無不安

皇朝經世文編

卷十九

失吁民雖貧富不等而待之各有其道一則體天造不及之心一則承上天篤厚之意固宜其萬物得所也

以下言恤軍之仁

嘉靖六年冬十一月甲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田多為各監局及戚畹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非納之死地則驅而為盜耳既往無論已頃自今以後凡勢豪請乞絕弗復許小民控訴乞賜審斷使畿內之民有所恃以為命上曰卿等所言甚合朕意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一負領勅往

勘不問皇莊勢要凡係汎濫請乞及額外侵占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上混占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巡按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

宗欽賜有藉可據則已凡近年請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事竣具上其籍承發官畏避權勢保私蔽公者伏聞

臣按閭閻小民勤苦艱難置買田產以為俯仰之資子孫之計一旦為監局勢豪所侵占強奪控訴無門含忍怨恨久矣天下皆然而京師尤甚揚一清目擊

困苦而欲清之止及畿內八府耳未及天下也止言將來耳未懲既往也世宗即命風裁官清理畿內

皇朝經世文編

卷十九

而又命巡按御史按行天下凡侵占強奪者皆退還小民且令具上其籍則所以施惠者何其周而普也歟中興氣象此足觀矣臣又按貧富之民上有君以恤之安之可幸也而或為勢豪戚畹所苦將有不得控訴者君安得而知焉世宗于在京在外者悉令清理還則民其益無所厚乎

太祖戊戌年夏六月上將發汴梁徐達等自陳橋入見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眾渡江誓師除亂以安天下前代承命之際兵戈相加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

民皆按堵几元之宗室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意有不恭者必罰無赦

臣按湯之十一征而歸市力耕者猶故武之伐紂而

緩厥士女前途倒戈當時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怨苦歎息之聲也我祖以伐罪救民為志而擄掠焚蕩

妄殺之戒必慄慄焉必歆使市不易肆民皆按堵者儼乎湯武誓師意也視彼肆行屠戮而不知檢者美

介望焉

洪武四年冬十二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京師

尚爾况北邊沙漠之地水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

皇明統志編年卷二十一

二十一

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棉襖運赴蔚州寧夏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常供朕非不知特以天寒異于常時故命加給耳古

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

之勿緩

洪武六年秋八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憂人者當體其心

愛人者當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况有興作未

免資軍士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飢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飢寒也

臣按守邊之軍其身危造作之軍其身勞過有晝夜

防禦胫骨裂穿而上不遑恤者何以得民之死力哉

我祖因天寒而賜邊軍之棉襖因造作而賜役士

之衣米雖出於常給之外而一念軫卹之殷則固決

冷心隨矣視彼朝夕不暇而征夫怨職勞不來而

東人興歌者何如哉此所以邊靜而功成也

永樂元年冬十月 上謂忠誠伯如常兵部尚書劉儒曰

昔太祖嘗戒勅諸將校口軍士家屬既農月糧有限衣

食不足不免飢寒加以汝等無惻隱之心侵漁私役逃亡

缺伍故當時私役者每一日追工錢一貫仍論其罪朕今

皇明統志編年卷二十一

切慮內外將校不能撫恤軍士比昔有加所以逃亡者衆

自今計其逃亡之數以論罰並減俸降職

臣按擇繁京城拆衝邊鄙惟軍士是賴而所以統率

者將校所以優卹者亦將校苟侵漁之念生則糧剋

私役之例起則力虧宜其財力窮困不得不逃亡也

曾不思身寄陣伍則家計無所經營而上不之顧則

饑寒無所控訴一體之義謂何而不忍之心亡矣

太祖戒勅于其先而律有明條成祖申勅於其後

而減俸降職其為軍士慮也深矣奈今承平日久衛

所長官無有不侵漁私役者願 皇上嚴責督府兵

部克復 祖戒庶可得其用乎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慎毋狃其昇平而忘其後日戰聞之虞也

以下言恤工之仁

洪武十二年秋八月遣使齎諭宋國公馮勝時營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夫民欲以九月赴工不知正當播殖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若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

皇明紀事本末

二十四卷

二十一

臣按論親則周王之營建不可已論民則開封之種殖所當計論次第則裕其民而後可以保其親先後固有等也矧蘇松以米為飯而中州以麥為飯則麥尤所急而種麥之期尤所當及時者時際九月工在此時興而麥亦在此時種于此奪之則來年無以續食小民之怨咨者不知凡幾矣嘗觀君牙所云祁寒暑雨時令之常小民當此而尤不免于怨咨况種麥之身固不能無赴工之身怨咨能自己耶我祖即放還以俟農隙其體民情者至矣

洪武二十七年冬十二月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

邊境土木之功必量時度力順民情而後為之時可為而財力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歆不為也必其時有其財而民樂于趨事然後為之則事易舉今雲南上贛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歆岷府姑為標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即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臣按興作之舉得民為上力次之時又次之雲南僻處一隅而岷王封建土贛民稀時未可也轉輸軍餉力未紓也而瘡痍甫定土木即興則民心必有所不歆者我祖命守臣罷其役則民之歡欣鼓舞富如

皇明紀事本末

二十四卷

二十一

何哉即作于十五年後不得以言晚矣岷王標亭以居何陋之有

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詔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乘間劫掠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

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為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時
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糧軍士飢困饑饉不
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通逃之心非至計也使
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
宜停止且令暫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有言人
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臣按我祖衆建藩王於邊鄙所以衛王室御外夷
也而惟遼東為尤險內通山海關一線之路而外當
高麗桀驁之虜苟不虞其招誘之謀而日興營繕之
役則將來為漢唐故事未可料也我祖因遼府宮

皇明續武編卷之十四

二十五

本

室而思及高麗非有遠見而能若是乎夫高麗之兵
其強悍勇力非減遼東也積糧自一二萬石或七八
萬石非若遼東之飢困能誘女直之入境而不能誘
中國之通逃也使營繕不停而軍士疲斃則草野山
澤之衆必轉而歸于高麗即遼王亦不能安處矣我
祖不惟發沙嶺糧以賑之而且停遼王宮室是為
子孫計治安而亦可無東顧之憂者至今雖值飢荒
而軍民固結豈非感我祖德澤之厚而然乎
以上三條言我太祖恤工一停周王宮殿是恤河
南之工也再罷岷王宮殿是恤雲南之工也三罷遼

王宮殿是恤遼東之工也凡中原邊鄙無不在念財
力既足然後役之宜其役民而民樂于趨事也願
皇上體我祖之心諸工役之可已者已之則勉矣
嘉靖元年夏四月內官監奏內教場房屋及南城西海
子殿宇損壞乞加修理部議以財匱民貧宜暫停止上
曰然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
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皇明續武編卷之十四

二十六

太

臣按土木工程皆取民間膏血太祖盛時且不欲
靡麗而以克舜茅茨土階為法矣况武宗浪費海
內空虛積以七年方畢乾清工役乃內官監啟世
宗以修理何為者哉夫宮寢所以居至尊尚不敢
輕自舉動而內教場與西海子何所關係而欲修之
幸而部議上之世宗允之觀其艱難困苦之辭生
事害民之諭洞悉民隱不惟罷所請之工而且停不
急之工民之受賜寧有涯哉

以下言待亡之仁

洪武七年上遣咸禮表宦者送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
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剌織金文綺辭行上
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
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客居于此

故遣爾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因致書于其父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十年矣君流離沙漠後嗣未反故遣還仍諭宦者曰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故元官蔡子英為擴廓帖木兒所知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于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過洛陽遇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髮至京上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以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上覽而益重之命館于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

皇明繩武編卷二十四

二十七

下

臣按武王封夏之后於杞商之后于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今元之君臣雖夷狄然入主中國百餘年是亦先代也廼不忍愛猷識理達刺之無後而送買的里八剌還北可謂興滅繼絕之仁至蔡子英志不可奪又勅有司送之出塞是又待之以箕子商容之賢培養元氣以固靈長直與武王千載一轍矣

以下言待亡之仁

洪武三年秋七月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水葬火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立

之律
嘉靖十年春正月詔大同等邊立義塚凡陣亡軍民及凶

歲死亡無主者俱令有司收瘞仍降文諭祭

嘉靖二十四年秋八月上諭禮部曰朕思京城隴地大
人衆多有死喪貧難不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歸者
暴露尸骸朕甚憫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役以義地
收瘞之

臣按雙槐歲抄云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死之氣患之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惟思於

皇明繩武編卷二十四

二十八

下

枯骨近世徂于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下此令我聖祖仁覆天下矣世宗十年行之於邊境二十四年又行之于京師無所感激而追念及此其仁又何如哉

以上言仁之施者遍矣凡古帝王遺之而弗行行之而未盡者一一見諸實踐真有一體萬物之思真無一夫不獲之嘆何貧富之不戴存歿之不感哉

皇明繩武編二十四卷終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五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格物致知之要 察民情

田里休戚之實

洪武二年 太祖幸鍾山遂自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適見田者冒暑而耕因憐其勞不覺獨步至此夫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而辛苦若此為之司牧者亦當憫念之乎夫身處富貴不知貧賤艱難古人所深戒也

洪武二十年春二月 上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遂宴群臣於壇所諭之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養一以勸農務本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為燕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其時君臣相與咨嗟歌咏惟是而已周公陳曲風作無逸以戒其君於朝而大田甫田公卿之在外者亦親視田畝嘗其旨否為千

古美談我 祖鍾山獨步耕藉宴臣憐憐手憐農之勞勸民以農一則曰司牧亦嘗憫念二則曰欲群臣知重農之意儼然成王來咨來茹之訓是以有司皆知恤之而民殷殷富實蓋有由矣其後 宣宗見耕

者而恤稼穡之事 世宗為無逸殿曲風亭親觀刈麥豈非恪守 祖訓者乎嗚呼國以農為本農以食為天 願皇上服膺 祖宗之典

洪武十八年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收其藝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累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故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爾申明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廢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藝也

臣按民之衣食固不可一日廢然取之於末作者有限而取之於農桑者無窮苟游食之徒衆而錦繡之侈開農之家一而食之者百織之家一而衣之者百幾何而不貧且盜也周公陳七月凡于耜舉趾播穀耨場執筐采桑鳴鵲載績無不備紀是以成王殷富而萬姓樂業奈何後世雕文刻鏤以傷農事錦繡纂組以害女紅我 祖深鑒此弊命戶部申明禁令使四民不許游食不許衣錦繡勤儉以成俗而衣食無不足抑何盛歟適今昇平既久競事淫巧以菽粟為常食而羅列八珍以布帛為常衣而童施五采弊也

史 53—564

極矣伏惟 皇上再賜申明自布帛菽粟外一切禁
革市肆織造等坊不許貿易則其源塞矣雖欲覓之
無從矣民不可轉而朴素耶

洪武二十七年春二月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
多種桑東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
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諭工部臣
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飽即忘飢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
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
令種桑桑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近年以來時歲頗豐
民庶給足田里皆安可以無虞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忘
也

臣按五畝樹桑八月剥棗后稷公劉以至文王皆以
此治民故民有衣食豈凶歲賴末世之民當飽暖之
後而即忘飢寒之思是以歲歉則無措而田里有不
安其所矣我 祖令戶部行文書工部諭民間限以
株數造冊查審且違者發遣不惟誘之以利而且威
之以法曲成之計至矣昔齊桓賜飢寒者而曰願賜
一國之飢寒者見飢寒而賜之一時之仁也不待飢
寒而使之種桑則不必煦煦然以濟民而一國皆
受飽暖之賜此非古王政則然耶奈何民之無知者

斫伐殆盡存者亦多枯瘠後 宣宗以此為 祖宗
養民至意申明舊令其與周成昭假眾庶者一矣

宣德五年春三月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還
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
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其為上也上顧侍臣曰朕三
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
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
如之後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
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更
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語

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悅而耕
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蹇曰勤哉也曰
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
三者皆用勤也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
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
怠也曰民有四馬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為士為
工為賈庶幾少逸乎哉曰吾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
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
者矣亦莫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
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

利者則閭閻失意戚戚不樂夫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
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
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日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不
有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親惟
知賈之勤乎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但供力
役于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入寅出酉入盡心民事
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
思慕之弗能忘也其一人悉書出生廳事日未昃而入休
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視之如途人此我所
目觀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賢而
南無武編卷之十五

有理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遺之而遂記其語

臣按此見 宣宗孝親之心仁民之意焉而勤之一

字與無逸合大抵勤于官者民思慕之情于官者以

途人視之勤于農者可以支給歲需情于農者則餒

隨之矣 宣宗謁陵之餘親推耒耜而知其勞詢問

艱難而知其疾苦賜之寶鈔述之紀錄真留心于民

事者哉

洪武三年夏六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常嘉湖五郡

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民不給臨濠朕故鄉

也田多未闢上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

種就以前種田未為已業官給牛種舟楫資遣三年不徵
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戶

臣按民有餘而田不足如蘇松五郡者則悲其民田

有餘而民不足如臨濠者則惜其地我 祖移其民

以往臨濠開種使業有所歸而官有所資至徙者凡

四千餘戶則五郡之逐末者可以轉而務南畝而臨

濠田里稱殷殷富者從茲始矣四千戶寧不得所乎

正統十三年霸州張需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

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所種菽粟桑東紡績之具鵠豚之

數編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

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

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親至京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

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

焉

薛應旂曰按張需之政雖古之循良不是過也使天

下之為郡縣者皆若此則海內富庶而三代之治不

難復矣查 臣如此正宜如漢法褒表選為公卿以勵

其餘顧 王振推沮其殆斯民之不幸而國家之否

運歟

嘉靖九年春二月兵部尚書李承勛言漢文帝詔開藉田

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 皇上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為主暇之際見眾鄙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繡以害女紅者乎見器用之類即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以病農功者乎享王食之奉即思曰得無有因衣食而安于田里者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藉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自近京邊地推而廣之申飭有司田土荒蕪者佃人召種而寬其租稅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十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不食足而禮讓興矣 上命所

司議行

臣按愛民之主無如漢文而我 太祖尤為聖至蓋人主生長富貴不知艱難故惟知已之錦繡玉食而不知民之布帛菽粟多有不給者誠見而思焉思而節焉則由身以及民者可以成敦朴之俗昔我 太祖令民種桑桑限以年分示以株數既教天下之百姓矣而種山獨缺又曰農為國本而辛苦若為司牧者亦憫念乎于時有司奉行戶口殷富蓋有由矣李承勛一疏可以驚省人君而又專重有司蓋真愛國之臣也已而耕治播種夾道栽桑七百八十株

西苑空地系管督農耕種收米八百餘石有成驗矣噫張需一霸州守耳觀其為治必種菽粟桑東期年而生理日滋以群有司者悉如張需天下有不得所者乎願 皇上以太祖為法而又下張需之法於諸郡則斯民咸休矣

嘉靖十年八月丁未 上御幽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諭曰時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親收獲時等對曰 皇上務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觀獲畢後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良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建國編武編錄卷之二十五 八

臣按無逸七月周公所以警戒其君欲其知小民之休也 太祖鍾山獨步 宣宗獻陵下馬皆有勤恤之意焉猶見其事而憐其勞也 世宗製農無逸殿匾風亭而以 訓訓諭群臣復命講其義可謂法古遵憲垂意生靈矣

主明編武編錄續天學衍義二十五卷終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六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裁議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修己之敬

太祖曰人心易於持存為艱朕罔敢自暇自逸 成祖曰朕身坐未嘗不以檢束此心為切要 宣宗曰朕雖祖宗之心敬慎刑獄 世宗曰惟敬是持惟一是一協庶不忝厥祖厥親

臣按聖學之要莫先于敬克之欽舜之恭禹之祗湯之日濟文之維熙雖有性反不同而敬則一也漢唐宋之君蓋多慙焉我 太祖之操存 成祖之檢束 宣宗之敬慎 世宗之持協其所以修之已者曾不敢暇逸怠忽所以與古帝王同軌頌 皇上由祖宗之學而上通帝王之敬豈不為聖君子哉

洪武 冬十一月宋濂進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振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以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作刑罰非所尤也 上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逸濂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慎

終始天下幸甚

臣按人君長生之心萌故求神仙好大之心勝故事征伐卒之民力竭而國虛耗皆起于心之不敬也臣觀周成君則以敬之敬之為言而君亦以緝熙光明自期故主俱榮為萬世法我 祖兢兢業此心不致自逸而上自天地下及兆民無不加畏至於宋濂復以朽索馭馬慎終如始之言進其交儆之念何異成周君臣宜其萬姓歸命而天地永眷也歟

宣德元年禮部進耕藉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藉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卹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終歲勤苦猶不免於飢寒國家誠輕徭薄歛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成樂于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臣按古人制禮先有本而後有文念創業之艱難而以愛卹為先念農夫之飢寒而以徭役為苦則明德惟繫達於宗廟是敬神之本也征輸從減達於生靈是敬民之本也夫然後奉粢盛勸耕稼三推五推助

以終畝而文皆敬所發矣 宣宗不以虛文論藉田而本之以實心是以能紹祖宗洪業而比迹成康頤

皇上法焉

薛瑄曰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雖有定惟敬則能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聚得德在心上敬則能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肉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言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臣按曲禮以毋不敬為言而表記復有莊敬安肆之

聖明集武編卷之六

三

說即冊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也我祖

以敬德開基而薛瑄發明敬德之義明且盡矣其曰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此敬之本也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此敬之符也即所謂毋不敬儼若思乎勾心君放逸則安肆而百體懈弛則日偷矣此雖言德之聚而曲禮表記之旨亦闡發之矣

事天之敬

丙午秋八月 太祖命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因語之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

序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戒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臣按聖哲謀猷以人事也兩賜燠寒風天道也人事循于天道應于上毫髮不爽必以類應未有能修德而致災亦未有不能修德而獲福者也我祖素洞洪範之理因許存仁講及而發之歎已以修德自勉而復以修省戒其臣故人事順而天意回此天所以使之永享曆數也世之為君者不能修于平時既無以動天矣顧乃以晏安自恣致使臣亦逸豫宜咎徵類見而民因之以失與

吳元美冬十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儲省不自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省者象福不能者受禍 太祖曰三聖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焚惑移次齊侯泰露其兩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臣按天垂象見吉凶懋敬厥德則天鑒之而吉象應焉厥德靡常則天鑒之而凶象應焉故為賢君者體

天之道于已自獲天之應于上我 祖父在兵間熟
知天象二統相繼則徵諸七政三層相持必協于五
紀以已之所為而驗之于天一有氣稷即加修省自
當遷善以去惡及災以為祥我 祖求天道于人事
真得敬天二道矣願 皇上命欽天監天垂象隨時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 上詣太廟告曰臣以今年十一月

初三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先告祖考夫歷代有天下者
皆以祖配茲獨未敢者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
恐難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侯南郊竣事

聖明錄武編卷之二十一

上

事

之後當率百官恭詣殿廷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

臣按以祖配天自古有天下者皆然世之一統未合
而輒行此祭豈徒量之不弘蓋亦昭事之敬不純也

我 祖除元之亂湛恩遍海宇皇天眷命久矣雖舉

而配之是固可以卜其居歆之速者乃於二年始率

宗廟告行觀其詞猶兢兢然以功業未就政治缺失

為歉則見之施為措置安敢有不合乎天者昔武王

以文王配于明堂以后稷配于南郊而曰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噫武王欲保于既享之後而我

祖不敢配於南郊之初其為敬天一也

洪武四年七月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
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夫衰世之君違天慢
神威召災譴朕為此懼每于臨祭必誠必敬故命爾等編
此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
行之于今將俾子孫法守

臣按威侮五行急稟三正有扈所以見伐也謂已有
天命謂敬不足行紂之所以見誅也違天慢神求為
匹夫而不可得我 祖平時仰觀天象以盡人事固
已與天符合矣乃臨祭必敬儼然如在猶恐子孫未
必能守也乃為存心錄以編休徵咎徵之應子孫讀

聖明錄武編卷之二十二

上

此寧不深懷乎

洪武三年夏六月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是日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
有可也朕未有能制中國者元程璜華夏幾及百年天寶
曆之災况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
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則宴
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歛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
英角逐竊據州縣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
不自豫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
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群雄非取天下于元氏今獲其遺胤

沙婆清寧天寶命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臣按雅稱文王緝熙敬止則大命集焉而紂怠荒弗敬則天命去焉命之去留一視君之敬肆天維顯思命不易矣當元之季上有宴安之君下有驕奢之臣與紂之急荒何異我祖一動一靜欽若神明而自昧爽以至日昃罔敢暇逸是觀文王之緝熙也元亡而明興職此之故耳使聖子神孫以鑒紂者鑒元之末造以法文王者法我祖之抑畏豈徒如周之卜世卜年哉

宣明綱目卷之三

宣德三年秋九月上親征元良哈斬其酋渠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蚤旋師群臣有言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已命留將士二萬于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

臣按班師為軍禮之榮廟享為吉禮之大宣帝既平元良哈而又令諸將擣其巢穴不有以俟之則薄于將士若其俟也則又廟享不親揆度重輕則廟享

為重矣於是留將士二萬以俟未至者既以恤將士矣而必以明日班師將以躬祀廟享非敬之至者而有之乎彼徒以親王代行為說者是未知宣宗敬神之心者也

成化十二年秋八月大學士高輅等奏祖宗創為郊祀歲一舉行極為慎重通者傳聞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所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款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皇上為此無非欲為母后祝釐為生民祈福但特之古禮不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敬禮煩則亂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為天子其於事天之禮可不斟酌故典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庭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矣疏入上命折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薛應旂曰商文公此奏亦人臣事君之常道耳若我世宗聞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如憲廟矣奈嘉靖末年之輔不惟不言又且自為齋醮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不易得矣

且按至尊無對者天也故南郊之祭歲一行之祭周
陶甄牲用饋其禮極簡禮有以簡為敬者祀天之禮
也今後世道家者流復贅為玉皇之說以眩惑天下
使玉皇而耶天耶則南郊祀之矣又何必復建之而
復祀耶使玉皇而非天耶則祀天之服器樂舞何可
以祀玉皇耶其為不經甚矣且禮不欲數禮煩則亂
既祀天矣復祀玉皇一月三祭不幾于煩且數乎傳
說對高宗已言其禮而弗欽矣昔武丁不專脩人事
數祭以媚神又豈于親廟敬父薄祖祖已格而正之
乎別為玉皇建祠而商輅奏疏 憲宗折其祠而送
示器千庫是能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也意商輅
此奏亦無異於祖已矣彼嘉靖齋醮之輔得無遠媿
祖已近媿商輅耶
隆慶元年秋七月 上欲親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以
累朝舊制祭禮惟太廟親奉其山陵止皆遣官重社稷也
及今東西二虜日夕窺伺薊遼宣大警報屢聞 皇上顧
歎月危而往竊意祖宗在天之靈亦不樂也 上不允階
復極言 上不悅階復言天壽山之後即黃花鎮黃花鎮
之外即虜地今東虜欲犯喜峯口西虜欲犯古北口此係
宜秋小者 上悟乃止二年孟春享太廟先已命成國公

朱希忠代行禮希忠請上親祭不允階言祭祀國家大典
况春祭乃四時首禮 皇上必躬奉裸將而後為孝為敬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未格來享且
自宮至廟其路不遠獻奠有數其禮不煩夫以宗廟之重
雖勞且不當避况非甚勞者乎請 聖明親詣太廟行禮
上乃從之
臣按山陵太廟祖考所棲春禴秋嘗子孫所享太廟
之躬親者示敬也所以重祖考也山陵之遣官者示
敬也亦所以重祖考也我 朝酌為定典正所當遵
守者乃 穆宗欲親詣山陵而不欲躬奉太廟此必
誤臣有以遊幸可無勞瘁可省者不知踐祚之初車
駕當慎雖遣官而不為慢裸將當親鉅躬祭而不為
勞階再三言之乃得俞允使 穆宗幽無失禮于神
者皆其力也輔佐之功豈渺小哉伏願 皇上觀
宣宗親征之日不肯代行禮而曰事祖宗與待將士
孰重則謹恪之心誠萬世所當法者
遇災之敬
洪武二十四年秋八月遣使報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
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不覺
雷起東南以造化言雷天威也再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

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臣按人君之遇災而懼者有之然未有懼之之詳如我太祖者因太陰犯軒轅既戒中書省而又令各省亦知之因太星犯上將既諭徐達而又諭諸將亦慎之皇太子之在家也於不雨而使之供饋擇其巡行也于久陰而使之慎動節食蓋視天變無人不在于無時不在而共備所以挽回之也豈獨修省于一身而已哉

皇朝武編卷之六

十一

洪武元年秋七月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奉早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不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歟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以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瓚等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則天變可彌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寶鑒之顧臣等待罪宰相有乖調燮貽憂聖衷咎在臣等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

臣按澤水整予舜以為予所當謹而成湯憂旱亦以

六事自責夫古之帝王豈能必其無水旱之災而惟天躬歸咎故民居平土而兆姓允殖為萬世法渥余我祖因京師之火四方之水旱而不遑寧處以四事自責蓋與舜之徵于湯之六事相同當時傅瓚等亦任其調燮有年之過一時君臣咸知惕勵宜有以回天變而未有歷年也

洪武三年夏四月久不雨上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皇后與諸妃執纓為昔日農家之食令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

皇朝武編卷之六

十二

是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詣山川壇設素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帶解皇太子捧盞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刻應足歲遂熟臣按太上修德次則修攘我祖精誠素與天合而又如宣王之不殄裡祀靡神不宗釋袞舄而素服草屨離輦輟而席藁露坐晝曝夜卧不為今日王食之奉而為昔日農家之食不徒以一人之敬為敬而有皇后皇太子以及群臣百官莫不協心以敬既而大雨歲登孰謂天道遠耶皇上頃因天旱衣布衣本步趨郊壇為民請命霖雨遂降蓋與我祖一轍

矣何通年以來蘇松嘉湖赤地萬里震澤枯竭蓋自古未有之變也願 皇上益思修德以消彌之川生
重再懸根本益固天

洪武十八年秋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即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惜生民奈何內外之臣數用弗當實在于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于百姓水旱相仍今聞山東雨水愆期農艱栽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前來奏聞本處者宿赴京訴災以憑優卹朕則罪有司極刑

臣按自古愛民之君未有如我 祖之至切者夫民隱百端君門萬里一有災傷匪有司真實恤民而轉聞朝署其何從而悉乎我 祖當山東北平之水旱而盡免十八年之秋糧民已受無窮之惠矣復恐有司遮蔽不以上聞而欲者宿赴京以訴其所由則其體下情者又何加焉適今郡縣之吏貪婪者衆慈惠者寡即 朝廷下蠲賑之詔而彼則為私橐之謀雖有耆宿能言者畏其酷虐誰敢向殿陛而控訴乎願 皇上復我祖厚意每歲令各郡縣中耆宿控訴則使有司庶幾懼法而 皇上洪恩亦可遍闡闡矣縱使

耆宿不敢赴京而差出撫按以詔書督責一二有司於極刑不將可以警千百耶

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 上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曰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宜告各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洪武九年秋七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也諭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關官尤宜防範惟南去者可以便令

臣按於此二條見我 祖上占天象下恤文武群工各宜加謹太陰犯軒轅則文臣當恤也謂其為吾之股肱也火星犯上將則武臣當恤也謂其為吾之爪牙也至于各省衛官以及諸將無不勅諭其辭則欲速改敝政防範奸人惟恐政荒備弛以傷文武其克謹天戒蓋無一而不周矣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鴻臚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朝賀可行乎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臣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當大學士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正旦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正旦日食當弔議

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
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智識當
上從之

臣按日為衆陽之宗有君象焉而元旦日食則又非
常之大變成祖以日食朝賀為問正以觀臣之諛
直何如耳呂震諛臣也而以先後不相妨為對乃儀
智以同日免賀為當楊士奇以富弼罷宴為說則天
變重而宴賀輕也明矣成祖毅然從之而且曰朕
率治理上累三光又欲與臣工調燮消弭其得回天
之道者歟

皇德五年秋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
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上不許勅群臣曰古
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變之本者惟能修德
以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統
政烈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特甚古曰君子之過
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
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普照四方而陰
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以方必有見者以之不食不可欺
欺朕尚當修省以答天意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勿煩
臣按當食不食者德足以格天也不當食而食者惡

足以觸天也日食不見而即以為不食者言是以誣
天也當其食時人君見之正臣進規而諷之則去其
弊政更其所不肯而側身修行雖日食為無害不然
朝廷之上陰雲不見是必為蒙蔽而不知四方見之
而朝廷獨不見是必近習所障翳宣宗既恐其昧
于省過又不敢比之不食其消諛臣之口而增德政
之善者至矣彼欲上表稱賀者何為哉

天順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
算不行救護上召學士李賢曰月食說甚至書中有載
其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事却詳書以進阻
隱隱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人所共見欽天監
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宴盛事凡有災異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
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
同聖意序如此罪可誅也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
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

臣按月食失於推算尤日術之不精也乃若隱蔽災
異則朝廷何由整頓喜進祥符則奸佞為之競進况
曲為解說改削書詞尤為誣罔之甚英宗在時其
罪則彼湯序者罪不容誅矣乃下獄降官其亦幸而

免夫

永樂十九年先是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少詔求直
三五戶給事中柯進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應詔言事頗
訐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慶等不能平
數請于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之是逆天矣可
乎又曰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為何
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
不無之於汝何損今欲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
過矣慶等慙而退

按撤樂減膳弭父之文也修行政教弭史之實也

皇明武宗皇帝

十七

王指斥其事而疏列于朝則科道之責矣茲因三殿
災而求直言因直言而罪科道直所謂逆天者成
祖謂罪之適所以益其過而以古明王獎直言者自
待所以折忌諱之萌開諫言之路而上曰天變者真
不以文而以實矣

嘉靖二年夏四月木星金星俱晝見給事中張嵩上言三
事一保聖躬言皇上春秋方富而數月之內兩見連和
恐貽兩宮之憂願榮護慎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太監
崔文等於欽安殿齋供請聖駕拜奏青詞是以左近惑
陛下請火其書斥其人惟日臨講讀親近儒臣三務實惠

言免租之詔雖下而費用不經征求如故民不蒙澤請崇
儉約節浮冗慎養子然後責有司從實蠲除章下所司

按天之戒在君君之戒在身而君非一人之身也
祖宗之身黎庶之身也世之遇災者撤樂減膳已非
其實矣而况拜奏青詞何足以挽回之耶張嵩始以
保聖躬為言而曰恐貽兩宮之憂末以務實惠為言
而曰征求百姓如故蓋知修省之實者至於修齋之
說尤為不經之甚邪人每假此以惑聖德人君每
恃此以為感孚故諸務從緩豈知觀幸無節是不重
祖宗也費用不經是不愛黎庶也從求讓于天又何

皇明武宗皇帝

十八

張嵩

成化六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郭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地
震既而掌太常寺李希安奏其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
等即以甘露事上聞鏜言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
言蓋人君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
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
宗桑穀生朝雉鳴耳二君因咸亟祖已之言恐懼修省
災為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蓋隆漢文景之時日食地
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今年下
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當安惟

遇災而不懼者然後亂亡隨之 皇上踐祚于茲六載位
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君祖已之正事
幹乃以先奏地震留而信願以後奏甘露詣言瑞應跡其
所有實懷容悅之私伏願 皇上以年豐為瑞以民安為
祥以賢才為寶遇災而懼則瑞不喜仍罷幹與希安二人
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祥瑞仍以地震天旱
因免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使天下後
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諛諛懼災修德其為瑞應豈
不大哉

臣按商之中宗高宗漢之文帝皇帝遇災而懼友災
皇明純武編卷之十

為祥尚矣我 祖水旱相仍陰晦不解乃諭百司編
民皆得盡言無隱至于甘露降于乾清宮既受宋燕
之頌而復喜宋燕之規何其明且遠也當 高宗朝
地震于先露降于後鄭幹為禮官正營先以地震驚
動君心而後以其露不足為瑞豈非正直乎乃不言
地震而獨言甘露宜有以來郭鏗之奏矣

弘治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
震有聲韓成縣尤甚聲響如雷傾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
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猶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偏
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長一二丈或四五丈湧出滌流如

河二月馬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之古 凡言

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非
未有震于元旦者亦未有裂地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
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三府又密通河套地
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凌之兆亦已萌矣且小王子部落
日眾酋首火篩梟雄桀黠往往以詭計敗我官軍伍此民
財竭兵衰將懦之時而欲安內以操外修德以彌災亦
難矣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刻責節金帛以備紫
齋雖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兵之地將西織造絨
臣早取回京以撫軍民之困宗社生靈庶幾有賴

臣早取回京以撫軍民之困宗社生靈庶幾有賴
上臣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臣按周幽王時百川沸騰山冢崩大夫味之而不
聽故周以衰漢元帝日食地震匡衡以為陽蔽則明
者晦陰變則靜者動元帝不用故漢隨以替至於元
旦地震裂地成河此古今異常之變而况發于陝西
延慶之間則邊防尤不可不謹者虜酋火篩擁眾入
寇榆林則文升夷狄不承中國之言明矣而修省之
實則款節金帛罷齋醮止傳奉禁奏討取四緇造內
臣是所謂正君而善俗省內以捍外真可謂災異而
安社稷者 孝宗稱其忠愛即命所司施行其實以

庶天者乎

嘉靖二年春三月久旱風霾禮部左侍郎賈誼疏上修省
上是之命止齋醮及一切興造不急之務詔禮部曰亢
旱已久風霾不息况二麥未秀秋糧未布朕心惶惶凡政
令缺失軍民利病有當與革者在內諸司從實舉行或當
奏請者詳奏無諱戶部議處預備荒事宜撫按官督所
屬民疾苦加意存卹省刑薄斂整飭武備以稱朕敬天
勤民至意

臣按災異之來多因民之疾苦窮即不得上聞而天
乃出災異以儆之世之為君者不承已之政治缺失

皇明紀事本末

十一

而從事虛文何以銷弭前給事中安盤上疏言旱乃
澤不下究霾乃明有所蔽欲法宮密禱外庭求言晚
以嘉納之矣至是復因賈誼之疏止齋醮罷興作令
戶部預備救荒撫按問民疾苦其於安盤之言一
見諸行事初年遇災之敬蓋如此其後齋醮頻設興
作彌煩良由小人以導之耳願皇上遇災而懼以
世宗初政為法何民不可懷而變不可弭歟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卯上以南京太廟災是日行告天
禮於殿陛即詣太廟恭慰神御先是上問內閣曰祭廟
之禮有謂必待擇日齋沐然後行慰不知此禮之常者今

因災而祭禮之變也譬之人或遇災子必奔諸父母以慰
安之何待正衣冠而後行卿等宜知之

臣按禮有常變常者從容以處之變者急迫以應之
蓋禮也亦情也春秋之祭其神安焉其主安焉故先
之卜筮繼之齋沐是進養之禮安得不從容也若今
太廟之災神主俱燬世宗聞之且惕焉不遑又何
待於擇日子宜其即詣慰安各無所待也

洪武八年漢陽知縣王叔英自少以孝行稱知漢陽有患
政嘗遇旱虔禱不效歎曰民將無食吾為民父母敢自飽
也遂絕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雨雨不止復祈晴一如霽

皇明紀事本末

十一

嘉靖二十二年潘縣蝗生知縣王士廉禱戒合僚屬耆民

禱于蠶祠祠士庶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鳥萬數食蝗殆
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
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臣按天之於人似若遠矣然旱而雨雨而霽叔英於
天若鼓之答梓何其易耶鳥之於人若無知矣然蝗
而食食而盡士庶於鳥不期而至何其怪耶蓋必誠
英之治漢陽士庶之治潘先有德惠足以孚天是以
一祈禱而即獲異常之應也况天子為天之子若猶

誠既竭又何不可回耶我祖失政自責席蓐禱雨而天即降之則聖子神孫又何以他求為哉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六卷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

二十六卷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七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表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臨民之敬

洪武十五年秋七月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民皆事我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泮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民可畏非君眾非元后何載后非眾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之長久者以此而已

臣按商頌言天命降鑒下民有嚴而先儒則又以為帝王之命主於民心後世之君徒知天之天而敬之不知民之天而嫚之所以民心去而天命亦不可留我祖深有見於天與民一而以輕重較之併以天下之離散為言蓋視民與已不相干則輕輕則嫚心生故萬民離散而國祚短視民與已為相資則重重則敬心生故萬民愛戴而國祚長高宗不借不濫不敢怠遑所以畏民也而頌者以為畏天是以享國五

十有九年而商道赫然中興至於桀則民怨其虐而
欲與之偕亡雖欲延天命也得乎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
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
天者不獨于天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副于
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
國家任守令若守令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
焉為人君祀天地非祈福于已實為天下蒼生也

臣按蒼壁陶甄事天之文也撫綏愛育事天之實也
蓋求民之莫者在天而任其莫民之寄者在君故南

皇明神武編卷之二十七

二

七

郊未舉而勤恤民隱顧畏民若蓋已有其實矣由是
而郊祭天安得而不享哉我祖捐租輕役無歲不
然蓋自起濠以來天眷久矣至是復以恤民為實而
且為民祈福其有不能福民者則以為不敬嗚呼知
恤民所以事天則民必不敢慢知不敬在於不能福
民則慢民不可以為君矣此天下蒼生所以實受其
福歟

永樂元年夏四月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
位未久嘗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
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飢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

守備且則出與群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
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陳建曰帝王存心于天下當如此此萬世聖子
神孫所當法也

臣按君之於民見民之疾苦而救之則不見之時必
慢問臣之章疏而計之則不閱之時必忘未足以稱
愛民之切也臣觀嘗恐民有失所與朕心不寧二語
知成祖念念不忍之心也夜則秉燭而思晝則詳
議而行九州縣之飢荒邊鄙必為之區處周浹而嘗
恐不寧四字又敬民之本也苟心無所恐而自以為
寧則民之失所者何可以數計哉嗣後每歲遣人至
于郡縣而以目擊民艱絀默不言者悉令下獄則雖
素無愛民之心者亦不能以自安矣吁此其所以為
仁之至也

治事之敬

洪武十年秋九月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
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使佞小人又逢以
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
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
謂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遑入君日理萬幾急心一生則

庶務壅滯貽害不可勝言朕嘗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
卧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度量
民事當速行者即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
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朕
既情元首叢脞臣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
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不矣群臣皆頓首受命

臣按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而後世荒寧之君率託
之乎無為不知恭己之象非荒寧之象也嘗觀敷教
典禮咨牧卹刑不日欽則曰寅不日寅則曰敬大禹
文王亦率是道古聖君何嘗一事敢荒寧哉我祖

明倫彙編

四

深辨荒寧與無為不同惟恐以荒寧自安一星失次
即為憂惕是敬天之事也當速行者待旦即發是敬
民之事也至股肱既情元首叢脞之語尤恐情心生
於臣工而已亦流于叢脞之歸此所以與古聖君同
盛而非後世所能及歟

洪武十二年冬十一月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
于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
可以成大善忽細行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
以人君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臣按蟻穴不塞將潰大堤實主日增終成大堤然則
以惡小而為之以善小而不為者則大堤潰而大堦
難成矣我祖兢業之心視小若大其曰不慮于微
終貽大患者蓋言無微而可忽也其曰不防于小終
虧大德者蓋言無小而可弛也况積微成著積小成
大又必自微且小考始乎人君一身宗社生靈攸寄
非匹夫之身比也肘掖之內而宇宙之變係焉几席
之上而干戈之險寓焉是以武王不泄通而終成大
聖也我祖得之矣

洪武十八年夏五月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
明倫彙編

五

退至于復出逮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然坐審思有
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
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
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
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不頽頽自古國家未有不
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此甚
可畏也安敢服逸

臣按創業之君其經歷也多其結練也熟苟勵精之
心無倦終始未有不臻至治者晉武志怠怠於平吳其
器不足稱也即英如漢高唐高祖且枕官而卧漸不

克終我 祖上念天命下念民心皆決于敬肆之間
是以不食不寢見于干戈倥偬之時夜思晝行復奮
於海宇清寧之日夫是以天下蒼生因受其福而享
國長久又有過于前者乎天眷勤勞而厚篤其慶也
歟

洪武二十二年夏六月 上退朝與侍臣論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于峻坂
而仆於平地者慎于難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
治平何可不慎

臣按司馬相如之言曰駭于不存之地輟人不及駕
明倫武編卷之七

蓋言險之當防也又曰清道而馳猶有御歷之變蓋
言易之不可忽也然則群雄角逐劍戟交加非不存
之地乎四海寧謐瘡痍既起非清道之日乎顧人情
遇危亂則生死在於呼吸其防之也密而危亂可以
無虞至於遇治平則安枕肆志自謂可以管轡六合
而不知危禍常起於不料之中昔堯之於舜以天祿
永終為戒而秦二世高君深拱自一夫作難而九廟
遂灰矣詳味我 祖畧難于其易而視平地為峻坂
宜其危不蹈患不及而享治平者若是久也何可不
慎一語其始守成之長筭乎此 聖子神孫所當守

也

嘉靖元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李錫言南郊耕藉國之大
禮而教坊承應闌然喧笑殊為褻瀆古者伶官賤工亦得
因事納忠請令凡遇慶成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
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為鑒戒庶於戲謔之中亦為箴規之
益

臣按周公於成王使瞽瞍諷誦以為教而衛武公在
輿有旅賁之規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
宴居有師工之誦故成王為令主而武公為睿聖夫
朝夕燕安猶不敢褻况南郊耕藉乎即教坊不可已
明倫武編卷之七

亦必可為師法可為垂戒者庶聲音所入可以惕心
不然淫辭艷曲易以逸志此而一肆無所不至矣孝
錫所言夫亦敬事之一端也歟
操存省察之功

洪武六年春正月上書清江廣洋采罷急政黜為廣東行
省參政 上謂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為害
甚於鴆毒前代六君以山賊土者不少蓋為君者居天下
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
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兄創業垂
統之君為子孫所承式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

端本澄原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臣按我祖不為物誘如明鏡止水與夫操而存之罔敢自暇自逸則存養之功勝矣然人情未見物則存之易既見物則省之難必湯不通聲色孔子語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蓋皆由于省察也人君崇高富貴窮天下聲色皆聚而致之最易迷惑而況小人之中其欲者又方列之左右前後以俟其隙苟不深自警省幾何而不為其所伐哉我祖知其甚于鴆毒而又戒夫小人豈徒為一身慮哉正為子孫生長深宮所見聞者無非靡曼窈窕而致蚤防以預待也不然迷

明倫彙編

或乃心其有不懼於敗亡者幾希

洪武二十年秋八月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照鑑萬類一為物誘則鏡垢水渾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于此上曰人小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如人主好賢則不肖者遠好直則諂諛者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諂諛者進欲國之不亂難矣一嗜好之間而治亂係焉可不謹乎

臣按理之與物相為真勝此心無所嗜好而物不能誘辟如鏡之常明水之常止妍媸美惡何可遮蔽苟

物一誘于外而嗜好因之以有偏則鏡之明水之清染水之止為渾所濁則以不肖為賢以諂諛為直心既不能辨自其何以挽亂而為治乎故為人君者當謹所好所好者賢則不肖者自遠所好者直則諂諛者自遠即有不肖諂諛者雜于其間而吾之燭之臺髮不能逃遁以是知嗜好之邪正乃治忽之幾而謹之一字又嗜好之幾也夫以聖祖之睿智千古絕倫而又綰練既深涉歷既久且兢兢乎必致其謹矧今人情愈為世態愈巧不肖者似賢諂諛者似直安可不謹之至哉

明倫彙編

九

洪武三年秋七月上謂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則百事皆廢所以常有點檢此心與身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齋戒整飾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為事物所動檢持甚難益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信可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善長等皆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要心既治則天下無難治矣

臣按宋儒邵雍有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

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又恭誦我太祖已
能難能之訓益信聖賢之事心如出一轍何也點檢
之功易疎而防閑之力易惰也今夫蛀孔不察則蠹
生奔軼不緼則馬縱心之點檢非所以察蛀孔而維
奔軼者乎然其起于爭戰理勝欲則戰勝而主帥
之權尊欲勝則戰不勝而主帥之權分類之所謂
克者戰而獲勝之名魯子所謂省者檢而能防之謂
太祖知此心與此身有若兩敵既點檢之又防閑之
自謂身之妄動易防心之妄動難防自非果嘗用力
必不能知其難有如此者蓋人心由靜而動則妄念

上明神武編卷之二十一

十

忽乘隙而投奇祭祀時思神明之在上則必如太
祖之不敢仰視號令時思生靈之在望則必如太
祖之視民不敢輕噫持一不敢之心則自然點檢自
然防閑而難能者可能難言何難之有臣於太祖
見焉不然任情行事誰能禁我凡為君者皆然何獨
太祖而事焉至當號令得行惟太祖為然此豈無
自而襲取者耶

洪武二十四年春三月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
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其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
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

之惕然感悟夫境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以鑑形人君
主宰天下辨別邪正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失正心
之功其可忽乎

臣按人君心常存省者則凡物皆足以警心唐太宗
因弓人論弓而知弓之體猶心之體我太祖因冶
人論鏡而知鏡之體猶心之體予有不正所失者一
物耳而無關於人也鏡有不正所失者一容耳而無
關於心也若心苟不正則張弛注厝必多外錯其何
以御海內乎我太祖言正心之功不可忽蓋得存
省之要矣

上明神武編卷之二十一

十

不樂二年秋八月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
之至再諭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
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淨虛靜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
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
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
自然無事

臣按此心之動理欲之介也而人主之心尤易為欲
所動但臨朝之時師傅在列威規在傍管束為易退
朝之後宮妾宦寺紛擾於前管束為難成祖先言
朝退默坐管束此心而以思之一字為言至於無所

增加則又有以踐此思夫何欲能勝理哉噫于太
正心之義得之矣宜其表章六經萃集性理而稱為
文皇也

薛宣曰前項省察不至則妄念熾斯須心有存則與道
心持此心而不失則見道不可離矣

臣按存省之旨于思已盡矣自禪教行而說者藉藉
惟薛瑄為得其傳大都道具于心存者存此者也省
者省此者也心不存則道以不存而離心不省則道
以不省而離故常持此心而不失則道常在心以此
見之酬酢必從道上發出而妄念不足以離之庶幾

王明倫武編卷二十七

十二

言

薛瑄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入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
反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盡去私累則身心皆天理每不
滿陸象山所言讀書為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
靜嘆息曰若如一說未有不流入于禪者

臣按聖賢之心純乎天理故千言萬語都是天理所
在若先覺書我而知聖賢之心則何者為天理何
者為私欲孰從而得哉象山以讀書為義外而以靜
坐為先真入于禪矣惟以聖賢之言語反求吾人之
身心猛省於先而擺脫于後則身心皆天理身心皆

體驗何存省之學不與聖賢同歸哉此瑄所以為得
真傳也

胡居仁曰周濂溪於道理本原處見得分明精切故異端
害不得邵康節於先天易見得天理進退消息循環極分
明故異端惑不得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
拘制住心在這裏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惑
于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着住此心不
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
臣按心之為物不過一放一存而已存之則天理惺
惺放之則物欲汙汙子思說戒謹恐懼存心之法已

王明倫武編卷二十七

十三

奏

盡於此矣而孟子又云求其放心要亦從戒謹恐懼
來若惡其思慮強而遏之便以為心不放着住此心
只在這裏便以為心能存此正告子義外之說心豈
能強制終有時而放矣心豈能着住終有時而不存
矣必先得天理人欲分明終日欽欽只是天理人欲
上辨別惟恐欲未擾我而惟知天理久之則思慮自
遏吾心不必着住而心皆天理心自在這裏矣居仁
之心學其真繼薛瑄而有得者乎

胡居仁曰人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
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為太

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于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臣按中庸擇善必從博學問慎思明辨然後善斯擇而心可誠馴至乎聖人之何思何慮上蔡未能融會貫通而便欲何思何慮豈能頓悟如此彼禪家者以爲慧生於靜而欲強制其心雖虛能生明不無獨見之發而於帝王經世之理茫乎未會終亦自私自利而已矣吾悲今之儒者學象山而入于禪終不得爲吾道之正也

王守仁曰今人存心只是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寧靜氣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啻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有潛伏者在終不能絕去若過時依舊滋長苟以存理爲主何嘗不寧靜若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存理

臣按守仁之說牽合良知便不通曉而惟是數言得其要領人苟不存天理而徒去求寧靜其所寧靜者氣而已非天理也若靜時養得天理而動時亦察得天理則吾心有自然之寧靜周子所謂無欲故靜也若人欲猶出入焉而欲寧靜則理終不自我得矣是

以臣有取焉

規警歲誠之助

洪武十年冬十月造觀心亭成太祖親幸其中召宋濂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有事天地宗社先用祇飭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反觀却聽上契冲漠誠一不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如臨其上卿爲記之傳示來裔濂颺言曰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原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濔濔惟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機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諭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爲一祥刑敷政一出自天符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臣按於天則敬於民則仁於神則誠我祖已心維而力行矣而濂必重之以有初鮮終之戒常如亭中之心丁寧反覆恐然惟冀終始一致而令聞無疆

老臣謀國其忠盡類如此臣嘗攷之二十七年猶觀天之奎壁而知黑氣之始消二十八年猶歆民之守律而置黥劓于不用三十一年猶夢皇考之呼覺而初其齊戒以安靈其真無負亭名而能用漁之言矣宜其天神嚮答而億兆歸心也雖然是心也豈獨我祖之所當觀而是記也豈獨為一世之計願皇上觀已之心如漁之說則無疆令聞又不在今

日耶

吳元年冬十二月命有司立廟社建宮闕時營繕者務為雕琢奇麗上命削之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

吳元年冬十二月

命有司

立廟社

鼎類編古今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間時睇觀之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踰于丹青乎後洪武十七年又謂侍臣曰朕觀衍義一書有益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鑑也

臣按几席之上廡壁之間朝夕親多較之繡閣史冊者又自不同我祖宮殿新成不窮壯麗又書古人行事以為鑒戒矣至大學衍義一書自宋漁言之即

覽而悅之書于兩廡朝夕觀覽至於教太子諸王則又使之窮其得失視夫丹青繪畫無補治理者不霄壤乎

洪武二十年正月上親註洪範成先是命儒士書洪範二篇揭之座右以便朝夕觀覽未幾親為之註復自序之又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且謂之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序四時成百穀本為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覽之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天道下福萬民為世

洪武二十年正月

上親註

洪範

開太平也至洪武二十三年又曰如洪範內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陽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陽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而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于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動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

臣按洪範一書箕子陳之武王而行之盡人事而奉天道蓋與五帝相後先之理言未能我祖

讀之遂惕然自省不惟揭之座右而又親為之註不惟鮮箕子之旨而又發蔡氏之所未發始而以為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既而以陰陽下民屬之天而以相協厥居屬之君蓋真見敷教明刑君不可諉于天而欲盡其道以安其居所得于洪範責成之意深矣此惟觀覽座右故能發其真義如此 皇上經筵進講之後即於我 祖之言而詳玩之則民安厥居豈獨洪武之時為然哉

洪武二十五年秋八月頒醒貪要錄于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最貴者何讀書

皇明武編

卷十

七

明道出為君因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蝗蟲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臣按官之俸皆出於民民勞而成之官逸而享之苟不恤民何以守官乎今之仕者既已享有天祿而復刻剝肥家是不知道農之苦也嘗觀五德秀備述農家

艱難情狀讀之墮淚而我 祖之言如出一口此親歷田野必不能深知至此也醒貪一書錄俸米之數合出穀之數頒示中外臣工使能反而思其已之俸米又能反而思其民之疾苦則貪心可醒而臣皆稱矣不然寧不負 祖訓哉

宣德七年夏六月 御製官箴序曰朕承大寶臨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群臣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為君禹皋稷契為之臣猶致傲如此况朕菲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論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論因取古人箴傲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傲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

皇明武編

卷十

七

臣按宣德時當熙皞群臣未必不安於懈惰矣而立宗勵精求治已欲以大舜自儆而諸臣亦欲以禹皋稷契自儆其意懇矣然幾旬內外見不能數而人不能諭各為一箴使懸諸廳事武臣自都督錦衣以至留守衛所文臣自九卿布按以及府縣儒學靡不援古証今旌賢飭不肖俾觸目警心於時武功懋建文治昭宣上追成康而下過文景詎非由交儆中來

耶篇中又以嘉謨望臣入告其視鹿鳴之求周行訪落之示顯德行者何異嗚呼此非守成之后所當為世服膺者歟

宣德七年秋七月 上燕閒閣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漁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興民事登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鑑此朕愛斯圖為賦一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啟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臣按宋儒王氏說幽風詩謂仰觀呈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

孝南詩集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未

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此其描寫詩意亦已盡矣而趙孟頫復繪為圖元人不能視之為寶至我 宣宗 卜人之依悅繪畫之狀賦之長詩揭之便殿則凡舉趾納禾之象採桑載績之形奉養獻樂之敬取冰稱兕之誠觸目可想其艱難指掌可數其風俗則丹青瑩麗而吟咏非風雲也使一見聞而享有量乎豫大者可以為箴儆場勵之助宜當時敦本尚實釀成一代之盛治也 皇上再觀此圖升誦長詩以無

忝我 宣宗則豈不有光乎

宣德六年秋八月賜養義等招隱歌蓋以昔人嘗賦招隱矣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招而用之題雖同而志則異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招隱歌以示卿等其畧曰天之生才將有為豈使獨善而無施彼不輕施吾當致之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心咨有莘幡然起畎畝傳巖何嘗終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復興南陽嗟爾賢人無為徘徊石泉麋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為爾開翩翩並駕蒲輪來黃金如山築高臺待爾為味室與榮毋為令我悵望思難哉

宣德七年賜諸大臣養義等曰昔孔子自衛反魯見蘭之

十七

未

茂與衆草為伍自傷不逢時而為此操予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其詞曰蘭生幽谷各芳暉暉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為伍嗚呼賢人兮女其予轄

臣按喜起之歌遠梧桐之嚮微所思者猛士耳所誇者除兇耳我 高祖醉學士歌何異喜起迺 宣宗 賦招隱歌又賦倚蘭標蓋誠有監于魏賢之思十畝而孔子之傷幽蘭也一則恐為明珠之見遺一則恐為與草而同伍招之使立於朝採之使輔於我以伊

傳呂孔待之而歎我不歎其難彼則先其道蓋與虞
周一轍矣當其時三楊在列衆賢滿朝豈其有所聞
而終不忍其於林泉幽石也歟

景泰二年冬十月 上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等物撒
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閑笑文選司郎中李賢上正本
十策其一曰崇節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曰吾讀
崇節儉一事殆歎下淚也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謚未及上
京師傳之其謚曰尚方承 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
顆顆勻圓奪天巧未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
琅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玑走玉盤一天雨電敲驚瓦中官
跪拾多盈袖坐褥半隆羅裳綳得天顏一笑驩拜賜歸
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
競十日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
丹匣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金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
皮和草根夢寐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觚畫作
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民貧願將銀豆三
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臣按李賢上崇儉策可謂切直矣楊寧讀之而淚歎
下楊守陳則復為銀豆謚豈非皆有感于上之奢侈
而然耶使二公者繼賢之後或浚于上前或進其謚

於君側將必有所感觸而為天地惜財物為生靈
困窮以木皮草根視銀豆以操觚骸骨視宮闈海宇
之受其賜者億萬倍矣奈何嘆息吟咏徒為寅屬發
之京師傳之竟亦何補哉嘗考宣德中李時勉為侍
講學士上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令諸臣拾取時勉獨
正立乃以袖中餘錢賜之夫君之賜臣貴賜以禮而
又所賜有節則足以風勵天下臣之受君拾之于地
者卑而賜之于君者重若時勉者雖不見之章奏歌
謚而其風采亦凜然矣

世宗敬一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極
敬馬一馬所富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
萬民發政施仁期保鴻福敬怠純駁應驗頓殊微諸天人
如鼓荅桴朕荷天眷為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大懼惟敬
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虜曰敬惟何怠荒必除
郊則恭誠廟嚴奉肅于明廷慎于閒居省躬悔咎敬無
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
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
之擇善必精左右輔翼貴乎忠真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
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既修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
慶光前垂後綿延蕃盛咨爾諸侯御與大夫以至士庶一

導所謀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安其軀古有盤銘日接心齋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為斯歲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

臣讀斯箴見我世宗遠追湯之聖敬近守祖之

觀心而欲以高宗自勵始原心體而歸之于德顧德以敬吉以怠荒以一純以駁雜敬而純者則天必親民必懷而福應于我怠而駁者則天難謀民難懷而禍應于我天人之際如桴鼓然况人主上奉乎天下長乎民而不敬不一則不類矣此豈非大懼乎其所謂敬者則又合於廟隱顯治亂而言而至乎慎于

皇朝經世文編

二十四

三

閒居警戒無虞則之敬之所以入也蓋閒居則隱隱則怠心生無虞則治治則怠心生文王不顯亦臨無數亦保故緝熙敬止而今亦以慎以警自持蓋與文王合德矣其所謂一者蓋合言行始終動靜而言而至於靜虛無欲日新不已則又一之所以臻也蓋有欲則實實則不虛可已則問問不新武王警過於嗜慾相忘于富貴故遠邇一致今亦以無欲不已自勵蓋與武王合德矣至篇終復敬公卿大夫士庶莫不敬一蓋人已交修宜初年之治克配高宗也迨乎晚節有負初心正欲改弦易轍而追思增愧見諸遺詔

即秦誓漢武其孰讓焉其曰祗緣多病過求長生祠日舉土木歲興是日答神仙土木之非又曰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是自答祭典親禮之缺始而適其奸人之誑惑終而真其奸賢之蓋愆嗚呼英惟聖哲之后其所以回思既往訓諭將來者無纖毫避敵如日月既蝕而復明矣此豈素嘗從敬一之功故終能瞻悟乎臣願皇上捧誦箴辭而又味旨遠詔則能蓋其愆即能遵乎祖矣

嘉靖六年夏五月上御經筵講大學衍義有感賦五言詩以賜輔臣詩曰帝王所為治務學當為先下作民之

皇朝經世文編

二五

主

主上乃承之六致治貴於本本端化自平人君所學者其序古後先正心誠其意志定必不遷吾志既能定則道豈後顛身修本心正家國治同然國治既昭明萬邦斯協焉於變帝堯典思齊文王篇萬化修身始朕念方惓惓遂命大學士楊一清賈詠程鑒張璁等各和一章集為一冊賜名明學詩

臣按大學衍義一書自宋濂進後我祖書于庶幾講於儒臣列聖守之世宗復形諸詩一以堯典為宗而以定志為準志定則意誠心正而家國天下裕如矣與我祖論家人相合蓋真能用德秀之言

者

嘉靖六年冬十二月除夕之日 上賦五言詩一律詩曰
三冬寒已去九陽春又來辭殘省往過迂歲善增培伊傳
真者碩輔弼信英才專賴交修道承之尚欽哉命司禮監
齋諭大學士楊一清又一清等廢和以進遂命錄為一集
上親序諸首云嗚呼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舜之歌臯陶
賡之卷阿之作召公頌之朕非虞周之聖但喜得忠良遂
取為集以見同道之義詩之所闡大矣非吟咏者比實以
求之望於 見形諸言也歎嘉靖七年戊子春正月四日
序仍命楊一清跋其後

皇明武編卷之五

十五

臣按除之日天澤一周住已過而來始續示天下
以更始也九臣子皆當革故鼎新而况大君為天之
宗子則履端正始之道豈可不畚維乎第安于耽樂
者多而能知敬戒者寡我 世宗因寒之去而欲省
往之過因春之來而欲增來之善其奉天出政之思
蓋惟日孜孜矣觀其所序之辭一以虞周自勵而
群臣同道蓋非徒事音律者頌 皇上法焉
世宗因講官講書無逸詩幽風有感遂製詩以賜之詩曰
自昔聖哲務民義其所重者曰惟農文武興周繼二代功
有攸自慶有鍾后稷實始肇王業公劉稼穡追遺踪男親

耕耨謹東作婦勤蠶織以禦冬對時舉事罔敢忽率以勤

儉守以恭百年積累膺眷命天人允協風雲從周公奉

輔王室成王踐阼何從容沃心申告端化本細大必舉不

屑重乃知為君貴法祖敬以逢言急必凶書垂無逸詩七

月王者當服之心胸聖賢之言豈欺我躬行庶見臻時雍

臣按宋璟手寫無逸畧以獻玄宗勸其出入觀省以

自戒其後代以山水圖左右不復歲規以至于敗我

祖庶幾非書符義則書洪範而 宣宗幽風長詩復

以饗之 世宗以幼食教急欲服之心胸見詩行事

蓋與祖宗之心一也惟 皇上玩而繹之則詩中之

姬公可為鑑而後 嘉靖初年之治又何難焉

嘉靖七年閏十月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

聖君子最哉勿偽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廣上意為疏

解以上之 上嘉納焉

臣按箴曰顏魯思企蓋以聖人未易學而學顏魯者

或可以幾聖人也顏之學在卓爾魯之學在一貫

其辨則始於誠偽之分克已復禮顏能驅已之偽好

善惡魯能驅惡之偽夫是以卓爾有真見一貫有

直傳耳今日勿偽其真善學顏魯者夫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七卷終

皇明絕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八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慾

摠論逸慾之戒

洪武十一年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上曰
人之害莫甚於欲欲非止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
私便于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
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
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欲肆欲必至戒身

臣按古聖帝賢臣未 不以欲為戒以禮制心者蓋

之戒身則以儉戒無虞為首而皇陶之戒身則戒以
無教遠欲有邦夫人君以一人泄萬方而統諸侯苟
以無虞而怠荒以逸欲教有邦則無以保治而臣下
亦靡然從風矣我 祖以私便於己者皆以為欲而
防之以禮其得制心之道者矣夫坊止水之衝禮制
欲之縱孔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顏子告而復禮
之功不遠怒不貳過今以制禮防欲為訓而肆欲
戒身尤難焉必不違道拂衆必不以逸欲為教無
俟益與臯陳于前而戒已深切矣在位三十餘禩而
無少怠荒為萬世法其得于禮者至哉

洪武三年 上大宴功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太業以難

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
難之術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
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
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臣按晏安所以喪邦憂患所以保國冊宋天子之子
也太康天子之後也一以慢遊是好一以十旬遊畋
用殄厥世而弗許歸國豈非憂患寡而晏安勝歟禹
懲之而荒度土功五子歌之而述述禹訓行舟朋淫
與色荒禽荒之戒不少寘焉我 祖與諸功臣萬死
百戰以統天下惟恐忘其艱難而終于宴安動以艱
難為諭而欲有所憂患以安享爵位則大宴之會執
非保身之策乎

洪武十年十月 上大內官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
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係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
後靡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頻年飢饉艱于衣食今
富有四海何欲不逞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故凡有興作
必量度再三不得已而後為之宮闈之間皇后亦服浣濯
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刻剥民財不敢不謹且節
儉二字非獨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當守之爾等歲祿

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辨集侵年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臣按節儉與逸慈相反節儉者愛民惜物而國日興逸歌者害民費物而國日亡然其原則自檢制其心始我祖因宮殿不侈迨言昔人之艱發以當守之訓不獨啓皇后服浣之風而且示諸臣有限之祿非果檢制烏能致此真可訓後世矣

宣德四年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上曰武帝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遂致禍亂竊身宋國武帝猶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慈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臣按人主之英敏者方其少年多逞雄暴肆其所為而卒也不免敗亡武帝始而所用者桑弘羊孔僅之徒竭力於土木神仙之好似不可以保天下玄宗始而用宋璟韓休幾復貞觀之舊似可以大有施設然武帝得以善終而玄宗不免失國何也蓋武帝縱欲于始而悔過于終聽田千秋之言以趙過為治粟都尉是歡心過而善心生也安得不治玄宗刻勵于始

而放恣于終惟李林甫是聽而寵昵安祿是慈心生于而善心熄也安得不亂昔仲虺以改過不吝稱湯而伊尹以敷求哲人告太甲至於巫風淫風亂風皆武帝昔所有者而後有輪臺之悔轉而用田千秋豈非改過不吝敷求哲人乎我宣宗善心歡心之諭其深晰微危之旨矣

太祖辛丑年春三月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以金玉錦馬鞍轡來獻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殺栗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臣按西旅貢獒召公以玩人非德玩物喪志為言而繼之以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今我祖却方國珍金玉錦馬蓋無俟陛下之進規矣夫犬馬非其上性不畜西域之數何異國珍之馬其曰所需者文武才能是所寶惟賢也其他寶玩非所好是不寶遠物也寶賢則不敢玩人不好寶玩則不敢玩物養德養志而遠格過安垂萬世磐石之統宜矣

興武元年夏四月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新州進竹簾固為用物但未有合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

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洪武元年冬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耦人能按時自擊鍾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臣按召公謂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玉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今讀我祖新州竹簞之却水晶刻漏之碎見其務實用識大體為人

五

五

六

君御天下凡有裨於生靈社稷者當竭心思以為之而服食器用貢土之毛者則受之竹簞乃蘄州所產是固當貢為其未命而獻則却之其他奇巧因此而罷者多矣水晶刻漏上候天時似亦可留然豈生靈社稷於罔恤而徒務於此是作無益害有益也昔之君得白狼白鹿豈不足以示異而麓服不至言足以拒諫智足以歸非而卒不免於亡國豈無異物而亦豈机巧不足用哉臣于是知我祖之為訓大而遠也

成化二十一年夏五月番人馬力麻貨海上詭稱蘇門

答剌國貢使韋春利其珍奇許馬陳選發其偽逐之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東謂將往滿刺如市後覓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臣聞西域貢獐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覓伺之萌也廼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好之物于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為利招致殊方營圖據就即如後覓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旨入海需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

六

六

六

臣按天下之事無不起于細微而况夷夏之交猶不可忽者珍奇非人君所當玩而後覓又豈人君所當狎哉馬力麻以珍奇動常春撒馬兒罕以市後覓入貢一則詭稱貢使一則枉道震驚使非陳選覺其偽妄劾其假借則番人以玩好而萌覓伺者踵至矣幸而選言之憲宗酌而從之則海外諸國有不聞之而畏服耶噫以此上疏而撒馬兒罕猶以弘治初進御騷擾者

正德元年冬十月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鸞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

曰奈何曰比諫官有章交論諸閣已下之閣矣閣三老持
諫官章甚力公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三老又與諸
大臣爭更易為力事或可濟文教然改容曰是也汝為我
草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八主以
辨教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臣等伏觀近來朝政日非視
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
劉瑾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
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賂狎嫖
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
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厥考候占咸
非吉兆切緣此等小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
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昏雖畢儲嗣未建萬
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此輩粉飾醢醢何補于事乞將
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銷禍亂之萌已而劉
瑾李東陽謝遷言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
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 上不允于是健等以去就決之
各上章求退內司禮監太監王岳亦東宮舊臣惡解等所
為故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諭曰諸先生良是無非愛
君憂國之心但各奴事 上父不忍即置之法幸火寬之
待 上自處司禮監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言于上

上不得已允之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
跪伏哭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 上為之慟瑾因進
曰狗馬鷹犬何損于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
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啟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正命瑾
入掌司禮監收王岳等繫獄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
李東陽孟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惟東
陽不出一語遂獨留
臣按太寶箴上於唐太宗謂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
心難得之貨修亡國之音淫今 武宗淫蕩于內放
逐于外交易異奇之貨錯陳雜劇之音悉以備諸躬
矣彼其所以引誘者孰非劉瑾輩所為哉幸閣臣劉
健部臣韓文聚言官交論於前而內臣王岳范亨輩
密言於後則其反逆豫而改往愆豈不易哉使李東
陽能出一語則瑾雖強縱其如一無所助乎哉奈何
武宗惟其所欲而瑾適投之王岳死劉健去而東陽
依阿於其間釀成無窮之欲虧損精神儲嗣不繼瑾
固罪不容言而東陽亦可耻矣噫念其欲于一時而
斬其澤于萬世不用王岳之持正而用劉瑾之擅權
金甌湯池幾于削損矣幸而天監我 明 世宗繼
統勵精圖治仁孝彰聞敬一之學成而逸欲之戒至

初年盛治即洪武宣德不過是也豈非宗社之大幸歟
頭 皇上以 武宗為監以 世宗初年為訓聆 韓文之疏黜劉瑾之徒則治美矣

正德十六年冬十月御史鄭本公以 世宗入居新宮上疏曰乾清宮八年營構一旦落成 陛下踐祚之初適與期會固居安之日亦當思危之時臣以為不在遠思惟即此宮而致其思耳夫此宮之災良由 先朝群小逢迎宴遊無度俾書作夜遂致燒焚然則遠群小而節遊宴以防一朝之患者 陛下可不思乎 先朝營建此宮蓋已有年惟不以後事為念故一日之安未享萬歲之後無託而顧以屬之 陛下然則重妃匹而廣繼嗣以為子孫千萬世之計者 陛下可不思乎上思天地祖宗之在上而不取肆幽獨下思膏肓筋骨之疲民而務以重乎興作則當以 先朝為鑒矣 上嘉納之

臣按新君嗣立之初正理欲相乘之始故外居文華則親近儒臣延訪政事其興也勃焉內居乾清則親近女謁易為蠱惑其亡也忽焉 武宗初年小安肆恣群臣累諫不聽卒成遊蕩之主幸而 世宗入繼勵精圖治不遑寧息然鄭本公猶恐防微不至則居安忘危遂上章極言歎以 武宗為鑒其得因事納

忠之道矣 世宗即賜嘉納宜其赫然中興也歟

隆慶五年冬十二月壬辰禮科給事蔡汝賢上疏言近因長至尊駕親親 聖容微減于前夫 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欲養靜之時碩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默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臣按忠臣愛君必愛其身 穆宗踐祚之初進御遊觀已屢忠臣愛身之慮故給事中石呈上疏首以養聖躬為言其曰養之之道以節飲食寡嗜慾為要而終之曰萬一起居失調 聖躬虧損悔將安及蓋自二年時石呈已見天顏漸癯形諸奏牘矣至是蔡汝賢復見 聖容微減而欲遏欲養靜若溺志移情之戒典謨師傳之言尤為切近夫何未及一年而竟爾不起勤懇之意固託諸空言矣

沉湎之戒

西番進葡萄酒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于途勞民為甚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酒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 臣按紂沉湎于酒故敢行暴虐而武王遂成湯至于

帝乙不敢暇逸矧曰崇飲累累乎以酒為戒元時造葡萄酒由西番而進以口實之故而動萬里之行勞民豈不甚乎我祖却之使勿復進其真得為惡旨酒之法而以絕儼伏者絕西番矣

太祖丙午年禁種林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効順輸賦固為可嘉然竭力畝畝所入有限而取之甚重心甚憫焉爰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令農民今歲無得種林米以塞造酒之原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臣按我祖既却葡萄酒之獻不以已之故勞民矣猶恐民以有限之入而恣無窮之飲禁林米之種以塞造酒之原其為生民惜費計無所不至然則酒遂可已哉吾觀伊耆氏時年豐而釀一國飲之皆若狂孔子以為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噫勞于前而飲于後上之藏澤也縱乎飲而忘其勞其流將不知其所終矣林米之禁蓋將塞其源也然臣至中州見其麴麥粟黍皆可釀酒則林之禁又窮矣人之好飲一至是哉

宣德三年 上出酒諭示百官時朝中御史即官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薛應旂曰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

臣按酒以成禮亦以生禍古人無享誰能廢之觀鹿鳴湛露之章未嘗不以醉為節特令德令儀溫溫自克漢成引滿舉白隋煬危不離口卒至覆國亡身為世大戒我祖嘗飲宋濂徐達二臣亦嘗醉矣然濂則恐愆于禮達則醒問北拜我祖賦醉學士歌以見一時同樂而於達則愈信愛之君臣始終可謂兩全當宣宗時御史即中以酣酒相敗其流必至於喪亡漢成隋煬足為明鑒矣乃作酒諭以示百官使為百官者捧誦宣宗之諭而又遠追酒誥之旨必不敢輒肆荒湛也善乎班伯之言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可懼哉願皇上善法宣宗垂戒百官毋蹈紂之醉踞毋若厲之號呼則所以保身體而固國祚者寧有涯哉

臣總觀古人漢有酒酤禁三人以上無故群飲者罰金四兩至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令天下大酺乃武帝則初推酒酤噫天下之最易沉溺者酒也人君縱

之以亡天下臣庶縱之以亡其身不有所禁則其禍無窮故漢禁之於先而繩之以律然祭祀饗享又不得不有時和年豐又不得不用必也如文帝而又示之限焉冬至歲旦等節及豐年大稔或賜三肉或賜五日酺其餘則罰金夫禁醴義也賜酺仁也仁義兼舉則得之矣迺其上不能禁而又權之則惟恐民之不飲也其不失古人之意乎

荒淫之戒

太祖己亥年春三月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并能作詩上怒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耶命誅於市以絕進

獻

臣按夏以妹喜亡夏殷以妲己亡殷古今大戒史蘇謂亂本之生必有女戎蓋女戎在內則男戎在外是則狐媚蠱惑之人蓋狼奔豕突之象也彼漢祖未為知道然當其入閨婦女無所幸況我祖高明特達遠見宏猷超越千古而豈為色所動哉命誅于市以絕進獻蓋不惟不惑於今日之女子而且弭將來之女禍矣

徐達征張士誠時見一女子殊色因以重幣約之且即納當為後期既而悔之師旋遣人道意令其他適因貽數

十金以右粧資且謝負約女父強乞侍中擲竟却之

臣按重幣以聘女子武寧一時之迷也終而悔之令其他適則天理之發也昔馮商還妾不取聘財武寧右以粧資且謝負約是又輕貨重義高出于人矣宜其令名全節子孫永享餘澤哉

宣德四年給事中賈誼張居傑劾奏戶部尚書蕭瑄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以忘樂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娼優賤人豈宜桑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致妓自隨故此輩倣倣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言徧諭之

臣按宣宗言大臣者小臣之表若燕狎賤人以妓自隨則表已邪矣影何能正君子所尚者廉耻所敦者統體苟倣倣成風流而不返曾官箴之謂何而禮俗敗壞大矣賈誼劾蕭瑄等而宣宗謂劉觀為尤甚是人邪正洞在帝心矣且命夏原吉徧諭群臣其所以扶持風教挽回人心以成一代恭儉淳澆

淺已哉

成化四年九月初天順間宮人萬氏侍上於東宮及平位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為諸城縣吏以妃

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都指揮恩權隆赫通妻王氏
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陰使婢僕結通妻往來于
家朝士希進者群趨通門劉吉亦附之六年秋七月己卯
皇子生初母妃紀氏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上令別
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

臣按萬貴妃專寵儲嗣不廣豈特通之倚勢作威而
其妻王氏亦掖庭交構不惟朝士群趨而萬安劉吉
亦群而阿比幾使孝宗為其忌害非憲宗別居
誕育吳后保抱惟謹則十八年之令主其能安乎以
是知寵不可專也

皇明武編續大學衍義

卷十五

正德五年秋八月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並除
名為民先是黃中為檢討數月即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
狂恣無耻時土官岑濬沒入家口內有殊色芳聞求瑾得
之芳卧病黃中淫烝天下嗤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
並疏職

臣按新臺之詩刺宣公之不父言官之章劾黃中之
不予綱常掃地矣詞林記稱焦芳性險悞潛通劉瑾
表裏為姦極結臣工杜塞言路于黃中試居二甲芳
謂諸執事抑之入言劉瑾得授檢討其貪婪無耻久
為士林所站矣孰知芳求瑾而得殊色子恣行而丞

之天道昭然不可掩覆又何責於父子翰林哉衛有
夷狄之禍焦有禡職之罪女色之傾人也如是

正德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
皆執切御史張士隆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劉
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與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於禁
中戲干戈于卧內徹夜燕遊外見烟燎親信內臣取貨于
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屋科害靡極閭閻之苦禍
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
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况
棄本博帶之雅孰與引井狡穢之群廣夏細旃之樂孰與
遠徼凶危之隊不報

皇明武編續大學衍義

卷十六

臣按武宗之失多矣而淫慢二字實其病根惟慢
故無所畏惟淫故有所縱不居廣夏細旃而蹈凶危
遠徼不親棄本博帶而狎市井狡穢所好者優人女
寵所嗜者燕游烟燎楊一清奏之于先張士隆疏之
於後皆不見報卒致后嗣不繼祖澤幾亡然則不有
嘉靖何以振中興乎

皇明武編續大學衍義二十八卷終

皇明緝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二十九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款

盤遊之戒

宣德四年遣將出塞燒荒冬十月 上巡逸校獵閱武還京九年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陳建曰 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馬宣整肅人心振揚威武飭勵邊防有賴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聲也近日玩弛之餘 聖子神孫時一行之其於安邊不為無益或曰後來 武宗屢巡

皇明緝武編

卷二十九

十一

關隘非耶曰宣廟之巡關也為防逸 武宗之巡關也為遊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

宣德五年十月丙子車駕發京師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未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中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問曰唐太宗遇此非征遼時乎衆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衆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

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係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壬辰車駕還京師

臣按 宣宗之出以巡邊為本不過內警軍士外攝夷情而已故以唐太宗之勤遠畧為鑒戒至於重禁官軍求索民家有勤民之仁焉追論順帝不係山崩有保國之仁焉一行而三善備且自丙子往而即以壬辰還會不曠日持久規摹真宏遠矣

天順二年 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 朝關四門繚以周垣鐘鹿苑免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

皇明緝武編

卷二十九

十二

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 上親御矢勲戚武將應 詔馳射所獲禽獸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青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由是出外採獵不能獲一禽有司畏其威飲之于民聚鐘鹿苑免而獻之內臣以為出獵所獲遣人預進 上遣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扶而黜之 臣按王制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田之不可廢也明矣竊思家定都燕地與狄為鄰尤不當以昇平而遂弛也

英宗校獵南苑親執弓矢下大綏而勲戚以下則正小綏一以演習一以防衛至計也所獲禽獸分賜從臣又有大庖不盈之遺意焉所以邊境安而狄不敢犯蓋以此耳王制所謂不敬與夫暴天物者皆不聞矣然鸞輿一出州縣騷擾內臣不獲之于校獵而飲之于有司英宗又谷杖而黜之又可以為他日生事者之戒威武仁孝具見之矣此與周宣王車攻吉日先後一轍可謂子孫大閱之法彼太康之十旬弗反隱公之觀魚于棠夫豈知此

成化元年春二月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臣按 憲宗垂情民瘼不事逸遊惟恐心為海東青所蕩而恣意于田獵豈徒為一身戒哉蓋將使子孫守之永無御廐之變矣

正德元年 上不親政事專好遊畋李東陽上疏畧曰近者視朝太晚免朝太多奏事漸稀嬉遊漸廣夫華靡耽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鈎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戰聞之象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切憂之三年內光御船獵復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都邑廐牧廝役

紛充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攝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縻祿養士將焉用之

臣按武宗時地動天鳴星斗晝見以至鴟鳴正殿歌走太廟災異頻見矣雖使側身修行猶懼災不可弭異不可銷乃外逐狐兔內御樓船李東陽累疏不聽謂之何哉今 皇上英斷仁恕高出武宗顧亦內禁設操馳騁鞍馬輕萬乘之重涉一危之塗而墜玉體所損非小矧近者天下飢荒京師倉場皆為燬燼蒼昊示變仁愛 皇上至矣碩以 武宗為鑒兢業保身則宗社無疆之慶也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四

正德十二年秋八月 上出車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畋邊將江彬導之也九月 上幸大同二十七日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變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疏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江彬以梟雄之姿懷險邪之志自緣延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輿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一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入虜之衆皆來幾何不陷土木之

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陛下之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空
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臣按人君深居高拱而以充舜為桎梏者是以天下
為可樂也固非也乃若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好擊熊
豕馳逐野獸是以吾身為可輕也亦非也相如王吉
之諫其藥石乎 武宗為江彬所導到處遊幸至越

遼關今日天以冰雹示儆明日復以星隕示異至使
黠賊以衆圍之餘冬錄謂當時若無此二異則上意
未必回乃知天心之仁愛矣給事中孫懋極言江彬
之奸邪而以土木之危言動之可謂至切奈何漫不

加省耶甚哉江彬蠱惑之深也

正德十三年夏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
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
巡遼文獻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制
廷和等上言詔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
夫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威武大
將軍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裳混淆名義
乖謬自古及今未有也或曰此陛下假飾之詞姑以為
戲焉耳廷和曰天子無戲言而可假飾為哉過者 皇上
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憂疑危懼奈何又復

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名具本上請
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有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
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
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
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
疏上不省

按趙武靈王偽為使者入秦以觀昭王既以作備
于前由是漢武自稱平陽侯夜出夕還漢成自稱富
平家人數離深宮之內飲醉吏民之家殆尤甚焉
武宗威武大將軍之名號非漢朝之故智乎谷永謂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
夫之卑字正今日之謂也至於緣引祖訓及內有奸
邪之疏尤為懇切至到不踰年果有寧藩之變偽檄
指此為言則楊廷和之遠見卓識蓋真了已矣故在
漢則諫者不過一二我 朝內閣梁儲不肯草勅翰
林如舒芬等部屬如黃鞏等以至金吾指揮張英南
祖露刃以死為諫是後也舉朝或譎或調或死于廷
杖然無有諫而不諫者自是 車駕遂不果出而江
彬之謀少沮士氣亦大振矣此我 朝得人所以
盛歟

隆慶二年三月癸酉 上御兵部以是月二十六日幸南海子止用京營官軍護衛徐階等言 聖駕行幸事體重大上林苑海子雖設自先朝然止畜養鹿兔而已非如視學耕藉有閑治禮不足以煩臨視且近日陵祀回鑾未久不宜復出惟 陛下即賜停止 上不允于是六部楊博等糾道王治郝杰等各上疏請罷遊幸皆報聞

臣按天子遊幸其視學者所以為道也其耕藉者所以為親也故一出而人爭羨之若園禽獸不過快心志娛耳目賢君之所禁也乃左右佞諛之輩則假是以動歡豫之歡元年款幸山陵階懼以北虜既已罷免晚而復行猶云展謁之誠也至上林南苑亦導之使行即階之諫亦不能遏已而見其荒莽至於追悔然則人君舉動豈可輕哉

奢侈之戒

洪武十九年春二月 上諭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資然賞不可濫

臣按我 祖斯言蓋得豐儉之中者也儉誠德之共侈誠惡之大然儉不中禮者貽公路之譏而奢而犯禮者有朱紱之僭况天子御四海而可以不中乎大禹奉已之薄而至於孝祖考極生靈則從其厚太甲

欲敗度縱敗禮終而聽于伊訓以至慎乃儉德惟懷求圖一聖一賢皆不敢自縱如此我 祖豐於祭祀隆於賞資仁孝之裏儼與古人一轍而祭不失之瀆賞不失之濫則又得中而中禮焉豈徒身為度哉而萬世 聖子神孫當求以守之可矣

甲辰年春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錢金床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代父子窮奢極靡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其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修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後車之轍不可蹈也

臣按奢侈者危亡之兆儉約者興治之徵自古為然不獨一陳友諒也我 祖毀之正欲為人臣者不以富貴而驕侈然後可以保其富貴耳若云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其所以敗亡則非我 祖屬望之意矣我 祖曰人有驕侈之心則富貴豈能保其所以榮動群聽而啓其儉約者至矣當時臣下未聞以驕侈敗豈監陳氏之覆轍而悟恭 祖訓乎

洪武元年夏五月命工畫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面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面此者使後世子孫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廖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其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

臣按我祖奢侈之戒不一而足猶恐示之以言不若諭之以形也乃畫昔時艱難情狀知有今日之富貴不忘前日之艱難使知富貴之情狀如此艱難之情狀如彼則兢業以持身儉約以制用將因面而益勵矣自永樂以至弘治世守祖訓國運豈有良有

自矣古有目之為田舍翁而不知所法者豈足以知此

洪武三年詔庶民之家不得用錦綉彩綺紵絲綾羅止用綃絹其首飾釧鐲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

臣按我祖自為敦朴以先天下矣至詔庶民而明示禁約止許用綃絹銀花而錦綉珠翠並不得用此豈以言令哉蓋欲釀成一代儉素之俗也奈至於今錦繡珠翠庶民而同帝后矣胡不申示禁約耶

成化十六年冬十二月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廩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而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賔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儉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臣請彭韶之疏而嘆成化之奢侈異於國初目擊今時之奢侈而知又異於成化也夫我祖之儉約以身帥之而群工有諭庶民有禁朴畧簡易上下一轍至百餘年而文明華巧如成化又百餘年而靡麗僭擬極矣邇者裁冗員革驛傳禁民間服飾亦嘗屢形奏牘顧輦轂之下且不能止而况要荒乎必也朝廷以至臣寮凡裘帷翠帳畫案文盃之類一切不用而

又禁之市肆如周之錦文珠玉不粥于市則人無所覓目無所見而心始不為之動否則我欲奢而使天下儉我欲侈而使天下省則雖明法審令不可得志于天下今夫十人錦而一人褐則褐者慚十人褐而一人錦則錦者亦慚况朝廷儉而天下奢侈獨不慚而更耶

嘉祥二十四年閏正月給事中查秉彝上言風俗寢侈始於世祿之家好作無益崇尚虛靡以蕩民心四方無籍之徒聚黨邀食以愚黔首此誠敦倫圮教之端敦好誨淫之地也臣切以為欲天下太平在息盜賊欲息盜賊在儉嗇

嘉祥二十四年閏正月

查秉彝

上言

風俗

中外嚴為之禁

臣按創業之君備嘗險阻而其同事戰爭者亦習見之守成之君安享富貴而其同樂太平者亦習見之故一初百故俗因焉我祖毀陳氏之鏤金床而其自用則金以銅凡民間器飾皆有限制所以養成一代名儉之俗查秉彝以奸盜之原皆生於奢侈而庶耻之生皆由於節儉首以世祿之家為鑒上詔中外嚴為之禁蓋得反朴還淳之道矣然終不能

止以至於今日甚一日豈不甚可憂哉

宮室奢侈

太祖丙午年小明王既殂上與群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營繕者以勸進上見其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禾稼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此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彫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臣按作法于涼其敎猶奢作法于奢後將安極我

祖重神明嚴統體而立廟社宮殿但取完固不雕巧

其以堯之茅茨土階為言示法也而以後世競為奢侈亂由是起為言示戒也夫土木之功最末易舉不完固則不能經久苟完固則亦足矣何以雕巧為也晉築虎祁之宮而石言魏榆楚築章華之臺而伍舉進諫秦之阿房使人不得邪徑而託足隋之西苑從者數千騎然皆享國不久惟漢文惜露臺之費唐宗止洛陽之修為有堯之遺焉故治亦小康我祖之言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與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之言互相發明噫德義與私欲不並勝德義勝則崇

儉約私欲勝則貴金玉自我 祖宮殿削雕巧而于孫恪守者怨譴不作是貽之以至寶也其享國長久也宜哉

洪武元年冬十二月 上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榭為游觀之所而但令內使種植者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當思吾言常存儉戒

臣按漢文露臺惜費一則恤民而曰中人十家之產

二則念祖而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所以留不

盡之澤于子孫若彼瓊宮瑤臺其亡必矣我 祖宮

中隙地惟令種植不起亭榭恐 皇太子諸王靡麗

改于先朝可懲戒者指而示焉兢兢乎以奢儉治亂

為說是示子孫以興治弭亂之原也其為慮也深哉

洪武九年夏五月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室無得過奢省

臣言親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亦若不為過度 上曰

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

苑秦隋以亡乎諸子年方及冠况去朕左右豈可以靡麗

蕩心

臣按我 祖宗廟社稷取其完固宮中隙地但今植植蓋以示法矣至於親王宮室復有養德蕩心之說蓋欲養之而不使蕩也夫物生于天而出于民暴殄天物則得罪于天竭盡民力則重剝于民其為不德孰甚惟儉則愛養節省不特可以檢身而無過且心亦收歛而不至於蕩矣心不蕩則德可養德可養則他日諸親王不將為賢宗室乎

衣飾奢侈

洪武元年秋八月命有司造乘輿服飾諸物應用金者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斷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

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

必至開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致大也

臣按用有大小儉無大小凡大費之奢恒起于小費

之奢也故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為玉盃而唐宗營

洛張玄素比之桀紂我 祖乘輿服飾以銅易金不

以費小而忽之也廼有司費小不足斷之言何為也

善乎由小致大之訓其子孫之矩矱乎漢文革輅不

穿兵木無刃後宮化之賤瑋瑁而薄珠璣故玉衡正

而泰階平唐玄宗之始金銀器玩銷毀供軍然出於

勉矯而不發于中心未幾猶以奢敗然則我 祖之

儉終始如一蓋中心好之焉耳彼漢文者豈得舉焉
于前而視夫玄宗甚有婉矣

隆慶四年夏五月癸酉戶科給事中李已陳吾德言太監
崔敏請買年例金寶臣等與戶部執奏停止不蒙俞允于
是再言于上曰 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歡若更
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
洶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謂邊方年例奏發無幾省飢
荒求濟不已司計之臣計無所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
費數十萬金之費乎若不及今杜漸不至空人之國不止
也伏願亟斥敏等 上怒令廷杖已一百刑部問候吾德
皇明紀事本末 卷九 十五
顯為民七月乙卯以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之太倉又令
買金雲南尚書劉體乾執奏不奉詔雲南年例金過期不
至中旨詰責體乾 上以數抗旨手詔勘問勒之閒住給
事中光懋等御史凌琯等交章留之不聽

臣按年例之金雲南已不堪矣而又另令採買將何
所不至皆太監崔敏等欲侵漁于其中是以督責之
嚴也幸有戶書劉體乾戶科李已等執奏不付以蓄
君之欲豈非愛君愛國者乎即廷杖勘問不得于君
而甚恤乎民矣已而李已獨釋左右不得與焉豈終
悟其言而然耶嘗觀 穆宗食驢腸而耳不忍光祿

日殺及行幸供膳取諸最約者非縱奢也特一時為
太監所惑耳願 皇上思 太祖以銅湯金之意而

又思 穆宗獨釋李已之意則生靈幸甚

洪武三年冬十月 朝退雨有二內使以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問之曰靴雖微物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
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
初年見侍臣有看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
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
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
皆許服雨衣

皇明紀事本末 卷九 十六
臣按內而奄人外而百官近至尊享富貴其於衣服
多事奢靡我 祖因乾靴而垂戒侍臣因雨行而許
服雨衣豈獨廢物勞人之言有取于元世祖嘗歷艱難
一語尤足以聳動人心宜朴畧省約遠有過于前代
也

永樂十三年春二月 上退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
納而復出侍臣有贊 聖德者 上嘆曰朕非不知三公
布被之譏但念人當惜福昔 皇妣躬補綴布衣 皇考
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守先訓不敢
忘耳爾等甚勿諛也

臣按成周之世人知素絲之大夫矣而不知倡之者文王也人知卑服之聖君矣而不知助之者太姒也蓋其締綌躬衽而又服之無斃故不令而淳成祖秉衣之敝無異文王而高皇后躬綴布衣高皇帝且以為可為子孫法其恪守先訓蓋終其身猶一日也彼贊者輒斥以為說亦甚可媿矣

宣德元年冬十一月工部尚書吳中等言製造御用朱紅戲金龍鳳器用物件不足請買于民間上曰漢文帝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于民

臣按朴素之風則自上始而請買民間則其弊固極我太祖朴素尚矣敝衣復出如成祖減半織造如仁宗是皆恪守先訓者彼吳中之請何為耶今讀宣宗四語其曰當從朴素不必華靡庫藏給用不買于民夫上既朴素則民自省約庫藏取給則民不騷擾此先訓所遺也而恪守者至矣宜其子孫世世以為法乎

嘉靖二年冬十二月給事中章僑言道路傳聞鎮守浙江太監梁瑄遣人挾貨營管織造乞勅下司禮監移文梁瑄

戒無生事已而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果得上用袍服及四宮等服御織造不給乞依成化弘治年間例差本局官二員請勅往蘇杭五府提督織造工部覆言不可工科給事中曹懷等亦以為言工部又覆言如言官所奏可出示袍服花樣令鎮巡三司官如式織造以進無煩內官提督弗允于是大學士楊廷和上疏言浙直水旱異常徵稅真免若更差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能措辦臣等實切驚懼所有勅書決不敢撰寫上曰織造自是累朝事例即駕勅來無遺擾執拘時九卿科道又皆極陳不可廷和復上疏言臣非敢瀆擾誠恐災傷窮民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起而為盜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執拘所執者祖宗之法望陛下導而行之勿取譏后世今臣言之不聽九卿科道言之不聽獨二三邪佞之言聽之不疑陛下屬能與二三邪佞之臣共治天下乎陛下謂織造是累朝事例臣考諸洪武永樂下至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行之憲宗孝宗恤民節財聖德美政非止一端此蓋非其美者陛下他皆不法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乎報曰此事業已差官其駕勅遣行第令安靜無擾可矣

臣按浙直之民賦稅半天下而又加之以顏料織造

動經百萬况連歲凶荒白骨滿野中官輕造之舉不惟上供不支而且帶造無限不惟一人縱欲而且參隨虎狼正使祖考有此而世宗銳意中興且當盡革乃閣下言之九卿言之科道言之尤欲焉勅令行幸而楊廷和再三上疏指斥乘輿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雖不能寢其停止之命而亦得其安靜無擾之旨庶可少併中貴之橫矣噫三司織造無煩內官既可以省費而成祖惜福之言仁宗減半之訓又獨不聞之耶

食用奢侈

皇明紀事本末

十九

洪武七年夏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曰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上曰太宰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民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臣按薛應旂贊我祖以禮斷之卓越千古夫禮安在哉禮者理也周禮齊之日不飲酒不茹葷而郊之祭則牲用犢惟明堂乃隆以牛羊全齊之日宰犢為膳已悖變食之禮况三日而三犢又喻於郊用一犢益非自處之理其云周官之法多不行於後世而惟

自奉乃法之真得古人之心於周禮之外矣噫此必秦人尊君之過而假禮以為言者我祖止之不為萬世訓哉

洪武三年秋八月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君進膳日一舉樂今擬奉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挾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為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逸樂為哉寢之

臣按王食四海日一舉樂此天子常制也况我祖洗腥羶而稱職德舉世皆得富庶矣即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似可無深憂遠慮者乃猶宵衣旰食不遑寧

處豈非終日乾乾之心哉適今海內飢荒斯民木皮草根不能充腸使我祖遇此則食不下咽矣願

皇上體宵旰之衷而歲一加惠視飢餒之民如北征暴露之民則在天之靈慰矣

宣德元年春二月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薑藕三千束蘆蒿蒲五千束藤千斤例當順天府取給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于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額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臣按人君日用誠不可缺然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既設司苑必有常供而今令三分減二則不惟自

奉薄而且貽澤矣矣園蔬且然況其他乎

成化二年秋九月光祿寺以供應不足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鷄鵝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殄天物莫此為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廢耗民財

弘治十四年減光祿寺供辦都御史劉大夏奏言光祿寺內臣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湯飯內臣一百五十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負

皇明續通編卷九

二

本

累市井賒借至是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乃以前事執奏曰光祿寺日辦卓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為之惻然即下令歲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寺卿艾瑛歎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之謂也

臣按祖設光祿供御膳辦宴享蓋出入之制先定是固有數也成化年歲費十六七萬視正統時三四萬者已四倍矣弘治年坐家長隨增至七八十員傳湯飯內臣增至一百五十員則視成化時又二十倍

矣常貢不足而責之舖戶官給不孚而負之市井自大夏一奏歲省八十餘萬不然吾不知何所底止矣噫大夏方言之而上即惻然動容遂下裁減之令仁民愛物不具見乎

成化六年冬十二月戶科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用無度酒席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皆由於此在京射利之徒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為名或邀取官職或倍獲價利嘉國害民莫此為甚乞嚴加禁革將屠宗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書陸瑜上議以為弘言深切時弊逮宗順等治罪仍令榜申明禁約

皇明續通編卷九

二

推

臣按射利之徒小則簇盤以悅人口大則寶石以悅人目稍不自檢者皆為所奪不有追徵禁革則利源何以塞也昔成祖謂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况五色寶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競為搜求徒累黎民矣丘弘奏屠宗順等販賣而陸瑜以為深中時弊覆議從之則當時風俗意者其稍朴乎今日簇盤更盛寶石益繁願皇上申明舊約以救困窮之民以挽奢淫之俗

嘉靖五年春二月御史雷應龍言光祿寺歲供鷹犬肉一

萬六千五百斤蟲食菜莖蒿秫五千二百餘石此禽獸
費民財恐累聖德請悉罷之上曰朕即位以來九百玩
好不經耳目惟欲慎德畜治以安生民是鷹犬蟲蟻一無
所益每歲畜養乃耗費以萬千計令該管查覆以聞

臣按古者節儉之君即已之膳羞且不敢豐也而况
鷹犬蟲蟻之物乎周公驅虎豹犀象而孟子以梁惠
為率獸食人是皆以民為重物為輕也嘗考宣德時
上供蔬菜不過以三千五千計而宣宗猶且三分
咸二逮至嘉靖飼養鷹犬蟲魚者動以萬計則自奉
又當何如也世宗欲慎德畜治以安生民令該管
查覈蓋有得于宣宗之心哉

皇明繩武編

卷三

三

皇明繩武編續大學衍義三十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修身之要

謹言行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上曰
此日講習何書對曰昨者至商周之際上曰看書亦知
為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
敬身人君一言一動皆上通于天下係于民蓋善必天鑒
之不善必天鑒之一言而善則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則四
海罹殃如此可不慎乎汝其識之

皇明繩武編

卷三

一

二

臣按易大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以易之言而
質之我祖之訓如出一口其曰一言一動皆上通
乎天下係乎民即動天地出身發通之說也善必天
鑒之不善必天鑒之善惡皆有天鑒則動天可見一
言而善則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則四海罹殃則加民
見遠可見然猶恐不反而求之也易以可不慎乎為
言而我祖亦以敢不慎乎為訓其示人以言行之
樞機者至矣蓋戶有樞則啓閉由我智有機則張弛
由我八能慎則一言一行之善由我是則慎之一字

真天所以眷民所以懷之本也豈徒為一時之皇
太子發哉蓋萬世所當法也彼人君安于深宮皆以
為莫予云觀而不知為天所鑒為民所聞安得不競
競也

永樂十六年冬十月命立福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
士奇金幼孜等為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
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
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
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幸上天錫慶
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云

皇明紀武編卷之三

臣按商之太甲周之成王皆幼冲踐祚當其初年顛
覆典刑伊尹訓之抗世子法於伯禽周公教之卒為
商周令主然猶顛覆而後處仁遷義抗法而後緝熙
光明我宣宗英資天植好學日新年未一紀而已
言必合道動必中規太平令主成祖已占于始矣
吁上有聖祖以化導于上下有丘福等賢輔以教
習于下而又無太甲成王之言動尚何治不商周若
哉

宣德三年夏六月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
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

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
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以今日言之躬臨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
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臣伏讀太祖之訓皇太子既以一言而善四海
蒙福一行不謹四海惟殃惕之而英宗復以一言
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可謂聖祖裕後
神孫承前矣當其時臣以躬蹈戒英宗而英宗
復以古賢臣告君者勉輔佐此明良交而德業所以

皇明紀武編卷之三

成也歟

嘉靖二十四年夏四月詹事孫承恩等言通者皇上以
皇太子冠讀且近習禮禁中因慎重典禮至意臣惟近
侍左右朝夕與居易于玩狎不可不慎惟皇上有君之
尊有父之親誠進皇太子于前躬為肄習賜以面諭規
惟聖德之至一言一動莫非觀法潛孚默契尤必速化
至近侍諸臣又錫諭之俾各事以正道使俚言藝語不入
于耳戲侮玩好不接于目斯可副皇上佑啓之意疏入
報聞

臣按言行所關至大皇上繼統祖宗而皇太子

又嗣統 皇上舍此別無儀刑承恩此疏先責之以近侍而且真之於 皇上賜以面諭則言自不得不謹躬為肄習則行自不得不恪況近侍無俚言藝語之入耳戲侮玩好之接目安有蒙養之不正乎

洪武三十一年王叔英遺方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又且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復用其言方今明良相會

皇明繩武編

卷

五

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難難行者行之則人之行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以貴得時措之宜也

陳建曰方孝孺以周官輔 建文君變更舊制似亦未得時措之宜叔英此書豈預知其然而有以為之規歟

臣按言易而行難言之于可行之會則難亦易言之於不可行之日則易亦難子房因事納忠而高祖聞

言即悟上矣賈誼以洛陽少年而遽歎出絳灌之上宜其言之不用歟我 祖之治斟酌前代最為得中而三公六卿之設又何異于周官之制乃孝孺以周官更祖訓是變祖訓而不知即周官也叔英此書豈見言之太過而行之不審歟

周是修進思集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

臣按是修二語則忠烈之心盡矣蓋患得而患失者重功名故緘默貪生而畏死者重形體故逡循惟得失不憂故逆鱗拂耳而終以成其忠惟生死不慮故

皇明繩武編

卷

五

喪元委溝而終以成其烈天下未有忠而不直亦未有憂得失而能忠者也天下未有烈而不果亦未有慮死生而能烈者也

薛瑄讀書記曰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須是盡去舊習重新做起乃有進取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為舊習纏擾未能擺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凡一言一動求合于道否則匪人矣矯枉警情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臣按此條見薛瑄為學精而勇矣世之人為謀不遠者恒起于言之易所處不久者恒起于動之易而言行之易不合於道者恒起于舊習之不濯新意之不求也若舊所言動不合于道而多者從今刮盡則言與道合自不敢多言動與道合自不敢多動矯輕矯情吾見謀無不遠處無不久矣況人君言動萬民視効百代瞻仰右濯舊來新則天下何難治也不然史且記之野且傳之矣能無懼乎

薛瑄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臣按喜之與快者情也乘喜乘快者情之流也流則

皇明經武編

卷

十

長慮之心疎而輕忽之心起則言之多者事之所以敗也事之易考亂之所以生也雖欲追悔已無及矣瑄謂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蓋不在言行之間而在制情之始也況人君之言與事尤當沉毅持重而乘喜乘快又人君所易流者願無為其所乘斯可矣

薛瑄曰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當謹信而不忽今人日用言行皆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崇廣也

臣按謹信二字夫子為弟子言之而未能君子之道

又不外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言小而為弟子者以此謹信大而為君子者亦此謹信也人能象而養之不敢忽以為小積而久焉德日崇業日廣矢惟以為小而不得謹信則大者亦必至於忽畧書謂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蓋指此哉

正威儀

成化十四年春三月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稱充東宮官者特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皇明經武編

卷

十

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竊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二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使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高里經乎曰否讀孝經耳

陳建曰曾誼保傳篇曰選天下孝弟博文有道術者以衛翼之選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

者乎臣謂教諭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簡內
庭待從之臣蓋內臣其勢親其情浹其為言易入苟
得正人其視外臣不啻事半而功倍是故孝祖用
一輩吉故弘治之治至今仰之武宗在東宮所與
遊宴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黨卒蕩然無所檢制
為流連荒亡之主雖外庭講讀如吳寬輩之多賢亦
將如之何哉蓋外庭講讀造次多虛文而內廷朝夕
待從乃實益嗚呼此有天下者其最急歟

臣按康上語召公畢公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爾無
以劉胃貢于非幾夫威儀之亂人自亂之而胃貢非

皇明紀武編

卷三

八

于

幾乃責成于召公畢公者何蓋幾者發於心威儀所
從出也妄造非幾則威儀安能正哉吾觀孝宗甫
出西宮動容出語矩度不凡矣憲宗已為宗社慶
及其為東宮也外非不具有輔導之臣然不有輩吉
安知內臣不冒貢非幾而致威儀之難保乎輩吉校
以學庸論語博古誼也開說五府六部農桑軍務通
時宜也而善之幾啓矣辭上賜之王莊彌利源也
戒念經之非正塞邪說也其尤所難得者直言宦官
專權蠹國情弊還奄視也而惡之幾滅矣况動作舉
止悉導以正則威儀又何自而亂焉噫內庭告戒較

之外廷衛翼更為親密是以臣取以為東宮之一助
天順三年夏五月南京祭酒陳敬宗容儀端整步履有則
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大學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
生時北監李時勉亦以師道自任人稱為南陳北李云

臣按劉康公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而匡衡謂形為仁
義動為法則然則威儀者其天命之發乎仁義之著
乎祭酒為六館之表諸英之倡李時勉掌北監陳敬
宗掌南監而皆以師道自任時勉思義無盡而敬宗
矜嚴好禮容儀端整步履有則為一世法程則其聲
聞朝野而又享高壽仁義見而天地之中全矣

皇明紀武編

卷三

九

于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三十一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吳瑞登謹載

齊家之要

謹選立之道

孝慈高皇后宿州人父素與定遠郭子興交厚及父卒子興育后同已女后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恒以不逮事舅姑為恨上即位册立為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勵勤儉無時怠祿見上追慕舅姑悲傷流涕亦為之流涕從上拜謁奉先殿每當祭躬治膳羞務盡誠敬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三十一卷

一

于

臣按宋范祖禹疏選后其說有四族姓女德隆禮博議是皆不可缺一而女德則其本也故稽之未嬪之先與夫玩冊之後備見之矣昔周之太姒最為賢聖然洽陽渭渙已為視天之妹迨夫關雎之窈窕章之勤儉樛木之樂只孰非由豫養中來耶我孝慈高皇后貞靜端一孝敬慈惠固無異於太姒連正位中宮流涕舅姑之罔事躬治奉先之膳羞故既薨之日終身不復立后不惟生子感恩而養子亦盡孝敬雖螽斯麟趾不少讓焉即謂我明之太姒真無愧者寧不為萬世法程哉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册妃張氏為皇后皇后承人

父麟指揮使初仁宗在東宮后為妃操女行止謹執公

姑禮不喪毫髮一日成祖偕徐后御便殿后親事庖饗

供御膳一當于禮成祖嘉之謂后曰新婦賢吾家事

有賴也至是册為后未幾仁宗崩宣宗即位上尊稱

為皇太后宣宗崩英宗方九歲即位上聖祖母尊稱

為太皇太后初宣宗崩后將宮中一切玩物及不急之

務悉罷去遂禁中言不許差後崩謚昭皇后

臣按太任思紹周姜太姒嗣其徽音尚矣明德年十

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撫育肅宗過于己子文德盡

皇明純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三十一卷

二

于

孝以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後為皇后著名漢

唐我昭皇后躬事庖饗執公姑禮而成祖喜其

家事有賴卒之相助仁宗至于宣宗英宗罷

玩好之物禁下官之差猶藉餘庇之賜即太任太姒

明德文德又何加焉則其生冊為后歿謚為昭宜矣

洪熙元年册妃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宣德三年春三

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張太后愛胡后賢且

憫其無譽仍令入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朝會無事必命

胡坐孫之上婦姑之問恩禮甚篤晚年宣宗亦追悔之

欲復胡后徽號恨莫能及常嘆曰此朕幼年事也正統十

年 英宗召李賢問之知胡后賢而無罪追上胡氏尊諡為章皇后

臣按申后被廢而有白華之味莊姜失位而有綠衣之詩蓋皆賢而無罪者也 章皇后因孫氏有寵乃稱疾請開其退讓之義固已加于人矣然申后莊姜上無憐我之姑中無追悔之主至使沒齒不復位諡乃 章皇后沈沐張 太后之愛而恩禮甚篤又起宣宗之悔而以為幼年事卒之 英宗諡以為章此其所遇則又有過于申后莊姜者宋仁宗廢郭后人謂白壁微瑕我 宣宗廢胡后末年追悔其猶在仁

宗之右乎

宣宗册妃孫氏為皇后氏父忠子五人英宗陰長為侯次皆陰都指揮以左六又有為其次求陞者一日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朕待之亦足矣乃復有希恩澤以為慰太后之心者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孫官時請于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屢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福秩如此然物盡必衰一旦有于國憲吾不能救矣今若聞此將必見怒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且聞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而向所為侯者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此猶悔賢曰

此猶足以見太后之高但侯為人淳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天順二年上徽號後諡章皇后

臣按外戚不與政 祖訓也亦鑒霍氏誅夷王氏殄滅也孫皇后不款其兄弟貴顯而每悔關防之說其云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福秩與馬明德無功於國不得與陰郭等意一也昔為關防所惑而終能悔之與長孫文德不顧私親根據于朝意一也特其謹胡太后及 英宗為已子不無微瑕云耳

英宗册立錢氏為皇后 英宗素孝謹絕無妬忌及駕北征每夜悲哀顧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肢復以哭泣之極

皇明綱目

四

湯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位迎駕之費及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后每曲為慰鮮 上既復辟處景皇后猶盡禮至于能申明胡后之賢以稱先帝之善念尤其大節也

臣按錢皇后在宮中則仁以逮下在北征則哀以顯天蓋已樂只溥膠水之仁貞靜切卷耳之想矣至于胡后之廢久而未雪景后之存棄而不尊誰復念及於此迺申明其冤復 宣宗所欲復之典曲盡其禮施 英宗所未施之恩豈獨慈祥清潔而卓識偉觀士女之行矣詎不為大賢哉

嘉靖七年閏十月 上與大學士張璁議册立中宮璁以

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 上報曰君子所
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不可不慎擇前者初婚之期皆是
宮中父惡之婦所專主而日夜言之 聖母聖母未之察
且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
寵尚色之私卿等密與同官議來

臣按天子有后繼先聖而啓後昆故重之也不幸而
崩則位誠不可虛矣第非賢德何以作配而非謀于
公卿大夫何以知其賢德 世宗欲冊立中宮不以
色為重而以賢德為重不以閭閻之議為言而以公
卿大夫之議為信蓋得選立之法矣

皇明龜武編 卷五

五

五

孝慈皇后馬氏每贊 太祖規畫悉合機宜一日因太
祖焚香祝天祖孫有付託則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
命所在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中所歸即天命所
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之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深合我意 上懲元弊治從重典后每以寬勸
之或前殿有震怒退后輒諫曰正好積德為子孫福國祚
亦長久 上納之一日得元府庫輸其寶貨至京師問
上曰得元府庫何物 上曰寶貨耳 后曰元氏有此寶
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帝王自有寶也

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蓋謂以得賢為寶耳 后即行

曰誠如聖言妾每見聖業學則驕至時命運則逸生家國
不同其理無二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恒恐驕
縱生于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傳技巧為喪國斧斤珠
玉為蕩心酖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落汰共保天下
即大寶也顯名萬世即大寶也而豈在於物乎 上曰善

上嘗臨太學祀先師孔子還 后問曰太學生幾何

上曰數千又問悉何家乎曰亦多有之后曰善理天下者
以賢才為本今人才衆多深足為喜但生負廩食于太學
而妻子無所仰給舉無所累於心乎 上即命月賜糧給

皇明龜武編 卷五

五

五

其家以為常 嘗遇水旱歲凶 后進食必問設祭飯野
蔬 上因告以賑恤之事后曰妾聞水旱無時賑恤之有
方不如蓄積之尤備卒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
法以賑之 上深以為然 后嘗為 上言施恩款薄徧
然亦有等級衆庶日給固有艱難若百官在京者家之貧
富亦異而俸入有限慮或不給艱難必甚遇暑雨祁寒輒
形咏嘆 上感其意每遣存問周給之近臣及諸奉事官
朝罷會食庭中后命官取其飯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甘
奉 上曰朝廷用天爵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款其薄養
賢欲其豐今之典大烹者不能輯其下人惟奉上者甘亡

群臣飲食皆不得其味豈陛下養賢之意乎 上曰飲食之事朕不經心將謂群臣皆得其旨豈意所司自分厚薄想群臣欲言則又難于啓齒事雖甚微所係亦大皇后今日不言朕豈知其如此亟召光祿卿徐興祖切責之興祖慙服

臣按人君所重者曰百官曰多士曰萬民而后妃深處宮中誰復念及於此我 高皇后之相 太祖也每事歲祝而 太祖亦每事從之親嘗會食之滋味而以涼薄為言 上則切責光祿卿徐興祖矣躬問太學之妻子而以仰給為言 上則月賜糧以為常

矣痛憫水旱之無時而以蓄積為言 上則深以為然而倉庫積貯矣至於論付託則曰不嗜殺人用重典則曰正好積德得元寶貨則曰賢才朝夕咨沃共保天下顯名萬世即為大寶鑒乎皆經世許謨遠猷是以百官勤職多士有成萬民休息而 太祖得以享雍熙悠久之盛治詎不有自哉

孝慈 皇后嘗講求古訓諭告六宮孜孜不倦一日集女史范孺人等問曰自漢唐以來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 后于是命女史錄其家法賢行每令誦而聽之曰不徒為吾今日法子孫帝三

后妃皆當省覽此可為萬世法也

臣按后妃之賢誠足以裨益 聖德然賢止于一人則裨益尤未廣也湯之有桀周之太姒尚矣呂武擅權壞漢唐家法雖有明德長孫亦間出者耳宋之高曹向孟能繼杜后其賢最多而家法亦最正誠有如范孺人所言者 孝慈皇后既命錄之又令誦而聽之諭告六宮不法萬世蓋不惟以身箴規而又合六宮以箴規之於是孫貴妃郭貴妃小心恭謹亦警戒相成佐 孝慈以理治于內宮壹雍肅其得于古訓而熟于諭告者多矣 文皇后繹女憲而作內訓益垂永久豈讓高曹向孟之賢耶以此知創業之君不可以無后助而后助得人則世世子孫可以風勵而為賢矣

文皇后徐氏魏國公徐達女初從 成祖之北平理內政肅然有條及居中宮與 皇太子言惟孝親恤民與嬪妃以下言惟恭敬和睦至于東宮官屬無以廷臣一事后曰此先朝鑒古之失誠良法也雖萬世當守而行之嘗一日從容問曰陛下日與共面政理者誰與 上曰六卿治政務翰林院職論思典辭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后因請于上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上

于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 皇上與數輩共為政理爾
命婦可不翼贊于內乎后喜讀書嘗觀女憲女戒諸書遂
繹其義作內訓二十篇

臣按法古鑒今必資書史匪徒結綬朝廷者為然而
託體紫宮者為尤要班婕妤好能觀古圖畫乃有同輩
之諫長孫文德著女則十篇故行事皆可為後世法
文皇后讀書而繹其義則親往事者多矣故內而
皇太子嬪妃外而群臣與命婦靡不曲盡教戒一訓
皇太子以孝矣而東宮無官之制復以為萬世所當
守是欲宮中府中為一體也一訓嬪妃以恭矣而命

皇明總武編

卷九

婦翼贊之言復以為事夫所當盡是款外助內助為

一心也然則 仁宗所以致盛治固塞夏三楊為能
善於輔導豈非文皇后歲儆有素乎

文皇后當 帝正大統愈益勤數言南北戰鬪累年兵
民俱敝宜與休息又言帝克施仁自親睦始又言人材難
得昔湯武之佐伊尹太公皆先代之人况今日賢才皆

太祖皇帝所成望 陛下不以新舊間 上悉嘉納一日

上退朝宴 后請其故 上曰吏部選人每循資格朕
今日親拔二十餘人為方岳為郡守故不覺宴耳 后曰
國之理亂係於民之安否民之安否係于牧守之賢不肖

奈何悉用資格任牧守哉往古令制有出眾之才必有不
次之擢積年勞之多亦有叙陞之典二者並行則士無枉
才官得實用而治效可致 上然之

臣按 太祖汎掃腥羶方離戰爭之苦而 成祖已
靖內難復興南北之師民之不得休息亦已久矣論
用人者皆以新間舊論選人者皆以資格廢超陞官
之不得輒通又非一日矣 文皇后以休息為歲是
將阻 窮征之舉也誠當時急務也若建文之舊臣
即 太祖之遺臣何分新舊有資格而無超陞則豪
傑又不解體乎 成祖自是以後謂齊黃若在朕當

皇明總武編

卷一

用之而用人又復不次蓋深納 文皇后之言矣豈

不與 高皇后相媲美耶

昭皇太后張氏當 英宗即位大臣請太后垂簾視事不
許且曰毋壞我祖宗家法使母后預政也時太監王振有
寵畏太后不敢專太后每數日必遣中官詣闕下有何事
商確太后從中詳之正統二年一日御便殿命 英宗侍
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左右女官皆雜佩刀
劔儀仗凜然于輔等皆有獎辭因顧 上謂曰此五臣者
先帝所簡以賜 皇帝凡有所行必與之計非五臣所
贊成者不可行也頃之宣王振至俯伏后色頓變叱之曰

次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女死于是女官以刃加頸
上力救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 皇帝年幼豈知此輩
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此後不得重于國事

按塵談錄曰我朝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有撫護之功
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王振一日以事
至閣輒可否干其間溥憤悶歸三日不出太后遣使
問之少師榮諱其故太后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
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數年朝綱整飭海內
晏安其後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
下遂多事矣竊謂前有孝慈高皇后佐 太祖以濟
皇明續武編卷三十一

太平後有誠孝皇太后佐幼主以肅朝綱宋史楊高
曹向孟之賢若二后者其曷讓焉

嘉靖九年秋七月大學士張璁言 皇上發下 聖母章
聖皇太后女訓一卷首冠以 恭穆獻皇帝御製序次之
以 聖母自序之文為自凡十有二宜刊布昭示中外更
乞 皇上親灑宸翰序之簡末以垂永久 上從之已復
以高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議款以女訓同頒布璁等以
二書亦欲 聖上御製後跋 上諭璁曰朕惟今也時俗
大不古若况女子至為難教欲正其本當朕中宮始凡當
行事宜會議以聞

臣按 國朝世有賢后亦世垂規鑒 高皇后講求

古訓戒諭六宮尚矣 文皇后作內訓而且因 成

祖之用人欲求其舊 昭皇后守祖法而且因王振

之不律欲賜之死即高曹向孟曾不能踰焉至 章

聖后啓 世宗以龍飛而女訓所裁又以補其所不

及增光於 高皇后 文皇后 昭皇后嗚呼盛矣

善乎 世宗之訓曰女子至為難教欲正其本當自

中宮始其恪遵母教而以身帥天下者乎

隆慶元年春二月乙未冊妃陳氏為皇后最賢正靜貞

淑與 上不甚令乃令移居別宮時無敢言者二年壬申

皇明續武編卷三十一

御史詹仰庇遇賢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于別宮寢疾

危困乃上疏言天子之有后正位六宮之首今 皇后殿

下乃 先帝所擇以配陛下為宗廟社稷之主臣昨聞道

路流言 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年抑鬱成疾 皇上畧

不省問臣寔痛之臣謂人臣知而不言當言而犯忌諱皆

當死願一聽臣言復 皇后于中宮時加慰問則臣死賢

于生得旨后侍朕多年無子近因病乃移居別宮冀稍安

適可以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體多言姑不究

臣按 陳后之賢能善 穆宗之終能正 皇上之
始保護 聖躬肅清內禁九關示廟社稷大計者悉

有所裁斷雖 文皇后之贊 成祖昭皇后之贊

英宗何以加焉不幸而移居別宮此特一時之蔽耳

至于大漸之際迎復正位如月之重明未必非仰庇之疏有以深入其心也當其上疏之時人皆謂禍且不測而彼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不究聞者翕然稱聖德蓋宗廟社稷之大幸與

明嫡庶之辨

天順八年春三月尊 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 上即位命追議兩宮徽

號太監夏時逢迎 上意倡言錢太后病久只尊生母周

皇明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娘娘為太后大學士李賢曰今日合尊道命景泰間事例

不可法彭時贊之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分為

此舉所損聖德多矣頃之旨出日子為 皇帝 母當為

太后宣德自有例李賢色變遂同彭時上言曰胡后會上

表請開故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時曰你

每偏懷二心彭時拱手言曰錢娘娘已無后何所利而為

之所以必極言者欲全 皇上至德非有二也若推大孝

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象曰如此是好彭時執筆將書又

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時曰既是同尊如

何又加分別彭時曰二字好稱呼非寓尊卑于其間也象

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議遂定

臣按是役也彭李二公獨持國是而大禮復明賴

英宗仁孝共成之後太監覃包一日詣閣中曰同尊

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有難言者而不知

禮者且欲逢迎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為

大臣者正當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祿何為吁夏時

覃包同為太監一則逢 上之意而不知 上之心

一則體上之心而又成 上之權其邪正為何如後

之為君者欲上辨嫡妾之分須俯從正人之議若

英宗者真為綱常主哉

皇明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初成化三年夏六月 慈懿錢太后崩合葬裕陵時已有

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至弘治十七年 周太后

崩隨上尊謚同慈懿之制再議合葬于是詔禮部會多官

詳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前一紙言

慈懿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云

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

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健出議

定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慈懿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

居右合祔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漢唐故事為證臣等不

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

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對曰
彼三后者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未
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克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
皇太后鞠育朕躬恩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來惟一帝一后
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
太后乃朕生身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別祀于泰德殿今仁
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 孝穆
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對曰
皇明經武編卷之十五 十五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
又違群臣議違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時吳寬為
禮部尚書眾推寬議曰魯頌姜嫄閭宮春秋考仲子之
宮皆為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繆
然皆諸帝進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
以惟宋宸妃歿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為非
禮不足為法眾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書曰大義深恩並
行不悖改祔 慈懿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 孝廟左
奉 孝穆于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孝廟左
陳建曰恭親 孝宗此舉抑至情達禮制反覆詳盡
務求至當以昭一代盛典而陋漢唐宋諸君於不居
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制惟孝子為能享親惟天子
為能建中和之極嗚呼 孝宗吾無間然矣
臣按帝之於后猶日之與月也天有一日一月故古
亦一帝一后漢法近古未有異議二后如唐三后如
宋祔祔祔廟俱為非禮矣乃猶有踵而行者蓋以人
君獨鍾生母而不知禮之大臣又從而迎合之所以
皇明經武編卷之十六 十六
起後世紛紛之議我 孝宗於難處之中而恪守祖
宗之制別立奉慈殿中奉孝肅左奉孝穆豈惟遂孝
嗣孝穆生前奉侍之心而古今后妃之名分亦曉然
大章于世求為定制無所疑忌其有關於綱常豈渺
小哉
懲廢奪之失
宣德三年皇后胡氏未有子貴妃孫氏有寵會宮中某氏
育 英宗貴妃即攘為己子胡后乃稱疾貴妃遂正位宮
中賜胡氏號靜慈仙師別居及胡后薨孫太后命廷臣議
喪事會楊士奇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曰當以后禮問者

曰此非內宮所款也士奇不答惟曰後世罵名諸臣遂以嬪御禮葬之及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其非孫出也一日皇后薨氏言于上曰皇上非太后所生實某宮人之子死于非命人無稱號胡氏賢而無罪廢為仙姑 英宗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矣宣德七年追上胡后為章皇后成化二十三年冬十一月上生母皇妃紀氏尊諡曰孝穆祔葬茂陵別建奉慈殿于宮中一歲五享四時薦新並如奉先殿儀先是成化己丑九月 憲宗幸昭德宮妃在御

皇明紀武編 卷之十一 十七

妻之列遂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墜上命出居安樂堂託言病瘡明年秋七月己卯 孝宗誕于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已而悼恭太子薨漸得西宮有一皇子上心念之召見撫焉大喜遂召其母紀氏厚賜之已而薨京師藉藉謂鳩云上追悼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復其姪官為錦衣衛百戶

其後 英宗育於宮人 孝宗生於紀后宮人死非其所而紀后亦漸傳薨於鳩當是時孫貴妃有寵故胡后被廢而宮人之冤終于不白吳后既廢而萬貴

妃有寵至紀后之鳩亦無以明卒之 宣宗追悔幼年之愆而 憲宗且念保抱之力陵寢享殿固已復矣意不有錢后則胡后之廢孰與之興而不有吳氏則紀后之子孰與之哺然則幾危而復安者皆宗社陰佑之功而亦二 宗悔過之致也豈莊公廢莊姜幽王廢申后終于迷而不悟哉

景泰三年夏五月廢皇后汪氏居別宮立妃杭氏為皇后杭乃見濟母 景皇帝初封邸王后性稟真淑女行追古孫太后雅重之侍 景皇帝執后道甚確不少貶及黜上皇皇太子詔立其子見濟為皇太子后力諫不可遂廢甲戌禮部郎中章綸弭災疏首請復汪氏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忤旨逮獄拷掠幾死竟抑皇后 憲廟在青宮意極感之嘗言于上謂婦母就養于此甚好但居處不相便請遷居於外王府尋復邸王妃邸王非 上欲以汪殉李賢力請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以殉葬情所不堪况幼子無父尤為可憫 上惻然從之止以妃嬪唐氏殉正德初年汪氏卒追謚景皇后

景皇太后汪氏稟真淑之性追古人之行執后道于景皇諫立儲于見濟母儀既善國體攸崇固宜內則見重於孫太后外則請復于章郎中矣而終于廢

置謂之何哉雖然邸王殉葬李賢請免 憲宗為之
護持宮貲享其蓄積而其既薨猶得追謚景后蓋天
理之報應如是向使生在侍御之列即幼女且不暇
顧身且不可保矣而況其他乎以斯知我 朝之
廢后如胡氏吳氏汪氏皆不幸中之大幸也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三十一卷終

皇明繩武編

十九

皇明繩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二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宮闈內外之分

太祖允識書札悉付台且囊中倉卒取進未嘗脫誤
上膳必躬為省視宮人或勸止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
婦人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潔脫有不至汝輩
受責吾豈能安吾所以為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
保女輩免於責也豈謂無人耶宮人有過 上怒后亦怒
命彼左右執付宮正司議罪 上齊威問曰爾不自責罰
皇明繩武編卷之三十二
付之宮正司何也后曰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治天下者亦
豈能人人自賞罰哉有司者論之耳 上曰爾亦怒之何
也后曰當陛下怒時遽自罰之非惟宮人得重罰陛下亦
損中和之氣故妾之怒者所以解陛下之怒也 上深然
之

臣按天子修男弟后修女順內外之分也自吕后擅
權諸吕擁兵而漢幾危武后臨朝諸武用事而唐幾
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高帝之存而已誅韓信
當高宗之存而已殺上官儀矣此皆家法之不正故
階之禍耳我 祖令后妃不得與政而又得 孝慈

以主六宮所議者惟宮人膳羞賞罰之類耳膳羞既以省視于已固可以免宮人之責而有過復以付之宮正司亦可以養和平之風女順之修莫過于是殆内外交相成以釀至治者耶

文皇后內訓二十篇其母儀篇有曰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也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所以為教不出閨門而訓其子也本之以慈愛臨之以嚴恪慈愛不至于姑息嚴恪不至於傷恩則離姑息則縱而教不可行矣又曰在已者不可不慎女德有常不踰貞信婦德有常不踰孝敬貞信孝敬而人則之尤耽志內典奉祀盡誠事上

恪恭不懈

皇明範武編

卷之三

十一

星

臣按記言男教女順而孔子乃言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何蓋教屬於男惟欲其聽內治而埋陰事使專制之心生則以內干外以陰侵陽而天地倒置矣文皇后以無專制者即所以為教之順而慈愛嚴恪威惠並行貞信孝弟女婦合德至於幽奉祭祀明事君長則教無不順而理亦可長矣豈有得於孝慈而然乎我朝家法最正遠過於宋而漢唐不足言矣

宮闈預政之戒

洪武元年春三月上命儒臣朱升等修女戒因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舉于未然其地鮮有不為所惑卿等為朕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

臣按蔡丘之盟曰毋使婦人與國政魏文之詔又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無得奉事太后夫齊桓一霸者耳魏文尤霸之下者尚以此為戒况

皇明範武編

卷之三

四

統有天下者乎呂武覆轍可鑒甚明而開創之君尤當嚴為之戒我祖未修女戒之先一則曰后妃不可使預政事則蔡丘之盟不肅于此矣二則曰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則魏文之詔不嚴於此矣至內嬖惑人甚於鴆毒之語凜凜乎足警人心宜子孫遵守而無肅牆之禍也及其女戒一修則又示以古賢妃之可法者即有哲婦傾城者出于其間寧不欽而哉耶

聖政記曰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專寵之幸自以乾清宮為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

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譴責故宮無如忌

臣按我祖之諭朱升者其言也而聖政記之所載者其事也嘗以是稽之於古預政者不為平后之璧魏冉則為竇后之任竇憲不為閹后之貪立幼年則為后之立為孺子使國亡家悉由此始我祖於正宮妃嬪處之各有其所御之各有其序權不縱於正宮則政不預于后族寵不專於妃嬪則政不預于戚婉迄今二百餘年肅然持守豈非身帥之而有是乎昭皇后張氏方英宗即位幼冲大臣請太后垂簾視事后不許且曰毋壞我祖宗家法使母后與政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一百一十五

國

言按自古太后臨朝稱制以致禍亂者多矣惟我祖家法甚正后妃不許傳旨于外亦不許群臣朝見后妃故子孫世守無復內慮英宗以九歲嗣統而張太后復精明英斷即垂簾視事彼張輔三楊輩誰不欽服然太后之心終不敢以為時可為權在我而直曰毋壞我祖宗家法故但御便殿面命英宗以五臣之當任王振之當誅而終不與也卒之太后時五臣夾輔王振少剪柰太后晏駕而振惡太監矣人稱張太后為女中堯舜與元祐一轍豈不重哉內臣忠謹之福

洪武甲子更定內臣諸監庫等級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為耳目則耳目蔽矣用為腹心則腹心蔽矣但常戒飭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

臣按內官所係非細忠謹者國家賴其用而彼亦受其福然忠謹起於善良而成于檢束上而為君者其法嚴則下而為奄者其心畏畏則檢束于已而善良自生雖日相親近而耳目腹心勿之託焉則功無自見矣功無自見則驕恣何由而生故戒飭之道必常握于朝廷則畏法之內臣出矣我祖曰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而歸之檢束噫天下未有檢束而不善良者也亦未有畏法而不檢束者也然則欲致忠謹之福必先戒飭而後可

皇明經世文編卷一百一十五

五

宣德癸卯帝貴進內庭選入司禮監典印經書稱旨授長隨甲申管鑄天壽山御製碑文陞奉御成化改元賜勅提督修理太和山宮觀陞內官監丞賜白金絲段寶鈔辛卯平賊李胡子轉左監丞賜飛白等朕丁酉進太監奉勅鎮守武當兼守湖廣行都司提督三省八郡軍民事已而以在邊効勞有年陞其姪紹百戶仍賜織金絲表裏弘治癸丑卒朝廷遣尚衣監太監潘記諭祭

徐溥曰貴自宣德以來入侍列聖存心端恪律已公勤清儉以治生仁厚以待物幹公事如理家事其不負國恩乎

臣按帝貴歷事五朝可謂久矣生而寵眷沒而諭祭可謂榮矣此其福之所獲蓋莫有加焉者然其功業則經書典印碑文鐫刻幾于能文外平李賊內撫民人可謂能武而端恪恭勤清儉仁厚又有為文靖所贊嘆者使國家而常若貴也則扶持宇宙且有賴焉而豈易得者哉

永樂中太監沐敬狀貌魁偉慷慨直言危駕征虜涉沙漠逾月不與虜遇我師困頓成祖一意深入諫者多被遣敬言之益切成祖罵曰反蠻敬即對曰不知孰敢反也成祖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為動成祖嘆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釋之

成化十八年太監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蒙顯庸忤逆者即遭禍譴天下凜凜中官阿丑善妖諧每于上前作院本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醺酒一人伴曰某官至醺罵如故又曰駕至醺罵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懼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太監者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汪直寵漸衰

得罪時王鉞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五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

臣按天子之威如轟雷橫奸之勢如拉朽即元輔弼臣且有規之而莫入者何有于卑卑之中官耶及觀成祖北征諫者輒遣汪直用事諛者輒死乃若沐敬因反變之罵而有孰敢反之諷阿丑作醉人之狀而寓汪太監之譏卒使成祖嘆其有節而憲宗因而罪直併革王鉞陳鉞之爵可謂忠於朝廷而善於箴警者矣太監有此故臣深有取焉以示勸云

皇明紀事本末卷之七
正統中金英與興安同為太監二人俱志端識正已已之變人情洶洶思南遷以避之二人召廷臣集丹墀下獻計且言虜決不可使過燕都唯願與城為守最計之上也時維于謙主守議二人協之選將練兵為戰守長策侍講徐有貞亦負時名以其占術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首叱之令人扶出又宣言於廷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再安鄙之不行賴二人奉新君主謀于中固守之議始決時景皇帝有易儲之心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誕辰英叩頭對曰東宮誕辰是十一月初二日蓋帝所言者謂

懷愍英所對者謂憲廟帝默然于謙以病在告上遣與安視之見謙奉用過于簡朴悲息因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製之至輟尚膳醢蔬菜之屬以賜之駕幸萬歲山代竹為漚以和樂九尤異效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安曰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能見幾人朝廷正要用人那裏尋一個來換他眾議乃息陳達曰于公所以致信任之專實由金英與安諸人之力

臣按已已之變景皇帝嗣位于謙佐之為城守之議者將使國家如金甌為南遷之議者將使王碑而不可收拾當時文臣徐有貞議南遷而言官又議待謙為過重此皆書生不知處變者耳豈知不有金英與安則南且遷而謙且黜矣幸而英安主之守議遂定社稷大計屹如山峙雖有懷愍微欽之倚而終成復辟保世之勲二人之力非眇小也至于英有東宮誕辰之對轍言官柄用之疑所以使于謙得守京城而大有功於社稷也

隆慶元年内官監李芳上疏曰自聖主嗣位以來至今六月餘矣太廟祭告之禮雖行而内殿家禮未蒙躬謁朝儀雖設未蒙奏起諸司章奏雖有諄旨未蒙親賜裁決臣

謹按祖宗時每日常期出朝先發拜謁蓋亦最省審定之禮也今聖主于太廟祭告之禮謹以奉行但内殿聖祖等位及先帝聖母有定省之禮今不自躬親則罔極重恩何由以報祖宗時出俱在五更朝畢則百官奉職實畏自持今聖主出朝太遲百官入侍太早既至朝回則皆飢倦不堪政事荒廢恐日復一日百官懈惰非國體所宜也祖宗時退朝後即御便殿宣召儒臣講論治道裁定章奏故治臻大和今聖主退朝後深居九重諸臣不得轉對謀議政事恐忠鯁深厚之言不能上達回邪壅遏之弊由斯滋矣祖宗時百官奏親為裁決

今聖主未見沉潜屬覽恐政事壅滯無由瞻仰矣伏望聖主每日早起先謁列聖以敦孝本次即出朝以納臣下退朝後或御經筵或御便殿議論奏章諮訪民瘼親為裁決則萬發有不難理矣疏入不聽

臣按定省內殿則孝敬行早起視朝則勤勵著親決章疏則上下通此儒臣望君之意也今李芳言之而儒臣未見繼其後者忠哉芳也可以為訓矣

隆慶二年十一月乙丑命錦衣衛逮開任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待決尚書毛愷上言自昔聖王刑人卜市與衆棄之非惟使死者服罪不寬且使生者將懼死不

犯耳芳供侍內廷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

知所置詰非所以示天下公之左右之心也疏入上以

芳在內事上無禮第命錮之蓋緣芳以數直諫忤旨故也

臣按穆宗御臨以來司禮監經傳聖旨矣呂用

高相謀坐團營矣李祐陳汝謨奏增織造矣許義等

詐財答御史李學道矣顯權牟利漸不可禁而僅僅

一李芳者肯直言入諫豈非閹人之忠者乎乃一旦

錮獄待決毛愷以罪狀未明為請一則警餘姦使知

反正則與穆宗使任直臣也其意微矣然竟廷杖

發遣謂之何哉雖然忠肝義膽令人景仰死有餘榮

皇明紀武編卷之二十一

總覽古庵之中如吏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嚴遵美

疾庵肆橫嘗歎帖黃呂強明蔡邕之冤焉存亮捕蘇

玄明之黨是皆漢唐表表者我祖嚴于治內不任

以事自宣德而後始任之然如沐敬之直言阿丑之

諛諛一游也遵美也金英決議守城而與安深信于

譙一呂強也焉有亮也至于李芳之疏胥切聖躬功

高於儒臣之上而竟不得一日立於宮闈之間尤可

惜矣

內臣預政之禍

洪武四年命吏部議定內官監行官秩上因謂侍臣曰

古之監宦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使使而已自漢節太后

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司命自

此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城狐社鼠未可易去朕謂此輩

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

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漸也

臣按周家之制奄人者不過用之酒漿春饌廟祧而

酒漿饌之家宰春饌統之司徒廟祧統之宗伯其數

有限而且有大臣以割割奸諛敢爾足于其間哉自

以刑餘為周召而陳善實武受戮矣以貂鎬監軍屬

而郭子儀李光弼受制矣甚至定策國老天子門生

皇明紀武編卷之二十一

禍無紀極皆緣壞祖宗之法也我祖但使之供服

役司晨昏豈不稱其職哉其有犯法者必斥去之不

令在左右蓋鑒漢唐之禍而為萬世戒也然沿至于

孫猶有寵任太過如王振汪直劉瑾者

洪武十七年秋七月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內官

監文移往來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

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綱紀振舉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

宦寺與外臣交通規窺動靜當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

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

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子未亂智

者見於未刑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臣按我祖於內官懷德示戒一則曰善良者千百一
二言內官之不可用也二則曰犯法者必斥去之言
人君之不可縱也至于相講為亂之原則未嘗發過
今先謹內外之防令內官毋預外政諸臣毋與內通
然後弊原盡革矣何也諸司欲竊君之威權者必先
窺君之動靜欲窺君之動靜者必先結君之宦寺宦
寺內挾其君外制其臣故臣惟知宦寺之為尊而賄
賂承順無所不至及其肆行煽虐忍之則有所不堪
除之則適足以召禍故禁之勿使內外交通則防於
未然而禍可不作矣以此為訓而後世猶有懈其防
者願 皇上申明 祖訓則不惟國家治安而宦寺
亦可以保寵澤矣

洪武十年有內監官供事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斥還鄉
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諸
公卿大夫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幸可得與者況寺人
朝夕左右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
君心而便嬖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省將必假
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也是
所階禍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政寺人不過傳奏

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侍朕日久不可姑息決
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臣按朝廷大政必賢公卿大夫然後可與而天子猶
不敢自信也必虛中以參決焉彼奄人者刀鋸之餘
何能以知可否即知可否亦不可令與謀議故夙沙
衛殺齊師殖綽郭景以為辱而鄭衆能誅竇憲真德
秀以為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今此內監侍我
祖甚久而一及政事即決然去之終身不齒豈徒為
身計哉正恐後世人主為其小善小信便嬖逢迎所
惑而漸不可長也言及之且然而況于預者哉

天順七年四月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言者南
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
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
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
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
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民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
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
自宸衷惟與錦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明之政而宦豎
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薛應旂曰按成周之制以象年終閏七月西漢之制以

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聚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顥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馬騏在宋樂中為太監出鎮交趾恃寵嗜利嘗誣奏黃福成祖庶得其情仁宗即位頗聞之召還無何矯旨下內閣書勅命騏復鎮交趾內閣以請上駭然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曩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召還交趾明綱武編卷之三十一卷十四

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遂止
陳運曰馬騏傳旨使非覆奏則為失不細矣是時仁廟剛明總攬乾綱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況其他臣按太祖之時未嘗命太監出鎮也太監在太祖時亦未嘗取嗜利于下矯旨于上也乃馬騏出鎮交趾則不止傳奉服役矣參毒軍民則不止言政事矣仁宗之明足以燭奸然止于不命已耳未正其罪也自此而後益有不可得而禁者胡不味太祖之成訓耶

王振侍 英廟于宣德中機慧詭譎得上意及即位即命

學司禮監事甚寵信是年冬詔振修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專意導上布武乃有是詔自是權焰日甚惟畏太皇張太后不敢發一日拆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王然高年亦倦瘁矣後當如何蓋志在援黨內閣也又一日授以事詰內閣遂可否于其間榮憤懣不出視事太后遣使問之榮告以故太后大怒詔鞭振押至閣中伏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故振終太后之世歛戢戢戢太后崩振遂肆志作大第宅於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於宅左以祝釐自撰碑文適麓川叛廷議遠夷不足較且為自守計振撓之決策興師兵部尚書王驥承命師出無功而還且殺無辜數十萬邀功叨賞癸亥殺侍讀學士劉球縉紳落氣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舉朝皆以翁父呼之下大理寺薛瑄于獄枷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于監前已已春北虜也先遣使二十進馬報三千人振怒其詐減去馬價遂失好已而大舉入寇振力主親征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師俱沒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旋師大同副總兵郭敦謂駕宜從紫荆入廣保無虞振不從八月辛酉駕薨土木師潰振為亂兵殺死報至廷臣交章劾奏振擅權誤國乞正典章時 邸王監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廷臣覆奏云

振罪惡滔天傾危社稷若不速正八辟何以慰安人心因
憫哭聲徹中外 邸王欲入內眾亦擁入乃得吉藉沒振
案得王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庫并誅其姪錦末衛指
揮王山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歐殺之

臣按馬騏之惡嗜利而已馬騏之害交趾而已其於

緒紳士夫雷霆天威猶未敢犯也內閣請之 仁宗

正之其惠遂熄王振以機慧狼謫之才萌好大喜功

之念恬恃 英宗寵信蓋亦有年特畏張太后之嚴

明而不敢縱馬耳及一旦賓天則殺劉球獄薛瑄協

李時勉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而于舉朝稱翁父者任

事南紀武編卷之二十一 十七

馬乃至挑也先之寇致土木之變其罪可勝誅哉噫

曹節王甫濁亂海內趙忠張讓激亂張角孰有乘輿

顛越如王振者之所為哉此其罪殆甚于程元振魚

朝恩矣然元振猶得長流榛州朝恩猶得縊殺還尸

乃振則罪大惡極矣向非為亂矣所殺天下何以舒

憤然則藉沒家財而親信者皆就誅戮又何足贖

汪直大藤峽徭種也成化十三年置西廠命直提督官校

刺事自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五年少便黠

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分命各校大政小事方言俚語

抹以聞每以羅織起大獄中外震恐時福建都指揮楊

舉以罪死獄中直召御史相驗到遂罰跪數刻乃釋大學
士商輅疏直十罪羽亦疏請革罷以安人心上覽疏患曰
用一內臣焉得係國家安危命懷恩傳旨詰責輅等復陳
其故會兵部尚書項忠同九卿亦疏直 上怒即命罷西

廠直泣訴 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二人所

嫉時御史戴縉以九年考滿不得陞乃言直所行皆公不

可革罷復命直坐廠刺事如故直遂首發項忠之過欲置

之死忠廷辨慷慨直不能屈竟坐落職除名輅亦致仕初

直出廠士夫無與往還惟御史王越為所親厚每見皆跪

叩頭吏部尚書尹旻亦跪直大悅是年冬以緝訪往南京

事南紀武編卷之二十一 十七

九巡河御史主事等官皆道傍跪迎稍不至輒見辱巡視

遼東都御史陳鉞聞之戒服候迎且厚遺其參隨者獨馬

文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不悅鉞夙憾文升節制已

遂諸文升于直誣奏文昇詔獄鉞復說直以立邊功固寵

是年直請于 上遂以兵破遼州女直等處遼東倉庫為

之一空王越又放直征北虜冒功封咸寧伯又欲議征安

南人切齒之惟都御史秦紘受上知與之抗禮直不敢加

害且敬之十八年秋九月御史徐鏞等上疏劾直欺弄

權之惡疏曰直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為腹心大肆羅織

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

汪直而不心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陛下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與別番密謀汪直偕往大同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致使北狄積憤大擾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致厘九重宵旰之憂其罪尚可容耶乞將直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撫邊之戒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遂逐直其黨竄斥皆盡中外莫不悅

臣嘗閱洪武二十九年太祖觀唐書至魚朝恩謂

皇明紀事本末

卷三

十八

祥

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勢皆極盛然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有斷不斷耳太叔斷之一字其我祖除患之要乎夫魚朝恩時猶有安慶緒可討也郭子儀李光弼猶以元勳統軍政也乃以朝恩為觀軍容且不免六十萬衆潰于相州况建州女直威寧海子未聞犯邊入塞而陳鉞奸媚小人又非子儀光弼之比顧挑怨速禍致使我空遼東之庫彼興復讐之議邊塵不靖中國騷動苟非憲宗之明斷則汪直豈易褫耶噫與其決意去之於後孰若

不使此曹掌兵政于先後世人主當三復我祖之陳建曰成化中內臣賢稱懷恩惡者汪直考之懷恩則宣德中直臣希文子也古昔用人多用世俗蓋謂此與彼汪之種類懷恩之良裔則有自矣其後欽天監楊源亦御史楊瑄子以劾曹石謫戍于此益信直臣之後有直嗣矣

正德元年冬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之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不下諸閣業已

皇明紀事本末

卷三

十九

固

寤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于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惡儕輩所為獨是閣議是日諸閣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王岳等密奏于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久之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跪伏哭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上為之動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萬幾今左班官譁而無禮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怒立命劉瑾復入司禮監收王岳等係獄准令劉健謝遷致仕刑科給事中張紳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上悉以天下

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後瑾自于私宅票旨批出二年夏四月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頒示天下三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及回籍括民財倍償之徐禎初為江陰令治行為天下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瑾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御之後禎復命侯于朝門適遇瑾又不行跪禮即捏旨拿送錦衣衛獄杖三十傷重致死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及盤糧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逐枷于吏部門外時瑾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眾暑兩晝夜不輟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四年邊有鹽課年例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遺儲逋大匱乏分遣御史往各邊大量屯田清出地畝及追完積逋者為能于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軍官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為名瑾禍始于此矣五年張永憾瑾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既回京與素所厚宦侍張惟張忠等乘間共訴于上言瑾毒流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其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齧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

奏即命禁兵逮瑾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元寶五百萬錠金甲蟒衣龍袍龍盔玉印玉琴玉帶無數皆籍內帑臣按縉紳士夫國之表也召商中鹽祖之制也人主猶當優禮遵守以養士夫之氣以裕邊鄙之財彼刑餘刀鋸何人也而乃斲削元氣撓亂典章乎枷號示衆所以待無賴之小人今自都御史以至給事中皆被凌辱又何頗立于朝廷之上國初屯田永不起科而成熟者止于升斗乃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其何以足上供之數人情洵洵變且不測不有楊一清謀之于外張永激之于內則憤憾遍于海內吾不知其所終矣噫始而焚天下之金玉寶玩以為己物終而凌遲抄沒肉且星啖而况其他乎此足為永鑒矣陸容曰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監生入內教書正統初王振得權乃選檢討正官入教于是內官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年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鎮守京營兵及理內外倉場提督珠池銀鑛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竊謂太監鎮守兩廣自王佐始正統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尋章

皇明絕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三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臣 吳瑞

齊家之要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太祖既正大位大詔天下詔曰昔帝王之子君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分封王爵分茅胙土錫之以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蚤定于是卜吉日冊命諸王置相傳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外鎮邊國內控樞域

皇明絕武編

卷三十三

十一

臣按齊桓公既以孝公為太子而復許武孟以致大亂景公私欲立荼乃為田乞所殺而立陽生皆不蚤定之故也漢文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蚤建子啓漢室遂定我祖即位已立皇太子天下知之久矣然後分王諸子尊卑截然先後不紊雖不幸而懿文既逝然逝于四月即立嫡長孫允炆何其汲汲之若此哉蓋恐窺伺者衆而國本不免於或搖也其為萬世法明矣不然立懿則置秦晉於何地秦晉爭則桓公景公之覆轍其不蹈者幾希

永樂二年冊立長子高熾為皇太子先是立為亡子醇謹

慈愛 成祖頗多念次子高煦嘗與武臣丘福等議儲宮事文臣獨金忠得預武臣則咸揚高煦意從功當立金忠以為不可 成祖意猶豫因召解縉議縉對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指宣廟言也他日密問黃淮淮對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尹昌隆等皆言東宮為守成令主議遂決至是策為皇太子七年車駕北征命皇太子監國以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輔之 成祖諭義等曰居守事重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房玄齡等爾宜識朕此意八年召楊士奇問之士奇以孝敬對 上喜十一年遣胡濙巡視天下因授密旨往南京留數日試觀東宮所行何如濙得七事以聞皆誠敬孝謹 上又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臣按 仁廟以愛人為本真宗社之大器也而漢王神武酷似 成祖念欲易之豈為情愛狎昵之私哉蓋兩朝戰爭海內遑遑惟恐不得其人無與定天下耳故未立之先既訪之金忠復問之解縉既密問於黃淮又召議於尹昌隆人皆無異詞也然後冊立及既立之後知士奇之持正而以孝敬為對知濙之老成而以誠孝敬謹七事以聞則朝廷重臣莫不許也自是建儲始定無非為宗社計也卒之由 仁宗以及 宣德惠遍海宇若漢王剛愎無君天下之度使

當時易之則為禍豈小哉

成化七年冬十一月立長子祐極為皇太子尋患痘疹薨諡悼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 上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十一年 上手勅禮部會同翰林院擬名不稱旨上自名之曰祐擅召母紀氏賜原居西內永壽宮因文武群臣之請立為皇太子時 上又鍾愛與王梁芳言于昭德勸易儲懷恩在司禮監聞之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問召恩微露其意恩先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寧陛下殺臣母使天下之人殺臣也 上不憚而退點恩鳳陽守陵以重昌代昌亦憂懼不知所出欲自經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宮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始為東宮擇妃無妨意

臣按 悼恭太子之薨 憲廟之心急矣幸而西宮漸傳皇子萬貴妃慨然見納豈非宗社之慶哉夫何鍾愛興王而梁芳又有勸易之意使非泰岳震動明有以示其警而懷恩以死自爭則 孝廟中興之烈何由見也然則懷恩輩昌之力詎可誣哉

隆慶六年五月己酉 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左右奏輔臣至

上倚坐御榻上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宣頤命
曰朕嗣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副託 東宮幼小朕合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
祖制固係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
叩首而出庶成 上崩于乾清宮

臣按 孝宗不豫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
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
賢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未訣者 上又曰東宮聰明
但年幼好逸樂先生勤誨他做好人自後逸樂之言
果如所料而三臣盡力規諫不負所託至 穆宗頤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命亦如 孝宗弟 孝宗副託得人而 武宗不能
如其願 穆宗惟高儀純正而拱與居正則皆強強
操切之輩拱未幾劾去而居正亦被劾奪使非 皇
上英明果斷則二輔臣之害豈勝言哉以是知顧命
同而輔臣與 嗣君則異也

正德十三年六月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
時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
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張儲厲聲曰 皇上春秋尚
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和謀豈可聽
狗王漁儒亦助言之遂寢十六年三月 上崩遣詔曰

皇考孝宗皇帝親弟 興獻王長子其聰明仁孝德器夙
成倫序當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未京嗣 皇帝位

臣按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則選宗室之賢者異其禮
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然後小人不
得有所私于其間此宋臣之議也宋仁宗年四十四
賴韓琦而後定高宗年甫二十三讀妻黃亮之章而
太悟以立孝宗雖遜速不同而選建賢良一也 武
宗無嗣以序以賢孰踰我 世宗哉况 憲宗鍾愛
興主而欲易 孝宗乃夙心也今 孝宗既以成盛
皇明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嘉靖三十年二月己未朔禮部尚書徐階請建儲言 皇
子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例
擇吉表請冊立 上不行三十一歲復言 皇太子年
十有六必先行冊立大典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婚諸禮可
以次成 上令階具儀奏階請以長幼為序冠先裕王次
景王婚期亦然 上俱令三月行冠禮選婚

臣按太子為天下本而冊立冠婚司於禮部使名號

不正次序不定萬一有援立幼弱者內有所推外有所蔽其為宗社隱禍不淺當 世宗三十一年徐階請先正名號而時僅未允至三十二年後請之且以冠先 裕王次 景王而婚禮亦然為疏明示以分不可紊則誰敢有推奪於其間者階誠有遠見矣後之為禮部者當以階為法而 世宗允行之典又不當嗣服於無窮哉

諭教之法宜豫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立世子標為皇太子標至正丁未誕于太平陳迪家至立時年十三從宋濂受經尋命偕諸弟往臨濂謁墓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及道塗險易以知鞍馬之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遂訪父老問起兵渡江之事識之于心以知創業不易又命中書擇官輔行所過郡邑山川城隍之神祭以少牢至太平存問陳迪家賜金五十兩而還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先之以禮樂而有教之之具重之以師傳而有教之人而賈誼復詳述之無遺法矣夫是以入小學見小節入大學見大節以至養之以禮則鮑魚不登於俎示之以義則淫靡不聞于目此則心未濫而先諭教故化易成也始皇教胡亥以

獄武帝教戾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無足道者雖有善諭者出于其間亦不過擇其輔習其書耳未必見諸行事也今我 祖則不然臨濂謁墓教孝也偕弟同往教悌也道途鞍馬以勤勞教矣觀民衣食以儉朴教矣民俗美惡則察之教以化導矣所過則必祭祀神明教以誠敬矣至於訪父老擇輔行賜陳迪以金幣則無往而非教焉蓋真得三代諭教之意而成一代薰陶之典者 皇上倣而行之馬隨事箴規隨處警省則紹述之洪謨而燕翼之至計也

洪武元年秋七月 上戒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之子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之子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臣讀 皇祖之訓始而知責之甚重終而知禍之甚深非熟會古今成敗者何能知此也夫一身一家之與天下孰大孰小一身一家之敗與天下之敗孰遠孰近故能正身修德者則為賢公卿賢士庶為聖天子不然上而宗社將立墟矣下而生靈將灰燼矣即

賢公卿賢士庶亦且胥由以敗可懼可戒孰危於此
為皇太子者當口誦而心惕斯可矣

洪武元年春正月劉基陶安言于上曰適問中書及都
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
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為不善而一策是從將欲望
治辟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揖豈能達哉元氏事
不師古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傳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
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令詹同取東宮官制
觀之謂曰朕令立東宮官取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蓋老
成舊臣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
國家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
抱之本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
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
乃諭之曰朕于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
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
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
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
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召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
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

慮危不忘武備也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于安逸軍旅
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言不可忘也

臣按元以太子為中書令是以成人待之也非古也
唐於冢臣之外別置府僚是以嫌疑導之也非善也
昔周公教世子無過人于臣人弟之道而于公卿
之子必論齒為先後從容啓迪故一有元良萬邦以
貞若為中書令則師傅皆在其下豈崇德尚齒之道
哉古者三公三少輔佐天子而亦明仁孝禮義以導
習太子則迂府皆為一體唐既立建成為太子置府
矣而秦亦開府故致推刃之禍我祖不蹈元弊而
惟以講習傳通為務至於宮僚即以迂臣兼之且選
名儒為之賓友其於三代之法一一備之矣且也安
不忘危而以克詰張皇為教蓋恐守文之主多不知
武而演其事於昇平者正所以為弭患計也其慮遠
其思深真儲君之寶鑑哉

洪武元年秋九月上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奏鑪盧德
明張昌為太子諭德曰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
性使進於高明然後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
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正言使無非僻
于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知之

臣按先器識而後文藝此論教之要也我祖以德性之養為先而以謹言之聞為後且薰陶涵育進之以漸者乎若德性已淪於卑汙即與之講論義理亦不入矣

洪武十年十二月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綰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決斷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則所妨者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廢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為參決可否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一

臣按皇太子繼世以儲字內匪察人情物理不足以稱聰明然生長宮闈驟然而當之以人情物理未必每事盡善我祖既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固已不安於燕閒逸豫而日聞張弛進止之規矣猶恐聽覽未詳復令既退之後欲大臣更為參決彼其見先皇之睿筭必思無忝厥考而聽師保之詳訓必思無負讜言他日為聖主不難矣噫其深而切懇而周哉

洪武十七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

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臣按衍義一書分別善惡則勸戒昭然我太祖大書廡壁朝夕觀覽固已勸善而懲惡矣然猶恐聖子神孫未知旨趣也乃令儒臣講說其為宗社計者不亦至哉觀其言曰每披閱便有警省又曰使人觀之易悟豈徒欲已之警省已之易悟哉蓋欲世世以為寶鑑云耳

太祖同皇太子出閱園丘令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等既還諭之曰女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一

畝畝手不離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木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不至於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永樂八年冬十月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以之從行使周知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而知國用所需皆出于此為人上者宜加憫恤且舉太祖高皇帝創業之艱及往古聖

賢之君昏亂之主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書

陳建曰我太祖教諭太子必令徧歷農家知其勞苦而成祖之教太孫深得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為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委曲玉成為何如哉

永樂二年夏六月賜皇太子文華寶鑑錄諭之曰修已治人之道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是為治爾其勉之皇太子拜而受焉

成祖顧謂侍臣解縉等曰朕皇考嘗訓戒太子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鑒錄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教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燕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為守成令主七年又賜聖學心法諭胡廣等曰太子天下之本於今當進學之時朕欲使其要庶幾將來太平之福秦漢以下教太子者多以黃老申韓刑名術數皆非正

道朕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執極之類切于修身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

臣按黃老申韓之書殊非堯舜禹湯之旨漢唐以下教子以此無惑乎雜伯雜夷而不底于純也我祖採經傳而為昭鑒錄已盡洗故陋矣成祖充廣之而為文華寶鑑又精擇之而為聖學心法仁宣二廟純而不雜幾于成康宜哉

永樂十一年夏五月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子孫講讀先是命吏部翰林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子孫義揚士奇共舉智上書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高密人溫重端慤遇事務別是非不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荐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臣按為燕翼者在正人而正人無所表見惟觀其已往之事而已日食免賀蓋不以諂諛事君者也其去呂震輩遠矣維時成祖知之及其太孫授經而舉及于智成祖喜其得人亦自日食時失焉以是知平日必有大負然後可託以重寄不然師傳周召之責豈易勝耶

皇明繩武編

三十三卷

十四

皇明繩式編

三十三卷

十五

夾持乃為燕喜可以養成聖德故一當簡內廷侍從之臣一當簡外朝講讀之臣馬文升言侍從詳矣而陳建以講讀為虛文侍從為實益豈非以侍從為重乎吳寬言講讀詳矣而王整又恐間歇之時居內遊宴豈非以講讀為重乎要之內而得人則內固有所警戒外而得人則外亦有所薰陶使如衛聖夫人之保抱扶持童昌之教訓箴規則經書口授矣民情開說矣宦者專權竊國之弊東宮賜座勞民之害一一已聞而熟矣及其親近儒臣又與夫人內監之言符合又何患不聖哲哉雖然內外誠不可廢然輕重之等當有所辨程子曰親宦官宮妾之時必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德性薰陶器用則吳寬王整之疏尤所當反覆也

嘉靖十八年秋七月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為聖功圖一冊上之以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辭陳說也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為養正之助乃繪圖十三事一曰問安二曰視膳願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三曰齒胃願皇太子謙德師古世子也四曰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曰神堯茅茨上階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皇太子崇儉也七曰大禹卑宮室力講恤

八曰周王知稼穡艱難願皇太子盡身勤民也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皇太子知綺繡之難得十曰宮中際地種蔬願皇太子知我聖祖之惜費十一曰西苑耕稼十二曰西苑蠶桑願皇太子知皇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十三曰商高宗訪道願皇太子知聖學也臣按論教之法今古已備而韜與守益撮其要者而為圖以獻正今日養正之一助也願皇上申飭而講明之問安視膳以教之孝授經訪道以教之學蠶耕勤民耕稼蠶桑以教之勤儉恭謹即古之所已行者而為今之儀法安患聖功之不就乎

皇明紀武編卷之二十一

嫡庶之分宜辨

十七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禮科給事中卓敬性剛明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皇太子者乘間白于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網紀攸關今陛下於諸王不辨等威而使服飾有同皇太子將嫡庶相亂尊卑失序然則何以令天下上歎曰卿言是吾未及慮也臣按皇太子嫡也尊也諸王庶也卑也服飾之間毫不可儲差是以古聖王重之章采等級截然有等此宮文子謂君有君之威儀故能有其國家臣有臣之威儀故能保其官職昔者公孫無知有威儀公檀

秩過厚襄公紬之乃因之以作亂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群臣言之乃命分宮別僚二人由是有隙然則諸王服飾有擬皇太子得無以庶侵嫡臣有君之威儀乎是亦無知魯王等也卓敬以此為言而我祖以爲慮不及此則臣之直君之虛不兩見永樂八年夏五月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天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于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于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謂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皇明紀事本末

卷八

四

臣按永樂二年册立世子為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為漢王第三子高燧為趙王諸王子未受封爵者嫡長子封為世子衆子為郡王蓋以王朝言嫡為天子庶為諸侯以侯國言嫡為世子衆為郡王不特王朝嫡庶有辨而侯國嫡庶亦不可紊今周王橚固諸侯耳天子祭皇祖諸侯祭始封之王乃橚以諸侯而祀皇祖于國中僭分已甚以臣奸君敗禮莫甚于此成祖賜之以書而諭之以禮所以正體統別嫌疑其為訓戒至矣

永樂十四年春三月改封趙王高燧于彰德漢王高煦于

青州時高煦奏言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十五年在北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問楊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漢府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患朕既知矣汝復何慮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安樂州曰此去北京甚近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皇明紀事本末

卷八

四

臣按仁廟之純慈正守成之主也而高煦之凶險挾虐從功又聞成祖火仁廟之英武蓋有異焉焉豈知仁廟之後復有宣廟當時成祖命仁廟監國而以宣廟從行蓋群臣萬姓已歸命矣高煦欲留守南京以畝社稷封雲南不行改封青州又不行而託欲常侍左右其誰得而欺乎削其兩衛處以安樂州宜可自守臣庶之分乃至宣廟猶思所以自逞朝發夕擒果如成祖所料求欲為諸侯王而不可得矣人臣無將高煦其可將耶

景泰五年春三月所立皇太子見濟遘疾殤御史鍾同手

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為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
廣衡止之以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
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禮部郎中章綸疏陳修德弭
災十四事其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
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
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當復汪后於
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
如此則和氣可致災弭可消矣晡時疏入 帝覽畢大怒
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同逮治瀕死無一語他
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令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
皇明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
終身成化三年十二月禮部等會議高瑾所奏追加景泰
廟號事會謂邸王繼位六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
臣下所敢輕議請自 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
年八月冊立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又奉邸王即帝位改
元景泰緣陛下為皇太子在前邸王即帝位在後事理有
碍天順元年先帝復位仍以景泰為邸王詔告天下高瑾
建言乃欲加邸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
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魯未半月群臣又立邸王為天子
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為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
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又何不遂取大位若曰

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
共分周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為君親王為臣截然
一定而不可易也陛下昔為皇太子名正言順隨得私議
邸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父遭幽閉此非邸王
所自為也當時大臣從諛為之也高瑾欲尊禮邸王此必
有小人主使之者議者豈可不察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
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臣按 英宗北狩人情洶洶訖無定議 皇太后召
百官入集闕下命邸王權總萬幾於午門詔立皇長
子見深為皇太子仍命邸王為輔以代總國是以周
公輔成王周召理共和之責與之也是也又後復有
邸王年長宜登正大位是謂長君可以弭亂群臣之
私也非也景皇帝既以即位則廢皇太子而立己子
為皇太子則知己之為天子而志上皇之為天子矣
及上皇既歸當及政上皇而已則願守于邸豈不善
之善哉夫何群臣過計禁錮南宮其怨當不可解矣
當景泰時則有鍾同章綸請復沂王至成化時又有
黎淳言不當加廟號後世咸無定議臣謂邸王之即
位太后命之也邸王之攝政亦太后命之也承命以
為天子而且八年以澤四海則廟號豈可不加黎淳

迎 憲宗之意而以為不可乃 憲宗朕不介意之言何其大歟特景皇未即位之先當辭太后之命既即位之後不當廢上皇之皇太子耳私意一生大績遂與群臣之過也亦景皇不能自克也

正德十二年春二月泰府三上疏請開中田為牧地朱寧張彬及宦官張忠輩皆受其賂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

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茲土不得畀藩封 上

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為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 上震怒令內臣

察草制梁儲承命草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藩封不

皇明經世文編

卷二

四

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茲人誘為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茲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儲一草詔間有回天之力咸嘉其善諫

臣 按皇太子行將統有天下則天下之地皆其地也庶為藩王則爵祿之詔詔于天子也天子賜 皇太子以皇庄寺人覃吉猶以為不當受況地統天子而可請乎泰固始封之君也 太祖封之于此而後又

欲遷都于此蓋重地也奈何請為牧地而不遵祖訓也朱寧輩不知大勢因賂致請而楊廷和蔣冕且皆引疾不出使非梁儲詔語足以動 武宗則逞其封疆財賦未必非以尊貳宗之兆矣今詔一章而請即止則陰受其賜者不既溥乎

廢奪之失宜鑒

正統十四年秋八月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以廊王輔之景泰三年夏五月立其子見濟為皇太子是月廢皇太子為沂王先是思明土酋黃珣遣人謀於侍郎江淵淵遣千戶袁洪上疏請廢皇太子立見濟為皇太子

皇明經世文編

卷二

五

珣得計即上疏曰 太祖百戰艱難以取天下期守之萬世往年 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虜廷寇至都門幾危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逾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乞與親信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 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議禮部尚書胡濙等集議相顧莫敢發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毋得鼠首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于是濙等言宜歸聖子即日命陳循草儲詔遂簡東宮官王直胡濙陳懋石亨為太子太師凡東宮官皆支二俸大賞文武官吏軍士皇太子出就沂

薛應旂曰按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蓋
滋紛拏之謀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
謹者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專罪徐有
貞也

臣按景皇欲立太子諸臣怵于利害無敢異詞王直
有難色陳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賜金賜銀
復賂以美秩陞賞之濫不可為訓當時惟李賢四五
人不與吁太子天下本也皇太后既立之而復廢之
其始也不出於館閣公議而出於思明上舊卒之
上皇復位珙樂而死斷棺斂尸不知昔之為公孤師
傳者又何顏以見上皇也大抵景皇徇于一念之
私而群臣又附和以成其私使位不克終私可縱哉

皇明縹武編擬續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四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謹裁謨

齊家之要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梅殷尚太祖汝寧公主忠愛可任饒才智以駙馬都尉
充總兵官出守淮安初太祖篤眷殷厚及大漸召殷同
皇太孫受顧命因諭之曰燕王不可忽汝老成忠信托以
幼主遂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命者汝其為朕
伐之及靖難兵既南殷受建文君命召募淮安兵號四
千萬駐淮上扼燕師一日燕貽書殷以進香金陵為辭殷
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違者為孝不違者為不孝王怒遣使
復書大意云今與兵以靖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力
所能挽殷割其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甚厲第曰
留汝口面去說話及成祖即位御史陳瑛等劾奏殷畜
養亡命私匿韃靼人造為邪謀乞正其罪上曰梅殷朕
自有處置永樂三年都督譚深錦衣指揮趙義希上旨會
殷入朝經筵橋令人梓殷橋下溺水死

殷玄孫梅紀著論云先高祖駙馬都尉洪武末出鎮
淮安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以受高皇帝命不敢
避其難也及莊誦成祖彼各盡其心等語遂置死

難功臣勿問則 上之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奸諛

乃擅竊害之痛哉賴 上聖明卒置奸諛于法而臣

家逮今受恩未艾蓋福善禍淫天道聖心一而已

臣按外家與國同休共戚史冊衛護太子累以死爭

博喜獲怒太后寧被斥逐故班固一則贊其有忠貞

之報一則贊其蒙後彫之賞蓋忠節凜凜死生禍福

所不計也乃梅丘之忠節吾見無媿於冊與喜矣

太祖知燕王必有變而使之撫兵淮安殷則矢心天

日誓死無他觀其始復 成祖之書及割耳鼻之使

真不負太祖之託矣彼陳瑛譚深輩上不體 太祖

篤養之心次不體 成祖人各盡其心之語乃從而

猝殺之殷雖死而節義愈昭至今猶受恩於國是福

及子孫者也薛應旂曰盜殺駙馬都尉梅殷書親書

官書名蓋重之也而譚深趙義加以盜其誅奸諛

于既死哉

魏國公徐達女為燕王妃至壬午年冊妃徐氏為皇后

兄徐輝祖於燕兵營于龍潭上或勸幸浙或勸幸湘方奉

孺請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徐輝祖與常昇分

道出師禦戰後燕兵屯金川門 上手誅徐增壽於左順

門入城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及 成祖既正位武臣多

附之惟輝祖不屈詔赴法司輝祖不服止書其父功勞

上大怒已而以元勳國舅竟從典

臣按徐達為開國元勳而輝祖增壽則其戚屬也苟

利富貴何為不可迺輝祖分道禦之而增壽亦侃然

不屈增壽雖蒙手誅而後贈為武陽侯謚忠愍輝祖

下獄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 成祖念其勲戚竟從

寬宥臣稽洪武永樂之間未有封恩澤者即如輝祖

為 文后懿兄增壽為 文后介弟亦開國之功而

非外家之故也此可為後世法矣况其忠烈在社稷

孝莊皇后父與濟人其配金夫人夢月入懷寤而生

成化中皇后為東宮妃授鸞鴻臚卿弘治三年陞督府同

知是年冬封壽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立東宮得進

侯秩卒贈太保昌國公謚莊肅本儒家從兄岐舉進士

為按察副使莊肅公貌清俊性醇厚居家孝友友人待物

重信義尚寬和人皆賢之自少好學讀書綴文力

志竟不遂乃應貢入國學及為外戚感恩當報夙夜不志

禮接士大夫謙謹愈甚未嘗以富貴驕人文靖徐溥述其

行如此

臣按洪永時外戚不封自張昶張昇以靖難封彭城

惠安伯至張繼封壽寧伯得進侯然居家孝友接人

謙謹其器已不在侯下矣後嗣不檢以取滅亡何如
無恩澤以貽之而猶保其宗族也噫恩澤不輕封
祖宗之為慮遠矣

鄧景和尚永福長公主性恬雅好文更蕙忠直嘉靖元年
侍衛十八年護蹕幸承天二十四年奉勘問楚獄情最得
大體二十八年掌宗人府事三十三年召入直衛以表賀
聖節忤旨奪職為民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者無貴遊
氣隆慶改元詔復原爵入衛經筵時為上稱說祖宗朝
故事多見採納二年卒于官

臣按貴戚之家驕奢淫佚其自奉也惟以華靡而其
事上也罔知法守景和恬雅好文即為民亦不改其
素及其復爵時以故事勸上其賢著矣使人如景和
輩則其裨於國家不亦溥哉

外家驕恣之禍

洪武二年冬十月上與侍臣論古外戚之禍諭之曰不
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
而作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
法也遂著為令後駙馬都尉歐陽倫奉使陝西犯私茶出
境律遂賜死倫尚安應公主高祖后所生也

臣按同日五侯王氏盛矣而不免宗族剪滅革革年

號武氏隆矣而終至殄瘁殆盡蓋以權寵過盛而政
柄是握也我太祖不牽私愛裁以至公著為令典
俾後世永守彼歐陽倫以駙馬都尉一犯私茶出境
即賜死無赦然則為外戚者孰敢不奉法乎

孫忠鄒平人宣宗孫皇后父長厚好施誕皇長子冊封
為皇太子遂封會昌伯卒贈侯謚康靖子五人長繼宗
次紹宗顯宗續宗皆都指揮統宗為錦衣僉事孫十人皆
錦衣千戶初顯宗稍驕橫忠不喜英宗復辟又進繼宗
侯追贈忠為安國公改謚恭憲已而革奪門功繼宗家子
弟蒼頭冒功得官者二十餘人英宗念母家諸蒼頭官

竟如故成化元年又革奪門官惟繼宗出自特恩如故初
顯宗驕橫時縱家人私起店房專奪客商利貿易者苦之
以聞英宗令議如法繼宗為請英宗不悅繼宗頓首
以母年九十為辭竟不允一日召李賢會之曰皇親豈可
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
畏服上命即毀其店房仍抵家人於法顯宗姑饒宥之
臣按孫忠長厚好施既謚康靖復改恭憲蓋已榮矣
顯宗稍驕橫忠已不喜于生前而繼宗冒功冒官
英宗念母氏恩待之如故可不謂寬耶夫何縱使家
人奪客商利繼宗當請罪于朝聽其處置可也迺復

為憲宗便之使不正其罪則漢之王唐之武不再見乎茲也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為言而店房即毀家人抵法然則驕橫者果何益哉以是知我朝列聖能遵祖法即罪之未甚于紀者且不容也又何漢唐之患也

張鶴子鶴齡嗣侯正德中進太傅嘉靖中加太師以定策功加進昌國公弟廷齡封建昌伯嘉靖初加太傅與世券昔在正德憑藉寵靈甚肆驕恣奪民田廬寺舍縱豪奴姻親凌轅官府莫敢詰嘗以婢竊金施僧遂執婢及僧杖死焚其尸指揮司聰負廷齡五百金索之急遂以前曹祖奏

南苑武編

六

五

廷齡與子鼎陰謀不執事世宗大怒命刑部尚書聶賢會問賢以歲遠無左驗上以廷齡多殺無辜僭肆不法罪應誅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賢故徇偏私姑奪俸一平廷齡坐斬鶴齡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閑住鶴齡子宗說廷齡子宗儉亦調南京盡沒其產廷齡繫御史獄嘉靖二十五年斬西市

臣按鄭曉曰外戚以恩澤封者洪武永樂前未聞自獻陵始以昭后封昶裕陵又封昶弟昇自是進紀褒申更相援引奈之何哉夫戀以康后故封壽寧伯然其人足以當之猶可言也至鶴齡廷齡驕橫恣肆

雖陰謀不執事無左證而奪民田產多殺無辜能此其罪乎由是鶴齡且閑住矣廷齡且斬于西市矣彼其子如宗說宗儉者且盡沒其產矣豈徒身不享其榮名而後裔亦卒至於敗滅田思覆轍亦可鑒也

御喜為孝惠太后父生獻皇帝歷封昌化伯與世券嘉卒子憲嗣伯五年卒族人請嗣下吏部議胡世寧以為莫若停爵量與恩蔭不報七年特令嗣伯八年革外戚封遂停嗣

隆慶元年春三月吏部主事郭諫臣請節外戚封爵大畧謂國家之制惟開國靖難諸勳凡經汗馬之勞擒王之烈者方得世襲公侯伯爵未聞外戚之封而亦世襲者近嘉靖年皇親陳萬言以孝崇皇后之父封太和伯然止于其身子陳書則隆襲錦衣衛指揮皇親蔣輪以孝慈獻皇后之弟封玉田伯而其子蔣崇得以世襲皇親方銳乃孝烈皇后之父封安平伯而其子方承緒亦得襲爵皆先帝一時特旨未可以開國靖難諸勳比也今上登極之後推恩外戚若杜繼宗李銘陳景行俱以外戚止各封伯爵不許世襲則施恩有節矣然蔣方二氏猶襲伯封乞嗣恩凡外戚之封皆議如宗室之制其始封為伯再降為指揮又再降為千百戶如今陳萬言之後陳書是也

若不裁處二氏則陳言亦將緣二家之例而陳乞異日
季陳三氏將援前例而有請使外戚各許世襲則無功而
伯其將無所紀極又何以勸天下之功哉疏入下吏部議
已而陳書果援蔣方二姓例而疏乞恩時吏部尚書楊博
議謂世亨於蔣方二外戚原無世襲之事至於准襲一
贊也 公恩亦非定制乞將蔣榮方承裕伯爵照舊止終
本身以後伊男仍依陳書事例量受錦衣衛指揮等職從
之遂著為令

臣按太祖成祖之處外戚至矣魏國定國雖係

戚畹而實忠烈賢臣夫復何議惠安彭城軍功居半

皇明編年綱目卷之八

可與世襲其他以戚畹之故止及其身而子孫裁革

是前無僭賞而後無冒封制不稱善乎不然孫顯宗

張延齡可監也 世宗畫華外戚封而穆宗又明詔

不許世襲當時賴郭諫臣上疏請抑而楊博說差等

永安社稷者其功顧不大哉

嘉靖七年秋九月泰和伯陳萬言以中宮 皇后有疾乞

容妻其氏入宮視疾 上以其疏示輔臣曰朕惟外戚自

古未有入宮禁假以視病為言多有因而窺伺朝廷者在

此為得計在我為墮計 皇后作配朕宮良賢妙藥豈無

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好朕不敢徇私以縱外

家深入蓋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

臣按外戚之禍始於狎昵而終于干政故 祖訓及

之歐陽倫以私茶而賜死孫顯宗以家人而抵法張

延齡以多殺無辜而斬于西市蓋皆不才貸焉至于

萬言 皇后情若可原而 世廟終不以私而

公然則自萬言而外必不敢稍有覬覦而後世聞

之且將來不守矣

皇明編年綱目續編續大學衍義三十四卷終

皇明編年綱目卷之八

光州史 樊明文 董聘 陳希孟 書

光州工 夏景星 夏世亨 夏繼虞 夏禹國

夏二復 夏世泰 夏三復 夏忠

夏世祥

興陽工 王金科 楊守禮 刻

繩武編三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吳瑞登撰瑞登有兩朝憲章錄已著錄是編成於萬厯壬辰以洪武至隆慶事迹分類編輯其例一依真德秀大學衍義凡四大綱一曰格致二曰誠正三曰修身四曰齊家爲目十有二又分子目五十然明自太祖開創之初已多過舉成祖篡立虐焰橫扇英宗以下亦瑕多瑜少至世宗穆宗善政不及十之一稗政逾於十之九矣瑞登乃臚列虛詞使與古帝王媲美雖臣子之體宜然然非事實也至於法戒並存在德秀編錄前代史書自無不可瑞登乃舉厯朝之失昌言排擊孔子諱內之謂何是又併非臣子之體矣此所謂進退無據也

皇明寶訓四十卷(一)

〔明〕呂本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秣陵

周氏大有堂刻本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序

朕命儒臣纂集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寶訓恒伏讀之足為萬世龜鑑子孫臣

庶克敬守之永保天下國家於悠久可無替矣朕日臨

萬幾一言行必放而行焉不敢有違仰惟

皇考天生聖智受命以主宰天下凡行一事發一語必合

於道故言中若考龜事成若素定誠由創業艱難勞心

焦思籌之詳而慮之審自古帝王行事載之於書謂之

經書於紀傳謂之史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皆以為後世

法也然事即道道即事但揆諸於理何如耳惟於理或

皇明寶訓 洪武序 乙

有違則非所謂道矣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書有典謨訓

詰誓命之名史臣錄之訓於當時而垂於萬世天下後

世用之則治不用則亂此治亂之機在於用不用耳於

乎遠法於古近法於我

皇考則夫精一執中之要孰有逾於斯乎書曰監於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所謂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凡為子孫臣庶者尚敬之

哉尚敬之哉

永樂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序終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諭治道

教天

孝思

謹好尚

謙德

經國

封建

興學

○卷之二

尊儒術

聖學

褒功臣

教太子諸王

正家道

厚俗

議禮

興禮樂

崇教化

○卷之三

任官

守法

求言

皇明實訓

洪武目錄

乙

納諫

去讒佞

却貢獻

勸民

理財

節儉

○卷之四

戒奢侈

勵忠節

報功

警戒

弭災異

屏異端

評古

仁政

○卷之五

求賢

卹刑

賞罰

寬賦

恩澤

賑貸

保全功臣

禮前代

禮臣下

訓將士

○卷之六

諭羣臣

武備

馭夷狄

懷遠人

辨邪正

育人才

務實

皇明實訓

洪武目錄

二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訓目錄終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呂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呂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庫衡清吏司郎中呂胤昌

論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

皇明實訓 洪武一表

一

得其所以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議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

太祖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

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禕對曰昔湯

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叙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

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

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

給而民生遽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

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

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

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

道庇民之術尚當為予盡心焉

皇明實訓 洪武一表

二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宴罷因召羣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寔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

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

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

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

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

當以天下為憂慮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慮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疫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泰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為治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三

○四月丙辰

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官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官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官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太祖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

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四

太祖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項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脩至論亡其失在於縱元寔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

太祖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

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也

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達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監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開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為戒大抵民情幽隱俾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五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太祖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淨其養不為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今矣苟無所養為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惑於儉壬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

陛下所諭甚切實帝王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

太祖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侍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

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患已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六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傳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不專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

務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

太祖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為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懷羣臣皆頓首謝

○七月戊戌

太祖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待

聖明寶訓

洪武一卷

七

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賢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八月丙寅朔

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

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踈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諛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履敬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諛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汗流簡策貽訕千古此誠可為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

太祖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諛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

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聖明寶訓

洪武一卷

八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太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閑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

太祖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

節操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輒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

太祖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於為不仁好義者耻於為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陵俗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九

太祖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太祖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不急急之則益亂太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太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

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弊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

○三月辛丑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憚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矣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十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

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
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史間此則禱也大祀齋
戒七日而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戒五日前三日
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

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
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
不聞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
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仲吾感戴之意禱祈福
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微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
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十二
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
不無太欠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
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
命太常著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

太祖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
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騶離淫
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
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無
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位禮成

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羣臣
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
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隣殺牛
不如西隣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微福者也
昔陳友諒服袈裟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
行不道盡虐生靈積惡於已而欲微福於天可乎朕凡
致祭其實為國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意未至徒尚
禮文而欲微福於已豈不獲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成
太祖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十二

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圓丘夏
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威
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
曰

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太祖親幸馬召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
放操存為難朕日酌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於天
地廟社尤用祗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
端居其中吾身在此而吾心即在此却慮凝神精一不
二庶幾無悔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也寔為天下蒼生也

孝思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十三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

太祖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自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飢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錄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吳元年四月辛亥

仁祖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之

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固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丁卯

仁祖后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遣呼與偕來嗚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不感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十四

四代考妣祭訖

太祖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庶幾懷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廟時享之禮既而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

太祖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作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願為人

兄其意謂為兄待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也朕於子為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歿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

太祖因侍臣言及醫者吮癰事曰朕嘗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遺兵亂母后之墳為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齧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

皇明實訓

洪武一表

十五

故古人有母搯臂噬指而子即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

○九月己酉

太祖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為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

太祖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養之道豈敢怠忽復

感嘆曰養生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祭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其考論以聞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皇陵

太祖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皇明實訓

洪武一表

十六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太祖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宜齋潔以安神靈

謹好尚

○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

太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

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
不厭後世中材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
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
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無理以朕觀之人
君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
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名垂於
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
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圖
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瀛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十七

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
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觀前
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
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
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靡惑者幾人馬況創業垂統之
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通聲色
昔成湯所以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
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

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
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
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
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為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
滓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太祖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
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位之士如此國無
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疎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十八

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
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盤游
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畋獵禱祠奇
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敗亡要
之不通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

太祖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
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于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
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於好憎

喜怒則此心廓然太公不為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謙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羣臣以

上功業日隆屢表勸進

太祖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戡干戈索弓矢歸馬于棗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

○吳元年七月甲申相國李善長勸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十九

太祖即帝位

太祖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咲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稱志驕氣傲卒致亡滅貽訕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太祖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願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併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寧國揚州台州府并澤州各獻瑞麥共二十本羣臣皆賀

太祖曰朕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輟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由是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太祖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應奉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陛下恭敬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而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

林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栢乃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太祖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鑑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太祖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飢饉朕聞其民故特遣人賑卹

皇明實訓

洪武一卷

二十一

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關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為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舉樂

太祖曰古之帝王功業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和雖日舉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為佚樂也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壬午

太祖閱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即改作輔朕戒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卿此言太過充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朕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太祖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寔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

聯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皇明實訓

洪武一卷

二十二

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遂為贊并賜其民錢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羣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

或者蒙休見瑞而喜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生
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
為已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
賀

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
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其治
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
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有懼以至灾
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懼之志怠故鮮
克終可以為戒

皇明實訓 洪武一卷

二十三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劉三吾
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宋之時以
為賢人之符此寔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

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灾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灾亦可
弭苟美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
繭羣臣賀表

太祖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
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為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

太祖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闕克新對曰

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太祖曰雖免弊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
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對曰

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經國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來致
書

太祖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豈可
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偽可見
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為有以厭服人
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為違天悖理豈能有成且人謀

皇明實訓 洪武一卷

二十四

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
行一聽於天耳夫天下猶器也衆人爭之必裂一人持
之則完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
定又梗於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子方有事之秋未
暇與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

太祖還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
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
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
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鑑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
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

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吾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乙巳四月庚子

太祖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為萬乘何也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太祖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二十一

難豪傑謀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遜知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羣犬逐兔高祖則張置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為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伺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倖然難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陸克之先是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據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頑二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

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允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添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

太祖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

皇明寶訓

洪武一卷

二十六

若李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關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太子以動兵是以子抗父且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蔽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內寔寇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王珍父子據有巴蜀僭稱大號喜于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為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攘孰為拯之乎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令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九事可定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難定但民物彫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庚午

太祖謂陵選郎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耳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有餘年今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羣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戰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為心上天鑒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

主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為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桑梓撫諭親故眷眷不舍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義不是過也

皇明實訓

洪武一奉

二十一

○吳元年四月丁未

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禕對曰

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俟蘇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簣土可成江河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

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昌當急遽予用兵征討十有餘年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

據沂州譚右丞郭高華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為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問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和必瓦解解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拘吾信使捷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

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用力不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皇明實訓

洪武一奉

二十一

○九月壬寅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太祖曰士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係焉基曰近

滅張氏彼聞而落膽乘勢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為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為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巳

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

皇明實訓

洪武一奉

二十九

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机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之其餘或有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如君

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庚申

太祖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

保身之謀莫有真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眾所附乃率眾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闔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虐政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閩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遠之卒提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縣師深入不能

皇明實訓

洪武一奉

三十

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閩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太祖願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

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機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頓首謝既退

太祖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遠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太祖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

皇明聖訓

洪武一卷

三十一

進師之日恐其止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止歸天命厥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還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然不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

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太祖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宴語

太祖曰今成一統之業皆爾諸將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畝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承算出師征伐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賜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太祖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鄴土本皇明聖訓

洪武一卷

三十二

國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恃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先棄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

為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還平犀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李張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儲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

皇明實訓

洪武一卷

三十三

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固獸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閏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內官監等官品秩太祖謂侍臣曰古之官監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覆甯堅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太祖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

太祖謂羣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之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羣臣頓首稱善

皇明實訓

洪武一卷

三十四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勅內官母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太祖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官寺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竊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寔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撻撻陳言

太祖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通時宜徂于近俗者當計遠患苟泥古而通今溺近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

皇明寶訓

洪武十卷

三十五

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長久長治之計羣臣稽首對

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遠

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願施為何如

耳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興學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即應天府學

為國子學至是

太祖以規制未廣諭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

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徠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蓋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號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

教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

粗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

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

皇明寶訓

洪武十卷

三十六

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太祖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

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

而無師授亦如瞽瞍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

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

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今民間

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

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

等宜為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

師者以名聞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國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太祖諭之曰致治在賢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太祖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

皇明室訓

洪武一奏

三十七

使君君臣臣父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禮部給賜國子生鈔北平陝西山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俾製冬衣復命工部于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灶釜牀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賜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雖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或有

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生人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學校太祖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則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為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四書五經其他子史諸書未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皇明室訓

洪武一奏

三十八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中丞陳崇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尊儒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太祖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乙

○四月戊申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太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令臣先入見

太祖乃以勅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彝倫攸戢天寔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

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勅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

太祖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太祖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為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溫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寔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况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羣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之以事也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二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太祖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治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以不正為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太祖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太祖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三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

太祖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

立儒教學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趨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親御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十一月壬戌

太祖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論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當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四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

太祖謂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其微近有以罪翰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翰作者依例釋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蚕繅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

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安神吳詔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

聖學

○丙申五月庚寅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五

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吳元年四月庚戌

太祖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

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輔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辛丑

太祖與翰林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太祖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侍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

皇明寶訓

六

十章至有土有人有財有義反覆言之

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

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於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廢事之際欲求其

一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克舜之心而欲施之於政者有克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克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太祖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太祖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發其義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七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傲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太祖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恃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慈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己丑

太祖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太祖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舜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太祖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論儉

太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洪武二十年五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太祖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違之惡為善或未蒙福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八

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

太祖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太祖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言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辛巳

太祖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

列子隣人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諛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太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說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太祖曰小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遂給紙筆令諸儒議疑信論

褒功臣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九

○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太祖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伏羲羣策舉舉所以克集大勲啓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十月丁巳

太祖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元勳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即復輸心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側身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為國盡力惟貪金帛子以肥其家一旦推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為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勲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頓首謝

教太子諸王

○吳元年八月丙寅

太祖祀山川畢出齊次頒胙于羣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逆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逆而知勞智周萬物心休衆情斯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

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諸勞逸他日不至驕惰諸子趨至衛士間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

太祖遣世子標次子瑛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為高宗令主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惰況汝他日皆有國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十一

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十一月甲午

太祖沐浴出觀園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太祖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鼎對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

太祖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

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

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家之勞乎夫農動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食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旁荆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為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必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十二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面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眾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机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

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恭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議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同卿等必謂府寮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十三

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固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

太祖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太祖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

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月乙未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繡盧德明張易為太子諭德

太祖諭之曰範金鑿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傳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

太祖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十四

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即無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

太祖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頻屢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

不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太祖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先必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為宮僚各宜盡心又加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羣臣頃首受命而退又諭秦王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傳

皇明寶訓

洪

十五

相委託匪輕凡莫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為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况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

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羅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

皇明寶訓

洪武二年

十六

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己未

太祖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情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為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性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未易辨

太祖曰尊德樂義斯為正也使佞褻慢斯為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訓錄成

太祖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蓋所以重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且悲周至紂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墜厥緒幾于亡夏顛覆典刑幾于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為秦府右相國子助教朱

復為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十七

燕府參軍論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三二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于古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采撫古人仕為王臣孰能以正輔導為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一其不善務引王于當道爾等與王言侍臣下則以謙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餽餉禦外侮以藩心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爾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善閉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虞事未當故嘗思念古人為治必廣視聽允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虞事貴斷庶幾不

眩况爾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干闥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區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達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十八

○壬戌

太祖謂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設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冊其臣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

輔導宜盡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

太祖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遜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可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通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十九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太祖顧謂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太祖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踰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而不違於矩矱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可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而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為滅德之斧斤諛佞諂諛乃枉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則必為其陷矣

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事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奸邪惟勤則不溺于安逸惟斷則不牽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為之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以為玉當辨之曰果玉乎

皇明寶訓

洪武十卷

二十

果石乎知其為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欺吾若信其言以為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况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

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亦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是月

太祖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下遂失其天下

國家為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二十一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則人心常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十二月甲午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愷悌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掎克聚歛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

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用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冊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二十二

皇后馬氏

太祖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燕喜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因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勤承諸妃消釋嬖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咸以服用為缺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于患殆又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為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之惕然宗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太祖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宗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故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醵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

望明寶訓

洪武二卷

二十三

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風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

太祖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偽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

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効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大臣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

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厲天下其釋之

望明寶訓

洪武二卷

二十四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甲寅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教故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

太祖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乙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太祖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憾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為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乃獨不然耶徽大慚吏遂得終喪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二十五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為官奴以贖父罪

太祖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即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義斯為孝也又顧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曲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為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成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

鄉隣親戚不能周卹甚者強凌弱眾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來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論以此意使民知之

議禮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二十六

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

太祖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醑俎饌充實神庭徵求福祿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癸亥

太祖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宗廟百官之養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

以勸朕蒞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為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太祖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耒耜舉籍田禮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

太祖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二十八

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暮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次者

太祖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肅為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

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八月庚申

太祖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侈肆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

太祖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二十八

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徂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太祖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怠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

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奏奏事有未開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開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二十九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勅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謀忘忌疾哀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哀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

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禮成勅中書省臣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祀事之禮起以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暨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歸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煩乃以儀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欲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三十

下悅若有彤嬖若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祀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以答

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學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太公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辨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學是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

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伯夷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傅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三十一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滅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迹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羅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皋陶夔伯夷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張良蕭何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傅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肅朝儀

太祖謂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德讓百僚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取咎責

興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太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太祖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

皇明實訓

洪武二卷

三十一

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惟后幾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太祖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入聲和即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太祖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願不難耶鼎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寔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書屠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

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殿前代樂章率用腴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太祖命協音律者欽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教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誂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太祖謂禮官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三十五

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耻知禮讓也朕即位以來雖以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為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如此則家識廉耻人知禮讓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謂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

太祖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

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甲午

太祖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三十五

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教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崇教化

○洪武二年二月庚午先是

太祖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

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產

太祖曰民富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陵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太祖諭之曰汝等居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等立法更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陵弱母吞貧母虐小母欺老孝敦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致昔之所為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等侍制王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三十五

太祖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為善耳禕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

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徂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

之葬埋或有官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葬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遼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循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遼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遼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皇明寶訓

洪武二卷

三十六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

太祖勅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教訓導民教為之先故禮教明于朝廷而後風化達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來朝求入太學因其慕義特允其請耳爾等善為訓教俾有成就無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縣陸辭

太祖問之曰試言莊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勵之

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自又為教化之本長一邑

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已以為則已身不正民將何法
雖多為獎勵彼不見信故曰以自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爾其試之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訓卷之二終

洪武二卷

三七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深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龍昌

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
總率聲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
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桶而為梁棟委大於小
是以鍾虓而盛斗筭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
無不可

洪武三卷

乙

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麒麟之駛
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
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書省臣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
傅默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
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
豈宜復用

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
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
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難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

所損也

○吳元年十二月是月

太祖以山東郡縣既下令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為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徂於奢縱治化為難及更喪亂斯民凋敝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難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於暴橫又皆以胡人為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反為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嗾令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為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二

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即扶元氣之謂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為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陞辭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惟庶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沒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戒之

○四月癸亥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

太祖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於軍門為朕

數陳王業論當世之務溪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為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託不効有負

上恩

太祖曰躬擐甲胄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眾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三

乃頓首受命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者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違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

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賈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以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與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

○八月丙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驕驕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又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

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為參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微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易者衆往時官吏多為利誅陷於罪戾今令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罪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按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五

○八月己巳

太祖令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室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殺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為非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太祖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

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北風憲非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畧無所為而出百姓為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為笑今

陛下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

聖意

○四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

皇明寶訓 洪武三卷

六

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弄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興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心近調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寢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不當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為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寃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

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戶部

太祖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事何由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材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年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皇明寶訓 洪武三卷

七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營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為任督責以為能非愷悌之政也為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庚戌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上其

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太祖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薄之職本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為能若止以辦課為能其他不見可稱則失職矣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數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曹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八

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問下者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諂諂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驚鉅幸蒙

聖春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

府來朝

太祖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廢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為賢材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翼安等考績來朝

太祖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九

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太祖曰人主以明為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為明夫燭火之光豈勝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材以為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

佑龔穀為春官杜穀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勅曰昔之耕
莘者為政社稷永安蔡巖者在朝召仁民康二臣繼出
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
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
士故召爾等來朝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僕
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其敬慎
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
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
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十

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
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於
是授職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

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集習故其
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逢掖者或
不開於武略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其惟達
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
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
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
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

用則失之矣師等其審擇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吳願為國子監祭
酒

太祖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
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
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
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教矣為夫鐘鼓
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
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
當遷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十一

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課為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
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
懲勸則何以為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
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
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

太祖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
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為耳目
則聰視周乎四海任衆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
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材宜留
聖慮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是以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始終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詐似信懷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太祖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慙庶不廢法宥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十一

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太祖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田驛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係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隴中一旦舉之加於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太祖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於敢為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速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太祖與群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厦者必資於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群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十三

藝有能否善斷木者不能攻石善斷輪者不能為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為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太祖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也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

太祖謂廷臣曰剽悍騷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騷暴者可使循帖若跼蹐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為先務不可後也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

太祖謂省臺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當緣出入為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間殺既皆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十四
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

太祖諭群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諱達大抵人之犯法者遠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條與條例不同

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微召故老者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仲實對曰頗怨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十五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對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

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盡書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十六

太祖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上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取於其言况左右前後之人與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戊午

太祖謂諭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所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太祖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諫言為國益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二月己未

太祖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十七

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衆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

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之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言宛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馬以增宛平驛

太祖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為民弊崧以為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周偏爾等宜體此竭心為朕訪察民間利病何事當興何事當革具為朕言朕當行之毋為容默但保祿而已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

太祖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

皇明寶訓 洪武王卷

十八

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筭簋曰教我以道者繁鼓教我以義者擊鍾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啟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為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太祖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十二月丙辰

太祖諭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

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惜哉群臣皆頓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聵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皇明寶訓 洪武王卷

十九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太祖諭兵部試尚書茹瑄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於天下也瑄等皆頓首謝

納諫

○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弊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主公既遣人捕獲之今秦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二十

○甲辰三月戊辰

太祖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太祖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

太祖諭群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諫而臣下循默姦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

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飭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君君然有益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

太祖謂群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觀湯以從諫弗弗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弗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倣僻邪侈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儉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採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忘盡言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二十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為賢明至若昏庸之主各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

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

太祖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虛己以受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知薦賢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九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皇明寶訓

洪武三卷

二十一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為迭興之閔位乃知秦為漢閔隋為唐閔元為國朝之閔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

反是鑒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去讒佞

○吳元年正月乙未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語之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邪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九月乙未

太祖諭群臣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蓋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染如王保保所信

皇明寶訓

洪武三卷

二十三

多非正人有傳頡陽者專為前察細事甚張威福一增略不相禮陰譖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為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之能濟病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

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彼謾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謾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太祖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臣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蟪蛄長良苗者必芟狼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子四

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

太祖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民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

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修之洎頤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朕建都於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人才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奏誠未達時務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內侍以父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日斥還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子五

明之君凡有謀為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恣其本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某上言興利之事此人心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嘗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戊戌

聖明實訓

洪武三卷

子六

太祖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太祖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入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太祖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慈將在彼孽如大馬傷人人不忍畜犬馬者乎沉曰小入中懷姦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太祖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

乃牽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傳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諛諛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為善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讒佞自遠

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太祖曰朕日總萬機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

聖明實訓

洪武三卷

子七

廣開言路以來眾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諂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儉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為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

太祖諭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諂昵同乎汚俗而得譽

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舉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舉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

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致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舉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却貢獻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以金玉飾馬鞍轡

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

皇明寶訓
洪武三卷
二五八
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朔州進竹簞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朔州所進竹簞固為用物且未有命而求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刺吉為獻阿刺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

為婦人容飾
太祖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為容飾之資徒啓

奢靡耳却其獻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太祖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剝下益上以覲恩寵所謂聚斂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昔孔子論治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違理而得財義者所恥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為遂不聽

○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

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

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

皇明寶訓
洪武三卷
二五九
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耨刈獲之際親往觀

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於詒謀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北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勘卜監藏羅古羅思南哥

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若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飲况

中國自有秣米供饌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製衣遣還

○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方物之貢歲以為常朕念彼鄉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達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總制

聖明寶訓 洪武三卷

三十

親軍左副都指揮

太祖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夫故命爾此職方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餽館舍送迎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瑄等上疏勸

太祖淵默以怡養神氣

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為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

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君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吳元年四月是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

太祖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

王十

聖明寶訓 洪武三卷

三十

未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莖兩歧丁酉歲應

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由人民勤於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畝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為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歧今主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為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

急乎

○七月是月

太祖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
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
常治今上字曰廣斯民日藩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
何也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
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裕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
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
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

太祖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後及貧民乃命
中書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
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於農隙用之

皇明實訓

洪武王春

三十三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
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
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不
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仲夏不
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
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饗為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俱饋
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藻席露坐晝曝于日

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檣進蔬食雜
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禮畢駕還
乾清宮

皇后妃嬪見

太祖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
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
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詣旦水
深尺餘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奏充拓新城請令民築之

太祖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田畝

皇明實訓

洪武王春

三十三

今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遽令操版築之役得無妨農乎
且築城本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為政之道也其令俟
農隙為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賁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
督工建周王宮殿不關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太祖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
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
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
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
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
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亥

太祖諭群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苟有怠忽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為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當各勤乃事體朕至懷

○七月庚戌

太祖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寔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

皇明寶訓

洪武上卷

三十四

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憂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圯壞請修治

太祖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然後為之庶得先後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廨舍祠廟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

太祖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

否而諮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職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憚乃至閭閻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吏稱民安豈知善惡實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遺姦不擒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陝西秦州衛奏修理城隍請燕軍民為之

皇明寶訓

洪武上卷

三十五

太祖諭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蓋權時宜役之於曠閒之月耳今民將治田之時而欲兼用民力失權宜之道止用軍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太祖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周徧苟致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為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

太祖諭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利便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遞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死毋重傷吾民也

○五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三十六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獎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七月戊寅

太祖問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

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吏偏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九月是月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群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家待食一女事職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三十七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河南檢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太祖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賑濟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於死亡深用閔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飢寒為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其體朕至懷

○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

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豈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太祖諭戶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即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遊食靖對曰去年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歲豐足民受其利

太祖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然皇明寶訓 洪武三卷 三十八 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之也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睿王墳塋成惟享堂周垣未備請築之

太祖謂工部尚書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勞民也方當耕種之時而英請築堂垣此豈使民以時之道英武人不學惟知築垣為急而不知奪農時為重也遂止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太祖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

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

太祖罷朝因與羣臣論民間事

太祖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餓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綉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理財

皇明寶訓

洪武三卷

三十九

○丙午四月己未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緯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太祖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持欲以腹其膏脂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

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放此為例

太祖曰鑄錢當以輕重為準豈得以多寡為則蓋錢輕則多錢重則少理勢必然若遠輕重而較其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為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莊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故問國君之當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為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

聖明寶訓

洪武三卷

四十

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孽息蕃但恐所司不為究心民又怠惰焉政不修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為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太祖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殫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沉重為歛歟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待而能為國家者太祖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廓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歛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

太祖命戶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

聖明寶訓

洪武三卷

四十一

言青萊等府局監歲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揚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咸省徭役使農不廢耕牧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不

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
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節儉

○丙午四月乙卯

太祖閱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太侈何若止用木輅
詹同對曰昔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輅即木輅
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渾堅實得中故取焉

太祖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
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
亦未為不可參政張昶對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祀天
太祖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為萬世之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四十一

法乘木輅何損於祭祀況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昶
頓首謝

○十二月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未進

太祖見其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
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
不斲可為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
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欲
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矣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
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實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
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遣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

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新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
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啟華靡之
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

太祖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
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
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
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
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四十二

肥馬氣餒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
之難驕淫奢侈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
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
朕朕何敢驕急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
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
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
常裕矣卿等勉之毋忘朕言

○十二月己巳

太祖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
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昔高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國滅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

太祖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鑄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緝為被猶勝棄遺也

○七月丙辰

太祖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修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四十四

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內使着靴行雨中

太祖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

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

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內使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牘牛以為膳以助精神

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牘所費太侈夫儉

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

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

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得飾硃紅

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

青綠亦無過度者

太祖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尊俗居上而

皇明實訓

洪武三卷

四十五

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

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

麗蕩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

太祖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

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為明鑑後世昏庸之主

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嘆大抵處

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

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思念至此

未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于下侍臣頓首

曰

陛下戒慎如此使後世守而不替長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臣奏令天下諸司致祭

太祖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費皆出於民道里往來亦甚

勞煩且

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爾間甚善然事

不在爾后曰

陛下為天下父妾忝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

與否豈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費天下民財

甚非后心其止之

皇明寶訓

洪武三卷

四六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關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戒奢侈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縷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

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

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

以厭眾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為

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

轍不可蹈也

○吳元年九月癸卯新內成

太祖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

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

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

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靡豈不過侈爾不能

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為

宮室已完作之者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
慚而退

○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
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
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
之

○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閑暇有以酣飲
費貲者

太祖聞召諭之曰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乃喪家之源近
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二

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
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
之道自今宜量入為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太內官殿

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
華夷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
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
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花園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
樂朕決不為之其飾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

太祖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

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
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聖主攸興朕觀元世
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
飲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故逸豫未終敗亡隨至
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鑑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
則可長保國家矣

太祖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
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
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
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
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三

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
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
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
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

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
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
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其崇節儉庶幾無悔

勵忠節

○吳元年十月辛亥

太祖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

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益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十二月丁卯

太祖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為一代中興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四

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凡間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一聽於天以此存心足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憊邪釋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者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為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為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報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灰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若生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五

建忠勇之節或有無窮之榮身雖歿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為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為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關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

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德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六

所獲孽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究於朕朕以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將臣皆頓首

丁丑

太祖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奏成算遂翦羣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

太祖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場納我逋逃邊鄙之民孱罹其害遂命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勲勞獨念死者永違鄉土不得收葬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為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七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國公徐達既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勲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朕不意遽殞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奪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

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坐事謫充軍者亦有之令自立勲仍給贍其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太祖曰內外武臣昔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勞績未嘗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惇仁故給之全俸使有所贍爾心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予而不則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為適中優以全祿未為過也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太祖諭之曰元末兵事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八

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太祖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警戒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侯陳理同羣臣朝

太祖深憐之理退因謂羣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由其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眾寡謀故至於

此使其特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跨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舉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誠可為鑒戒者也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九

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吳元年十月丙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焚或移次瘴疾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羣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標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望明寶訓洪武四卷

十

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虞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虞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厥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戒哉

○丁亥

太祖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

亡之事

太祖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已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四月戊申

太祖命肅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偕祖母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聖明寶訓洪武四卷

十一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太祖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無度政令墮壞民困於貧殘烏得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不興

太祖曰當元之季君不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

欽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竄起羣雄
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
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
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
固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
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漢清寧非天之降
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
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太祖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固不祇
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十二

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為
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
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彰善惡
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為法守

○壬子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
名甚至臣下詐偽瑞應以惑驕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
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間災異其心猶
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臣
曲意迎合奇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
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

以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
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楨自遼東遣人送故元
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
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太祖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
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
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
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十三

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
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重
云與治同道固不興與亂同事固不亡元末君臣荒怠
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輩遂
為朕臣僕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圖懼
何至淪喪卿等宜鑒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
有所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
曰

陛下敬天勤民

聖德日新而奉養不忘警戒誠

宗社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祿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遠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

太祖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

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製中都城隍神主成

太祖自為文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安之

太祖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十四

妄為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廷暮恒兢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為民父母者也苟所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頓首曰願

陛下終始此心則天下幸甚是日昭鑒錄成以頒賜諸王

太祖謂秦王傳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

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太祖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奉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監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

○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巳朔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外戚宦官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於此然所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十五

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於蒙蔽至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太祖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感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其兵柄則無官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塵殺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

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優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天下者無邊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急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吹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整安但祇畏

聖明寶訓

洪武四卷

十六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勝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太祖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

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太祖與翰林侍制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

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太祖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

聖明寶訓

洪武四卷

十七

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地之廣誠古所未有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眾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歲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太祖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太祖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坂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太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吾

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

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十八

命於天

太祖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太祖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

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

之君以治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天春卿與朕共

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

者卿即以為言使知有所警焉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

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太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

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

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

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

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

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

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懼朕心閒

之愈益警惕

珥災異

○吳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十九

太祖因久旱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而雨

聲臣請復膳

太祖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

必多縱肉食美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屢獲豐

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

主上平海內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惕厲感

茲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太祖曰人事邇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災

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

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大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巖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戾調災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

匡不逮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二十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

太祖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禍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

太祖諭四輔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

皆當慎之

屏異端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即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遊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二十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

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太祖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懸念室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洪武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若堯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

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為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書獻

太祖却之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太祖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

馬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

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二十二

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評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

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

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

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

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

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

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

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不振者河

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

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至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壬戌

太祖與起居注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

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諧謔

太祖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

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

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襲其父失君臣之禮恪雖

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二十三

諸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太抵人

君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五月丙子

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太祖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

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太祖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

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

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

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

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

者皆非也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九月戊寅

太祖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唐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為優

太祖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勅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爭戰日久智勇相角故難以為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勒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二十四

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

太祖問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太祖曰夫以吳國之眾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閭閻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同對曰春秋載栢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覆之

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

太祖御左閣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

太祖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

太祖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興冠鄧耿賈以為之佐歷代以來莫不皆然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二十五

天之生才以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起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漢唐宋其間名世之臣亦可以當之

太祖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謀乎霸術其間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皐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鮮矣吾方有事海內憑賴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羣賢畢出佐隆大業稽之于曆自宋太祖至今正當五百年之數定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九月乙巳

太祖問侍臣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侍臣對曰太宗雖才兼文武而於為善未免少誠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先儒嘗論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以此觀之高祖為優太祖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悲而封其子為羹頤侯內多猜忌誅夷功臣顧度量亦未弘逮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又為優矣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立基業猶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二十六

橫大厦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大而不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點墨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丙申

太祖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為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歛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與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

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太祖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漬至於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若漢唐宋之政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二十七

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為虛虛在此則變而為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際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蘊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

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說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而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蓋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九月丙辰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二十八

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乙亥

太祖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常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詭譎竝進有失求賢忠諫者忌之諛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閭閻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棄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

太祖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於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礪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帝不事詩書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二十九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為制命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妻敬之言始都關中陛下渡江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肇於此故非漢高所及

太祖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居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綿昌侍臣頓首曰

陛下之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

太祖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通於人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六月庚戌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三十

任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遠凡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太祖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之用房杜則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玄宗之用楊李則致安史之亂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監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乙酉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

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記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僖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歲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三十一

太祖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八月乙卯

太祖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

太祖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為治亦有可稱

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

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

太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隳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三十二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

太祖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涼薄侍臣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

十年平之十年當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聖德謙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狐離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切脅天子廢典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三十三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太祖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遁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鄧

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過春等傳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

○乙巳正月己巳

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三十四

○丙午五月壬午

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忍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太祖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

必當聚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植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征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三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三十五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先是詔免山東郡縣租稅至是翼等來謝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饑饉艱於衣食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安也今若等遠來跋涉良苦是以所安爾者反勞爾也豈朕之本心爾歸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七月辛卯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太祖諭之曰朕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

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不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羣
雄所苦死亡流離偏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
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
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急荒罔卹
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
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達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
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
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
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尊命者
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

皇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敬承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三十七

○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羣臣上表稱賀禮
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
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踐武
跨越千古

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結
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
寬卹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德不
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
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
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
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已甦息
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創殘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太祖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
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

○五月乙巳

太祖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
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
從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三十七

為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
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為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
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若是
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
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
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
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遠
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

與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惻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
得所天下之惻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孝而衆人
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
而為治

○八月乙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
中原草莽遺骸徧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
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皇明實訓 洪武中卷

三十八

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無天
關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者衆朕
荷

天命為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
囚刑部逮問坐之罪

太祖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為故
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
其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為罪之如汝議行路之
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遣歸

○五月辛巳

太祖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對曰法重則人不輕
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太祖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
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
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
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
不犯秦有鑿頭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
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
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
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也寧慚而退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三十九

太祖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
襖三萬鞋六萬八千輜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
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高
覺體寒况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
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十月丁酉

太祖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
兵部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錙
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
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
已鮮不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

若夫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無損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太祖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

太祖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水中求之未得

太祖命別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鋤乎對曰類但比

所擲者差短耳因命壯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

太祖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

即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汪廣洋曰今日衣重裹體猶覺

皇明實訓

洪武甲春

四十

寒况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罷其役仍命臨

濠行工部惟留密冶及燒石灰匠其餘匠悉遣還家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因差遣還沂州受

親舊私遺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人送都督

府奏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命皆釋

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如大河衛百

戶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濟寧民有言是

其生不見已十年百戶即以僕還之因受絹一匹此皆

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

失寬厚之意

○九月丙辰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

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

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

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安今臨濠營造之宜各給米

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十月癸巳

太祖謂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內練兵者所以衛民凡

中國之民安於畝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有兵以為

之衛也因思邊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况今十月其寒

可知朕為天下主每聞一夫之饑食嘗為之不美一民

皇明實訓

洪武由春

四十一

一民之寒寢嘗為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軍裝以給

之勿緩也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

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

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

在民間目擊其苦蹊蹊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

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

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

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

惟朕之初志於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

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櫟櫟

太祖諭之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櫟櫟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爾其家役三年復為文違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為櫟櫟送至其家今復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洪武十年二月辛酉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四十二

太祖勅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里既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米僅足自給其有死亡棺斂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死無所歸或至暴露甚非憫下之道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況吾之壯士嘗宣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士死亡家貧不能舉者為給棺葬之所司著為令

○五月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為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

太祖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通逃以為民患山西之民遷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脅為盜皆不

得已豈真為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太祖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責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四十三

○四月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俊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亦不傷民

太祖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所費貲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於應辦轉相借貸其弊百端為害滋甚豈可以彩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

五千戶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勅諭戶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聞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而致然歟抑吏緣為奸而病吾民歟今歲豐而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謹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四十四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太祖曰蠻夷之人相煽為非一時誣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惡者脅從之人不必躬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為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為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

為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

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為政者爾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銅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勅

皇明實訓

洪武四卷

四十五

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達言寶源局鑄錢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太祖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請以穀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太祖謂戶部臣曰以穀代穀者為其輕可以便民然穀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極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跛而成癆乎

○五月癸酉

太祖謂兵部臣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勞而不報者匪義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竝優給之母令失所

○九月癸未

太祖諭左軍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因徒往充遼東驛卒者今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濟寧暫住待春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

皇明實訓

卷四十七

太祖御奉天門退朝召五軍都督府臣諭之曰軍士有從征已死者有疾病而死者其父母妻子老弱無依雖已優給然遠達鄉里終無所託其有願還鄉依親者悉遣其去人給鈔五錠為道里費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焉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頓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廣茶陵衛城庫隘周圍四里宜循城西排柵舊趾開拓之以壯一方形勢

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為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為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眾軍民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開拓倘墮壞必須修理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

太祖諭戶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食給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即聽其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皇明實訓

卷四十八

四十七

○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廣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必嚴禁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拘諭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

太祖御右順門有近臣奏廐馬暴斃請罪主典者太祖曰凡有血氣者必有死也今廐馬自斃何可罪人得無輕人而重馬乎其勿問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玼以杜言路

○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太祖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時可為而財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為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為之則事易集今雲南之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以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皇明寶訓

洪武四卷

四十八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浪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蘭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鼎昌

求賢

○甲辰十二月丁巳

太祖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為朋黨中外百司貪婪無耻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吳元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紀綱羣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各舉賢才以資任用

○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太祖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銳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辦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

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不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

太祖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為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賜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

太祖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勅百司訪求賢才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百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太祖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措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遠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

太祖御右順門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能以獨成是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策於漢高委英雄於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益根疎者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則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

太祖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太祖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動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困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觀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詔至京師先是

太祖謂禮部臣曰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為國得實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

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處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願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

太祖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十月戊辰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四

太祖諭吏部臣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束帛近朝臣為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太祖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倣古制舉用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効今爾等來朝其各舉

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無有所隱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太祖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年論治平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納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

太祖曰小人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五

○九月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聞

太祖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為時用大小器使當隨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盡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

太祖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勅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巖穴真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耳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佇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

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禁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慶府知事周昌言臣見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六

士人或因小過罷斥然其才有堪用而於例不得舉宜垂寬宥令有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示懲昌言不可聽

太祖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知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答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賊者免徵有

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未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

太祖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吳元年六月甲戌

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事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七

受害譬之蟻草業者施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惡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為為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

自今民有犯法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或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

○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律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論之曰立法貴在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八

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去適中以去煩弊夫綱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十月乙卯

太祖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以臺憲乎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

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寔成鄧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誅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干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十一月己亥中書參政傅巖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

太祖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太祖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逮安得有此巖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九

太祖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鞠明白須依時決逮毋使淹滯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絇不理則衆緒紛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審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無忽也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

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倣古人言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為非若謂欲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復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為刑部尚書太祖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

皇明實訓

洪武五表

十

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爾其體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

太祖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故為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爾為刑官之長爾於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為矣爾其勉之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

擬以亂法罪當死

太祖曰愚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太祖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勅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糧

太祖復諭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風夜靡

皇明實訓

洪武五表

十一

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寬宥之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輸作屯種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過復為善人爾等宜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冤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

太祖覽大明律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為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

務合中正仍具存單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太祖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樂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濫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有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九月辛丑勅刑部尚書胡禎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

聖明實訓

洪武五卷

十一

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閔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為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真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死罪皆減死論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太祖責之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為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勵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太祖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真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曲難

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異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在推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所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伸繫者得釋苟存心不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揜鑑以索照獄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明辨惑母使巧為繁滋而疑獄不決生者拘幽於囹圄死者受冤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實違上天好生之意凡錄囚之意際必預先稽閱前牘詳審再三其有所訴即與辦理其實以聞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以財求

聖明實訓

洪武五卷

十二

免事覺監察御史奏欲并置於法

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親彼愛根於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顧理之所不可爾論法欲并罪其父然於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

太祖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死而赦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審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為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加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魚害及鯢鯢焚林而田禍及麇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濟大慚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近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十四

○七月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陞辭

太祖諭之曰古人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務若濫及非辜豈可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折況於人而可忽乎爾往慎之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冤抑因謂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歛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

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立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於刑獄每存欽恤之意蓋欲期於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太祖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責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有免矣今復不悛信非

良善宜併論前罪誅之以懲餘者

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

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慈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
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
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
刻也

太祖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為卿

太祖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
清稱張釋之千定國唐稱戴胄蓋有由其處心公正議
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為大理卿當推
情定法毋為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
人不負朕命也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十六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輸粮運

期及移易者坐法當誅

太祖曰四川水陸險峻輸粮良難故有失期彼移易者或
兩取便利求無逋欠可矣豈得遽論以死甚非愛民之
心其悲宥之仍給道里費遣還病不能至者遣內官就
道給賜粮米不足者令就本處輸之

賞罰

○甲辰三月辛未

太祖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

太祖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
必知之爾有功于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有功不賞

是謂吝無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則論分夫有超
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
貴為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
其才智止此弗能過人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
賞國家名爵烏可幸得耶爾曹苟能繩勉立功異日爵
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慙服而退自是無有
復言者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贛州軍還

太祖御戟門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兵不
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
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朕
望明實訓

洪武五卷

十七

功以各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寧
謐恩數有加將軍其獎率三軍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
著朕光以副予所托將軍其勗之哉遇春曰臣奉
主上成算所至輒克非臣所能

太祖善其對

○吳元年九月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太祖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
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
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勤如王國寶等殊
於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

天下皆有各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難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母徂於暫安而忘永逸母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力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否對曰荷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十八

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欺隱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冤者治書侍

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聞

太祖命召數人親問之曰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為稱職今爾為御史不能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於無辜朝廷耳目將何賴耶於是盡釋其人以恕下吏原吉等能不敢蔽

聰明賞綵幣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己丑

太祖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各賜文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勲勞故有此賜達等謝曰臣等賴

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之

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況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蘭州柵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互往招之郭的買不從着沙火石互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十九

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乎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朔

太祖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公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

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

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罰惡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

聖明實訓

洪武五卷

二十

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以勸懲天下

太祖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此亦知為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為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寬賦

○吳元年正月戊戌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

蕪失業者多蓋因父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璫對曰卹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時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尋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聖明實訓

洪武五卷

二十一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侵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增損徇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與之

○洪武十一年二月辛未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人不安則事為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為之憂近

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為潮水所漬斥鹵不收
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
租糧額

太祖謂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
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
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
皆為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
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
所傳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六月戊寅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子二

太祖諭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下纖
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
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恩澤

○己丑三月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
郡來獻且以其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子此
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
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
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關後改名
明完

○丙午四月戊辰

太祖幸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太祖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
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
等對曰父老因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太祖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
極歡

太祖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
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弟勤儉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子二

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

太祖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都郡尚有寇
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
等皆歡醉而去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方國珍至京師

太祖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為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
曰臣遭時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
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為群小所誤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

太祖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為亦誰能識帝
王之有真者其為去就不能無所齟齬爾之所為亦何

足責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
遂賜第居京師

○十一月丙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即為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於歲時宴樂心亦少安省臣對曰

陛下推廣仁愛徧及於下而存致感蒙恩惠

太祖曰始者將士皆從皆望成功以取富貴今天下已定生者既膺爵賞而死者不可復作吾未嘗忘之故優恤其家以見不忘同濟艱難之意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二十四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太祖曰將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特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知深念者其給之無緩

○洪武七年三月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送至京師中途逃竄者

太祖曰勅諭邊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

皆吾赤子今既來歸又輒逸去蓋彼生長之日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爾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使其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母令失所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子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舉留者

太祖賜手勅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太祖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竊政厲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不得其人之故也今縣官能為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二十五

吾拊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得民心為本以得民心則其去也民豈得不愛而留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譬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即此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賑貸

○洪武元年七月庚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所失宜遣人賑卹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為行之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飢者民宋昇等來言太祖即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飢須運粟以濟之太祖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濟之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其患益甚即令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二十七

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太祖謂戶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飢有司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逮治其官吏於是所賑人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為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保全功臣

○甲辰四月乙巳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勛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

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變隙寧不為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二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

太祖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興兵以來征伐之事謂中山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為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子孫與國同休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衛太宗以出其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二十七

功大矣及太宗宴羣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幾眇太宗怒欲寘之法非羣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貸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況其他乎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

太祖御武樓下指揮使郭英等侍側

太祖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性至愚嘗念及此

太祖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豈

保身與宗之道哉英等駭愕頓首請罪

太祖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內省於心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竄之遠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

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潢汙之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勲於國朕既酬以爵祿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有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二十九

所賴汝其識之英等頓首謝曰

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十二月甲申時諸勲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而諸功臣不禁職

太祖乃召諸勲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所有莊佃常倚汝之勢挾威以凌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約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之德也

禮前代

○洪武三年六月丁卯左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故元諸

孫賈的里八刺等至京師及以其寶冊來獻省臣楊憲等請以賈的里八刺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太祖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矣太祖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隨之子孫亦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已巳賈的里八刺朝見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二十九

太祖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為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太祖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為仇譬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刀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實古帝王一視同仁之心也

○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太祖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如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束不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

太祖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最即欲遣爾歸以爾年幼道理遠志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之愛又謂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廿

○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初主於沙漠太祖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遣歸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沒於彼可遣使弔祭禮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況彼久離中華已變異俗非典禮所加

太祖曰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悅况典禮所加其孰得違德舍禮哉於是自為文祭之

禮臣下

○洪武元年七月丙子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

流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母加擾害簡殺省費以厚其生勤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乃命中書給賞以厲其廉耻

論將士

○己亥春正月乙巳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甯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故取天下以不殺為本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烏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惟國家之利在已亦蒙其福為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癸卯九月壬申

太祖平陳友諒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虜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驚於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驚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十二月戊午

太祖閱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名指揮華雲龍等論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太祖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敵合布散條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衆以弱為強逸已而勞人伐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三十二

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合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三月己巳旬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聞殺傷必多吾故縱之

遣偏師綴其後防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進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甲辰五月丙寅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三十三

太祖論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必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為將率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効力智者効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

太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戰士賞銀有差且偏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

持必致血指丹不素操必致傾弱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其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當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異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辛丑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太祖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故命以專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既平定在於安輯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五十四

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為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矣

○九月丙辰

太祖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軍還之日極稱先鋒張煥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若其始終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蹇若煥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當壯盛之年正當奮奮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眾進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

掩其能毋謂難處於衆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識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勲即有超人爵賞苟畏怯無能而希慕賞功猶不稼穡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太祖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諸將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

主上猶出昏暗觀天日豈敢有反覆耶

太祖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諸將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賞士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五十五

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太祖曰爾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諸將皆頓首謝

○七月丁未

太祖以淮安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皆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棄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卒拔宜候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益甚挑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

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
果珍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
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
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王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嘉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
○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
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
因其時以立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
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三十七

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
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
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
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
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
將連歲往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
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師士卒毋肆虜暴毋妄殺戮
毋廢丘隴毋燬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
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
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
必以成功為効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

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七月戊寅

太祖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為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
所不為義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陵者非止一
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淫暴者有因
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
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
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
若曹彬曹翰之事可為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為將
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為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
邑不肆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効之

皇明實訓

洪武五卷

三十七

○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
舟師方國珍

太祖曰方國珍魚鹽負販器竊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
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
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是亮祖頓首受
命而行

○戊子

太祖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
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
調發易於呼名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為首
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

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為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况攻戰之際馬力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三十九

○十月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賴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

之衆勇敢先登摧降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遠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間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令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師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三十九

之衆勇敢先登摧降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遠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間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令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師

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親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往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辭出

○是日大將軍徐達等與諸將各率兵啟行

太祖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四十

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陽美事好共為之復諭楊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二月辛亥

太祖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

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獲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護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征南將軍湯和移師進攻延平

太祖遣使賞勅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通者通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通服則遠來大懼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之

皇明寶訓 洪武五卷

四十一

○三月甲戌

太祖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勞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勛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之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於是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以慰勉之

○乙酉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太祖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

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太祖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

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皇明實訓 洪武五表

四十一

太祖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召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為主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阿木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齋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木之功當先酌阿木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為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道之者

○三月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定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太祖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沒流臨早免憂

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常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即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諸將皆頓首謝

○戊戌

太祖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闘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為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為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為萬人為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舫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効之慎毋怠惰廢事

○庚子

太祖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為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憐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紫囊出片紙指

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急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擊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為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矣汝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六月庚辰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勲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

皇明實訓

洪武五年

四十五

○十一月辛丑

太祖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近親儒生乎往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居閑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十二月戊午

太祖聞指揮有管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乃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且居京師治軍與聞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唯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箠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汝等其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己未

太祖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祿爾等享有富貴政

皇明實訓

洪武五年

四十五

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為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

○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

太祖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

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

太祖親閱武于教場既罷諭諸將臣曰當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紉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弊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縱恣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皇明實訓

洪武五年

四十六

○洪武七年四月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

太祖諭之曰蠻夷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為本以威為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雖少必濟人志急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齡受命行皆討平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

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為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為我用若待之不誠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洪武二十年十月己酉

太祖與諸將論兵政

太祖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嘗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落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皇明實訓

洪武五年

四十七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是月

太祖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勅諭之曰爾今居住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諸士卒爭先効力

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由其
善撫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
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為公侯小者
為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
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當貴由士卒而來或苦虐
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退遇
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
田拔其嘉苗致饑以死也夫為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
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
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
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皇明實訓

洪武五年

四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
肄習

太祖謂兵部左侍郎沈潛等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
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
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貽覆轍
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
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
楫爾兵部其申諭之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訓卷之六

光祿太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陳汝霖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呂鳳昌

諭羣臣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若至矣然職其勞
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於春夏至秋乃獲由其用力
於前而取獲於後今日之事正猶是也所以必懲乎暇
豫故勞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
後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於有旱潦發騰之
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皇明實訓

洪武六年

乙

○三月丁丑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勤於善不施
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
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若
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效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
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
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怒是而亡今
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
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
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

太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是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所為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為苟容苟事有差謬皆足為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瑕疵即為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翰忠納諫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有善者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

皇明實訓

洪武六年

三

爾等也他日復令訓文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將元舍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義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著見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己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

之由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眾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備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眾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按察司僉事周漬等定議按察司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

皇明實訓

洪武六年

三

○三月丁未

太祖諭羣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由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

主上此心奉奉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六月癸亥

太祖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其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以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急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

○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語中書省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四

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明日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太祖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勸強扶弱獎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為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于民民有詞訟當為辯理曲直毋惑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網爾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贓人發其事吏赴井死

上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義則善見利則耻小人則舍生為利所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為世之貪污者戒

○九月己丑張士誠既死

太祖謂羣臣曰張士誠誠吾本欲生全之但其為人剛悻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攻伐彼誅誘吾將士自開兵釁戰關連年卒為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內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侈自娛不念民艱其下又無忠良卒以詭詐取敗其死也吾甚憐之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五

○壬寅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為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將校吾所用諸將皆懷泗汝類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航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懷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陳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難替得快樂

旋復喪敗何足為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濫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為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為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太祖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而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豈不美哉和頓首謝

○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僚高翼進戊申大統曆

太祖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為予基曰是臣二人詳定太祖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為一詞命必裨謬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

節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關失辭命尚如此而况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較而後刊之

○十二月癸卯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為善君雖未聽言必再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冒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忘此亦忠於為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冒中混然不能辯別每揚言高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為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違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戊辰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

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况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為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太祖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

聖明寶訓

洪武六年

儆戒盈滿常懼驕縱競競業業一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置欵器於坐側正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奉奉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

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皇太子侍側

太祖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汝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有無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

○八月戊寅

太祖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於朕既設六部選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使委人蓋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聖明寶訓

洪武六年

九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為開封府知府

太祖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民人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

太祖諭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璜魯高啓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虞傳恕王綽

傳著謝徽十六人同為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復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太祖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疎濶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其間雖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皇明實訓

洪武六卷

十

○甲午

太祖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令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汙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羅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參

政

太祖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與使苟賢無間於疎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因於弊政腹剝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甲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太祖因召御史臺臣併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為臺諫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為心揚善遏惡辨別邪正不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失其職守矣

○洪武四年閏三月庚辰改兵部尚書劉貞為治書侍御

史

太祖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謇諤之風以為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秉進則御史之職盡矣

○四月壬辰

太祖諭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為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爾思日孜孜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人之未勤庶政先為優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

太祖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為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全名青史豈不美哉

○壬午
太祖諭羣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誣上恪守乃職是為正人昔寇準在相位下謂為參政嘗會食食汗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為執政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漸而退是謂以諂事準事以正待之君

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寢疾掾史往候之憲官力疾強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某為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體爾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勉之可也

○八月戊子

太祖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為受福之本驕怠為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悟此

○洪武六年正月己巳
太祖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為牧民之官凡賦歛徭役訴訟皆先由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歛平徭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既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急死以廢事民間病尸坐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為府官者知其弊能絕其奸貪去其鬬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一上下蒙蔽難

苟且一時終必為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顧爾等為政何如耳命賜以酒食明日陛辭

太祖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眾是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為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與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化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丙辰

皇明實訓

洪武六卷

十四

太祖諭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饕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為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為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怯之態修其在己人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黃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為廣西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暉磨勘司令呂宗藝為福建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方面之任責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聲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

太祖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藏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污吏惟知好賂犯法而不愛身命其與賈胡剖身藏珠何異若使官吏愛身守廉安得有喪身之患只為任情恣欲重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皇明實訓

洪武六卷

十五

○七月丁卯以戶部侍郎陳則為大同府同知陸辭太祖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為守將迫脅以壞法廢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爾往母蹈彼覆轍當守法奉公不為阿私如邊將妄有所求當告以朝廷法度阻其非心則汝可以遠罪而邊將亦得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為廣東行省參政陞辭

太祖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為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

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思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使下之為郡縣吏者轉相視效雖海嶺之遙朝廷可無憂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容祿與權為廣西按察司僉事呂本為北平按察司僉事

太祖諭之曰風憲之設本在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為之不已將為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為大德豈不見千雲之臺由皇明寶訓 洪武六年 十六

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燭之微可不慎哉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

太祖諭羣臣曰水趨下則流人法上則替故希賢者不已可以齊賢希聖者有恒可以齊聖古之人知成身之難恒競上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顯名於天下後世今之任官者多圖苟安不顧清議而甘為碌碌之人身沒而名隨以泯爾等宜勉之毋自棄也

○十月甲寅

太祖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凌分之譏聖人著之於經所以

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羣臣以道事朕當有鑒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太祖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庶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皇明寶訓

洪武六年

十七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

太祖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除未久有司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眾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為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競為賄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大丈夫立志為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論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為善者愚人也也能為善者賢人也至於為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然為善為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

人幼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善若以此道日日

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為善事而他人有志者勸之是
修德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
官宜鑒彼前非勉於為善則永安祿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太祖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
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為朕耳目察其善惡激
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
以至公為心庶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
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
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為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
貪婪括剋為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
皇明實訓○洪武六年

其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閭民疾
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等今官以九年為考非一日積
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厥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
命為府州縣官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為臣之職事君
撫民二者而已然能盡撫民之心即所以盡事君之道
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苟可
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君避難而憚勞則事不
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
盡其職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國子監助教趙新等為布政
使

太祖諭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
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
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為政鬱塞則速通乖
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
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
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太祖悉召前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
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善名即傳於遠通
皇明實訓○洪武六年

若蒙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亦不可掩也為善為惡朝
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績他日不患
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

太祖諭六部察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命君股肱喻臣
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
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
卿等言者以六部為朕總理庶務察院為朕耳目日與
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理道以安生
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舉人除授教官

太祖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成，譬之為層臺者，必基於簣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即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教人，尤當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即如工人習技，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所習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國子監十四人，皆為六品以下官。

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私。蓋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寃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縱橫，則為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書洪範成。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親覽，乃自為註。至是註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

謙曰：五常之道，吾未能為，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四月丙申，有國子生初仕陝西知縣人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以聞。

太祖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守之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難得也。苟能思其所難得而保之，豈特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廉潔以律已，受汚辱之名，以為父母羞，朕念爾年少更事未多，特有選職，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為善。皇明實訓 洪武十六卷 二十一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

太祖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按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愈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為同母，矯訐以為異兒，執厥中以副朕所託。

○十月甲寅。

太祖謂羣臣曰：為君為臣，燭理責明，處事貴斷。昔唐太宗與羣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為三代之後，人漸流，說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治，可謂燭理

明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為不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國家興衰皆繫於此若為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明上無剛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迺罔後艱若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

太祖諭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已厚而待人薄已之所為有不善雖大亦隱忍不露他人所為或有過失雖小必不能容忍亦有過在已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責已厚而責人薄責已厚故能成德責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責已薄而責人厚責已薄故德不修責人厚故人多怨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二十三

○洪武三十年丙寅

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為之事或謬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緣戾者此特故為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固多所隱蔽人忍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

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無取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為進退爾

武備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安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二十三

太祖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形勢因曰自元運既廢連年爭戰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人困於下中原豪傑智均力齊互相仇敵必將有變欲併而一之勢猝未能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為兵耕則為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餽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以為何如克仁對積糧訓兵待時而動此長策也

○吳元年二月乙卯

太祖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

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為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

太祖謂將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亡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若晉徽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徼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二十四

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率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太祖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往西北防邊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脫所能遠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太祖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散聚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

太祖與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二十五

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若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無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入君任之何如耳

叙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

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太祖曰溪洞猺獠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通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其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為非數年之後皆為良民何必遷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太祖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海外諸蠻夷小國軍明實制洪武六年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麗國王王顥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其詞曰東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蠻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仁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庠序之胄不勝慶幸

太祖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

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即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聽其歸省也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參議胡昱言納哈出名雖元臣其實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蠻子阿納失里諸將各相猜忌又勢孤援絕若發兵擊之可一舉而擒也

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衆而乘之非仁也納哈出之為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衆耳然人心外合內離亦豈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覺悟念昔釋歸之恩幡然而來不猶愈於用兵乎不然為惡不悛將自取覆滅爾言雖善然未可遽動

皇明實制

洪武六年

二十七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廣西都司言額年猺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為患請先捕戮此輩庶絕其黨

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誘猺獠為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及無辜大抵取蠻夷之道惟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猺賊出沒不常實為民患臣愚以為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猺民皆便習弓弩慣

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為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太祖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為患耳苟其為寇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

懷遠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入見

太祖問廣西兩江黃峯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

皇明實訓

洪武六表

二十九

服

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兵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則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閑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

太祖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若不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遷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

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戶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即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為令兼其所有自實田賦並請徵之

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召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為定額以徵其賦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太祖覽畢諭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

皇明實訓

洪武六表

二十九

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為強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陞辭

太祖諭之曰爾先世世為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繼世非難保業為難知保業為難則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眾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於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太祖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

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
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
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仁智辭歸至
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太祖命禮部遣官致祭勅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庚申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
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檢有兵種二百人今皆為民請
收集為軍

太祖不許因諭之曰兵種既為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
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年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
可以爾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三十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需翠金
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逋負蠻人恃其頑險不
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太祖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其
逋負豈敢為耶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
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

辨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訴所短於廷其
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
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真其言多者非遂召

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謂羣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羣
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賢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
正瞭然自辨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
察司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太祖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蓋
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
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
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為彼小人者不識
廉耻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恥之官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三十

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
為難識惟受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知其良
而不能用以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
因姑息以致奸人或悔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
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

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

太祖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當
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

亦難辯

太祖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在公門則不私其利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足辯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太祖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潛對曰君子小人粹未易識

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襟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潛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豈能悉去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三十三

太祖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太祖謂羣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而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曰鍛煉不至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一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門

茸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爲難昌齡輩史知其終不言乎若聞茸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諂詐不肯言耳

太祖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諂詐罪之此何異張湯復排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

太祖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教導爲先今太學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藝者遵古制也

皇明寶訓 洪武六卷

三十三

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得哉

○庚午

太祖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孰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不知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驚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朕觀今之為吏者寡於學術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為吏而致通顯者與夫守身保家之道豈有不化而為善乎自今省臺六部官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教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皇明實訓

洪武六卷

三十四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令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太祖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為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

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嘗於暇時觀之深有助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進入學者聽復其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皇明實訓

洪武六卷

三十五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預耕則有獲若刈不待熟則无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務實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

太祖因與語使者輒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也

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為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稱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

皇明實訓

洪武六年

二十六

○吳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通觀羣下所建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也

○四月壬子

太祖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責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滯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士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訓卷之六

皇明實訓

洪武七年

三十一

太宗文皇帝實訓序

朕聞之夏書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周人之詩亦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蓋祖宗所深謀至慮創立法制豈獨以資一世之用哉固將遺後之人於無窮焉傳說告其君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望守其祖宗之法也

皇祖太宗文皇帝聖德神功配天地之廣大日月之昭明四時之變通帝王之盛近古無倫朕自幼齡恭侍朝夕仰承

慈愛之篤

訓諭之詳蓋自彝倫日用以至

聖明實訓

永樂序

宗社之重天下之務靡不本末該舉精粗畢備朕奉養膺弗敢怠焉若外朝羣臣奏對之際

聖謨大訓見諸政令及誥諭者尚多也今實錄成特命儒臣彙粹實訓凡十五卷六十類合五百八十六條何其盛哉夫一舟一木可以觀造化之妙況若是其廣且悉哉凡世之實用之皆有時而竭不可以長恃所可恃者惟道德之用今是書皆要道至德之所寓也譬諸江海愈挹而愈不窮其潤澤利益於人千萬古猶一日也朕既以存諸心力諸行蓋又望後之子孫皆尊之如典謨遵而行之以至誠庶幾永保

祖宗之洪業茂衍國家生民久太之福吾子孫其欽承之

哉欽承之哉謹序諸篇端

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聖明實訓

永樂序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訓目錄

○卷之一

聖學

敬天

法祖

聖孝

節儉

謙德

警戒

謹好尚

勤政

明決

務實

神武

教皇太子

教皇太孫

○卷之二

睦親

戒飭諸王

成世子郡王
福國將軍附

警外戚

仁政

恤民

重農

安民

寬賦

皇明實訓

永樂目錄

乙

抑祥瑞

○卷之三

求賢

用人

任官

興學

崇教化

育人才

崇儒

稽古

明制度

求言

聽言

辯邪正

斥姦佞

防微

○卷之四

明賞罰

褒忠節

體羣情

禮臣下

獎勵臣下

諭羣臣

戒近習

武備

傳達

馬政

諭將帥

撫士卒

○卷之五

報功

恤舊勞

保全功臣

恤刑

宥過

清釋道

懷遠人

諭遠人

馭夷狄

皇明實訓

永樂目錄

二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景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同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聖學

○永樂二年八月己丑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

皇明實訓 永樂十卷

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齒牙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於獲乎

○永樂七年閏七月己巳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勞諭甚至特

命為翰林侍讀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明日入謝以

其老賜勅令致仕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為要領亦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十月丁亥朔鴻臚寺奏免午朝

上將退顧侍臣曰若等各就休息一日復問無事居家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逸大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敬天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卯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罪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為本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朕此敬庶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直清以率於衆

○十二月庚戌朔

上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諭之曰祭祀莫大於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祭而帝牛滌三月

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繼朕省牲便應秉對越之誠不可急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乙巳

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裏客趙却有一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園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蓋不德亦動天甚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違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

聖明實訓

永樂一卷

三

旦朝賀宴會上請

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幸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百官節鈔仍如例給之

法祖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使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

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挑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窺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乃進吏部尚書張紱戶部尚書王鈞論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舊制者並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望老成之意

○十一月己亥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

聖明實訓

永樂一卷

四

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上曰板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為永樂蓋朕所遵用皆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永樂元年八月丙辰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就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與其奢也寧儉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聖孝

上駐師龍潭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今禍難垂定何以悲為

上曰吾往日度江即入京見吾

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

親安在瞻望鍾山仰懷

陵寢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諸將皆泣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諭修實錄官曰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紀載垂範萬年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

天地同運日月同明漢唐以來未有也此建文中信用

方孝孺等纂述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畧之宜或昧是

皇明實訓

永樂一末

五

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憤陷於顯戮成敗自昭今已命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為監修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茹常為副監修爾等皆茂簡才識俾職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必公用光昭我

皇考創業垂統武功文治之盛與乾坤相為無窮斯汝為無忝厥職矣欽哉

○永樂元年五月己卯制諭文武羣臣議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尊諡曰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順

天應人奮揚聖武掃平禍亂混一六合創業垂統制禮作樂配功德於乾坤煥光華於日月帝王之盛無以復加躋於遐齡上賓

帝所萬方哀悼思慕不忘

皇妣孝慈高皇后齋莊誠一善聖仁慈同勤開創化家為國隆配

天之厚德為天下之母儀仰惟眷顧之隆永荷詒謀之慶日月于邁深切孝思諒惟尊號未稱功德實諸前古必在尊崇所當博詢與議不顯鴻猷庶用合萬世之公愜尊親之志爾文武羣臣其定議以聞欽哉

○庚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於各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於天禧等五寺

皇明實訓

永樂一末

六

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

上曰予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

天命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為經國遠謀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真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十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之人建文時為奸佞所擯斥者多不當罪已勅

吏部召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闕宜令歸俟命
其有老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於親之遺物有不忍
棄況人才乎

○十二月壬辰

上宴開御謹身殿閱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

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
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揭然可見縉等曰誠如聖諭
上曰朕於宮中徧尋

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朕
深慟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者乎縉等

皇明實訓 永樂一奏

對曰國初佐命諸臣之家理當有之遂遣書各王府求
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令
官員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別錄本予之仍重齎之

○永樂二年五月己酉錦衣衛奏明日

車駕詣

孝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道路
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戊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從容論及

皇考時事

上戚馬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
上不答既而諭之曰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
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
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
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
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
物得所四夷咸賓先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
能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
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明實訓 永樂一奏

皇考奏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能凌弱衆不敢暴寡天
下宴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
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永樂四年六月丙寅南陽府獻瑞麥有兩岐者

上語禮部臣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為豐年之兆若年
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餒之患皆

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

宗廟

節儉

○永樂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諸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八年三月庚辰

車駕北征駐蹕凌霄峰勅凡供具減半還興和因謂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朕服用素儉約非好為節損亦天性如此今萬里出師為

宗社生民之計不得已勞苦士卒如之何尚後人以自奉耶廣等頓首曰

陛下天性勤儉如大禹又憫恤下人如此蓋人人盡心矣

皇明實訓

永樂一未

九

○永樂十二年二月癸亥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澀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謙德

○永樂元年十一月癸巳

上宴開顏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

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九月丙午周王橐來朝且獻駒虞百僚稱賀以為

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罷朝

上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

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

皇明實訓

永樂一未

十

便謂駒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

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忘者國之安危繫焉駒虞若果為祥在

朕更當加慎

○永樂三年七月戊戌陝西興平鳳祥二縣進瑞麥三十

本禮部率羣臣上表賀以為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覽之謂尚書李至剛侍郎趙鼎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怨怨於下者乎覽表祇益慚愧耳君臣貴相

與以誠設倭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永樂四年十一月庚午百官上表賀醴泉甘露之瑞賜

璽書諭曰朕敬恭事

天地上致孝於

宗廟下祈福於生民而禎應屢見卿等謂朕德所致朕何敢當斯蓋

上天之祐

宗廟之靈及爾文武羣臣協輔所致然自古有道之君祥瑞之來愈加警畏是以國家蒙福人民乂安卿等宜勉輔朕德永承天休

警戒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十一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癸亥書諭世子曰比北京山西地震坤道貴靜占法地震主兵數動人不寧

上天示戒不可不謹宜撫綏軍士嚴固城池伺察人情不可怠忽

○辛未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地震皆言地震天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秣機機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適一已之情與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樓居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宮卑

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廣勞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為若云兵戈但當勅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由天運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與使其子孫知修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卹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十一月甲寅

上以京師地震召文武羣臣諭曰隆古聖王之世山川鬼神莫不寧皆由君德修於上臣職修於下感應之機不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十二

誣後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災異數見今地震京師固由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謹修職以共回天意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永樂六年四月丁酉

上御西角門因言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

天命在我

太祖皇帝所以致其昏或顛倒如此

上曰帝王之興雖有天命亦須修德行仁以承之順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修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

以卒至於亡

○永樂八年十月戊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已未

上諭三法司官曰昨夜太陰犯執法甚急爾等典刑罰宜加敬謹無罪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毋纖毫輕重

○永樂九年二月癸卯

上御右順門覽奏贖時御案有鎮紙金御歌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十三

上諭六科令查奏贖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通奏改之

恐失信於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於改至是因此申諭之

○七月丙戌

上諭奉天門羣臣皆侍語及四夷

上曰朕初即位恒慮德不及遠今四方夷狄來歸中心更自警惕蓋慮志得則驕驕則患生朕與卿等雖隱微之際皆當慎之古人有言不見是圖吏部尚書塞義進曰

四夷慕

聖德而來

陛下篤恭不已華夏蠻貊永有所賴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巳勅皇太子曰朕以上元節張燈

午門意在與民同樂不意失火傷人雖由不謹之故亦上天以垂戒不德也方茲祗懼以務脩省爾亦宜敬慎勿辭凡各衙門進送物件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賜羣臣觀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以為禎祥屢見率百官上表賀

上拒不受賜勅諭曰朕德涼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顧朕寢寐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十四

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其母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九年四月己酉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

上勅文武羣臣曰比者

上天垂成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及躬省愆違遑風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以相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

上諭禮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況在正旦永念厥咎票

焉於心卿等宜各脩厥職以匡輔不逮

○五月辛未

車駕北征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姓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額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

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可以為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

斬伐樹木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車駕北征還至京師陳鹵簿

上乘御輦入謁告

天地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十五

宗廟

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羣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文武羣

臣上表賀

上諭之曰四夷順則中國寧然不可恃此有急意卿等當

相與一心敬天恤民恪勤政務用感召至和俾雨暘時

若百穀豐登四海萬民家給人足然後朕與卿等同享

治平之福羣臣舞蹈呼萬歲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酉

車駕北征次清平鎮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皇帝御制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醕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惟恐失墜雖軍旅之中君臣盃酒之歡不

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

欽遵

聖訓

己亥

車駕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體

皇考之心自製詞五章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亦

將畀示子孫俾有所謹飭遂命內侍歌之羣臣聽畢皆

叩頭言

皇上深恩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十六

上悅悉露醉而罷

謹好尚

○永樂二年正月庚戌有道士獻道經者

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

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為邪人主好尚稍不謹儉人

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害無

窮矣是故不得不斥

○永樂五年九月壬申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

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疫自少如神僖家

說服藥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世有

一種履精勞神使佛求壽此又愚之甚也

○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驪寧人

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別欺人也

勤政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東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四年正月丙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論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曉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量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問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

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間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教自暇遽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情則百廢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勸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七月戊子享

太廟

上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

上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名侍臣與語久之時已

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少息

上曰朕常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

羣明實訓 永樂一卷

七

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為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閏七月庚辰

上燕閒問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言江西田家刈稻皆畢何獨早廣對曰臣鄉多種早稻故收穫皆早

上又問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上曰勤之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

今日所行幾事某事於理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八月丁酉先是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遲送六科至是

上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各君其不知民情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開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十九

○永樂五年四月庚子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謂養之道當務簡默為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為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適言豈舜不貴簡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明決

○永樂元年九月丙申錦衣衛引清涼寺僧言近寺軍民收放牲畜蹂踐寺外之地今捕得其人請付法司治之上命釋之曰京師隙地少民聚於寺外有閑地則推

以便之乃契佛濟利之心此何必禁

○閏十一月丁卯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謀報塔灘韃賊籠虎魯灰等見在不老山其眾議欲寇寧夏惟賊帥崑的哥以資糧不給不從

上覽奏顧侍臣曰胡寇至譎此語未必可信籠虎魯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鈔掠豈如中國之人必裹糧然後啓行其以資糧不給為辭者崑的哥恐泄其事機故外託此為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搶掠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書勅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不可怠忽既書勅未行山西都司奏報韃賊五十餘人劫掠灰溝村黃甫川之地皆如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二十

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書勅但於勅尾申戒之令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計窮食乏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馬俱困重其計中不可不慎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釋安慶府民誹謗罪先是有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財民將訴於官典仗教軍誣民為誹謗語縛送刑部獄具刑部以聞上曰民被誣矣謗恒言軍強民弱民安敢肆焉對官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厲民民不堪將訴之則造此語誣民

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共訊其實悉如

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八月乙未軍校縛至二人言比京城中往往盜剪官

馬尾二人專剪馬尾帽于市此皆因盜所得請罪之

上曰嘗見其剪馬尾乎抑以疑似執之乎對曰實疑而執之

上顧三法司官曰市中貨馬尾帽甚多可盡以疑似罪之

乎疑似加刑有累君其釋之

○十一月丙寅廣西欣城縣儒學訓導到官歲餘邑中皆

變療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念虛糜祿

廩無益於國詣闕白其事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不當

擅離職請罪之

皇明寶訓 永樂一卷

廿一

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可治而赴闕自

陳蓋非苟祿偷安者其送吏部調用

○永樂四年三月乙未禮科引奏都察院遠至嘉興縣知

縣李鑑鑑叩頭言臣誠有罪幸

陛下矜恕

上問鑑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

亨當連坐而鑑不籍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

亨姓名

上曰罪止於籍非輕矣無上司之文雖當連坐不籍亦是

慎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

○四月己丑錦衣衛校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

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言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

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校尉付法

司論如律

○九月癸未

上御右順門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數人誹謗罪及追

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

上諭之曰汝以死罪誣人若朝廷遂聽汝言彼死何辜汝

造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之險惡汝

今實自戕何悔諭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留留

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之

○十二月丁亥有盜殺人當刑令家人告乞貸死願服役

遠方以贖

上曰貪生畏死人之同情豈獨汝哉欲人憐已曷不憐人

汝前殺人時都不推恕於今當死乃望垂憐汝若可生

則死者何罪命即日誅之

○永樂五年二月壬辰有虎賁士百餘人公差至外府其

從者掠民財官府出榜禁約虎賁士揭榜訴府官誣已

上曰朝廷置官府牧民彼出榜禁戢軍卒無害民乃其職

當然汝沮之是沮朝廷法令汝雖不掠民財是汝從人

安得不知其所為知而不約束與自掠何異命法司以

虎賁士及其從者悉治之如法

○七月乙亥通政司言有養馬軍人告人呪咀其馬死者上曰此誣詞也彼不用心畜馬致馬病死豈有馬不病而人能呪死之理愚昧小人誣平民罔朝廷以規免已罪不可聽遂斥之

○十月辛卯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

上曰未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室往往有之豈當一禁罪以違禁其令巡按御史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雖違法不問
○永樂六年四月戊子有告言肅王拱聽百戶劉成言報罪平涼衛軍者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上曰此或下人所為未必盡出王意勅王械成等送京師因顧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於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於王前王與之狎昵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歸於王矣故讒佞德之姦也林無姦有美木左右無讒佞有美德不可不去也

○十二月丁亥通政司奏北京種田民告運木軍民有怨謗語

上曰軍民出力運木未免自嘆勞苦人情之常也此人以罪謫彼屯田必造誣以規倖倖脫已罪告訐之風不可長命付法司治之

○永樂九年三月癸酉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其母致貨託已為賂部官求免已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

上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

上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母寓其隣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賈索結言已與部官厚可以賂免毋遂致貨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準與贓律指揮當罷職前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汙職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趾充軍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九月庚辰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彞古所進楚王書彞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付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帝王豈念舊惡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何暇瑣瑣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十月丙午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

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政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邊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聞堅不違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未通政趙居任奏蘇州有逃軍言今年水潦傷田禾乞免秋糧究此人在鄉所行率不法且今歲熟田少水而奸民多私決堤防車水入田以壞禾稼冀苟免稅糧耳請俱罪之

上諭戶部臣曰言水潦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決堤車水求免稅糧恐無是理蓋與其勞力決堤車水局

皇明實訓

廿年

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有九分入已豈肯以一廢九自受饑餓耶殆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浙西水潦趙居任不恤民隱今居任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視之

○庚寅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

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今繼母改適即義可絕已失節於夫乃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

務實

○永樂元年正月乙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蝕不蝕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去邪任賢然後日月當蝕不蝕通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蝕耶不許

○永樂四年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

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

上曰正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對曰宋盛時有行之者上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地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為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皇明實訓

永樂一來

廿六

○七月甲辰

上宴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歿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永樂五年五月辛酉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觀音閣以祝

聖壽

上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為善何假外求哉

○永樂七年三月甲辰朔

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昔舜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蓋欲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侈心登封泰山薦道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我

太祖皇帝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侍臣頓首曰

陛下守

太祖之法而以堯舜為心天下蒼生實受其福彼秦皇漢武何足道哉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聖明寶訓

永樂一卷

七

車駕北征次清河京城官吏耆老送駕者辭

上進其耆老諭之曰京師人烟輻輳欺詐者多爾等宜督子弟務生業毋事游惰人衣食足則廉耻興風俗厚而皆本於父兄之教爾等勉之

神武

○建文時李景隆郭英平安胡觀吳傑並以兵來攻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英老邁退縮安懷而自用觀驕縱不治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徒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衆而無紀律則易亂且擊前而後或不知擊左而右不相應徒多何益今彼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紀律不肅分數不明往者鄭村霸之敗如

風行草偃其士卒非不多也大抵將為三軍司令將志

衆則三軍之勇不奮其兵甲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為吾

之資爾等但秣馬厲兵聽吾指麾兵法曰識衆寡之用

者勝吾策之審者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為戒即日

渡河而營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

上卧榻迨旦兵端有火光如毬擊燐燐相上下金鐵鏗鏘

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欲戰我軍既渡河景隆等軍

橫亘數十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敵疑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敵雖衆不過日中必破之衆踴躍爭奮後軍

房寬先與敵交戰不利

聖明寶訓

永樂一卷

九

上率精銳赴之所向皆靡斬敵驍將瞿能父子及其精卒

萬餘先是戒張玉朱能等曰必先摧敵鋒繼以馬步齊

進乃令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莫敢

嬰鋒乃麾張玉朱能立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為戰勇氣

百倍

上遙見我陣後塵起曰此敵人乘我後也乃以七騎馳赴

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稍却數十步而止須

臾復馳入敵戰擊殺數十人進退如是百餘合敵傷甚

衆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就我軍併力擊之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於後

若性就我軍彼亦合力刑勢相懸數倍我衆殆難破矣
於是復遣戰不已敵飛矢如注

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

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乃稍却敵來逼而限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逸之佯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

上遂相持

上曰吾不進敵不速破乃易餽以勁騎馳出敵後突入馳

擊敵勢少動遂敗棄戈而走須臾敵大陣亦敗奔北之

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折其大將旗幟敵衆大

亂我軍東風縱火燔其營煙焰天郭英等潰而西李景

隆等潰而南盡得其斧鉞及委乘輜重器械斬首數萬

皇明寶訓 永樂一表

十九

級溺死十餘萬追至雄縣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

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騎走

德州

上率師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寇逼敵境而勦師遠征

况遼東早寒恐士卒難勝惟

陛下熟計之

上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

德州徐凱陶鎔欲城滄州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敵

衆所聚定州亦城完有備滄州土城墮圯已久今天氣

向寒城豈易就我乘其備出不意急趨攻之敵有必敗

之勢今聲言東征者示無南伐之意以息之耳失今不

取彼城完守備固難於力凡事貴審故未令衆知者慮
泄王與能叩頭稱善

我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徐凱等所設備惟青縣長蘆而已博琛兒輩

兒坡數程無水皆不備趨此而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二

更啓行晝夜三百里敵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蘆

倉遇敵哨騎數百盡擒之食時至滄州敵猶未覺督軍

士築城我軍至城下始倉皇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及

據甲我軍四面急攻之

上麾壯士由城之東北角登逾時拔其城而先已遣人斷

敵歸路遂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餘匹生擒都督徐凱

皇明寶訓 永樂一表

十

程運都指揮俞瑄趙濟胡原李英張傑并指揮以下百

餘人餘衆悉降咸給謀遣歸

○永樂十二年六月戊申

車駕征虜駐驛蘭忽失溫是日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

把禿字羅等率衆逆我師見行陣整列遠頓兵山巔不發

上駐高阜望寇已三分路遂令鐵騎數人挑之虜奮來戰

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

擊之虜敗而却兵攻虜之右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

驟攻其左虜盡死關

上遙見之車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

數千級餘衆敗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虜勒餘衆

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刺河生擒數十人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

○永樂二十年三月辛巳

車駕北征駐驛鷓鴣山虜之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六月癸巳

車駕北征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廿一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搆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明日得報虜攻萬全者其夕遠遁

○七月庚午

上親征北虜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遇大寇寇倉卒以其衆逆戰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相踐死者相枕藉餘衆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陣

上乘高而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

兵繞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伐溪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馳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

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幕次豐潤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豈吾所得已哉將曰天道福善禍淫

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上曰然

皇明實訓

永樂一卷

廿一

○七月己未

車駕北征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惴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潤澤海之側直北走矣

上曰敵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遽信前哨繼獲虜部曲亦

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乘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文武諸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也虜為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永樂二十二年六月癸亥

車駕北征次遼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引兵抵白
邨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
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
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明日諭輔等曰昨日之言決矣古
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虜所存
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
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教皇太子

○永樂元年十月己未

聖明寶訓

永樂一卷

世三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
者為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典至納于
大麓歷試諸難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堯尚
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奏牘皆
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也朕少時嘗
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絕塞冒
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
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
有益於人然人資稟有強弱延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
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文華寶懋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
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足
為治爾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今朕

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訓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
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
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其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
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

聖明寶訓

永樂一卷

世四

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永樂七年二月甲戌

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
雖生知之聖亦兼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聖賢明訓
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
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
正當進學之時朕欲使其知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朕
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
朕言庶等徧覽眾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
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賜之。勅皇太子今巡狩北京命爾監國天下之務所繫甚重爰簡文武才德之臣為爾輔贊蓋自古聖哲為政未有不需賢而能成者爾宜悉心以求益虛己以納言庶幾整肅弘綱康理庶務然聽言之際宜加審擇言果當理雖窮荒之賤必從之言苟不當雖王公之貴不可聽唯明與斷乃克有成至於武備亦宜盡心居處恒重於防閑幾務必嚴於慎密斯皆致理之要宜祇勤佩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託之重

○四月庚寅賜書諭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為好惡育德養望政在此時天下幾務之重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其敬之慎之時

聖明寶訓

永樂一卷

聖

上聞皇太子謹利部尚書劉觀故也

○永樂八年二月乙巳遣書諭皇太子曰前命爾覆重因爾奏乞賞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雖犯死罪以下悉從汝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子務本之訓復勅諭曰往者朕以侍行欲其周知民事遂作書教之名務本之訓此書於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粗備且皆切實之言今別錄賜汝閒暇能沈潛玩味觸類而長大有益矣

○永樂十六年正月丙寅以玄免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且賜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免羣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免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朕夙夜奉拳仰惟

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為彼所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俱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聖明寶訓

永樂一卷

聖

○永樂二十年三月丁丑

車駕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務重當明恕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恕則能體物勤則無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

○五月庚辰

上駐驛威虜鎮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書諭之曰爾以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出於孝心然朕此行本為安民顧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付爾宗社之重但樂善親賢杜讒去佞以保民為務稱朕付託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繼今勿進

教皇太孫

○永樂五年四月辛卯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御奉天殿召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院待詔魯瑄等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辭為能

○永樂十年八月丙辰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畧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徃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

皇明寶訓

永樂一表

廿

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親征胡虜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謂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戊戌

駐驛宣府

上坐帳中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艱皇太孫所對皆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識適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其比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越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宗社生民之福也

皇明寶訓

永樂一表

廿八

上曰朕嘗命吏官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丁卯

車駕發清水源

皇太孫從行

上於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為此者乎對曰

陛下豈為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畧哉顧此虜禽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遽叛非獨難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於絕漠令不敢近塞

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嘆曰孫之語吾之心也

○五月癸酉

上駐驛揚林戍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識民難經國之務情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天下之事須周知人之艱難須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孫務本之訓勅曰爾嗣有宗社人民之寄今閒暇宜與儒臣講明此書而服膺之庶

皇明寶訓

永樂一奉

世

幾克稱他日太平之望欽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癸未勅皇太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古帝王皆以讀書明理為本未有不如是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宗社可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其勉之

○十二月丁亥勅皇太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之行立於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兄弟之愛盡長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慈戒荒暴振綱紀別淑慝明賞罰以係

宗社悠久之託為天下生民之福爾其勉之又曰比聞出

郊園獵一軍害民即能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為所怨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感德軍士畏法足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自今更宜夙夜勤勵讀書明理以廣其智識將來德成業就為天下所瞻仰亦不負朕期望之意欽哉

皇明寶訓

永樂一奉

史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李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宗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鳳嵩

睦親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己亥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數歲得一見者手

足之情不能自己今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來聚豈不

甚愜於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用稱友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乙

于之意

○九月己丑勅遼王植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藩屏

宗社傳序萬年與國同久建文忠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

於其時迫於危禍不得已而起兵賴

天地

祖宗之靈克平內難建文君之隕自絕於天朕為諸王臣

民推戴以君主天下方欲與諸弟聚處同天倫之樂而

賢弟以遠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為艱固請改國荊州

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於彼以益邊防欲於荊州

別給一衛備使令言之再三卻而復至謹約之誠溢於

言未去衆就寡厭遠懷通手足之情何忍違抑今勉從
所請建國荊州而仍舊封號軍衛已令兵部改撥用稱
吾弟之意

○永樂二年九月庚戌賜書晉王濟熒曰得奏欲上護衛
及所畜小驢輒夫護衛昔爾父受之

皇考其何可辭爾惟當脩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为非
輒自疑而欲上護衛耶所奏不允其小驢輒護衛有缺
伍者就以補之

○永樂三年五月壬戌蜀王椿進荔枝等物

上賜書答曰比送至荔枝諸物具見厚意惟賢弟抱明達
之資敦忠孝之義處善循理秉心有誠稽古博文好學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一

不倦東平河間無以過也引睇蜀國山川遡遐賢親
親不忘朝夕勉自愛重用副所懷

○十月戊辰周王橐遣人賁奏深陳悔罪改過之意

上喜命侍臣封橐所奏遣人賁示齊王椿而賜書答橐曰
得奏具見賢弟還善之誠良深嘉悅兄之心惟欲與諸

弟同享昇平悠久之福使諸弟皆同賢弟此心福慶豈
有窮哉賢弟宜益加持守為諸王表率隆藩翰於國家

昭令譽於無窮此兄之所深望近齊王數為不法已封
賢弟今日所陳者示之亦冀以興起其還善之心

○戊子賜周王橐等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

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

宗室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

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時孺子衆特賜十本

○十一月乙未齊王樽上表悔過謝罪賜書答曰覽表云

繼今改過不復為不義詞意懇至深慰吾意兄弟之情

豈有他哉但欲相與同享富貴保令名永終不墮耳吾

弟勉之今後護衛人犯法須如律處治若非王府之人

皇明寶訓 永樂二卷

有犯須歸有司王府不得干預將來吾弟所行皆善其

樂不可言而兄亦與有保全骨肉之美吾弟勉之

○永樂四年五月辛亥以秦王尚炳將歸

上召其從臣諭之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謬朕遣書

戒之頗聞克自省改今日見王應對進退循循合度甚

適朕意此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皆叩首曰此由

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効力

上曰美王非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適為材

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雖小過必規正之

雖小德必助成之謂小過無害訓至於大過謂小德無

益馴至於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之從容以入之
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汝曹亦有令名
其往勉之命賜紗衣一襲道里費視常例加倍

○永樂六年五月戊午

上以瀋安唐郭伊魯六王將之國命戶部歲給祿米各一

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田三年仍勅王府文武官屬曰封

建宗親所以藩屏國家必在得人以為輔導今諸王年

長皆應就國爾等宜竭誠匡贊惟德惟義一遵

祖訓惟孝惟忠用固藩屏王有無窮之福爾等亦有無窮

之譽欽哉各賜鈔有差

○八月乙未賜書諭平陽王濟熿曰爾與兄高平王同母

皇明寶訓 永樂二卷

今爾兄蚤亡歲祿例當罷支以爾能養母特與爾兄歲

祿內存米二百五十石以益供養之資又聞爾能念同

胞之義為之維持家事整治墳塋深慰朕懷夫人之處

已貴乎脩德德盛則業廣業廣則福隆庶幾不忝厥世

而令名無窮爾其勉諸

○永樂七年五月癸酉賜伊王樽書曰古之聖賢皆貴改

過吾弟前者之失今能省悔朕甚嘉悅當國家無事正

欲相與同樂太平音樂亦常情所有但不至流蕩可也

自今國中諸事皆須審而行之不可怠忽

○永樂九年八月丙辰禮部言庶人樽之妃鄧氏卒亦當

以庶人禮葬

上曰博維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乙未禮部言長山王賢竣薨

上惻然曰
皇考之孫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遺官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賢竣庶人博第二子也

○永樂十四年七月癸丑賜書獎答蜀王椿曰去年谷府隨侍都督張興來言德潛萌異圖言之至再兄未之信今得賢第書具其實事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賢弟此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儀賓顧瞻回附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圍金織袞龍紵絲紗羅水九襲紵絲線羅紗各五十疋絨錦十疋絲絹千疋虎羅錦十條高麗布百匹米千石胡椒十斤馬十匹鞍二副佳致兄意至可領也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楚王楨進馬二千匹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領賢第厚意矣畜馬甚勞已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遺諸姪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戊辰遣官以書諭代王桂曰前違背祖訓屢為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省改以不忝所生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良用嘉之今特勅所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軍士五百復除長史紀善等官為王輔導王其益懋進修以副朕友愛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乙亥
車駕北征胡虜次沙城召晉庶人濟熿及其子美圭至濟熿晉恭王長子洪武中嗣王爵

上靖內難承大統而其地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炫永和

王濟煥並奏濟熿心懷忿恨圖為不軌
上優容之不罪但屢勅訓諭而已而濟熿等言之不已

上遣人察之用
祖訓免其父子為庶人俾守恭王墳園至是

上軫念至親召至將封美圭為郡王時公侯伯五府六部
文章劾奏其罪不宜封

上諭羣臣曰罪廢十年人之恒情必自懲艾且仁者不絕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六

人之祿矧吾至親其能忍哉爾等勿復有言
上從容諭濟熿曰昔守謙有罪

皇考以公天下之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後仁義兼盡
矣爾父朕親兄朕豈有惡於爾哉爾懷不臧屢戒飭不

聽惟大義之不可容也故免爾王爵亦豈朕心所得已
也然十年之間朕未嘗忘爾人孰無過能改斯善爾勉

之今封爾子為郡王俾爾享祿養以終身其無以恩為
怨遂封美圭為平陽王諭之曰爾其率德改行以蓋爾

父之愆盡忠盡孝用不忝祖宗終保祿位遂賜冠帶紫
衣貂裘鞍馬及金銀鈔幣牛羊等物遣中官護送其父

子往居平陽復遣中官詣太原送舊所隨侍人悉還之

其有坐濟煒事連繫者悉釋之命錦衣衛撥校尉五百太原護衛撥官軍一千以備從衛命吏部除官屬禮部給儀仗及醫士厨子靡不悉備

戒飭諸王戒世子郡王輔國將軍附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賜代王桂書曰吾弟言女戶徐忠欲得如奉天靖難功臣例陞指揮使徐忠本黨附群奸以危我者為吾弟故釋之不問而忠猶妄觀非分之恩且忠何功欲得陞官朝廷以名爵為激勸有功者不敢吝無功者不敢濫惟其至公乃足服衆今若無功濫予將來何以使人舊制女戶但授百戶今授徐忠以百戶庶幾不違

皇明實訓

永樂二表

七

皇考家法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賜代王桂書曰別久懷思不忘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人甚苦之人言雖未可必信然告者衆矣果若其言吾弟大謬夫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今兄嗣位亦惟體

皇考之心保之愛之豈敢輕有所傷害而吾弟視之不如土芥殺之不如鷄豚夫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今日脫吾弟囚辱復諸富貴安樂之地乃雲人無已人其謂我何其審思之有之則速改以從善果若無之亦須戒慎以預人言庶副同氣友愛之意

○三月丙午賜秦王尚炳書曰比以爾弟永興王尚烈年長令暫居肇昌講誦詩書練習武事以成德器昨聞過鳳陽自留守司官下至指揮小校皆被箠楚人不能堪竟莫明其何罪夫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斯共保富貴令聞長世尚烈所為若此豈保富貴之道凡今臣民皆

太祖皇帝數十年教養者况鳳陽

祖宗肇迹之地過其地靈其臣民豈賢子孫所為乎本欲罪其從官但以方出姑釋不問爾其長兄當深戒之使改行為善將來有成非獨慰爾父於冥冥亦稱親親之意爾之兄弟亦得以俱成令名也

皇明實訓

永樂二表

八

皇考家法

○五月丁丑賜岷王榘冊寶并勅諭之曰昔

皇考封建諸子以衛邦家而爾在建文時被收冊寶拘囚困辱蓋已極矣朕即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屬使軍民及蠻夷之衆驚疑不安及至京又出語悖慢畧無敬君事長之理且當有事

宗廟之日沉湎酣醕無顧藉至對閣堅則俯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寘焉無慚如此尚可爾有爵土耶今以同氣至親特畧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親君子遠小人進學修德用藩屏國家毋作匪彝以貽後悔欽哉母忽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三護衛止給校尉三十人
隨從仍賜勅諭之曰爾所為傲很悖慢上違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
遽絕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

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道途遼遠
於朕心有所不忍勅至即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

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
宜省愆改行毋貽後悔

○八月辛酉賜晉王濟煒書曰比有自山西來者言爾第
濟炫數以圖書擅給驛馬我國家定制遇急務以符驗

給驛馬無符驗而擅給者有罪今以爾第之故姑屈法
不問然其有過不使之知則恐將來復陷爾失爾為之

長兄宜善諭之使奉法循理永保富貴庶不辱爾人爾
有愛弟之譽朕亦不失親親之道

○十一月丙子先是有首寧王權誹謗魔鎮事者
上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為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

凡再遣人捕之權皆掩蔽不發至是賜權書曰兄弟同
氣至親兄數年躬履艱難亦為保全骨肉內豈有他意近

有所畜疑

○永樂三年五月丙辰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為過失日多思豫
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周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

堅冰至孔子釋之曰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
也故凡事慮於未萌則有益論於已然則無及我

皇考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為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惟欲本
交各盡其道朝廷篤於親親藩國重於守法朝廷之紀

綱明正親藩不齟齬於其間藩國之禮節不踰朝廷不
苛責於其上恩不至於掩義義不至於傷恩

宗社永有磐石之安親藩同享無疆之福此
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繼述之意而諸弟姪之意亦皆然也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十
吾常思之朝廷不能篤親親之道是不孝於祖宗不友

於兄弟不慈於子姪棄仁背義咎孰大焉昔建文嘗臨
此失矣吾即位以來恒切戒此間居獨處教詔子孫亦

惟在重骨肉手足之恩不可為非禮苛責之事言出乎
口心通乎天地鬼神蓋吾躬當奉藩豈其不能身體其

事哉夫為藩國者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

事至繁一人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

當若吾於兄弟子姪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寧

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內懷快

快或聽小人教誘為非甚者形諸惡謗魔鎮所為不知

不仁固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容忍不問然

此特私恩耳為君之道必正公義而後有以服天下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心故雖不可虧親親之私恩亦不敢廢天下之公義夙夜思之事有兩難欲直言其過使之圖改則恐傷恩欲隱忍不言將來積過愈深理不得容是陷之於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亦謂吾徒能愛之不能教之養成其過故皆直言以戒之矣雖未能必其不逆於心若有亮吾之意信而從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榮與國家同久豈不兩盡其美哉茲特遣書陳布惻歎繼今之後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姪亦惟常念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十一

皇考之法具在各盡乃道共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所言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國諸王亮之亮之

○六月癸酉賜晉王濟熈書曰昨令爾第慶成王濟炫暫居潞州聞爾不忍其去甚見同氣之情然吾以其年逾冠宜令居外涉歷庶幾有成不意濟炫至彼恣縱非為狗私戚公違禮壞法如護衛軍人為強盜既不以聞又不罪之及朝廷遣人捕之乃造誣偽詞曲為掩蔽豈是臣子之道今以至親姑容之俾改過自新且令仍回太原爾愛弟之心素厚宜朝夕訓戒之使毋蹈前非勉於善行庶幾可保富貴

○七月癸卯賜書周王橐曰比各府縣錄周府長史司榜

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通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喻專古之制也今賢第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於國內其亦可乎若奸人造此離間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第所命則速遣人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議

○九月乙巳屢有告齊王橐不法者

上賜橐書曰比數有人言王過失以兄觀之王豈有他也但由性躁急下人不能堪耳今兵荒之餘民始蘇息宜重愛恤何忍復苦之且所當深慮者刑罰太過將左右之人或萌不測噬臍無及古人覆轍可以鑒戒繼今宜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十二

涵養德性寬以馭下用保始終

○十月丁卯有告齊王橐不執事者遣人密察之還奏皆實乃封告詞示之且賜之書曰王比為悖逆之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為而惡之不當為王舍其當為而從其所不當為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王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恩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母昭後悔

○永樂八年十月乙卯

上聞周王橐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

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過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永樂九年二月壬辰遣勅戒勵秦王高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王情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服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情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賫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令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不學何由達禮致王於此者皆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十三
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永樂十五年二月癸亥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為庶人革去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賜勅諭穗曰爾頑很兇悖棄滅天倫造為反逆賴

天地眷佑

宗社之靈蜀王忠孝發爾陰謀罪狀顯著諸王群臣咸請明正國法尚念至親曲加寬貸今削爾王爵降為庶人以全餘生朝廷於汝恩甚厚矣其深省之

○永樂元年四月甲子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手勅諭曰昔秦慈王遣人於浙江買人口

太祖皇帝聞而怒之秦府官屬及浙江郡縣承行者皆被罪前鑒不遠也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所遣人入其境或有縱恣違禮將斥為爾之過可不慮乎况此舉非出汝父意其已之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癸卯遣勅戒永和王濟煥曰凡朝廷儀物制度等差截然不可違越比聞爾擅造印章僭用龜紐龜紐惟親王之寶之用爾擅為之越禮分矣以爾年少及念爾父同氣之故姑宥不問自今宜謹遵禮法毋蹈前過

○永樂十年二月壬戌勅靖江九府輔國將軍贊德曰監察御史言爾交通衛卒以錢貸民多取利息至繫人妻孥逼脅鬻居以償所負古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國家舊制四品以上官不得與民爭利汝宗室之親乃恣肆如此果爾所為則赴京面陳若左右小人假爾名為之即械送京師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十四

警外戚

○永樂二年四月丙戌春坊官劾奏中軍都督僉事李諒於文華殿早朝百官班退之後諒獨進啓事有違禮法請治諒罪

上命姑宥之而勅賜諭諒曰朝廷之法公於天下不以親疏有間朝儀凡百官謁東宮皆進階退不許獨留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令行之初爾首犯之帝王行法先於

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不問其戒之慎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爾其欽哉

○永樂四年五月戊午有告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家人中鹽虛買實收下錦衣衛獄又行賄衛官事聞侯之子懇謝過丐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不為私親廢爾曹政當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謾以苟利與賄賂以逃刑雖爾曹不得免况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論曰宥罪可施於疎賤而貴近不可倖免行法必先於貴近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八月乙巳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都指揮欵台乘馬過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之門容怒其不下簷楚幾死欵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十五

台靖難功臣豈當非禮陵辱爾非不知亦不以聞自洪武以來往來駙馬之門何嘗有下馬之令晉王敦為駙馬縱恣暴橫卒以悖逆滅亡覆轍在前可再蹈乎此書觀畢仍以示容其受使令辱欵台之人械送京師

○永樂九年十一月辛巳建陽鎮撫武職有罪逮至戲孝慈高皇后戚屬時守徐王墳於宿州縱恣不法

上以先后之親特宥之戒之曰古之賢外戚皆務守法法者防制於未然違之則古違之則凶朕為天下主一違皇考成憲不敢違爾乃敢恃恩縱肆藏匿遁逃輕犯國法今念

皇妣之親姑曲法宥爾自今宜改行為善庶幾享福若復不改國法必誅慎之慎之

○永樂十年八月己巳皇親徐赫匿逃民法司請罪之上召赫諭曰疎遠小人尚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狎恩先衆犯法昔中山王勲親大臣謹守法度不敢縱越分毫故能流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首

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府軍衛指揮使張昶奏事畢辭歸南京

上諭之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十六

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爾宜慎之昶頓首謝命禮科賜鈔六十錠又諭之曰此賜非多爾能守法保富貴何啻萬倍於此昶皇太子妃之兄

上頗聞昶弟旭居鄉驕橫不欲顯斥之故因昶致戒云仁政

○永樂二年二月己丑刑科給事中秦豫盜該死罪其中有年十五以下者兩人昨蒙恩宥其死但没入習匠輪作終身臣等揆理論之彼雖年

幼既能行劫亦當被刑不宜免死

上不從曰童稚未成人者本無知覺向非成人者誘之豈能自為盜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又曰古耄悼不加刑二兒去悼之歲皆不遠况試其力皆不能勝二斗粟果有秦舞陽童區寄之能可曲貸乎

○七月戊辰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黥

上曰免黥既而諭之曰朕免之者慮過其自新之路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既黥之彼雖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於墨刑不輕用也

○十月庚辰刑部尚書鄭賜等言比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聖明寶訓 永樂二卷

十七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亦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也

○永樂四年正月己亥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往河南皂君山捕盜陞辭

上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為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始聚為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汝往先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即是良民不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此行當以保民為重無重困之

○壬寅琉球國進閣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臣言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勅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十二月癸丑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庫貯藥材廣而不能濟人於關門之外徒貯何為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為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於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况遠外遂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為文具而已

聖明寶訓

永樂二卷

十八

○永樂十一年七月壬辰遣使賁勅諭交趾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曰交趾新附之民舊業多廢爾等宜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務崇寬厚無為刻薄勤加憂恤使遂其生息以漸興於禮義之化庶幾爾等可為盡職其勉之哉

○永樂十三年二月乙未釋工作囚徒四千九百餘人先是命出繫獄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人逼於饑寒雖慈父不能得之於子今亡者必其衣食空乏出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期秋成後赴工今下有不願去者七百餘人

上憫其感恩急於趨事并其欲回者皆釋之

○永樂十五年九月辛巳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四方之人服役京師者水土異習加以寒暑勞動蓋有致疾而醫藥久未痊者此皆盡力奉公當加恤之今天氣已寒其給行糧遣人護送還家仍令有司善存撫之

卹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

上諭羣臣曰朕居藩邸時凡百姓艱苦靡不知之數年兵興北方之民疲勞尤甚朕所以舉義者為

宗社生民之計今

宗社既安而北方之民未安吾夙夜不忘遂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事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十九

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

○十二月癸酉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江北地廣民稀務農者少

皇考時嘗遣人督民耕種近因兵革雖早人民流徙廢業今不及時勸民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來春宜

早遣人督勸因歎曰古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朕為天子誠使四海皆給足雖不盛饌以樂侑食

未嘗不樂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瘵陞辭

上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其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戊辰

上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投一軍一民者處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復分毫矜恤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蘊息何遂爾等其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廿

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三月辛丑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怒甚曰孔子聞廐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為人貴於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况畜牛本以為民今乃毒民如

此命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有司不奏而擅責民償之罪

○四月乙丑賜書楚王楨曰所奏府中欲脩造兄於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衆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

相仍民苦寒餓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即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停罷今後宮為建文所焚東宮亦拆

設皆未敢興造賢第幸體斯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
獲衛之人隨時脩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為之
如此公私兩利矣

○五月丁丑勅戶部臣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
之道在安養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憲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司覈
實蠲除其租庶不貽惠於民爾等畧不體朕愛民之心
因循翫愒視為虛文有司拘於歲額一槩徵收下民之
情鬱而不達朝廷惠澤遏而不下此豈大臣為君為民
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閒田地無人開
墾即於歲租額內削除庶幾民免橫擾之苦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廿一

○戊寅賜書秦王尚炳曰前以諸群王年長欲令出居外
郡為講讀練習之計今四方來奏水旱蝗蝻道殣相望
因念諸群王所至脩葺供億之費不免重勞軍民如永
興王未行且令在國俟一二年歲穀豐登然後遣行其
所脩治居室即日停罷

○十一月壬辰早風雨沍寒

上召工部尚書黃福等曰潘河之民服役久衣食未必盡
給今旦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
軍士次第成之軍士仍賜鈔充領直

○閏十一月乙卯戶部臣言近定使臣往來廩給止於見
有儲積之處通支自濟寧若干程至德州即先於濟寧

通給自德州計若干程至北京即先於德州通給今濟
寧德州皆請令民於見有儲積之處轉運米粟往緣途
驛館頓貯待給為便宜從之

上曰此徒知便於官豈顧不便於民北方之民勞悴未蘇
寒不得衣饑不得食朕早夜圖休息之更安忍重勞之
轉運勿聽

○永樂二年正月丙午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歸
上諭之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治一方者以一方
之心為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每思飲食衣
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勞
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才賢為國家任牧民之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廿二

職主受人寄者當盡己之力為人上者當推己之心治
民之道惠養為急不害播種則民無饑不妨蠶桑則民
無寒蓋民之衣食皆出己力未嘗仰給公家惟賴公家
統理以免強凌眾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順其好
惡去其為惡之人則為善者自安懲其趨末之習則務
本者自固無有所擾之況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為
甚今畧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復勞擾
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十月丁亥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
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汝輩坐食膏粱身

永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為此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十一月丙辰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為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復用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為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遂寢不行

○永樂四年四月戊寅

聖明實訓

永樂二卷

三

上諭戶部臣曰朕念北京數郡之民比年軍旅困於供給故特免租稅以優之其耆老近日多有來謝恩者今春作方興老人正當勸督子弟勤力田畝不宜妨其所務况衰倦之人豈堪跋涉遠道即檄諸郡止之戶部言下人受恩感戴出乎忠誠恐難止不從

上曰朕心在實惠及民不務虛文勞民其止之

○永樂五年五月辛未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因命刑部急逮寘於法又勅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國之本在民而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為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浚河渠修築堤岸陂池捕蝗蠲

遇有饑荒即行賑卹比者河南郡縣荐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掘草實為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八月壬寅廣東布政司言揭陽諸縣民多流徙者近招撫復業凡千餘戶戶科給事中奏此皆逃避差役之民宜罪之

上曰人情懷土豈樂於遷徙必有不得已而去者既復業則當撫綏之何忍復罪為近臣者宜戒刻薄遂勅廣東

聖明實訓

永樂二卷

萬

布政司及郡縣善撫輯之

○永樂七年正月甲寅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巡狩蓋古人省方觀民之意服食之物皆備以行都無取於民尚慮有司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而先受害者必不宥之其遣使先諭道途所經及北京所屬郡縣朕至日止令正官一員朝見毋侵擾百姓

○永樂九年三月庚辰温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千斤赴京阻隔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輸京為便上問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布永不必

染色

○閏十二月庚辰工部言今京師城垣河渠合脩治者請如洪武故事徵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民役之上曰

皇考以五府州興王之地特加優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其役之於歲終閒暇之時亦以附近不甚為勞今役之宜體

祖宗之心節用其力寧寬無急訖工之日即遣寧家毋久拘之

○永樂十二年三月辛丑

車駕北征至萬全命忻城伯趙葵等督運兵餉命都指揮王曉等以騎兵護送

王曉等以騎兵護送

上進憂等諭之曰役民數千里隨軍餽運艱難勞苦此已過矣爾等宜朝夕慰撫勞勉無毒以刑威不然是重吾過也其務體朕意

○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己酉行太僕寺卿楊砥奏畿內民皆養馬近見順天等府所屬多有官軍老幼無賦役者宜令兵部戶部取勘循例養馬

上語砥曰民間養馬已甚煩擾但以國家武備所急不可以此止官軍老幼艱難者多政當存恤何忍又令養馬爾用心過矣不聽

○永樂十七年秋七月辛亥工部臣奏請以平江伯陳瑄

所統運糧軍士明年俱赴北京營造歲用糧儲宜令各處糧戶自輸北京

上曰國以農為本人之勞莫如農三時勤力如有旱暵水溢歲則寡收幸足供租稅而官吏需索百出終歲不免饑寒又可令運輸數千里之外乎若令秋收後運來則北方河已凍候春暖而運又妨農作如其所言公私俱不便其令戶部議兩便之

○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乙酉

車駕北征次通津戎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此者必安業於此不為寇矣彼聞大軍至懼而暫逃後當復歸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士卒凡有種藝皆勿犯違者斬

重農

○永樂二年正月己巳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皆英等怠惰不嚴督所致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已驗之良法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厚祿何為用兵數年今始得休閒而民以疲弊若復役疲弊之民以贖休閒之卒為民者愈困為兵者將惰矣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困民汝等宜深思之用心勤力以督下人若令歲

復急情耕獲不及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永樂四年六月丙子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連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為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永樂十三年正月甲子行在戶部言漕運至漸多請發民置倉貯之

皇明實錄 永樂二十卷

廿七

上曰東作將興不可役民民失春種則一歲之計廢可令法司除死罪外出徒流以下定奪等第輸作後不為例安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丙申

上謂兵部臣曰朕初舉義旅清君側之惡罪止姦臣數人而已故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為衆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為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至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衆許諸人首

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八月甲子江西廬陵縣人民有嘯聚劫掠者江西三司請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為惠而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一使特勅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齎勅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建文君信任匪人改更成法致兵禍連歲軍需百費皆出於民有司又不能撫恤嗟怨盈路民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於不得已念其所自良可矜憫朕即位之後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為天下主謹守成法嘉與百姓共樂治平獨爾等未復本業因而劫掠羣臣奏請調兵勦捕朕慮兵戈所加誤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齎勅諭爾等爾之罪其即各復原業永為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勅都督韓觀往招撫之勅至民悉復業

皇明實錄 永樂二十卷

廿八

○永樂四年三月丁巳遣勅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本皆良民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島劫掠苟活流離失業積有歲年天理良心未嘗泯滅思還故鄉畏罪未敢朕比聞之良用惻然茲特遣人齎勅諭爾凡前所犯悉赦赦有譬之春冰渙然消釋宜即還鄉復業毋懷疑慮以取後悔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
黔國公沐晟曰交趾頭目中有既降復叛而復歸者
可揀拔一二人宣布朕命悉宥其罪量才高下俱授以
官庶幾以安衆心

寬賦

○永樂元年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曰湖廣今年
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獲先後不齊地里亦有遠近之異
不可樂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
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乎病民
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聖明寶訓

永樂二年

卷九

○永樂四年二月癸酉四川成都等府及貴州二宣慰司
酉陽永寧二宣撫司奏官民田荒蕪二千六百七十餘
頃乞蠲其租賦

上諭戶部臣曰田土荒蕪皆緣人民彫耗所致若復徵其
租賦則彫耗愈甚荒蕪愈多矣可併其歲額除之但人
民蕃息則土地自闢賦稅自充矣

○永樂六年三月庚申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
趾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群縣官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
之民無重徵歛欲重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
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永樂七年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
土已荒蕪而稅糧尚責里甲陪納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
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
足必有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即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
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其逃徙者姑宥罪令即招
撫復業勿復擾之

○永樂九年六月丁未雲南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恩言
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產每歲於
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為便戶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
折輸

聖明寶訓

永樂二年

卷九

上曰取有於無適以厲民此有司之過也况彼遠夷猶當
寬恤豈宜拘舊額其除之

○九月壬午先有屯種軍擊登聞鼓訴云踰年在京操練
至秋始還而本衛責徵子粒實以公事妨耕告訴不聽
上召衛官責問之曰何得不體人情而刻薄至此衛官言
初起自都督府必欲追納遂呈上府所下檄

上召都督府經歷詰之曰五穀必種而後有獲豈若汀蕪
溪行不藉人力自生成乎且人一身豈當有兩役皆不
能對

上命刑部臣曰此輩不恤軍士為朝廷歛怨其治之如律
遂命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徵子粒著

為令

○永樂十年二月庚申山西倚氏縣耆民張彥清等言累歲旱澇田稼不登乞以八年九年通租折納鈔帛

上諭戶部臣曰田有定租農安得歲常全收有司但知科征而已民非甚不得已豈肯自言今累歲旱澇衣食必不給鈔幣何從而出宜悉除之其耆民人賜鈔二錠遣歸

○五月辛亥初

上平定內難命北京之民始終報效者賜芻糧役給牒為信至是武清縣民百一十餘戶以遺所給牒有司復徵其徭役事聞

上諭戶部臣曰遺牒是下不謹復征徭役是上不信不謹

其過小不信其失大其悉蠲之

○永樂十一年七月乙巳蕪州之長洲崑山二縣湖廣之常德漢陽荊州長沙沔陽五府州奏去年河水泛溢淹沒民田其稅糧乞俟今秋徵輸

上曰農民終歲勤動供稅之餘衣食恒不足既去年田被水災而欲以一年所種為二年之租民之衣食何由而措戶部宜覆實蠲其被災之租凡蠲田九千頃

○十二月庚申四川漢州什邡縣言縣民自永樂五年至十年虧官茶十六萬六百五十斤乞折輸鈔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其採辦如又令納鈔民不能堪况蕞爾小邑虧茶動以萬計累年所

負取償一時有司逼迫之必有帶田產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所虧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庚申蠲蘇松嘉湖杭五郡水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七百餘石初有司請減半徵之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田被水無收未有以賑之又可徵稅耶於是悉蠲之

○永樂二十年十月戊子山東高密縣言逃民七百餘戶已復業其累年所負糧芻上司屢遣催徵乞寬貸之

上諭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獲失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蕪虛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調卹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爾戶部其申諭有司繼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芻等物悉與蠲免

賑貸

○永樂元年十二月乙酉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真定秦隴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殍者衆今天寒乞遣人覈實以施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及矣今遣人覈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命迫於旦夕其可待乎命戶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監察御史一員監督賑畢

具實以聞

○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撫湖賑

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卹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務盡其道

耳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為國惜費盡散財得民仁者之政

○八月甲申戶部尚書郁新言四川松潘衛軍士缺食請遣官審勘

上曰饑者待食朝不及夕若待審勘而給葶死多矣宜亟賑之於是命軍士家有十口者給米一石九口八口者

八斗七口六口者七斗五口四口者六斗三口以下五

斗總小旗給如其月糧之數不必驗口

○永樂三年三月丙午淮安邳州言饑民計其口數請得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給三月猶不免於餓死國家於惠民豈可為旦夕計特命戶部倍其數給之

○六月甲申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表復賑濟蘇松

嘉湖饑民

上諭之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饑餓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

縣亟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綏撫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章者速具以聞卿等宜體朕憂民之心欽哉無忽

○永樂九年七月戊子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六十五口戶給糧二千七十石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歛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六十

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

○永樂十年六月壬申浙江按察司奏今年浙西水潦田苗無收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而逼民輸稅

上以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比趙居任奏民多以熟田作災傷按察司之言不可悉信

上曰水潦為災人皆見之按察司敢妄言乎愚民雖間有為欺謾者豈可以一二廢千百爾即遣人復視但曰苗

壞于水者獨其稅民被水甚者官發粟賑之

○甲戌勅戶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

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此亦

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難不言者悉追下獄

○甲戌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闕謝賑濟恩命賜道里費
遣還又召問老人今歲禾稼如何對曰來時甚茂

上曰禾稼雖茂民力未甦凡所借用官糧今年不責爾償
俟下年豐熟乃償老人叩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準此例凡經賑濟者悉免詣闕謝
恩

○八月壬戌山東定陶河南中年等縣耆民詣闕謝賑濟
上諭戶部臣曰天子以天下為家則以天下為休戚比念
民饑令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况郡縣儲蓄政為
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意也已令止之
而令復來並給道里費遣歸其未至者再移文止之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世

○十二月壬申戶部臣言邳州今歲淫雨傷稼民乏食命
監察御史乘傳往賑之陛辭

上諭之曰民命朝不保夕爾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頃刻
稽滯

○永樂十二年二月庚申有自陝西來者言鳳翔龍州民饑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水旱世恒有之國家廣儲積正以備
民之急朕數詔有司卹民今乃坐視其饑寒不言亟令
監察御史發庫賑之并按問其長史坐視不言者罪
○八月壬子河間府滄州順天府通州固安縣淫雨寶坻
縣雨雹傷稼事聞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於此時政望秋成既如此將何以

仰給其遠道人臨視果為民患令有司發粟賑之

○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降勅切責陝西布政司按察司
曰比聞陝西所屬郡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致其流莩
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聞罪將何逃速發所
在倉儲賑之稽遲者必誅不宥

○十二月辛丑以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馳傳
往賑之通等陛辭

上諭之曰民饑饑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毋緩
早至即存活亦多爾至彼其有司一切不急之務悉停
止之民間事有不便者條陳以聞於是賑饑民九萬八
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千三百餘石鈔十二萬六千三百錠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世

○永樂十八年十二月辛酉

皇太子奉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
百姓吾赤子乎

○永樂二十年三月丙寅戶部言直隸開州徐州高邑雲
善樂城等州縣民饑

上慨然嘆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
始於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不至於饑窶者則
恃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唐
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糧亦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

有司必至饑民救救始達於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餓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即驗實登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

卹災異

○永樂元年六月甲子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所司不以聞請罪之

上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此而不罪何以懲後命都察院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五年六月辛亥廣西布政司奏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

上覽奏憂形於色語廷臣曰春無雨則不得種夏無雨雖種亦且稿死此民一歲之計無望矣命戶部遣人馳往視之

○永樂十年七月己酉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上顧尚書夏原吉曰嘉禾雖豐年之祥然今四方數奏水旱未必皆豐宜遣人巡視存卹不可恃此原吉等頓首曰陛下存心於此實社稷蒼生之福

○永樂十一年正月壬午上謂通政司通政馬麟禮科給事中朱希曰在外有司官

來朝朕令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饉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五月己卯朔山東諸城等縣蝗命有司捕瘞且諭之曰蝗苗之蠹爾不能除之亦民之蠹今苗稼長養之時宜盡力捕瘞無遺民害

○九月壬午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近山東蝗生有司坐視不問及朝廷知之遣人督捕則已滋蔓矣此豈牧民者之道其令各郡縣每歲春至驚蟄之時即遣人巡視境內但有害稼

若蝗蝻之類及其時初發即設法捕絕或蟲蝗有遺種亦須盡除如因循不行府州縣官悉罪之若布政司按察司失於提督同罪其各處衛所令兵部一體移文使遵行之

○永樂二年七月辛酉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抑祥瑞

上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

○永樂七年三月甲子交趾進白象泰寧侯陳珪率文武百官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盡心為國為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者勿賀

○七月辛卯順天府密雲縣民獻嘉禾賜鈔二十錠先是行在禮部尚書趙軫以禎祥疊見若兩岐之麥野蠶成繭日食不見之類皆欲稱賀

上悉却之至是因獻嘉禾欲率廷臣上表賀

上曰古之帝王為治尚敦實黜浮華朕德弗逮但得四叙協和海宇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即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為遂止

○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

聖明寶訓 永樂二年

行在禮部尚書趙軫奏曰前密雲縣民獻嘉禾

上表賀

上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

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

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

言及預災之適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其

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輔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十一年五月丁未曹縣獻嘉禾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賜虞何與

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

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永樂十二年九月戊寅榜葛剌國王賽弗丁貢麒麟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海宇清寧遠人嚮化貢獻方物斯皆

天與

祖宗之佑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為治其免賀

○永樂十三年九月戊申西域貢獅子文武羣臣以為

聖明寶訓 永樂二年

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

上曰遠人貢土物以達誠何用賀書詩所稱唐虞三代之

治易嘗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稔百姓家

給人足即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元

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又有嘉禾一莖至

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恃此而驕卒皆亡滅前鑒

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祇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

可萌侈心

○十一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

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欲上

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於此有益世
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永樂十四年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
部尚書呂震帥文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賜勅諭之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掃除群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太平
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朕深蒙天降福祿克膺茲期天道
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民能遵守

太祖高皇帝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

己用承福祐國家之祥孰大於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四一

心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暨爾子爾孫亦
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勿賀

○永樂十五年七月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
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
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惡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
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永樂十七年九月丙辰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

氣也太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
順心則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行在禮部請率文武
百官上表賀勅免之且諭侍臣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

和故百工有卿雲相和之語朕寢食之間恒慮政事有
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為祥縱是上天委朕朕與卿等
正當憂勤惕厲以答
天眷何以賀為

皇明實訓

永樂二卷

四二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義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尚書清吏司郎中臣陳崇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求賢

○永樂元年九月辛巳勅吏部臣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國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剴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毋媚疾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乙

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永樂二年二月乙酉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

上曰朕初即位取士姑準其多者後不為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病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

○三月庚戌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初朝廷命文臣舉懷材抱德者武臣不與命千戶違制宜罪之上曰朝廷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于知

人今能薦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用罪之昔馬周因愛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微末如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罷之

○永樂十年二月戊辰命禮部尚書呂震諭考試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無過百人其務精擇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用人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丁丑

上初即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便能成就又曰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二

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任使共理天工何必致疑

○九月戊子陞都睹暉使劉江等一百九人為中軍都督僉事等官

上顧群臣諭曰諸將從朕舉義多歷艱危今內難肅清論功行賞富貴方自此始夫國家于功臣固當保全而帝王用人豈可獨遺熟舊漢賈復吳漢才堪輔相先武徒欲保全之而非用朕深不取夫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於不相信苟不相信雖父子將為秦越况君臣乎吾報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

保功用人可以兩得羣臣頌首稱善

○永樂元年四月戊申諭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範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

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荷

天地宗社之靈肅清奸宄遂正大統蒞阼以來思惟文武

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群臣猶有心懷危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達

皇明寶訓

永樂三卷

三

天命不明朕心故也爾文武群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密之嚴者非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據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五月乙未曹國公李景隆等言洪武中有犯黨逆并黜刺而建文復舉用者請俱罷職發原配所有不置犯罪而為奸臣齊黃等薦舉任用者俱發為民

上曰此議過矣

皇考作養人材皆以遺子孫後雖由奸臣以進豈為奸臣

之用此皆不是但洪武中曾犯黨逆者發原配所非犯黨逆而經黜刺者嚴遣為民

○九月壬辰吏部尚書蹇義等言

太祖時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黜今有未告復職者此于例不當復

上曰天下人才皆

皇考所在造就為國家之用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凡一才一藝悉用之古稱任官惟賢才初興之主往往因材于前代況出

皇考所造就豈得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復分別但隨才擢用

皇明寶訓

永樂三卷

四

○十二月乙未擢鄉貢舉人王偁為翰林院檢討既命下上問左右曰翰林檢討之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問皆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視偁若何對曰偁初除未知其為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上嘆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偁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士心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偁同遂陞博士張伯穎以下皆為檢討

○永樂二年三月庚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

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為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癸酉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戊寅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給事中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矣

皇明寶訓

永樂三集

五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之不誠爾早晚在朕左右當言不然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其既去乃言爾亦過矣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然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欺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耳爾所言其勿泄也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

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六月丁亥

上命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食衆則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由於節儉朕昨觀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朕意語吏部令諸司汰冗官庶幾省國用紓民力

○十月壬申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遂勅晟曰比御史言卿專擅蓋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請事理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關外之寄事有便宜即先行之而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國家之大事豈拘細故况朕知卿有素而委以重任豈他人所能間也卿勿以置意但盡心邊務終始一致以副朕懷

皇明寶訓

六

○永樂三年二月辛巳兵科給事中言奉天征討官多有已陞都指揮而今仍於京衛更番宿衛者雖已給都指揮俸而宿衛與軍士同列名實不稱

上曰此曹於戰則勇而才智未堪任方鎮故使之日在左右廣見聞識大體他日不負任使而永得以永保祿位

矣

○永樂四年四月甲申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言監察御史車舒急情不事事請絕以法

上召舒諭曰朝廷擢爾憲紀之職爾日所治何事試言之舒不能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惟嗜安佚信有之乎又無以對遂謫成邊顧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若惡出之又諭吏部尚書寒義曰御史將以敬肅百僚苟非其人不可輕授又曰豈但御史百官大小之職皆須擇人庶不瘵官廢事

○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先時福以

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

上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王瑋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

○永樂六年十二月乙酉召廣西潯州判官湯宗至陞大

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使事嘗基按察使陳瑛受潛邸賞賜者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用管仲廢太宗用王魏何嘗不泐其力竟擢用之

○丙申吏部奏敎官考滿稱職者請仍陞敎職

上曰敎官果然稱師範之任者以敎職內陞如才堪撫民及勦繁者亦當隨才任使不可執一自今凡敎官考滿吏部同六科都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留六科理事一年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用之

○永樂七年六月丁卯初

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若召來

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及顧佐張膚歐陽謙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生洪秉龍士安四人由吏

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於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問識達治體者安可用吏此選司之弊遂命賓點秉等為序班御史再用吏

○永樂九年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

上諭三法司曰學至于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泰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徵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覽畢以示羣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之害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皇明寶訓 永樂三卷 九

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爭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爾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任官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汙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然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

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永樂二年九月丁卯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

皇明寶訓

永樂三卷

十

○永樂六年六月戊戌吏部引選人奏授官既罷

上語尚書蹇義等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為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永樂七年七月戊寅行在戶科給事中黃惟正言蘇州府長洲嘉定二縣政務繁冗而知縣江浩王儼皆由監生始仕與儒無為請改用能者

上顧權吏部尚書方賓曰人材當隨其高下而任之譬如

舟車任載倍其所受則必敗蘇松繁劇誠非新進庸才
可辦江浩等即召回改用別選老成諳練者任之自今
繁簡郡縣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廢事

○永樂八年十二月癸丑

上諭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曰御史國之司首必
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有以刀筆吏為
之者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此徒任
風紀抵使人輕視朝廷前之由吏為御史者悉罷之矣
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為令

○永樂十年正月壬寅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守令一郡一邑之長昔人每戒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十一

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于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
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大體自令
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永樂十六年三月甲戌行在吏部言各處布政司按察
司官多缺

上曰布政司按察司古方獄之臣方數千里之地生民吏
治懸諸數人之手得人則民安而政理不悞則民不安
政不理其任匪輕今廷臣中有賢能者可選用之

興學

○永樂二年二月癸酉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
年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

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飽則
能學貴人之功當量其力論人之罪當明其情北方近
三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舍俎豆而事軍旅飛芻輓粟
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式者可發回
原學補其廢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十二月辛巳吏部言寧國府學訓導考滿當調除其生
員告言訓導明經善教乞仍除本學庶幾諸生得卒所
業然訓導所書考滿奏牘有錯誤宜治罪

上曰學官明經善教於今難得奏牘錯誤小過可恕其宥
之復職

○永樂三年正月丙辰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十二

所定學規從之

上諭儼曰此其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
漸磨以養其心泚其身此為切要汝宜勉之

○八月己巳

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用師範教育
俊秀嚴立教法豐廩蠲徭期待甚至建文以來學校廢
弛所司又不督勵虛糜廩祿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
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材之用

○永樂十年三月丙申雲南布政司左叅議呂名善言武
定尋甸廣西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校從之

上謂禮部臣曰學校風化所繫人性之善變夷與中國無異特在上之人作興之耳

○永樂十五年三月乙未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若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崇教化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申明木鐸敎民之令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十三

召宗民耆老諭之曰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洪業倣古為治三十餘年海宇寧謐民咸樂生尚慮教化未洽遊食者眾自京師至於天下郡縣皆嘗置木鐸及見丁着業牌令民每日傳遞以知警勵勤於生理毋犯憲章良法美意可傳萬世建文中信用小人更改舊制京民被其虐害逋逃相繼數年之間風俗靡然朕今嗣承大統嘉與萬姓同樂太平邇等其謹遵成憲安分守法永為良民毋作不靖以干國典苟或違之自罹殃咎不可逭矣仍命戶部行天下成遵之○永樂元年九月癸卯通政使趙彝等奏安東中護衛有千戶家居嘗其妾庶母重聽謬以為嘗已訴官逮問庶

母坐誣當杖千戶告乞代受杖

上曰不亢其誣已而願代受杖可嘉并其庶母罪免之

○永樂五年五月癸酉

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親其先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上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

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永樂十年十一月丁亥開州民父子三人自陳受國家

恩安處田里無所補報今天壽山營造願父子同往効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十四

力

上曰得無別有所為乎命戶部審之還奏父子別無所為報効蓋出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爾意誠善夫為民欲報國恩不便効力役若能安分循理務本棄末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鄉里倣倣為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言諭之

育人才

○永樂二年六月甲午

上命禮部臣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

蓋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為文之際記憶偶差遂至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點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開選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上命翰林院學士蕭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十五

曹啓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榮廣敬王道然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沅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就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福

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詩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錢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永樂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上諭曰為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強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己之德將來國家亦得實才之用進士皆叩首謝復諭之曰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凶德孔子作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十六

○九月壬午

上聞翰林院讀書庶吉士王訓湯沅然廣敬相繼病卒歎息謂侍臣曰朕深有望文學之士復前古之盛故簡拔此二十八人者加厚作養之庶天下才俊有聞而興起者曾不幾時連失三人何其成之難而喪之易也咨嗟久之

崇儒

上義師至汶上飭將士曰孔子為世帝王之師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論後世其功德在生民

蓋與天地日月相為無窮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敢有入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

○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

上幸太學先是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

禮樂衣冠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

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

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

皇明實訓永樂三卷 廿七

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

鄭賜言宋世謁孔子服執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閏七月乙亥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讀學士致仕武周文陞辭命留之賜

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惇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

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

饌指幣給驛傳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操履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永樂十二年正月丁亥修曲阜孔子廟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孔子代天立教故萬世帝王故事之

廟宇須稱不可但應故事今共釋之居布滿四方皆宏

麗堅固孔子曲阜國家豈可不致重朕舉兵靖難時嚴

禁將士過曲阜不可損壞褻瀆將士皆不敢違令爾宜

體朕此意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辛酉修曲阜國復聖公廟時有

司言復聖公廟壞

上曰國家重道尊師致嚴祀禮而廟宇不稱是瀆神矣清

皇明實訓永樂三卷 十八

神有愆奈何不謹命工部即遣官修治又命凡從祀諸

賢之廟有壞皆修之

稽古

○永樂元年七月丙子

上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

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

而統之以類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等觀顏府

回漢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大略爾等其如

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事至於天文地志

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永樂四年四月己卯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覆書諭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十九

皇太子令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成以進

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嘉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令刊印以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

明制度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午勅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臨御命所司歷考禮樂制度參酌古今上自朝廷下及臣民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皆有等差著為定式頒布中外行之久矣朕慮今有司因循苟且奉行弗謹致有非分違法干犯刑憲非朕所以愛民之道爾禮部其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圖示中外俾人知遵守庶幾享太平之福

○永樂元年四月甲戌賜晉王濟熺書曰

皇考之世參酌古典詳定禮儀車服器用各有等級比有言駢馬胡觀所乘棕輿其制度僭越與諸王無異詰其從來云爾與之夫諸王所用其制下天子一等若王之爾雖今宜慎重不可率易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二十

○永樂七年四月甲午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廷立法五十餘年服式器血皆有定制比來臣民數有以越禮僭分罹刑憲者此諭教未至也即以舊定官民冠服器血制度繪為書冊頒示中外及諸色工匠俾知遵守

求言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子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

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

以為治朕即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成卒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卿等亦毋嘿嘿守位而已

○十二月己巳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高澤下書諭事凡數百言

上嘉納之以示六部尚書侍郎曰疎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永樂元年十一月乙未

上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科辦事

皇明寶訓 永樂三卷

廿一

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又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與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永樂二年三月甲子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補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四月丙戌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毋隱又翰林院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永樂四年六月甲子

上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

皇明寶訓 永樂三卷

廿二

今事之叢勝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永樂八年三月丙子

車駕北征次凌霄峰因問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美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群策

○永樂十年正月己丑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官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瘼已言者

幾人對曰百五十人

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今日皆須言緘默者罪於是各官悉上所言命六部議行之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勿問

○永樂十九年四月壬寅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祗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害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征暴斂剝削括剋而殃及田理歟或賞罰不當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廿三

露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徵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群吏弄法抑有司闡葺罷懷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寔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懷改以回天意

聽言

○永樂四年四月庚辰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者宜執付法司治如律

上問其實對曰以襪衫市之復與之交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復言襪衫於物雖微交通於法難宥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怨彼小人立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易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

上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襪衫獲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為惡色所殺為明聽不為奸人所欺為聰政是至聽之下自不能欺

上曰古人言聰思聰聰作謀非持敬不能盡心不存雖聽不聞聰不聰雖謀不獲

○十月己亥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上書言事且乞不以示近臣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廿四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獨不示近臣觀政惶恐退

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為治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真妄人也若聽其言即如妄人療病本證未除他證又作矣豈可用也

○十一月辛巳戶部人才高文雅言恃政首舉建文中事次及寬政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忠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

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為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剝非助朕為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永樂十九年五月乙丑陞給事中柯運為監察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俱為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

上曰敦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主皆樂直言今汝數言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廿七

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辨邪正

○永樂元年十二月癸巳

上宴閒顧侍臣論奸邪

上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真而實偽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信其言而任之鮮有不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政以此耳

○永樂二年七月壬戌饒州都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詢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等請置於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永樂九年三月乙丑三法司奏審錄囚徒既罷

上召至前諭之曰刑當矜恤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欲食恣意為之非過誤也當懲以法君子誤犯而不恕非有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論

斤姦佞

○永樂元年十月癸丑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廿八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憮人為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為治朕已斥之為治之道譬如醫藥有是病則服是藥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為治此是無病服藥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侍臣對曰

皇上奉

天法

祖一念好生天下生民之福彼憮人所言非

皇上聖明豈能辨其非書曰國則罔有用憮人政謂此也上曰古人云親賢臣遠小人苟不速之必將惑人

○閏十二月癸酉通政使趙彞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大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每親當矢石見于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永樂二年三月庚申

上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論曰國家號令使小人畏而不為可矣雖其為惡之心未必革然為上者用法當得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廿七

寬不以猛待之當以誠不以偽猛則民不堪偽則民不信去歲命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隱奸導其為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瑛等云奏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瑛不肖刻剝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常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邀切不顧枉陷良善甚詎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瑛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按若使咸知瑛等所為而

以為戒

○十一月乙卯通政使趙彞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僥觀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手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拊出之

○永樂六年三月癸亥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瑞

上賜勅切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偏知故委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爾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乃言栢花為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廿八

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為瑞也相為朋比戲侮如此忠君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爾耳罪若復為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

○丁丑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為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為災有司往往殺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為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悅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永樂七年六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等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

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
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
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
人感應之理麟漸而退

○永樂十年五月丁亥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鑛大發
長沙府民言有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

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安不在於
利皆斥之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未貴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蔣庭璧
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聞大巖山有聲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廿九

連呼萬歲者三咸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群臣
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操
山谷之間空虚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
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進表
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九月癸丑浙江治水左通政趙居任言蘇松等六府自
春及秋雨暘不愆民樂耕作比之往歲實為豐年
上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兩京供億多出于此比
年水旱相繼民罹飢寒朕深憂之居任為人雖頗廉勤

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驗視毋為
所欺

○永樂十四年四月壬申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周訥上
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
紀功德垂之萬世蓋訥前嘗奏請封禪

上不聽至是復奏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加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疫疠亦間有之朕每聞
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
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
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卅

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八月辛巳監察御史俞信等劾給事中丁珏不敬等罪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恣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
可以玷朝行遂謫戍邊

防微

○永樂四年正月甲申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
竊發

上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亂纔數
年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盧溝橋易之而返人還與
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所為如此安得
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

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穆親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永樂十年六月癸酉禮科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上見而知之曰此蒙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况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誅

明賞罰

上初舉義大賚將士論諸將曰賞罰者至公之道也賞當人心則衆勸於善罰當人心則衆懲於惡善為政者不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衡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用將士平大難非賞罰至當何以服衆然予耳目豈能周及必爾諸將從公核報勿徇私情勿虧公義有功無功必從其實庶賞罰之行合于人心得其心斯得其力矣

皇明寶訓

永樂三卷

世二

○永樂二年正月丁巳

上既定屯田賞罰例因諭群臣曰凡令衆作事必有懲勸之道然後人皆思奮人人皆奮何功不成此法行之數年必有成效但在任之得人爾

○六月壬辰

上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蓋為濫官發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

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不肯輕授

○七月丁卯有奉天征討將士告功賞未當者

上命成國公朱能隆平侯張信等審議以聞因諭能等曰刑賞者人君御天下之大權不可以濫濫刑則善者被害而惡者不知戒濫賞則無功者蒙利而有功者不言恩必推至公毋有所徇

○十一月丁未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

皇明寶訓

永樂三卷

世二

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永樂四年正月癸丑河南布政司獲皂君山首賊并其家屬送至京且言初其母遣其姪繫之于家而馳報官遂獲之

上曰母與姪知大義俱免連坐但執賊首誅之

○辛酉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罪因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為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况佛亦有天堂地獄惡報應之說爾儒者乃欲姑息而治耶

○四月壬戌戶部引奏種樣田官軍言於令種樣田者每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是數人者更兩歲始至京雖較其所收當賞而違令過期官軍皆當治罪上曰收多者當賞其勤違令者當責其慢可通計兩歲所收之數官軍並賞之若慢令不至非軍所恃專惟坐其官

○永樂六年六月庚寅

上召新城侯張輔等諭之曰安南已平皆將士用命所致已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賞罰公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見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

畢明實訓

永樂年卷

卷三

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將士功過以聞

○永樂七年六月己酉勅行在吏部及都察院曰守令民之休戚係焉比遣御史考察賢否而陞黜之還言汶上縣知縣史誠祖廉公愛民治行顯著已陞為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事易州同知張騰貪汙殘虐壞法欺公已寘諸法夫郡邑之廣守令之衆豈能悉得其人卿等宜悉心詢訪具實來聞其廉能恤民者進用之貪刻無狀者罷斥之庶幾勸懲激勵之道

○永樂十年六月丙子通政司奏有軍官舍人告襲職者兵部以其父嘗遇海賊退避為平江伯所殺不當襲今乞矜憫

上曰官職以報有功豈用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即子襲職有罪即奪國之通制今乃敢越制析恩命兵部發戍交趾各召至前諭之曰爾往交趾能奮勇立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丙寅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飢寒甚至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賞之以明懲勸

○永樂十六年十二月戊子申嚴官吏犯賊之禁進法司

畢明實訓

永樂年卷

卷四

諭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賊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剋貞觀之治所以為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財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良農必去稂莠者為害苗也繼今犯賊官吏必論如法不可貸

○永樂二十一年七月乙巳

車駕北征次土木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

上面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之以徇

張忠節

○永樂元年三月戊戌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圯壞

請發民修治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為國不為身故犯顏諫諍死且避小人為身不為國惟諛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諛諂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為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永樂四年八月丁未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圯壞請命修治

上顧侍臣歎曰此皆首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人盛德百世祀之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功之道乎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廿五

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况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禮父母所愛亦愛况有功於國乎遂命工部即遣官督修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悉復其家

體羣情

○永樂元年十月壬申左都御史陳瑛等奏中書舍人芮善妄奏邢官罪請下獄先是善之弟家武進夜有盜殺之并殺其婦劫其財物弟家疑所親者捕送于縣獄具上刑部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

上刑部官故出劫盜更命御史鞠之御史復驗非盜縱之

遂明刑部官無罪請罪善

上曰兄弟同氣遭罹非命心切哀憤理有未察然今尚未明盜假令獲盜有驗而善固誣執盜則不貸其釋善勿治

○十一月庚辰免敕諭康孔高罪復其官孔高先任祁陽縣教諭建文中謫敕大理縣至是例得復祁陽孔高朝京師還枉道過家省母母適病留侍九閱月不行刑部逮問孔高罪當杖仍謫敕還縣以聞

上曰母子之愛本於天性膠連萬里數年矣一旦相會情難遽舍况於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復其官

○閏十一月戊午戶部臣奏近歲有商人於諸城納米中鹽者雖未支鹽而官已給引自此非舊制當追其引目罷支所中鹽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廿六

上曰商人未既入官則當償鹽不償是罔民而奪之商人本錢未必皆已所有賣其生產有先捐數倍之利告假於富室而盡動勞以入米所望非小其引目勿追所中鹽悉還之但今後須循舊制

○丙寅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上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飢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特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

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南陽縣所言不可聽

○永樂二年六月乙酉中軍都督府奏卒有畜馬者馬為牛觸死宜責償

上曰虎尚有為牛觥死者况馬乎富家欲市一馬不易得卒安能償免之

○十月庚辰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遣鎮撫陸英奏近有強賊三十餘人於山後劫掠地無巡警寇猝至民罹其害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

上覽奏顧問英曰以此為良策乎冠盜未至不豫思備禦既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世

民五十里設有賊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門召成國公朱能諭曰今天氣愈寒民築

葦陵垣墻者可悉罷歸未畢之工令軍士畢之軍士就役者日給之鈔復曰朕今日夙興覺寒氣襲體因思百姓之勞故命爾不可因循稽緩軍士就役亦難但旦出暮歸比百姓服役數百里之外差異亦宜恤之母盡其力

蓋隆冬盛寒非

先帝陵寢朕亦不勞之也

○永樂四年三月丙申宿衛將軍奏京師偏街小巷多草屋往失火延燬官民之居乞下令悉易以瓦

上曰草屋遇風雨濕漏沮洳不可居豈其智不知用瓦之便顧力不足耳爾細人不通人情敢妄言遂斥之

○五月丙辰吏部尚書憲義等引奏齊府教授葉垣等三人謂齊王所為不道坦等不能輔導為善匡救其過宜實於法

上曰齊王兇悖出於天性如暴虎雖檻之不馴曲木雖桙之不直皆性然也中人以上聞善則從下愚之資雖教不善齊王朕弟於屬至親拔於艱危困苦之中納諸富貴安樂之地恩亦不薄及聞其所為之非誠心以告之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世

溫辭以戒之反覆諄切至于六七尚無一毫聽納之意况肯從其下人之言乎刑法之施為惡者不使倖免無惡者不以妄加庶幾有所勸懲前日齊府僚屬從王來京者朕已察其奸邪數人寘之於法坦等皆先自歸朝廷陳告毋一槩論之

○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都察院奏海運官軍其舟被風膠淺漂沒所運糧米合當追陪仍治其罪

上曰海濤險惡舟膠淺必壞官軍得免溺死幸矣豈當仍治失糧之罪悉釋不問

○十月丙戌有守衛卒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上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爾况遠外哉命兵部點其守衛官戍邊

○永樂八年七月甲戌

車駕北征還次龍門

皇太子遣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至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裘悉敕未有更衣朕何為獨先俛入關將士俱易衣服亦易之未晚

禮臣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亥

上諭禮部臣曰公族年老者皆應事

皇考多劾勞勤今筋力雖衰日與群臣並近朝參觀其步趨之艱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見任事者不在此例

皇明實訓

卷九

○永樂元年九月壬寅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良通政丘顯俱以年老賜誥勅令致仕歸鄉陸辭

上命賜宴復賜鈔為道里費顧謂禮部臣曰沂等昔事

皇考位大臣雖為建文所黜朕已復其官顧今俱老宜優佚之然君臣之間進退當以禮故加宴賚令歸用全始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任事令致仕者優待之禮一視沂等毋或不

○永樂九年七月己丑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患背疽死

上命御醫劉觀往見之曰速與善藥不可緩視病深漢及用何藥明旦來報至是觀言病證淺已傳善藥不足慮

上曰勿謂證淺不足慮宜謹視之又諭之曰醫者視人病皆當如救焚拯溺毋憚寒暑晝夜况為國家療一大臣人貴賤不一譬如木有可為棟桷者可為棟梁者六卿朕股肱之臣蓋棟梁者爾能療之使安亦是有功於國不可怠忽是日遣中官賜義鈔一千貫且諭義曰有疾之人能靜定其心亦易得瘥頃戒勞煩也

獎勵臣下

○永樂元年五月壬午勅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曰行部統

六曹政務甚煩而卿為之長能悉心殫慮為國為民凡所經畫具有條理而於糧儲博節措置尤為得宜比聞

皇明實訓

卷十

小人或加怨謫古云省已無愆矣邇人言卿勞心為國朕知之有素自今一切浮言宜置度外勿用芥蒂惟懋忠勤以副眷倚

○十月戊辰賜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中國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援之以厭弊生民遂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加獎之

○十一月己亥命儀封縣知縣許譽復職舉居官有守政不苛刻百姓安之秩滿至京縣耆民請闕乞留

上從之謂吏部臣曰守令民休戚所係欲知其賢否但觀民心之嚮背今民不忍其去此必嘗有及人之德即令復任仍賜鈔二十錠文綺衣一襲

○永樂二年九月庚申

上御右順門召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解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皇明實訓

永樂三表

四十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教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即令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之妻入見

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十二月丙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之下故於賜養必求稱其事功何居品級又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

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

○永樂四年九月己巳禮部奏有守邊百戶獻馬四疋上召百戶諭曰爾畜馬甚勞朝廷馬足用不須爾獻命禮部還之百戶言臣畜馬頗多恒念無以報國恩此出臣實心

上曰爾為武臣須馬以立功能用心多畜馬可嘉矣但汝報國在勉立軍功不在獻馬竟不受賜酒食及鈔而遣之

○永樂七年六月壬寅陞汶上縣史誠祖為濟寧州知州賜勅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

皇明實訓

永樂三表

四十二

能副朕心者寡焉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於廉公平賦均役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讓特陞爾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縣事其益共乃職慎終如始以永嘉譽欽哉并賜上尊一織金紗衣一襲鈔千貫

○永樂九年九月己巳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九載考績皆命復職賜勅褒諭曰尚書喉舌之司所以佐天子安生民政之得失民之休戚俱係於斯卿等以經術發身事我

太祖高皇帝奉公守職恪勤不懈肆朕績承丕緒簡永碩德以任台輔而卿等克秉正直摠忠竭誠無有所隱一

德一心始終無間可為淳良篤實君子者矣今歷九載
厥績益彰朕深嘉獎夫君臣相遇自昔為難卿等尚益
篤忠誠益勵直操表率庶僚光輔至治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職此為戒欽哉

○閏十二月庚申居寧夏都指揮僉事韓誠來朝初誠據
言韃靼別部同居寧夏者有懷貳之心

上未忍發既而果叛為鎮兵所擒斬獲相半至是誠來朝
上曰朕於遠人來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
擒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之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
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擒戮皆其自取也然爾
忠誠明於幾先朕嘉念不忘自今更加勉之命禮部賜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四三

誠鈔二百錠羊十羖酒五十瓶仍宴之於會同館

○永樂十三年九月己未北京行部尚書郭寶滿九載復
職賜宴於禮部且賜勅褒諭曰國家建北京置行部尚
書總理六曹其職重矣卿質直剛毅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任泊朕肅清內難効勞竭謀贊輔守
成簡在朕心朕登大位圖任舊人特授卿尚書俾總北
京之務一心為國知無不為總理庶務咸得其當屬茲
九載考績惟稱特賜勅褒獎卿其益篤勤誠以率其屬
庶永終譽欽哉

○辛酉行在工部尚書吳中九載考績命復職宴于禮部
賜勅褒諭曰尚書之職所以總國綱維一事失當則天

下有受其害者必得才識通練之士方堪斯任卿登身
宵監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稱任使朕舉義靖難卿自大寧來歸多効
勞勩朕嗣天位屢加超擢繼陞冬官卿亦克殫厥心及
茲九載考績式稱朕用嘉之俾復厥職尚屬乃操懋乃
功表正厥屬以永終譽書曰慎厥初惟厥終欽哉

○癸亥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以九載考滿復職
命宴于禮部賜勅褒諭曰都御史持憲綱總察羣司為
朝廷耳目其任重矣卿剛直有為習於吏治祇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務及朕即位屢用遷擢繼授風憲激
揚糾察咸得其宜歷任九年不聞過舉可謂難矣尚益

皇明實訓

永樂三卷

四四

懋忠勤厲風節弼成至治以永終譽欽哉

○永樂十九年正月己卯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
舟師饋運糧儲赴北京諭之曰北京所需糧餉為切而
人力潛運不易卿能公勤御衆使倉庾充實所助多矣
然民力有限國用無窮卿宜益勤撫恤俾軍士樂於趨
事雖久而不怨斯國家所賴不淺矣勉之勿怠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景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鳳昌

諭羣臣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甲戌

上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洪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

信任姦回悉更舊制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予荷

天地

皇明實訓

卷四

乙

考妣之佑繼承

天位凡

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爾羣臣尚竭乃心力弼

予于治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于彼苟事有過誤

即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

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持已在于存誠始終靡愆

答何由至始若不謹曷克有終予念君臣一體故披露

赤心丁寧告戒爾等其欽承予意

○八月丙寅

上於宮中得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二有

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徧閱關係軍馬錢糧數

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

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貴進曰臣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

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其盡心於建文者

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

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九月甲申

上既陞賞奉天靖難諸將仍諭之曰人君秉至公行爵賞

無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雖賜賚有限而

爵祿無窮然繼今能益懋功勳朕不吝於報賚爾等勉

皇明實訓

卷四

二

之又曰爾等前勞朕或知其未盡論報之際輕重失宜

其即面陳使歸于至當若不自陳而退有後言或至怨

懟甚不可也又曰今天下已定君臣相與共保富貴朕

不可居安忘危爾等亦不可恃功驕惰但常念前勞圖

保名節斯福澤延于子孫功名播于永遠矣

○十月丁巳宴奉天征討功臣畢

上諭之曰君臣謂之元首股肱蓋一體相須也故為君必

務保全其臣然為臣亦當思自保凡人致富貴難保富

貴尤難爾等從朕數年萬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祿及

子孫可為難矣但當思保之夫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

祖宗公天下之大法爾等須遵守若不謹而犯之朕不敢

曲宥蓋以私廢公則天下不服矣其務敦慎庶幾共安榮於永遠

○永樂元年正月庚辰勅諭中外文武群臣曰上天之德好生為大人君法天愛人為本四海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必任賢擇能相與共治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外此道歷代以來用此則治不用則亂昭然可見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為天下主三十餘年海內宴然禍亂不作政教脩明近古鮮比亦惟任天下之賢保民致治以克臻茲朕續承大統以主天下夙夜兢兢思惟撫安以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臣職無崇卑體朕斯懷各盡其道無為拾冠無縱說隨端爾志勵爾操懋爾

皇明寶訓

永樂四卷

三

忠勤共遵成憲為民造福其悉力一志敦之慎之

○四月辛未

上以岷王榘所為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事賜勅諭之曰昔我

皇考封建諸王以固藩屏王府官屬有不能輔導或誘王為非者咸加顯戮成憲具在今岷王所為縱恣擅拘諸司印信驚惑衆心激變夷人又受命不朝京師此果出王意而汝等傍觀不言乎抑汝等導誘為之歟二者之罪必居一矣今姑屈法寬宥止降爾職尚思後效以贖前愆

○九月丙子朔勅諭中外文武群臣曰為治之道在寬猛

適中禮樂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由茲道舜誅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聲教達于四海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至成康而後刑措不用漢高祖初定天下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至文景挾書之律肉刑之慘一皆除之唐高祖革隋弊政定官制頒律令太宗承之懲斬趾禁鞭背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初太祖懲五代之亂用刑頗重咸平以後務從寬仁載之前史可考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奮起布衣當胡俗沉淪百年之後奸雄睥睨反側之餘撥亂反正不汚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為祖訓垂憲子

皇明寶訓

永樂四卷

四

孫而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朕以菲德繼承大統仰思聖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才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爾文武群臣尚思各恭乃職敬乃事勿為朋比勿事貪黷勿恣情縱欲以干匪彝至于用刑必欽必慎期于刑措用臻康理以上不負

皇考創業之艱而朕於守成之道亦庶幾焉爾惟欽哉○十月甲子勅晉府長史龍鍾等曰朝廷封建親藩而選賢命材為之輔導冀以贊成德善不至于有過也古之為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來又私以車遞送王年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古可乎廷臣皆劾寔汝于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

毋復爾戒之戒之

○閏十一月癸丑

上諭都察院臣曰朝廷置風憲為耳目糾察百僚綱維庶政比來有司奸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循玩愒略無建明爾其申明憲章在內令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官各舉其職庶副朕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罰

○庚申

上御奉天門召都御史陳瑛等論曰國家重祿任官一以為民慮牧守不職又設按察司詢察糾正之朕深居九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之寄於事無不浚問無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今聞河南數歲

皇明實訓

永樂四年

五

蝗旱水災為民患牧民者多失撫字甚者又侵漁剝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嘗有一人言者坐視民病而不留意徒費重祿何補於用爾移檄切責之俾按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又命檄浙江等十二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體采察上聞

○永樂二年正月甲辰勅諭天下文武諸司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為本愛民以實惠為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人即所以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爾等而治軍者或不卹軍治民者或不卹民非惟不卹又有刻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

其疾苦卹其飢寒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欽哉

○十二月戊寅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為甚既命汝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官者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官者擅役之而不告何耶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為人典守寶貨擅虐蓋藏縱人私取必不見責罰矣汝擅以朕百

皇明實訓

永樂四年

六

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遂遂所以役工匠中官責之曰朕為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為乎遂付錦衣衛治之

○永樂二年正月庚子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以愛民為本愛民之道使其衣食給足無凍餒之患則關爭可息禮讓可興化行俗美臻于至治朕皇考太祖高皇帝撫有區宇保民致理於休養生息之道思之至而慮之周故三十年間天下殷富生齒日繁至治成功超越往古朕正位以來仰遵成憲惟欲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怠寧尚慮天下

之廣黎民之衆有未寧厥居者爾等皆牧守之官必思所以愛養之母殫其財母疲其力毋為貪墨毋肆暴虐教之務善以遠刑辟道之務本而棄末習如民皆安居足食斯德行興刑罰措而天下治爾亦將有無窮之閒欽哉

○永樂四年正月甲午北京行部并天下文武官述職者凡千九百四十三人賜勅諭曰人君守成法以出治人臣遵成法以輔治君明臣良上下協和乃臻治效朕自臨作以來宵旰兢兢惟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教誨不能使牧民者盡其牧民之道典兵者盡其典兵之職官無廢事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七

人無失所而已其間能勤以集事庶以律已仁以卹民公以治軍旅奉職守法無所更易者朕已褒賞之其有以怠廢事以貪挾私以私滅公以苛刻厲下亂政壞法無所顧忌者朕已黜罰之此豈朕所敢私予奪賞罰一出至公爾等無以善惡為無驗禍福為無稽天有顯道國有常憲爾等恪遵朕訓無怠無驕永保貞吉欽哉

○已亥六部都察院數奏朝覲官其所治事稽違者多請治其罪

上召至前諭之曰爾等分理庶政勤慎則百事舉怠忽則百事廢顧立志如何耳今諸司論爾等職事稽違皆由怠忽之過夫慢令棄法國有顯罰今姑宥爾其歸改過

自新若仍臨前非朕不能曲法以貸遂勅免謝辭即日

出京

○四月甲申遣翰林侍讀曾日章奉勅諭西平侯沐晟日章陸辭

上曰朕所欲告晟者具載于勅爾以朕言論之故默察王感高皇帝厚恩盡心竭慮功在社稷名垂竹帛爾今日受國家之寄非輕為子而能繼父之功業孝莫大焉為臣而能廣君之謀忠莫大焉如苟足於目前必無遠大之計周慮於事外必建奇偉之功恃一己之能易盡集衆人之智無窮其必勉之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八

○七月丙辰復前更勝右衛指揮使陳景先職初景先以虐害軍士罷戍邊至是援恩例乞復官兵部言景先不恤軍士復之無以警衆

上曰朕念此人舊勞姑宥之遂召景先至前諭之曰積功至指揮非一日之力朕嘗戒爾輩善保名爵爾輩徒知得之於萬死一生而不知失之於一旦不謹守法循理保名爵之道也豈可不慎且為將豈可不恤士卒譬如人身將則頭目士則手足手足常在捍禦頭目而為之用若將與士之心乖隔一旦有急將能獨自為功乎爾罷職居卒伍以來悉知為卒之苦矣朕姑錄功棄過以復爾職宜省已改行若復有犯國法具在朕不徇曲殺爾也

○永樂五年三月壬申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報口者事聞

上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意欲修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永樂六年十一月甲寅命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兼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九

忠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司經局洗馬姚友直等官輔導

皇長孫仍賜勅諭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克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安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寔

宗社之靈

上天錫慶萬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宏才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璜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我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為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責欽哉○十二月庚辰遣使齎勅諭北京官吏耆老軍民曰朕荷天地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十

祖宗之靈自藩邸入正大統每惟靖難之日北京軍民父子兄弟攻戰守禦竭誠效勞艱苦備嘗未始忘之今天下太平爾等宜守分力本孝親敬長教誨子弟輯睦鄰里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為善人君子或有過愆宜改行易慮以臻于善若不率善而作奸犯科朕雖念舊勞其如公法不可貸何夫為善獲吉為惡致凶天道昭明報應不爽爾等服膺朕訓庶幾福及子孫

○永樂七年正月丙午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官來朝者千五百四十二人陛辭

上諭之曰君國之道以民為本故設官分職簡賢用能惟求安民而已為臣能體其君愛民之心推而行之斯天

下之民舉得其兩文武群臣受國家委任宜操節勵行盡職處治民者事務恤民治軍者事務恤軍察其飢寒體其勞動為之除害興利教之務本力業孝悌忠信尊君親上敦行履義無作愆非庶克永享太平之福比者營建北京國之大事不淨已勞動軍民爾等宜善加撫恤無為貪酷以重困之夫文官之祿皆出于民武官之功寔因於軍能推仁恤之心益亦報勞之意苟不知報或又縱而侵之非惟國法不容鬼神猶將禍焉禍淫福善天道惟彰實罰至公國典具在爾其殫心盡力勉致安民之效以副朕拳拳之懷

○二月戊寅

皇明實訓 永樂四年

十一

上諭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朕命爾等輔東宮監國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端正嘗一日侍側朕問諸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時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壬寅

車駕巡狩北京至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為善最樂當時諸王祇沒無聞多矣獨

蒼有賢名至今凡為善者天佑之人仰之生受其福沒
有令名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亦宜不忘斯語侍臣皆
頓首

○三月庚午

車駕至北京大宴文武群臣及北京耆老宴畢賜勅諭群
臣曰朕荷

天地之佑

宗社之靈暨爾文武羣臣翊戴贊襄再安家國今海宇無
事嘉與卿等同樂太平然當思相保於永久自古為理
安不忘危卿等宜夙夜盡心致乃嘉猷匡朕不逮國家
安則卿等亦安勉之無忽賜勅北京耆老軍民曰朕與

皇明實訓 永樂四年

十二

爾等躬歷艱難以至今日幸四方無事宜相與共享安
樂人情久安易生驕怠驕怠者罪戾所由生也繼今為
父兄必教訓子弟為子弟必孝敬父兄夫婦婦長長
少少和順教睦各安其分以勤儉自執以禮法自防婚
姻死喪互相助貧窮患難互相卹無乖爭之風有忠厚
之俗而永為太平之民矣勉之毋忽

○四月壬辰勅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曰蠻夷讐殺自昔
而然必務殺之非柔遠之道雖有獲戾難化然鳥獸之
性亦有可馴姑盡心撫綏蓋天道好生人情惡死體天
之道念人之情則中心惻隱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
昔李廣殺降終不得戾禍貽子孫今卿鎮邊疆必使蠻

夷感恩服義安生樂業則朝廷得懷遠之道而卿有及人之惠矣慎之慎之是時廢夷叛服不常成怒之有俘獲至者輒殺之

上聞之故賜勅切戒云

○閏四月戊申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塞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曰朕命皇太子監國其所裁決庶務須令六科逐月類奏且如賞一人由何而賞罰一人由何而罰或罰而復宥皆須詳錄奏來勿有所隱夫國之儲嗣天下大本朕簡爾等輔導期有裨益使天下之人仰望風采如一賞一罰皆出皇明實訓

永樂四年

十一

公當庶足服人苟有不當為天下所議爾等其夙夜盡心以副朕懷

○八月戊午遣官祭歷代帝王禮畢

上從容謂廷臣曰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為而治自夏商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後世我

皇考法古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備祀若為常典朕今舉此亦惟體

皇考之心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贊務庶幾克臻其效

○永樂八年二月辛丑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皇長孫

勅原吉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學問正當涵養德性克其大器爾其勉盡乃心朝夕輔導俾智識益廣道德有成將紹承有賴爾亦與有光榮欽哉

○丙午北京著老

車駕北征將發詣朝辭

上諭之曰朕此舉為安民也父老有子孫親戚從行者皆當訓勵之使奮忠勇樹勲名渠能卓然有立亦將於爾有光若出外而撫循之惟朕在爾毋庸憂皆歡呼萬歲命禮部悉賜耆老布鈔

○七月丁卯遣使責制諭命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佩征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甘肅勅諭琥曰昔爾父鎮甘

永樂四年

十四

肅撫輯有方軍民安業爾其體朕之心踵父之行恪勤夙夜毋恃貴戚驕傲以凌人怠慢以廢事務宣朝廷德意使遠境晏安人心悅服則予汝嘉欽哉

○八月丁未陞都指揮同知王貴李文俱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使賜勅諭之曰爾昔從朕靖難多歷艱難論功行賞已報爾勞比從朕北征胡虜復效勞勤今錄爾功陞為都指揮使任邊關之重爾益勵厥志修厥職俾奸宄屏息境內又安庶幾永保祿位傳之子孫如或恃功玩法廢職職業干隄憲章國有常典朕不忘爾功爾亦毋忘朕訓欽哉自是從征官陞職都司者咸以是諭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乙丑

上諭右順門諭都察院左副御史李慶曰為朕養民其先在于守令得人然守令賢否在按察司考察德勸考察按察司又係於都御史卿等豈可不慎如卿等不能舉職即按察司之職亦廢何望守令能盡職哉其勉之蓋庶則無私無私則舉措當而人心服矣更審察各按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者皆罪黜之

○永樂十年正月丁未陞國子監司業趙季通董子莊為趙府長史勅曰朕子趙王年少不務學問所行多愆禮度今簡爾等為長史宜悉心輔導諭以德義使博究經史以知古先聖賢之行事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屏絕邪佞親近忠良隨事規誨務歸于正以承藩輔之重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十五

祖訓云凡國王文武之臣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輕以負朕委任之意

○十一月乙酉陞郎中李冲等為各布政司官御史李時秀等為各按察司官

上諭之曰佐方岳任風紀皆要職當慎操履務長厚戒刻剝上不損國體下有利於民庶幾不負所命若逞貪虐民瘼官廢事身名俱喪矣其勉之

○永樂十三年正月辛丑勅諭天下大小衙門來朝官曰治天下之道君總於上臣分職於下上下體統不紊故事理民安天下和平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斯道朕以眇躬託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群臣翼贊以協于治惟盡

乃心惟敬乃職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惡致愆天有顯相報施無爽尚慎之哉朕所畏者天所保者民所資為理者賢才古之賢人君子為德為民功加于當時名昭于後世爾尚以為法夙夜祗慎用副朕保民致治之意欽哉既諭榜午門之外曰天下文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以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戊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問民間疾苦文等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救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心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十六

執之郡縣官有聞章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來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永樂十六年正月癸丑時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各府州縣及土官衙門官吏來朝六部都察院及六科給事中交奏其職業廢惰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皆不問賜勅諭之曰朕承天命統緒鴻業夙夜孜孜圖惟安民于今十有六年而天下未安民生未遂究惟朕咎皆謂有司不待其人夫民若天民天付人君安養之人君不能獨活則必建官分職以共治今爾等坐視民窮恬不留意小大蒙蔽悉不以聞獨不畏天地鬼神乎

繼今能改過自新革貪為廉革暴為仁上體吾心下撫百姓使百姓皆得其利則可以永享爵祿保富貴矣如復不悛而違命厲民罪必不恕譬如使人牧牛羊不能藩息又多餓死則牧者必受譴責況受牧民之寄者手福善禍淫天有恒道賞功刑罪國有常典其懋勉之無怠無忽

○五月戊辰除授代府長史紀善等官賜勅諭之曰朕皇考法古為治衆建親藩以屏國家朕弟代王受封西鄙今授爾等代府長史等官職專輔導宜悉心匡贊講論正義助王于善德將王有令名爾有榮焉苟惟依阿曲從不能輔之以正而陷王於非義國有常憲爾其勉之

皇明實訓

永樂四年

十七

○永樂十九年四月癸丑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勅曰今命爾等分歷郡縣撫安軍民詢察所苦凡利之未興者興之害之未革者革之諸司官吏蠹法厲民者熱之守法愛民者旌之爾充副所命致民安于田里而無飢寒愁嘆之聲則予汝嘉如又徇私殺公不辨淑慝不察是非軍民休戚不以究心將爾之罪亦不可逭欽哉

戒近習

○永樂元年冬十月戊申

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糜費食米今四方壘

早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資當飢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永樂四年五月壬辰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亦勅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永樂五年六月庚子

皇明實訓

永樂四年

十八

上諭都察院臣曰自昔閣宦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孽傾覆宗社者多矣我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紀綱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勅令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為名假公營私大為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計李進所為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做倣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為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藍齊黃欲壞國家

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一員徑詣山西將李進一千為非之人鞠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實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鞠治之雖關聖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永樂十年七月癸卯

上謂都察院臣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可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武備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十九

○永樂五年九月丙子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請罪之以示儆

上曰軍官須諸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今其子弟多驕縱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處女將來襲職何以得用姑移文戒諭之今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趾

○永樂六年二月己酉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自昔勲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陳積累勤勞致有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富貴及其子孫不率狃於安逸驕奢淫酗忘祖父之艱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賄

使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至臨陣對敵畏怯廢懦墮馬棄鎗喪膽褫魄皆由驕肆不教之過自今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別選有材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臣曰將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力太祖皇帝之制武臣子孫世襲其職老弱殘疾者優給之旌校有軍功者子孫亦得優給爾等不可稽違國家體恤下人然後得下人之心毋以四方為事而於將士之家恩意或有不同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二十

○永樂十年十一月戊子命兵部及五軍都督府自今武臣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年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先是

上以襲職子弟生於秦養習於騎惰不聞武事濫嗣祿爵無益國家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趾三試不中戍煙瘴之地以警勵之至是寬宥之命從舊制又曰在營生長者循此例若自田里間出未嘗習弓騎者不可遽責其成須一歲中十試之

○永樂十二年八月丙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即以下男補

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用以征戰何能濟事今後宜令補步隊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

○永樂十三年二月癸酉

上以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肅遼東軍士操練屯種怠惰不力分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督視諭之曰朕即位之初于操習屯種已有定法然久而玩玩而廢數年以來徒為虛文爾等往考其實操習者必觀其騎射擊刺之能屯種者必視其儲積多寡之實悉具奏聞以行懲勸庶幾振起類弊爾等亦務廉公乃稱任使

○十一月辛亥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沂邵淮安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廿一

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曰安天下者不可一日忘武備故軍士必練習器械必整齊隊伍必嚴肅

太祖高皇帝時常操練赴京比試閱其能否朕即位以來屢勅天下整肅軍伍及有征調精壯者甚少勅至即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以明年春陝西甘肅官軍駐真定餘悉駐德州操練俟赴北京閱試

○永樂十七年七月戊午

上謂行在五軍都督府臣曰武臣子弟初襲職者非徒使食祿而已期為國家他日之用苟不先時練習一旦有急臨陣對敵豈不誤事自今在京襲職軍官悉令成國公朱勇總率操練其應分班上直者別差人代之

○十二月丁丑

上諭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受天命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借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時戎部整肅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王綱解紐軍政廢弛群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

業嗣位以來夙夜惕厲唯恐宋元覆轍以隆

皇考王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廿二

國家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遁者不遑究死亡者不勾補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買放取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至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回所取軍十無一二至者粹有緩急無從調遣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不存恤軍士不盡心國事之所致自今宜監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武衛有嚴好究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備邊

○永樂元年十一月己卯四川行都司奏越巂衛番賊不

時出沒請調軍勦捕

上諭兵部尚書劉儁曰鼠竊狗偷蠻夷常性若能嚴加備禦彼亦何施今不務此而輒欲興兵殊不思官軍一動善惡均受其害況所費亦重但令嚴兵守備而遣人撫諭之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寧夏多屯所或虜卒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約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附近四五屯輻重糧草皆集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從八門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一

聖明寶訓

永樂四卷

廿三

事朕遂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籌

○永樂五年四月甲午勅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掌邊境軍務宜一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敗事比有內使以他事至邊擅索兵馬之數爾機緘不密而遽與之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內官內使往來無勅旨者皆勿聽信

○永樂七年六月戊午

上謂後軍都督同知曹隆等曰國家置邊軍鎮守所恃城池為固今胡運雖衰鼠竊狗偷之性尚存不可忽略頭高城深池日夜警備若城池堅完巡邏不急猝有緩急可以戰守隨宜今秋氣將至當嚴備之際懷安衛宣府

前衛萬金左右二衛城池有壞者宜令軍中併力修築不可緩更須申飭邊將善撫士卒訓練齊整上下一心古人云地利不如人和不可不務

○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永樂十一年六月辛未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復奏開

聖明寶訓

永樂四卷

廿四

平兵少不足守備勅報亮曰軍在精而不在多爾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十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七月甲辰勅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曰邊境不可一日無備于農隙而不圖猝遇寇至何以濟事其令諸處修築烟墩高五丈必堅如鐵石庶幾寇至可以無患

○永樂十二年二月丙午命成山侯王道往宣府大同開遼東等都司調至軍馬

上諭之曰兵貴精多而不精徒費食而不濟用其精擇之又曰指揮千百戶尤須精擇士卒強而將領弱亦不濟用

○九月癸未命成安侯郭亮與安伯徐亨往開平備禦上諭之曰開平以孤城臨極邊又無險可恃但晝夜嚴守備寇來勿輕出戰去亦勿追蓋虜多詐無為所誘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丙辰勅成山侯王通曰備邊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

太祖高皇帝敕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舉今西北邊備尤為急務而各衛所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備禦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時寧陽侯陳懋鎮寧夏都督費瑄鎮甘肅皆遣勅諭之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其

馬政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上問兵部尚書劉儒曰今天下畜馬幾何儒對曰比年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匹

上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為最重本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雖建文不君耗損者多然亦考牧無法卿等宜循洪武故事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幾有著息之效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

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污私畜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為群民有亦國之有其榜諭天

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

○永樂六年十月壬辰禮部尚書劉觀言各衛馬多恐有疾宜豫市藥備醫療

上曰唐時馬多至四十萬七十萬未聞有預備之藥蕃畜馬者但水草淨時牧養如法自然無疾今天下衛所及太僕之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弊民力爾徒知恤馬不知恤人也

○永樂九年七月辛酉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凡物遂其性則生息蕃往時北京軍士養馬散牧於野順適其性人不勞而馬蕃近聞置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其

棚造坊繫維之如此牧養拂逆其性矣安能使之生遂朕常以此訓諭司牧者皆不能遵用爾兵部申飭戒之

諭將帥

上初舉義諭諸將士曰吾與若等今日馳驅非求富貴益上以安

宗社清朝廷下以保身家耳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軍民者

太祖之赤子奸權作難假君命滅親藩危

宗社驅之以陷勾刃非其所得已也今所欲除者惟奸臣數人耳爾眾慎毋嗜殺則傷天地之和以損

太祖數十年生有之仁母貪財貪財則失民心民心失則

大本虧矣居民耕桑商賈實繁慎毋擾之夫有亂時無

亂法違予言者必法以懲之

上義兵至江上將濟誓於衆曰予及若等之來不汙已為

救禍計且上為國家下為生民類

天地

宗廟室祐獲遂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夫困

獸猶關不可不慮京師

宗社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守法循理慎勿縱

恣但持兵來拒者殺無釋此外秋毫無可有犯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右軍都督府同知韓觀佩

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賜勅諭之曰廣西蠻

皇明寶訓 永樂四卷 廿七

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不汙已而後用兵

所以蠻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服嗣位謹遵成憲卿往鎮

之宜務德為本毋專務殺戮庶副朕法

祖柔遠之意

○永樂二年二月壬申朔勅江西總兵官襄城伯李濬等

曰永新縣民流劫朕初不欲發兵慮害及無辜故但遣

人招諭使復業改過自新今時奏知彼不悛前非殺死

弓兵里長及邀捉巡檢如此即不可再以理諭必發兵

剿捕可選精銳三千抵賊巢穴務在撲滅不可姑息以

遺民患但今農作方興尤戒飭將士嚴守紀律毋汙擾

害善良有誤耕種如獲賊人尤須詳審果曾為惡即解

赴京來如係誣誤平民就便發遣寧家毋濫及無辜以

傷天和又勅濬曰所言賊人二百名恐非實數今慮將

士但求滿數而不察是非濫及無辜切須戒之但有誤

傷良善一家及妄虜良民妻妾子女一人指為賊屬者

皆處重罪雖有功不賞爾宜嚴切戒飭毋令擾害良善

○八月癸巳清遠伯王友奏獲海寇初友承命陞辭

上密授方略至是友奏募得百姓嚴實等授以

聖策令捕賊實等得賊船十數艘賊數百人并其所掠貨

物

上覽奏喜遣勅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

皇明寶訓 永樂四卷 廿八

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嚴實等有獲亦爾之功

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干與毫末蓋人冒險成功

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復樂為用矣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諭天下武臣曰國家武衛以禦侮

衛民不以世治而忘備爾等或鎮藩方或禦邊徼當竭

忠效力守法奉公用修厥職士卒者捍禦攻戰所資也

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撫綏屯田者儲蓄之本

也必耕種以時然後公私充足其加意督勸若完城堡

修器械動訓練謹斥候慎哨備皆軍政所急不可廢弛

況爾等爵祿富貴或由父祖之功或出于己身之勞當

夙夜體念保全永遠苟忘其所自不循禮分倍刻貪虐

於下朝廷之法至公不私後雖追悔不可汙矣救之念之無忽朕訓

○二月辛巳廣西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奏桂平等縣蠻民為亂請發兵剿捕

上賜勅諭之曰朕命爾鎮守一方期於撫綏其民悉使得所非事以兵為威也桂平等縣小民為亂或者迫於有司誅求不貸已逃匿行劫苟圖自存蓋未可知宜遣人分諭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兵未晚

○永樂四年六月癸酉以靖內難功賜都督都指揮誥命并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妻

上諭之曰爾等今日厚祿顯官雖出己之勤勞亦必由祖

皇明實訓

永樂四年

父母善德所致故朝廷推恩必及爾祖父母而爾等得蒙此恩當思謹守禮法以保祿位不辱于祖父母然後可為良臣可為孝子順孫凡人富貴得之難保之尤難不可怠縱也

○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

上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燧在我

太祖高皇帝時率先歸順恭修職貢始終一誠我國家亦待以優禮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燧死其後三王皆為賊臣黎季犛父子所弑篡奪其位更易姓名僭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放兵四劫賊害不辜攻擾占城侵我邊境陳氏之孫天平被其迫逐歸命朝廷賊乃偽陳

詞款請歸奉之為主朕推誠不疑資遣還國彼包藏禍心又結殺之侮辱朝使傷害官軍淫刑酷罰暴征橫賦虐其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躬天之命子育萬方不敢不正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朕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必獲其脇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朕心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忠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於此雖有功不宥爾其慎之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慎載之以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

皇明實訓

永樂四年

宗廟揚功名於無窮此朕所望也其往勉之能等頓首受命復遣使賁勅諭西平侯沐晟曰昔爾父事我

皇考累効勞勩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之後越等追封爾兄弟雖襲侯爵爾受一方之寄者數年邊境安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自立功烈今命爾為左副將軍副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克盡忠勤和以輯事建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啓後嗣爾其懋哉夫智信仁勇嚴為將之道也畏懦則債事委瑣則罔功必務深遠之謀毋徂目前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暱則有以稱朕之委任爾其懋哉

○士辰浙江各衛指揮從征安南者陞辭

上曰發兵為誅暴誅暴為保民爾等必戒約軍士經過無

秋毫犯民軍士饒饒一出民力民勞甚矣不宜復侵擾

之既入安南之境當區別善惡毋致玉石俱焚蓋國家

出師以行弔伐將帥卒死必嚴紀律弔伐以施仁義紀

律以戒貪暴如貪暴不戢則仁義不行宜勉盡爾職以

副委任若不遵朕命妄戮一人雖建奇功不得贖罪

○癸巳勅征討安南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曰古人有言

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爾為副將總兵官有所調

遣相機審勢如無妨碍須應調或總兵官遙度與爾處

事有所妨或正與賊相拒或道路梗塞勢難赴之即明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世一
白具報不可故違以傷和氣將師不和取敗之道爾宜

慎之

○丁酉諭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由

廣西左副將軍兵由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

若賊乘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

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為欵伏以急我師而別

出奸謀潛肆攻劫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

食以待官軍之飢困賊之詭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慎雖

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宋襄自謂仁義陳

餘不用奇計卒致敗亡爾等加慎加慎相機而動擇利

而行朕不中制也勅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亦如之

○八月丁亥朔勅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安

國僻在海陬自昔為中國郡縣五季以來中國多事不

能制之歷宋及元亦嘗悖叛用兵圖之而無成功然宋

元所以無功者蓋由將驕兵懦貪財好色爾其戒之富

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與持久若至嘉

林欲渡必具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迭出遊騎

於嘉林與賊相對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于千騎晝夜

舉火放礮以眩惑牽制而潛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

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朕意如此然難選

度爾其用心運謀蓋自古善戰者皆因敵以制勝也

○十月丁未聞成國公朱能道卒命征討安南右副將軍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世二
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仍以雲陽伯陳

旭為右叅將率師征安南勅諭之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命大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等率

師北征遇春卒于柳河川文忠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

大勲著名青史爾等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乘此冬月

瘴癘肅清同心協謀殄除逆賊建萬世勲名以副朕之

委任

○永樂五年十一月癸丑勅交趾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

曰今交趾已平如有反側必當剿滅然宜戒飭將士不

可濫及無辜雖凶逆之家其幼稚男子皆不可殺但驅

入內地或為民或為奴惟執兵拒敵者殺不釋勅左副

將軍西平侯沐晟等亦如之

○永樂八年正月乙未諭從征將士曰胡寇違天逆命殺害朝使荼毒邊民非一朝一夕朕躬行天討爾等皆材武之士嘗從朕立功矣今日之舉更共據謀奮勇驅除此虜以永享太平唐薛仁貴本龍門一布衣太宗征高麗應募而出高麗兵二十萬拒戰仁貴着白衣奮身獨先所向莫當諸軍隨之以進遂敗高麗太宗召見獎異授游擊將軍嘗自言朕得遠東不足喜所喜得一將耳大丈夫挺拔自奮如薛仁貴豈不快哉人生天地間當志氣卓立使智出萬人勇冠三軍德被生民名垂竹帛豈可尋常與草木同朽腐爾等勉之誠能建立大功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冊三

高爵厚賞朕所不惜若懦怯無勇或失機債事軍法具在朕不爾私

○三月乙亥

上北征次鳴鑾成大閱召從征將士諭曰爾等有從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者有從朕靖內難者有襲祖父之職者亦有順天道來歸者老者未衰少者方壯今海宇清寧四夷嚮服獨此殘虜梗化數為邊患爾等相與協力驅除之

太祖皇帝鴻業有萬年之安爾等子子孫孫亦享萬年太平之澤因言今有必勝之道又言昔薛仁貴狄青之捷皆奮自行伍其功名炳炳在天地間至今談者想見其

風采爾曹勉之悉賜之酒食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臣曰武臣子孫襲職者未嘗知前人建功之難而驟享厚祿鮮不覆墜

太祖皇帝置武學教之欲其諳禮義知古今以圖繼續為國家之用歲久人心玩愒武學亦不振舉軍官子弟安於養藝武藝不習禮義不諳古今不通將來豈足為用其申明武學舊規嚴其課績毋為文具虛應故事耳

○永樂十年七月辛卯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奏請修築察罕陂兒舊城河凍之時撥軍巡邏賜勅報曰修城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後守者當用幾人少則難於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冊四

守備多則難於餽餉朕意此城不過關防一二逃卒若寇倖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如何爾更熟議以聞

○永樂十二年四月庚戌

車駕北征駐蹕興和勅大營及五軍諸將曰軍令嚴則人心一功賞明則人心勸行師之要也今或朝發一令而夕不下聞此不嚴所致將士効力而名不上達此不明所致其立傳令及紀功官凡出一令傳令官即騎馳報各營將校有功者紀功官隨錄以聞其有作奸及慢令者亦錄來聞

○永樂十五年二月丁卯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且諭彬曰交趾本中國地其人皆

朝廷赤子朕懷撫綏勤於夙夜爾久事藩邸忠厚謹飭簡在朕心用是付茲重寄尤宜日親賢人君子效古良將之所為審度事機區畫有法庶副朕之委任

○永樂十六年六月戊戌勅交趾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為將之道在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兼此五者乃為良將朕命爾鎮綏遠夷政當以古之良將為法欽哉

○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命廣寧伯劉榮充總兵官仍鎮遼東陞解

上諭之曰爾起自行伍從朕靖內難勦胡寇多效勞績暨守遼東修飭邊備慎固封守俾朕無東顧之憂可謂勞

望明寶訓

永樂四卷

世五

矣自昔人臣勤於前者或怠於後善於始者或不能保終爾其戒之朕惟不忘爾初爾益勉圖厥終

○永樂十八年三月己巳朔勅安遠侯柳升曰今命爾領兵捕賊正欲除害以安良善須嚴約束士卒毋縱剪伐

桑柘撤毀廬舍發掘墳塚殺害寡弱剽掠賢畜以擾吾

民蓋國以民為本不能撫循而暴虐之是傷其本爾宜體朕至意

○壬申勅總兵官安遠侯柳升曰賊屯山寨其眾雖少然蠶尾有毒宜加意防慎不可忽易前高鳳輕進致敗不可不戒困乏之道但斷其汲道防其走遯晝夜勿怠而已

○永樂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北征次黑寧大閱諭諸將曰兵形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形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庚午

駐蹕黑寧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託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望明寶訓

永樂四卷

世六

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

駐蹕西涼亭

上申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昏夜不得喧譁遇有警惟靜以制之不得妄動寇或遺人口馬駝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為所餌

○癸酉

車駕次閑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

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名諸將諭曰卿等常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辛巳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廿七

駐蹕威虜鎮諭諸將曰軍旅重事朕在營中此心未嘗自逸每出一令必審思而後行古人云將者國之輔輔周國強輔隙國弱爾等宜體朕此心果朕所行未當爾有深謀長策即面陳之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己酉朔

上北征駐蹕宣府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時積陰初霽諸軍部伍整肅旌旗戈甲精彩鮮麗

上悅顧侍臣曰軍容固盛然必將有謀士有勇小大協心乃克成功

○甲寅

車駕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公二匹侯伯都督各一疋

上諭之曰古人克敵制勝多藉焉然必調息有素不然雖有蕭雲追風之才不濟於用爾等所領騎士亦宜精熟訓練庶幾得力

○庚申

駐蹕萬全勅大營五軍諸將曰朕不憚勞動屢率將士以驅除虜寇者非志於用武蓋為中國生民計也諸將宜協心奮力夫有精兵十萬可以橫行天下一人奮驅千人莫敵今以三十萬之衆當殘虜何患不克況大義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奮爾謀勵爾勇身先士卒不懈千夙夜將何功不成何名不立關羽張飛皆漢熊虎之將其生也忠貫日月其歿也廟食百世皆大丈夫所樹立也古今人才不相下爾等勉之如苟且偷逸不能卓然思奮事至而無謀敵至而無勇以致失機非徒隳敗乃功名國有正法朕不汝貸汝等勉之

○乙亥

駐蹕沙城寧陽侯陳懋奏請進止

上遣勅諭曰朕既命爾為前鋒軍中諸事宜自審幾而行豈朕一一所能遙度但晝夜慎密不可疎略當以占名將之事自勉更杜絕憚言庶不悞事

○九月辛丑

駐蹕西陽河命參順伯吳克忠安順伯薛貴都督吳成蘇大耳灰柴永正李謙等率騎士三千探虜聲息

上諭之曰孤軍遠出前無應援若三千人一心雖有勦敵數萬猝至可以成功若將無謀士無勇上下離心雖擁數十萬之眾祇就擒耳卿等從朕征伐皆百戰不挫者今深入規虜若虜有可乘之機能出奇擒獲時汝之功昔唐李靖以三千輕騎克復定襄威震北狄卿等豈可多讓古人其往勉之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丁未命陽武侯薛祿率兵討湖州府叛寇

上諭祿曰寇首惡不過數人必誅之餘脇從者宜與分別蓋百姓皆有父母妻子豈好逆從亂其間必有不逞已者宜約束軍士不可濫殺一不辜將帥之罪不有陽禍

皇明寶訓

永樂四卷

卅九

必有陰譴戒之戒之

○五月戊子

車駕征阿魯台

駐蹕開平

上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帝王之武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今罪人惟阿魯台其脇從之眾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丙申

駐蹕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為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

撫士卒

上起義師由館陶渡河遇一病卒仆于地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所宜乘

上曰人命與馬孰輕重人病不能行不載之是棄之矣吾豈貴馬而賤人哉且彼從吾盡力而病吾乃不恤之豈為人父母之道左右皆領首聞者亦皆感悅

○永樂二年十二月丙戌

皇明寶訓

永樂四卷

四十

上因言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園獵過田家見所食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殫其力者

○永樂四年三月庚戌有言戍邊軍士勞苦者

上歎曰宣府萬全興和諸衛皆臨邊士瘠產薄未冬先寒朕嘗親歷其地將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勞苦特甚今國家雖安然邊備未嘗弛也宜視腹裏官軍特加之恩遂命禮部即遣人運鈔賜之大小官軍人各五錠以

罪謫戍者不與仍令諭所司歲給冬夏布必先時支給後時者罪之

○永樂五年六月庚寅賜征南軍士家鈔各五錠

上語禮部臣曰朕居深宮猶苦炎暑每念軍士南征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觸毒瘴之氣道遠未能勞之悉與鈔五錠給其家

○永樂七年五月乙未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文趾弗靖久勞士卒屢涉寒暑雖糧餉不乏而衣屨敝壞夫欲人効力而資用不繼何以責成功其令廣東廣西江西四川製衣鞋十萬往給之原吉進曰昔楚伐蕭師人多寒王巡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彼感人以言尚如此

陛下施實惠誰不思奮交趾餘賊臣知其易平也

○永樂八年五月庚寅

上北征次蟠龍山勅清遠侯王友等曰士卒從朕遠征備極艱難古人為將皆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未食不先食朕安得獨享滋味凡軍中所獲牛羊及光祿寺上供米麵諸物悉均給士卒

○六月壬子

駐蹕玉潤山

上出營外見病卒謂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等曰士卒從朕征戰令旅師在途去家漸近而病固如此若不收

恤必致流離遂命中官周視營內外將士有病悉給醫藥仍命諸將善撫軍士之有病者毋令失所

○七月丁卯

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軍食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臣曰臣等比見

陛下服御供具儉約蓋將帥有過之者

上曰朕往時在軍中皆然不獨此行但此行尤念士卒勞苦也

○永樂九年十二月壬寅

上諭工部臣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況下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戶而薪炭踴貴數倍蓋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每戶給百斤出征者三倍不可稽緩

○永樂十二年四月辛未

上北征駐蹕清風壑命大營五軍諸將但官軍有疾令太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寓全休養因諭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不能獨成功若為將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緩急能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撫恤無令失所

○永樂二十年四月辛卯

上出營外見病卒謂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等曰士卒從朕征戰令旅師在途去家漸近而病固如此若不收

上北征駐蹕宣府命太醫院增醫士於各營諭之曰將士國家爪牙今從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艱難食則慮其飢衣則慮其寒惟恐有所失者蓋風雨寒暑飢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況一身遠役哉其令醫者朝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為文且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己卯

上北征駐蹕開平適雨卒士有後至而露濕者特其地尚寒

上諭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將帥所資以成功各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

皇明實訓

永樂四卷

四十五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訓卷之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奉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胤昌

報功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聞奉天征討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語者勅諭之曰朕舉兵靖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賞典未行蓋由所司功狀未上功狀明而後論賞此豈一日所能就哉昔中山武寧王從我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乙

太祖高皇帝開拓疆土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後賞典方行不聞當時有一語之怨今纔逾月而爾輩有後時之悔不亦過乎嚮戰關之際雖遇小捷咸即論報豈當大定之後乃遂忘爾哉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詳實或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為詭妄以速愆尤庶幾公道明人心服

○十月丙辰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于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

太廟配享但於本廟祭之

上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自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署為令

○永樂六年六月丁酉濟陽衛故指揮同知達兀剌赤之子原成既襲職目青不能視事兵部侍郎方賓奏請罷之

上曰有疾其職可罷其父有勞祿不可罷與之全俸俟有子長成仍令襲職

○永樂八年四月丁酉

車駕北征駐蹕清水源撫寧縣老人張甫通遷安縣老人何彬督運皆至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二

上聞而嘉之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忠義之心人人有之此兩人皆以白衣隨軍督運而所領之衆如期皆至非撫綏有道豈能得其如此凡有功者實朕何愛於一官可皆授本縣縣丞免視事使優游安佚以終其身

○永樂十年六月庚午兵部尚書方賓等引奏奉天靖難故官子弟比試襲職

上可之已而復召賓等諭曰朕適見所引故官子弟比試者不覺愴然蓋初舉義之時其父兄忍飢冒寒艱苦百戰不幸有死於戰陣或歿於疾病今觀其子弟皆孱弱若令如例比試而後襲職必未開武事而因是絕其俸祿無以自存矣今可令襲職給全俸俟長成比試不中

罷之未晚

○永樂十五年七月甲戌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言幼官襲職者有免缺例不應襲

上曰命武臣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相貌孫順既刑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皆望祿及子孫一不澤襲即祿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免缺豈可絕其祿令襲之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壬午陞山東安丘縣知縣張旗為

山東布政司左參議縣丞馬拯為右參議并賜鈔幣襲衣先是反賊賓鴻等攻圍安丘甚急城中素無兵備

拯倉卒率民男女嬰城死守賊不能攻而官軍繼至賊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三

敗走事聞

上曰將帥虐民縱賊縣官能禦賊保民人但堅志奮力何事不濟撫等宜寵異之故有是命

恤舊勞

○永樂三年正月庚申

上諭戶部臣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嘗同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已心以失人心為庶民且不可況人主乎

○永樂四年四月丁卯鴻臚寺臣奏順天府老人三十餘

人謝優免稅糧

上曰耆老遠來不易先祿寺與酒食禮料與道里費還歸進諸老人諭之曰往者連年軍旅北方之民供給勞困朕未嘗忘之此歲農種如何民力稍復舊否諸老人叩首曰仰賴

陛下鴻恩蘇息調養漸復舊矣

上曰朕久居北京心念之屢欲來但念民力未復恐重困之今若等歸諭勉鄉人子弟勤力務本相勸為善毋為不善斯汝耆老之職復叩首謝

上顧侍臣曰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調理之庶幾可安不然病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四

○永樂六年六月庚辰詔諭北京文武羣臣曰北京軍民數年之前或効力戎行或供億師旅倍歷艱難平定以來勞悴未蘇比以營建北京國之大計有不不得已重勞下人然隱於朕懷不忘夙夜屢勅諸司務隆體恤而任事之人略不究心驅迫嚴苛貪漁剝削致其窮悴赴訴無所以應待其實慈實于法自今北京諸郡不急之務及諸買辦悉行停止其民之流移來歸者免賦役三年奉天靖難始終報效之家厚加存撫爾等其恪遵朕言違者不宥

○十月丁酉勅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欲於鞏昌易取西平戍家所畜善馬以充孳牧者

太祖高皇帝時勲臣之家皆令畜馬蓋相與共享富貴之意朕遵承惟謹爾此舉雖出為國然非朝廷優待勲臣之道其止勿言

○永樂七年三月丙寅勅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後軍都督府曰北京軍民昔同艱苦供億餽運城守攻戰萬死一生朕未嘗忘之今巡狩至此宜加恩澤凡奉天征討將士及始終報効人民除十惡強盜不原其餘有犯不分已未發覺皆釋之已發充軍者官復原職軍還原伍民還原籍

○永樂九年正月辛巳順天府香河等縣民奏所收官草因雨氾濫而法司坐以侵欺責償甚急乞寬卹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五

上曰北京近縣之民朕昔用兵終供餽雖勞不厭今國家無事縱有侵欺猶當以前勞宥之况無侵欺可枉之乎特命釋之人賜鈔五錠為道里遣還

○十二月乙未雨雪寒甚

上御武英殿召禮部尚書呂震諭曰昔奸臣構凶朕率師征討當風雪苦寒之際將士有墮指裂膚者而勇氣不衰今

宗社已安朕居天位適對此景思昔艱難惻然動心凡諸靖難將士各賜之鈔都指揮人三百貫指揮二百五十貫千戶衛鎮抚二百貫百戶所鎮抚百五十貫旗軍百貫故官并總小旗父兄嘗在軍中凍傷者皆如例

○永樂十年六月癸亥刑部侍郎張本言浙江送至奸惡鄭公智外親宋濂之孫請如法罪之

上曰濂名儒事

皇考於開創之初嘗有勞矣其子孫雖奸惡之親而論濂之勞當宥可有之遣歸

○辛未命禮部賜奉天靖難子孫襲職者鈔都指揮襲父者一百五十錠初襲者一百錠與賞者金吾右衛指揮陳興等四百七十六人

上顧謂侍臣曰諸將與朕同起艱難亦當同享安樂而今有已歿不逮者矣雖有子孫襲職豈能悉得其所昨在宮中對諸子諸孫甚樂因念及諸將子孫心不能已故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六

加之恩蓋朕於一飲一食之際未嘗不思艱難之時學士胡廣等對曰

陛下所以得衆心保洪業蓋在於此

保全功臣

○永樂四年二月己卯

上命兵部凡軍官有罪謫戍邊立功者悉復其職因曰玉有玷磨之可使瑩衣有垢濯之可使潔人性皆善艱難頓挫之後豈無悔過之意哉

○永樂五年十二月甲午以

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復諭之曰自昔人君有天下皆賴將臣以靖禍亂功成治定則期

共保富貴以貽子孫然往往不能保全而至於覆敗蓋亦為臣處高位者易至於驕縱冒刑憲者多至於怙終人君代天理物賞善罰惡一出至公苟有毫髮偏徇則何以服天下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立法垂憲傳之子孫功臣有犯必訓飭再三不悛然後寘于法雖在親舊未嘗曲貸當時天下之人咸謂

太祖英明剛斷至公無私朕繼承大統卿等宣力事朕誠願相與謹守憲度共保富貴而君臣之間事有難處蓋盛滿之餘驕縱于法置而不問則違

祖宗成憲憲嚴以法則若朝廷少恩今以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七

太祖成諭功臣訓勅備錄于前爾等遵之則福臻逆之將禍及必然之理敬之慎之

○永樂七年七月辛巳書諭皇太子曰比巡狩北京道經昔日戰場追念往事愴然寒心又念諸將相從者皆欲保全於永久然人情貴則生驕驕則作過及犯而宥之則在法罪之又傷恩反覆思惟不若先事致戒君臣之間得保始終今以

太祖高皇帝戒諭功臣鐵榜及律條定制并近所授勅諭通錄之人賜一本俾時覽省以保富貴其在北邊者皆已頒給在京師者今發去至即給之爾於此亦可以知保全功臣之道也

○永樂十九年五月壬戌給授陽武侯薛祿惠安伯金玉永順伯薛斌鐵券并封贈其三代謚命

上謂祿等曰卿等朕久勤勞亦多所以致此不易矣但人情位高易驕祿厚易侈宜思詩之不易保之惟艱則安禁始終傳及後嗣勉之勉之

恤刑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

上謂刑部都察院臣曰前勅法司令囚人入米贖罪以省轉輸之勞近聞有貧不能致米憂感而死者期欲生之乃速之死非朕本意自今凡人命十惡死罪強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種田流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九

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為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輸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仍遷徙罪以下罪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寔效無成仍坐原罪

○永樂元年十月己酉大理寺卿薛昂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具獄凡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

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夫治獄得情尤難鞭朴筆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分遣御史宜具書慎刑之意授之使論決之際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辨釋必揆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十一月戊寅錦衣衛臣奏抵殊死罪一人請決

上審知有可矜之情特宥之使北戍興州且諭刑部高書鄭賜等曰人無不可為善此人一時迷誤犯罪當死朕矜其情故宥之使北戍在彼得改過自新在國家得一人耕可以食數人則亦有利自今罪人於法當死而情可矜者准此例

○閏十一月甲子

上因與侍臣論慎刑

上曰孔子云何以守位曰仁法司每奏死囚當決朕未嘗不反覆究思稍有一毫可生之情即從寬減猶慮獄訟不得其平故嘗勅諸司慎細又曰往年朕躬臨戰陣凡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九

哉

○十二月丁丑錦衣衛臣奏福建送至亂寇若干人法當棄市

上曰朕嘗許以不殺今殺之是不信不信則後來者之路塞矣俱宥之請成邊錦衣衛臣復奏寇有婦女一人本

上曰本吾良民不幸為寇所掠可釋歸原籍

○永樂二年四月丁丑

上諭三法司官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無所仰給必死輕罪而死與枉殺何異今令江府六部六科協助

爾等盡數日疏決凡死罪獄成者俟秋處決輕罪即決
遣有連引待辦未能決者皆令出獄聽候復論之曰古
人治獄每於死罪中求生道今不可使罪無大小皆論
於死地刑罰公則民畏刑罰濫則民玩不可不謹

○九月丙寅刑部言有千戶違法縫夾皮為鞭灌桐油其
中以決罰人罪當杖

上曰制皮鞭罰人取其柔薄蓋刑具之輕者示辱而已今
用皮鞭又灌油其中傷人甚矣用心殘酷如此豈可使
長人杖之仍罷其職

○十月丁酉刑部尚書鄭賜等奏會諸司官錄因

上召諸司官諭曰理刑必務明慎譬諸農人之耘為去稂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十

莠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
除凶人若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爾
等皆宜盡心不可怠忽

○十一月甲辰

上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囚已皆出午門尚慮有枉抑
若復召錦衣衛指揮程遠鴻臚寺少卿鄒旉等謂曰囚
皆久困於獄而乍至朕前久困則難枉而不求辨初至
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則刑罰豈能皆當爾
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其有辭即來白

○永樂四年五月庚寅

上召三法司官諭之曰朕屢命爾等決獄貴明而無滯明

則有罪不與無罪者同免滯則無罪將與有罪者同困
前日刑部言遠東衛官縱軍士往高麗者一指揮專理
屯田未嘗與知而一槩逮繫久不疏決至於病危假令
病竟不治此人何罪即是法司枉殺之司理之職重民
命為本輔君之道施仁政為務爾等任大臣掌邦憲而
忽忽若此耳今天氣已熱除犯斬絞罪繫之其徒流以
下皆令知在聽發遣庶幾瘦死無及於輕罪

○八月丙辰三法司奏教誘齊王為不軌者數人罪當棄
市

上曰既死則不可復生更慎之齊王朕親弟其素性狠復
朕尚不能化之何可盡誅他人再詳審之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十一

○十一月己卯法司進月繫囚數

上閱之凡數百人大辟蓋十之一謂刑部尚書呂震大理
寺少卿虞謙等曰既非皆死罪今天氣寒沍而悉繫不
決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雜犯死罪以下約二
百悉准贖罪例發遣大辟繫德決

○永樂六年九月己酉刑科都給事中張信劾奏刑部都
察院淹禁罪囚致有瘦死於獄者

上惻然曰朕敕命法司無滯獄即汝為稱職乃視人命如
草芥遂召尚書呂震等切責之曰汝坐享厚祿而飲酒
嗜不事罪人無輕重駢死獄中汝不卹汝不畏鬼
罰不畏朝典耶期三百除大辟罪餘雜犯死罪以下悉

疏決違者不宥

○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處決

上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一有不實則死者銜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而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頃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汙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拷掠吏不勝即引服僧之從者憫吏無辜赴官首其事

望明實訓○永樂五卷

十二

逮僧鞠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人冤抑爾等其詳審之既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永樂七年閏四月丙辰行在刑部都察院錄囚

上諭侍郎吳盛等曰古人制刑斷罪必出至公謂之欽恤者欲其敬慎惻怛使有罪者不幸免無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已後來之弊如楚伯州犁高下其手以教繁囚淫張湯舞文巧詆操縱任心是非失實枉直倒置卿等宜用為戒務存公道今輕罪已定例發遣重者必五覆奏庶合古人欽恤之意

○九月壬申

上諭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明刑慎罰朕之本心是是非非爾等當究情實隨場常時盜發令於士澄捕之牽連二千餘人悉論死大理丞張元濟怪之推尋多非真盜但以誘盜不勝自誣服其間真為盜者五人而已而以被旨斬決不復執奏並殺之場帝固無道然元濟等之罪亦大矣朕數戒爾等存矜恤須體朕此意必循至公若違朕言致無罪之人冤抑以死是汝等殺之

○永樂九年四月癸巳刑部都察院言各布政司按察司所鞠重囚審覆明白者請遣官臨決

望明實訓

永樂五卷

十三

上曰雖云審覆明白然能保其中悉無冤乎京獄有冤者浮擊登聞鼓自陳彼在數千里外或有冤欲自陳難矣人命既絕不可續寧緩無急果若有失緩可以改急則欲改無及其再遣人審覆來聞而後遣官決之

○九月戊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朕自蒞作以來敬於用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故令再三詳讞必使罰適中而人服爾等雖面承朕訓然聞屬吏因循苟且未盡詳中自今除謀反大逆審覆無異決不候時其餘死罪可具疏情犯進來朕詳覽之仍五覆奏然後加刑天地神明覽臨在上朕不敢忽爾惟欽哉

○九月己卯刑科給事中曹潤等覆奏處決重囚上曰大辟重罪不可率易論決萬一失當死者含冤無窮

大抵善惡報施理所必有如犧牲天生以養人若殺之過度猶無善報況殺人乎自今遇處決重囚既覆奏仍錄所犯之情封進朕燕居時詳觀之俟封進之後有命然後決之

○十一月丙子刑科都給事中曹潤等言日者

上以天寒念獄囚淹滯勅近臣就獄審錄輕即釋之臣切見其中有淹滯一年之上者且一月之間瘦死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待示懲而輕者死於無辜其三法司官皆宜明彰國典以戒將來

上召法司諭之曰朕於一物不忍傷害况人命乎爾等不體朕心寬濫如此縱不畏國法獨不畏陰譴耶姑記爾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十四

罪徒流以下期三日內皆決放重罪當繫者亦須矜卹無令死於飢寒

○十二月辛丑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聖王治天下未嘗廢刑亦未嘗毫髮不慎朕屢諭爾等詳慎刑獄非極惡重罪者遇盛寒暑必存卹之比聞徒流以下往往有死於獄者又殺不以聞夫殺一微物有陰禍人命甚重爾等怠肆如此天監在上其能免乎已往之事姑宥不問自今致勤夙夜無偏前過苟復蹈之國有明憲

○永樂十年十月己未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出繫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遣醫療之因諭之曰古人不待已而用刑故常存矜恤後世以治刑為能事則

必留於刻吏必為朝廷歎悲於平民卿等不宜有此有此者宜速改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己巳勅諭三法司官曰爾等職典刑獄讞議之際必務詳審罪入大辟者先疏情實來聞而繼以五覆奏必不可恕而後誅之則死者無憾爾宜夙夜敬慎毋為深文苛察毋以愛憎為操舍務使法平訟理以副朕欽恤之意其或肆情徇私罰及無辜雖或目前苟逃利害天地鬼神鑒臨在上不爾貸也爾其省之

○癸酉行在刑部奏決囚其間有於律雖輕而論情則重者請寘重法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十五

上曰律若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辰命法司及北京行部錄囚上諭之曰方今嚴冬困圍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並受幽繫飢寒瘦死非德政也爾等即具成獄及所疑者進來朕親閱之

○永樂十三年十月壬辰法司奏冒文官獲者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五覆奏著為令

○永樂十四年五月甲午總兵官都督金玉等擒獲山西廣靈等縣山寇劉子進等百三十五人械送至京上謂行在刑部臣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因飢窘或為官府

虐害不得已相率為盜可止罪其首惡以示懲戒餘皆免死發交吐南丹奉議河池向武五開銅鼓各衛充軍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庚辰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

上諭法司曰刑聖人所慎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朕屢詔寬卹然慮在外諸司罔體朕意濫及非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尤須敬慎不可輕忽

有過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申陞都指揮使景福為右軍都督僉事都指揮僉事薛貴為後軍都督僉事徐甫為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十六

浙江都指揮同知並加賜賚初

上陞功臣福等有罪不預至是

上謂兵部臣曰諸將士從朕征討出萬死一生一資半級得之良難而武人不諳禮義易於犯法朕既棄過錄功即可如例陞賞於是福等皆預恩命

○永樂元年五月乙未勅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曰比聞大寧諸衛官軍多逃於口外相聚劫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

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膏奮效勞後出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奪陷為盜賊改過無由可即差人齎勅往諭朕意既往之罪咸釋不問宜革心悔過各復職

役庶幾父母妻子相安於無事若執迷不悛發兵剿捕禍及國家悔之無及

○六月丁卯泉州衛金門千戶械送所獲海島逃民至京師言其數嘗切掠海濱請誅之

上曰或者其初窘於飢貧不然則有司失於緜撫逃聚為盜蓋非時已命釋之且問曰尚有逃聚未歸者乎對曰多有之因遣齎勅往諭之勅曰爾本國家良民或因於衣食或苦於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島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惡死人之同情帝王體天行道視民如子當洗滌前過咸俾自新故已獲者悉宥其罪今就俾齎勅往諭爾等朕已大赦天下可即還復業安土樂生共享太平若執迷不悟失此事後悔無及其後勅書至彼皆相率來歸矣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十七

○十月乙丑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盈胸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逮治上曰人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成於迫促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詳具進來

○永樂二年二月戊寅大理寺臣奏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請論違例律

上問工部臣曰小秤之禁已申明否對曰文移諸司矣曰

榜諭於市否對曰未

上曰官府雖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則不犯令不從則加刑不令而行之不仁其釋之

○三月已

上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論曰為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月日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當罪之

上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亦令從傍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天下何弊當革何利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十八

當典何虞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四月丙戌車里宣慰使刁還答遣人謝罪初刁還答擅發衆侵威遠州地據其州官事聞

上命西平侯沐晟遣人諭之如其不悛調兵剪滅於是刁還答懼還所據知州及威遠州之地遣弟刁臘等詣京貢馬及方物謝罪都察院臣奏宜先下刁臘等於法司而後逮問刁還答庶幾以示懲戒

上進都御史陳瑛語之曰蠻夷禽獸之性稍不相得輒相仇既能改過即已不必更校今改過而復罪之如其不改何以加法遂已

○甲午勅諭廣東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曰往歲都督韓觀奏鍾均道已死朕即不復究理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剿捕事之未明不足深究爾等但盡撫綏下人之道無為多事以擾害之夫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失

所之民民既得所自不為患且人孰不欲為善間為不善亦有出於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務容之無絕其自新之路若此人果在能不為非即聽其安生樂業不必究問今九夷八蠻自昔未歸附者皆授以名爵苟鍾均道果不死能幡然

太祖皇帝待社回子之道處之豈忍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十九

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內哉鍾均道南雄韶州諸郡之間聞

上即大位遂潛伏無踪跡其黨亦散相傳有言其未死者終無實驗云

○永樂四年二月癸未勅諭八百大甸軍民慰使刁招散曰前以爾不恭朝命阻遏使臣遣使發兵索左右為惡之人且諭使者爾能伏罪止兵勿進兵初入境爾遣人悔過請罪使者違命回軍雲南今念爾初難且念八百之人皆朕赤子已悉宥不問繼今宜改心易慮上順天道毋懷譎詐以蹈前愆庶幾保土安民永享太平之福

○四月甲子禮部言廣西歲貢生員考不中式者二人於法學官罰俸一年提學官當杖

上曰姑皆有之侍郎楊砥等復言此定法也宥之無以示懲

上曰遠方之人漸化者淺教道未易行不可驟論夫立法雖有定論行法當量人情有定論則民知所守量人情則民用不寬姑宥之生員違歸進學再貢不中式一論如法

○五月丁酉都督程達有罪

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遂勅晟曰都督程達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從爾立功蓋其才足當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二十

一面其餘文武官有罪發立功者各量罪之輕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當其才成功可必既而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為善者急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為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六月丁亥先是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詣天津衛所部海船必約日同發不得先後違者治本舟部運官罪至是瑄遣人奏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雖同日俱違亦無所損然違同發之約應罪各舟部運官以戒後來上曰姑宥之顧謂侍臣曰姑惠海寇為患故勅令同發今

已濟而無損雖違約當懲然海道甚艱其功可以贖過一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功哉

○十月丙辰先有吏科給事中犯法繫獄至是其父代陳情願改過自效

上命釋之仍諭之曰再犯不宥矣已而顧侍臣曰被罰不悔則為惡之心確知罪惡改則向善之心萌故許其自新而戒其再犯侍臣對曰昔聖人於怙終加賊刑正謂此也

○永樂七年正月辛未復貴州都指揮僉事俞讓官初讓買番人為奴奴殺人叛去事連讓罪應流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廿一

上知讓前征交趾有功且才能可用諭兵部臣曰古者用人取其長棄其短故無遺才而有成功人孰無過亦孰無良心上能寬假之下亦必思懷故秦穆公不廢孟明卒勝晉而興霸業朕嘗愛惜人才苟有所長必不以微瑕棄之今讓之罪惟不能檢束奴耳可恕遂有復職令從

○永樂九年三月丙子直登聞鼓給事中言有縣官以賊罪謫戍邊擊鼓陳者

上命三法司審之曰無令負冤三法司訊之其人言實受賊蓋年踰七十昏眊致此不敢逃刑惟

上天地大恩幸垂哀憫當改過自效三法司以聞

上曰老而不成得無足卹但臨罪能悔可恕姑屈法宥之然其年已七十雖改過無所用令還鄉為民

○已卯刑部奏民有盜勸善書者於律凡盜當黥發戍邊上問黥未對曰已黥

上曰朕嘗命爾等罪當黥者具所犯來白若情可矜憫者免之蓋黥即為棄人欲改過無由矣况盜勸善書原其心在好善但取之不以道耳豈可比盜財者察黥之其免戍邊又令錦衣衛去所黥字

○永樂十二年二月甲申元良哈福餘泰寧朵顏三衛納贖罪馬至遼東勅都指揮王真等每馬予綿布四疋初三衛嘗竊掠邊戍勅令納馬三千疋贖罪至是馬悉至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廿一

上曰蠻夷之人服則赦之故命予布

○永樂十六年二月癸巳民有告言湖廣隨州及棗陽縣歲各處逃民五百餘戶有出入官府蠹政害民者有左道惑眾者有肆行劫掠者不治為患將甚

上曰人孰不欲保聚鄉里為良善此蓋阨於飢寒而有司不能撫綏故耳可遣一循良御史往諭之歸不煩治罪遂命監察御史歐陽和行和至諭以德意民聞

上不治其逃徒罪皆欣々出首服和悉散遣歸惟出入府官蠹政害民及勦眾劫掠者論之如法

○永樂十七年正月丙寅監察御史李偉奏江西新淦縣逃匠雷劍南等聚眾拒捕

上命都督馬聚都指揮劉忠領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劍南等自詣歸罪

上覽奏謂侍臣曰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禍此有司失於撫綏命皆有之遣使馳召聚等還○永樂十九年三月丁亥詔諭瓦剌部落曰瓦剌部落往年寇邊之罪已在赦前一切不問自今其頭目人等能據誠來歸悉授以官初瓦剌為土魯台所敗其部眾流散有近我邊境者俱為邊將所執故下詔安之

清釋道

○永樂五年正月辛未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拔剽為僧赴京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廿二

上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者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又歎曰朕遵承舊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肆如此何况後來此不可宥此輩皆民螟蛉不可蕃育

○九月庚午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僧會司奏縣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為僧者令披剃給度牒不聽

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以供國用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度民為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永樂十年五月丙午

上謂禮部臣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群生今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脩齋誦經動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遊蕩荒淫略無顧忌又有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盡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珈法稱大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永樂十六年十月癸卯

上以天下僧道不通經典而私簪剃者多命禮部定通制榜示天下今後願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廿四

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隣里保勘無碍然後得投寺觀從師授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司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為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出家有亡命避罪出家者并寺觀住持罪之

懷遠人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

上諭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上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來

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輸之使明知朕意

○永樂元年二月丁卯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雲南麓川平緬宣慰司土官思倫發原輸差發銀六千九百兩續又增辦一萬八千兩今思倫發卒前此有虧兌者皆已蠲之近西平侯沐晟言以後續認者難於為額俟二三年民食給足可令再輸

上曰朕夷之道使知歸向朝廷不失臣節可矣豈資其利耶止以原額為定增辦者悉除之

○九月己亥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入貢已至寧波府禁令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幣於民宜命有司會檢番船中有兵器籍封送京師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廿五

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修朝貢危臨海波涉萬里道路既遠費亦多其各費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拘之禁令至剛復奏兵器民間不得私蓄則亦無所需惟當籍封送官

上曰無所需則官為準中國之人市之母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且沮遠人歸慕之心

○十月甲戌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不聰

○永樂二年二月丁丑

上召母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

上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重顧

問彼必不樂侍進曰

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向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喻

上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心必疑朕

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五月甲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琉球國山南王遣使

貢方物就令賁白金詣慶州市磁器法當建問

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於遠人當懷

之此不足罪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廿六

○九月壬寅初中官往使真蠟將歸有隨從軍三人遁索

之不待國王以其國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是禮部引

見

上曰中國人自道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語言不

通風俗不諳吾馬用之況其皆自有家寧樂處此爾禮

部給之衣服予道里費還真蠟尚書李至剛等言臣意

中國人必非道於彼者或為彼所匿則此三人亦不當

遣

上曰不用逆詐為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

○福建布政司奏暹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其舟為風所漂

至岸官已籍記舟中之物請命

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兩國通好是番邦美事其舟

為風所漂正宜矜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

能接人於危助人於善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

司舟壞者為之修理人之食者給之粟俟便風其人欲

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十一月庚戌

上御奉天門視朝西北諸胡來貢命先祿卿賜食既罷禮

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上曰人恒言以不治夷狄夫好善惡人情所同豈聞

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使馴帖况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廿七

虜亦飢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來者推誠

待之耳

○永樂三年正月乙丑湖廣都指揮謝鳳等奏招諭峇意

等五寨生苗皆向化刻箭為誓不復叛亂

上謂掌前府事陸平侯張信等曰蠻夷雖頑獷然亦有信

義今既向化當以信撫之稍有侵擾彼將不直朝廷其

以所刻箭付湖廣都司藏之仍戒飭有司務盡懷綏之

道

○永樂四年正月戊戌

上宴羣臣於奉天門蠻夷酋長預宴者皆起舞稱壽曰臣

等生居絕域習見僻陋今日獲覩天朝太平樂事之盛

臣死且有光

上曰朕為天下主使天下之人皆同享此樂朕之心也眾歡呼稱萬歲

○永樂五年六月癸卯

上問禮部臣近四夷之情何如對曰蠻夷由來叛服不常數年

陛下懷之以恩待之以禮今皆悅服無復反側之意

上曰朕素待之以誠彼或不誠亦不與校故亦有感激愧服者孔子嘗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聖人之言萬世可行

○永樂六年十二月己卯雲南孟良府土官知府刀交遣

聖明寶訓

永樂五卷

廿八

其弟貢象及金銀器皿禮部言刀交嘗構兵攻劫鄰境請許不誠宜却其貢

上曰蠻夷能悔罪來朝可嘉矣往事不足深責命受之而賜之鈔幣

○永樂八年十一月癸未賜國子監琉球等處生李傑等

并其從人冬衣靴襪既而從容與群臣語及之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子入學當時僅聞給廩膳未若今日春與周備也

陛下聖德前古未有

上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哉

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著為令典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朕安得違之

○十二月丁未勅諭韃靼太師阿魯台曰爾遠脫忽歹等

來言元氏子孫已絕欲率部屬來歸爾此心朕具悉之朕奉天下君惟欲萬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來者皆厚撫之初無遠近彼此之間脫忽歹又致爾言謂瓦剌之人非有誠心歸附彼如誠心歸附當遂獻傳國之寶矣彼誠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嘗重此寶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主天下豈有此寶蓋帝王之寶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為寶則元氏得之當永保天位福及子孫何至衰敗凋落如今哉脫忽歹等回特遣指揮岳山鎮

聖明寶訓

永樂五卷

廿九

撫丁全等偕行諭朕之意并賜爾綵幣至可領也

○永樂九年二月甲辰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置督罕河衛命馬吉為指揮餘為千百戶鎮撫賜諸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翰林學士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食殘自昔數為邊患勞動中國至宋歲賂金幣剝及下人膏血卒為大患今既畏服來朝則恩遇之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永樂十年六月辛酉遼東建州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奏塔溫新附人民缺食乞賑貸之

上謂戶部臣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遠人歸化尤宜存恤

其即遣人發粟賑之母令失所

○永樂十一年五月庚寅國子監琉球生模都古等三人奏乞歸省

上謂禮部臣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宜厚賜以紫之遂賜絲幣表裏襲衣及鈔為道里費仍命兵部給驛傳

○八月乙丑命鎮遠侯顧成充總兵官都督梁福等副之統率湖廣貴州二都司及武昌三護衛所調官軍二萬人勦捕臺羅等寨反叛苗寇

上諭之曰蠻夷叛服不常蓋其素性今討之非難但慮殺傷過多耳卿等至境上且按兵勿動已遣人賁勅招諭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三十
如招諭不服進師未晚

○永樂十四年六月乙亥廣東儋州土官同知王賢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來朝貢馬賜鈔幣遣還

上謂行在禮部臣曰黎人遠處海南素不需王化今慕義來歸而朝貢頻繁殆將困之非存撫之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俱三年一朝著為令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甲寅

車駕北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懋為前鋒遇韃靼王子也生上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遣人馳奏仍附進也先土干奏書其略云臣也先土干窮處漠北旦暮遷徙不常又見忌於阿魯台幾為所害者屢矣危不自保仰惟

陛下體天心以愛民今四海萬邦皆蒙覆載生育之恩豈獨微臣不需洪化謹率妻子部屬來歸譬諸草木之微得依日月之下露被光華死且無憾謹昧死陳奏

上以示群臣且曰鳥獸窮則依人黠虜亦然但彼既來歸我頃懷之以恩即日勅寧陽侯陳懋曰也先土干順天道未歸誠心可嘉宜厚撫綏其家及其部屬其貲財孳畜一毫勿有侵損庶不孤遠人來歸之心勅也先土干曰爾智識卓越灼知天命親率部屬來歸可謂超群出類者矣朕覽奏良用嘉悅爾以誠心歸朕朕以誠心待爾君臣相與同享太平之福於悠久已勅寧陽侯陳懋偕爾同來在途愛重以副朕懷也先土干者在虜中尤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卅一
以點染自蒙云

○已已

駐蹕天地寧陽侯陳懋以也先土干及其部屬入見也先

土干遙望

天顏尚有懼色

上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悃久願來歸但為阿魯台等牽繫今幸見

陛下是天賜臣再生之日也

上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天道恒與善人為君體天而行故為善者必錫之以福爾今順天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事

富貴勿憂也先土干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命悉賜酒饌也先土干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

上諭文武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歸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及織金襲衣遂賜宴命金忠坐次之下伯之上御前珍饌悉輟以賜之宴罷御用金杯等物亦輟賜之於是左右皆贊美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不用斯朕志也

○乙亥

車駕發萬全

上乘馬忠勇王金忠一騎後隨

上詢其虜中事對曰虜中歸心天朝者衆但為兇渠所制不能自拔耳晚次沙嶺賜忠勇王金忠等酒饌又賜勅勞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身家富貴子孫蕃衍名垂青史永遠有光爾明達天道卓然超越於一方天必祚爾及爾子爾孫於無窮芳名偉績又豈呼韓邪突厥頡利之可擬哉爾其勉之忠拜受譯者宣讀訖忠及家屬部落皆拜舉手加額呼萬歲

諭逃人

○永樂元年八月癸丑勅安南胡奎曰朕君臨萬方體天為治一物失所時予之辜今占城言與爾隣壤爾屢興兵侵其土地殺其人民剽掠財物占城之人困爾荼毒夫兩國土地傳自先世而主於天子何得恃強踰越為惡受禍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茲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則兩國並受其福爾其欽

○永樂三年七月壬子車里宣慰使刀邏答遣頭目攬線思奏舉兵攻八百大甸宣慰使刀招散戡

上賜勅諭曰八百小醜負朝廷恩德阻遏使臣肆為慢侮

罔公義所不容然朕為天下生民主體上帝好生之德

皇明寶訓 永樂五卷

廿三

一民失所朕為不寧彼八百為不善者不過首領數人其下軍民皆朕赤子兵行之際寧無多傷況其土官幼弱無知多因奸邪小人教誘所致今已遣使諭其土官改過遷善而索其惡黨乃孟朋等若八百執迷不悛爾等即合兵征之但擒其首惡而撫安其衆無多殺戮仍擇其文屬賢者奏聞立之若其悔過服罪即止兵勿進○永樂四年閏七月己巳雲南守臣言緬甸軍民宣慰使那羅塔檀加兵孟養殺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請發兵討之遂遣行人張洪賚勅諭曰人君受命主宰天下必明法令一人心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各安其生朕自即位以來萬姓歸心四夷聽命爾那羅塔亦克敬順天

道格修貢撫安一方之人朕甚嘉之今聞與孟養構兵殺其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虜掠其人侵其土地何異往者之心也揆之國法其可容乎邊臣請發兵問罪朕慮大軍之行濫及無辜今特遣行人賁勅諭爾其易心改慮勉循善道還所侵地及慮掠之人自今奉法循理各守疆場以安其民庶幾可免前罪如復冥行不悛天討必加悔將無及

○永樂九年五月乙酉

董卜韓胡頭目南科遣人朝貢且言容隆蒙洞門二招計與兵侵掠隣境阻遏道路請兵伐之命禮部賜南科絲幣表裏且降勅諭曰天子上體天道以好生為心今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廿四

天下之人皆朕赤子撫之一視而無間雖千百中有一二輩為惡造罪豈可因一二輒累及千百爾以容隆蒙洞門二招討之惡請兵誅之夫兵戈所過必累善良當別遣人諭令改過若其稔惡不悛發兵未晚宜善撫爾民保爾境土以俟

馭夷狄

○永樂元年正月甲辰設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為安撫時慈長來朝言建文時於其地置貢寧安撫司以故父者昌安撫近吏部遵舊制奏罷安撫司然本境地濶民稠歲於晉安軍民府輸糧三千餘石且路當要衝舊有湘滿等驛乞仍設安撫司督治為便

上曰

祖宗大經大法萬世不可改其他若時有不同後世當因時損益以便民者豈可執一而不知變通之道天下之人既以為便則當從之命吏部仍置安撫司改貢寧為晉安賜以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三月戊戌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則皆黨之宜令一禁操練庶可長久兼用

上遣勅諭之曰卿策固善朕慮土軍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役之同於官軍或情有不堪蓋馭夷之道當順情以為治可斟酌行之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廿五

○九月甲午西平侯沐晟奏雲南車里宣慰司土官刀邏峇令其下剽掠威遠虜其知州及民人以歸請發兵討之

上諭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果若不從然後加兵則亦有辭昔

皇考之世思倫發為其下所逐初但遣人諭之彼怙終不悛乃發兵殄之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賜賚諸夷而遽繼以兵自此何以取信且聞車里已納上威遠印信是悔過之心已萌可令雲南都司移文諭之若能格心嚮化不必發兵邊勅晟曰兵重事也危道也不若且令雲南

都司移文諭之如能格心嚮化即兵可止君諭之不悛加兵未晚其訓練將士以俟

○永樂二年四月癸未麓川平緬宣慰司并木邦孟養二府俱遣人朝貢平緬所遣使者奏木邦孟養教侵其地禮部臣言宜以孟養木邦貢使付法司正其罪庶蠻夷知懼不敢侵越隣境

上曰蠻夷相攻奪自昔有之執一二人罪之未足以革其俗且事曲直未明而遽罪其朝貢之使抵沮遠人嚮化之心可令西平侯遣人諭之

○永樂四年正月戊戌安南胡奎奏請還前安南王孫陳天平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廿六

上從之天平陸辭奏曰臣亡國餘孽荷

陛下大德煦育生成得反故國承已絕之宗復已失之位是使亡魄再生朽骨更肉臣雖庸愚實切圖報尚望

陛下天地父母曲垂顧終保餘齡

上曰自古亡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之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內徒朕為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爾其明以燭微智以防患仁以恤下寬以容衆庶無後憂賜羅綺紗衣各二襲鈔一萬貫

○辛酉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言哈密忠順王脫脫為其祖母遠哥失里所逐遂勅諭哈密大小頭目曰安克帖木兒死朕念一方之人無所統屬其姪脫脫在

侍衛朕撫之如子遂令襲封王爵仍回哈密承其宗祀撫綏其人比聞其祖母以脫脫不能曲意奉承一旦逐出之黑脫脫朝廷所立雖其有過不奏而擅逐之是慢朝廷老人昏耄任情率意不顧禮法如此爾大小頭目豈亦不知有朝廷故坐視所為而不言耶朕念此事初非出汝等本心故特勅諭爾等宜即歸脫脫復其位盡心贊輔之俾善事祖母孝敬如初則爾哈密之人亦永享太平之福於無窮

○四月戊寅車里宣慰使刀邏答遣使貢馬復遣子刀典受學國子監初朝廷出師征八百元江軍民府遣人助給餽運抵車里之境悉為其守者阻遏時刀邏答從征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廿七

八百不預阻遏事然懼為元江所搆故遣典假受學之名為質冀朝廷不疑之

上識其意諭禮部臣曰質子衰世之事朕推誠待人以此也進典諭之曰爾遠來求學固足美意然使爾父母旦夕懷悵萬里之外朕所不忍夫學之大者為忠與孝爾歸善事父母常存心上忠朝廷下卹一境之人即此是學且歸語爾父母爾敬事朝廷之心朕所深知但保終如始決非他人所能間也遂賜典衣服鈔幣命隨貢使同歸

○十月癸卯先是兵部尚書金忠等言湖廣洪州泊里蠻夷長官司所屬蠻民吳蘭吳廣吳塘華等以妖言聚眾

為亂攻劫其傍近人民有司招諭不服請發兵勦之
上曰蠻夷作亂亦常事而兵行不免傷及良善其令湖廣
三司再遣人招諭服則宥之至是湖廣都司言蘭等聞
命皆已從化

上曰蠻夷之人以殺戮為生業豈知有禮義故聖人以不
治治之非大逆拒命豈可輒動官軍馭夷之道既服舍
之可也

○永樂五年十月戊子遣使賁勅諭老撾宣慰使刀線互
曰朕自臨御以來撫綏遠人無間彼此一以至誠是以
九夷八蠻各供職貢爾受朝命為守土之長而比年以
來不修朝貢何時而然安南黎賊父子逆天構禍神人
聖明實訓永樂五卷

共怒朕命將出師恭行天討爾不能朝廷敵愾乃與秀
聲偕通助之兵象奸詭如此爾罪奚逃即發兵問罪恐
傷及無辜今特遣使諭爾能追悔前過庶圖保全不然
天譴人罰悔將無及

○十二月甲午勅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奏哈密
指揮法都刺欲設把總官一員以理政務爾頃度其可
否及當委用何人朕嘗勅哈密官校惟聽令於忠順王
若復置把總官則是又添一王而政令不出於一令出
不一則下難奉承爭強競勝亂所由生宜審思熟計具
可否以聞

○永樂七年四月庚子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言所轄當

科黨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聚眾劫掠請發兵勦
之

上勅昇曰蠻夷反側不常其來久矣如遞調軍即一方之
人並受荼毒宜遣人撫諭諭之不從令鎮遠侯顧成經
略之昇如

上旨遣官賁勅宣朝廷恩德遂皆歸化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未瓦剌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
平安樂王把禿孛羅遣使貢馬謝罪言數年以來仰戴
皇上大恩如天罔極前者不能約束東部屬致犯邊境且拘
留詔使皆為左右所誤實非本心上負大恩天兵遠臨
死罪萬萬今慚懼無地痛自追悔伏望天地大德曲賜
聖明實訓永樂五卷

赦除俾得自新仍朝貢如初

上覽奏曰黠虜尚敢巧言文過羣臣以為夷狄禽獸不足
與較惟天德廣大無物不包請姑容之

上曰然遂受獻命館其使

○永樂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諭暹羅國王三賴波磨刺
扎的賴曰朕祗膺

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為治一視同仁無間
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
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
率妻子諸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
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聞勢必俱傷故好兵非

仁者之心况滿剌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
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
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
私忿王宜深思勿為所惑輯睦隣國無相侵越並受其
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訓卷之五終
皇明實訓
永樂五卷

四子



ZW 21101000541005